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柒輯・貳拾玖册目錄

茗齋百花詩二卷 〔清〕彭孫貽撰 一

傳恭堂詩集五卷 〔清〕張廷瓚撰 四七

世經堂初集三十卷 〔清〕徐旭旦撰 一〇五

梅谿文集六卷 〔清〕方都秦撰 六〇七

許子詩存一卷文存一卷 〔清〕許濬撰 七三三

〔清〕彭孫貽撰

茗齋百花詩二卷

清康熙彭騫曾刻本

茗齋百花詩 目録

卷一
牡丹四首
玆頭牡丹
黄牡丹
紫牡丹
緑牡丹
墨牡丹
白牡丹二首
紅牡丹
芍藥
海棠
白海棠二首
垂絲海棠二首
鐵梗海棠
薔薇
黄薔薇
白薔薇
蘇州薔薇
佛見笑

十姊妹二首
月月紅二首
玫瑰
酴醿
木香
瑞香
黄棣棠
桃花
絳桃
碧桃
人面桃
夾竹桃二首
杏花
牆頭杏花
李花
梨花
櫻桃花
郁李
木筆
玉蘭

繡毬
紫荊
朱槿
佛桑
簷蔔
八仙
柳花
菜花
諸葛菜
紫藤花
凌霄
錦帶
金雀
蝴蝶花二首
紫蝴蝶花
白蝴蝶花
秋蝴蝶花
西施夢
杜鵑花二首
雞嗉牡丹

梹穿魚
剪春羅
剪秋紗
山丹
銀丹
蜜丹
夜合花
丁香花
丁東花
紅荳蔻花
虞美人花
罌粟花二首
翠鴛鴦
僧鞋菊
美人蕉
纏枝牡丹
玉攢梅
鐵線蓮花
老少年
秋色

漢宮秋
錦纏頭
鴈來紅
雞冠花
矮雞冠花
纓絡雞冠
五色雞冠
黃雞冠
銀紅雞冠
鳳仙花
蜀葵
墨葵
錦葵
向日葵
一丈紅
秋葵
金絲桃二首
望江南
金絲梅
金線柳

野薔薇
紫鈴花
茵蔯花
蕎麥花
刺桐花
萱花
金萱花
石榴花
白榴花
粉紅石榴花
玉芙蓉
紫薇花
蓮花
白蓮花
竝蒂蓮花
蘭花三首
竝蒂蘭花二首
紅蘭花二首
石氏紅蘭
幽蘭

夏蘭
風蘭
珠蘭
茉莉花
素馨花
玉簪花
紫玉簪花
棠梨花
桐花
松花
目錄
櫻櫚花
百合花
牽牛花
小青花
紫茉莉花
水木犀
金蓮寶相
金燈籠花
秋海棠二首
十樣錦
千日紅
金錢花二首
菖蒲花
吉祥艸花
橘花
橙花
桂花
菊花二首
紅菊花
紫菊花
目錄
粉裹奴
二喬菊花
二色西施
月下西施
醉楊妃
萬壽菊
長春菊
番菊
石菊
翠菊

翠梅
茭花
蘆花
蓼花
荳蔻花
蓼花
稻花
木棉花
紅木棉花
山茶花
滇茶花
茗花
山礬花
水仙花二首
梅花二首
紅梅二首
綠萼梅二首
蠟梅二首
並蒂菊花
菊花

十月梅花
梅花十律同吳二仲木次僧巢友韻
咏俞虹𧈢園亭並蒂牡丹二首
元對軒黃牡丹次韻
聚順堂紫牡丹次韻
紫牡丹二首
綠牡丹二首
楊妃吐舌
黃荷花二首
七月桂花

卷二

舟中瓶花以下附錄
蒔菊四首
盆中綠萼
秋海棠
咏珠蘭四首次美門韻
敷文研山紅紫牡丹種甚佳各賦一詩
一徑園牡丹
美門弟庭前紫牡丹
春艸

朱櫻
青梅
蠶荳莢
新筍
新茶
香圓
蜜團
佛手柑
蜜羅柑
獨囊蒜

黃精
荸薺
頻蒲果
沙果
蒲桃
任丘桃
東光梨
青州柹
羊眼荳
龍爪葱

龜腳菜
馬牙松
咏紫牡丹八韻
秋柳十二韻
芳樹六韻
瓶中牡丹
浪花二首
梅影
梅風
盆梅

瓶梅
春柳八首
秋柳八首
新柳
次閨秀新柳韻
秋柳
和王法曹阮亭秋柳四首
潛夫先生移齋頭羅漢松銀杏各一本種之龍
湫山寺各賦一詩
羅漢松

戲和朗印上人咏松夘二首
咏沈獻吉北山艸堂九松十首
咏與善寺古栢幢二首
鴛鴦栗二首
獅頭柑
虎刺
榆肉
雞椶菜
菱米
蠶豆
柳絮
麥浪
竹粉
荷錢二首
金剛拳
狀元紅
佛手柑二首
書齋秋海棠
咏宋氏二喬菊花四首
瓶中紅梅

瓶中紫牡丹三首
菊花口號二首
瓶中萬壽菊
盆中秋海棠
盆榴
瓶中虞美人三首
水仙花
研山盆梅
庭中紫荊花
桂花五首
杏子
瓶桂
窗前紅梅
落花
瓶花口號
雨中玉蘭花
珠蘭
瓶花
茉莉花
瓶中紫牡丹三首

和李山甫詠柳十首

牡丹詞十首仿李太白清平調

和錢象先茉莉曲十首

折海棠

茗齋百花詩卷一

海鹽彭孫貽

（藏印）

牡丹四首

回檻陰濃綠幕新雕欄嬌艷有餘春朱樓綺結依仙掌錦幄風多避舞塵嗄樹並翻清夜曲沉香定識倚闌人懸知國色傾城在姚魏名家品未真

又

高臺徙倚錦翩躚十二朱闌鬪色妍浥露晴霞凝曉暈流風淡影入春煙氣蒸寶鼎龍涎煖香壓花房蕊

疊偏共羨人間饒麗質玉樓金谷鎖嬋娟

又

翠幙深沉下七襄芬菲何惜殿羣芳全欺剪綵瓔枝滿不借催花羯鼓長將相亭臺分畫錦神仙衣袂有天香江南春色眞如綺未必風光讓洛陽

又

京洛名園十萬株清歌妙舞勝吳趨穠芳三月春如酒艷質千金價倍珠銀燭光搖紅菡萏花陰影落紫氍毹新篇欲奪河陽錦五色江毫好在無

並頭牡丹

繡圍合錦山花房照影雙來各自香芬馥仙姝標婉

燚參差姚汭擁英皇才人入座爭聯璧明鏡分嬌笑
競妝獨許比肩花下宿故教文綵賜鴛鴦

黃牡丹

百寶闌前察陸離花王端合鎮軒墀共看綵仗朝黃
幄重見姚家降帝姬金屋佳人嬌笑斂色絲少婦綵
毫疑東皇富貴原無匹掃盡官粧六院眉

紫牡丹

魏氏名家占上欄胭脂凝釉倚琅玕蒲桃錦幄香徐
卷紫海春波夜不寒似共洛妃乘霧下恰宜飛燕避
風看檀槽試近花前撥撩亂鵾弦顧曲難

又

魏家貴種壓芳叢佳麗由來冠洛中穠映禁垣春色
重香流煙翰彩毫空織綺庭院深籠霧飛燕樓臺暖
避風偷許檀槽歌紫玉雙雙應願入秦宮

綠牡丹

翠雲承蕊上流蘇青帝移春畫檻隅笑殺小家空比
玉君非金谷漫藏珠鴨頭池照穠芳浚螺子眉分黛
色孤疑君勝遊絲管歇獨留花影滿春蕪

墨牡丹

彩筆分妍映綺羅春陰穠藹淡相和玄蜂照蕊花房
暗鐵笛橫壓暮色多索句烏衣人入夢影蛾翠游月
生波沉香亭畔休頻倚誰辨雲鬟鏡裏過

白牡丹

露浥瑛瑤絕代姿三千粉黛妬蛾眉濃芳隔幌搖雲
母艷質驚人對雪兒璧月長圓休秉燭銀毫一色誤
題詩新聲漫入梨園奏舞罷霓裳總未知

又

素質傾城迥絕儔紛紛紅紫自含愁入宮洗盡三千
黛無雪光搖十二樓姑射仙姿廻綽約玉堂人物見
風流詩成歷倒諸元白徒倚銀毫寫未收

紅牡丹

朱門花月倚春宵占盡風光赤板橋艷曲雙聲歌絳
樹佳期一品冠紅綃珊瑚照座敲疑折彤管填詞醉
未消似有羣仙下瑤島丹樓五色上霞標

芍藥

婪尾春深艷未收畫闌嬌冶占風流儘教徵謔廻紅
黛怕說將離易白頭含笑花前挑鄭女多情月下憂
揚州嫣然一顧當堦影消盡詞人萬古愁

海棠

乘枝恰恰語流鸎西府名花冠蜀城淺暈垂鬟禁惹

恨淡紅低腦不勝情消魂艷色愁無力滿眼春嬌睡未成香國夢國人近遠妝成十五正盈盈

白海棠

東風裊裊弄柔姿幽艷輕盈點雪堆柳絮簾垂春思冷画樓人睡月明遲飛來玉燕枝微動夢入梨花蝶未知莫更催詩照銀燭少陵野老鬢如絲

又

一枝淡冶送輕寒寒食芳郊雨後看遊日遊絲春更静浣花深院雪偏殘神仙縹緲飛瓊下才子風流傳粉難從此節光姸顏色無人重倚玉闌干

垂絲海棠

游絲骨影日沉冥微彈霓裾倚小亭孅孅流光吹不住飄飄仙袂舞曾經赤繩月下全疑繫紅綫風前去未停收束春情偏歷亂華清長覺夢忪惺

又

紅襟翠袂冷冥冥和雨和煙倚短亭花趣曉寒凝露重夢餘鶯語帶春醒鈴機人困香偏軟繡幕風牽裊未停愁盡開愁千萬縷落花無限草青青

鐵梗海棠

古幹槎枒絳蕚繁曾州別種照西川便同丹棘栖朱

鳳殊勝般紅老蜀鵑藻艷誰言無勁骨丰稜何必避膧姸任君如意開敲徧碎落珊瑚步障前

薔薇

高下倡條鎖翠幃綺羅滿院弄春暉錦屏四照濃芳合紅袖千行粉黛圍浣露餘香猶竟體留歡幾度欲鉤衣玉人纖手頻驚刺代摘繁英插鬢歸

黃薔薇

翠屏千片剪緗雲檀暈盈盈百和薰鶯惜金衣低避刺蜂嫌錦翼暗離羣飛英嬾展沾無迹汲水銅缾照未分幾度微風香亂落蒔窗梅雨訝紛紛

又

翡翠屏開盡滿棠却疑姚汭擁花王不須厓蜜添檀暈自有宮鵶試額妝銅掌仙人微辨露金衣公子只聞香鄰家冶女休頻摘昨日蜂交半退黃

白薔薇

萬綠千紅惱艷陽獨看幽雪弄芬芳簾櫳似水無春色花月相親有暗香銀蒜觸風微破蕊瑤英入座見容光屏山十二行難盡玉雨瀛州思渺茫

蘇州薔薇

繁華四月徧金閶減樣薔薇別有香冶態盈盈迴笑

曆紅顏小小癸新妝哭宮花草俱無色刺史蘇州總
斷腸曾到館娃歌舞地至今墜鈿滿山塘

佛見笑

名花含態占春醉歡喜長宜傍佛龕優鉢此時應解
語破顏若箇可同參飛空散去頻迴曆游戲拈來亦
帶憨移種東林過溪處不須對影已成三

十姊妹

花姑種艷本連枝次第妖紅賦比兒趙氏未應誇女
弟楊家寧許賽諸姨錦屏風颭齊迴首繡幕春深巧
鬪眉一樣朱顏挤共嫁爭須五色認牽絲

又

連理同根幷一身誰教獨立詫佳人相當五五雙成
艷共壓茸茸九女春月姊憐香爭自媚風姨解妬暗
中親不愁紅粉難分施一任丁孃索更頻

月月紅

嬌姿濯濯尚含葩簡點春光護絳紗艷色施朱初上
的新紅當夕未殘霞生憎粉退難交蝶羨殺風流正
破瓜二十四番花信後不知何處著鉛華

又

膩粉凝膏淺淡中護持嬌艷倩芳叢春歸夜夜空啼

血月冷年年托守宮未滅唐兒私避幸欲聞飛燕已
殘紅含芽芍藥休相妬拭取鮫綃問曉風

玫瑰

濃芳鬱鬱滿堦栽琬琰標名玉篆迴沉水和香沾翡
翠火齊等價壓瓊玫日蒸更覺胭脂暖風過俱聞麝
劑開此際百花輸氣息儘教蜂蝶為君來

酴醾

暗香柔韻自相親嬌冶東風刺眼新嫩色欲添紅淺
淡塗黃薄施黛輕盈流光暗濕將殘雪花事頻催末
了春醸取山英堪過臘文園消渴倍詞人

木香

翠條成幄罨清芬入座濃香綴白雲繁蕊倒垂簾瑟
瑟綠陰晴散雪紛紛鞦韆亂影縈高架蜂蝶鈎衣任
舞裙置酒山棚坐花下人人如握茝蘭薰

瑞香

傳聞霧種出禪關睡起奇芬發草間何處龍涎增酷
烈却教蜂陣日迴環荀君坐久香長惹蘇小心多結
等閒莫愛繁英偏馥郁百花消瘦損朱顏

黃棣棠

繁英纖刺吐平蒿鶯兒金鈿上玉搔錦石流黃花影

亂菊裳吹羽蕊飛高穿鞁尾雀爭難辨抱瓣壺蜂坐
未牢一任閒庭自開落紛紛緗綺碎吳刀

桃花

何必三千問歲華人間能得幾回花纔逢漁父溪溪
雪一入天台樹樹霞才子風流看巧笑神仙醉色媚
丹砂踏春莫待春殘後桃葉桃根訪妾家

絳桃

玄都春色九霞飄天上栽來下碧霄殿脚仙姝全斂
黛雙聲歌伎正含嬌帳鈸搖燭空無影丹雪凝砂轉
不消何用朱幡張院落東風獨倚赤欄橋

碧桃

淡冶風前暗自矜玉闌干外入閒凭月華正滿當瑤
岫春雪初殘到武陵粉黛窺墻時不見吳絖掩扇已
難勝白門元是儂家渡素面臨波衒可憎

人面桃

一枝妖豔倚微酡愁絶朱顏奈老何靧面盧家妍自
照斷腸崔祐恨偏多含嬌滿眼俱成笑雙頰垂紅未
掃蛾前度人來定相識容華無恙意蹉跎

夾竹桃

玉洞淇園總不分落英寒翠共紛紛綠鬟何處尋瓊

島紅雨還堪掃碧雲入谷吹簫邀劉阮渡江持檝下
湘君重來人面空相憶遠折琅玕寄所聞

又

贛水流光遶藥欄却敎紅袖倚琅玕不將艶冶爭春
晚漸覺朱顏耐歲寒蓬島種來高士老武陵人去此
君殘沿溪好約王猷共日日東風一笑看

杏花

日邊爛熳費春工萬樹仙林照綺櫳破萼乍沾寒食
雨落英時颭酒旗風玉樓淡月重門冷紫陌香泥十
里紅最喜慈恩探燕早少年人在曲江東

墻頭杏花

画垣嬌送一枝新桃李無言總出塵疎雨吹殘橫笛
後曉風愁殺倚樓人鞦韆花外誰家院寒食村西幾
度春近日舞衫歌袖罷東墻紅粉莫窺頻

李花

誰道紅顏勝玉顏桃花端合讓幽閒微穠夜月樓臺
外淡冶東風院落閒寒食倚闌人脉脉清歌迴雪韻
潺潺緯綃萬朶流光冷麗句元應白氏孏

梨花

洗妝微雨乍廉纖寂寞東風瘦更添煙火清明長淚

漢昏黃月夜印滄浪玉人小困闌同倚燕子剛來雪
又淑為開春歸應幾許愁多猶怯捲疏簾

櫻桃花

歷亂風光照綺羅山禽銜蕊滿庭柯海棠分艷紅丕褪唐棣爭聯麗較多小似樊姬含笑後誰從却要捲裀過莫貪結子春嘗早其奈朱顏老去何

郁李

繁蕊濃芳自滿蓑翩反送影入簾櫳棠梨月冷年年雪玉李歌闌處處紅宜有脊令啼永日恰同荊樹伴春風相輝花蕚還相媚一氣東皇雨露中

木筆

芳心倒傑紫毫吹萬蕚描春上玉墀旭日研朱常點露輕陰如墨正臨池上陽宮女題紅早五色江毫入夢遲最愛晴窗開弄影偏隨鳥跡到書帷

玉蘭

玄圃琪林幾樹長藍田移種下三湘露團高掌樓臺上月抱冰壺沆瀣傍陳氏後庭爭艷冶謝家子弟有輝光瑛瑤滿眼堪誰賭結柱辛夷思渺茫

繡毬

上林結綺送春回剪綵琪闈巧樣裁月滿玉輪枝外轉夜懸珠斗暗中開流蘇帳合飛香雪蹴鞠揚深襯綠苔却恐三郎沉醉後誤教宮女蹴花來

紫荊

紅艷紛紜遍六街獨留紫禍伴空齋共看田舍連枝樹不羨薇垣倚從階艮友藉花班作坐山妻和蕊剪為釵白頭兄弟同榮悴歲歲流光慰孔懷

朱槿

淺白深紅映水涯西風開徧野人家嬌姿艷艷迎朝旭墜蕊翩翩帶晚霞自媿采條寄籬落寧知麗色委泥沙山中習靜看來久誰羨同車比舜華

佛桑

粵霧閩烟洗瘴鄉不教容色損炎方清暉欲冠英韶粉紅艷寧侵島嶼霜委露因風悲弱槿洧盤浴日倚扶桑南中誰道元無佛異卉開花麗太陽

薝蔔

名花何必問曼陀鼻觀叅來滿素珂六出飛英廻玉女半林澹月映維摩色香空際眞無着妙果拈來似尙多却憶鹿園移植久一枝長許伴優婆

八仙

瑤壇星月路潭潭謫籍初分下草菴翟鸞臨風時聚

散流鈴墜露夜鬘髮七賢煕座誰虛席九老催花有
剩簪端讓金荃才思捷八叉折作韻籌探

柳花

楊白歌翻到白門東風滿店撲清樽飄來舞袖沾無
濕吹入梨花暖欲昏絮絮鳥啼同惹恨綿綿春思暗
消魂謝孃莫自誇風調輕薄才人在雪園

菜花

高下分畦映綠蕪野田千頃布金初飛飛黃雀低時
見　游蜂去自如緗綺羅敷迷陌上壁油蘇小亂
香車桃花淨盡休相惱蔽得孤根自有餘

諸葛菜

丞相行師下蜀陲尚留蔬植吐芳蕤根蟠炎漢三分
土花繞成都八百枝青畝送香春瑣碎紫英帶露錦
離披臥龍食少空循壠回首躬畊抱膝時

紫藤花

紫蒂垂垂覆短檻綠陰如幄蔓縱橫蟠枝碧落虬相
結挂蕊桐花鳳倒行繚繞葳蕤分寶珞參差山帶綴
繁纓剡溪借得新牋樣欲染雲藍採未成

凌霄

小山枯樹曳喬柯繚繞虬龍下絳河映日千花紅婀
娜垂梢百尺綠巍峩西陵宛轉依松柏湘鬼嬋娟帶
女蘿不分柔情易相附凌霄終更傍誰多

錦帶

三月春光錦繡中翠條軟綴合歡蕤非關百丈游絲
織全勝雙文手繭工楚女細腰堪束素薛囊飛線乍
分紅不須花下從郎索朵朵同心蜀纈籠

金雀

鏤鬫雕翎弄艷陽參差千葆集羣芳莖分么鳳釵頭
綠花鬬宮鵐髻裏黃巾笥夜銜環月冷銅臺春入伎
衣香東風墜蕊張羅畔莫報侯家失鳳皇

蝴蝶花

粉質低棲芳徑中蛾眉小隊舞簾櫳画圖滕閣香留
蘂崤夢南華月滿簇樂府花間翻羽調絲衣岳下渲
春工魏收才思多輕薄試擘箋牋賦草蟲

又

紛紛鳳子鬧春工物化驚看托綺蔟舞砌絲和飛不
定隔紗風扇撲來空魏收輕薄全輸態莊叟逍遙宛
御風傳語游蜂休共逐偷香人在粉墻東

紫蝴蝶花

繡陌濃芳戲已殘蘭心蕙質吐雕闌燕泥墜砌香無

迹芝菭橫堦露未乾闘草簇裙來帶亂踏花翻翅裏
騮寒筆牀清夢閒相媚故落端溪石上看

白蝴蝶花

游戲東園借一枝玉堦如練舞翩垂元嬰畫入霜毫
動漢樂歌翻素羽蹮輕颺暖風輸汗粉暗驚紈扇掩
蛾眉銀燈頻照當軒影不見穿花月下時

秋蝴蝶花

孌栖陵鳥巳西風緋脉翩翩出草菝鳳子巧塗丹粉
去蛾眉全暈額黃中圖成海眼飛難起裙簇金泥夢
巳空辛苦越纖藏媚蝶紫斑緋縷滿秋蓬

西施夢

吳山越水杳無憑吹盡東風思不勝人困花洲春浩
渺草深香靡霧朦朧黃鸝喚起渾難醒蝴蝶俱飛覺
未曾南望女陽亭外路煙蘿月苧隔西陵

杜鵑花

子規聲裏度芳菲躑躅東風攪夕暉春去錦城香帶
雨花明蜀道露沾衣啼殘月夜空流血開徧青山尚
未歸此去可應逢七七亂紅偏繞雀林飛

又

萬花開盡弄芳菲躑躅青山徧翠微謝豹啼時千萼

吐錦城夢到亂紅飛朱顏一顧春將老遊子初看淚
滿衣獨有幽人情思薄枝頭空叫不如歸

雞嗉牡丹

綠英剪葉彷花王百朵懸條貫錦囊絳幘巧收紅嗉
動朱絲淡綴紫羅香頻輸繫肘愁車騎誤摘登山戲
長房堪作沉香亭下伴玉環為結縷金裳

柳穿魚

武陵漁父入芳林却訝朱鬐胃綠陰綴蔓鱗鱗桃浪
起懸枝圉圉雨絲沉看花誰下前魚泣貪客空餘射
柳心何用攀條更垂釣五侯門外正春深

剪春羅

繁英如畫瑣窗前丹冉參差印砌妍朱露薄研孤暈
重刻綃輕點五銜圓色殷茜袖猩猶淺紅奪榴裙絳
若仙裁盡春工雙燕剪舞衫零落委花鈿

剪秋紗

越地紅妝艷若邪溪頭採葛倅吳淞苧村刻畫俱成
綺浣石龍葱已作霞女樂帳垂書帶亂長房茱揷佩
囊斜何勞金錯隋宮剪鏤月裁雲野老家

山丹

明媚丹葩照小齋瓊芬冐砌絮瑛瑰絳紗帳淺微侵

悅紅藥闌低細遶堦瑣綴垣衣成赤璧支分珊樹貢
朱厓可應句漏砂中產採摘英華出短柴

銀丹

銀臺擒植下丹粉白雪芽生馥麝臍光照燭陰擒素
穗青流仙甕迸香泥玉房累黍重樓出錦禾英華五
出低君自不貪看夜氣金莖㘓熳滿幽溪

蜜丹

淡黃初拭越羅衣嫩色盈盈絶態稀小試道裝葵識
佀薄施檀暈麝含脾蜂壺浥潤丹芽煖厓髓咀英蜜
珀斂辛苦百花空釀液爭如濯露自芬菲

夜合

開闔花房露色濃輕霞斂墨月玲瓏香梳翠帶心猶
綃綺合朱絲錦乍籠便擬定情分叩叩忍令相負怨
蛩蛩人間空說黃昏散子夜何曾有懊儂

丁香

春風紅鎖一枝妍宛轉柔情奈可憐解作耳環香旖
旋掩過花卸病嬋娟含情百結心難展殘黛雙垂笑
欲眠總是生身同小小西陵松下共纒綿

丁東

繁纓分得翠鬅鬙灼爍金莖徧綺塍在隰火虬齊鬬

黛飲流絳蜺忽垂縎風前飄起紅成綫月下看來赤
有繩剪取一枝留裴几朱絲恰映玉壺冰

紅荳蔻

藥闌春思滿晴窻葉葉相於綴碧幢蕊抱玄珠迷赤
水心同朱火照銀缸含胎一點長留的照影厶紅各
自雙欲寄相思空折贈懷仁下里隔長江

虞美人

粉黛消亡憶往年楚歌已送玉嬋娟朱顏施草紅猶
在暮雨生愁淚宛然幽恨只迷江畔路春風不入漢
宮娟無因汲取潟溝水移植閒能傍紫烟

罌粟

青囊吐蕚滿平畦榖雨含苞拆紫泥十隊絳幢齊圍
出千重絲仗錦標齊綠房承露擎罌重金粟分英帶
月低傳語花神護殤片好將百子種前溪

又

濃綠初肥萬卉收誰家剪綵出纒頭苞垂翠甕擎偏
重蕚迸銀鋪豔欲流五色如雲成紫蓋千英蘂瓣吐
朱樓惜花莫更尋殤片贈藥堦同士女遊

翠鶴翎

翠翹紫蓧自參差碧水寒塘欲鬬奇弄影曉霜迷死

敷迴文夜織傍機絲雙垂錦帶偏連理亂落青陵何
滿枝七十二行俱並蒂不教草草怨將離

俏鞋菊

空齋人跡斷蒿萊行脚何因綴綠苔墜蕊獨歸葱嶺
去飛英三過虎溪來雙趺朶朶承磐石高足翩翩傍
大梅從此草鞵錢不費東籬霜色爲公開

美人蕉

搖曳羅裳下翠微海南晴瘴減容輝春尖瘦削經秋
怯紅甲纖妍蘸露稀幾度臨風常捲袖却憐行雨不
沾衣莫教彈事休文見惱亂閒情減帶圍

纏枝牡丹

垂蘿引蔓結綢繆小作花王附玉樓不羨人前比飛
燕却來河畔會牽牛纏綿意向雙行起宛轉歌成四
月愁姚魏名家零落盡殘脂賸粉擅風流

玉攢梅

含章妝樣幾回新雕琢宜從老斲輪鏤月曾經采玄
圃築脂應不倩花神握瑜懷瑾攢相抱碎璧零璣綴
似眞却笑朧頭吹易落玲瓏欲寄弄珠人

鐵線蓮

莛蔓爲帶假爲胎百鍊芙蕖火宅來似逐旌陽仙樹

發輕浮海港鐵遶頭白毫蘂藥光生座素步盈盈跡
印苔采得若邪春一線干將抱蕊棹歌回

老少年

衰颯西風媚眼前空亭猶自弄嬋娟初誇素女顏能
駐爭道麻姑色轉妍紅葉舊題無限恨白頭新怨有
人憐徐娘莫與重相見拚得多情誤少年

秋色

藥葉風前匊陸離得霜弄色故爭奇紅驕楓坂餘霞
在艷奪花巔宿蝶疑藉草欲披隋苑錦臨流似映御
溝詩新篇媿學顏光祿錯綵偏來命筆時

漢宮秋

淡綠迎秋淺着黃何人曾見漢宮妝藏嬌院冷流金
屋飛鵲衣寒映建章影亂井梧輕未墜露横仙掌夜
偏長玉堦無限閒花草空向西風自斷腸

錦纏頭

五色離披綴素秋誰翻宮樣出纏頭支機織女銀河
下伎樂仙人畫繡遊豪客相看金不惜蜀江未濯錦
爭流自憐尙有斑衣在戲綵風前老未休

雁來紅

秋入閒階物色奇輕紅忽見雁來時未霜烏臼驚猷

變無路榆關恨信遲才子多情看寫葉佳人啼節有
顰眉西風莫與朱顏老潦落空憐宋玉悲

雞冠花

朱霞忽剪鬬雞場葉葉橫雲紫翠粧紅入桃都分曙
色影移茅店帶斜陽丹翹夜冷臙脂濕綠幘晴披玉
殿霜夜半欲風吹起舞談玄窗下漸偏長

矮雞冠

十載卑棲高樹傍疑隨雌伏戀榆枋蓑低絳幘傳籌
殿花亞朱門芥羽揚茅舍短籬橫落月空堦照舞濕
微霜侏儒合種南窗下臥對談玄影許長

纓絡雞冠

錦纖離披散玉除草間兒畜整冠初分行寶絡天人
至入禁華鬘舞隊虛雀弁何來司羽葆鳥官隨地集
簪裾幽棲多種談玄處拂塵交纓亂綺疏

五色雞冠

祝翁仙窟慶雲多綺績連翩出錦窩文錯子安飛後
檄色分吳苑鬬時坡般般五鳳扶冠下葉葉霧禽吐
綬過倒傑奇毛成雜組樹顛弄采影婆娑

黃雞冠

日射銅鋪爛有光柴門落葉共蒼蒼木樨院小同秋

冷籬菊蓑深接砌長翹綴雙南來飛水條臚五德占
中央侯門鬬侶紛如織應讓霜幕金鳳皇

銀紅雞冠

天雞啼破曉來風粉褪丹翹淺着紅朱露薄流鉛月
上雲冠微蘸淡霞中五坊綵隊迎仙仗七日霜容醉
木公回首長披芳草地無情秋色夕陽籠

鳳仙

紫庭霧種攬芬菲丹穴分蔟出翠微漢殿迎仙紅照
輦秦樓吹月露沾衣繡苞爛熳金莖舞花翼繽紛綵
霧飛今日雕蟲誰解賦草玄亭畔夢應稀

蜀葵

爛熳戎葵滿戶庭嫣紅姹紫照林扃分行異色羣花
亂千葉重臺五色零宮樣鬬新紅女黛蜀機翻盡錦
官形茹來笑殺園夫俗滿眼繁華列翠屏

墨葵

蜀纈戎戎被衆芳一時開徧墨君堂誰從黑水栩新
錦忽有玄雲抱太陽濃霧滿庭花不見烏衣小院日
偏長無煩再乞延珪麝画入徐熙碧檻傍

錦葵

蜀機緘樸織連錢翻入花蔟徧兩川捧日微忱心更

小朝陽正色照無偏寸陰一過金莖側片纈初栽紫
佩懸身是錦官非學製團天紅女自嬋娟

向日葵

晴旭暉暉四望開却疑黄珥抱輪廻傾陽自性孤誠
往獻曝何心衛足來芝蓋中天騰羽葆峰房當晝隱
樓臺扶桑咫尺東君在願上金莖露一杯

一丈紅

朱炎朝旭射簷明赤幟高披散赤纓髣髴霞標生石
壁參差絳闕擁霓旌維摩病室光初滿貝蘭方山影
欲平容膝小齋剛十笏花陰横地暗前楹

秋葵

秋陽脉脉寫朝暾疑著鵝黄韵獨存日麗桃應煙自
淡月華桂殿色微昏檀心不為風霜老金掌偏承雨
露恩我自支離敢杖久煩卿衛足曝前軒

金絲桃

柔條委地碧葳蕤細瓣檀心吐異姿風剪歌鸞衣上
縷露寒舞柳嫩時絲臨河堪共黄姑匹藉草宜眠幼
婦碑桃葉桃根通別譜變金連得路傍枝

又

幾度來尋阿母家胎驚仙核變黄芽色絲亂吐江崖

出金縷低縈舞帶斜鈿合分鼓留雀導步指顫蜂起
蜂衙玄都道士休移種遥指桃花是菜花

望江南

奇葩北地徧幽龕朶朶黄金上小簪步屧空園驚杞
菊聽鸝回首憶霜柑鄉心易向花前發啼夢偏從月
下探拈得葦莊佳句好斷腸春色在江南

金絲梅

南金不上嶺頭枝別綴芳條剪玉蕤刻鏤却疑經巧
匠玲瓏長欲裊晴絲江城五月吹黄雀梅雨千林濕
翠眉雀鈿鴉鬟虚弄色野花偏解鬬幽姿

金線柳

朱顆纍纍細貫珠青條總翠綴流蘇輕籠軟玉珊瑚
把旖旎絲鞭士女圖千里贈行分陌柳五紋添線傍
宮壺從君攀折無須惜鬬草兒童滿路隅

野薔薇

枳棘花開滿道傍庭花不及野花香茅茨何減清名
遠寄托偏多諷刺長宮劑天然输百和露條殊勝釀
羣芳知君風韵原超絶笑殺濃葩侍洗妝

紫鈴

柔條懸蕊盡含扃嫩色參差媚紫莖草閣豈曾淋棧

雨天風何處下流鈴護花不響禽猶下簷鋏無聲馬自青絲犬夜來空吠影枝頭月色動朱繩

茵蔯花

十年種藥滿幽溪花吐因陳萬紫齊淡過紅綿初濯雨香隨燕粉不沾泥風疏積氣重樓轉暖入丹房寸黍低自笑胷中多傀儡枚生七發在芳畦

蕎麥花

乳燕飛時報麥秋丰茸野態見風流紫綃入翦英苡出翠浪翻雲綺縠收同陌兎葵晴共照先花蠶荳電時愁儂家族譜勞相問大小喬居楚尾頭

刺桐

四月陰濃萬卉肥刺桐花下送春歸似調綠綺琴心上轉見朱顏絕代稀晴晝娟娟紅淚濕輕風欹欹紫綿飛十年午夢閩天下粵髻濃妝在翠微

萱花

朱蕊離離傍露檐春蔥翦葉碧于藍虛傳獨忿歡能合不悔飛蓬首自甘長日高堂應壽母佳名小婦愛宜男庭前虛種忘憂草萬斛閒愁療未堪

金萱

忘憂佳種避朱陽淡色庭陰媚柘黃不減竺仙莖草相恰宜西母道家妝擎條露掌銅支壽弄采鈴盤妥佩長栽向慈幃供遶砌北堂今是鬱金堂

石榴花

塗林萬里絕炎洲奇實乘槎漢使收旭日懸枝然百了絳宮鞁蕚起重樓開殘夏月長如火色亂紅裙繝欲留一任封姨偏解妬石家阿𨉼自風流

白榴花

百子池頭見麗人冰姿玉質謝紅塵却看午月炎生雪未到涼蟬鬢似銀乳燕粉巾珠簌簌留仙素襞縠鮮鮮石家姊妹羞鉛澤何用朱幡入畫新

粉紅石榴花

萬里輕紅上海槎似攜胡粉媚妹厓塗林春色沾微醉午日羅巾浣薄霞心憶餅師潮帛頰人憐宜子黛如花生憎太赤施朱少襞縐無須著絳紗

玉芙蓉

連譜桐君葉並封分支香國隸芙蓉不從江上迎秋老自向閨中比玉容紫苑高低風細細蕊宮只尺霧重重花間宜度傾杯樂亂芷繁葩下酒濃

紫薇花 紫薇枝弱把搔之颯颯動俗名怕蝆樹

項闌清陰白日長庭柯麗色照宮廊光添禁掖連垂

綴影動微風拂圖墻落蕊只愁脂顆碎開簾時點燕泥香野大漫憶麻姑爪倚樹摩挲對省郎

蓮花

水殿清暉白日寒紅妝箇箇倚闌干風前濯露珠難定池上浮杯暑易殘萬朵開來香一色並頭採得兩相歡洛妃珍重凌波襪越女吳娃倚棹看

白蓮

水精宮闕晝霏微玉洞瑤池出水妃秀質天然非傅粉香風無汗莫沾衣坐來白日煩襟滌斷盡紅塵素履稀泥汚氷心原不染願從淨社得皈依

並蒂蓮

兩兩芙蓉媚晚晴花房相對妬輕盈明妝半面分嬌出解佩同心覓偶生水殿香來知合德瑤池人下有雙成可應照影覩魚戲比目窺鞵也不驚

蘭花

孤芳清韵迥難攀長共琴書靜掩關一日知音付流軫十年幽夢落空山相親君子成同調不見佳人悵別顏寂寂懷芬虛自賞沅湘千里白雲間

又

薜蘿衣帶白綸巾入室相看可結鄰已自握香稱大

國能無夢秀托騷人採芝不憚來空谷脩禊長應憶暮春一壑一丘堪獨往清時何惜老沉淪

又

紫莖綠葉滿芳叢幾見秋來墜露紅長幸托根依綺石偏宜轉蕙有光風冰壺一片心相寄瑤草三山路未通爲約美人江上去行吟同過澧沅東

並蒂蘭

入谷鳴琴漫自傷同心結友訪都梁共懷公子應相語何處佳人並不忘幽夢二妃芳畹合秋衣雙佩弄珠香庭階子弟誰爭秀遏末連枝道韞長

又

裛露雙來照案頭紫莖秀色迥難儔真堪林下同心去相向山中結佩遊騷客自傷空對影高人却笑獨驚秋沅湘何限孤吟者倘爲嬋娟解少留

紅蘭

丹房滋穗上虹窗玫蕊同心本自雙秋冷佩瓊過漢水春殷啼鵑怨湘江侯家幾畹連朱邸紅女留膏粲夜缸似有神仙降空谷赤綃絳節自幢幢

又

都梁香窟繞天涯脂水流膏吐異葩采處春寒絳宮

雪夢中人到赤城霞聯吟彤管看無色動操朱弦不
辨花長伴幽貞在空谷千年綺石畫丹砂

石氏紅蘭

沅湘春色滿江湖小醉頳顏在玉壺朱草生光流雜
佩瓊玫欲夢映椒圖握香長隱丹山穴裛露俱含赤
水珠總是季倫多勝友紫莖休折女珊瑚

幽蘭

幽芳寧忍混塵寰長伴高人木石間寒食禁烟過二
月江南春雪滿千山烟雲時傍孤根出蜂蝶焉知此
地閒琴阮相親無俗韻凡花艷質浪追攀

夏蘭

光風吹徧入朱明芳信先秋冠紫莖已向清和留韵
格久從霜霰荷生成石華九節叢臺起香草三湘百
畝盈蕙質由來傲炎令艷陽爭肯逐羣英

風蘭

香草羅娑網戶看不須種玉楚江干移來棐几雲根
濕挂傍疎簾竹影殘作佩蕭蕭吹帶綠鳴琴瑟瑟入
松寒月明懸向牀頭臥一夜清芬枕簟寬

珠蘭

西風澧水暗微莖斂客遺珠照蒻房佩冷江皋寒正
吐綠殘金谷墜逾香蕊宮初露添秋碧燕寢懷芬媚
夜光所惜衆芳空自老却令魚目怨瀟湘

茉莉

炎井生寒照洗妝蠻烟瘴雨路微莖冰肌觸暑宜銷
夏素手抽簪送夕陽南國玉甤羞百和西來悉茗妬
孤芳年年回首閩中路離別他鄉總斷腸

素馨

悉茗初開南海南蠻孃倭髻不勝簪侍兒留得佳名
在幽豔多從故壠探弱縷穿殘千蟜雪濃芳鬱作四
時嵐賣花一叫炎方曉蠻蝶黎蜂鬧小籃

玉簪

拾翠秋叢夕霰深碧搔頭外月沉沉抽來鳳纂莖相
照插傍雲翹露半侵玉燕瑠釵零斷股蓮花珊瑚可
同心莫須滅燭留狂客墜珥香邊未易尋

紫玉簪

紫姑借導插華冠別綴雲英映九鸞夜半芝房心盡
展秋深蘭瀣氣尤寒相思紅玉分釵斷一別瓊枝帶
恨看採得莫過死冢畔吳宮小女怨歌殘

棠梨

二月東風徧野棠鵁花一片兩莖莖重門深掩同寒

含紅雨無人自夕陽芳草墓田黃蝶路村姬茅舍白
雲庄疎籬一任開還落何處春游枉斷腸

桐花

寒食青林報始花新桐開徧野人家琅玕琵琶霏香
細蒼雪紛紛抱乳斜隱起剪珪微似栗藏來么鳳暗
嘗銜高山流水誰能識獨對幽芬待月華

松花

清陰長日偃虬龍晴雪紛紛掃更濃一自六朝金粉
盡坐看三島玉塵封仙眞服餌黏圭七松鼠窺人印
尾蹤高枕臥來黃石沒紫苔增厚綠蒙茸

椶櫚

山窻清影下栟櫚驚見流黃映石渠陡拔母陀金臂
起高擎銅狄露盤虛蜂房小結三阿閣蕉橐中抽萬
卷書孔蓋金支何處下却教雉尾護交疏

百合花

雪顆凝暉照夜闌晚凉庭院吐明玕冰心長日疑無
暑麝月空堦勝握蘭珠實分英銀蘿出金莖承露玉
杯寒移來百子池頭種贏得枝枝是合歡

牵牛花

天上黃姑不耐秋人間藉草結綢繆把蘿抱石支機

冷多露沾衣促織愁爲圃空尋星渚客灌花長把[illegible]
河流感卿到處纏綿意烏帽從君插滿頭

小青花

幽花葱蒨態初酣嫩蕊窗陰傍晚含媚色染衣迷翠
鈿清光橫黛画霜鬟怕同秋草花凝碧錯把春思怨
採藍生小最憐零落早棄捐朝露未容甘

紫茉莉　一名落陽花

慘碧蒙茸覆小山臙脂漬露曉潸潸霧綃夜剪鮫人
錦茱帶寒吹燕女鬟冷艷花姑驚弄色妖妍阿紫自
低顏却憐華落秋妝怯好拭紅綿映指環

木木犀

木木樨開香滿頭花奴菊婢盡風流微颸不惜珍珠
墜辟暑長看冷翠收黃吐犀梳雲畔月凉生兎杵樹
中秋何須金粟堆邊去到處開葩繞戍樓

金蓮寶相

綠天歆蓋護花房細吐蓮趺擁法王大葉深藏華藏
界金莖似吐玉毫光欲知多寶原無相訶識曼陀未
有香誰向色陰空際住心燈意蕊本清凉

金燈籠

綠暗陰濃䆗靄中枝枝弄影閃簾櫳非關五葉傳燈

遠借撤雙蓮寶炬紅花睡豈須高燭照月來殊勝碧
籠夜深螢火空明滅多露何曾畏曉風

秋海棠

粉黛娟娟翠袖長紅顏薄命惜秋光誰家思婦空留
怨惱殺閒花枉斷腸長恨玉環虛睡色輕鞾孫壽有
啼妝玉堦露冷沾羅襪點染臙脂避曉霜

又

憶昔春嬌睡起時秋來更與晚妝宜却嫌紅粉驚多
露疑有幽情妮燕私妬色臙脂爭嫵媚斷腸詩句費
尋思如愁欲訴無人見小立空階待恨誰

十樣錦

細剪芳蕤匝短楹却疑裁纈綴菁英分藂錦木驚新
濯鬬色死機勝織成空說畫眉爭樣巧浪傳瑤草按
洲生繽紛種出扶風手似逐迴文上綺析

千日紅

瓊玫細剪紫玲瓏刻畫臙脂屬化工杜宇三啼猶未
歇中山一醉始殘紅佳人染甲嫌尖淡宮女臨波寫
怨同却笑朱顏容易老不禁憔悴怯西風

金錢花

田荷初布蘚圓蕪白水移來第一株初旭銅溝紅照
埒空青金穴冷飛蚨女郎鬬草添孤注仙子藏衣減
六銖怪底堦前榆莢薄可容分坂買山無

又

小樣銅山種碧墀飛英赤仄錦離披賭花開徧誰呼
處墜砌愁沾悶擲時金埒泥香朱汗地錢刀溝映白
頭詩荒園無物賒秋色贏得千林買隱貲

菖蒲花

綠髮瀕年餌日精喜看金穗粟分明坐擕碧玉仙人
杖來摘蒼山白石英九節繞根雲浥浥五時泛蕊露
盈盈漫誇霧異希難見把嗅幽馨伐髓輕

吉祥草花

繞砌青青耐雪霜佳名誰為錫佳祥紫莖自茁蘭心
瘦朱蕊叢生燕寢香書帶汗青流竹素文章留草壽
山堂窻前時見紅堆徑毋訝丹鉛墜筆牀

橘花

木奴千樹寄林坰長晝幽花馥短扃細綴綠陰驚夕
霰暗侵繁露點晨星斷紅四月過閩嶺晴日孤帆上
洞庭寄語騷人先作頌渡江歲晚弔湘靈

橙花

葉暗花稀香滿城餘芬又復上新棖酸風尙未過梅

雨珂雪長疑散玉霙醋醋白衣愁解姤師師織手憶
含情江南此日芳馨徧莫待霜黃綻晚晴

桂花

秋冷幽嵒玉露飄白雲千頃隱招搖象林窈窕香全
發蟾府清虛夜未凋風起仙壇黃雪下月明霧岫紫
煙消懷人一夕深無限飛鷲峯頭更寂寥

菊花

遲暮黃花點素秋芳馨秀色淨堪收就荒曾入陶公
徑欲採深知楚客愁勝友獨尋偏冒雨佳人相憶自
中流可應釀取荆潭水潦倒清樽待白頭

又

霜落東籬次第栽悠然佳色坐蒼苔曾聞秋鵠為裳
下詎識春蘭並秀來何處布金園自滿幾莖承露月
中開相看爾傲何如我勸汝同盟酒一杯

紅菊花

三徑雖荒帰思勞獨存宜伴赤松高丹楓秋坂爭明
滅朱鷺寒潭借羽毛霞剪落英翻夕照霜含醉色上
林皐十年元亮東籬夢反笑仙源錯種桃

紫菊花

林花籠霧曉繽紛明媚秋妝艶出羣浮露茱囊香一
色釆芳芝谷秀難分佳人夢裏宜投綺狂客筵前錯
嗅雲何日梢擕沉水上紫莖同取贈夫君

粉褒姒

鉛華不御占霜林素質天然冠古今何處傾城爭一
笑却將綃綵抵千金褒斜月落腸堪斷粉木人空影
易沉夜半看花休秉燭驪山戍火散秋陰

二喬

昨夜西風報晚黃誰移二妙過山堂一枝趙燕誇兄
弟九月湘蛾鬬女皇顧曲人來花弄色舞臺伎散露
為霜何如獨臥東籬下不賦嬋娟怨楚王

二色西施

微黃淺白弄幽姿彷彿深宮逞色時盡道秋光滿南
國一時奪艶兩西施霜分濃淡相宜影露浥顰心幾
樣眉回首煙蘿雲苧地年年憔悴掩茅茨

月下西施

霜老梧宮處處秋落英誰照夜深遊空懸萬古姮娥
影長對含情越女愁隱約捧心憐露冷昏黃香徑見
風流更殘莫上蘇臺望地白天寒不可留

醉楊妃

秋入霜林蕊漸肥阿環風態見應稀祇應半睡難勝

酒想到餘嬌乍解衣羅襪香流金縷濕華清人散露
冷微東籬處士無春思也惹閒情上帶圍

萬壽菊

東籬卉物盡禁霜別吐菁英上栢黃衣白山人遙已
辨求仙金母路何長玉杯上壽無霧草潭水延齡有
異香野老祇堪閒自把襧毛寧敢獻君王

長春菊

園林何處不長春獨占佳名匹美人小有風流娛靖
節那教秋老怨霧均繁星點綴金華散累月鉛黃黛
色新三徑已荒籬菊盡亂花細草解留賓

番菊

山家種落故多奇戎部何來借一枝瓣瓣上金塗紫
磨茸茸名㕑剪波斯黃深不爲胡蜂褪春老長嫌鍋
鼓遲番錦地衣初試舞散花驚見滿東籬

石菊

四月朱華冒徑生幽姸何必減秋英紅添人面桃花
重露結青腰玉女輕傍石翠翹和月冷上階金錯剪
霞明山葩不識陶元亮莫借柴桑處士名

翠菊

露草含英不待秋夕餐誰療恩生愁似從藍水浮花
出幾片青溪帶雨流倡女倩妝添髝鈿宮娥集翠想
雲裳幽芳未老嗟遲暮欲見佳人可自由

翠梅

貼翠幽堦點綠苔可應夏月墜消梅芳鈿落地雲藍
沒螺子臨窻黛色開宜與侍兒稱小字不須秋草占
花魁壽陽公主看還笑悔到含章閣下來

菱花

太液池頭月影懸冰花霜下競幽姸開來香水清無
色濯向銀河露亦鮮越女曉妝秋鏡裏吳宮春怨夜
歌年美人劇有陽阿思采罷空江背日還

蘆花

瑟颯西風點客襟沙頭渡口獨相尋月明洲渚迷清
夢霜入蒹葭冷素衾白雁驚秋寒不度胡笳捲葉夜
偏吟江湖雪滿漁翁老華髮蕭蕭影半侵

蓼花

蓑𧂭開偏白蘋洲水驛天涯到處秋孤鶩落霞還共
映清江濯錦自爭流含辛詎識風人意清怨難禁越
國愁耐可吳山楓葉落亂紅一樣送行舟

荳花

種菽南山生事微春殘花盡荳苗稀風從紫電光中

墜香入青梅乳下肥擊缶狂夫歌唱裏荷鋤高隱月
明帰蠶時開徧吳孃朧把臾深沾野老衣

麥花

煙火清和乍秀邊輕陰覆壠碧雲連兩岐穗吐金支
上四月寒生細浪前濃露欲漂高鳳雨暖風初放浴
蠶天麥枯未叫村翁笑荊布先思易婦年

稻花

蟹芒赤穲滿青畦仙液瀼瀼潤紫泥三吐三收欲賽
裏千珠千粟露華低金花帶雨晨猶濕銀穗占風午
不迷太史未須歌大有輕穌何日慰豚蹄

木棉花

越布衫輕大火斜嫩黃苞坼雪交加驚秋七月先賨
帀破萼千莖待紡車不羨謝家虛詠絮應勞織女爲
司花江南絡緯催人甚夜照寒機髩有華

紅木棉花 粵中徧地有之如山茶而紅鮮過之

瘴嶺風吹紅木棉蠻方佳麗亦嫣然種來𧰼海年年
暖開徧朱厓處處妍無雪不知庭絮詠爭春欲占荔
支煙流人腸斷穠花候月冷荒菴杜宇前

山茶

海紅枝暖日晶熒高綴珊瑚映短瓶巨蕊火珠妖賨
樹綠沉油壁照深屏楓天闕赤齊標錦宦頂驚霜自
警鈴豈畏歲寒顏色老丹葩燄燄灼山亭

滇茶

名花初發夜郎西萬里春風度碧雞盤照赤瑛開瘴
癘香流虎魄冷山溪寶枝影落昆池月金粉光生麗
水泥脉脉天南芳意晚王褒祠下草萋迷

茗花

先雷顧渚瞻驚春瑤蕊枝頭照眼新習習疎芬梅弄
影英英芳潤玉含津色香幽淡如天女風韵清恬勝
酒人七椀盧仝心已醉綠槍早欲酹花神

山礬花

幽芬寂歷撲芳條香壓春寒冷未消細點瑛瑤長玉
立暗侵霜雪見清標冰姿不染何郎粉素影難勝海
客綃惟有梅花堪共照空山白月自寥寥

水仙花

縹緲琳宮望欲斜曉風吹夢冷千花洞庭影濶迷珠
蕊弱水莖低帶露華羅襪凌波微辨色霓裳浸月澹
無霞冰臺只尺深如許却放清寒透碧紗

又

水晶環瑱隱瑤池一夕幽香散九疑乍識飛瓊傳客

夢只愁解珮怨湘姬氷壺夜色疑霜重露掌春寒上月遲每到洛濵多艷思新詞應報虢妃知

梅花

香壓羣芳占早春清寒相照玉鱗鱗每于風雪催詩思却向江城憶故人紙帳夢回愁寂歷屋梁月落影横陳應憐舊侶空山畔花下懷君句轉新

又

簫踈孤韵倚闌干瘦入横枝傍水看月下照人同脉脉林中來影各珊珊蒔香野墅荒寒阻臥雪谿山曉夢殘却笑東風亂管蝶惟知桃李滿長安

紅梅

幽姿元欲寄瓊華清艷當窻剪絳紗弄影香横朱雀桁含珠匀點守宮砂天寒翠袖凝初旭林下新妝學曉霞共看含章風墜處遠山紅雨下桃花

又

横参宿羽月當天未到羅浮便已仙斜綴小釵過赤鳳徐彈流雪引朱弦凝氷暗濕霧芸淚點玥春生頬髓妍沒骨臙脂寫花影緋綾燭下地衣前

綠蕚梅

寒香漠漠淨苔茵影入窻紗不見春掃鏡曾窺螺黛侶弄珠疑見墜樓人碧雲日暮遥思合青鳥愁多報贈頻自分生身少仙骨蕚華那得便相親

又

暘頭池水照偏明踈影横斜染斷莘拾得翠鈿惟墜蕚開來青眼總含情鸚哥窻外銜枝語么鳳花間抱蔕行惆悵隴頭芳草色共傳寒信到江城

蠟梅

壽陽黙額鬪新妝別綴纖鴉入蘂黄沉木辦沾宫蠟重辟寒金掠舞釵長花鈴護蕊風前亂雀舌含春影外香自是檀心更孤絕不隨春色到蜂房

又

殘臘年年殿歲華慵隨春色到天涯嚴寒自保氷心老不落從吹玉笛斜小立瑤臺詠黃雪試開金屋貯名花相思欲訊無因寄緘蠟南枝報早牙

詠物詩清空無迹爲上流麗有情次之纖穠工巧又次之刻畫堆槑下矣詠花初得百餘首繼蒐能帙連而比之凡二百餘篇作之不一時是以或一題而字或雷同或兩篇而句又重出不忍兩弃濫而並存要多詞人之下駟殊媿壯夫之雕蟲覩者幸毋裁焉丁未清明孫貽漫記于舊稿後

並蒂菊花 以下補集

霜落衡門手自栽悠然三徑並枝開却疑蘭澤同心者相約寒皐二仲來共傲兩山風雨色雙浮重九彩兒杯東籬從此堪偕隱莫伴靈均楚客哀

菊花

林花寂寂向秋殘黃菊空庭覆井榦亂後雪霜堅臥老山中風雨故人寒霏花吟去逢騷客對酒攜來坐藥欄莫笑柴桑狂處士獨留晚節寄君看

十月梅花

嶺上歸來歲未殘一枝已放暮林端小春花事驚蓬

髩獨客江城畏早寒亂日關山羌笛滿天涯何處故人看柴門風雪休相問落木空庭自倚闌

梅花十律同吳二仲木文偕巢友韵

荒亭仄徑背人知日對清寒病較差三板橋危鄰月聽一溪草瘦鷺痕奇無煙茅店漁沽雪偶叩柴關犬戀籬不必搖樽愁已散橫參耿耿早燈時

其二

孤村殘臘歲云徂野屐衝寒未用扶風月伴時何限冷溪山幽處不愁無林昏饑鳥依香坐古寺荒僧對佛癯雨雪十年盟可共故人蹤跡水雲孤

其三

未到溪橋滑已絕孤香爲我浣衣塵久辭爐火吟窗冷獨耐村寒擁絮貧古驛人歸殘店月空園信斷隔江春好花時節眞難負與爾遙山早結鄰

其四

孤情掩跡斷垣中茅店林西草舍東不到天涯心事苦虛眠林影夜愁空一雙屐破騎驢徑三兩花寒墜幘風艮久凍漁溪畔立鱗鱗初月半痕紅

其五

忽見一枝溪已明瀰煙村霧不曾晴深嫌春鬧過三

月獨耐孤眠立五更長約清遊禽繞樹掃除俗轍雨多情鐘昏山暝催歸去婀娜牽人未忍行

其六

遠舍千回取次看衝霜曉步枕難安天橫草店荒雞立霧滑危橋凍雀乾老圃開遲甘忍艷村翁坐久向愁寒獨憐僵臥癡尋客破帽巡簷每夜闌

其七

秋人已賦早梅詩悔不歸山慰所思病隺冒寒高士屋零香臥石古姬碑風巢路絕孤姿處山月人閒獨笑時無酒也應酬十日君今空返復何爲

其八

高枝何處看逾好背水橫斜小閣齊野步何來吹簑者空窻坐歎美人兮茅亭避客簾深下書屋凝塵襆屢攜瘦笠小奚雙躑躅風巾吹盡蹇驢泥

其九

林白前村月亦新短籬寂寂野情眞山空風雪何來客門掩昏黃不待人霜兎鱗斜香一屋疎更雀語四無鄰書巢歲晚深相結不占貧家燕子春

其十

掃葉巒童寢未興虬根石骨沒苔層荒山寒事孤栞

語驟簃擬古研冰倚閣吹殘詞裹袖支藤吟瘦過溪僧紛紜蜂蝶多情思一任春衣醉杜陵

詠俞虹攄園亭並蒂牡丹　以下續集

無雙誰敢匹花王驚見連枝鬬艷陽趙燕故應驕合德姚家不獨擅娥皇分賤盡是同心友聯句何如二妙長春酒綵衣堪對舞齊眉喜得奉高堂

又

君家花萼本相輝並蒂仙姿耿綺闈競爽二難標琬琰雙懸合璧麗瓊瑤迷香蝶夠肩肩宿分鏡人圓面面歸重叠樓臺春四照兩行紅粉一時圍

元對軒黃牡丹次韵

姚黃何處有名花可是銅臺吐異葩萬蕊蜂王空弄色六朝金粉更誰家柘枝影合簾前舞緗綺春分幛裏紗正喜費兒新釀熟聽鵑斗酒莫教賒

聚順堂紫牡丹次韵

東皇賜紫魏宮看百寶玫瑰鬬艷難色麗欲分巫峽錦氣清疑挹楚江蘭流霞太液凝晨露絳雪重樓轉渥丹慚媿彭門矜貴種變枝分得自仙壇

紫牡丹

袁家仙質本無羣綺合重樓兩不分閃電交窻香隱

約芸輝納帳隔氤氳澄明共醉春如海襛麗鶯呼伎作雲四蕊餐來晨露下飛裾可謂太霞君

牡丹有袁家紫　三十九章經第四紫晨君天中有綺合臺　黃庭經薇以紫宮丹重樓　隋煬帝觀書窻輝映溢目名閃電窻　元章芸輝堂設紫納帳隱隱如紫氣　武帝時異國貢澄明酒色紫如膏飲之骨香　南昌國有紫海可染衣魚龍龜蠻砂石草木無不紫　杜牧之呼伎紫雲　黃帝九鼎神丹有四蕊紫紫　内景經紫華飛裾雲氣羅久久行之飛太霞

又

三雲貴種下臨芳晝錦何因在草堂移出鬱坡原甯麗凝來燕寢亦清香可同綺里餐芝秀不數風流壓廚囊十二雕闌深護惜瑞英簾外更春光

洛陽大內臨芳殿唐莊宗所建牡丹千本有紫龍杯三雲紫　廬山僧有驕蘗杯花色紫類丁香名紫風流李後主取種移風殿號蓬萊紫　天寶之亂有得一簾赤紫色簾外望之人繞身有光後歸渾瑊有貴臣識之曰此瑞英簾也

綠牡丹

結綺樓臺翡翠園神仙水碧是邪非長蛾宮禁輸螺黛鸜鵒雕闌讓繡衣菡萏九華爭秀削陰濃萬卉失春暉庭前笑指惟芳樹怪殺游蜂亂蝶飛

吳絳仙善畫長蛾眉宮人皆效之煬帝命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綠　開元中封鸜鵒為綠衣使者　太白詩　孤鳴莊繡衣

又

繡幕苔文襯綠茵珠簾瑟瑟暗藏春探花柳七更衣早協律龜年照幘新油壁香留青馬客綺琴心動遠山人午橋庄上堂開後野色穠芳辨未真

瑟瑟碧珠也　唐進士曲江宴以年少一人尋名勝開宴名探花使　唐進士衣綠有舉子遇神告曰柳七郎君將汁染子衣矣遂登第　梨園教坊子弟皆綠幘　相如有綠綺琴　裴晉公午橋庄有綠野堂

楊妃吐舌　芍藥名

婪尾風流別有春藥欄相謔殢何人沉香小語唇脂濕玉笛偷吹舐調新酒渴吸花親腐旋睡痕送煖瞋横陳當皆百媚憨生處一點紅尖認太眞

黃荷花

芙蕖異種擅輕盈宛在中央弄色明日瑩細雲香雨過月移金井露華清似隨西土毘盧現不逐東昏顧步生開向秋江誰比貌驂人何用更奮英

又

幾度江南唱采蓮秋容疑在洞庭船臨波檀暈雙文淺坐蕊蜂王一色妍全學道裝浮太乙可隨仙掌削金天蒻衣更覺嬋娟甚製芰霧均更惆然

七月桂花

殘暑天香已報秋微凉開偏小山幽催花白帝疑何早贈別黃姑不可留鶯嶺暗隨流火墜蟾宮先照井梧愁竇家子弟多年少纔度金風插滿頭

茗齋百花詩　卷二

海鹽彭孫貽

舟中瓶花以下附錄

採得山英滿攜來画舫宜藻文涵棐几香影蕩軍持
照水魚潛戲移春蝶未知蓬窗紗髣髴烟雨隔疎籬

蒔菊四首

傲質諳風雨嚴霜亦感私故人就水石山客臥喧卑
鴈白荒江上天寒古墅時蒼茫隱秋艸籬落未深知

二

老圃秋容淡霜黃壓短籬買山栽亂石澆月剪叢枝

香入孤根細天晒晩節奇蕭條吹野服園綺故相宜

三

滿天黃葉下未識是林皐芳艸緣幽巷茅齋臥短蒿
采之如送酒插以代登高月下頻行圃終宵人影勞

四

村雨行難盡孤花濕未消風黃梧響亂露白艸光遙
落木無相問寒山托久要非君能伴我孤館竟寥寥

盆中綠蕚

盆山添小景物候報芳春素蕚低相媚蒼苔跡漸淪
歲寒孤自抱風雪四無鄰寂寞林居士何慚世外身

秋海棠

幽花何嫵媚傷砌故含情多露愁相倚朱顏画不成
能添思婦苦獨對小窗明山客秋懷冷空勞繞恨生

咏珠蘭四首次美門韻

袜芳長在側形穢愧當前委佩纍纍濕流黃瑟瑟鮮
淸芬堆翡翠暗麝著秋烟欲采巴人句相投墜露先

二

種香來合浦應責館陶家一斛眞無價零璣詎有涯
蘂宮懷故侶照殿暈輕紗寸艸心空報徵蘭感夢蛇

三

魚目瀟湘上何人辨衆芳歌翻堪入串暑退爲招涼
薇蚌光幽操璿幾綉國香枝枝布文露的皪報秋瀼

四

明月晨星畔空香曙未分碎金沾髮導冷玉點楸紋
沉水幽相和雞檀滅不聞夜光紛可拾交甫憎靈芬

數文研山紅紫牡丹種甚佳各賦一詩

研山臺上卉頫黛弄芳菲國色深含醉花神淺賜緋
姸分朱露濇香亂伎人衣可比紅兒似羅家見亦稀

又

佳麗花王匹俱傳出魏宮玫瑰嫌黯淡阿閣讓玲瓏

一品神仙服三春禁院中堪持擬飛燕娘娜避微風

一徑園牡丹

借漱亭南砌臨池出麗姿穠芳沾雨重富艷殿春遲
勝賞連花蕚清言問酒巵園林無不可况復及佳時

美門弟庭前紫牡丹

今春覺消瘦尙復冠羣芳春入重樓暖香清片麝長
逐臣猶紫袖小阮勝羅囊爛熳東堂上連宵醉未妨

春艸

千里河梁路萋萋空復榮雨餘添野渡花外滿江城
南國王孫去東風日夜生還憐玉階上若箇獨含情

朱櫻

佳果來江市殷紅出上闌虛言樊素口空照赤瑛盤
山鳥偷時下鄰翁袖未乾分甘從野老猶得奉清歡

青梅

摘翠千林下流涎敢自驕夢迴聞亦醒酒渴望應消
鹹齒宮商叶門風措大饒山中女醢少鹽豉賴君調

蠶荳莢

麥壠鮮初擷田家味正長煮分蒸朮火嫩入點茶香
莢綻終蠶月花稀隱電光饒夫和汁敢釜泣笑陳王

新筍

昨夜春山雨長饞早出林斸雲龍甲坼餐玉粉英侵
快嚼難勝口虛中得素心槎枒生肺腑胃炙日清陰

新茶

雨後驚雷莢吳興日鑄前一旗初展綠三沸了無烟
香色空諸蘊詩文妙入禪棟花風外味難爲世人傳

香圓

佳實垂金斗圓團匝玉盤扶枝連月滿摘葉帶霜寒
蠟鳳封條護氷蠶絡網看佳人惜纖指空自美含酸

蜜團

品列餘甘外形居橘柚間玉充黃珥潤香氣鬱金閒

兒女分爭鬧姬人竊裹還野夫看一笑擬入洞庭山

佛手柑

閩甘來絕徼霜掌削千峰度嶺疑傳印拈花已悟宗
色香空觸發聖果泯形容饞吻徒知渴金支潑茗濃

蜜羅柑

黃封南海至紫禁上元傳房重垂庭蜜秋殘摘瘴烟
霜刀飛片月金液響鳴泉聞有菴羅果清甘若箇先

獨囊蒜

胡地傳孤種奇苗冠五葷受辛中獨結解穢氣遙聞
鐵甕山形合仙書薤葉分五時衣自佩不奪麝氤氳

黃精

故人憐病起藥裏手題標每訝添華髮何因斸雪苗
衰容迴久駐甘液潤中枵他日休糧去長鑱莫更腰

荸薺

登俎非佳果能消亦爽咽温中疑內熱利物可融堅
齒頰含宮脆汙泥滌滓鮮盤飧逢酒渴遇爾遂泠然

頻蒲果

東北稱佳果頻蒲品獨先林禽驚猥瑣桃核愧纏綿
淡翠鬆無質微頳瑩更妍色香俱不著風味覺天然

沙果

沙果形相亞投瓊竝握瑜朱瑛規赤玉緗栗綻青殭
柰苑傞殊品梨園讓摘腴分甘倘堪致何用更懷珠

蒲桃

蒲桃西域種佳品比伊涼映日晶熒白迎秋冷淡香
清甘嗤馬乳滴翠潤阿房何用釀爲酒方能醉渴羌

任丘桃

山桃魁衆實小者佝如拳但噉休懷核爲豪勝得仙
兒偷須莫問士殺覺猶賢願作任丘長千林種滿前

東光梨

東光仙吏好坐啗滿林青虛腕霜刀下餘津露顆零
澄鮮生玉腑縹緲墮金莖爽口應多失君宜耐醉酲

青州柿

殷紅朱柿美清沁冷中焦華蓋流寒液蜂脾過蜜饒
古遷形遜劣司馬渴應消贏得兒童鬧氷霜索更驕

羊眼荳

采菽風林下相牽綠滿溪莢應連五粒種欲散千蹄
泣釜分頭爛懸藤入望迷淸齋堪飫噉藥裹漫籤題

龍爪葱

青蒨傳奇種春尖笑不如雨工淫女掐艸聖右軍書
薤露探珠得胡荽攫電餘麻姑休狡獪指爪漫踟躕

龜脚菜

海錯登鮭菜腥息破甲聞預且升鮓菹元緒薦芳薰
魁瓦矜趺小車螯斷足分五蔬多異品染指不如君

馬牙松

十八公諸子其如齒長何分房爭自落五粒未云多
流珀疑朱血含犀嚮玉珂從遊堪辟穀安事嚼鸞和

咏紫牡丹八韻

姚黃元有匹佳麗冠中州穠霧耕雞欲玫瑰染欲流
蒲桃開錦幄茉帶惹香篝淸夢胭脂地相思蜀纈裘
嫣然眞絕代艷質故殊尤詞客來簪省邀驪駐棗騮

檀槽歌管亂閃電璅牕幽飛燕新粧在何人更倚樓

秋柳十二韻

貽總甪學詩世父上海公有秋柳諸咏貽效為十餘首叔王父節懿先生亦拈衰柳十韻其詩尚黏齋壁詩既流麗字復遒媚撫今思昔此景難追敬和得十二韻

東山娛柱史羣從竹林遊老去攀條惜情多咏物愁何堪如此樹無乃不宜秋露冷三更笛天涯獨客舟那能怨搖落重復見風流世態猶青眼騷人已白頭感時絲觸緒縈影月當樓前正詩篇逸奇姿艸聖遒

綺言高落落波磔偃颼颼餘蔭誰相繼清陰遂莫畱徘徊故園廢惆悵昔賢休五柳門空在遺書爛漫收

芳樹六韻

芳樹靄阡阡春郊大道邊鳳城新雨後馬首落花前油壁低行蓋清溪隱画船王孫遊女思寒食禁烟天積翠山光嫵陰濃野色妍茂陵原上望何處不堪憐

瓶中牡丹

折得名花第一株穠芳寂寂小齋孤誰教麗質藏金屋不遣冰心映玉壺長伴高唫青案冷何煩滌浣赤欄扶夜分獨抱花枝宿消渴相如病未蘇

浪花二首

何處飛奔下急流霏霏亂落雪山頭將飄復墜看無迹乍合還分散不畱日暖禹門千點濕雨餘巫峽一春愁水仙拾得瓊瑤去十二珠簾卷未收

二

不見瑤枝水次栽但驚萬點蘂珠開因風忽起疑飛絮帶雪遥看訝落梅灌溉不繁隨雨脚飄流到處滿天涯封姨連夜催花放春色應添瀲灧堆

梅影

空庭地白淨無塵忽見橫斜下綠茵寂歷紗窗寒弄

色迷離紙帳暗生春清溪終日流難盡明月黃昏似有人幾度隔墻風動處所思端只在東鄰

梅風

婀娜南枝弄夕暉幽香遠送入重幃暗飄玉笛吹霜斷遥帶江春度嶺歸騷客過橋欹短笠美人踏月動羅衣瑤華欲折無因寄花信先催一片飛

盆梅

一拳位置小羅浮石几移來景物幽細鳥上階風動蘂影蛾貼地月當頭冰心約束函方寸玉案橫陳報四愁坐起行吟堪繞樹美人何必入林遊

瓶梅

銅瓶翡翠鷓鴣斑淸供幽香件博山金剪雙來春色斷氷心一片玉壺間亟燈長得看疎影添水須防滴小甕自汲寒泉頻護東隴頭融雪帶潺湲

春柳八首

落落疎星夜色昏月移新影下長門曉寒鶯谷樓臺靜日暖龍池雨雪渾不放飛花愁蕩子故教芳艸怨王孫天涯到處生離恨豈獨深宮有淚痕

二

池塘新綠漲平川碧浪潆洄拂綺筵爲愛春風常起

舞因貪纖月未成眠金消一縷嬌無力翠掃雙蛾淡可憐試擬靑蔥諸玉樹長楊賦客在甘泉

三

紅亭阿彈碧雲消錦纜牽風送畫橈靑海夜翻春水曲黃河浪捲雪花潮紋波鴛渚烟如織氷泮鮫絲冷似絹爲語廣陵隄上月漫將疎影倚吹簫

四

雲翹烟髻玉闌干掩映羅衫翠袖寬雪霽白眉臨鏡出波橫靑眼隔簾看迴風燕舞山香落冐雨鶯聲水調寒莫道帝城芳意早春光容易到長安

五

碧樹森森烏夜啼吳儂門外數行齊御溝夜靜春難曉歌舞樓空月易低南浦綠波惟一色芳郊細雨不沾衣東風盡日長安道爲送征人又向西

六

牧笛鳴鳴弄晚汀棲鴉榆雨自梳翎淡烟籠月傳新火纖露垂珠滴曉星遠塞色沉槍影綠新豐香撲酒痕靑年年送客知何處不是長亭是短亭

七

吹綠條風上綺疏艸寒花暖影徐徐沿堤水濶新調

馬遶澗絲長夜網魚喚渡欲迷靑雀舫憐香小駐碧油車橫塘日暮無人見淸唱菱歌思有餘

八

芳潭弄影水淸空飲澗長橋落綵虹洗刷靑山飄過雨招搖白鷺送歸風暗添疎陰囿行客淨捲游絲任釣翁昨夜小池增鴨綠午橋芳艸夕陽籠

秋柳八首

江南江北盡堪悲隄上誰歌楊柳枝腰比休文何太瘦髩如潘令竟成絲折來羞贈離人手斷後難添少媍眉此日陽關三疊後多應愁殺戍邊兒

二

烟靄依微曉乍清朦朧殘月下江城露華高拂仙人掌霜葉低翻游子旌細柳艸深何處壘長楊風急不成聲柔枝可耐寒條冷雨泣花愁無限情

三

夕陽亭下艸連天短拂湖頭載酒船冷落隋堤虛夜月荒蕪梁苑挂寒烟長條舊繫看花馬涼影新添抱葉蟬獨有柴桑門外樹五株蕭瑟尚依然

四

秋山斂黛鎖長蛾別院涼生罷綺羅翠袖不迷江浦月綠蓑常掩洞庭波西風苑冷思眠甚南陌人稀奈別何昔日韶華搖落盡空令客思歎蹉跎

五

雨穗風條宛委垂總無風雨易生悲寒鴉古渡行人盡曉角霜天落月時去日空憐花似雪愁人不耐雨如絲樓頭莫遣憑凝望怕有鄰家短笛吹

六

寥落江頭冷翠微曙烟不礙衆星稀淒涼半入胡兒笛掩映偏橫織女機素手折腰空試舞輕綃減帶不勝衣風流回首當年地白鴈霜天尚未歸

七

長亭夾道綠初收一片傷心付陌頭賤妾生憎多薄命贈人無計綰離愁疎林颭碧霜迷路隔水招涼月滿樓驚見蒲姿易零落那教楚客不悲秋

八

寒風乍冷九河濱爲惜芳條更愴神少更幾何無奈老樹猶如此可堪人子山短賦空哀怨洛下名妃委路塵寂寞柔豐坊畔立攀枝能不重沾巾

新柳

風褭乍梢淺垂鬟壓損春愁画未全明綠薄勻螺黛染淡黃新擘露分箋棲鴉殘帶初更月禁火寒拖一縷烟惱亂美人幽睡起清波嬌澀盼嫣然

次閨秀新柳韻

曾憶離人欲去時早鶯啼遍斷腸枝乍眠乍起禁偏瘦無雨無風弱更垂每到河橋傷遠別却隨烟艸亂相思春光未老愁千縷美殺吳蠶漫吐絲

附錄　從兄學博二高公長女名妙清字雪軒能詩事親甚孝歸國子生彭騫會即余表弟也雪軒病革遺語曰詩詞非閨閤中所宜不可流傳于外我从悉焚之彭不忍棄撿遺帙僅存咏柳二詩附

而傳之或海內詞人編之形管焉　徐兆歷識

徐妙淸　詠新柳

輕顰含怨寫靈芸淡掃新蛾瘦一分紫笛嫩寒吹暮雨紅亭小蝶舞春雲燕姬雙帶香初結蠻妾三眠艸易熏應是陌頭多惹恨画眉夫壻故殷勤　鴨綠池塘艸正齊碧雲剪剪映長堤流澌破綠冰堪纖梅乳含酸眼欲迷拾翠玉人矜鬬艸踏春倡女衒留題風流才子章臺畔纔唱靑靑黛已低

秋柳

曾共棲烏宿白門西風憔悴別王孫千條明月淸商

曲一路朝霜子夜村何處斑騅嘶著曙經年驪馬去平原生來不識臨岐恨未到津亭已斷魂

和王法曹阮亭秋柳四首

搖落江潭已斷魂不須攀折傷金門數行來鴈催寒色一葉哀蟬掩露痕画角空吟邀笛步白頭愁入浣花村長條似否還依舊昔日靑靑可再論

二

離亭急管下朝霜弄霧梳烟掠野塘涼吹輕捐紈扇月羅衣寒疊縷金箱不堪肩黛啼深院只有腰肢舞楚王腸斷少年行樂地東風繫馬鬬雞坊

三

汴水溝橫歇舞衣長楊宮廢舊遊非攀條客子情何極詠絮佳人見亦稀玉露垂梢河北轉金飈入樹燕西飛風流莫問當年事惆悵芳菲歲月違

四

三眠三起總堪憐榆火梨花憶禁烟蕩子中園猶鬱鬱懷人遠道更綿綿最憐弱臂深宮曲何似章臺走馬年珍重留詩題舊帶花時重會洛城邊

湫山寺各賦一詩

潛夫先生移齋頭羅漢松銀杏各一本種之龍

高人泉石適淸安移植孤根托歲寒欲画奇姿倩萬偃兼題巨筆倣宜官枝蟠偃臘冬春雪濤激龍湫日夜湍我悟聲聞無半偈還來雙樹習澄觀

又

家園文木幾經春從此禪居可結鄰應笑爛銀誇素質何如欄跡寫天眞先秋墜果甘分犺長夏淸陰喜趂人莫向吳兒驕乞取霜林一任往來頻

張無盡丞相咏銀杏有爛銀殼破琉璃明之句銀杏一名鴨脚劉原父有葉如欄邊跡句　魏文求鴨脚于吳

羅漢松

蟠枝移下鷲峰頭勁鬣鱗鱗舞翠虬葉近貝多長不
壞寒分祇樹幾經秋聲聞證入寒濤起諸漏空來午
蔭流斷盡根塵徵聖果荒山氷雪滿炎洲

戲和朗印上人咏松卵二首

萬歲青虬孕育成馬牙隱鬣散蒼精抱枝鳳翼疑雌
伏帶子龍鱗感濕生日月二形林罅合雲霞百竅茗
烟橫爲君遍掃峰頭實荷擔帰來五石輕

又

抱實含虛百子藏高巖雲雨混陰陽疾風驚墜危巢
破積雪累垂玉甲張腹上夢生奇勢出山根珀迸澗

毛香知公不受秦封久恥雜桐輪宦寺傍

啟禎之際天寧多詩僧秋岩朗印楚章諸公皆以吟咏鳴是時胡職方震亨姚山人士麟爲之主盟二先生厭平喜新創爲棼牙詰屈之調卽近體多爲蜂腰鶴膝藏頭歇後諸句後進效之成風駸駸多不可句讀是時詩社諸僧亦多彷彿其體須朗公門人以其集見示稍爲删汰其中警句摘之附紀于此　紅葉掃開炊茗竈白雲捲起看詩篨　小定入床天散雨高吟落紙海生潮　有山必定思攜屐無髮何勞更正冠　寒雨半鑪茶小熟晴霜滿壁粉新泥　紅葉浸溪然濕火白鷗眠樹晒晴霜　鳥喧簷際僧將飯犬吠花陰客乍臨

詠沈獻吉北山艸堂九松十首

九松

原缺第十六葉

蟠根絕壑歷嶔崎㒺戸相扶鳥道危身致雲霄驚險
阻心同氷雪混喧卑懸厓倒影猨樓穩桄石流泉鶴
夢宜閱盡興衰幾人代風霜撑柱有誰知

澗七

虬枝澗底自婆娑歷盡炎暄奈老何流水只宜高士
聽歲寒始覺故人多霜筋石骨成堅瘦膚裂雲根出
磥砢一壑一丘甘獨往風吹薜荔冷巖阿

懶八

籍地清陰覆碧龕蒼松桃谷自毿毿身同人栭眠還
起影似驪龍睡正酣苔徑艸茵隨偃仰風鱗雨鬣共

鬖髿若非泉石容高臥懶較樗生更不堪

橫九

羣峰行徧下虛檐白石蒼烟曳匹縑隧子蟉响喧雀
鼠古根墳起走蛇蚺頗妨俗轍煩迴駕不礙疎陰漫
捲簾九老未應公作殿臨風長嘯一掀髯

補三

喬林摧挫出羣年誰豢龍雛石竇邊塡岳已平三甫
缺撑霄終破女媧天槖佗種後曾留記摩頂僧來尚
及肩應是山靈知手植風雷長護綠連蜷

詠興善寺古栢幢二首

典善禪院始于梁天監中千佛閣前古栢一枝頂垂華鬘如斗共目曰栢毬今柏子蒼翠圓者漸叢挺而長余錫以嘉名爲古栢幢賦二詩咏之祈諸方印可焉

古栢參差紺殿開祇園何用問霜臺珠垂梵蓋蒼龍抱翠挾圓光綠鳳來黛色干霄螺髻滿華鬘倒影石幢廻諸方認取團圝話黃蘗無多倡試栽

二

蕭梁古院表遺踪鐵幹虬姿簇幾重香海擁潮蒼雪下法輪垂蔭紫雲封檀欒青映臨池竹摩頂寒分授記松參取圓通無着意庭前栢子自龍鬆

鴛鴦栗

秋林魁實壓寒塘縹蒂霜拳半已黃供出雕盤鸞屬玉剖來銀甲不分房紫衣綻月毛猶濕白露垂枝浴並香莫訝佳人籠翠袖暗將連壁擲檀郎

二

上林嘉實報秋暉魁占同房薦棘闈供向盤中猶共宿擲來筵畔自雙飛瑤枝剖玉雛分手湘釜浮金對濕衣珍重佳人私裏贈合歡待學細腰圍

獅頭柑

洞庭春色報霜遲香摘金猊上玉匳酏帶餘甘供師利形傳元夕貢條支連蜷毛栗酸風起斑駁仙房脆液滋久共木奴馴狎處辟邪端可療詩脾

虎刺

油碧層層剪綠沉幽巖高下自成林銀花護刺蜂房遠怔石眠苔虎跡深低綴赤瑛懸百子長流蒼雪益重陰煩君位置倪迂畫小景參差著矮

榆肉 出山西乃榆樹所生菌也

何曾累盡五葷指[illegible]雞蘇物外禪春泡清涼臺畔雨氣蒸師利窟中烟肥肪半摘林成塞香脆生憎栗似錢會取肉邊諸菜味利根應在齒牙前

雞樅菜

碧雞峰下定眞如雞足山開出五蔬采擷筲筐猶啼曉月流膏香象浴清渠易牙長笑腥無用德祖拈來助有餘莫恨夜郎天萬里菌英飽啖瘴消初

菱米

細腰生小楚江多嗜芰先生柰老何金粟曾分花作鏡玉粳微粲采時歌盧傳白石炊丹鼎一任青菰餉綠蓑却粒還堪餌沙角胡麻從此謝仙娥

蠶荳

原缺第二十葉

江南春盡已田田鵝眼青浮萬顆圓雪藕人過留藥盤采蓮舟去墜花鈿山林買隱衣難製姹女臨波數更妍願借十千賒綠蟻碧筩寧惜飲如泉

金剛拳

花魁霜實正輪囷綠雪炎天滿握春華掌仙人驚齲齒巨霧阿毋捧青鞏酸風透爪黃蘭重陣雨連蜷赤甲新渴睡四魔降未得纍垂壓折幾枝頻

狀元紅 閩中楓香驛荔枝名狀元紅爲第一

楓香佳實甲南州驛騎傳宣報殿頭上苑神仙辭嶺嶠木天品格占風流分房絳雪明高掌冠玉朱衣照畫樓一飽瓊林多雨露承恩不羨賜緋遊

佛手柑

佳實傳柑下禁門閩鮮恰喜到江村拈來初果惟金色授記兜羅憶柰園眞諦駢枝原不二劝香一指了総言聽鸝斗酒無消息參得詩禪印乳源

二

閩粵霜黃入貢遲賜來元夕近臣知金天仙掌寒同削鳥爪麻姑擘自疑鼻觀先參香觸發指輪久印蜜多時維摩病榻非清苦設供堪分啖辟支

書齋秋海棠

空齋人寂寂幽卉自參差似有含愁色嫣然悵所思

咏宋氏二喬菊花

明月霜天下西風憶美人祇應憐宋玉寂寞在東鄰

二

我是陶彭澤東籬把落英白衣空佇立不復賦閑情

三

明朝是重九雙帶換茱萸疑有離騷客嬋娟對女媭

四

黃紫紛交映離披白露中何如銅雀妓相向舞秋風

瓶中紅梅

朱萼初含乳檀心已送春清影臨香案依依傍主人

瓶中紫牡丹三首

摘得名花至瓶中取次開寄言蜂與蝶容易莫頻來

二

棐几銅瓶濕閣看紫牡丹莫教遊冶客近時玉闌干

三

獨掩空齋坐天香擁座宜追歡豪飲事惆悵少年時

簪花口號

短髮蕭條甚那能上籜冠殷勤謝紅袖猶作少年看

二

丸髻如螺小幽花更着簪空憐垂老意孤負惜花魁

瓶中萬壽菊

藥升佳于菊叢臺爛柘黃無因稱萬壽得致聖人傍

盆中秋海棠

幽草栽罌缶嫣然穗一金遙憐故山下應滿北窗陰

盆榴

海榴數尺許漸覺過人長抱子如相媚含珠綻絳房

瓶中虞美人

瓶花紅婀娜似覺帶愁多春出關何事虞兮奈若何

二

二

帶露尚含嬌如顰更疑哂此地若為容紅顏為君盡

三

攀折隨人手紅顏黯自傷憔悴春來意無因見楚王

水仙花

霜月下松牖夜分殘夢迴應憐山客臥獨對水仙開

研山盆梅

山郭寒應盡江春尚未來今年昨日至已見一枝開

庭中紫荊花

兄弟凋零盡荊花空自榮可憐枝上紫偏對小窗明

桂花

高臥小山下不知秋氣來西風香入牖知是木樨開

二

山館桂花發尋香客自來呼僮掃黃雪家釀待君開

三

當户月華白倚闌秋思來濃香滿衣袂不學桂花開

四

把卷桂叢下拋書夢欲來廣寒三萬樹一〻為誰開

五

桂樹高百尺試折一枝來昨夜月輪滿山河影上開

杏子

杏實甘于酪丹漿濺齒寒林風吹果墜早已鳥銜殘

瓶桂

荷芰香殘霜滿林百花零落送秋陰獨憐幽桂偏遲發寂寞山窗伴苦吟

窗前紅梅

曾向新寒探早梅一枝未放小春回只今紙帳空齋畔獨有紅梅冒雪開

花落

小閣微風燕子斜曉寒紅日上窗紗捲簾睡起憑闌

坐閒看山童掃落花

瓶中口號

空齋綠樹冒檐牙疑是深村野老家莫笑無錢買園圃，案頭瓶有四時花

雨中玉蘭花

庭院深沈墜海紅玉蘭花下坐春風年年花發逢寒食無限新愁細雨中

珠蘭

呼童劚取紫琅玕種得名花怯早寒攜扶蒼苔扶屐齒自將重幕護珠蘭

瓶花

小窗寂寂護花鈴蜂蝶尋香觸紙屏貯得茅簷三月雨玉壺添入硯瓶

茉莉花

茉莉花開暑欲流家家艷雪淡于秋遥知榕葉成陰處素面蠻娅插滿頭

瓶中紫牡丹

數朶妖姿艷欲流穠香惹得此身浮花枝不信能消恨吹送東風一夜愁

二

天香國色為誰栽蜂蝶紛紛逐影來惟有多情紅袖在玉壺相伺獨徘徊

三

名花脉脉似忘情那識春愁觸處生便向藥爐禪榻畔也應記得鬢釵横

和李山甫咏柳十首

幾度津橋與灞橋消魂瘦損舞人腰離亭不肯攀折減盡東風萬萬條

二

綠暗紅亭咫尺迷漫天飛絮撲征蹄浮萍踪跡無消息陌上空隨濁水泥

三

纔落梅花便已新深閨猶是不知春朝來小立空凝望未掃長蛾待畫人

四

蜂黄蝶粉總闌情誰復章臺憶小名最是不禁憔悴處日高風定一聲鶯

五

冷落今春卻似秋未過寒食已先愁青青無復闌春草故惹飛花出御溝

六

春城掩映出樓臺不放閒愁入院來只為情人離別苦勞勞亭畔莫教栽

七

長楊風靜故垂垂翠黛含情不自持況復江南望江北曉風殘月半如規

八

野花無主亦無名濃綠河梁各繫情總是春歸聽不得伯勞飛去別枝鳴

九

氷泮榆關柳未絲殷勤羌笛隴頭吹西風莫帶邊愁至連日深閨嬾畫眉

十

霜落曾隨塞草枯東風依舊拂平蕪春衣未寄砧聲起腸斷銀牀舊鹿盧

牡丹詞十首仿李太白清平調

穠芳漠漠殿春風無限銷魂一笑中惹盡閒愁君不見朱闌倚偏玉樓東

二

東風嬌艷一枝春國色天香自有真十二樓臺紅粉盡嫣愁殺看花人

三

曲檻春光滿上闌錦圍綉幕不知寒人多少閒蜂蝶一任東風次第看

四

麗質天然見太真花穠玉艷不勝春幽香應過昏黃月不是花神是洛神

五

紅玉雕闌十二重仙人樓閣倚芙蓉曉風簾幙無人見應在巫山第一峰

六

深宮絕代掩蛾眉天上人間枉夢思不是傾城人一顧傾城那得有人知

七

輕雲微雨浣花天淡埽蛾眉分外妍自有濃香惹衣袂水沉未炷博山煙

八

脩蛾不動斂脣朱玉管聲圓字字珠可惜良宵奈何夜合歡花底獨躊躇

九

閒庭白日轉游絲薄醉佳人午睡時好下流蘇雙斗
帳莫教紅雨濕臙脂

十

紅塵京洛魏姚家鎮重東風冠物華試近屏山見容
髻人間那更有名花

和錢象先茉莉曲十首

枕柳樹暗鷓鴣啼茉莉花開香滿谿蠻娘蛋婦髻如
雪笑殺吳儂水木樨

二

甌外溪山到處開荔枝紅後雪成堆仙霞嶺下裝花
擔直過江郎山後來

三

三衢木本大如拳幹老皮皴迸石穿吳市雪霜禁未
得避寒莫出禁烟前

四

郡湖湖口浪拍天章江三板載花船小姑山頭神女
廟幡挂紅鞋賽去年

五

斑竹屏風屈曲廊千盆茉莉繞山塘買花莫泊閶門
下盪槳半塘花市傍

六

雨過黃梅雪滿窠兒郎不惜費錢多翻心扁髻鏡面
導個個攢毬玉一窩

七

麥柴作串貫成條賣花雙鴉束素腰湘竹簾開爭喚
入娘正梳頭貼翠翹

八

秀州儂角愛簪花荷葉單裙髻半髽瓶空買水且莫
顧只問花郎花肯賒

九

蘇孤臺畔種花師茉莉栽秧五月時江南冶女千錢
買葦負人家編作籬

十

戰爭久斷海南天一本閑花價十千學得閩天分剪
法衣花食卉穀年年

折海棠

季家西府裊金垂殊覺河南減艷姿飛燕玉環相比
較曉痕深淺費尋思

茗齋百花詩終

〔清〕張廷瓚撰

傳恭堂詩集五卷

清康熙刻本

叙

詩者志之所之也自古詩人或宦游館閣或
羈旅江湖所遇不同則其詩亦異而各極其
所詣不可強而同也盖郊廟殿廷之際對御
屬辭彬彬蔚蔚有雅頌之風此非高門世胄
素承家學者不能典則合度而氷柱雪車苦
吟奇句所謂愁思之聲要妙則又非燕許所
能兼然而有兼之者則今少詹隨齋先生之
詩是已先生爲 元龍館師 桐城相國之冡
嗣吾 師簡侍

內廷自爲詞臣以至入相垂三十年無一晷刻不
在
帝左右
秘殿中纂述編輯之事皆朝聞
命而夕進草吾 師
賜第禁垣家鮮賓朋凡一切考據蒐討皆以屬先
生先生自未登第以逮通籍而後侍吾 師
居禁垣者前後亦三十年晝則含毫供御夕
則趨庭奉誨門望既高秉承亦畀故凡侍宴
扈游感恩記事之作皆含英咀華金鏗玉潤

如非煙祥風緣餙萬類唐之沈宋無以過之
然吾 師持身清介性愛澹泊退直之餘惟
書數架花數缶寂坐廳事門巷蕭然而先生
則紙窗木榻攤書握管禁鐘欲曉往往篝燈
不輟如寒士羈人情幽思苦間或遣興閒吟
多曲折悽惋之致若夫絕塞從征驅馳大漠
日不再食手不停披經寒暑歷歲時倚馬成
章磨盾以書則唐人出塞之詩尚不如身歷
其境者愁思之音更爲親切此固先生之才
之學足以兼擅其長而造物者既使之達又
使之窮或故爲此境遇以成先生不朽之名

也吾 師在
內廷屢屢乞歸不得請至辛巳冬始荷
予告請以二世兄送歸而留先生以自代先生瞻
戀庭闈既深孺慕而又念世受
國恩期盡瘁以仰報文章職業雖多病體羸不自
寬假壬午之秋
車駕將南發凡在
講筵侍請扈行時先生方抱病同官勸先生勿署
名先生以

主眷深重力疾固請勉策馬以從越三程而先生
病甚
上命以肩輿送歸先生以不終事爲隱疚鬱鬱竟
至不起葢先生篤於至性而於忠孝大倫眞
摯過人雖抱負未竟而遺編尙在讀先生之
詩者可想見先生之爲人矣元龍於先生爲
詞館後進而同侍
講幄寅久癸酉之夏又與先生同日被
旨入侍
內廷嗣後
南巡北討吾兩人輒同扈從椒除豹尾形影相依
磧雪邊風艱難同命而元龍之慵拙寬營亦
頗與先生樂道安貧嗜退守分之志相合出
處同蹤跡同而志趣亦同今先生往矣而詩
卷長留天地之間昌容廷碩不得專美於前
可無忝於家聲無憾於九京也元龍學殖荒
落濫厠禁近有年旣違離吾 師之提命又
永隔先生之典型夢寐惴惴不知所從今年
以親老告歸棲遲子舍吾 師千里貽書以
元龍與先生交契寅深而命序先生之遺集

夫元龍之不才何足以序先生之詩而以知
先生者無如元龍則元龍又何敢辭謹書卷
末而呈諸函丈吾 師當有以誨之也康熙
甲申冬日海寧年世侍生陳元龍頓首拜書

傳恭堂詩集卷一目錄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送同年孫愷似歸吳門 有序
黃山老布衣歌爲汪快士作
紀夢
寄題二伯父湖上別業敬步　家大人韻
九日送七叔父南歸
寄懷七叔父
辛酉八月初一日　召見庶吉士于　瀛臺
午後試于　太和殿前蒙　恩得授館職
恭紀
送江蒼嶠太守之官郴州
賀倪繪江納姬
輦下竹枝詞
長安即事
太液池
金臺懷古
無題與顧九恒姚瑤園即席限韻
題戴楓仲夢入丹楓閣圖即送歸山右
題沈毓文倚松讀書小像

秋閨
秋夜偶成
送孫子立編修奉　使南歸
秋日偕同里諸子飲荆梅園松下
宮詞
遊黑龍潭
飲天壇道院
獨酌
悼亡十首
遊祝氏園林
雨中飲酒 甲子秋初作
宮中詞
守宮詞
吳冰持贈魚以酒報之
秋日同里諸子集飲限同字

傳恭堂詩集卷一目錄終

傳恭堂詩集卷一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送同年孫愷似歸吳門 有序

戊午春 召遣內侍之高麗搜求遺書叓選文士一人與之爲貳內侍遂舉愷似並取其平日所著詩文以進

上大嘉賞使事畢藩王厚貽愷似金堅拒不受中外咸稱其廉秋八月與余同舉于鄉明年春試禮部不第又數月始束裝南歸同人治具徵歌餞之于張氏園林因賦此以送之

吳門才子真絕倫聲華十載傾 皇州高談爭重陳驚坐佳句羣呼趙倚樓

聖主崇文冠今古箕子遺封搜載籍鳳節曾聞遣使臣鋒車還許同詞客孫綽承恩結主知五雲深處許陳詩調高白雪霏丹陛響擲金聲動玉墀春明驛路驅車疾關隘奇峰如挺壁策馬驚看渤海雲揮鞭笑指扶桑日

聖朝風教達炎荒天使遙開校士場冰鏡一輪懸紫塞清光萬里動文昌搜奇獵異報

天子椽筆新詞輝鳳紙麒麟罽共珊瑚鈎奇珍不受收圖史此時雅望重雞廊此際風飄桂子香鵬鶚乍飛雲漠漠火珠初出海茫茫我亦追隨騏驥後黃金臺畔同攜手曉風彩仗並乘驄夜月旗亭頻載酒載酒城南樹影重氍毹繡褥隱芙蓉騷客歌飄珠錯落佳人調轉玉玲瓏停驂暫許同清讌把臂臨風滋繾綣楊柳絲絲拂座青驪歌一曲天如練送君遙望轗紅塵雲山轉盼失征輪紫蟹霜前初迓客黃花道左正依人南國秋光圖畫裏丹

楓冷落吳江水鱸膾堆來色似銀蓴根採得絲牽紫風景莫貪鄉味殊

君恩異數屬吾儒恐因東海朝南使 召訪當年陸大夫

黃山老布衣歌爲汪快士作

長安冠蓋肩相摩輪蹏轟豗紛如梭紅塵障面白日蔽星霜人影朝鳴珂人生富貴百憂起錦帆波撼驚濤裏一葉收篙到岸難空羨漁舟臥江水吾家家住龍眠峰青天曲曲繡芙蓉晴溪策杖看懸瀑蒼巘躡屐凌孤松平原十畝結茅屋春花秋色

皆堪掬露浥籬邊蔬正肥香滿牀頭酒初熟野人鷗鷺總忘機朝煙暮雨荷鋤歸紅日滿窗眠初飽空林積翠迎雙屏百年得此亦已足胡爲風塵知者稀夜來相對素心人人是黃山老布衣

紀夢

蓬島聞在弱水邊千秋誰信眞遊僊海山縹緲不可即何處乘雲凌紫煙忽驚夢入廣寒府霓裳曲曲飜新譜琪花接檻鋪春雲桂蕚臨檐散秋雨闌干十二月光寒飛瓊寶幄驂青鸞繡旗雜遝輕塵擁搖珠曳玉聲珊珊紗籠華燭紛無數鐙光錯落

金蓮吐翠黛煙籠柳葉長玉顏月冷梨花素天孫錦織七襄衣侍女明璫彩袖團霜紈潑覆秋橙碧香霧高騰寶鴨飛腐儒竊覗銀河浦無端迎作芙蓉主屏上交飛綵鳳文盤中滿薦蒼麟脯金尊倒瀉海波流吹笙擊筑鳴箜篌古樽寶鼎從未識斑斕翡翠經千秋玉漏聲聲催曉箭更衣正徹庭中宴晨雞喚醒夢初回扶桑曙色天如練寒衾朝擁獨傷神底事難留夢裏春好尋𡸣玉峰頭路重覓凌雲掌上人

寄題二伯父湖上別業敬步　家大人韻

傳聞虎石漁竿客小搆園林結草亭門外春田黃犢路堤邊秋水白鷗汀煙凝暮靄千峰紫雨過平蕪萬頃青應憶輪蹏京洛地飛塵十丈撲疎櫺

其二

廿年卜築已成村別業新開復數垣白髮生涯惟水石青緗事業付兒孫座圍蘭茝香侵夢路隔芙蓉柳是門（劉威詩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遙望家山栖隱處江南雲樹盡秋痕

其三

芒鞵竹杖問幽踪半似漁人半老農水態含空紛荇藻鏡光倒影落芙蓉青山嘯傲扶筇往野艇沿洄載酒從最是年年秋社樂比鄰篝火聽高春

其四

雨載承恩校玉書一枝聊許傍　宸居倘容野服同漁艇何用浮名重石渠此日獨酣元亮酒他年同挽太丘車春潑記取楊花落爲我多烹縮項魚

九日送七叔父南歸

鴻鴈霜清刷羽翰江南人去路漫漫裝輕自是言歸易宦冷殊教惜別難　帝里正逢秋色好旗亭漸怯朔風寒如何恰值重陽節獨把茱萸馬上看

寄懷七叔父

屈指江南路還家已數旬應酣初釀酒同話未歸人紫蟹登盤熟丹楓到眼新會須十日醉方浣朔方塵

辛酉八月初一日 召見庶吉士于 瀛臺午後試于 太和殿前蒙 恩得授館職恭紀

雙闕嵯峨禁苑西秋風太液水痕低絳綃萬疊花圍浦碧玉千重柳覆堤日麗龍文開寶幄雲生雉尾上丹梯自驚初入長楊館名姓親勞
聖主題

送江省瞻太守之官柳州

鞭拂青門柳色勻雙旌遙指海天濱當年久重移柑客（柳子厚建植柑亭）此日重來夢筆人象郡煙開迎畫節龍城花發擁雕輪干戈十載初休戰文教應回黍谷春

其二

紫馬秦關舊使君竹符又向嶺南分還將隴右車前雨一掃蠻鄉海上雲故國荊花方爛熳北堂萱草正芳芬朞君報最三年事鳳詔飛來五色文

其三

萋萋芳草別京華五馬南馳春正賒清署隨時堪載酒錦囊何日不生花鷓鴣聲裏朝行部荔子香中晚放衙此地宦游良不惡休嗟風土隔天涯

其四

垂髫曾記拜荊州把臂新從洛下遊兩世故交推蚤達廿年後進許同儔淋連夜雨頻敲句人似春風頓解愁此去雲山成遠別心隨南浦碧波流

賀倪繪江納姬

華燭春宵擁絳紗和鸞聲動七香車知君覓得宜

男草不是偏憐解語花

其二

玳瑁釵頭小鳳凰博山煙動水沉香好將澹澹雲林筆且畫纖纖翠黛長

其三（姬人張氏）

曉日光盈赤玉盤菱花影裏舞青鸞兒家舊有春山譜好與蕭郎仔細看

其四（繪江先已于吳門納姬）

茂苑名花浥露妍燕山顋玉又含煙前身應是香山客楊柳櫻桃恰並肩

其五

雲滿巫山十二樓雨零荳蔻漾春流夜潑不用防鸚鵡露洩風光是玉鈎

其六

芙蓉簾幕護瓊枝背著紅鐙細雨時此際奈何誰寫得郎須自譜十香詞

韡下竹枝詞

慈仁寺裏市開時許史金張並轡馳錦匣標題窰器好金錢十萬買青甆

其二

白草黃沙雪未殘上林花卉怯春寒五侯溫室花如錦元日搴幃看牡丹

其三

翎飄孔雀羽林裝一路傳聲紫陌長滾滾紅塵齊下馬雲駢玉女是天潢

其四

詔求博學舉多聞班馬經年誦讀勤象緯一編忺檢閱試題恰恰是天文

其五

龍旂雙引到滄浪洗象城南夏日長噴起水波飛

作雨紅裝兩岍盡沾裳

其六

紅藥豐臺欄熳開看花連臂踏歌來香車寶馬如流水潑綠陰中緩舉杯

其七

繫馬垂楊石徑旁金魚池上好風光憑欄細數魚兒影老樹濃陰夏日長

其八

赤日官街暑氣烝午餘揮扇力難勝紅塵欲解相如渴玉宇晶宮正賣冰

長安即事

捷書飛羽達鑾坡銅柱勳名自不磨風掃天山晴捲籜月明滄海夜澄波青霄手摘妖星落赤地人恩化雨過未識樓船功定後　九重宵旰更如何

其二

淸時講武出長安秋色華林曉露漙草綠平原圍寶幄弓彎明月落金丸戰袍較射分諸將行殿烹鮮出大官

聖主更勤無逸訓封章多傍馬頭看

其三

碧落鳩工啓玉樓丁丁聲徹九天秋遠移瑤島雲常濕晴擁蛟宮翠欲浮王母迎來花作仗洛妃歸去鳳爲舟人間永夜開天樂目斷銀河清淺流

其四

弘開秘閣集簪裾巢許彈冠到石渠一自弓旌搜海嶽雯誰蓑笠狎樵漁自慚金馬人非選共喜瀛洲地有餘漢代幾人誇博物子虛爭薦馬相如

太液池

御苑清流啓巨川沿堤樹色遠含煙曉風細織冰綃薄夜月晴浮玉鏡圓菱葉平分雙槳出藕花低覆白鷗眠吾家太液池頭住得沐恩波已十年

金臺懷古

金門搔首幾登臺夕照蒼凉動客哀此日村煙迷石馬當年駿骨號龍媒山連碣石千峰出河遶濟沱萬里來舊蹟祗今零落盡

聖朝濟濟已多才

無題與顧九恒姚瑤園卽席限韻

到處清宵急暮砧月明金井露華瀼難藏別恨省能語欲續幽歡夢可尋紅豆歌殘聲緩緩綵鸞飛去信沉沉銅龍漏冷鐙花落敲斷珊瑚七寶簪

題戴楓仲夢入丹楓閣圖卽送歸山右

石室山中採紫芝松風一枕夢迴遲等閒身到華胥國正是吳江木落時

其二

平林秋散赤城霞石徑森陰小閣遮蕭瑟空山高士臥曾無淸夢到春花

其三

春草池塘屬渺茫桃源洞口路全荒人間自有楓如錦飄爲紅塵夢轉長

其四

驢背霜清别帝畿煙巒都與夢相依孤山梅影如堪伴好待詩人放鶴歸

題沈毓文倚松讀書小像

雙松蒼翠結煙蘿石冷苔青水欲波消受山中閒歲月秋濤聲裏讀書多

其二

十年衣袖染風塵披卷驚心客裏春我有松山湖上屋萬峰都是老龍鱗

秋閨

千峰落日晚煙低紅柏經霜色蚤齊何處寒砧催

不斷聲聲只在畫樓西

其二

寶鴨香沉夜寂寥梧桐葉上雨瀟瀟高唐神女如相妬夢向巫山路亦遙

秋夜偶成

千里歸心逐塞鴻蕭然客舍酒瓶空高樓笛落遙天月古堞旗翻大漠風今歲纔知謀食累一官徒博折腰工明朝乘馬朝天去正在山翁曉夢中

送孫予立編修奉　使安南

聖朝風教四海一車書萬國依堯日陳琛獻雉自年年日南祗恪修常職

天子曰都下明詔世守爾土蕃王室絳節鋒車遣侍臣孫登才望時無匹章服新頒自尚方麒麟異彩飄天香龍章五色燭香漢使星光曜浮文昌弩矢前驅鬼神護羊腸鳥道成康莊丈夫足跡不萬里燕趙吳越直槽粃司馬才思冠古今名山大川供眼底嵩山西連黃鶴樓牂牁南接龍江水檳榔光奪火雲紅荔枝實映宮袍紫鸚鵡飛殘庾嶺梅鷓鴣號落湘沅芷憑君到處發高吟揮毫腕底煙雲起況今六詔攙槍空初銷金甲從春農溪洞丁男馬前拜廣敗聲教開愚蒙蠻王不得見天子口宣丹詔揚仁風異方初識節使面清標偉峙凌孤松蠻獠咋舌駭且美中朝盡是人中龍坐令談笑攝萬里重銘銅柱標膚功歸來上書報北闕綦光還照海波紅

秋日偕同里諸子飲剌梅園松下

京華八月秋日長京華池館經年荒冠蓋紅塵乘如織曉漏鳴珂趨建章朝回僕馬饑無力閉門一枕逃睡鄉鎮日妻子不得語安問園野饒清光今朝休沐趁餘暇招侶挈榼來松旁龍鱗歲月不知數蘚花斑剝生秋霜翡翠綠蘿垂四壁乾坤上下皆青蒼仰視白日不可見天光雲影分微茫虯龍怒攫勢欲舞常恐風雨當飛翔驚濤澎湃乘平地直疑頃刻成滄桑脫帽藉草倚松坐楸枰子落聲琅琅市來胡餅供一飽不教肉食侵芬芳舉酒醻松囑松飲醉歌斷續流清商問松生平閱幾人幾人對爾能飛觴沉煙暮靄日將夕酒尊樹葉生幽香如此良會詎忍別掀髯大叫凌九閽安得長繩千百尺高懸樹頂繫斜陽安得中山千日酒長鯨吸飲如流漿松兮與爾恣徜徉

宮詞

墨瀋淋漓進御遲午餘正是燕閒時親揮大筆如輪轉一紙唐人應制詩

其二

萬幾暇日講幃開特選詞臣內殿陪永巷朝朝騎馬客六宮知是翰林來

其三

懋勤殿裏曉風吹簾捲清光晝漏遲遙望講僚邀玉陛官家正是燕閒時

其四

君王羽獵出承明豹尾雲中萬騎鳴內使金貂黃半臂兩行風擁六龍行

其五

健翮蒼鷹眼若星天風微動振修翎官家今日平原獵御道先馳過海青

其六

西山蒼靄結煙鬟翠蓋宸游水石間鞭策玉驄如電發片時已過數重山

其七

玉蝀平橋蕩水痕龍舟浮動日黃昏五龍亭接承光殿十里荷花北上門

其八

中元樂事與民同太液荷鐙萬點紅流入御溝應有恨人間天上已秋風

遊黑龍潭

看松興未極遐勝續前遊雨氣生幽澗山光抱小樓此中人跡少到處綠陰稠擾擾紅塵者余方謝爾儔

其二

一鏡澄潭碧相傳有蟄龍旁多薜荔合上帶白雲

封地僻喧清籟天空散晚鐘西山羅檻外高削玉芙蓉

飲天壇道院

一徑踏晴沙相過羽士家泉喧疑聽雨壇靜只棲霞藉草衣分翠驚秋菊釀花坐貪天路近日夕臥遊賒

獨酌

一樽澄泉籟孤影倍增寒悔不期人蚤還欣有月看緩斟留讀史遲夢待迎歡銀箭聲初寂更誰知夜闌

悼亡十首

我生三十年朝暮惟眠餐露華滋柔條春風吹羽翰詎知宇宙間何事爲悲歡忽遭連理摧弔影成孤鸞不解悲何來寸衷時辛酸擊缶歌短章書寄泉下看

其二

憶爾結褵初節序隣青陽窗窗燦梅蕚素葩迎晨粧盤龍嚙明鏡皓月懸淸光金壓結花勝繡閣流蘇張博山裊微雲環珮薰幽香長此春華姿安知秋露傷回頭萬事非白旐空飄揚抆淚掩遺挂目擊徒悲凉

其三

我翁宦京華我獨留故園爾母卽我姑招我開華軒謂我乘龍姿託我潑闈媛潑闈要何人零露晞朝暾涕淚瞻南天默默慚私恩

其四

驅車指千里偕爾來長安長安阻且遙星月懸征鞍回首望慈幃鄉路空漫漫爾心中自傷忍淚强言歡前年爾覲親喪淚灑江雲寒今年朔風哀潑闈摧蕙蘭人世慘離別泉壤空團圝往者胡不歸至此增長嘆一官苦相累能無摧肺肝

其五

憐爾同氣人十載隔天涯伯兄與季弟前歲來京華相見應相慰何事長咨嗟知爾懷鄉園千里燕雲遮猶期鹿門車故廬同看花所願亦良薄摧折胡相加已矣不言歸言歸悲轉賒

其六

鍾郝久不作壼範伊何人淑哉吾良耦芳躅難具陳晨興奉翁姑苦心先笑顰雍肅隨所發懷抱流天眞組織雲錦燦毫素煙霞新練衣鵷百結藜藿

甘相親曾無一日歡十載京華春之子竟淪喪嬌首詢蒼旻蒼旻無一言陰房吹靑燐

其七

蚤年事彫蟲秋風鎩其羽雲路阻奮飛禿翮倦輕舉中夜爾相勸致身惟稽古棐几熒靑鐙破壁入風雨咿唔雜刀尺夜漏聲常午酒尊手自操殷殷慰勤苦平生素心交舍爾要誰伍薄祿叨斗升良玉埋塵土傷哉軒冕榮重泉竟何補

其八

累世存家聲筆墨爲良田大兒方幼學未暇事精

研阿母苦相勵課讀親丹鉛畫荻今無人孺子宜勉旃翻書餘手漬對兒心轉憐委宛呼兒來伴兒讀殘篇

其九

羣雛巢華檐待餔遲其壘嶋燕忽不歸嗷嗷饑欲炊覩物發長嘆稚子竟如此胡餅雜棗棃羅列博兒喜衙衆製新裘當食防糠粃中夜夢頻驚笑號啼側耳豈不懷偃息兒今無母矣

其十

達者雖有言天道無常盈如何方茁枝卽遭風雨傾入室冷侵骨繐帳陰風迎隻影落破壁明晦隨孤燈巾櫛儼羅置翰墨猶縱横淚眼障層霧絮語如平生舉頭忽不見啾啾聞悲聲夜深丞街鼓入耳增凄清醇醪力不薄怯與繁憂爭遠愧太上姿焉能遂忘情

遊祝氏園林

涼氣蕭森入林樾月光墮地疑秋雪客子中夜起長嘆故山叢桂千峯隔長安僦居混市塵輭塵十丈相汨没閉戸暫與車馬違起步毎愁墻觸額把盃未飲輙先醉揮麈欲談還結舌未應翦羽送樊籠長是低頭受羇紲良朋相約攬秋光祝氏城南好別業入門頓覺野趣長恍與故山風景接楊柳千株碧如玉低者覆石高覆堞橋通曲水亭枕石蘆荻蒼凉煙雨結小閣高峙不設戸舉頭望之如泰越轉從篴室登長梯遠山面面芙蓉列閣西隙地方數畝瘦菊離披花未坼豈少苦苣與梟葵辭後饑腸待採掇旅食慣厭平聲藜藿味今朝口腹更清絕吁嗟京華無數索米人飽食欲炊面常熱雞鳴漏下丞不休安有閒情探幽賾我曹官署雖清寒幸免文書相促迫賸可著屐躡山岑只愁甕頭鹽米缺須知兩美不可兼舍彼取此安其拙嘯歌到晚蒼煙開馬蹶蹋破天街月歸來一枕夢魂清驚風吹到江南陌

雨中飲酒 甲子秋初作

一雨晨炊斷餓煙蕭然官舍等栖禪久知紈袴名難立常覺寒灰炊欲燃天上有星惟主酒人間到處只高眠狂吟沉醉君無笑誤著青袍已十年

宮中詞

冰鏡凄清入簾幙柳緜風輭羅衣薄昭陽歌舞屬何人獨倚銅龍看花落憶昔辞家髮半垂于今雙

鬢漸成絲家人那識朱顏改只記登車十五時

守宮詞

丹砂夜擣飼龍子玉瘢血濺臙脂紫曾共君王帶笑看闌干十二秋如水長門一入夢難通紈扇迎涼泣曉風縱使羊車終不到殷勤還護守宮紅

吳冰持贈魚以酒報之

愧我嘉魚供晚饌報君清酒潤詩思何如乘興來相訪浮白烹鮮月上時

秋日同里諸子集飲限同字

庭際開尊敞畫櫳碧天如洗晚煙空好招皓月來

頭上共看清光落酒中貪坐頻頻聽夜漏耐寒細細度秋風莫嗟客舍多岑寂此夕鄉音四座同

傳恭堂詩集卷一終

傳恭堂詩集卷二目錄

古今體詩六十九首

南苑觀鐙　賜宴恭紀
上真定梁相國
送劉仲芳之官越中便道歸里
次韻再贈仲芳
贈劉北固即送其歸里
題禹尚基水村圖
題蔡方麓待漏圖
鶯候
鴈候
人日次陳說巖先生韻
送吳冰持歸里
出郭
舟中移桂花至
南巡恭紀
和韻送徐東海先生南歸
秋日
秋夜
寄王農山先生

寄李書雲先生
遊僊詩
種花
喜雨
小園
買菊
寄題吳冰持澹寧齋
螢
蟬
感興

送齊懷芬遊閩兼寄漳州別駕姚盧槎
懷故里山居
喜劉北園舉省試第一
留滯京華二十年矣寓中即事感而成詩
咏雪
齋頭對菊和顧九恒韻
廣濟寺看海棠
秋日同友人遊黑龍潭因過視家園分韻得
園字
寄三妹
代內子贈三妹
送綏仲歸里省覲
送六弟琇瞻南歸兼懷二弟

傳恭堂詩集卷二目錄終

傳恭堂詩集卷二

古今體詩六十九首

南苑觀鐙　賜宴恭紀

宵沉魚鑰露華明九陌輕寒夜漏清大澤無私同愷樂兆人有象慶寧盈銀花玉蕊雲中樹寶瑟朱絃月下聲採取支機天上石成都還與問君平

其二

五色雲中豹尾懸紅竿百尺紫絲牽寒風忽散靈和柳陸地驚開太華蓮隔影累恩飛燕雀憑虛簫鼓蕩樓船願將此夕陽春意燭照光明徧八埏

其三

十年薄伐戰塵空幻作鰲峰象武功星掣繁光羅虎帳珠飛流火射蛟宮鯨波觀築烽煙外蜃市樓開月霧中過眼劫灰銷歇盡昇平長與萬方同

其四

夜漏無聲紫禁開錦韉連轡到蓬萊肆筵色燦蒼麟脯尚勝香分赤豹胎月捲冰輪從地起潮流桂醑自天來慚無供奉驚人句先醉玻瓈七寶杯

上真定梁相國

元老鈞衡運化權綸扉清望孰齊肩曲江風度巖廊重司馬勳名異域傳閥閱高深同海岳旂常光耀燭星躔朝端後進皆公輔文獻當今五十年

其二

蚤年珥筆禁庭陰閱歷清卿歲月深徧領部曹羣吏長獨持風紀老臣心松筠孤幹凌丹地桃李連枝滿上林海內如公耆舊少猶看青鬢映華簪

其三

紫禁牙籌報午餘傳呼正是退朝初晴窗香颺帷揮麈長晝簾垂祗讀書花影小紅圍几席蕉陰深綠映庭除何妨聽漏晨趨直清夜雄談正自如

其四

樂育恭推大道尊慚余兩世荷春溫幸同蘇軾依歐室敢託曾參在孔門衆水支流歸渤海羣山分派自崑崙稱觴好奏南飛曲長被蒼生雨露恩

送劉仲芳之官越中便道歸里

凌晨驅馬短長亭一曲驪歌午夜聽京洛客歸寒尚淺江東人到柳初青廿年舊雨多離合此日清尊易醉醒我欲乘風買輕棹期君相待在西泠

步韻再贈仲芳

詩成難盡去留心又向樽前續舊吟月映平沙鞭

影落風園黄葉馬䮍潑傾水鄉酒消殘臘看過梅花別故林此去莫教消息遠遙天時聽鴈鴻音

贈劉北固卽送其歸里

才子偏憐范叔寒頻年書劒客長安臨窗細讀日初上篝火孤吟鐘欲殘揮麈春風吹座側題詩秋色落毫端莫嗟壯志空淪落好待霜清振羽翰

其二

人歸恰愁鴈南飛驛路霜華點客衣直到故園秋正老還逢漁舍蟹初肥擔將新釀尋山逕折得黄花坐釣磯爲語江南舊儔侶尊鱸張翰願多違

題禹尚基水村圖

脩竹千竿水上村綠莎低覆舊潮痕佗年蓑笠來相訪一葉扁舟直到門

其二

擬卜幽居鄰水石先從尺幅寫寒煙只愁買得漁磯日難穩春江聽雨眠

題蔡方麓待漏圖

薰曛朝衣夜漏遲水沉香縷一絲絲何來香散西清裏正是中郎上直時

其二

紅珠斗帳玉爲鉤掩映屏山曲曲幽知爾近來朝謁少夢廻初日看梳頭

笋候

翠嫩遙臨白板扉海棠香裏餞春歸鸎憐密樹留潑語人在清陰換夾衣芳草有情沿砌合繁花無賴撲簾飛此時留客山窗下新笋登盤玉版肥

鴈候

紈扇初藏暑乍歸蓮房香冷落紅衣江干千里露華白雲際一聲秋鴈飛遠岫間從楓葉出比鄰都是桂花園故山節物驚心甚新釀剛成蟹正肥

人日步陳說巘先生韻

雯晴雙闕正春還官舍冰清只掩關久別鸎花傷短鬢全憑圖畫見青山垂簾火暖茶煙細投刺人稀屐齒閒領取日長無一事枕書高臥任疎頑

送吳冰持歸里

輕煙芳草迷長亭柳絲風颭搖行旌送君把酒臨岐路春衫珠勒回江城憶昔與君共晨夕棋枰酒梡同縱横一日不見如隔歲呼童打馬歡相迎留君劇飲竟長夜墻頭日已飛銅鉦出門拱手不知路喉中汩汩無停聲涎流口吻滿襟袖兒童鼓掌

犨喧騰我亦偃臥枕階砌蕭疎短髮還搔髯如此
良讌那易得常恐間隔荒年餞無何移家入禁闥
驅車過從同遜征坐令兩雄隔秦越談鋒酒陣齊
休兵今爾鱸膾發遐想聚散轉眼心魂驚雲峯萬
壘望難極滹沱一水愁盈盈故園風物正美好千
林攢碧嵲新驚登盤玉版剝鮮筍滿筐火齊堆朱
櫻龍眠潑處結精舍雪濤十丈當階傾嵐光濃淡
變朝暮溪流濺淺分陰晴竹中埽石置琴薦花間
汲水安茶鐺迴思襆被直紫閣饑腸聲丞如雷鳴
冰霜結鬢馬蹶滑鼕鼕街鼓瞻晨星今朝山窗飽

朝旭何異涉險歸蓬瀛我有一椽傍西麓兩家衡
宇通林坰衹今羈紲落塵土荒涼石逕縈榛荊會
當揮手解簪紱重與鷗鷺脩前盟君若籃輿過茅
屋爲我寄語龍山靈

出郭

策馬秋風曉渡河平川巤得蚤凉多聞花著地凝
紅雨高柳淩空漾碧波時徙石牀環古井還張翠
幰倚倚柯勞勞車馬塵中客暫向林泉發浩歌

其二

野老柴門傍水開林臯天遣養樗材朝看雲氣起
山麓夕聽蟲聲生豆莢促坐草根傾白墮開眼花
底藉蒼苔慚予倦翮歸飛急偏逐紅塵策馬回

舟中移桂花至

沙渚秋風送客槎遠移叢桂到京華取泉河畔先
澆土袖手盆邊細數花乍看影濃延月入更防香
散倩簾遮明朝上直眞無奈金粟關心蚤放衙

南巡恭紀

青陽吹律入春遲
聖主東巡正此時事重省方符舜典制遵時邁叶
周詩眉霄蚤看勾陳轉薄海欣逢化雨滋夾道肩
摩齊下拜
天顏豈獨侍臣知

其二

偃樂遙聞落九天金輿來自五雲邊春回芳草園
行幄風送微波放畫船一路鸞聲花外出五湖旌
影鏡中懸不教警蹕先除道稚子遥依鳳輦前

其三

黃河春汎拍天浮伊闕龍門控上頭千里鯨波歸
大海萬方玉粒達神州隄防紛獻盈廷議疏鑿淺
煩

聖主憂一自
睿謨親指畫東南從此慶安流

其四

禹陵迢遞越山中龍袞親臨祀典崇此日黃流勞
駐蹕當年洚水荷成功天香細結丹楹霧仙仗清
含翠柏風千載空山巡幸少一時丘壑盡春融

其五

和風甘雨應時看儉德淡宮減大官比戶久知歌
樂利
天心猶自慨艱難租蠲喜溢蒼生望詔下聲騰萬

姓歡指點茅簷高廩積
君恩粒粒在盤餐

其六

車書同軌右文年學舍還增博士員久賁弓旌搜
海岳新看奎璧耀星躔菁莪幸際陽春會芹藻淡
遊雨露偏惟有橫經圖報稱好勤鐙火擁青氈

其七

雞竿一夕降恩綸棘寺初迴黍谷春解網竟寬廷
尉法下車偏恤覆盆人氛銷貫索星光麗碧映圜
扉草色新自此革心依化日
天家敷教在寬仁

其八

六師輕束羽林裝天上旌旗製電光父老遮留還
暫住壺漿爭獻亦親嘗
九重鑾出梅初綠三月鑾回柳乍黃端拱山龍坐
溫室昇平佳氣照巖廊

和韻送徐東海先生南歸

書卷煙霞性所安初衣新製竹皮冠十年劍履聽
蓮漏三月鶯花上木蘭身健共驚求退蚤恩深偏
覺日歸難龍威林壑欣相待雙槳漁竿點碧瀾

其二

秘閣藜光夜照餘許攜賓客返田廬臣心欲竭還
脩史
天眷頒行又賜書小築巡隨流水曲高吟人在落
花初佗年擬買吳淞棹好向雲亭問起居

秋日

蕭蕭落葉報秋聲繞砌還聽蟋蟀鳴未贖典衣憐
計拙耍思沽酒博愁輕拋殘古帙欹高枕看盡流
雲倚短楹何日乞身許歸去一蓑煙雨足平生

秋夜

細雨初晴小院幽蕭然風景正淺秋窗籠疎樹常
如畫月押珠簾蚤上鈎心戀韶光驚過眼夢留往
事怯回頭今年九月寒猶淺一醉還堪典敝裘

其二、

華林西畔客成家剝啄無聲靜不譁簾捲蝦鬚迎
社燕階飄鶴頂試秋花夢迴青嶂知何處槎泛滄
波未有涯欲覓一尊醉明月杖頭羞澁酒難賒

其三

學士朱扉處士家讀書永夜聽偏譁階留涼月移
藤影蟲送秋聲上豆花閒就筆牀脩夜課偶培爐

火作生涯故山遙望煙雲隔夢到江城路亦賒

○寄王農山先生

九峰結蒼翠靈氣滋盤礴哲人毓精英高標峙喬
嶽偉哉農山翁當代河汾學掞藻擅班揚晰理參
濂洛蚤歲乘花驄烏臺淬霜鍔依依蘭陔情歸耕
臥林壑三泖何湛澄清心儼相若植根久盤互敷
條自翹鍇皎皎玉樹枝凌風照阿閣梧岡瞻鳳儀
天池看龍躍禮樂贊元化經綸懋鴻略育此瑚璉
姿章相共追琢疇咨隨元方秋風起鵾鶚復同季
子游秘殿聽金鑰禁漏轉觚稜宮鸞響鈴索比德

類圤琦披香如蘭葯屈指三十年投分等棠萼先
生味道腴清迴雲中鶴願言祝期頤儀型仰先覺
何當蒲輪來師資欣所託、

寄李書雲先生

廣陵煙樹搖空濛煙花十里吹香風鄰侯甲第起
霄漢勲名標柄凌華嵩今年七十拜嘉慶一言爲
壽馳郵筒萬類齒角等閒事天公賚皆如璜琮廊
廟山林各異趣人生兩美難兼豐先生蚤歲列清
要上排閶闔攀飛龍直聲朗朗冠朝右干將氣節
如長虹雲開雉尾陳封事皂囊白筆乘花驄三十

年來掌梧掖仰佐大化參元功一朝揮手解朱紱
碧天滄海隨飛鴻丘壑嶔崎羅綺窟笙歌雜沓煙
霞叢斑斕鳳羽盈丹穴晶瑩玉樹凌秋空箕疇五
福任取給毋乃天縱誰能同我欲塵土謝爵紲片
帆直挂江雲中隋隄璧月照華髮角巾筇杖還相
從

遊僊詩

珊瑚散梅蕣翡翠團青松白鶴揚素羽翹首凌天
風中有餐霞人綠鬢凝方瞳畫棟浮紫煙丹楹飛
綵虹蘭蕊茁瓊砌玉樹撐長空金莖挹僊露靈液

傾千鍾遙望白雲鄉手招浮丘公春暉從此永笑指扶桑東

種花

極目鄉園路已賒荷勸隨地且成家清陰先種當窗竹幽景還添繞砌花草色欲齊初暈蝶柳絲纔發已栖鴉年來壯志渾消卻獨剩閒情綰物華

喜雨

雲重天低燕子斜晚風微動透窗紗深宵枕上初聽雨昨日階前恰種花氣逼爐煙香暗結溼縈蕉影翠交加官街買水無滋味還酌天泉自煮茶

小園

高柳周遮小閣開陰陰石徑長莓苔此中饒有華胥夢到處皆成灑灝堆世味漸同歸鳥倦年光空被落花催江天多少閒鷗鷺一棹相從叟不回

買菊

天空秋老露華溥買得黃花著意看曉𣊓庭前催蚤放晚移窗內護輕寒故山漠漠疏籬下石徑星星細蕊攢何日葛巾容漉酒扶筇擕取到層巒

寄題吳冰持澹寧齋

聞說城隅十畝居別營閒地啓精廬階滋細雨看移竹簾護濃香自著書繩榻夢迴啼鳥後板輿人過落花初可能還憶紅塵裏聽漏披衣上玉除

螢

白露下庭際新涼生客衣小窗鐙未上螢火自交飛藏樹光還斂驚風影乍微歌筵無著處惟照讀書幃

蟬

綠暗千林合蟬鳴高樹枝柴門人靜處湘簟夢迴時斷續微風引清寒白露知危冠曾作飾詎是爾心期

感興

蚤擕書笈游京洛馬首紅塵染素衣十載爲郎曾未調舊時同館已全稀籠中小鳥殷勤語天際孤鴻自在飛說與傍人渾不解相看猶羨稻粱肥

送齊懷芬遊閩兼寄漳州別駕姚盧槎

廿年不見齊生面此日歡同洛下居一曲驪歌又南去柳絲新綠獨愁予

其二

衰鬢天半任躋攀湘渚微波放艇閒好景西南看不足扶筇又上武夷山懷芬先有楚蜀之遊

其三

吟詩把酒久甘貧繇落襟期迴絕塵爲愛荔枝香色好不辭蓮幙遠依人、

其四

塵土頻年別故知好風涼月重離思海濱姚鵠如相問爲報羇人鬢有絲

懷故里山居

移家遠住碧雲中門帶清溪略彴通策杖孤吟平野潤倚樓長嘯萬山空別搜竹徑安琴薦暫護蘭芽開鶴籠世上閒人那易得好將耕鑿荅天公

喜劉北固舉省試第一

生平自信無雙客此日眞傳第一人碧落瓊枝原有種玉壺冰影迴無塵同心惟我先期許得意如君質苦辛蚤望束裝來洛下只愁道遠叜家貧

留滯京華二十年矣寓中即事感而成詩

禁柳煙中雨腳斜門迎春漲澆平沙我愁地滑難招友童望天陰嬾灌花案上檢書尋酒器檐前攤籍逐蜂衙垂髻丞馬長安道鏡裏新來鬢已華

咏雪

初陽夜管發寒雪下天閶積彩迷金闕爭輝鬬玉堂遙天銀漢潤大地海濤長拂柱疑懸練當階似截肪舞迎僊掌露飛織御爐香比戶皆瑤島周廬盡粉廊依稀鸞尾出髣髴鳳樓藏巘㟧隨高下林巒辨淺深柳絲同宛轉梅蕚競芬芳歲晚驚春色宵深訝曙光陽阿堪儷曲梁苑足飛觴農事方休役天心又報祥平成歌帝德九土慶豐穰

齋頭對菊和顧九恒韻

小閣攤書綠影遮輕陰細雨縮秋華衣憐頻典因沽酒地礙閒行爲種花露冷難侵高士骨情深偏戀野人家莫嗟物候逢搖落滿把寒香與自賒

廣濟寺看海棠

柳絲搖綠唬春鶯垂鞭拂袖風微生乘閒丞馬過蘭若海棠雙樹當階迎扶疎老幹各異態丹霞輪囷紛縱橫小綴珠絲琢紅玉半含細蕊懸春星微雨輕陰若朝沐低昂不定隨風傾恍如華清宿醒重羯鼓催促愁難醒自昔諷詠放翁何錦城歌吹看花行東阡南陌逞嬌姹揚州芍藥茲同稱祇今無復一株在碧雞坊裏繁榛荊燕山名卉不易得慈仁古寺羅脩莖可憐穠艷雜壓市弱質怯與塵喧爭何如此花託清閟遠公謝客門常扃丹樓百

尺咫天際嫣然欲語依前檻我來花底日將夕晚煙落照光輕盈周遭審視那忍別輪蹏頓使心魂清想像朝景更奇絕露華滋浥紅酥蒸更擬重過尋後約夜來風惡無停聲天公好事不相偕枝頭香霧應難勝明年擬取任朝暮莫待墜粉傷飄零

秋日同友人遊黑龍潭因過視家園分韻得園字

涼風入林薄爽氣來高原踽促闤闠中負此秋日暄偶偕二三子招攜城南園馬蹏蹋晴沙曲折隨潺湲傑閣類危巢登眺驚心魂仰視天宇濶下瞰龍湫渾方畦圻黿背遠岫環螺痕隣墻有別墅秋水遮前門卻從斷垣間側足登庭軒老樹半偃臥出土無全根積潦苔蘚合滿目蒿萊蕃主人不復到三徑徒空存憶昔結構初階砌堆瑤琨遊鱗蔽萍藻曲檻羅蘭蓀祇今六七年零落同荒邨頹茲發長嘆榮衰安可論布席倚脩柯列坐傾匏尊放言懸河決劇飲長鯨吞世路駭危機寸舌久自捫此地少人跡同心如季昆形骸忘檢束四座聲騰喧返照暮山紫沈煙野色昏扶醉策歸騎棲鳥林中翻還期續勝遊耳目清塵煩

寄三妹

碧海分來玉樹枝吾家道韞最能詩琹奩典盡書常滿繡線抛殘筆不離傍砌雨餘花似錦垂簾香嬝篆如絲粧成詩閣耽幽賞塵事繁愁總未知

其二

慈訓親承二十春兄當夙慧本前身繡帷自昔誇才子鏤管如君更幾人疎散只容蘭作佩清瑩應是玉為神傳來柳絮風中句慙愧封胡筆有塵

代內子贈三妹

張玄有妹閨中秀綽約春蘭曉露中聞說琴書更清絕還兼林下謝家風

其二

詩如長慶元和格書擬黃庭內景篇自是清才皆夙慧非關絳帳有師傳

其三

牙籤棐几迥無塵點染春光翰墨新小閣焚香簾影內傳經博士埽眉人

其四

客舍蘼林借一枝龍眠山色繫余思何年書閣同攜手看爾煙雲落紙時

送綏仲歸里省覲

三載簪裾傍紫宸暫從香案乞閒身心依鶴髮辭
天闕手捧龍章拜老親驛路霜飛珠勒馬鯉庭花
映玉堂人故山好景如相待酒熟梅開正蚤春

其二

龍眠蒼翠萬峰圍舅氏懸車此息機山澤曾邀
天子問鄉閭今見侍臣歸花飄皂帽扶鳩杖露浥
金莖照錦衣寄語漳南須努力承歡有弟在庭闈

其三

疎頑自愧何無忌薄宦鷦鷯寄一枝中表棣華同

久客頻年杖履繁長思何堪朔雪初霽日正是清
樽愔別時堂上若詢京洛狀羈人惟有鬢邊絲

送六弟琇贈南歸兼懷二弟

西風昨夜吹流螢雨絲槐影懸孤鐙客心對酒嘆
蕭瑟況復送爾還江城憶昔驅車辭里閈爾初渠
髮扶牀行廿年隔別忽識面偉然七尺鬚微生歲
華少壯苦追逐知我潦倒心魂驚市中馬上若相
見定當拱手詢家聲爾才卓犖絕儕俗詩歌宛轉
哦新驚細書聞見貪博識片楮攢集如秋蠅興酣
鼓掌氣豪逸豁然長嘯凌青冥同余京洛值長夏
科頭謝客門常扃今年閏餘暑遲退紅塵萬斛炎
威蒸天酉殘熱阻歸騎常恐轉眼秋風迎白帝乘
權不相借忽驅大火從西征坐令同氣欲分手南
征北往皆飄萍霜月懸鞍馬蹏疾輕衫短策遊金
陵江流挂帆直西上到家叢桂香滿庭龍眠淩處
有茅屋丹楓繡谿堆前楹高堂華髮方健步扶車
挈榼遙岑登愧我羈紲落塵土卅年難見林巒青
寄語阿二好自愛努力膏火勤春耕世上閒人那
易得家山幽福愁難勝

傳恭堂詩集卷二終

傳恭堂詩集卷三目錄

古今體詩一百五首

萬壽寺姚少師大鐘歌用澤州先生韻

送方公執出都

初夏園林十憶詩

新綠　新蒲

新茶　新絲

新筍　新鶯

新燕　新桐

新荷　新秋

送李長康

壽二伯母

題

東宮書冊四幅

萬壽令節恭紀

乾清門啓奏恭紀

暢春園引見恭紀

贈姚玉階

贈程松皋郎送其南歸

題黃硯芝黃山採芝圖

諺有別人騎馬我騎驢之句偶誦斯語因占

五絕句繼之

五月初十日入直　南書房午後蒙　恩召

至

御前賦詩恭紀

恩賜

御筆書唐詩一軸恭紀二首

閏五月初四日　召試　豐澤園紀　恩四

首

召至　暢春園書扇恭紀二首

侍直　南書房繕寫

御製詩集恭紀

敬觀

御書嵩高峻極雲瀆安瀾功存河洛昌明仁義四

匾額恭紀二首

送吳天駟歸里

題強大年小像

冬夜和義峰韻

御筆書無逸二大字賜

青宮承命敬賦

賦得西園翰墨林應　制

初冬入直　南書房即事步史胄司韻

送何繩源南歸

題高澹人北墅圖

江村草堂　雪香亭
碧梧溪　醒閣
秋柯坪　菊圃
松盤山　漁書樓
酣春榭　巖耕堂
問花埠　花南水北之亭
逃禪閣　泛綠亭
覆瓮泉　蔬香園
釋月樓　金粟徑
蘭渚　芙蓉濤
修篁塢　紅藥畦
瀛山館　蒪溪
曉花軒　紅雨山房
鶴巢　來禽坳
激晚發　抱瓮陂
香芹澗　五老石

題梓樹花圖

傳恭堂詩集卷三目錄終

傳恭堂詩集卷三

古今體詩一百五首

萬壽寺姚少師大鐘歌用澤州先生韻

北平鞾鼓動地悉兵鋒直逼陰雲高金川管鑰夜不守託言遜國啞兒曹周公綢繆豈其是飄令王室嗟飄搖崑岡火延玉石盡斧齊碧血輕鴻毛少師發縱在帷幄脫卻僧服披金貂本來真諦復何有徒誇梵宇開堂坳京都西坰萬壽寺金碧突兀凌青霄鑄鐘萬石起大冶赤山銅液如銷膏徑橫十尺高二丈蘊蠍內典羅周遭松江學士妙書法鍼懸薤倒矜鏤雕夔螭鯨魚鄙陳跡行間筆陣分鰲毫明月在天發宏響雷車轟擊飛驚濤琳宮首尾三百載石梁鐵索懸蒲牢桑田驚見水清淺香臺荒落生蓬蒿頹垣墮瓦竄狐兎簴業仆地纏蠨蛸苦類銀餅斷脩綆護落井底長捐拋反輪瓦缶出田舍酒酣猶聽聲嘈嘈我聞大禹鑄九鼎神姦區別難遁逃山林魍魎使知避蛟若白日輝長宵此鐘貝葉十萬字那與世運關淳澆土花埋澀固足惱九牛移置徒爾勞不如湔滌作酒器滿貯新釀如春潮一吸郤足稱人豪

送方公執出都

曈曨初日臨楓宸簪裾鵠立排九賓天子垂裳啓閶闔持籌延問薛蘿人方生藻思掣驚電九章游藝尢精善恒河沙數難遁逃鎔綜方圓隨手變整衣直上蓬萊宮天香披拂近飛龍公卿縮舌不敢對輸君琅琅聲如鐘從此才名重帝里絳紗弟子同流水飄笑西川陳子昂寶琴一擊增悲喜酒傾桑落發高吟閒雲舒卷總無心長亭草綠搖鞭去冥冥鴻飛何處尋

初夏園林十憶詩

新綠

嵐氣千峰小雨滋園林佳勝夏初時落花餞送春光去換得溪林碧玉枝

新蒲

獵獵菰蒲湖水邊澄波無際綠粘天漁歌遠唱不知處細雨斜風放釣船

新茶

旗槍嫩綠葉纔舒雲際擕筐穀雨初小焙龍團清晝永簾垂香細獨攤書

新絲

滿箔吳蠶桑葉村晴窗風雨響朝昏成繅夏稅何愁吏打門

新筍

滿徑龍孫粉籜垂主人溪與護柴籬凌晨報道敲門客夙約來餐玉版師

新鶯

落花飛絮蕩和風百囀流鶯繞畫櫳柳色龍池新雨後縷金衣在翠簾中

新燕

溪院殘紅點綠苔珠簾十二曉風開烏衣小燕如相約春社纔過得得來

新桐

百尺青桐覆竹扉雨餘初放綠陰肥擕來紈扇脩柯下奇石蒼苔白葛衣

新荷

一曲清溪楊柳村漁家小艇繫柴門微風欲起波如縠幾點荷錢貼水痕

新秋

鴨頭新綠水盈畦如剪秧鍼一道齊野老短衣隨健犢桑陰閒聽子規啼

送李長康

東維聯牀慰所思臨岐猶喜放舟遲吳淞姑熟遙
相望恰是鱸魚正好時

其二

紅樹蒼巖故國秋天門遙峙大江流憑君瀟灑龍
眠筆爲寫磯頭太白樓

壽二伯母

桃村高隱抑樵漁母氏相從此卜居白髮滿頭湖
作鏡青山當戶鹿爲車雞塒豚柵三秋日蠶箔繅
盆廿載餘不少長安花誥婦經心珠桂較何如

題

東宮畫册四幅

絕巘層巖鱗皴重青蒼高峭玉芙蓉蔽林綠暗三
間屋偃蓋煙生百尺松飛瀑遠看晴雪下孤亭長
被白雲封石橋流水涓涓路策杖閒吟任過從

又

溪聲潺湲繞林麓碧嶂排空削蒼玉臨流架木起
孤亭應是幽人隱空谷獨坐支頤自看山微風吹
雨沐煙鬟飛泉十丈雲中落只隔當窗松影閒

又

林麓蒼茫氣磅礴嶙峋碧嶂空中落峰回路轉入
平川豁達天光敞高閣老松作濤泉石間龍鱗拂
地頂堪攀溪山古寺無人到門掩春蕪盡日閒

又

高峰插青漢雨過嵐光簇石骨苔蘚斑土花溜寒
玉老樹半偃臥橫枝亞平陸蕭然絕塵境琳宮起
山麓到門不知處窗篠春陰綠時有天風吹磬聲
入幽谷

又

凍合溪林雪滿枝山腎樓觀影參差此中風景真

清絕羣玉峰頭月上時

又

風景雲沉欲暮天緣溪細路白如縣幅巾驢背吟
詩客應是襄陽孟浩然

萬壽令節恭紀

流虹瑞啓正春暉碧落祥煙護紫微帶礪千秋縣
寶曆車書萬里覲
天威山環雉堞雷偃蹕花覆鴛班照錦衣珥筆小
臣同拜舞懸無金鏡奉　宸幃

其二

蓬島雲凝上壽尊僊輿清迥駐芳園山川亦煥光華邑草木同分樂利恩率土嵩呼聯海嶽敷天華祝指崑崙九重歲歲瞻 龍德蘭殿春溫介祉緜

乾清門啓奏恭紀

閶闔初開紫禁清捧函魚貫上階行十年忝列金閨籍兩世同聽玉珮聲豹尾曉看雲影合龍鱗朝映日華明含香咫尺聞天語葵藿難申報荅情

暢春園引見恭紀

西山蒼翠護 宸居簪佩蹌承到玉除地接平疇

觀稼穡窗圖瀲綠擁圖書柳絲細織春煙外鶯語初調畫漏餘身入上林清閟地揮毫獻賦愧相如

贈姚玉階

木落燕山白露滋青衫香惹桂花時短驢破帽長安客也許憑高折一枝

其二

馳驟騷壇久擅名淒涼鐙火苦吟生才華盡是如君輩雲路何人嘆不平

其三

劒氣清宵映碧空弟兄才望冠江東文壇自信無堅壘一鼓先登陸士龍

其四

翛然玉立迥無塵江左家聲邁等倫誰識西華舊公子十年已是葛襦人

其五

萍梗飄零故國情危巢風雨久全傾可憐只有牛衣侶腸斷孤墳草又生

其六

誰言天道止摧殘鵬鶚秋風振羽翰吾黨幾人狂喜殺轉教清淚不勝彈

贈程松皐郎送其南歸

驛路霜華點客衣楓林初染鴈南飛鄉閭自昔稱才子年少新看五馬歸

其二

閉戶苦吟常嬾出留賓沽酒不知貧詩懷手度清如許何處堪容一點塵

其三

明珠百琲落雕盤刻燭詩成漏未殘十載才名滿京洛許多老將讓登壇

其四

白傳前身滄海客青蓮當日謫僊才如君懷抱疑
秋水知是蓬山隊裏來

其五

輕揮玉麈揖三公江左風流孰與同不惜高談驚
四座那容雲夢芥胸中

其六

揮手承明解玉珂暫時清輿狎漁蓑黃花黃葉龍
眠路須得斯人一放歌

題黃硯芝黃山採芝圖

嵐光如沐結煙鬟絕壁長留碧蘚斑十載紅雲香
采客鄉移身入白雲間

其二

蒼山萬壘翠痕新策蹇攜琴訪隱淪雪浪銀濤相
對處汪洋千頃恰斯人

其三

茶熟香消樹影重披圖清輿寄長松潑宵夢到江
南路知在蓮花第幾峰

其四

吾廬近接大江濱遙望天都可結鄰倘許投閒振
輕策也應同作畫中身

諺有別人騎馬我騎驢之句偶誦斯語因占
五絕句繼之

無病無憂無缺陷不貧不賤不愚癡騎驢已是人
間福何況居然馬上時

其二

不耐折腰堅謝客更愁聽漏蚤朝天只須拋卻微
名去便是人間煙火僊

其三

行藏出處皆由命一費思量義已乖流水浮雲無
定著先生新自號隨齋

其四

荆榛叢裏樂天真且作金門大隱人若待林皋方
適意何年容我乞閒身

其五

莊生栩栩佛如如天際浮雲任卷舒勘破浮生來
去路乾坤何處是吾廬

五月初十日入直　南書房午後蒙　恩召
至
御前賦詩恭紀

觚稜日影上花磚聳佩趨承　黼座前咫尺含香

天表近從容授簡
聖恩偏盛分細霧縈斑管簾動薰風拂綵牋秘閣
琳瑯羅四庫卿雲糺縵頌堯年
其二
清漏瑤階報午籌承　恩許坐殿西頭幾年載筆
趨鑾掖今日揮毫集鳳樓
聖主崇文超百代微臣異數紀千秋好分太乙青
藜火天祿牙籤勉校讐
恩賜
御筆書唐詩一軸恭紀二首

天藻頒來墨瀋新驚看神彩耀　楓宸雲霞舒卷
初無意鸞鳳飛翔若有神疎密行間兼八法縱橫
紙背勒千鈞塗鴉欲竭臨池力弱腕潑憨珥筆臣
其二
直廬人自五雲歸手捧　龍章出禁闈鳳篆昔曾
瞻寶翰燕雛今又拜　恩輝千齡鴻璧藏雕匣永
夜縈光燭紫微
聖澤高深難報稱如臣兩世遇尤稀
閏五月初四日　召試　豐澤園紀　恩四
首

曉日曈曨啓建章　六龍迎處錦成行鏘鏘劒珮
羅丹陛渺渺煙波渡綵航黃鳥啼殘新柳畔輕鷗
浮過白蘋鄉行來蘿薜清陰徑三夏炎曦漸欲忘
其二
十畝叢陰覆竹門離離嘉穎繞華軒誰知紫闥宜
春苑別有青疇布穀村蠶室絲紛冰縷色稻畦風
捲碧波痕
聖人無逸崇民事羅列豳風在禁園
其三
澄澈池開一鏡圓流紋如縠到階前千竿修竹森

蒼玉幾點新荷貼翠鈿蝶翅幽花紅雨潤蟬聲高
柳綠雲偏長廊邃館無雕飾風景清芬本自然
其四
列坐濃陰滿禁林
御題含義總淵深新傳眞僞敦儒術農事艱難軫
聖心尚膳恩頒文陛側　天漿香散百花陰
皇仁樂育眞無極拜獻徒慙瓦缶音
召至　暢春園書扇恭紀二首
曙色初分鳥乍啼輕衫蚤出　帝城西柳絲跣地
縈鞭影芳草成茵襯馬蹏雨霽西山嵐氣重風迴

南畝翠煙低蓬萊五色雲生處遙指華林萬樹齊。

其十二

層軒宛轉上林東高捲珠簾受好風泉脈遠來青磵曲漏聲遙轉綠陰中庭前片石苔痕古窗外千峰紫色同身對瀛洲清閟地鷲心揮翰轉難工

侍直　南書房繕寫

御製詩集恭紀

天藻繽紛錦帙盈萬幾暇日偶怡情精思直壯山河氣洪響高凌雅頌聲璧月宵浮清漢出海霞朝映紫瀾生虞廷歌詠同焜耀黃菊秋風敢擅名

其二

大義包羅豈易窺民情天道繫淺思翠華赤縣巡方日棐几經幃進講時丘隴力耕憐野老關河久戍念王師寰區萬象歸陶鑄不是尋常月露詞

敬覩

御書嵩高峻極雲瀆安瀾功存河洛昌明仁義四匾額恭紀二首

勝地名區祀典崇親揮寶翰出深宮嵩峰雲淨天章麗淮浦波澄

聖澤通四載神功留禹跡七篇精義闡宗風唐碑漢篆何堪擬光照金泥玉檢同。

其二

腕底風生筆若椽雄奇蒼勁本天然宮牋色燦飛龍彩　御墨香含紫玉煙結撰驚看山嶽重光華高映日星懸鏤成金碧輝珠榜雲護丹楹翠幛前

送吳天駟歸里

家傍華林苑畔居新秋喜駐故人車丹顏久別皆非舊潑夜雄談尚自如玉椀雙擎歌白雪天街長嘯跨青驢高標肯作塵中客山路梅花憶故廬

其二

燕山衰草白如緜老屋風號釀雪天妬兩輪蹏剛幾月憐余奔丞已多年飽嘗世味蕉中鹿滾歷人情繳上絃奇語放歸吳季子拍天驚浪孝廉船

題彊大年小像

雙桐百尺結煙鬟疎竹蕭蕭水一灣坐倚古藤無客到擁書看畫落花間

其二

闌干十二壓蒼苔花徑纔從退食開為報禁庭宣召急驂人又控錦韉來

其三
直廬簪珮傍　宸楓標格倘然野鶴同芻子雕盤
新捧出承　恩拜賜上林中
冬夜和義峰韻
寒鐙長夜鎮相親縱嬾貪眠願未伸白髮漸如晴
後雪微名真似隙中塵敝裘聽漏風欺骨病婦經
冬藥裹身何日青山許歸去陶潛窗下葛天民
御筆書無逸二大字賜
青宮承命敬賦
龍樓淑景映花甎圖史香浮紫禁煙少海祇承無
逸訓
御書高並日華懸
其二
琱几橫經午夜分叜瞻
宸翰勵精勤迴翔鸞鶴輝珠牓藻井蓮垂五色雲
賦得西園翰墨林應　制
勝地園林啓經幃寶翰傳風和沉禁漏香裊結爐
煙乳燕翻珠綴飛花點翠旃芸編竄撥索芝館任
搜研錦帙雲霞合
宸章日月懸鼠鬚搜玉版鳳尾拂花箋道闡千秋

後心通一畫前仰窺　雲漢表奎璧耀星躔
初冬入直　南書房即事步史胄司韻
周廬簪筆近飛龍靜對天章聽午鐘轉憶柳風迎
蓬夏又看霜葉報初冬倦餘掩卷行吟緩坐久擎
盃瀹茗濃睡放自來猿鶴性共忘形跡足相容
送何繼源南歸
方袍華髮彰蕭疎一卷青囊肘後書天語親承來
秘殿詞臣同直在周廬長桑有術名難避種杏成
陰錦不如得沐
君恩許歸去閒雲舒卷自徐徐
題高澹人北墅圖
江邨草堂
十年聞說江邨勝老樹叢篁水石間寒夜披圖獨
留賞風流會見謝東山
雪香亭
高敞方亭迥絕塵老梅凍蕊蚤驚春暗香疎影吟
行處應是神僊冰雪人
碧梧溪
百尺脩桐覆竹扉春流如縠小溪圍支筇吟嘯濃
陰裏新綠還侵白葛衣

醒閣

小閣周廊碧水瀉紫藤如幄覆淪漪茶煙一縷香初熟正是黃鸝喚醒時

秋柯坪

蒼松老桂散庭陰烏桕丹楓錦作林自是春華易銷歇高人同此歲寒心

菊圃

三徑霜華感暮秋黃花初發菊田幽詩成嘯咏東籬下紗帽籠頭酒自篘

松盤山

偃蓋蒼松欲覆肩濤聲叟叟小山顛計從黃海移來日溜雨披霜二百年

漁書樓

層樓淸閟俯倚柯錦帙牙籤典册羅坐擁百城銷永晝就中知是賜書多

酣春榭

淺碧淺紅滿著枝踩鬚蝶翅趁遊絲花陰幾點霏微雨疑是天公中酒時

嶬耕堂

課耕人倚綠楊煙一卷農經手自牋我有松湖田二頃短衣驅犢待何年

閑花埠

逶迤竹徑點蒼苔略彴斜通水一隈幽事漸淺塵事少小舟只爲問花來

花南水北之亭

桃李陰陰曲徑斜小亭翠幕俯晴沙白蘋風起飄紅雨閒看文魚唼落花

逃禪閣

繡幢金粟輞川同心向維摩一笑空鳥語不喧天籟寂數聲淸磬夕陽中

泛綠亭

紅亭俯瞰釣魚磯一望菰蒲煙雨微小艇綠楊淺處泊沙鷗汀鷺總忘機

覆瓮泉

西泠一脈水痕淸雨過新泉瓮底生洗竹澆花渾忘倦柳邊時聽轆轤聲

蔬香圃

瓜縢豆架繞階除老圃傳來種植書爲愛菜根風味好凌晨帶露翦霜蔬

耨月樓

目送歸鴉上嘯臺鈎簾把酒月光來直凌清漢紅
欄出滿地白雲剗不開

金粟徑

叢桂交柯小徑鋪天香吹散碧山隅廣寒莫話神
僊事玉宇瓊樓得幾株

蘭渚

紫蒂移來九畹亥幽香風送日遲遲一尊散布清
溪曲步屧山陰脩禊時

芙蓉灣

秋林黃葉已紛紛紅暈芙蓉酒半醺瀲灩波光相

映處一奩明鏡對湘君

脩篁塢

千箇篔簹綠蔭橫輕雷小雨筍初生陰陰石磴扶
筇入時聽林梢解籜聲

紅藥畦

自爺青綾儤直時上林紅藥影參差銅壺漏靜茶
煙細罨灑龍香自咏詩

瀛山館

天風吹雨水生鱗高館疎簾樹色勻閒倚曲欄清
嘯客前身原是海山人

蓴溪

獨疏清澗種蓴絲錦帶湘羹點玉匙風味千秋誰
解事吾家亦有季鷹知

晚花軒

樹繞百尺引薔薇風過林梢作錦飛穠李夭桃零
落盡獨留繁豔送春歸

紅雨山房

數株文梓落花繁擁彗何須更埽門天際直排雲
錦下石家步障不堪論

鶴巢

老樹垂陰已十圍素裳丹頂日相依漁舟吹滿江
天雪知是先生放鶴歸

來禽坳

來禽花發照簾櫳珍果離離綴淺紅案上右軍遺
墨在雲煙揮灑綠陰中

漱硯磯

長日垂綸意自殊枕流寄興在菰蒲回頭貪聽黃
鸝語不管遊魚上釣無

抱甕陂

井汲何須引桔槔息機人效漢陰高此間塵事俱

拋卻抱甕終朝未覺勞

香芹澗

石梁几曲蕩流紋翠帶牽風澗底分留客小窗供硯饌自採蘭槳採香芹

五老石

奇姿疑是鬱林來蒼玉玲瓏枕碧苔何事林皐勞位置終須煉就補天才

題梓樹花圖

子規聲裏春初老文梓花繁几硯前嫩綠輕紅相望處蔚藍波浸硯霞天

其二

萬壘紅綃覆碧岑交柯接葉自成陰黃鸝喚醒幽人夢花落春亭幾寸深

傳恭堂詩集卷三　終

傳恭堂詩集卷四目錄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送錢赦岜之官蒼谿

題畫

過廣濟寺看海棠並讀天宇和尚近詩

禁中春雪

雪霽和孫樹峰韻

詠禁中望江南花步孫樹峰韻

乙亥六月二十日奉　召至　暢春園賜食于　松韻軒賜宴于　淵鑑齋宴畢敬觀

御書于　佩文齋賜

御筆書扇并紅白千葉蓮一餅恭紀

寄祝三伯父

扈從發京師

居庸關

出塞

塞外

軍中

上閱天閑良馬復射于營門連發皆中

十九日　賜兎恭紀

馬上作
二十五日蒙　恩賜新筍數枝名雁來筍恭
紀
習射
端午
疊前韻憶京華四首
寄內
留任廓圖地方卽事
金蓮花
賦得秋香動桂林

題梅桐崖年伯撫琴圖
丁丑初夏和江村先生韻題王玥湖年伯小
像因發故山之思故末章及之
任蘅皐寓中觀劇
擬春夏秋冬應制詩
同鄉讌集
安肅道中
邯鄲題壁
應州道中
聖武平北鐃歌二十章有序
終

傳恭堂詩集卷四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送錢技嵒之官蒼谿

凍合燕山白草橫旗亭遙送使君旌心清不厭官衙冷年少何妨遠微行郭外巴江春水急馬頭玉壘曉雲生訟庭案牘無多事閒聽桐花小鳳聲

題畫

雨餘蕉葉影披離紅蓼臨風細纈垂絡緯宵深唬不住滿天凉月動秋思

其二

霜落橫塘水淺清低回翠羽不勝情採蓮歌斷秋容老颯颯枯荷作雨聲

過廣濟寺看海棠並讀天孚和尚近詩

蘭若幽栖春晝長朱欄碧樹壓脩廊遠公清話茶香裏薄日微風看海棠

其二

前年走馬看花來零落餘香點綠苔今日嫣然好時節輕紅膩粉五分開

其三

花共春風若有期無端開落要誰知老僧袖手斜

陽下正是維摩一笑時

其四

齋鼓聲中麥飯陳椿芽蔗笋薦時新宵來魂夢眞
清絕不是尋常肉食人

其五

筆牀硯席傍簾櫳鈔譜拈來自不窮識得道林詩
句好何須拂子說宗風

其六

林壑投簪尚未能人間熱處總如冰相期長就禪
關宿半隱金門半隱僧

禁中春雪

鴛瓦雲潑自窈冥杏花時節雪偏零凍凝弱柳翛
還斂寒逼春禽語暫停冰影尚如紈素薄峰顛不
放髻鬟青畫圖風景應相似貂珥璫襦上紫庭

雪霽和孫樹峰韻

淅瀝春宵雪轉加凌晨僊掌日升華翠痕一線蘇
芳草紅暈三分上杏花隔幕尚聞寒溜滴巡簷漸
看午陰斜故山好景勞相憶紫陌香塵丞鈿車

詠禁中望江南花步孫樹峰韻

故國憐嘉卉龢從上苑看微官依禁密小草共清
寒斂跡棲墻角低枝避石闌花磚甃留賞秋氣莫
凋殘

乙亥六月二十日奉 召至 暢春園賜食
于 松韻軒賜宴于 淵鑑齋宴畢敬觀
御書于 佩文齋賜
御筆書扇幷紅白千葉蓮一𦶜恭紀

鑾輿晴阜出鳳城垂鞭沙路馬蹄輕華林院外清
陰滿坐倚高槐聽鳥聲

其二

金貂宣召入離宮閶闔門開禁苑東轉過
聖人勤政地黃羅高覆 御牀中

其三

宛轉迴廊啓細旃新晴雲影落窗前香生玉粟流
匙滑尚膳先須玳瑁筵

其四

磷磷石逕點蒼苔一曲清溪許溯洄夾岸蟬聲聽
不斷小舟移過板橋來

其五

平湖風細鏡同清指點亭臺煙霧生蒼翠遠飛千
樹外西山一帶畫屏橫

其六
紫闌含露傍雲編　淵鑑齋頭玉井蓮魚鳥眞同
靈沼樂菰蒲淺處白鷗眠
其七
天酒光浮白玉杯枇杷金裹件楊梅更餘菱實清
芬甚新採蓮房出水來
其八
風穿懷袖荔枝香珍果攜歸自尚方未敢先嘗留
共看水晶珠映絳紗囊
其九

過雲亭畔竹欄橫素蕊修篁繞徑生如到蓬山最
淺處幾多瑤草不知名
其十
南粤名花重佛桑遠遊無計見芬芳新從上苑憑
欄玩海日初飛赤玉光
其十一
牙籤插架　佩文居簾捲和風曉漏餘浥露研朱
長晝靜
君王清讌總圖書
其十二

淵源道統聖心同六籍勤披甲帳中案上紫陽書
一卷傳薪精義闡宗風
其十三
湘管文犀臥筆牀松煙竹素鬬琳瑯方池龍尾端
溪石小璽螭頭漢玉章
其十四
龍牋千軸璨如林
宸翰雄奇冠古今筆力由來天縱異臨池况復
聖功深
其十五

分頒宮扇玉牀前
天藻淋漓寶墨鮮自顧微生同小草仁風披拂自
年年
其十六
鸞鳳爭飛筆有神硬黃揮灑錦雲新
聖慈樂育眞無極不責愚臣奏請頻
其十七
藕花開徧釣魚磯含蕊千重異種稀十隊明霞香
撲路侍臣齊捧膽瓶歸
其十八

暮山煙斂夕陽紅返轡平疇受好風廻望觚稜浮樹杪此身猶自五雲中

其十九

歸陳肴核薦宗祊位置天葩斗室香叜展御書窺八法紫霄佳氣燭文昌

其二十

迎門老穉盡騰歡浩蕩恩波碧海寬勝事千秋寧易覯况臣兩世遇尤難

寄祝三伯父

龍眠翠色流千峰春潑繞郭青芙蓉吾家環佳城

南山堂構世澤垂鐘鏞伯父珪璋挺奇質蚤年雪案躭緗帙屹雅揚風馬鄭書鏤金錯繡班揚筆生耳爭推遜等倫皐比茂苑幾經春祇今吳會知名士盡是程門立雪人世路飄然謝羈紲夙緣老向丘樊結歸來重理舊荆榛小園勺水眞幽絕鄉閭耆舊挹清風標格高嶙百尺松漉酒時同陶靖節折巾久髣郭林宗晉翁磬珮依清禁家聲頻荷君恩罔伯氏才名藝所知霜華曾否凋青鬢掉頭不顧入山林眞冥鴻飛不可尋謝客掩關蒼蘚合攤書塌石落花潑階前玉樹凌雲出河東薛鳳眞堪匹撚藻傳經啓後賢徐光味道紬先德猶子聯攜歲月錦鞾衣憶傍舊庭柯丹顏鶴髮知奚似棕帽芒鞵近若何會當乞身香案側煙霞一滌塵土臆追隨藜杖任閒行南山之南北山北

扈從發京師

鑾輅巡邊出 帝畿春郊楊柳正依依綵斿一道穿林出金勒千羣闘錦飛萬里風雷馳朔漠諸藩鼙鼓覲

天威書生欲勒燕然石策馬追風臥鐵衣

居庸關

居庸欝嵯峨王畿枕北障千疊濃雲飛萬頃驚濤漲遙望懸崖間雉堞亘其上人力安能躋疑是鬼工創一綫通南北雄關屹相向曲曲繞山麓石齒清流漾中有彈琴峽入耳足清曠我來上巳前寒風捲行帳殘雪留陰壑禿樹隱遙嶂不知潑夏時積翠如何狀忼慨事請纓彎弧自神旺

出塞

野濶天高望眼空平沙萬幕護行宮潑溪草壓經年雪古戍笳生大漠風渺渺炊煙寒燒外蕭蕭嘶馬夕陽中平生壯志輕行役形勝新看塞上雄

塞外

六師齊發控征鞍草色蒼黃一望寬乍雨乍晴行路滑如秋如夏著衣難沙飛四野駝聲急月落千山鴈陣寒正是鶯花好時節綠楊紅杏滿長安

軍中

寒風吹雪白如絲荒野停驂欲暮天共損餘糧充馬秣平分小幕護驢眠引繩架木攤衣溼掘竈求薪待火燃時向期門問消息軍中恐有令新傳

上閱天閑良馬復射于營門連發皆中

鴈序金貂一道斜遙天晚色襯輕霞雕弧飲羽開

明月鐵駟連錢散五花神武中樞羅虎帳韜鈐上策靖龍沙貔貅百萬紛如許刁斗聲中靜不譁

十九日 賜兎恭紀

軍門風細捲青旂王制春田重合圍羽箭雕弧雲際發霜毛紅耳草頭飛 御營拜賜承恩渥行帳烹鮮入饌肥自愧干城宣力少中林戢兎有光輝

馬上作

自笑江南勞夢寐新從出塞憶京華今朝馬上疲驅策只覺行營便是家

二十三日蒙 恩賜新筍數枝名鴈來筍恭紀

春林鴈筍露華滋驛使封題貢御時自笑京華曾未識分頒塞北遇尤奇

其二

解籜香生綠玉痕得嘗珍味荷 君恩宵來清夢留人處家在江南水竹村

習射

散步平蕪碧草叢相邀較射夕陽中鳴鞭幸扈飛龍蹕插羽還希汗馬功強挽雕弧慚腕弱遠瞻壽鵠笑心雄曾觀

天子臨金埒滿引穿楊掣電同

端午

遠塞驚心節序移天中尚怯朔風吹泛蒲難覓中山酒繫臂何來五色絲毳被貂襦還自擁輕羅紈扇竟誰知家隣玉蝀橋頭住記取荷錢貼水時

疊前韻憶京華四首

閒階杖履逐花移白葛當風鶴髮吹蛺蝶酣香攤粉翅小蟲懸樹絡青絲簾垂棐几成新句茶熟蕭齋集故知頻向紫垣問消息 王師可是埽巢時

其二

花依萱砌午陰移遊子身同斷梗吹憂病寄添囊底藥銜寒縫盡手中絲撫肩有淚征衫漬稽首無言繡佛知莫託鱗鴻報愁緒氈廬風雪夏淺時

其三

遙天極目雁行移伯仲塤篪憶共吹檐樹陰中攤素帙挑花影裏寫烏絲茶煙抱膝由來慣霜月懸鐙總未知飄泊燕然行役壯及歸唯問鼓鼙時

其四

鏡奩朝啓畫屏移紈扇迎涼翠帶吹袖底香囊藏艾葉釵頭小畫颭蛛絲夢餘應恨流鶯語愁重難

邀燕子知莫上樓頭望楊柳臥看牛女是歸時

寄內

沙園氈帳草漫漫當午貂襦尚怯寒香閣曉風簪茉莉輕羅團扇倚闌干

其二

書傳鴈足報淺閩瀚海雲昏震鼓鼙北望斗杓還在北莫教清夢到遼西

留住廓圖地方郎事

龍荒歲月不知春珍重寒暄客裏身千里庭幃勞悵望一鐙童僕共情親縣衾時擁多成夢翠幕頻移少結隣瀚海鼓鼙懷舊侶侏儒淺愧遠行人

其二

絕域山川紀遠遊飄隨北斗望南州肯將楊柳三春色換取烽煙萬里侯結伴惟看長劍影瞻雲未卜大刀頭古人邊戍無多路何事聞笳已自愁

金蓮花

塞垣看異卉曾傍 上林生枝綴金盤色光分玉井名桂嶰堪並植菊圃許同清試點龍團茗香浮落蕊輕

賦得秋香動桂林

白帝乘權日新涼動客衣雁鴻知暑退蟋蟀識秋歸籬菊開猶晚池蓮落已稀小山蒼翠合叢桂塘香闔氣馥林梢出花從月窟飛交柯看綠滿攢蕊愛黃肥色共葵心濟香分蕙圃微玉繩方皎皎金粟正霏霏宵耐清霜冷朝滋白露稀漢宮增景色粵嶠有光輝招隱心難決寒芳願總違廣寒天路近翹首思依依

其二

大火西流久天空白露溥絺衣辭溽暑紈扇怯新寒何處香風細淺林桂蕚攢蕊珠披綺綴金粟倚

闌干敵郤如塗𦶜清芬若佩蘭月宮花共發鷲嶺邑同看掩映袍成赭霏微臉欲丹嫩黃堆古幹淺翠點層巒菊綻東籬晚蓮開玉井殘露華偏耐冷蝶翅欲窺難鼓檝吳宮沼搴旗洛水灘叓饒幽事在落穗點龍團

題梅桐崖年伯撫琴圖

瀼瀼蒼松古鶴姿元音一曲寫秋思會心卻在無絃處膝上橫琴未鼓時

其二

退食餘閒解八騶撫琴清興寄滄洲故園只隔飛

鴻外謝眺青山李白樓

丁丑初夏和江村先生韻題王玥湖年伯小像因發故山之思故末章及之

移家曾入白鷗羣天籟蕭疏盡日聞千箇篔簹清潤曲閒欹一片點蒼雲

其二

客中書舫藥欄開風颭輕衫白苧裁摩詰新詩滿京雒微書郤自輞川來（先生寓齋顏日畫舫）

其三

青鬢年華送弩機披圖林壑思依依稻粱恩重銜

書鶴難傍蒼山野水飛

任衡皐寓中觀劇

芙蓉十二繡氍毹小隊紅牙唱鷓鴣碧落鸞簫招弄玉沉香羯鼓出花奴黃粱事業銜蕉鹿青鬢年華過隙駒但許旗亭容索笑金貂直付酒家胡

擬春夏秋冬應制詩

節序青陽候春星轉玉衡景風符聖德嘉氣育羣生雲傍蒼龍闕花飛五鳳城攤書清漏裏時聽上林鶯

其二

華林堪避暑嶼澈十洲藏樹裏泉聲細花間輦路長微風生水檻清景照蠑廊靜對氷壺潔炎曦自可忘

其三

殿角微涼起遙天大火流蓮房初墜粉梧葉蚤驚秋玉露輝瓊樹金風入畫樓聖心崇稼穡省穫到西疇

其四

朔風初應律時序欲推遷花氣浮溫室爐香繞細旃九霄飄瑞雪萬寶兆豐年帝德周寰宇謳歌徧

八埏

同鄉讌集

薄寒輕暝醉相宜同輩招攜在此時本愛敲棋還怯敵爲防和韻蚤成詩清言促座支頤久小戶當杯放手遲鐙燭螿爭無限事忘機惟許素心知

安肅道中

雨過遙山溼翠橫短莎如翦筍輿輕微茫鐙火前村出淺柳陰中看月行

邯鄲題壁

醉上叢臺憶昔時碧窗明月聽彈絲韶華零落歌聲斷誰識重來杜牧之

應山道中

雲峰百里應山程仄徑紆迴曲澗清絕似吾廬溪上路秋林黃葉讀書聲

其二

滿山鳥相帶清流霜信初紅色未稠莫惜此行時較蚤片帆恰看洞庭秋

其三

疆分豫楚自天成曠野驚看疊巘生二十餘年塵土客籃輿新向畫中行

其四

雞豚桑柘各成郵風景猶餘古樸存聞話東林楊左事秋原何處哭忠魂

聖武平北鐃歌二十章 有序

臣聞春溫秋肅天地以闔闢而成歲功武烈文謨帝王以經緯而光聖治蓋明以定天下之遠略斷以建天下之大功勇以濟天下之至仁勞以成天下之久逸故五兵定制王者利用四征而一怒安民聖人恭行九伐恩威互濟自古如斯功德兼隆於今維烈欽惟我

皇上道協兩儀澤周九有握乾元而立極宇內如春秉離照以當陽域中無外謳歌

帝德羣霑雨露之涵濡揚厲

天威共凜風雷之鼓盪削平三孽則霧埽蠻鄉開拓臺灣則波澄海嶠俄羅斯輸誠內附王會列王會之圖喀爾喀慕義來歸既脫隸職方之版固已八荒在闥六合爲家覆載之中同欽聲教舟車所至莫不尊親矣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者性若鴟張跡同豕突

罔知倫紀久肆毒於窮荒自外生成復弄
兵於北鄙妄思螳臂謂可當車豈有鼠牙
亦能穿屋侵我屬國罪已浮於四凶闌入
近邊添難寬於三宥於是
天子臨軒遣帥專閫興師厲我兵鋒斷其歸路捧
金神而泣誓叩鐵騎以求生願戴
堯天遂開湯網詎意梟音未變鷹眼難馴刀俎纔
離鳴嘷如故
皇上乃大申天討
親統王師獨斷

宸衷不搖羣議
九重默運早籌克敵之謀三路長驅預定握奇之
策龍驤萬隊映豹尾於朱旗虎旅千羣懸
旄頭於翠葆戈翻栁雪寒生白日之光馬
散桃花色鬬春雲之影六軍雷動早度陰
山七校風馳遠超瀚海陣驚鵝鸛八門闢
而地轉天旋勢吞蛟龍兩翼張而星飛電
掣聯東西之形勝久已指諸掌中合首尾
之長圍遂爾殲之鋒下揮戈逐北猿望樹
而空號秉鉞追奔鳥帶繒而思脫川棨長

弘之血地成京觀之封駝馬牛羊擒來谷
滿弓刀鎧胄積與山齊變幽關而轉陽春
掃妖氛而開天宇羽書飛捷鐃吹宣威小
醜克平大勳用集斯時也噶爾丹跳身遠
遁匿跡窮居延殘喘於危巢託餘生於朝
露罔知革面尚比遊魂
皇上天地為心淵海成量爰許其牽牲請命猶為
突利之來朝銜璧歸誠不失呼韓之欵塞
詎知釜魚登俎妄思生浪於微波鎩羽投
林且欲跳梁於朽木愍不畏死敢為三窟

之狡謀蠢爾無知空效九黎之怙惡
天子覆幬宇宙不遺一隅綏靖寰區計深千載茍
爝火之未撲恐貽原野之憂若餘孽之猶
存終作邊陲之患於是 龍驤載鶩馬嘶
青海之堅冰 鸞輅三驅鞭拂玉門之新
栁勞一日以安百世總忘寒暑推遷勤
一人以奠萬邦遑恤山川跋涉出榆關而北指搴
旗於花馬池邊遵鶩水以西巡駐 蹕於
狼胥峰下分驅虎旅四繞龍庭離其腹心
絡繹上歸誠之表扼其要害周遭塞跳脫

之門嘮爾丹力索計窮將膏斧鑕林焚川
竭難伏萑蒲纍皆戰地北奔暨妻孥之就
戮此日檻車南去復孽子之成擒漸無助
逆之儔連雞已散四絕求援之路插羽奚
飛稔惡伏辜仰藥自殺斂餘黨而待罪哀
鳴於老上庭前寛脇從以明　恩稽顙於
受降城外煌哉
神功遐暨播聲靈於窮陸之鄉允矣
駿烈光融廓版土於不毛之地斯誠冠古今而有
赫俾天地之無私從此革作軒車兵爲農

器挽天河而洗戈甲永安草野之耕耘遊
化日爾絕鼓鼙定釋
廟堂之宵旰是則版泉之五十二戰太乙之七十
二征簡冊昭垂後先輝耀若夫詠攻車於
石鼓止輿千里之師紀裒旅於鬼方猶逆
三年之命況乎後世之簡從出塞命將分
符拓地金城銘功銅柱所能方其赫濯儷
此
威靈也哉臣　請纓有志磨盾無能覩鼂鑠之
大猷竊欲譜諸歌頌竭荒蕪之陋學僅堪方彼謳
謠不揣芻吟用抒雀躍敬拜手稽首而獻
鐃歌二十章其辭曰
天子臨戎出
九重笑談指顧靖邊烽諸藩鼙鼓迎黃幄千隊旌
旗擁六龍
其二
宸斷如山屹不搖萬年磐石鞏神皐儒生未解安
邊策風雪惟憂
聖主勞
其三

膏雨敷天大澤濡邊廷樂利久含餔不教飛輓勞
民力更賜三軍所過租
其四
天授神謀冠古今龍荒三見　翠華臨何須帷幄
賁羣策經畫全勞
聖主心
其五
羽林珠勒簇弓刀豹尾晴搖海日高五色花驄金
鎖甲
君王親自挽烏號

其六

栟拂龍沙帳殿開天戈爲埽海西來貔貅匝地風雲起不放樓蘭匹馬回

其七

野調鶯沙撲面迷春風吹雪玉門西　龍旂到處陽和滿草色青青送馬蹄

其八

塞垣雲氣結龍紋各道奇兵　玉帳分萬里山川如指掌韜鈐密授大將軍

其九

連錢鐵駟競騰驍雨血風毛落皂雕爲向狼居胥北望期門人盡霍嫖姚

其十

籠山四面網羅垂捲地高牙鼓角吹一夜羽書青海至帳前新縛小鮮卑

其十一

親御戎衣奠萬邦軒皇神武本無雙軍聲遠振交河北直上天山自受降

其十二

迢天大旆錦雲張飲馬春流下白狼新欵烏孫諸部曲鐃歌聲裏雜伊凉

其十三

驅逐鯨鯢勺水濆穹廬飲鴆敢逡巡一從拖諾峰頭逝已是偷生鼎鑊人

其十四

自古羈縻策九邊防秋亭障報烽煙聖人倚劒臨霄漢立埽攙搶只一年

其十五

戰塵收盡下祁連解甲歡騰　寶幄前萬里龍堆歸版籍神功豈獨紀燕然

其十六

席捲氈裘獻璧迎黑山烽火夜連營如霜一片榆關月直照降旛到　鳳城

其十七

綵旂南指早　回鑾　鳳篆豐碑矗賀蘭樂府新翻朱鷺曲，天顏有喜萬人看

其十八

龍種星精骨相殊錦韉蹀躞照天衢都人爭指
鑾輿下西極新來汗血駒

其十九

直揮霜鍔斷長鈹雪窟新開日月臺萬載櫜弓藏
武庫不煩笳管戍黃花

其二十

銘勲告
廟武功成手挽天河洗甲兵從此
堯蓂臨萬國九閶雨露頌昇平

傳恭堂詩集卷四終

傳恭堂詩集卷五目錄

古今體詩七十七首

南巡扈從詩

二月三日
車駕發京師
南巡恭紀詩二十首
二十一日扈從過張楸記二十年前曾阻風
於此
賜從臣橙糕恭紀二首
二十四日過南陽湖
二十七日入江南境
四月初二日
上駐蹕蘇州府蒙 恩賜
御書玉堂二大字恭紀二首
上於杭州江寧二處俱臨幸校場閱官兵騎射
上率
諸皇子親御弧矢以示羣臣恭紀
吳山
西湖雜詩十首
扈從至江寧賦長句

扈從泊燕子磯下

康熙乙亥仲夏之四日侍直

內廷恭覩

皇上御筆高山流水四大字恭因

靑宮誕降之辰

特書以賜也瞻仰

天章紬繹斯言喻意於海涵山負取象於岳峙淵渟安貞不遷盈科漸進敦仁之義典學之功俱於是乎在矣字體俊拔雄古結撰天成霞蔚雲蒸日輝星燦洵藝林鴻寶也

恩頒 桂苑慶溢非常微臣敬觀榮幸何極

白松

石鼓歌

送劉北固楚遊

題曹淵符採菊圖

夢琇瞻

壽方丹皐

恭賦白鹿詩應 令

御書東南雲峰四大字賜韓宗伯恭賦

壽滿木厓

夏日直 暢春園恭賦

暢春園蘭花

題桃源圖

秋海棠

柳枝詞

治圃

對鏡

自笑

午睡

嘲白髮

白髮荅

題二弟桃花流水圖小像

題曼園小像和王琄湖先生韻

雨後過祖園看荷

傳恭堂詩集卷五目錄終

傳恭堂詩集卷五

古今體詩七十七首

南巡扈從詩

二月三日

車駕發京師

巡狩紀虞典時邁歌周詩滚宮隔九閽民瘼難周
知陽春入韶律萬彙方榮滋祇奉
慈壽鑾輅行遲遲上以勤定省下以廣疇諮
孝德冠今古仁風扇郊圻歌呼溢中路不聞警蹕
旌童叟紛里閈膏雨流鴻慈小臣慙鄒枚屬車載

筆隨策馬天仗間不受塵氛欺回首望京華五色
宮雲垂周覽貧博識拜手懷 恩私

南巡恭紀詩二十首

春回萬象日氤氳豹尾飄搖領六軍青雀波間排
鴈序五雲天際結龍紋

其二

春流如縠片帆開晚浦明霞錦作堆錯落紅鐙浮
水面直疑龍獻夜珠來

其三

巡幸東南大澤加壺漿爭擁 六龍車江淮止是
門庭路萬里提封總一家

其四

金輿徧問閭閻風野老陳情拜舞同自古民依難
上達高居多在禁垣中

其五

赭黃華蓋輭風吹童叟爭看鵠首移羽衛不教傳
警蹕蒼生擊壤祝
堯時

其六

砥柱西來萬派收桃花竹箭溯黃流廷臣疏築無

奇策規畫全煩
聖主憂

其七

田廬昏墊厪
宸衷四載還嬉大禹功不惜長隄風露冷玉鞭親
策五花驄

其八

拍天驚浪水漫漫驅犢人咸理釣竿一自胼胝勞
聖主男耕婦饁四時懽

其九

農事辛勤軫
聖情鳴鑾紫陌省耕行桑陰麥浪堪留賞繞樹還
聽布穀聲

其十

棐几珊瑚架筆牀吳紈清晝擁書囊芸箋五色頻
揮灑春浪長流翰墨香

其十一

傳來封事自長安蓮漏聲聲夜已闌金馬詞臣休
退直宵衣正在 御舟看

其十二

桑麻四野散和風父老謳歌擊壤同
天詔猶言民力竭如傷只在
聖心中

其十三

特蠲逋賦憫艱難吏樂民和里社安不獨寬仁符
漢帝十行
丹詔萬人懽

其十四

聖朝樂育重菁莪芹藻懽騰起頌歌茅屋短檠寒
雨夜子衿羣道受恩多

其十五

金雞傳詔下
溫綸肆赦與同解網仁此去革心依化日耕桑好
作放歌人

其十六

盛代關梁賦本輕更頒 丹詔永寬征鹺人估客
欣相告一片輕帆載德行

其十七

洪武經綸創業勤虔修祀典表功勳詞頭不用西
清擬

御製雕龍繡虎文

其十八

鍾山玉匣閟珠衣前代幽宮倚翠微酹酒蓁門
親下拜如天厚德古今稀

其十九

黎庶焚香擁道周芳汀暫請駐行舟嚴裝已辦凌
晨發特為輿情一日留

其二十

陽春膏雨徧塵寰天上旌旗往復還輯瑞禮成開
紫極山龍高拱五雲間

二十一日扈從過張楸記二十年前曾阻風
於此

律轉青陽草木榮　六龍南駕省春耕灣多帆影
東西轉水淨鐙光上下明近市儘教晉宮集凌波
不遣鷺鷗驚昔年風雪河干客倚櫂清吟扈　蹕
行

賜從臣橙糕恭紀二首

霜染橙黃八月時釀成佳味滑流匙侍臣分得雕
盤賜錢底淸芬盡日知

其二

紫禁朱櫻迥不如金膏頒自大官餘承　恩未敢
輕嘗卻留待香溫茗熟初

二十四日過南陽湖

湖光瀁沆自朝昏地接南陽煙水村一抹遠山靑
煙迷半篙新漲綠羅痕維舟古柳環沙岸曬網斜
陽挂竹門莫負此間風景好買魚釣艇待開尊

二十七日入江南境

春衣新試曉風和放艇江南二月過櫂急疑將飛
雨灑帆高留得夕陽多汀淼似翦眠輕鷺隄柳垂
絲醮綠波聞茗攤書行百里馬蹄塵土較如何

四月初二日

上駐蹕蘇州府蒙　恩賜
御書玉堂二大字恭紀二首

豹尾追隨
聖澤隆要頒
宸翰出行宮縱橫筆勒千鈞勢疎密鋒藏八法工
雲錦乍舒迎海日鸞龍高翥御天風蓬門永荷榮
光護不獨騰輝雀舫中

其二

珠牓曾題篤素堂直廬佳氣映文昌千秋寶共琳
瑯重兩世榮分翰墨光玉署忝隨簪筆侶石渠濫
愧較書郎敬瞻
天藻思圖効太乙藜燃午夜長

上於杭州江寧二處俱臨幸校場閱官兵騎射
上率
諸皇子親御弧矢以示羣臣恭紀

日邊朱邸金支貴插羽當風彩袖輕珠勒搖時疑
電掣玉鞭揮處覺雲生高吟久爛文昌麗引滿還
看武略精自愧侏儒頭致白學書執射兩無成

吳山

天風吹袖雨初收著屐吳山最上頭湖面盡涵千障影潮聲直湧大江流花間幽磬開精舍樹杪青帘出畫樓爭指縈光霄漢燭豐碑知是
御題留

西湖雜詩十首

輕衫到處點殘紅放艇西陵畫中萬疊青螺新雨沐一奩明鏡濬煙籠

其二

四面春山翠欲流湖心結搆小亭幽郤思煙雨溟濛日疑是波間畫舫浮

其三

蘇隄千尺臥長虹緩步披襟受好風百囀黃鸝坐溪柳鏤金衣在翠簾中

其四

梅子陰濃一道斜小亭放鶴占煙霞湖干自昔人如許爭說孤山處士家

其五

朱欄翠幌自紛紛嶺上晴嵐水上雲放眼風光看不盡丹青百幅李將軍

其六

玉泉蘋荇漾空虛濠濮悠然樂有餘倚徙曲欄垂柳畔七襄雲錦數遊魚

其七

崚嶒峰勢若飛來曲澗清溪往復回海上三山何處是天然圖畫小蓬萊

其八

石色青蒼洞壑深千章夏木蔭雲林冷泉亭子臨流坐一鏡澄潭滌此心

其九

石磴千層上翠微韜光絕頂白雲飛憑欄俯視春

如海鉤粉新香欲染衣

其十

攬勝湖山錦繡堆支笻無奈夕陽催綠陰小鳥如相識一路嚶聲送客回

扈從至江寧賦長句

小臣生長江南村從來未識金陵路僦居燕山三十年乘馬官街自朝暮前年絕塞揮天戈兜鍪橐鞬奉恩多域外奇觀不經見天山瀚海鳴鞭過昨歲明禋乘南嶽梅花吹笛登黃鶴竹裏勾輈聽鷓鴣江干芳潔搴蘭葯洞庭秋漲水吞天暮雨瀟

湘穩放船縱目遠鵮雲夢澤振衣高躡祝融巔茲行惠風扇芳草揚鈴問俗三吳道虎踞龍蟠舊都會 翠華到處卿雲繞小臣簪筆扈 鑾旂六代鶯花滿路飛覞底山川豁幽抱南轅北轍資搜討若非際遇
聖明時焉能只在菰蒲老

扈從泊燕子磯下

一點晴巒結翠鬟如看燕子掠清波齊梁金碧窗中見吳楚帆檣枕上過古屋千尋凌絕壁蒼松百尺冷煙蘿江流無事誇天塹薄海車書盡偃戈

康熙乙亥仲夏之四日侍直
內廷恭覩
皇上御筆高山流水四大字蓋因
青宮誕降之辰
特書以賜也瞻仰
天章紬繹斯旨愉意於海涵山負取象於岳峙淵渟安貞不遷盈科漸進敦仁之義典學之功俱於是乎在矣字體俊拔雄古結撰天成霞蔚雲蒸日輝星燦洵藝林鴻寶也
恩頒 桂苑慶溢非常微臣敬觀榮幸何極

紈扇風生玉宇涼菖蒲凝綠雨餘香天中喜屆懸符節 明兩先稱介壽觴春滿 龍樓花四照煙開蘭殿日重光更聽蕚棣雲生處
翰藻新頒
聖澤長

白松

老松挺勁質瀟灑空山匪葉暗鳳尾積幹古龍鱗披濤聲丞乎陸盤曲眠蛟螭玲瓏日光漏戛擊天風吹丹砂溢崑玉翡翠堆盤匜輪囷綠雲濕斑剝蒼苔滋細膚透香澤膩節流膏脂煙霞沐其顛鸞

鶴巢其枝譬彼章甫客巘廊標羽儀久勞山靈護不受嚴霜欺應有僊侶來金節相追隨古檜尼山廟老柏蜀相祠足與結儕伍貞心歲寒知嗤彼桃李華搖落秋風時

石鼓歌

周室龍飛孟津水豐鎬謨烈恢弘綱中葉聲靈振先緒宣王玉帛朝明堂攻車吉日奮神武設旂建旐蒐岐陽功成鐃歌告清廟銘鐫石鼓輝天章字類蝌蚪追軒頡文成雅頌含宮商秦漢淪棄孰寶惜土花繡澀埋陳倉唐代移置鳳翔郡僅存九鼓

堪嗟傷一鼓皇祐覕始出田家作臼春枇糠輦致
汴水得十數鈎金補綴羅宮墻昌黎窨山潑嗜古
長歌博辨紛頌揚燕京太學矗霄漢此鼓今在丹
楹傍我官詞曹歲分獻手摩目視容矜莊質若崑
山剖蒼玉制若碧漢垂星鈥痕若銅壺溜春雨色
若老朽披秋霜鮮積苔滋古光發蟲雕鳥剝奇文
藏崩雲潑墨結輪囷驚蛇筆陣分微茫豈同鼙鼓
發宏響應如玉磬聲琳瑯秘殿朱扉謹覆蓋當階
翠柏排千行神呵鬼護不敢褻春秋享祀薰爐香
遠喔鐘鼎沒泗水上同奎璧羅天閶

聖朝昇平重儒術橋門蹌濟環冠裳海外諸藩盡
慕義遣子就學紛梯航明廷風教萬國洽尼山俎
豆千秋光此鼓幸託成均地直與
聖澤同悠長

、送劉汜固楚遊

鄂渚秋風一葉舟我曾江上小勾留潑春送客桑
乾道明月懷君庾亮樓人在絳紗清絕處詩題黃
鶴最高頭五更莫怨梅花笛只隔家園一水流

題曹渭符採菊圖

颯颯凉風吹客衣東籬花發露霏微聞將綠綺傳
秋思染翰新從紫禁歸

其二

五雲深處客為家剩有閒情綰物華我亦卜居隣
太液自勸三徑種黃花

夢琇瞻

禁漏聲沉月落餘夢中未覺鴈行疎依然湘水江
邊路細雨蓬窗看打魚

壽方丹皐

聲華閥閱傳江左第一清才驃騎同月窟香分秋
露裏石門人在瀑泉中獨披圖史依蒼柏高藹煙
霞託寅淵恰喜綵衣歸介壽除書昨已下宸楓

恭賦白鹿詩應 令

瑤光天際朗星精 鶴禁花間瑞鹿鳴芝草銜來
霜比潔萍香食處玉同清皚從長白峰頭見似向
瀛浮月下行久沐仁風能率舞千齡仙質表休禎

御書東南雲峰四大字賜韓宗伯恭賦

紫禁飛花點絳旃香浮銅鴨鬭經筵研朱點露自
朝夕琅環萬軸圖書淵
聖人天縱重稽古寸陰寶惜師神禹三餘垂拱披
遺文六籍沉酣探微緒鎮日臨池墨瀋香九霄雲

漢輝天章結搆縱橫具神力漏痕釵脚追鍾王寫
經染翰冠千載岣嶁委宛時搜採爲問螭頭珥筆
臣片鑑誰能測滄海長洲宗伯今昌黎蚤年臚唱
登雲低容臺禮樂資黼黻仍居天祿燃青藜丹鉛
論座供披索清芬襟抱如蘭茝掞藻驚才駕馬班
傳薪精義參濂洛木天領袖揚華裾九重異數崇
醇儒學窺大字褒經術洞燭勤苦艮非誣淡宮篤
學誠希覯明良一德光文囿華門圭竇緊何人探
詩何當輟旨書小臣拜手還躊躇面牆側足承明
廬好分東壁餘光照還讀西清舊賜書

壽潛木匡

菘苑椿蕪千自删獨持牛耳上雞壇高蹤世仰陶
彭澤劭德人師管幼安白髮蕭疎羅萬卷青山嘯
傲歷千盤江東耆舊今何許落落蒼松抱歲寒

其二

芒鞵竹杖蹋花田河墅晴沙一徑偏芝採商山成
大隱經傳漢代正齊年草來奇字人爭問吟就新
詩世已傳孺子昕從牀下拜少微烱烱碧霄懸

夏日直 暢春園恭賦

清時避暑駐華林竹雨松風輦路深泉脈遠來千
澗曲漏聲時轉百花陰芰荷簾下試青史蘭蕙香
中撫素琴邃館長廊雕繪少還淳返樸見天心

其二

慈寧僊仗上林中養志迎涼孝德崇每駐雲軿看
翠巘時扶雕輦過芳叢採來雪藕金盤進膾得鮮
鱗御饌充遙指西山看介壽紫庭繁祉萬年同

其三

蓬萊勝地自天成遠岫嵐光入座清雲過石梁微
雨歇波搖迴渚晚涼生縑緗白屋隣丹禁驅犢青
疇傍翠旌爲重民依崇稼穡豳風羅列在前楹

其四

廿載叨 恩在石渠還看螭陛集簪裾特教珥筆
垂楊下且待咸詩畫漏餘宿雨新荷聞沆瀣斜陽
高樹對扶疎
皇仁樂育氣無極天祿燃藜愧校書

暢春園蘭花

宛轉曾軒啓上林湘蘭掩映書簾深葳蕤含蕊標
孤賞淡蕩吹香表素心結佩騷人歌楚澤流觴高
會在山陰何如移植蓬萊裏棐几清斧傍舜琴

題桃源圖

峰迴路轉見平川甘結桑麻世外緣聞說避秦來此地可知無奈是神僊

其二

洞口幽居攬結隣重來難訪武陵春此間不許漁郎住何事桃花悞賺人

秋海棠

緋桃綠柳久芳菲梅子青青杏子肥莫怪海棠腸欲斷滿霜寒露濕紅衣

柳枝詞

一弓小闢松千尺無復閒階著柳枝好去漁莊溪

水畔含煙和露及春時

其二

何須青眼戀殘春飛絮浮萍託此身一望綠肥紅瘦了東皇也是欲歸人

治圃

荆榛稍作編籬落茅葺留將種痘垣只有幽蘭蚤勸去生來薄命卻當門

對鏡

憧憧心事亂如絲一覺揚州大夢時多謝髭鬚勞捧喝蚤將霜信報儂知

自笑

寵辱憂虞百不生疎花小草寄閒情笑他仄徑荆榛裏側足偏拖敗絮行

其二

色相虛無月在潭願將絲盡學春蠶他時若上龍華會不向拈花笑裏參

午睡

盈頭霜雪已縱橫老衲枯禪百不爭興似秋高雲漸薄病同春暖草齊生塵封筆墨慵揮灑霧浣衣冠懶送迎惟有黑甜鄉路熟時時攔入此間行

嘲白髮

負暄擊壤老農民黑髮年年愚賤身何事炎涼雙鬢雪爭先趨附廟廊人

白髮答

彩迎冠蓋豈無端脫穎呈身路本寬野老忘情機事少傍他門戶亦應難

題二弟桃花流水圖小倪

十年沉醉武陵春磐石蒼苔坐錦茵此福神僊消不得應教騎馬入風塵

其二

故園好景足清娛蚤乞閒身入畫圖他日桃花溪上路只愁換卻白髭鬚

題曼園小像和王玥洵先生韻

偃蓋蒼松捲綠雲天風吹處海濤聞臣心共識清如水獨對春波綺綠紋

其二

八簪騶佩退朝時海鶴翛然照碧池一卷韜鈐誰授得圯橋黃石最相知

其三

閒身未許鷺鷗陪劍履勳名列上台他日功成繪凌閣鶯花纔許午橋來

雨後過祖園看荷

輿儓莫笑看花忙猛雨侵衣自不妨細雨那愁郊路滑輕衫正喜水風涼空濛雲氣籠飛閣瀲灩荷香入羽觴一枕桃笙困繁暑何如清興狎滄浪

其二

盡日茶瓜水樹中遠山嵐影逼簾櫳珠飛荷點紫荷露蟬咽一聲高樹風漁舍垂竿依柳岸村農賭酒隔花叢永和蘭渚今朝亦少長羣賢自昔同

傳恭堂詩集卷五終

〔清〕徐旭旦撰

世經堂初集三十卷

清康熙刻本

序

蓋自事功與學術爲兩途，卬求之古人，中優於此者必絀於彼，非其才所不逮，即力有不暇，此望洋觀止不能已於家西泠弟也。吾弟五歲能詩，十歲舉神童，燕子一賦，受知於張西山、胡荊州兩公。甫弱冠，上自墳典丘索、性命精微，下至天文地輿、象數方名、禮樂河漕、軒岐攝生諸銓諦，無不窺其秘奥，由是著作埒等身。壬子長貢士，三中副車，遍歷天下名山大川，凡著述莫不家傳戶誦，一時名遂噪都下。適清獻司農

兩公藉其長才，繼又爲　和碩親王尚善貝勒延置幃幄十餘年間，凡一應條陳奏議，豐功偉績，裨益於國計民生者，諸君子享其名，實出自吾弟手也。己未應博學宏辭科時，予讀書中秘，吾弟將次詮用，又爲靳文襄于總河　題請，因授監理開導中河七十二處，泄海口三百餘里，吾弟指授方畧，遂厎平成。論功以六品服俸，暫補典化，署州縣篆者七，所過輙有政聲。既又奉命賑濟，爲之破產，全活不下韓魏公七十萬之數。於是督撫河漕會薦，九卿科道保舉，遂奉

特旨吏部首推大用。會今
上南幸舟次，　召對前後五次，并應　制西湖金山諸賦及迎　鑾詩三十六章。
上奇之，將擢置薇垣中備朝夕　顧問。適因內憂固辭去。甲申補楚之清瀏，一時　輦下名公鉅卿歌長沙不久要才子，餞之長安門外，當時以爲榮。惟是臨岐執手，兄北弟南，愈疎潤耳。未幾聞攝淑邑，兼篆盧署，又未幾選授九疑山長，近又聞兼攝營浦矣。夫大湖以南素稱盤錯，方不鮮，吾弟何屢試輙以最聞，而

兩臺之薦無虛日也。今年春扈
蹕南巡，歷覲上中下河諸境，父老爲予言，此猶昔年君家監理功也。予正以不得一聚首爲念，乃吾弟巳走使南迎，并攜所刻世經堂初集示余，余大喜過望。因詢弟之所以治楚者，知寧邑故出蒼梧之野，地雜苗猺，民多梗化，吾弟開誠布公，減賦稅，絕苞苴，戢強暴，靖萑苻，吏號一錢，民歌五袴，蓋德教入人之深也。盍嘆事功不由學術，則其本領不厚，而發之也必不能入乎人心。譬聞當事洋溢乎邦國，今吾弟之著作

其奏議則西京也其騈儷則晉魏也其記敘諸體則唐宋也然有賈董之暢茂而去其雜覇有何庾之綺麗而益以氣骨有韓蘇之如潮如海而納之于規矩準繩蓋醇乎其醇無體不備是兼乎古之作者況漢唐以來諸公或徒託之空言或未究諸實事若吾弟本其學術出為事功在河而河奏功在漕而漕著績在劇邑則劇邑謳歌在巖疆則巖疆徧德實在功業隨分設施行見政成上理大湖南北兩臺能以得人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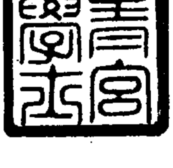
聖天子開明堂而受賀焉固曰朕曩者召對果不負是人今益老其才矣用是資其經術黼黻

皇猷益得出生平所著作數百萬言若二集三集以迄樂府詩歌詞曲并河漕輯要壽民醫統等書固不獨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彪炳天壤潤色太平者當益繼清獻偕司農兩公以高大吾宗也予拭目俟之矣因喜而急為之序

旹

康熙歲次丁亥清和月既望愚兄元正子貞氏拜手

謹識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一

賦

上幸西湖賦
擬應
制璿璣玉衡賦
聖駕南巡賦
蕩平北寇賦
太岳圖賦
七夕賦
秋月賦
竹林賦
螢火賦
具區賦
螃蟹賦
得勝湖觀水賦
月中桂樹賦唐禮部體用題爲韻

世經堂初集卷之一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同學　宋寶頴旣庭　毛奇齡大可　選
男　[illegible]　張月聖湖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賦

上幸西湖賦

東南勝地吳越靈區天然圖畫爰有西湖自翠華之臨幸覺風景之頓殊山迴遭而獻翠水瀰洄而涵虛於稽故蹟載在方輿惠留刺史之堤忠表賢王之墟魚躍神僧之井鶴歸處士之廬東則臨安舊都佳氣盤旋龍飛鳳舞自昔所傳南則虎林崔巍一峯飛來南屏松風天籟悠哉西則浮圖插雲風篁如沐葛仙遺蹤幽巖深谷北則石甑深邃秦皇艤舟逶迤百雉俯瀉長流若夫時序推遷光陰迭換朝夕異景陰晴改面六橋夭矯以虹飛孤嶼嶙峋而髻奠梅竹羅羅望四照之軒楹松栢青青識西陵之橋畔天鷄唱徹知朝陽之初升漁艇歸來見夕霞之將歛

秋月湛湛兮光疑若鏡之乍洗春波融融兮
影動如紫金之在鍊濃抹兮烟靄千重淡粧兮
空明一片至若莎軟沙柔朱爲鄰兮綠瓊輞蘋
鮮荇滑桂爲楫兮彩鷁浮王孫雜遝婦子嘻遊
燕燕鮮吳姬之扇魚魚聽越女之謳草弄猗靡
裙帶綠香霏旖旎縠紋流雨乃步襪凌波飛蓋
凝烟幅巾瀟灑羽氅蹁躚酒酌湖中之月醉臥
水底之天嗟人物共異時自古今有同然然而
美景難逢韶華易擲江山有待雲霞改色幸六
龍之馳驅增兩湖之赫奕堯柳之姿娟娟松筠
之韻瑟瑟胎苞荷蕊之珠明積栴柟之雪花迎
喜氣覺芳馥之侵人鳥識歡心亦和鳴之中節
絃管樓臺淡淡雲鼓鐘梵宇溶溶月要有將軍
挾彈衛士鳴鞭芳塵時拂翠帶斜牽玉斝斟酥
銀刀割鮮犨騎穿日共戴堯天知一人之有慶
頌
天子之萬年咸永恩於魚藻又何賦乎甘泉謹拜手
稽首而復爲之歌曰美哉西湖兮獨秀萬方

聖人蒞止兮千載休光春花秋月兮大塊文章雨奇
晴好兮景物呈祥魚躍鳶飛兮義洽仁翔士女
偕樂兮四海來王游覽休畢兮旋旆未央按圖
九土兮膏澤八荒
皇恩浩蕩兮山水難量國祚靈長兮天地無疆

擬應

制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聖人御曆德莫大於敬天元后乘時制獨隆於法帝故欲授人若昊必先立象陳儀五紀以還非無容成大撓之命三古而後遂有土圭臬隱之司然而察變觀文首重華以立極良由制器尚象準乾造而不違璣衡千古為昭璿玉四時不易蓋璣圓象天三曜之運行適合衡平測影五緯之躔次攸徵此立儀立象所由開郎

先天後天之莫外我

皇上德符乾健光啟離明頒時憲以一車書衍永年而垂法象固已三辰叶序五德徵休乃當右文策士之時特湲稽古觀型之慕夫以天象為可畏則災祥總歸修省之誠以帝治為當遵郎制作亦寓率循之志自與危微精一同心豈直濬哲文明合德爰疏短賦謬塵蕪辭雖猶井窺管見之常竊附就日瞻雲之義賦曰粵天地之肇闢垂古今之文章遜神哲以重慶協帝運而遐

昌遡紫微之隆亘體泰極之昭彰秉天行以弘化乘時命而當陽恭惟我

皇嗣膺寶曆統御瑤府靈祉無疆仵卜萬古採多士之宏辭試璣衡之駢賦顧臣三尺草莽一介樗姿躬際曠典符兆昌期仰觀俯察有覺鷄生之卯計往推來因窺磨上之蟻心齊七政道察二儀循環不息隱顯運機上遡重華之舜遠追寅餞之羲乃若璣如轉軸衡似橫簫璣徑八尺圓盈丈遙衡長八矩孔方寸高下端望之星辰拱昭上測占歟吉凶匪驕此蓋聖世元會之所成

豈謂造物人力之能調者乎是故星輿故秘聖王尚象珠璧懸文盛代垂勳推步既極乎管窺鉛槧聊傳乎測旺庖犧則天觀日月五星之朗軒轅推筴順陰陽四序之長時雍於變非同影響風動太和終歸寅亮降觀厥後寖失其先周髀之術靡驗宣室之制莫傳一行銅游浪抒圭土平子靈憲妄擬蓋天令瓚巳往范蟬未然淳風不再崔玉休焉是故天難度地難量空闊紀

綱之三十三家圜爲璣方爲衡徒似陰陽之二十一衡保章之官巳屬具文渾儀之制久稱棄璧野獻爲勤杞憂莫釋未有

聖神撫運聰明憲律媲美往古駕軼前哲大哉

皇清一哉皇心河澄奎聚坐致太平龍翔鳳舞潛德

升聞道欲登三而邁五治先敬天以勤民觀象授時播豳風之百穀因儀察變定洪範之千春爰有新進小臣叨扈從覲盛節第嘉頌揚休烈遂作頌曰天地定位兮聖人成能五緯聿修兮

三綱以正六爻登極兮萬國咸寧壽考維祺兮行健同貞福祚靈長兮受命維新

聖駕南巡賦

粤稽古帝東巡秩山川於岱嶽盛王南狩會玉帛於塗山斯葢四海時雍無一夫之不獲萬方耕鑿徵九土之皆平非鞭山驅石祈神仙於恍惚之中豈負土塞薪告河伯於渺茫之際者乎

恭惟我

皇道冠古今德侔天地乃神乃聖知周萬物而靡遺允武允文功施千禩而罔替邁三五之盛軼郝億萬之鴻基八表乂安兆民胥慶甘霖膏露汪濊於海澨邊陲景星慶雲燦爛於微垣斗極遐

邇邠丕顯之猷中外洽好生之德而且日勤宵旰時厪蒼黎征徭甲於東南恐民財之有限田賦貢於中土歎歲稔之無餘是以運際雍熙心同饑溺省耕省斂鸞旂時出乎九重蠲賦蠲征鳳詔屢頒於四海爰廵山左奄歷江南夏后雙龍之尾雲飛十二山河周王八駿之蹄風動三千禮樂旅泰山聞呼萬歲若禪梁封嶽笑漢武之侈心謁闕里致敬先師至錫爵褒王鄙元人

之陋典若夫覽漕渠之飛渡疏瀹以時通海口之激湍隄防得法不須白馬沉波巳障百川而效順何必元圭錫命早驅四瀆以朝宗中流日麗黃河應爲聖人清夾岸烟明淮水定看龍馬出金焦兩點峯巒掩映於南徐鐵甕一圍城勢廻環於北固蓋自龍盤山脈越千秋而王氣方來由茲馬渡江潮至今日而文風益盛挹吳苑之繁華念泰伯流徽未遑覽越區之靈與思禹王明德惟馨至若七十二峯之勝二十四橋之

觀與夫西湖堯栁虎阜笙歌豈宸衷以之流連而法駕於焉顧盼者哉竊惟天之聰明恒照物情幽隱王之睿哲逆知民力艱難浩浩
皇恩減本年之正供洋洋
聖壽停歷歲之徵逋商旅相與歌於途農夫相與忭於野一人有慶將賜普天之下三日大酺萬方無罪巳占畫地之中五刑皆赦視民如傷違娩周文之德保民若赤直宣康誥之文者也臣旦蒭菲庸材草茅下士才慚司馬何敢陳諫獵之書學遜子雲竊擬奏甘泉之賦聆堯耆之八彩秀比山河仰舜目之重瞳光分日月伏願
聖壽萬年長頌九如之什天顏咫尺共抒三祝之詞兼夏兼殷奠金甌於水固卜年卜世調玉燭於長新昆虫時若鱗遊介伏羣知水德爲安雨露無私草茂花榮共識春風有造熙熙乎但聞擊壤康衢皞皞乎惟見含哺鼓腹臣旦不勝踴躍懽忭之至

蕩平北寇賦

粤我
皇清之受命也膺圖籙而御極造區夏以承天亙八
荒而樹表正三辰以卜年損益而質文盡善蕩
滌而煩苛悉蠲控制則貔貅百萬漸被則禮樂
三千徵和會於泰階廓聲靈於幅員累葉丕承
休光純厚亶我
聖皇綏猷元后德峻極而天齊量廣淵而地受欽明
開覺之先睿照重離之首錫智勇以寧邦克寬
仁而在宥所以守文而多定武之勲作君而闢
作師之牖體元御物貞度凞志端拱穆清嚮明
而治健行則日月周旋廣運則風雲震厲精彊
則夕惕朝乾惇大則康民順類欽承天命者億
萬年允執傳心者十六字而且日旰尚食未明
求衣勤講幄於三殿親治理於萬幾聽鸞聲於
駿䮫閶闔於燕微遹闈遐於戶庭悉纖忽於
盤匜事無細而不燭物無微而不矜一民饑一
民寒上動神荛之隱赦不辜失不經猶煩仁禹

之心雁農時則陳七月之什阜薰風則揮五絃
之琴簾外春寒遂徹征人之戍殿前月曉猶繙
乙夜之書記勤宣之吏於屏扆招伏處之彥於
山林靡不行之若決憂之至深鋪鴻庥揚景爍
修府事同憂樂開邪隆安耕鑿平三藩迸四惡
收臺灣奠沙漠此固不世出之奇功非常之偉
畧也爾乃噶爾旦逞共工不周之觸效子陽井
底之蛙氣侵瀚海彌亘流沙賀蘭月氐之擾動
赤木黄峽之杈枒連鷄嵎虎封豕長蛇因畏罪
而竊發遂弄兵而紛拏犯我顏行虔我赤子撓
亂我邊陲驛騷我寧宇豈日月之薄蝕偶然亦
堯湯之水旱應爾虞室苗民之逆命成周殷監
之稱師文帝細柳之營憲宗淮蔡之碑事常見
於後世功亦著於曩時矧我朝之景命維新
聖主之神謀獨運是猶鼠乘泥穴之車蟻聚南柯之
琵蕩灰燼於兩塵掃鯨鯢於一瞬於是
天子赫焉震怒親統五兵元帥給雲臺之仗尚書開
武庫之丁命神逍以專閫起頗牧於禁庭悉西

寧之門戶震北極之風聲雲霓萬姓之望壺漿
千里之迎氣拚旌旗風生鼓鉦夏有餘皇下瀨
之師鸛鵝橫江之陣三千屬犀之甲十萬迎風
之劢既度陝而西征復踰山而南蹦絕塞三臨
功成俄頃張冄之毒霧安施蚩尤之妖氛自燼
如孫恩闔海之俘似莊蹻滇池之殞縛陳豨而
就烹擒孟獲而延頸京觀長封橫戈息影是皆
方畧授於
聖衷機宜由於廟筭驗河山而蕩滌制戎兵而條縱

或先絕其聲援或坐困以不戰或截諸於一偏
或乘諸於三面或疾擊以朝食或銜枚於夜半
釋脅從於伍歸懸露布而俘獻洵睿鑒之如神
致用兵之盡善既扼吭而拊背自鳥驚而獸散
布昭聖武於家邦永式皇圖於清晏開山夜月
之詞朱鷺鐃歌之曲匡王六月之師徂征三年
之役不昔勞我后之神光戡亂之鋒也哉斯時
也方矢既橐烽烟永息清和咸理庶徵無易人
有幸生之心家樂承平之日既軫恤其勤苦又

沐浴於膏澤挪繁役之未俗盡農桑之地力郡
圻無伏莽之奸徼戍絕更番之役況以二十二
人之熙載於上十二牧之承流於下鏡至清以
省成嘘太和以宣化臺省必陛見以咨詢廉能
每賜詩而獎借其數以賞乎奇勲一長亦收夫
泛駕孰不鼓舞奮庸圖功乘暇亦且亏旌貢處
士之廬駿骨買金臺之價馬周拜於一朝賈誼
召於中夜王褒行賢臣之頌魏徵入凌烟之畫
是以朝野之內賢能澄叙大猷允升黎民於變

遂致昇平道不拾遺夜不掩扃何思何爲無慮
無營庶幾刑措始欲結繩還淳麗之上理合天
地之清寧內外臣庶進而上天庥尊帝號撰巍
巍測浩浩闡皇仁敷聖教上成功符至道凌三
五乖億兆集禎祥彌穹昊應上元誠二曜請封
禪昭報告
天子肅然動容挪然謙讓卻尊號而弗居遜隆勲而
莫尚以漢臣之文夸懷夏彭之音賸渺黃軒之
登封行巡狩之柴望本省方以採風一軌度而

齊董瞻嶽瀆之崇隆覽河漕之滂瀁試牧伯之咨臧否民間之情狀望鑾輿之所經舉明禋以答貺既廷議之僉同允皇情之遐邕於時恩詔下德音揚金雞喈紫鸞翔蠲租而徵緩二解網以宥萬方人出之於望外澤自溥於非常慶滿耕耘之室祥消貫索之囚頓回天地之和如飲沆瀣之漿爭歌傾耳巷舞彌長小臣幸睹昌期不禁舞蹈而翱翔恭承耆定還同輿情而頌揚遂見繪圖於玉牒用傳聖烈於無疆敢拜手稽

首而復爲之歌曰三臨絕塞兮勒銘崑崙六師凱旋兮帶礪長新有苗來格兮干羽皆臣和氣翔洽兮同歸至仁四海頌德兮

天子萬春

太極圖賦

溯最初於沕穆兆無始於鴻蒙含元氣以常寂統粹理而恒充雖冲漠而無朕實流行而各通觀未發之恒性悟無妄於降衷爾乃杳杳冥冥渾渾融融涵存兮莫測其何始環轉兮莫識其奚終謂至無而弗設復至有而難窮此先天地而泯於無物無極之可名包天地而出於有理太極之所生也蓋不言無極則得一以貞無以覩其妙不言太極則兼三以貫無以抉其竅太極不由無極將泥其形迹徒得其象肖無

極不生太極尤淪於空虛殊失其精與故太極雖開儀象之門而無極已叅道德之窔爾其穆然無端杳乎旋繞植體爲圜藏用非小淸寧是宰造化之肇統萬物而非多具一物而非少於是太極一動動則陽生陽極而靜靜則陰生動靜以判陰陽以名靜極則動厥陽之道岿乎發育動極復靜厥陰之理本乎存誠惟陽伏陰靜與爲凝惟陰顯陽動與爲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均受其成陰根陽靜而日固復動而日萌陽根陰動而不息仍靜而不爭知陰爲

静而太極之體立知陽為動而太極之用行二氣既正五行乃呈惟天賦畀罔厚罔薄惟物秉受有濁有清故質惟對待天地生成之事用有生尅人物調燮之情用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形質之受成或靈蠢之雜處普大化於不言畀至性於默予理隨在而無間道無行而不與既五氣之順布隨萬物之時敘惟人毓秀而含靈亶聰而作哲既不偏而不倚更無過與不及由大義以為正路守至仁而為安宅參兩大以合撰奪日月之光射若四時而順序通鬼神之

幽隔且原始以反終悟死生於了徹總萬物之裁成由五行之不忒而五行之咸若本二氣之克寨知陰陽之順行而無息悟太極之形虛而理實皇矣太極乾坤是扶千變萬化同歸殊塗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微乎微乎其在斯圖

七夕賦

時維七夕客會兩河天上雙星光映當筵珠玉人間入斗氣涵碧落烟雲青蔾分太乙之輝香傳蝌蚪絳帳萃梁園之秀色比琳琅神禹再來遥想千秋樂利希文重出會看七邑斗成兹值良宵恭逢雅集流霞入座風清玳瑁之筵新月澄空露濕珊瑚之架問緱山笙鶴銀漢迢迢翩織女支机玉繩耿耿天低迤岫參差烏鵲填橋水漲明湖隱見蛟龍聚窟泛靈槎於碧海星河半落筵前揮彩筆於銀箋香霧漸生衣上

遂使江南遊客共賡乞巧之篇郎屬薊北星軺亦賦停棱之句自慚樗櫟幸托龍門望闕心懸久負層霄浩蕩登瀛星聚幸陪良夜清幽傾北海之樽風遲銀漢集西京之雅月故琅函更賦里言以傳勝賞

秋月賦

維金風之瑟瑟兮零玉露以瀼瀼聽殘蟬之集古寺兮望哀雁之度寒塘步空庭而閒寂兮坐良夜以蒼茫度二八以揚輝兮期三五而重光溶溶兮江心浸白皎皎兮殿角流黃方抱影於簾旌兮忽窺人於屋梁濕桂樹於瑤臺兮飄梧葉於銀床素魄共琉璃而一色兮寒光與霞彩而齊揚勾蝴蝶之粉魄兮景嫦娥之淡粧美今夕之行樂兮毋問夜而未央覺羈懷之橫生兮恒顧影而悲涼見夫檐光歷亂衆星拱也樓陰淸淺明河瀉也西山暮捲南浦朝飛雨收而雲散也寥廓生凉長空浸水露下而天高也圜玉一輪斜嚲萬丈月也而屆乎秋也顧月之足以感人而秋之足以移人未可一端而竟也團圞禁陛兮銀河轉迢遞粧樓兮玉漏稀臺樹兮侯家光乍滿笙歌兮戚里影初低笙簫兮鳳凰樓上女織錦兮蟋蟀牖中妻移船商婦兮江頭泊挾瑟佳人兮湖上迷關山萬里兮回客夢碪杵千樹兮聽鄰鷄若夫捲簾而穿繡閣之幃當軒而映芸窗之箋移花而拂處士之琴蔭柳

而弄漁人之笛思鄉絕塞寒浸枕戈之營灑淚空閨冷照望夫之石板橋對影哭遊子之岐途霜階搗素傷思婦之刀尺罔不觸類忽深因端感發況乃暑氣初平火流已歇萬戶淒凉四顧蕭瑟緊西風兮半綻籬邊之菊染微霜兮乍勻江上之楓色蔵鞋而弗振兮淒淒芳草聲幽砌而未明兮咽咽寒蛩嗟乎銀漢無聲天香欲吐乾坤若滌江山如素碧雲澹抹彩霞遥互傍繁星以飛蟾兮繞長天而走兔遊玉宇而無塵兮舞霓裳而獨步恍美人之乍來兮疑羽士之忽赴怨廣寒兮消魂欲浮槎兮迷露曾幾何時而參斗之漸橫見牛女之斜渡悵皓月之欲殘覺清秋之已暮益以見代謝之不常而盈虛之有素云爾

竹林賦

叢修篁之茂密植勁節以亭〻經歲寒而益翠歷年久以彌青含霜飈以蕭颯籠晚靄以娉婷滴清響兮乖露聳逸幹兮凌雲若夫立陰凝結素雪飄零枝〻壓玉葉〻埋金與梅梢而俱折傍松蓋以如撐至其春雨瀟〻秋風瑟〻敲琅玕以協韵濯篔簹而添色或縱橫以敷龍甲或偃仰而舒鸞翼爾乃叢碧扶疎疊翠交加戔〻祖立裊〻孫斜拋著雪以如絮拖青佩而如霞啼殘寂〻金鶯枝啄碎紛〻彩鳳花則有魏朝逸士晉代名流攜琴載酒俯仰清幽對濃陰而舒嘯撫寒碧以寄謳阮籍猖狂兮雙白其眸嵇康嬾嫚兮廣陵飈〻向秀阿咸兮以遨以游羨劉伶兮荷鍤笑王戎兮持籌山吏部之好賢兮且與數子而悠悠一醉顛倒於林中兮神與天地而俱休嗟乎竹林七人遯風千載人與竹兮俱傳竹與人兮同邁苟非曠達以保真兮恐微軀之易壞仰此君之高節兮庶好修其可逮

螢火賦

夢花井蝶殘露如蛸清輝掩映弱質輕盈遵養晝晦熠燿宵行似幽人之潛德於萬彙為化生於是蘭湯洛罷梅雨初霽月出黃昏火司赤帝絳埒青鎖之階金屋瑤臺之砌映銀燭以輕翔含珠光而遠逝既而雁書南向龍火西流悲哉素節凜矣清秋松間竹院桺下朱樓乘風似喜浥雨如愁匪貪長夜之歡而秉燭寧抱明月之珠以暗投爾其綠野堂寬子山園小纈閣玲瓏文牕窈窕疎傍朱闌斜穿翠篠瑩徹兮破鏡之飛碧天灼爍兮殘星之沉清沼亦有武昌醉月河朔傳盃頹顛總館上下亭臺光茲閃太阿之匣輝婚綻火齊之胎主人攜月而送客神女戲珠以還來若乃絕塞燃烽孤城對賊不度春光偏饒秋色照白骨兮纍〻雜青燐兮惻〻晃蓬戍之驕戈淚濺閨而沾臆又如蘭房寂靜水殿虛凉三五良夜二八娥行徘徊月下指點秋光撲之紈扇盛以紗囊嬌癡無賴笑語生香正銀河之當戶坐玉漏以未央別有漢苑吳宮玉津金谷此日頹垣曩時華屋一點兩點兮追

輿廢以何年乍滅乍明兮吊豪華而欲哭何止燕麥
之搖秋風而兎葵之供樵牧亂日野馬絪緼萬有莫
違兮昕夕晦明蠕動翾飛兮纖纖丹鳥含生至微兮
安所克實有此光輝兮昔有好學映以下帷兮其人
如在行與同歸兮

具區賦

夫何巨浸之天闢兮控東南之上游滙江海而蓄洩
兮矗千峯而載浮淼瀰兮如在滇渤空明兮如泝天
漢而乘舟蕩蒼冥之無壁兮謂白日如沒乎中流紛
萬族而效靈兮蛟龍蟠渦而泛遊仰神功於莫麗兮
吾將思明德於千秋爾其度分牛斗垣屬天市跨勾
吳於絕域帶於越而千里粵洪荒之乍啟浩橫流於
百川排濁浪於坤軸決衝波於遠天嗟生民之昏墊
兮固水處而必顛何隨刊之所及兮障狂瀾於既翻

鞭應龍使先驅兮又繼之以旦夕相衆流之會歸兮
疏流滌而爲澤錫嘉名以爲震兮永終古兮安瀾紛
既有此地靈兮又重之以名山峙雙嶼於洞庭兮控
東西而若連儼諸峯之羅列兮芙蓉七十而廻環洞
何爲兮浪底徑何路兮波間若乃微飈迅激巨浪橫
興風水相搏霹靂喧騰疊嶺疑動斷岸如崩雨霽虹
橋清秋光熠風腥鼉窟白日陰凝由是考圖按景鼓
枻登山伐異者咸邛搜奇者畢觀或濬澠而平達或
崃峙而嶙岏或虎搏而獸伏或鯨立而龍蟠或連沙

而發石或倒水而鷲淵豈獨林屋之窈冥入地縹緲之崔嵬刹天若乃沿曲徑入方塘嘉卉茁平林長隱松杉兮合翠紛橘柚兮縈黃眺比屋之鱗次亦閭里之成行夏木青兮湖風動冬雪零兮沙雁翔採蔓菁於南渚拾岐穗於西疇掯獵騎兮河鸛送歸樵於野航豈避秦之遺俗固宛在夫中央至若昔住橫塘今離南浦長艑大篙布帆婀娜過苕霅與姑蘇毋三朝而三暮豈不畏夫天吳恐方舟而無路固逐末之必然爰誰酉兮中渡及乎珠樹瓊樓花臺金刹雲霞兮

沃蕩日月兮迴薄旣撲地而凌霄復鈎心而鬬角下香氣於三天來鐘聲於萬壑鴈王登岸而獻珠鹿女凌波而奏樂窮沙界爲祥河濬遥源而競酌苟迷海之可窮或於斯焉而舍筏由是慕古之英感時之哲覽洪波之浩淼思古人之往蹟縱平波之遠目蔽巘崿於連岑悲興衰之代謝涕橫墜以霑襟則有春秋吳越連兵結禍的的宵烽殷殷夜鼓列艦兮湖邊羽月兮茶烟擁帆檣兮天上擬組練兮雲端呼鸛鵝而爭集駕髻嶼之雙懸會登壇於泗上要致貢於中原

曾榜航之無目忽消落於何年若其消夏灣頭採芳徑裏流水碧波凉風四起空澤鶯啼花開十里兮雙崦於東西借五湖之曲渚錦纜兮齊迴龍舟兮自來簫鼓鳴兮棹歌發歡樂極兮生悲哀緣蒲長兮新節紅蓮生兮細萏望君王兮不達曾何假於良媒及夫會稽兵熾蘇臺鹿上別殿兮杳寒離宮兮月朗野葛兮罥階綠苔兮生榜白骨兮燐青風號兮雨愴豈復知響屧之遊遨憶包山之蕩往善夫范君及國功成名立奄忽辭榮飄然一葉望金門而不見泛滄波其

何極狎汀鷺與沙鷗拾江蘺與海月羌履盛而不戒兮雖顧忠其焉得想舟里之高風固斯人之遺則謂蕙華之旖旎兮曾無異乎衆芳苟遠逝之足適兮詎城闕之難忘悼予生之遲暮哀時命之弗將洵五湖可終老兮固將從前哲而相羊若夫想吳淞與閭越長畋食而安居華裸壤之舊俗履波濤而不疑麗厥土於上中育人文之奧區斯固夏后之神德亘千載而長存同覆載之高厚與流峙而日新孰能屈峯嶺與之衡高決流波與之擬淺者乎

螃蟹賦

金風生玉露零三湘之畔五湖之濱苑有介士踰沙橫行非蚯游之逶迤似魚龎之逡巡爾其稻粱初肥荇藻方簹或潛波而唼絲薹或登庄而茹玉粒轉々旋々叢々雜々謂躬擐夫甲胄勝彼禽之羽翼乃負爪而非利若恃鉗而可攝緊村童之覬覦與漁父之闌闞扶籠而俯淺潭褰裳而緣曲堰潛雖伏以孔貉窟雖幽而亦顯若探囊之取九類覆巢以破卵笑橫走之多足媿睍覘之雙眼噴啞沫兮滋々舒指爪兮蟆々空有腹兮峊宄柰無腸兮可斷爾乃烹以粱釜火以箕燃登之玉几薦之金盤佐以蜀姜沃以吳鹽嘉賓朶頤上客垂涎貴逾禁臠之珍美奪江瑤之鮮至其腹如截肪體若凝朱盾脫樊侯之背膏流董相之臍雌黃出其脣吻册赭點其髭鬚匪四殼之兼具亦八足之自如於是左手持螯右手揮卮其容陶々其色愉々戲爲之賦復系以詞曰嗟彼水族一君爲介兮秉味獨美戕其軀兮如材之良爲人伐兮如士之彥爲國選兮雖非麟脯尚方珍兮口腹何窮物亦

無盡兮

得勝湖觀水賦

嘗觀洞庭之旁彭蠡之陰九派通雷港之滙三泖連震澤之潺錢塘滉漾而朝爽廣陵滂泓而夕陰渼陂浩淼秋浦蕭森雖遠讓夫溟渤均足借游泳而寫煩襟若夫下隰昭陽形如釜底溯茲水源來自淮濟由西達東海水洋〻直北導南河流瀰〻厥中有湖曰浴天稽新號得勝古名李頭攷之宋世紹興紀秋張榮統義軍於水泊賈虎報大捷於泰州用彰武功兮不朽還誇戰勝兮銘冊細按圖經湖心有宅自龍居

之與雲佈澤去則斷梗浮苴來則漣漪澄碧每遇亢旱禱之輙靈迄今廟祀移駐東亭此固水國之源流平湖之得名者也爾乃春容廣納居虛善下贍畜魚龍安辨牛馬岸若沒而浮村天覺低而汨野矜河伯之自多語蛙黿而驚詫其或條風釀雨春雪初融溪鳴寒玉崖落白虹淙〻急注灌輸其中受百谷而無漏浸萬頃其焉窮潰潦方集新潮沓至吐吸天地鼓其怒氣誰持强弩倏訝奔雷屏翳剪野蘋而拔大木江胥構雪屋而架銀臺似沉歷陽之國盡刮昆明之灰俄而雨散雲[illegible]蜺跨江腹空明淨展琉璃輕浪疊成綺縠皛鷗戚沒逕烟蒲荇微茫空綠驚湖天之早秋失人間之三伏火雲歛兮流潦殘西風急兮江上寒紅蓼既秀兮楓葉丹秋望無端兮眼界寬斜盼陽山則黛眉現于玉鏡近涵城郭則青螺泛於銀盤又有漁火浮星蚌胎吐月湖光倒揷榆根波上潛撐桂櫂獨垂竿兮挂蓴絲復濯足兮冐石髮噫嘻吁昊天不弔羣黎可哀連年洪水亘古奇災岸迷牛馬波汨桑麻兇陰風與巨浪尤摧殘其舟楫何蛟螭之得意

〻舞躍而矜誇皇天兮何極菑沴兮孔棘哀我民兮難以問諸水濱聊向勝湖而嘆息恭逢憲節遄涖君子逕臨睹茲浩瀚援其陸沉似陽春之有腳拯饑溺乎盛心早上監門之繪時痛長沙之吟益原才茂行潔經術文雅五售甫登三鳳瀟灑宛延智之遺愛同長卿之宣化臣心似水清比湖流智者樂焉川上悠悠實有關乎民瘼國是豈若溯洄秋水于方洲又復爲之歌曰有美人兮彌思千里既搴紫蘭旋紉白芷聽鼓瑟之湘靈嗐江潭之屈子聽空濶兮儼羊欣之

豬觀雁陣兮若昭軍之字和白苧兮天江天騎赤鯉兮懷水仙淩牛斗兮漢之渚遊蓬瀛兮海之壖惟願河清海晏兮平成天地而億萬斯年

月中桂樹以唐禮部題用題爲韻

節届嚴霜光流素月皎潔碧空陰森冊闕柒萬頃於鬚糾鑿九霄於毫髮幽人遠望觸墜露之清襟怨女有懷蕩微飆之繡襪匪欲近而能攀彩爭妍而不没掁曳江淮包羅瀛渤呼吸蟾宫森莖兎窟芙蓉傍渚應白帝以同開蟋蟀沿堦協黃姑而未歇夜如何其云漏正中悠悠沉鯉蕭蕭歸鴻納山川於戶牖收星斗於簾櫳朏魄有形激仙枝於斜漢澄暉無主挺弱幹於垂虹蓂蔃滿鏡花認懸弓子常生而氤氳根漸盛而朦朧抱金波而不落守鉛汞而先融合神姿之萸炭飄餘馥於蘭叢含勁材於永夜凝貞質於嚴風其木維何曰維卅枝宿草所不能藏晨暉所不能翳等合歡於春秋擅長生於年歲詎繩墨之可憂匪斧斤之是蔽弦側則任其虧盈輪孤則司其啟閉淮王愛客徒勞登簪之招楚士傷時莫賞下車之涕爰命太微篤生斯樹我亦遥瞻欲來天步駕浮槎而竟竹倚鳴鼓以齊赴鼉鼉躍其逸麟鳥鵲乘其迅羽笑杜甫之粗疎鄙吳剛之舉措況經

聖朝特啟言路節鉞名臣周召是慕三沐三薰三握三吐弘張羅網之綱各養棟梁之具太史占之五星仍聚折一枝而二八都長企九秋而三五如故耶

世經堂備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

賦

梅花賦

江天一覽賦

雪賦

健松齋賦

思賦

重陽賦有序

燕子賦

萬栁堂賦

賓鴻賦

河成賦

白鷳鵡賦

萬弩射潮賦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恒月就山
同學侁兆鰲滄柱選　男卿月秋憲正字
受業余、演震衍輯　張月聖湖

賦

梅花賦

寒香素質松竹定盟鐵骨冰心霜雪開襟羨爾卉之獨勁當歲寒而抱貞鄙淇園之蒻爵奪徂徠之秀榮占名葩以凝潔步早春而流馨或雜還於幽林或競

枝于金谷乍亭亭而挺曳亦姍姍而馥郁月華疑姑射之仙露灑若湘妃之泣爾其魂銷南嶺影落西陵眠龍欲起野雀爭鳴襲餘芳于孤興致騷人之閒筆植勁節于商巖佐帝子以調羹此萼五出之奇標抑亦百花之先采者也若夫銀蟾出海金河亘天漏聲滴滴梧影娟娟山鳥歛跡林花着嫣縹緲素娥婉孌在焉香風襲裾薦枕而前熱陽臺之夢妬洛浦之妍至若古樹雲平關山無極魚書遼阻雁帛重隔悲隴上兮離羣望天涯兮空憶忽驛使之馳臨寄寒枝以消息斯眞世外之佳人寔乃風塵之雅識於是九畹之蘭五柞之蕙淮南之梧小山之桂莫不遜其森蒼鶩其素麗爰命觴而邀侶聊引笛以長歌歌曰報青陽而擢秀兮曳白鶴而修潔凌冰霜而自如兮儼君子之節

王西樵曰出其錦心敷茲繡腕諷導殊情煥衍既麗俛漢魏而蔑出卿晉唐而下之

江天一覽賦 有序

聖駕南廵駐蹕金山寺紺宇梅林煥然復整古蹟重
新名山增色更賜題曰江天一覽洵千古之僅
事百代之所祟瞻者也臣旭旦恭睹
御製欽心頫首伏惟我
皇上聰明天縱睿哲性成宸遊所歷咸爾奎藻而金
山踞大江之中尤屬勝地得兹一題遂使宇宙
大觀震人耳目何止與玉帶並傳不朽也哉微
臣不揣固陋爰抽管而爲之賦曰極乾坤之浩

蕩兮吐碧落之奇峯問何代其屹立兮闢天地
之鴻濛聯層巒之紛寃兮照明鏡而舒容郁峭
壁之崚嶒兮飛匹練而飄空向懸崖之積鐵兮
開天半之芙蓉驚怪石之拳拳兮躍雲際之虬
龍寺峩峩以聳翠兮隱嚴閣之千重雲靉靆以
迷漫兮鎖松栢於一叢溯第一泉之清泠兮落
潤響於烟中發淵源於雲竇兮瀉瀰湃於蛟宮
聲細細如管絃兮亦弘振夫鐘鏞噫嘻乎既截
中流而砥柱兮更滙四海而朝宗此其金山之

巨觀誠非凡境之所能同者也若乃倚金陵涉
維揚控三吳瞰錢塘按瀟湘於杳渺連滄溟於
微茫跨石梁於銀漢通蓬島於扶桑擁雲霞之
璀璨散花雨之芬芳耀香臺之金碧奏水面之
笙簧瓊宮玉闕寶筏銀幢雕楹畫桷珠戸瑤窻
馴鳥啣花而自下山猿獻果以偕翔歷四時以
各得閱萬古而無雙當夫東風乍來春陽滿谷
曲徑叢青遠峯攢綠黃鸝囀於芳林素蘭採乎
幽麓波瀉瀉以細流木欣欣而遠矗公子翩躚

佳人馥郁落花布地晴雲在屋况舫檣之咸集
亦櫻笋之初熟携尊笑詠咳唾珠玉笑爾蘭亭
一灣水曲爾其序局朱明萬壑凉生馭羲輪於
日午卻盛暑之炎蒸浮千章之樹色聽萬翼之
蟬聲忽送山樓之急雨時捲天際之浮雲或披
襟於絶磴或垂釣於高亭登臨遐矚江色澄瑩
漁歌榜唱簑笠青冥羲皇以上於此多情嗟彼
河朔樽罍徒傾迨夫白露正零冊楓動色霜光
掩映樹間青赤凉風生而千江青曉烟微而萬

峯碧飄桂子於中天度梵音於木末對屏障之當樓數禪房之落葉瑶漢月來衆山皆白草蟲夜鳴薜荔蕭瑟淨寒碧於龍湫羅冊霞於石室怒濤奔飛螭龍出没上撼星樞下掔地脉極天下之奇觀惟揚子之八月枚叟能言余何容說及夫木落層崖空山寂寥千林霜老亭閣蕭蕭聽葦叢之交息望六出之驚飄朔風振乎林端殘雪積於山腰霽空中之玉屑灑列岫之瓊瑶樓明佛火邏轉山椒峯素顛而蕩漾樹皓首而

招搖迎朝暾於滄海捫皎月於重霄騷人墨客共醉山醪若泛羅浮而流宕似登姑射而逍遥貽羞粱苑蔑爾平臯猗歟金山亦名浮玉裴公開士了緣古宿景純青烏之塚猶存東坡留帶之橋尚續助戰鼓於三撾操琴心於一曲妙高長峙壽星對浴自翠華之再幸兮魚龍效靈喜天塹之安瀾兮水波不興南京口而北瓜步兮蕩蕩平平東澄江而西牛渚兮淵淵渟渟仙山樓閣蓮嶋峥嶸摩崖擘窠宸翰流馨爰恭述夫

江天一覽賓共祝夫萬禩千春

雪賦

形雲垂幕陰風互鳴嚴宿慘冽叢卉凋零望穹窿而凝碧瞻嶙峋而歛青夕降瑤臺之色朝開瑞木之英八方愉痒倏爾平分萬里烽烟無何頓清斯時也梁園乍凍溫泉旣凝竹腰欲折松葢如擎滕花散千林之綺玉樹挺萬井之春撫元軒而迴眺倚碧檻而靜吟不獨琉璃帳中低嗔曉雲之夢水晶簾外空敲夜月之門而已乃若天街步軟栟下藏舟驢背尋詩灞上遨遊或泛剡溪之棹或登嵩頂之丘或聽華亭之唳或滾東海之愁孤臣飽腹戍卒披裘書生映讀高人卧齧要皆令夢之紛陳氷心之皎潔者也更有鵝聲布陣赤羽薰天葡萄開宴黃竹歌篇西征苦寒觧貂驛傳姑州玉馬軍士騰喧豈若寒江獨釣漫垂漁父之綸孤嶼尋梅共載詩人之酒也哉抑有紅爐黛煖翠閣香閨貂蟬華擁金釵羅齊歌喉宛轉舞袖芳菲淺斟低唱笑靨星垂心熱陽臺之夢情滾姑射之棲可以咏謝家之絮可以慰党家之姬是皆欣六出之奇葩又何寒威之足欺乎爰擊筑而為之歌歌曰

壺天兮泫泫玉宇兮翔翔滄溟悠悠兮泰華蒼蒼我披鶴氅兮嵊山之陽復乘卿雲兮游帝鄉

兄敬菴曰吾弟風華原在六朝之上而奇與精良又駕三都之前真屈平宋玉合為一人陸機若見亦當立之門外

健松齋賦

健松齋者方子湑仁著書之園也方子學膄月上詩幌風輕秋兎濕而紫露春宵焔而剪燈燕坐樓頭送遥心於香杜花開簾外逊逸思於春鶯方其竹門乍閉梅閣初開琵聲未息爐火方冊架上薔薇之雨膄前明月之山雨響黃昏點々山飛秋曉團々太傅園碁寶篋猶煖于山燒燭翠帳生寒捲羅幃兮夏夜上空亭兮闌干栽芙蓉兮手兮蘇都梁兮香棧集良朋兮桂醑宴小樓兮盤桓與流連兮永夕詠繽紛兮霜

乾乃有銀濤驟至羊角徐來鐘聲遠寺鯨吼荒臺驚棧午枕夢繞晴雷上晶簷而旻々到雕檻而愀々一聲兩聲之鶴長笛短笛之梅遷晩軒于淺谷移吟案於蓬萊客曰噫嘻此何聲也既噎嗒兮海上又鏗鏘兮峽中巫山兮朝雨瀑水兮秋鴻方宴笑之未已聲胡為乎滿空方子乃悠然微哂揚袂而言曰客試觀夫庭之前階之下蒼龍舞兮方挂攫風雨兮中夜導以白馬兮聲嘶駢以朱麟兮光射歷于圃而下之又何羨乎梧檟噫嘻此松也予之友也進吹鏡兮玉笙飛聲閩々兮青節希客顏開兮芳袖舉雅唱奏兮紅牙齊於是雲晴碧館月落脩樓桃花妬色桂葉鳴秋惟婆娑之瘦影玩節物而颼飀和冲情於琴岫叅佳賞於蘭洲天河景瀉烟壑風收舊蘚痕白蒼節脂流息文虬於書篋伴蘇鳳於宵籌白絲飛而胥鶴紅髯勁而盤蚪斯時也山莊晝扃高軒風霽黃金揉泥之硯白玉碾花之帋袖籠珠而驚潛蛟唇垂璣而招素水蟬風響滕蝶粉吹袍夕禽坐葉朝蟪鳴條秦女冬花作餌仙人茯苓成膏供仲宣之清嘯追子晉於烟

霄客乃儷清影以濯形引高風而漱志生遥情於千峯起幽濤於三籟聯聲而唱健松之歌曰凌崑崙兮龜螭入青冥兮叩帝扉馭白日而直上兮簪容冠而朝金闈紫露茸兮藹々朱霞裔兮霏々松之健兮堂之西中有人兮傲黃羲松兮松兮偕爾遨遊乎雲霓

思賦

風人睹花而有感曰嗟哉我之與爾也憶曩昔之相誰兮因連理而心齊感伊人之不棄兮贈芍藥以相攜欲永矢而弗諼兮指潜淵以爲期嘆造物之不仁兮遂一旦其分飛花開而不同賞兮心千折而莫語花落而不同悲兮腸一日而九廻思爾喜兮轉盼生波羨盈盈之金谷思爾怨兮玉筯珠銷恨青閣之鬱鬱思爾悲兮羅衣屢臘厭春愁之相續思爾倦兮秋水無光餘零膏之一簇若乃晨暉和皂好鳥鳴枝逐

伴尋遊牽人情緒思以爲行也若乃月色如霜孤燈掩映重門深鎖鸚鵡無聲思以爲坐也若乃空閨黯淡謾謾無聲觸緒紛來鏡無乾影思以爲起也若乃楚雨涔涔梨花深院珠簾不起愁待黃昏思以爲臥也不特此也或情牽楊柳之詩或神往櫻桃之戲或閒雲潭影疑以爲六片屏山或物換星移借以爲一天長恨且也燭燼香銷魂棲夢蝶綢繆繾綣暫乃尋常幽會方深鶯魂已斷此時此際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則有時而悔曰韶華易逝誰憐鏡裡之朱顏好夢難憑孰捫愁中之霜鬢則有時而怨曰三生石上空留離恨之天不幸多情悞入芙蓉之隊復有時而解曰紅顏白面共居薄命之科青塚黃昏莫問相思之處至於思窮而悔悔窮而怨怨窮而解解窮而依然仍是思也天耶人耶情之誤人一至此耶

重陽賦有序

余浪遊天壤虛擲韶華志在千里心雄萬夫徘徊岐路每同墨子廻車躑躅朱門嘗類禰生滅刺要知擊筑以並漸離何幸投膠而見陳實黃金求駿可無伏櫪之悲白石飯牛漫下窮途之哭然而連篇白雪方教彩鳳以啣輝積帙青箱亦並雕龍而著美登高佳會風吹落帽入詩囊縮地游仙人比飛虹吞酒國楚客招魂秋江暮雨湘靈鼓瑟巫峽朝雲自慚題糕之詞誰續登高之賦謹畧其言曰

何清風之戒寒兮貽木末之翻飛傷無草之不黃兮際九月而授衣睠麗日之多陰兮忽霜集乎霏微仰白雲之在天兮同陽鳥以南歸萬戶肅其清砧兮皎玉露於金閨微虫響於草間兮帶梧月而鳴悽爾乃采芳茶兮參花風競爛熳兮鶴林紅敘重陽之令節擬登高乎從容龍山帽落鶴苑仙蹤詞諠滕閣歌叶文峯戲馬臺高雄才宋公曲江宴罷學士雲從賦詩九井賞各醼乎醇醲剖橘蓬萊恩寵隆乎異逢渭亭風日和脩藻以摛詞雄黃菊歌篇遺私第而慨宸衷

斯皆沐榮遇於峚隆故並能登高塘而蕩心胸亦有藉草鋪茵不同野飲飛觴逞調曠然自靜采黃菊於籬下兮美陶潛之節凜接白衣於幽林兮高王弘之共飲烟霏霏兮桑苧茗浩然渺乎塵境賞習習兮山公嶺頹自倒乎西景凡此紛士女之遊樂兮佩茱囊以祛眚與茲服苓栢以長年兮乃各表冲夸於凡品並景哲人之共適兮信高懷於明允夫何當吾世而寡懽兮緬襄賢而意盡乃綣此疆帶礪金湯林凋平陸風冷橫塘白雲北去衡峯緲於南望青鳥西來洞

庭越在東方無投足之可懷荒志慮乎悒快虛堂緩其步履望青山以愁臨優游任其林下坐綠水而長唫鮮良朋以萃止蓬逕難乎幸君子而我親葑體怡情於是紛往來通情愫氣期合交敦固吐白鳳於毫端名實居乎繡虎邀陽春於和寡詞已曼乎月露哂題糕之無義空自慚於筆阻攬林聲之颯沓應無間於風雨適相與嘯風弄月橫絕古今比事屬詞蕩滌煩襟並期進乎道德之遺音斯遂忘乎令序之蕭森故復為之辭曰 淜登陟兮絕烟靄激素波兮廻任瀾

青楓醉倒兮平蕪渡紅蓼斜披兮曲水瀠縈箏兮松間唫咏兮林邉何必登高作賦兮乃長嘯乎藍田之玉山

燕子賦九歲應試作

若夫佳氣斯融和氣漸馥降紫塞以翩翾聯雕甍其彷彿點空碧於紋波弄殘紅於繡陌調嬌翅以蓬蓬鼓流簧而嚦嚦遂使烏衣命服翠鈿裁粧歸舊時之門楣認新時之金谷秋容自斂春色偏宜委霜露於賓鴻趂芳菲於蛺蝶逎爾花芬暗度蒜影斜搴障罘罳而莫禁窺簾櫳而厮㜨集桐釵於蟬鬢繫絲縷於春纖舞縈塵之妙態起陵石而爲玄醉梨花於夜月蕩栁絮於朝煙悵鶼情之能鶴感化魄之啼鵑胡三匝兮可數詎一枝以偷安守蕭條之樓畔來王謝之堂前挾雙飛而掩映忽衆語而呢喃何去住之無常復盤旋而自然剪小尾以梳風末纖身而墜天祠高禖而報卵寵帝后而爭妍悟華胥之繞夢梟林木而知艱哀任郎之思婦遠萬里而投肩歸少昊以司分宜室家其我先擅掺泥之巧搆輸喬木之高遷匪齊梁之有別奚胡越之爲傳痛三雛於没世呈百歲於當年巳矣乎良辰易奄淸節爲憐九鶯寄薤駒疾風簷窒桃華於旣笑兮萌桂子而將燃惜蟪蛄以爲筭

兮悲朝菌之猝揃譬戢翼以作止兮逐炎炎而誰全吾寧猝幔幃以棲遲兮彼沆瀣之俄翾翥蒸霞於苡碭兮辭蚕蟄乎麇巔闃蔫質之縞潔兮頌玄功於播銓鞏悅戀以無適兮嫁金飈於瓊筵謝芳心于塵坌兮伊維羽化而登仙

萬柳堂賦

楊柳之足以繫情也久矣紫陌兮臨風綠波兮摵月渡口兮纏綿美人兮輕折朝霽兮含烟暮雨兮啼鴂楚宮幼女舞纖腰而猶軟隋堤行人醉春風而尚眠驪葉千枝樊川公子之圃綠雲三里曲水駙馬之園莫不綺閣嬌心鶯翻午夢檀橋香臉絲帶愁魂雖復漠漠關山不忘贈遠之意依依別酒彌深飄絮之緣池魚戲影渚鳥窺天曉河星渡半岸螢穿亭前風響林下月圓朝朝暮暮日日年年噫嗟楊柳洵動詞人

之高致來上客之留連者也爾乃燕臺魏戟於鑠帝都千行廣陌百尺龍渠花開芙蓉之闕香散鳳凰之墟魚鈴響而門啟鶻箭浮而朝趨戲晃鷺於銅溝洛紅蛾於金滁倡家珊瑚之館酒肆鴛鴦之湖仙樓窈窕翠樹幽開明月青瑣鸚鵡闌干王孫初起妖姬夢殘遶花欽璧映水脂丹龍鬚人面之樹鮫女仙人之壇一曲一折盡態極妍又有仙祠聖觀精廬靜藍紅門對術金埒當關蓮花蕩神女之檝桂樹擁青琴之幡騎鯨燭影盤鳳香烟押簾麟角之蒜擾龍水晶之

鹽青樓火樹鬱鬱虹橋寶串田田相風直上嗚嗚空
際綵鳶斜飛杳杳雲邊闕都盧之妖童走金鶴之嬋
娟玩情逸志雖可究殫此皆皇畿繁麗士女駢闐亦
帝京風景之麗覺上世儉陋之偏乃有盍都上相東
岱名臣燮理元化康濟羣生尊俗以樸遊觀有經乃
命匠石栽經載營剪茨作戶編箔爲門水隨地曲庭
值天成公以宋璟梅花之館李公平泉之莊鋪張美
盛丘壑輝光尚質去奢實始勛勤郎遊豫之微致寓
維風之一端劇桃李黙衆芳鳩工植椰厥數萬章潕

以流水環以垣墻構基數楹不斲不翔白版素士之
屋青阜野餘之房命名以質不事唐皇顏之曰萬椰
之堂公以休沐之假逍遥乎莪林之下徜徉乎清泉
之沚枝交互而礙冠路傾亥而觸趾臨窓與鶴坐隄
狎鯉雁影乍白獨猢滴紫閑雲倒流風聲忽墜青驢
彈箏之客綠蓑吹笛之子坐椰看花尋香弄水日礙
葉而不夏雪滿天而當霽俗則敲碁投壺樂則飛觴
命觶茶烹乖髯之童香劈花瀾之史遊絲胃床飛蛾
撲地遠不在郊囂不近市青門繞細藤之瓜紅架蔓

方生之芷帝女鄭石而悲鳴懶婦竊脂而出涕兎穴
綠瘦之根雉媒絲籠之裏野人採野生之藥鹿子飲
鹿泉之水公乃進騷人命逸史拂几授箋含毫伸帋
頷某而詔之曰生爲我賦之某跽而對曰唯唯若夫
椰葉陰庭絮花滿逕垂河曲之紫苔散池陰之清磬
日落輝而滿地風牽絲而入若春廻白馬之坂雲起
青瓶之井玉柯細而蔭簷金條弱而垂磴簾曉露凝
窓虛月冷波波泛絲處處堪凭出白墻以招人上晴
樓而穿鏡幽情乍生宿酒初醒徘徊於斯流連增勝

爾乃鹿車羽士赤鯉先生厭桃花之歲歲謝芝田之
菁菁醉歌翠渚邀月秋亭冊箋綠字春壺黃精簷陰
細鳥花縫流鈴神女珠盤之李緱山赤質之笙草帶
朱光烟含露聲碧雲下兮椰花舞星車駐兮椰葉淺
葉秋馬兮花捕帽彈素絃兮激淸聲香飄飄乎在戶
雲簇簇兮上升復有綺羅公子金玉王孫髮垂紺纈
唇含口脂薰香晶纍之籠傳粉仙嬪之臍亦復跨
玉屉醉挿銀篦馳騁坊曲弭節前谿芳筵列兮翠羽
帳歌僮進兮紅牙齊香九流兮星與電錦毬迅兮鼓

辭而挾俊鵰兮堂之西堂之下兮馬犖嘶芳草軟兮
襯馬蹄攀楊椰兮驚黄鸝晚霞映而客散肴核亂而
言歸椰之腹兮欲出椰之枝兮啼鷄椰絲牽兮客心
客心醉兮如泥又有漢塞征夫深閨怨婦臨岐執手
徘徊私語送遠行兮霜路冷鴉啼兮衰樹影雙雙兮
難辭道東西兮君去秋城夜月之砧極浦黄昏之雨
紅淚淺而染葉翠眉蹙而萬縷酒無情而徒香花何
心而不暮金縷裙兮沾露送良人兮遠戍椰花老兮
成絮飛天涯兮不住到倡家兮粘席上秦樓兮入戶

妾作楊花兮夜渡附君裾兮隨君步楊花楊花兮翻
似君君心反復兮楊花深盼垂楊之遠道惟紅埃之
隔城別畫堂而去去帳楊椰之多情於是齊燕秀士
江左名流曳璣絲之文簇纚纖葛之輕裙踏竹花蹴
蘭苗魚來葦響雁去風高穿蝶徑而遊冶遵芳渚而
逍遥上華堂兮醧珠槽珀光動兮紫錫蒸艤變飛兮
歡情淡紅日落兮顏酡酣戀曙色之在葉憐暝禽之
群嘈招遥集兮染翰拼安仁兮含毫辭繽紛兮霞燦
句鏗鏘兮珠標或嘯月兮羽激或臥雪兮宮調或流

杯兮水曲或興懷兮山椒八詠具兮休文醉五噫成
兮伯鸞豪嗟椰色之參差起韵客之蕭騷飫令德之
刎替寫茂景以陶陶乃為椰堂之歌曰思美人兮椰
之坳雨露深兮青在條公蒼顏兮揖賓僚上高堂兮
泛蘭膏柯何處而不花霜既零而不凋雖椰質之脆
劣藉滋培而離蓬蒿

賓鴻賦

商風初至兮露無聲白楊萎翠丹桂拖金有雲何薄不雨常陰碧天之萬里一色淸潭之孤月獨明宋大夫作悲涼之賦歐陽子多嘆息之聲維蟪蛄其無遺類伊元鳥而亦知還玆鴻與雁辭北征南中澤何辜哀嗷徧野衡陽有淚夜永驚寒漸逵遵渚兮猶多故跡銀鉤鐵畫兮不答空函足落平沙之岸蓼冷蘆花之灘帶水之芙蓉絕艷前村之稻粱可餐尚知幾其防危毋甘飽而忘貪奮羽翩躚兮似訂牽衣之約怨聲嘹嚦兮如悲行路之難於是高飛太液之池歸度千門之雪遙塞荒涼兮隔一百二重之關瀟湘迢遞兮彈二十五絃之月汀浮數點正好雙棲雲橫幾行但悲中折孤館羈客兮望影魂消空閨戍婦兮聞聲愁絕非等輕燕亦有差池之羽不是啼鵑忽吽相思之血如其隻影與單形多管生離和死別無何林染丹楓籬吐黃菊維玆陽鳥覩光上國主雁前來賓鴻後續添園吏池烹不鳴蘇子卿書封於足如鶯如鶩會辨雌雄似鷺似鴉並分黑白堪傷鰥寡何孤何獨

亦載飛鳴且食且宿况夫層巒聳岫迴雁名峯刻羽流商歸鴻度曲長途珍重伊遊子之驪歌短節凄涼疑嫠婦之夜哭當斯時也銀漢高迴霜華皎潔披金風之凜烈帶曉星之明滅淺渚之冷波無烟戍樓之殘夏未歇尾殺無溫羽倫不熱比翼何親交頸誰結團聚猶堪離羣倍切斷鵾絃而不張縱鸞膠其莫接已矣乎陣隊〻兮霄彤過矣花片〻兮雪窖臥矣羽毛雕兮高飛墮矣弓矢張兮弋人慕矣爰爲之歌曰賓鴻復賓鴻嘞蘆度碧空恐射雙飛翼靑蛇濺血紅一歌方闋再爲之歌曰賓鴻拆陣早羞與鶺鴒較節義何凜然人而不如鳥徘徊未已恍然若失終爲之亂曰賓鴻生命何不辰參差行列惜分羣不止配彼夫婦恩又想人間兄弟倫但願手足不商參何待急難賦鶺鴒

河成賦

海若過崑崙之墟邂逅河伯河伯問曰子非海若之神耶何其貌之恭也我聞海者泉之會也水之宗也包函六合之外浮沉覆載之中呼吸天地呑吐百泓蕩蕩乎灌注八極浩浩乎變化無窮何其含垢納汙謙抑若是之豊耶海若曰唯唯否否不然予未測我乎昔汪洋之度何遽哂我今日脉脉之顏也我與子同生天一之先容納萬壑之泉雖東流而分派寔一氣而同源

予之所以為衆所歸者以其不擇細流之涓涓也予之所以推尊宇内者以其翕受清濁于源源也況今
天子聖神乃武乃文勳邁三五道貫古今土地之廣前代未有歸附之衆亘古未聞西極閶闔東極開明北極幽都南極暑門遵陸會同者衣冠之倫幾千萬國梯航駕海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予方順流之不暇安敢揚波以拂戾于聖人河伯聞之愀然變色曰我儕小人智識昏沉徒以渾濁之資輕鑑貌於至神雖然予自洪荒肇闢崛起西北遠縣神洲湍悍不服昔耿帝堯于九載勤禹三過之御餉雖府事之孔修亦震驚乎陵谷逮乎元圭既錫安瀾厎績自禹以降三十四紀盤庚三遷商道傾否洎乎周定徙于砱礫九河故道漸至湮廢厥後漢文酸棗裂劈東潰金隄名皇奔逸繼及孝武興歌瓠子東注鉅野通于淮泗泛耙十六酷延梁楚嗣自八十餘年畚鍤弗事揆厥所由寔疏左氏爰至成帝屯氏

克塞決于館陶泛濫兖豫自漢訖唐平決無紀至於宋時遂從南徙高孝之間彭城是注東南入淮合汴與泗曁于有明始自洪武魚臺之決勞于東顧沙灣大洪金龍相忤正統嘉靖溢泗入渦張秋豐沛更僕難數迫我
大清景運維新於皇受命機濁頓變剏今
聖德赫赫明明宵旰憂思玉趾親勤指授方畧簡命
大臣觀成璧馬不惜帑金行所無事惠厥庶民爾廼相土宜度地利慎虛耗黜浮費片長之才

必錄一技之能不廢寒暑往來風雨不避甫受任者不及朞年奏用績者巳在萬世于是准奠其流漕安其舟支分派別迴窜遠柔予難蕩々滄滄奔突無常郤大化之巍々感聖澤之無疆敢不俛首懾服于地中優游潛行而偕子共遨于東海之洋也哉于是海若河伯相與歡忻拜手而歌曰

帝德無涯兮六馭巡行誕頒睿慮兮股肱維勤羣生樂育兮河水常清千秋萬歲兮地平天成

白鸚鵡賦

紬羽族之紛紜兮嘉西域之珍禽體金精之剛健兮合炎德之光明危冠聳其岌々兮彩羽耀其晶々何慧性之足愛兮况俊語之堪聽觀夫采采山阿交交隴底朱喙翠頂緑衣紺趾或四指之中分或五色之襬褷鳥有異觀物非一類若乃霜毛雪毳皓膺鮮襟庭鶴對之失素白鷳遇之奪明遠而視之若月中之素雁近而察之即籠內之纖縞方其長辭孤嶠來儀上京倚雕闌而婉媚傍玉架以高吟不媿雪衣之號

常登雲母之軿急難而天神感雨懼禍而貴妃授經類何郎之粉貌映顏婦之冰心入宮而玉奴增妬過市而璧人見傾至若飛不妄集翔必擇林介節同貞士潔修類高人縱鍛翮而見縶寧盡言以危身不饕餮于半菽惟娬媚而可親抑何事主之忠而秉志之清爾乃重九譯而來賓經萬里而納贄離下國之荒穢登册地之崚峻忽山林之長芬依金鋪之芳潤安翔泳于上林樂飲啄于軒屏通語鴨之呼名偕吉鳥之傳信至若鸑鷟別殿鵷鶵閒房鸞輿下降鳳輦來

翔勑名使者自號仙郎飛去非霍家之鳳攜來同漢使之鷄奴視祭軍鸜鴿響和紫禁黃鸝向司空而說夢對勑使而亂碁固知仙禽之可貴其靚靈翼之多奇至夫獻自林邑帝鑒鄉心致于南海迦授仙音經萋萋之芳草洲以得名浮瀲瀲之螺觴杯堪上壽彼物類之足珍豈賢士之反後頓天綱之八紘收奇姿于靈囿雖冥冥之飛鴻知翽翔而來就同翩羽之傳天咸離皆以叶奏.

萬弩射潮賦

伊夫輿之磅礴吐噫氣於海王滙洪津之浩淼潴滇渤之蒼茫衍餘波於羅刹鼓澎湃於胥江布滔天之奇勢散匝地之汪洋氣鬱蒸而駿馳聲鏜鞳而騰驤漫衍乎東西之浙浸淫於吳越之疆升降則不愆乎晷刻盈虛則素定於陰陽歷晦明而匆爽其候經寒燠而不改其常方其浪靜江壖風恬海國萬里沙明千巖雲伏相渤澥兮如銀羨滄瀛兮似縠黿鼉引其清機秦駐窮其遠目撫鴻濛之絕景水光與天色偕澄覽泬瀁之遐情萬壑與千流竝蓄固已波清汗漫之壚氣靜淲流之狀矣及夫馮夷鼓節河伯凌空海童擡碧鮫女啼紅挾高洋之勝槩逞大地之雄風濁浪動搖乎地軸驚濤震撼於幽宮雷鼓砰磅而隱隱戎車轇轕而憧憧晴雪噴山曳長虹於疋練玉皃排陣夾巨礮於雙峯爾乃素鷗擧白鷺飛江豚起海鏡移玉山傾倒珠瀑紛披神龍噓沫天馬騰嘶降湘川之帝女擁洛水之靈妃蓮波濤則溢觴乎嚴瀨極洋溢則漸被乎桐溪每恣陵而莫禦常怒號而難擠潰

蜨蜷之長隄勢如破竹决埤墉之高圻易若衝泥叟若在夕爲汐在朝爲潮鐲鏤餘怒鰌魚肆驕届秋濤之既渥乘大澤之方滲鮫女潛游於洲渚漁人信宿乎江皐銀海玉樓散瑶華於颶母珠宫貝闕剪瓊屑於神鼇斯時也榜人帽伏舟子倉皇吳儂躞蹀越客周章望氷天而股栗俯桂海而徬徨三老驚心於艤艋千帆懾息於艅艎震驚喪百里之匕鬯奔騰若萬馬之騠駼蒼赤何辜漸逼鯨鯢之窟室家難保將淪魚鱉之鄉爰惕心於仁主遂沛澤夫錢王爲斯民而

瘏患期永奠乎滄桑爰是遥雄師集壯士簡材官勑中使羣兕雲屯貔貅風駛建葆揚旍紛陳江涘出夏后之琱弓厲乖臣之勁矢控繁弱於金吾挽烏號於鑿齒機張則旋轉乎滄溟弩發則崩騰乎沼沚兵臨萬乘殲水蜮之鴟張砲擊千峯蕩川氛之怒背將見一鼓而海氣以平再薩而潮聲漸止叱咤則山谷頻移排决則風雲披靡不藉苻堅之衆鞭可斷流無煩道濟之師沙堪作砥爰是截鮫鱷走黿鼉逐騂馬逝駕鵝岷精弭首水母游波蠣房匿迹於沙際文犀潛伏於盤渦龍鯉一角而馴擾天吳九首而婀娜將百靈之效順洵淸晏之安和於是鼛鼓集衆版畚鳩工旟旐起旅邪許聲雄長堤偃月高岸吞虹聚千夫以底績期百日以成功給金錢而致土築天塹而如墉鞭石無勞豈事祖龍之力塞川有績寧煩靈鵲之封洵千秋之保障實萬姓所怙幬僕不禁望洋而嘆懷古而歌也歌日猗歟武肅德著錢塘王功伊濯奠厥井疆殪此巨浪發我大黃百室寧止萬載悅康安瀾有慶蕩析無殃陽侯戢息神蜧潛藏靜風塵於環海

恬耕鑿於江鄉匪斯人之沉瘏又安知夫海波之不揚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三

序

擬一統志後序
綱鑑讀詩序
俞陳芳第二書序
擬晉洛水集序
皐亭樂志圖序
清劉黎氏族譜序
賀申梧郵登賢書序
楊古存旁課序
秋日宴集滕王閣序
劉陽王氏家譜序
杏餘堂詩序
瀏陽縣志序

世經堂初集卷之三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弟旭升東皐校閱
同學李因篤天生選 卿月秋憲
受業佘 濵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序

擬一統志後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與財用穀畜之數殆猶禹貢規方畫野則壤成賦之遺意乎第三代以前之天下分茅胙土建侯樹屏申畫郊圻慎固封守爾矣秦分天下爲三十二郡則封建之法廢而天下大勢若理棼絲繁雜不可勝記迨班孟堅作輿地志秦以後之郡邑始有所考鏡而郡邑之有圖籍亦自此始此匪以侈陳版宇啟人主好大喜功之念也葢朝廷之尊與草野闊絕其勢不能以下通故載之簡編得備省覽使君天下者凜乎前人剏建之維艱子孫保守之不易明良交儆上下一心以坐臻郅隆之治嗚呼此志乘所由作乎明洪武初

命儒臣魏俊等編類大明統志時天下甫定未克盡備永樂遣使採訪開局纂修迄英宗之朝三閱歲其書始竣首京師而次方岳辨九野以列分星亦云鉅細具舉詳畧得中較漢之紀郡邑而遺貢賦唐宋之載貢賦而遺山川者不同矣然風俗沿革古今異宜考據得真方爲實錄今聚諸冊而類觀之則絶不相似至民間之詩歌不合於采風之意諸省之朝會不詳其聯絡之途形勝起訖之由無可稽道里遠近之故無可指志雖存猶之無志也我

國家囊括海寓聲教四訖獻琛貢矢之國不絶於途自三代以來一統未有若斯之盛者要惟

太祖　太宗深仁厚澤積累於前　世祖耆定丞清式廓於後我

皇上撫有方夏纘承而光大之所以天命人心寵綏周結覩故明之統馭地益加闢戶益加增遐邇之族蒸蒸向風者日益加盛庶幾於皞熙醇悶之代與乃

皇上勵精圖政日昃不遑萬幾之暇與二三大臣講論建置諮諏利疾四方措施之機宜嘗三致意焉以大清一統志未有成書概然

命輔臣之請令督撫臣董其事下之郡縣各取志乘而折衷增損之書成上聞

天子復令翰苑諸臣褒輯讐校務約而該詳而有體較之故明統志一書尤爲典要臣受而讀之見兩京之雄麗十四省之輻輳燦若列眉燎如指掌米可聚爲山谷箸可借爲前籌披圖可以當輶軒之使直不出堂階而周知六合乃益憬然於祖業守成之烈如此其難而萬世不拔之基將於斯編是驗也謹拜手颺言於其耑簡云

綱鑑讀詩序

有以詩傳人者有以人傳詩者有詩傳而人不必傳者有人傳而詩不必傳者有詩人并至而傳者有人詩并至而竟不傳者然與其詩傳人無窮人傳詩與其詩傳人不足傳無窮人傳而詩不足傳苟人詩并至幸而傳尚矣吾知綱鑑讀詩一出詩傳矣綱鑑讀詩一出詩傳而人亦傳矣何也彭子綱鑑讀詩一編居然一代史也自鴻濛開闢以迄宋元其間治亂興亾之由與春秋賞罰之旨率如計數指屈古稱毛鄭

爲詩譜少陵爲詩史彭子殆近之彭子負才不偶世之知彭子者少譽彭子者多嗟二珠以夜光按劍桐以龍門被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楊子雲太玄精渺時且訕其尚白百世而下其業始傳鄭所南心史危言藏之井底精光不滅三百餘年乃一吐露彭子綱鑑讀詩豈若是哉吾知是編一出紹前賢之信史啟後學之津梁不脛而走四方汗簡而貽萬世詩傳而人傳矣人傳而詩亦傳矣是編也彭子草創周子討論茅子修飾余也不才難辭潤色之責世之知之譽之者俱不暇論公之同好誰曰不宜

俞陳芳第二書序

天地之生才也不數人之克以才自見者其稟授必高其志趣必異其學問必經〻緯史圓規方矩粹然一出於正不徒爲剽竊浮飾繆悠軋茁之說此非天分人事並到者不能余毎思立言爲不朽之一士君子立廟堂之上任鎖鑰之司倡大議建大謀讜論碩畫可勒金石泣鬼神罔言之大者若猶伏處衡茅混跡諸生間則所以延令譽播休稱惟詩與文其言之不容已者也嗟乎嗟乎詩與文豈易言乎哉夫我以

身介往古來今之會古之作者指不勝屈我以古人自爲而究不能以古人自爲優孟衣冠即形似未必神似恐古人之不我許也至如燈〻相續心心相印千載下有子雲自識子雲六一公去昌黎數百祀而遥於廢書簏中能擷其精英以文章名于世則勿謂後人之可欺矣由此觀之人之能以才自見前可繼古後可開今而無媿于不朽者誠戛〻乎其難之余讀俞子第二書不禁掩卷竊嘆陳芳氏之爲奇士也俞故蘭陵望族陳芳乃天水先生之文孫錦泉先生之文子家學固屬淵源然陳芳能卓然自立年甫弱冠著述已等身其第一書浩浩落落便有俯視齊州之概今其志愈下其業愈精什一之義竿頭進步不登峯造極不止稟授可不謂高乎風神蕭洒意思閒雅絶無豪華習氣其家居絃管不絶于耳羅綺不絶于目讙呼譃浪紛紜襍遝之中俞子處之澹如也志趣之異有如此而其學問則泝流窮源旁搜遠紹登六經之堂抉百家之奥紫府不得秘其藏青丘不得扃其弆含英咀華陶秕汰糠而粹然一出於正洵菰

林之鳴鳳吾道之干城也他日待詔金馬門手披雲漢爲天祿石渠重可使氣壓機雲香乖賈馬珊瑚架筆玳瑁裝書人之望我俞子其爲嘖〻嘆美叟何如也夫天地亦曠〻耳藉此一二才人爲之鋪揚位置於其間始覺日月風雲山川草木皆躍〻有生氣顧世不乏有才者或齎志於巢寒或樞首於遲暮躑躅汚泥中抱影自憐〻〻誰語若俞子生於華冑以英妙之齡所造已如此而大江南北無不知俞子名矣所謂其才可及其年不可及也嗚呼當吾世而有陳

芳其人者嘗吾世而更無陳芳其人者吾於俞子陳芳能無心折乎哉

擬晉洛水集序

蓋聞情與時遷地因人重聚良友于芳辰乃論交之雅致結羣賢于勝地亦名士之風流當風景之不殊値物候之可樂豈索處離羣徒對一庭芳草將閉戶謝客空惜滿地落花耶昔者鄴下論才應劉媲美近日竹林把臂嵇阮齊名乃或致身朝宁或托迹丘園寧分車笠遂忘縞紵之歡政借山林聊滌廊廟之俗即共登結綬同慶彈冠或因勢分之嫌反間生平之好旣已託興遨遊庶可縱横論辨寄情景物無妨放

浪形骸又有思隨室邇心以境違車悲岐路之窮舟阻剡溪之雪苟非聚會有時必致睽違莫達今日者時逢修禊春生都下之花節屆採蘭贈邀浦中之珮覩茲風會能免懷思於是氷淸玉潤迓樂衛于鸞臺玉季金昆致機雲于吳下荀裴侶中最推風度王何門下雅尚元言超超元著夷甫之淸談靡靡可聽茂先之論史抒高懷于素紈拔奇藻于麗箋吏部之樽未敌乃有脫巾廣陵之曲已終旋聞揮麈是皆能擴道義之微言徵異同之齊致退可以涵泳性物進可

以規則時流實爲上國之大觀耶亦清流之勝事豈僅同連騎結駟曲水浮觴藉艸飛花臨流泛羽云爾哉

皋亭樂志圖序

山川者賢人君子之志所結也世無賢人君子則山川亦塊然者耳今之後山水之樂者曰丘耳壑耳花耳木耳禽耳魚耳而丘壑花木禽魚究不知有若人焉山水自山水若人自若人吾乃喟然曰人之志山水之樂者自樂其樂也自樂其樂乃能樂山水之樂樂山水之樂猶之山水自樂其山水云爾皋亭者西湖諸山之輔也西湖爲東南之勝當風和春至堤花招燕皋葉蒔鶯水纖蟲魚山鋪嬌翠畫櫂彩帆穿椰花而去駐於荷橋荇渚之間於是韻士風人役童游女翩然雜沓揮汗而喘吁莫不相矜曰樂乎乃山川則厭之鄙之拒之絕之不可須臾耐也人之以爲樂者山川以爲苦山川之以爲樂者而人不知也山川之樂其鬱而不伸者數千百年於茲矣乃太和吳先生生於皋亭以黃帝岐伯之術遍遊天下晚乃息肩於燕市日閉門著書不問家人生產一以生人爲事其賴以存活者歲以千百計不責報家日貧先生日益樂顧乃浩然曰山水與吾結契者七十年矣又安

知山水之非吾而吾之非山水也皐亭者爲西湖之游者所不樂也而吾頗樂之人所棄我之所與予其樂皐亭之樂足矣於是雲起他山皐亭雲也雪明別塢皐亭雪也花發千巖鳥鳴邃壑皐亭花鳥也又安知天下之山水非皐亭之山水皐亭之山水非吾心之山水也先生之自樂其樂又何在不皐亭也哉客有善畫者爲圖之同里徐旭旦起而序之

清瀏黎氏族譜序

清瀏黎君醒齋氏承其先賢之志著黎氏族譜有圖有志有年表有內外傳而自敘以見志蓋詳而不誣法而嚴華而有體譜之善備具矣問序於余余不能辭乃爲之序序曰君子親親必本所自始至本始而能收族故世系明倫序正矣乃能聯之以愛敬而束之以禮義故譜者所以追遠萃渙是一家之書雖然助宣教化有補於當世則其用寧獨一家之書也昔者先王之盛也曰惇睦九族易稱君子以類辨物行

葦伐木之詩其於人倫之際渙矣故五服有經於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周恤慶唁之文使人人知親其親則教行而化易洽周衰道廢至於末世勃蹊并踞操戈而不相容者起於一室之內矧其親盡而爨於途之人者乎於是君子尊祖收族之法不得不行於其間其教僅以範吾族而緣以補助王化表率民俗者似微而實渙今有望姓於此祖德既明倫物既經祭享以時平居懽然相親婚喪窮乏者有以相收恤雍雍如也以此風於鄉人悍者或以思忮者或

以愧矣使天下之爲望姓者治其族而咸能若是則夫嚣争凌誶之俗其亦少衰止矣乎劉邑俗尚淳古風氣寶然亦其故家望族譜牒具存自宋以迄於茲其君子守其家法蹈道秉禮薫而成俗非一日也黎氏譜自清河始祖張忠獻公之孫均寶公繼黎爲嗣五世大宗至今歷世二十約五百餘歲若指掌然其爲望姓尤著君所論次訓來彰往成一家書矣而余以爲是親二之教關於俗化爲益不細因序其意俾世得以觀焉昔李獻吉論譜謂歐有違胄之謬蘇詳於自出二者皆譏然世獨尚此二家何哉茲譜義例尤精乃其文固歐蘇法也雖家乘足傳世矣

賀申梧郇登賢書序

今國家崇文教重制科科之選自乙酉至今已十有三舉矣合九州之選有司掄其材美者上之
天子每科不下千數百人而異敏瑰傑之士什居三四焉數十年以來內而翰苑寅清外而屏翰牧宰彬彬乎丙魏功業賈董文章焉若是乎世運之隆實關乎文運吾以爲文生而才見矣且不徒才也而實可以徵德德蘊于中才爲德華而總發爲文章然則科目之設僅文章乎哉文盛則才盛才盛則德盛科目之選蓋德選也吾嘗考鄉舉里選之制周文武之所以成王業周公旦之所以定相功者也其有德資坐論者舉之其有工虞水火之能任者舉之其有通一藝擅一長者舉之其有孝於家睦婣于鄉里者舉之節者舉之義者舉之其有貫通乎八索九丘達五德三正之淵源究山川名物之器數者舉之舉之廣搜博羅如是然則昔日之選仁義道德也而不僅詞章博物也後世之選不僅詞章博

物也而遂爲宇觔句比揣摩括帖之習也夫風氣之上而漸下者勢也而其下而復上者亦勢也今數科以來風氣隆隆上矣文兼乎才才將備乎德矣丁巳一科

聖天子廣厲人材之至意鼓前又加進焉於是乎我申梧村實膺是選都人士忻相告曰是其德邃乎而文又益精吾於是始信德盛者兼乎才文盛者備乎德也梧村爲瑶泉先生之孫叔旆先生之子茂德純固學識淵深侃侃巖巖爲朝廷

柱石之臣督其子以聖賢性命之學而期之以孝子悌弟仁人君子之所爲至于字櫛句比揣摩括帖之習痛繩而不使之學夫是以梧村之爲文粹然一宗於性命之理其行其習恂恂然聲律而身度不炫名不鶩能古之所謂大儒者非歟非其得之家學淵源者深歟夫有范文正而後有忠宣爲之子有山巨源而後有征南爲之子有王丞相而後有長豫爲之子令德世及吾又於梧村見之矣然則吾之爲梧村慶者不

第一科目已也他日繼瑶泉先生起而光大其德業俾江漢父老父以訓其子兄以勉其弟先生長者以勗其後進指申氏之甲第而相誇耀曰是世有令德者也是世以仁義道德者也是其勳名功業奕奕不替者也是真不負科目之選者也不亦炳乎列諸史冊而灼爍乎朝廟之上有餘榮哉則文運之關乎世運余於梧村益信之矣敢以是科之得人者爲

國家慶

楊古存旁課序

夫士貴先品行而後文章品行與文章原搽本齊末之謂也故有品行者必有文章有文章者必敦品行未有品行不立而文章足采者末之前聞上古毋論已輓近之世求其文行兼優者亦戛戛乎其難之吳陵楊子古存天下士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俯不愧天俯不怍人且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行既修矣文又何加焉大江南北皆知古存爲文行兼優之士余也不敏舞

勺即補博士員九試棘闈三中副車貢入成均兼應博學宏辭之選今

天子洛壓爲懷詔開下河救民昏墊于大中丞孫少司空凱少司農王大司馬咸以監理薦之當宁胼胝畚鍤七載於茲大工告成兩經題叙格於部議酉工任使遇缺補用歲在辛未再奉上諭開濬引河修建閘座爲萬世之利益前

聖駕南巡召對龍舟應制西湖迎鑾諸詩賦稱旨因之敘奏下河未盡事宜茲特命予董理也遴材

鳩工仍假館吳陵得與楊子朝夕倡和亟恐其品行楊子窮經矻矻自制藝外所著有耐秋集文山述遊破帆吟三年一遊錄寄餘園稿焚餘稿纖淡詞總名之曰旁課其自廸以訓人者要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云爾第就旁課論之見其溫厚和平高華典博八音並奏四始猶存出入於四唐之間縱橫於千載以上淸眞瀟遠允稱仙品其文尤似昌黎眉山眞可起衰振弊其詞尤似稼軒竹屋山谷淮海而大雅過之此有

諸内者必形諸外非先品行而後文章者孰能如是從此宣揚至治黼黻皇猷又將與賡歌喜起而俱傳也楊子乎可不與孝弟力田博學宏辭之科並舉也哉余故曰士貴先品行而後文章此操本求末之說也其有文章可采而品行不修者斯亦不足觀也夫旁課之義余與楊子勉旃

秋日宴集滕王閣序

辛酉九月既望發金陵渡釆石馬當經大小孤千里風濤一帆天際遂由彭蠡抵西江泊舟滕王閣下登臨縱目一覽西山南浦之勝撫軍宋公藩憲王公暨楊太史閣中置酒懸吊今古客有言曰今日之會安可無記余笑曰王子安風流千載其當年揮毫落筆誠爲盛事而千百年來山遥水長間猶有才人韻士相與顛頑者乎無有也夫是而予何能記之客嗤然日夫名勝盤桓往往皆是固不獨閣中帝子江上詞

人弟郎其擅勝一時初未嘗與後之流傳休美而高情逸興固常在天地間遂以不朽矧今日落霞秋水孤鶩長天景猶是也記之庸何傷余聞之亦不覺躍然喜也與諸先生登此閣徘徊矚望天宇凝寒江湖水落草木蕭瑟俯仰寥廓當前美景歷歷在目他不暇計而詩酒留連高賢滿座臨風長嘯唱和紛來問遺事於江山寄豪情於翰墨少則歷霏雲歛月白風微賓客陶然夜景更勝則亦今日之大快也記之其或以此乎夫予幾年來奔走燕山道馬首沙塵敝裘風雪幾不知有山水詩酒之樂而今日渡長江涉彭蠡經馬當大小孤匡廬諸山已覺意與飛越茲復與當前知己縱覽高閣之上問捲雨飛雲放歌快飲千載而下或有念主賓今日之集聞風想望者乎噫嘻則亦安從而問之耶從來地靈人傑之區必有一人主持名勝間則山水爲之增秀人士見其咸集而崇臺登望遂覺草木異而民風殊宇宙寬而煙雲美是處皆然況章江風物尤獨擅西南者乎否則此閣亦付之寒雲返照而已焉能與眾君子同爲閣中快敘

哉則今日之集誠亦有厚幸矣時夕陽在江暮烟欲起千檣夜集宿鴈孤飛賓客漸散而予亦乘秋月醉臥記勝當在異日與

劉陽王氏家譜序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俗何繇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恐棄而不教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〻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

章也親〻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恤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耤也難相拯而死相埜也斯三者垂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于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洞陽王氏遡周靈王太子晉子喬之後太原的派唐同光中典公始遷至瀏代有傳人冠蓋赫奕閭里相望迨傳至明經睿生王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于其俗凡所以睦族者無不爲矣弟惟恐族蕃而情乖勢散也故亟爲之譜以睦其族溯舊譜以知其本輯新譜而齊其末約年九百約世十七斯其譜也譜非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取則者也使逵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僕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覧而擇焉繇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兹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杏餘堂詩序

夫詩何可泛論哉本乎情而發爲言其人之文章品行與其人行藏出處皆於是乎見而知詩誠非可以泛論者也故人有廊廟山林之別而詩亦因之異其體然則觀其人而詩可見讀其詩而其人之生平遇合更可知也同學顧太史少負燕許之才筆灑烟雲胷羅珠玉壬子余幸附蘭譜已共有空羣冀北之目癸丑春果奮扶搖而直上待詔金馬校書天祿石渠虎觀之間文章聲價卓絕一時真不啻撞萬石之鐘

振九天之鼓而矞皇瑰麗又真如瓊宮瑤闕鳳閣龍樓始喟然嘆曰太史知遇之奇亦誠以才之大也又何怪乎雲泥之隔哉予未遇性好山水久遨遊於洞庭彭蠡之間齊魯燕趙之地江雲岫雨越水吳山蹤跡飄零心期寥廓念已虛之歲月問不盡之乾坤雖窮達偕忘而感慨係之矣庚申太史給假回里秋日過西水相訪黃花小閣酌酒論文出其詩以示予予讀之而不覺醉心焉見其詩溫厚和平高華典博八音並奏四始猶存出入於四唐之間縱橫於千載以上清平之調翰苑才名青蓮何異夫詩推襄陽清真瀟遠爲詩中之仙品顧以不才明主棄之句而終身在烟霞林壑之間雖與摩詰齊名而不能同其遇然後益嘆太史才華之大而遭遇之隆也故詩中多應制扈從之章而間有遊覽贈荅之句自此宣揚至治黼黻皇猷詩又將與賡歌喜起而俱傳也又何獨言情之什已哉較之襄陽又過之矣予自悟數奇固將甘老山林不求聞達春山綠樹好鳥幽花蘿逕山窓願以栖息太史於五雲深處或亦一念徐子乎則山中白雲正亦可持贈也

瀏陽縣志序

史者經也三代以上綜爲經三代以下別爲史而州志邑乘與焉其爲之者固不一人也有少長其地者爲之如會稽典錄益州耆舊華陽國志之出自虞預陳壽常璩諸人是也有宦遊其地者爲之如吳興記疏雜錄地紀及入東紀之出自王韶顏真卿吳筠諸人是也雖志有詳畧文有煩簡而皆以焜耀往古昭示來茲稱不朽云余雖不敏夙好載筆之學在田間時纂修台州府志天台仙居縣志承乏江南纂修通州崇明與化如皐縣志固不能如會稽典錄吳興記疏虞預王韶諸前輩之作然徵文考獻皆以焜耀往古昭示來茲以與王政相表裏雖史也進乎經矣欽奉

簡命哦松洞陽長史王搢齋先生以名孝廉撫瀏七載仁心愷悌愛士恤民輕徭息訟闔邑之人咸以召父杜母稱之甲申五月余自軍前甫旋恭

聞

聖駕南巡憲檄催修邑志進呈

御覽搢齋先生即謀諸紳衿耆舊延余纂修蓋邑志屢遭兵燹之後蕩廢無存庚申歲鄉賢龍廣文苦心編輯未臻大備況三十年來可刪可載者不知凡幾余因廣詢博訪蒐羅散帙編輯校讐夜以繼日筆削焉漏者補之訛者訂之紛雜而無章者次第之成綱二十目三之以創一邑之史匯獨繼往開來徵文考獻焜耀往古昭示來茲而已審今昔之異同鑒世道之升降則政典在是教化亦在是豈特文章之事哉雖史也進乎經矣余固不能與會稽吳興諸書爭長而絜短但其事質其詞文敷引旁達恣縱而準於道雖於良史之才不敢郤望於萬一然使司國計者少留意焉而因以究利病之源酌損益之宜盡補救之術瀏之爲瀏其有盡乎而且也可以告無過於搢齋先生暨紳衿耆舊諸先生並後世之君子矣至於隨糧一節尤爲瀏邑切膚之害垂弊已久似非瀏邑均平之政端有望於採

風者之入告爲氏請命卬冀
皇恩浩蕩以爕積困云爾是爲序

世經堂偁體文章初集目録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四

序

閏中秋宴集賞桂小序
蘭皐詩序
蟬天説法序
赤城紀遊小序
梁太保德寧書院序
送别同人林玉山序
忠節錄自序
金大阜遺詩序
友古齋詩序
四書註註序
戰國策選序
羅參軍詩思序
天台紀遊詩序
邱藪序

蜚英會業序

王儲憲棨遷序

世經堂初集卷之四 備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弟旭齡

同學高士奇澹人選

受業佘演震衍輯 男恆月就山正字

序

閏中秋宴集賞桂小序

由來性耽名勝念屬高賢碧水蒼山每切問奇之典白雲紅樹常深命駕之思昔巳樂快敘於天台茲復賞满光於仙署來從青海遊抵赤城空藻華頂復探山雲海日之奇沓渺仙源更覔流水桃花之路忽驚良會更閏中秋白雲到門因自慚夫鮑謝而青林問逕若有待夫羊求喜逢北海之盤桓遂繼西園之雅集亭池窈窕窗涵翡翠之光臺榭玲瓏樹映珊瑚之色捲晶簾於官閣香隔紅塵列綺席於蘭堂凉分青嶂小橋曲逕疑來金谷園中疎栁芙蓉更入花源深處坐高亭而秋山在望四圍空翠飛來俯雕欄而桂子重開十里天香吹满書連玳瑁筆映琳瑯人稱仙吏揮毫推八斗之才地是瀛洲勝賞萃三江之秀新

歌催返照欣傳天上霓裳美酒點飛花快飲山中玉液聲飄碧落廣寒清影亘圓舞蹐氍毹滄海亂雲收盡高朋入座朗吟謝眺之詩蜀錦紛題競賦青蓮之句鳳簫聲去人依華玉山頭銀漏更闌宴在瑶臺月下湯成小序以紀良宵

張露森曰寥寥數行而雲行水流墨花飛舞何其綽約而多姿也姑射仙人自是飡霞吸露之侶以視世人格格不吐皆毛女深山松栢耳

蘭皐詩序

原夫星廻序換音響長新彎並鑣分雲霧共燦賦詩見志鄭傳七子之名紀勝流芬顏著六君之咏逮隱淪殊迹而典會彌深溯棠棠之高躅猶分蓮社之班景屬國之奇蹤長結春華之侶既倚徙以行唫亦流連而互答諦觀昔人行樂之地每多觸緒之懷蘭亭修禊暢敘幽悰梓澤飛英共伸佳作三春聚宴咸抒醉月之篇九日登高競聽閒雲之句怡情有作振古如兹至於風塵潦倒或角勝以尋歡故壘蕭疎偶撫

時而悲弔旗亭貰酒响發雙鬟鍾阜歸流風高獨唱誠曩賢之嶔致聚樂之雅宗也我輩生同闕里跡寄林巒撫長夜之漫漫情懷似醉睠秋風之颯颯興若如狂或嘯傲于烟潭或夸循于塵闠或旡燕許之毫抗蓀博望或把曹劉之臂邁駕南皮是用絺武蘭皐厠名閬苑紉蕙纕以結言不令薋葹殊氣涸我薰蕕借香草以傳情將使山川開咏昭其煥綺亂頭野服笑看幾度鶯花夜雨朝煙收作一腔風雅匪日嗣三百于先民庶云存什一于同人爾

孫宇台曰洋洋灑灑曲折迴旋正如萬壑爭流千巖競秀使人目光搖炫

蟬天說法序

古今來之以詩文傳者蓋不難矣余嘗謂醫有方奕有譜兵有陣而獨詩文無法非無法也神于法者之不拘于法也若然則可廢法叓曰否否夫前人制之後人從而守之則謂法中之法前人之言後人神而明之則謂法外之法今之爲詩文者求其規摹先秦兩漢晉魏三唐八大家已邈乎其不可復得況有所爲神明乎法者哉而不意于星裔傅子遇之傅子固西陵名宿

爲人端嚴淳謹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而其生平著述則縱横浩博包羅萬有譬若居肆然珠玉綺繡以及粟帛器用無一不具可以應天下之求而無不足年今且八十餘矣談及詩與文猶津津不倦嘗惟世人纔解操觚便自許名士招搖市井聯袂酣呼或將爲新奇詭僻之言以自鳴其異欲如傅子閉門掃軌足不出里閈寒一爐暑一扇惟是冥搜力索拈髭苦吟以自成一家言何可多覯余與傅子有姻婭之戚因出

一編示余題之曰蟬天說法乃其藏稿也展閱數過知其一生鏤心雕肝而成每念昔人制作不懸之國門則瘞之名山不欲輕以示人今傳子欲得余一言以爲重似如沈東陽之評雕龍皇甫士安之序三都故事夫余言何遂足以重傳子但就傳子之詩之文觀之見其落想精奥摛詞瑰麗絕不踏襲前人唾餘向所爲先秦兩漢晉魏三唐八大家之法無不畢具則有傳子所說之法固神明于法外而非局局于法中者比也方今

聖天子雅意右文徵聘四出凡山林隱逸之士博學宏辭之科皆得獻諸大廷傳子以髦耋之年麗綃皓首衣冠甚偉一旦應蒲輪安車之召出入殿陛以備顧問我知其蟬天一編不卽瘞之名山而遂可懸之國門也不大幸乎哉余故喜而弁其端

赤城紀遊小序

序屬涼秋人來東越尋花油舫先過茗雪之溪問渡扁舟更泛西陵之浦澗泉聲落攀絕巘以徘徊荷芰香深倚輕橈而舒嘯湖心月上數聲玉笛微歌堤畔烟微十里斜陽迓棹言登鷲嶺爰渡錢塘秋風送江上之帆水天同碧夜月入山陰之路岩壑彌清中秋令節高宴琴堂蘭亭禹穴問遺蹟于蒼煙西嶺南華澗伊人於碧水乃念天台之勝重過孝女之江雙槳乘潮歷剡溪而懷處士筍輿攬翠經天姥而憶青蓮

覓仙洞之桃花久矣心傷流水追石梁之飛瀑還知夢繞烟霞喜至赤城重來仙署風清五馬講蘭莚以言歡澤沛三江寄琴書而自適兩年驚再晤頻傳花下金巵五夜更論心燒盡筵前銀燭天香拂座清謳與翠管俱來勝友揮毫細雨共青山並遶風前度曲新翻白雪之聲衣上飛花輕點黃金之色所悵跡類蓬飄此復會占星聚天涯時序消磨岫雨江烟半世心期領略邊風塞月望金門而遥隔自愧青雲指泉石以爲期將驚白首著書空汗湧止存風雲月露之

篇題句憶清平僅有花草江山之夢乍輿雅集卽欲分攜天各一方賦蒹葭於白露人分千里聽鴻雁於秋風霞起赤城更驅車而言邁雲飛華頂重理策以追尋黃花浮綠酒相期孟嘉落帽之歡紅樹映青山自切陶令歸來之興昔歲太行峯頂爲窮盼睞於中天卽今仙吏堂前蚤動西風於海國贈言有在一夕勝是十年高會難逢此日遂堪千古行藏何定遇合偕忘不盡離情漫成小序

梁太保德寧書院序

蓋聞爲朝廷建大功捍大患者祠之祀之爲地方禦大災興大利者祠之祀之昔伏波將軍樹特祠於銅柱諸葛武侯崇專祀於錦城所以報功崇德百世不朽也緬惟我太保敏壯梁公兩間正氣一代偉人鍾靈華嶽實太白之挺生毓瑞龍門遡夏陽之傑出少年科第早歲功勳豎齊猷於朔北奏異績于江南憶自海氛肆虐巖疆頻危旌旗蔽空雲擾我內地舳艫連野浪捲我長江京口覆巢鍾陵纍卵遠近望風披

靡士女戴星潛逃天生我公救時良弼親統一旅之師殄滅十萬之衆復潤州援白下定淮揚保吳越十六郡府百五州城咸登衽席千萬生靈億兆子姓盡俾乂安此正所謂能建大功捍大患禦大災興大利者也東南半壁隻手撑天江海重門中流砥柱自是提兵全省敦仁義於詩書坐鎮雲間奠金湯於帶礪無何銅柱風高一旦驟貞上列至今錦城花麗廿年靈旆猶存似茲碩德豐功允宜流芳奕禩此德寧書院所由永祀不朽也哉戊寅春仲旭旦攝篆于茲牲

醴瞻拜雖庭楹軒厰不改創建之初而翬革歆斜恐致飄搖之漸誠非所以崇功德而妥神靈也在昔聽邑鄕村既荷我公之再造矧今父老子弟叟蒙嗣憲之重綏乃諏吉日重修特祠毋靳醵金大爲鳩舉秉彝是好固有同心世澤難忘允襄盛典從玆肯搆肯堂輪奐重新於百世報功報德俎豆永勸于千秋矣爰紀勝事不揣鄙陋謹抽管而爲之序

送別同人林玉山序

余與玉山可稱以文相知者矣可稱以心相知者矣玉山與余相見甚晚憶謀面始於壬寅冬杪也一見握手如平生懽恨相見之不早余結廬在西湖之東越一日即惠然肯來討論今古語笑終日去余亦時往焉或闕然一日不至出必于閒闥酒肆遇之即登樓酣歌狂醉各分袂去兩不辭謝異日復然賞花賦詩不記晨夕興之所至或策蹇兩峯或泛舟六橋或尋名僧瀹茗或訪羽士談經或對奕于山巔或行吟

于澤畔或聽美人度曲或坐花底彈琴若夫春郊緩步秋月怡情納凉九夏踏雪三冬杭人見之目爲地行仙云然余與玉山先以文交後以心交者也何言乎爾余年十二輒筆就道遨遊丁燕齊秦晉間玉山于洛陽繼上識之壬寅冬杪余返浙省親玉山亦自江右歸雖兩心共契寔覿面而不相謀者也一日同人雅集于湖心亭時余拂壁作詩旁有稱和者余即擲筆而揖曰子非青雲佳客乎玉山亦日子即南州狂士耶各叙企慕之情遂詣孤山而訂雉壇焉獨是意

氣相符而家徒壁立亦復相合何造物之忌才若此昔杜默醉過項王廟抱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子而進取不得志奸痛我語未畢神淚亦湧乃知英雄淪落千載同慨余二人又何恨焉所可信者天生爾我終不合落落以牖下老兄吾與玉山年方弱冠異日策名清時聯鑣金闕同朝共列亦如杭人之望余兩人爲神仙中人爲不誣矣一日玉山將有遠行索余作序余因敘相與本末之迹以爲後日車笠之券時甲辰上元後三日揖别于河橋舟次

忠節錄自序

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忠節錄之刻所以彰前而傳後也昔孔悝有藝鼎銘陸機有祠堂頌謝靈運有述祖德詩顏眞卿有家廟碑皆以發輝祖德振揚家聲後之人讀其辭既知美所由彰盛所由傳斯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旭旦至愚極昧鮮所聞知記丱角時春秋兩祀荷

聖朝隆典從侍父兄宗族助祭于先忠節祠如睹一門殉難千古皎節爲肅穆也及讀朱史家乘更爲洞矚祭時我先公有祀邑有志褒忠有坊祠宇翼翼然昭穆井井然神道封植列列然子孫世守弗失日久歲淹風雨飄搖未免陵替過此以往恐前美不彰後盛莫傳也旭旦不才有懷振起亟欲重建祠宇聿新俎豆幸大巡簡西巘先生嘉予之志捐俸修葺又愧無瑰辭麗句如孔悝諸君子發輝祖德振揚家聲惟從斷碣殘碑手錄若干匯繫就簡得原刻文集數首其

祠墓圖像悉依舊本呈之大宗伯龔芝麓先生重爲讐較付之剞劂以傳不朽俾子孫知家學淵源共相策勵承先德而啟後昆者此芝麓先生之命也尤旭旦之厚望焉至于先祠側有傳士守祀自先君辭世仰遴季弟主之至於我先忠節公之一門殉節俱載全錄茲不多贅云

金大阜遺詩序

人苟厚自期不隨世俛仰雖無大建竪必有一事足紀一字足傳乃不與草木俺生死也今大阜殆其人哉大阜負至性讀異書遭時亂離忽忽不自得偶爲嚴武坐上客侃侃陳說居然有鼎呂之重及遇難毅然不屈願先膏斧鑕乂彷彿顏常山凜凜氣節若夫聘平事理折節而談詩書敦聲氣共緒餘耳大阜同里士也余客遊十餘年不一面及大阜客京師余亦客京師始晤大阜乃出其詩稿相質嚴侍御許民部諸君子亦共相欣賞未幾大阜客死予從同人處遍收大阜之詩梓之以承其傳予讀其詩想見其人重其人愈重其詩偶升一言可以無憾抑予異日還里門訪其故居茂林遺草必尚有存者予併取而梓之然後持報諸君子以觀其全其爲愉快不較多乎嗚呼大阜自此不死矣亦豈知數君子之爲大阜計者固未嘗一日死大阜耶

友古齋詩序

山左才藪至東萊爲尤盛應時名俊風轡雲集訂交於此者素矣而磊落不凡多古君子流風者惟我公清源焉戊申歲遂得與公結契領畧指趨又不止諸君子之訂交已也公自解組後退居于吾郡城東之别館及其游覽披襟無不恬然自適則知任晋陵時高節清風榮澤士民其所宜耳公之事檢琴書陳詩酒稽古序今與恂ニ及門商志言嘯於花朝月夕之埸其丰神之亢爽韻度之悠揚亹ニ乎有不能自已者則知公之寄託豈近世君子所多能企及耶故所作之詩如簫管連雲鼓金震野節奏既高聲韻亦絶於起也不知其所自來於結也不知其所自止矣情思淵深其若是耶不宗李而有太白之風不襲杜而具子美之體比之善繪者日前身老畫師公其摩詰後身耶余郎勉爲酬荅已覺霄壤之不相及矣在操鑒者且以爲然歟邇來資性篇章得與達士名賢追風驥尾或未可知亦某平生之所深幸也已酉花朝日

紀伯紫曰機神鼓舞逸興遄飛熱鬧處有精采歷落處有古致求之八大家中不可多得

四書註註序

四書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蓋有天地卽有日月江河有日月江河卽有文字河洛一畫衍成十六字之傳典謨二誥佑啟三百篇之義自孔孟繼往哲道統開後學津梁而有四書則道心人心爲之丕正迨秦灰一刼漢唐横議二老之教克塞天下孔孟之道幾爲泯沒矣至宋朱夫子起而傳註之義理精詳性功明暢頓開聾瞶俾天下如見日月之經天江

河之行地也孔孟一燈洵不誣已我
朝仍明季之舊制科取士悉用八股愼欲多士歛才於氣證道於心誠千古良法也學者不察將聖賢之旨分章裂句毋失眞詮近有大全蒙引直解存疑說約合參等書行世要解所折衷者矣余不敏童而習之夙夜參攷正慮傳燈莫續心甚傷之偶負笈遊楚時與江漢諸名士索奇問難使孔孟之道於焉弗墜乃有漢陽蕭子首進四書註註問序於余余秉炬閱之見其綱領條目精粗咸貫若起先聖先賢於羹墻爲之告語者且章旨之議精見到節解之意綮理周較之大全蒙引直解存疑說約合參等書尤屬簡括註註乎又朱夫子之一燈乎正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因念蕭子羽翼有年人皆奉之爲皋比而獨艱於一遇然此不足病蕭子註註一出誠操五寸圭以宅天下之中具八尺繩以約天下之準上下升降三萬里而遥縱横曲直不越指掖之間舒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

從此經學明而人心正聖道典而禮樂盛今
天子頒四書講義於天下更得蕭子之註註佐之益如日月之經天而常明江河之行地而永奠也亟命梓之以公天下

戰國策選序

門人俞允文請余刪訂戰國策并願數言以冠其首乃勉之曰古學之不講也久矣余嘗歷覽古今之治亂其治也靡不學校興士行正禮義昌其亂也靡不道圮教頹寡廉鮮耻學之得失其關係重輕如此周政崩王教萎日寖一日遂至戰國遊談者以喙爭利奮擊者以戈起家險詐傾軋後起愈奇樽俎梟狼笑談坑阱士學之壞未有如戰國者也卒脯六王而功名富貴之士俱波焉故其傳書後世儒者羞讀之今汝受是簡將酣醞其文以助翰墨余聞學術係乎心術立品所以修文汝將爲文其先正汝行毋貪金玉毋希權勢毋俯仰人情毋以詐爲智毋以險爲能毋效蘇張縱橫之說世風士習尚亦有頼焉不然辨如陳軫智如韓朋計如白起法如商鞅富如魏冉捷如蔡澤貪如犀首異如公孫龍博如黃歇滑如淳于尊如季子飾名下士如田文無忌不特汝身潰敗決裂無所成抑亦訶世者之所甚憂矣其何以無負汝父母望汝之心與余所以訓篤汝之意汝小子文其懋

勉哉是爲序

羅叅軍詩思序

華山羅叅軍挾其七代詩章南遊江浙且語余曰先人著述有行有未行余旋將盡彙而剞之而名之曰詩思以圖不朽子爲我序焉余重其言起而荅曰善哉羅子之爲詩也其意蓋可嘉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蓋詩之爲道教人以思也特恐騷人墨客有情之士不勝其憂思離愁婉轉悽惻之意則將浸淫氾濫雜入於淫靡流蕩不可知之中故孔子舉無邪之言以蔽之若曰詩之教人以思者如此

則後之讀詩與作詩者皆當尊此訓也明矣然而晉魏五代唐人之音下及宋明諸名人之篇什猶未免浸淫氾濫雜入於淫靡流蕩不可知之中求其可以繼三百而稱無邪者十不得三四也叅軍生於二千餘年之後獨能上追風雅一尊孔子之說而且云永言孝思又將張大先人於無窮以示不忘其於詩爲何如也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固多仁人孝子之作即有不必盡出於是者然而起化如雎南勤政如豳風忠厚如小大雅揚扢祖功宗德如三

頌謂非古孝子而能若是乎吾故曰有仁人孝子之心者然後可以讀詩亦惟有仁人孝子之心者然後可以作詩今叅軍之爲詩也蓋將闡其先代之幽彰其祖考之烈而且率其子咸奉若於乃祖乃父之傳使前後七代之詩章與於及身而無有遺缺則固仁人孝子之用心吾雖未能盡窺其七代詩章之蘊果與古作者相去遠近即其所思爲己正矣嗚呼見今祖父積德累行致有基業以貽子孫子孫乃弗遵祖父訓顛越不恭不一再傳而横遭蕩廢甚者斬伐其祀事又况詩歌末技固世所視爲緩不急者哉其不

以覆瓿障窓則置之已耳而羅子叅軍迺獨殷殷不能已於思則其于祖先訓誥揚功烈守基緒當更不知如何恭且摯也人之相去抑何遠乎夫亦可以勸矣

天台紀遊詩序

余童時讀孫興公天台賦卽心艶目愓以爲山水奇觀至於此極耶少壯名利驅人常走燕齊秦晉魯衛吳楚三巴百粤之間物華毓秀河岳鍾靈然余私心嚮往惟以天台爲仰止焉葢自昔熟讀興公一賦夙興夜寐不能去諸懷耳庚申得借滙亭鮑太守遍覽天台之勝又以興公一賦未盡若也梁谿鮑子南侯爲太守難兄家承司隷才並參軍攜其令弟聖汲兩度石梁重探華頂攬勝之志較余倍篤凡登臨之處

悉有題詠如入桃源而尋女伴問桐栢而謁仙郎眺赤城而挹朝霞坐瓊臺而邀夜月以及天姥剡溪山陰西湖烟雨樓頭虎丘石上諸勝不出千里之外皆流覧無遺以故發而爲詩淸新儁逸超絕一時余讀未竟卽心艶目愓亦如昔之讀興公一賦也然天台山水固宇內奇觀而鮑子新詩尤千秋雅調有蒼凉高曠者則華頂蹄雲也有奔騰流麗者則石梁飛瀑也有姿態嫵媚光華爛熳者則桃源姊合赤城霞起也其古致錯落如桐栢金仙新穎幽深如瓊臺皓月

乃若天姥崟不足比其英華剡溪曲難以增其氣槩誠所謂山陰道上應接無窮西子湖頭流連無盡者耳迨至鴛湖風流虎丘窈窕咸以紀遊名之鮑子乎山水之勝觀止矣乎吾於紀遊一詩亦謂觀止云亟付棃棗以界天下後世之未到天台者作卧遊圖也可已到天台者作登峯印也可昔興公賦成擲地作金石聲吾於鮑子之紀遊詩亦然倘有不以余言爲信者請擲地試之

印藪序

摹印之學世難其人由篆學之失傳也說者曰蝌蚪以還雲龍穗烏代異其形史籀作大篆李斯胡毋敬輩變而爲小篆各極同文之盛逮王次仲作八分程邈作佐書更有偃波垂露懸針倒薤諸體近世號稱博雅者亦僅遊藝及之安望其施之鋒刃金石躋古人堂奧也哉如江右傅子公亮本名家裔工六書之學自秦漢以溯黃頡靡不考極精微力存雅正邊傍點畫之間皆確有原本其勁拔蒼岩墜石鉤鐵無以踰之矣殆所稱篆楷相融意在筆先者耶傅子志猶未艾其之楚也精誠欲開衡嶽之雲上岣嶁之峯一探禹碣以傳不朽業弄若世俗塗冊抹碧朝含毫而午售市也有識者盍取其片石隻字而藏之爲荊山之璞蒼水之文可耳

螢英會業序

三台向稱文獻之邦人才間出往古毋論已自設制科取士以來如陳學士公輔陳少傅驂王秘書鄉月周奉議仔肩蔡參政文戴方伯德孺王侍郎宗沐王都憲士恒陳進士函輝皆歷歷足稱班班可攷悉從制科顯者也厥後兵火洊臻詩書久廢我朝鼎建名公鉅卿亦不乏人然科名寥落即偷歸兩庠自丁酉馮少司寇登第之後迄今二十餘年竟稱絕響議者謂固山龍脉不振湖水玉潤未澄所致滙亭太守來守茲土竊有憂之文教不興皆由率廸之責下車之日首剏義學以成人材季有試月有課濟濟多士雅稱王國之選矣今屆辛酉賓興之期洪虞鄰先生招集兩庠俊髦會於家塾名之曰螢英每月三課不惜清槖給其廩餼以砥閫中必售之技擇其制藝之尤者付之剞劂氏爲酉戌先聲又爲之培北固之崒嵂濬東湖之源流將見人文蔚起如陳學士陳少傅王秘書周奉議蔡參政戴方伯王侍郎都憲陳進士諸公彪炳千古並垂不朽幸遇張道憲以太

史而兼宗師之任造就多方貢都護以將軍而擅文章之府課子有法彬彬郁郁皆足起衰振獘命余點定諸作悉根本六經力追先正其斯理精深淵淵乎程朱之孤也其吐詞蒼古灝灝乎韓蘇之遺也其博大昌明如登泰華之巔而觀滄溟之瀾也其離奇光怪如入上林之苑而看名花也以斯文而黼黻皇猷經綸國是繼往哲以開來學與陳公輔王月卿諸公何多讓焉豈地靈使然哉抑人傑而文有以致之耳試質之有道君子未識以余言爲然否

王儲憲榮遷序

讀詩至甘棠未嘗不廢卷而歎曰德澤之入人也如是哉後之名卿大夫有能繼其芳規者余蓋低徊留之見其所居尚不忍去而况躬被寔德者又曷能忘諸一日乎紫綬王公之蒞浙土也自非一時凡其見於措施之際者大約本乎學問而出之以真誠故能政無不舉而澤無不被者迄今五載報最如一日也猗歟何治之隆歟余自公擢巍科時已得把臂爲金石交文章政事允爲世法而其弱者飲德强者習威則烹鮮無所擬其良清如冰雪貞如金石則飲泉無所亢其潔大事斧斷小事海涵則盤錯無所矜其利三令五申以振其怠春蒐夏苗以勵其勤則鼎鐘無所銘其功相欺也爲之信義以導之相侮也爲之禮讓以化之則管絃無所著其德是皆所謂一班班其他含濡而喚咻者未易殫述而業炳炳如斯矣易曰天降時雨詩曰民之父母所謂召伯其儔似耶非耶

天子留心治行特簡賢良公以鄧侯轉輸功奇以來

南重地行將建旄樹鉞爲國家作屏藩夫豈一

方一省之所能晳者予獨是浙中紳士聞公欲

舍茲去也思攀轅卧轍無從因索文於余以誌

不朽余即其德澤之在人者聊述一二以爲甘

棠數章云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五

記

方丈山記

鴛鳳聯姻記

共樂堂記

遊石梁記

遊華頂記

學圃小記

梁昭明讀書園記

天寧寺慈雲閣記

遊九龍灘記

茗雪二水記

紅豆自度曲記

義犬記

通天池禱雨記

望雲思親圖記

峨松清暑記

世經堂初集卷之五　満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弟　湘戒菴校閲
同學尤　侗悔菴選　鄉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記

方丈山記

燕趙山水奇秀甲天下以西山爲巨觀而西山以方丈山太子峕爲最勝余始至京雅慕其地即拉二三知己尋幽於茲山之麓峯巒斗絕高數百丈青蒼之色從空飛墜莫知其極丹樓朱檻星列于孤松茂樹中映帶如画余曳踵而上登空翠亭飄然身在雲際有垂髫之童進而前曰山洞深渺約五里餘宜用火炬導之始進平曠漸入嶮異忽見危石崩騰若奔雲萬疊飛浪千尋巨鰲奮怒鱗甲震擊童曰此石鯨變化處也行數武石骨挺立若虬松枝葉扶疎古色照映前有石壜瑩潔平潤可坐百人仰視其頂如覆帷帳聞昔羣仙樂聚戲毬於此至今陰雨時常聞蹴踘聲旁有石壁長百尺紋細而緻經緯連絡望之如滿

舟晚泊縣網於梛堤葦岸間濯足歌滄浪一曲也又數武過石橋下有洗心潭潭水清瀉深不可測有二石列於澗旁如老禪趺坐揮麈談元其側有卅房仙篭禪床蜂窩而磊二相向者作獅吼狀石之高懸谷頂者擊之如洪鐘餘韻不歇噫奇矣又數武見石屏高聳光净如素楮童曰昔者仙家鍊氣時先得道者輒書名於其上號曰榜山事之有無雖未可信而其象賓類此其上有石竹千竿森蔚可愛鳳鳥羣集作飛鳴之勢余方瞻玩不倦僕人忽報曰東方漸白矣

起而觀之若殘月朦朧淡烟籠罩其羣象乍曉時耶察其所以因岩洞將出天光遞映明滅不定象如初曉云余語同志曰吾輩多喜日高晏卧晨光熹微不能恒見若此者可當梧桐月落醒人殘夢矣至於其中惟石嶙峋險者虎鬬企者鳥厲或青蓮之倒垂或半輪之斜掛變幻千端不能殫述嗟乎桃源異境若不遇陶潛幾隱沒於空山矣今山之奇麗若此因處於遐陬不數遇高人賦咏又無畫工圖其象以傳於世止令好奇探勝者留連而不能已豈非天之所限哉余喜余之得遇此山而又嘆斯山之不共賞於天下也記之以告世之同好者

鴛鳳聯姻記

徐生常欲步蟾宫攀仙桂揖嫦娥問吳剛借玉斧一正婚姻之簿弟恐月老春秋已高耳目昏憒赤繩所繫頗多顛倒我檢書訂正大快人心想嫦娥鮮事斷不加譴責也庚戌春宵客窓强卧假寐難成啟扉遥望天地花封河山玉合不覺心目俱爽自操短篙刺小舠泝鑑湖若耶而上披氅行蹬風雪中萬籟俱寂惟千嵒萬壑玉樹珠巒應接不暇一時飄飄欲仙亦不覺寒氣凜冽也起而四望忽聞長嘯響震林谷近

而即之在萬山深處古月臺間意有同心拂衣而登見一老人衣縠紗衣杖青藜杖鬚眉皓然豈伊異人余即長跪請教老人曰欲正婚姻簿者子耶余曰唯唯先生世所稱月老者乎曰然余氣矜之隆倖然見于面老人益箕踞呼余名曰素知子有夙慧乃竟痴狂若是婣緣之籍尚矣三生石上一笑風前黙識精魂遂成伉儷其氤氲繾綣之中我亦不得而司之何與於子余起抖雪坐益恭老人吹杖藜火月臺溫若雖風舞六花而月臺之上竟無零霰余進言曰中外

貴賤固有定數才子佳人鍾靈獨異配合甚奇古今來積怨深怒不知凡幾其咎孰歸老人曰否否太上無情一墮情塹未免錯綜况造物之理惡豐而喜儉予欲以豐儉而一之不免失造物之本乎故有才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才彼紅顏命薄寔同才子情深使才子佳人適如其願則俱豐矣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之義謂何遂出玉笥金冊付余抽繹約畧可觀不能洞悉囑余秘之自今伊始人世多子作合之緣以酬夙好語未竟風起水湧如錢江潮鼓余

駭而趍廻顧老人并檢書冊盡失所在急覓歸舟氷堅雪積逈不可渡但聞四野鷄唱天欲曙矣遥望亂烟糢糊處竚立以俟者同人余紫良也良曰夜來風雪見戴安道耶我有子小字宁臣慧且秀魯子彬有女名奇饒林下風欲易管鮑之交訂朱陳之好今日吉敢藉子爲蹇修余曰異哉果老人所謂作合耶此天緣也因撰誓詞盟于關壯繆遂定絲蘿并賦鴛鳳二詩爲聘以覘世之珠翠盈前綺羅滿目而心慚道義行少風華不亦大相逕庭哉異日者余郎讀書中

秘奉詔賜婚魯孃星東雲集合巹定情之朝俾徐生引佳兒佳婦謝壯繆酬月老共出盟序兩譜鴛鳳二詩效玉京臚唱之聲使賀客哄堂大笑始知新人才福兼齊不同於世俗之子婦余與魯亦不同于世俗之姻家徐生叟不同于世俗之蹇修也因藉中書君元香太守卽墨侯序諸玉版以藏

共樂堂記

台郡有東湖猶杭之西湖禹航之南湖疏鑿久矣宋熙寧間郡守錢暄始著爲遊觀之地中有堂曰共樂葢與民同樂之意也後之修建者亦無得而更其名焉太守鮑公來守是邦兵火之餘湖流葑塞堂搆灰飛經理三載豈亨安集卽請之觀察及文武諸大夫共謀落成不數月而山光水色亭臺堂榭煥然重新矣堂之中匪惟諸大夫一觴一咏卽士女緇黃莫不流連攬勝咸喜有堂洵共樂也請余名之余曰昔人名矣何必改作仍顏之曰共樂庶不負諸大夫樂民之樂爾衆以爲然各飲三爵而退外有流杯亭亦因其舊云

遊石梁記

造化何變幻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天下名勝不一所在皆有予好探山水之奇遊覽所至其驚心駭目者往往而有然攷之紀載信之傳聞數爲天地間洪濛獨闢之奇而未一遊覽者則天台之石梁是也石梁爲從來仙佛隱見之地名區勝概境異人間古今奇蹟理所宜有顧未一至之而猶未之信也今因滙亭公祖爲台郡二千石相約縱覽天台諸勝予因至石梁焉噫嘻數載神遊斯願慰矣梁跨兩峯之間石勢

彼此環抱自然成梁神斤鬼斧所不能有下臨絕壁合千巖萬壑之水彙流於此驚瀑千尋四時不斷懸高一望身在轟雷飛雪之間上有曇花亭亭中神佛璀璨龍象莊嚴五百羅漢仰當時共現化身昔登臨之頃不啻山勢開裂又如風雨忽至樓閣欲浮始信天地間果有此奇觀也上下有方廣二寺鐘磬之聲與水聲相和松風竹色嵐影天香耳目之前總非凡境吾悠然靜對知山從天來水從空下神奇者如是其常存也浩瀚者如是其不息也高深具在大道非遥何可僅作山水觀哉昔人九日遊龍山遂傳勝事於不朽今予適以此日爲石梁遊聽石上之飛泉俯雲中之積鐵對疊巘之丹楓弄松杉之明月支公坐嘯幽勝若斯予不更有厚幸乎昨登華頂峯眺望扶桑之陽旭日耿紅海光照耀已不禁咨嗟歎絕迨觀石梁而山水之勝又過之矣他日者常想懸崖高閣之勝奔濤龍窟之奇此景固無有二也而予更能已遊哉

遊華頂記

華頂爲天台第一峯居衆山之中諸峯若蓮花環遶而此獨出其上高十萬八千丈則爲花中之頂故曰華頂也智顗禪師先結茅於此有拜經臺在焉登此以觀扶桑之日出相傳爲天地奇觀而華頂之名益著夫華頂去石梁十餘里嶢巖絶壁荒榛蔚天樵徑不通鳥雀罕至余由國淸至此幾欲中止乃其時夕陽下嶺新月在天滿谷烟雲歸路正杳想海天曉日寧可當前失之遂拂衣而進至其上有數茅蓬隱二

山塢中云爲山僧栖息之所噫何地非禪而必於此深山耶爰登拜經臺有華頂斷碑半没荒烟衰草中僧寮岑寂露氣凝寒四顧淸虛星辰可摘因招逸少於雲中揖靑蓮於天際峯頭坐嘯山谷響應回視世路囂塵眞隔萬里之外人亦有知我於華頂峯頭者乎斯亦意外之遊也乃返覩一身如葉數載飄蓬未克稍有建立空涖二進退隻影乾坤間不盡之江山念已虛之歲月抑又黯然而悲者矣夜久忽有二僧至始而駭從容與語則固得禪中三昧者也乃振鐘鼓於層雲遥漢間萬籟不喧孤月愈皎靜中天地感慨俱忘坐久不寐二僧曰日將起矣登臺一望天色映紅氤氲萬道陽烏半吐海水如金波瀾動搖戀壑照耀少則旭日既升海光又若琉璃羣峯皆白嗚呼始信天地之文章誠莫大乎是也夫人僻處偏隅身不歷名山大川之奇則江山風物河岳星雲渺無可見而又安能攀絶頂高峯眺扶桑之影以識其變幻哉則吾九日之登高固又超於人一等矣頗名勝不可無人必得可繼智顗禪師而起者則華頂庶不虛

也吾蓋不能無深望焉

學圃小記

余向以學圃稱也已復自疑名貴乎力行烏乎學圃稱迺於居傍隙地壘石爲埴少樹東木而圍之大不盈畝參桃間柳雜竹依梅荊莽不除蔓棲未闢春華秋實遂其性成故凡灌溉之工終莫之加然終莫之能也因更顏其額曰學圃圃之中小結一閣坐卧其上每至草眠花笑鳥語蟲唫翠幌雲偎錦茵霞藏俯睇仰聽醉人心目者則亦造物所不私而圃之所樂有也床頭醞酒架上攤書座有團圞門來剝啄幽談

高賞豁人胸臆者則又客主所不辭而圃之所樂有也若夫清暉落陰積靄凝素深燈數雨欹枕延風景或時移韻隨情寫檢之笥篋僅遂百篇猶乎荊莽不除蔓棲未闢春華秋實遂其性成而已故凡精琢之工終莫之加亦終莫之能也是爲學圃小記

梁昭明讀書閣記

史稱梁昭明好學多聞通知今古終日誦書不輟晝夜使其宮屬誦而卧聽之遇有脫誤悉識之以責誦者自古元良主器其博學能文章殆莫過於統也故今地志所載江左千里之間凡爲昭明讀書遺跡不下十餘處而不耗桐川洛邱寺讀書閣爲其一焉是豈六代之季猶爲近古藩乘儲君未嘗高居深宮以自尊貴車駕時游邇國親近士大夫以周知民隱與抑魏晉以後習尚浮華太子都通賓客好遊宴如鄴

中故事昭明因之而稍進以儒術故所至以讀書名與夫天子之學與經生章句有異昭明雖好學其所好者工文章善談名理而已未必有當於帝王治世之道論者惜其年歲不永不及嗣位然以彼所學即令富於春秋克膺大寶爲守文之令主則有餘其異能幹父之蠱盡反武帝臺城之悔軼簡文而上之哉終梁之世不過再傳其父佞佛而其子綴文大業所以不競也獨昭明天姿淑美孝友天植性無他嗜行無雜累其流澈未隕爲世所稱故其讀書之地後人

都洛嗟傳說之特其地久入梵宇器鉢無聲風流兩絕恐世代遼遠忘其所自將使好古君子仰止闕如是亦尚論之大憾也爰爲之記

天寧寺慈雲閣記

嗟夫世不盡嗜戕懷刻之人也曷不鑒聖王之化乎化無所不至而獨憂其父母又不皆樂施利濟之人也曷不瞻菩薩之教乎教何所不周而兼福其子孫此則慈雲閣之所爲設也聖王以一身受父母之任而或乖則慚菩薩以一身備子孫于己而有求必喜吾儒愛父并愛子伊釋爲父并爲子化所不及者以教補之其道一也若廣陵天寧寺在郡之北隅而閣在天寧寺之西側有古樹以層陰既越千歲之質復

門墻以壯固遂成一郡之觀仰棟宇之參差不假彫鏤之巧俯欄軒之宛曲無事造作之工金色相以著其嚴册殿座以張其麗經厨翼翼有法藏之遺風供几連連具禪林之大體供大士於五佛之前以延世嗣下而別建位置使易親也縞服雅妝使易見也赤子端莊視其賢也撫育不離視其愛也一人有心萬民戴也自古及今沒世無間也嗟夫朝鐘夕磬有以起之案燭爐香有以助之緊懺設誦有以宣之而任之者老僧空印也余取小青稽首慈雲大士前之句

因以名閣試問大衆以爲然否

遊九龍灘記

庚申六月望舟過駱馬湖天暑頗酷客懷欝結余與顧子隣哉駕小舟理楫蕩槳隨風搖曳於蘆花淺水間意甚適也余因笑謂顧子曰此地溪水新漲渚浦乍碧乘流泛泛泛此樂何極頃則夕陽西歛明月漸升夜色蒼茫更復清絕當再與子觴咏竟夕何如顧子曰唯唯適舟人至渡而返因攜樽罍餚薄具復偕張子鄒子登舟焉其時返照漸沒流霞散彩暮烟欲起清風細生水光溶溶波浪不興而一輪素影已掛天際張子鄒子亦不覺悠然而喜也僕更有善操舟者能解人意從容鼓棹循蘆岸而東復至舊處而風微微水冷冷月娟娟鳥嚶嚶天光波影上下一碧而月映水上銀光碎碎千條萬縷搖漾無定余噓然而笑曰此何異赤壁之遊乎顧子曰但少洞簫一聲耳因相與賭酒發歌雖不按律呂而音韻清越頗快人意水上飄飄遊魚若出隔浦聞之幾疑聲之從空而下孰知短蓬孤月偏吾在烟波深處耶噫嘻此景亦甚不可多得矣夫吾自別故里五湖烟水已在天末乃

涉江淮歷黃河波濤震驚水勢奔突魚龍出沒鯨鯢晝見以一帆隱隱漂泊於怒流巨浪中更悲風急雨寒氣凛慄同舟震恐黯然心傷四顧徨徨求片時之清暇而不可得今日者得與諸君乘淺棹下澄流淡然心無所動泛溪上烟弄波心月任意之所如歡歌博飲放浪水涯而悲喜正絕異也斯不亦人生之大快哉夫以溷跡城市奔走囂塵往來擾攘無論不知此景之可樂而亦未一見即有居山巔水涯舟人漁子放棹蘆花日與此景相遇而中心漠然究未知可

樂况長途征客則有去國懷鄉悵然而悲矣安有對此而留連者乎茲吾與諸君得見其景復有其樂有其樂而更得與諸君共樂其樂且此樂得之客中而爲意外之遊也噫其亦不虛此夕矣然則當前之境隨可自適在人自得之而於世乎何求異日者吾與子偃仰燕山道風塵馬首時其亦無忘此夕也夫

苕霅二水記

凡湖之水皆以苕名南爲苕溪爲前溪爲餘不溪奔滙而出于郡之西北有聲霅霅然故名曰霅川其源出于天目霅流其陰苕貫其陽霅派行而北其勢主合而苕多分枝流細派忽離忽并近而前溪曰苕西自陡門餘不入者曰苕南折而艮行至潯溪戍上間爲苕東其自虎林來者繇禹航下曰苕上其間若茹芝桃塢上栢尖山諸峯尤奇詭山多苕華每夏壑澄霽繁葩蓊薈蔽日殷班層崗如繡微風飄墮繽紛旋

舞站站沿流土人因以名溪矣苕水至郡城南而聚乃合于霅繇霅而北入震澤其中數百里山水清遠林麓綿邈鷗魚蛟蜃鼓吹滅沒苞虆孕奇無所不有唐顏真卿遇烟波釣徒于溪中敝艇菱蔢真卿冀致之日願浮家泛宅於苕霅間耳浩歌竟去迄至今多真隱者

紅豆自度曲記

主人有侍兒焉善奕工鼓琴而尤精於琵琶生長深閨僅從其父學不能度曲然井臼多暇剌繡時慵輒鄉主人而前之若茗一盂名香一縷璉琴文袱長對衾裯更喜搊彈輒親曲項石季倫之陌上桑段善本之楓香調偶一掄指便令人作天人想故或花前酣起月下眠遲又或坐擁氍毹對燒榾柮柔情綽約婉爾清揚於是薰籠斜倚翠黛微低呼彼檀槽開茲藕臂纖玉忽其若飄瓊軸促而頻轉善才運撥興奴攏

撚何其兩手乃出一人至其鏗聲欲歇一劃當心餘羞掩以沾嬌橫波睇而送恨則兒女之態此最堪憐丈夫之情於焉轉劇自笑主人殊慚自傅不能以眢遼螺子飽吮彩毫爲重蓮一拈出耳歲戊午主人應詔博學鴻辭科攜之往燕直北三千里主人憐其嬌怯未慣長征恐有霧鬟風鬢之態兒請以冠帶從事主人許之兒即裝束如從戎木蘭窄窄弓鞋素綾包裹約以小蠻靴左手持弓右手挾彈跨蜀中白駒而前主人幾不知其爲紅粉青娥矣時方仲春錦阡繡陌草色花香步步可人鳥鳴枝頭應弦而落每宿村店仍改晚粧氷弦一撥風雨欲來及抵國門寄寓豊臺朝夕看花主人落魄若於既耗少年嗜欲一旦都盡惟於音樂故未能遣鄰媼琵琶有能度曲爲諸侯王屏後師者兒笑謂主人兒父故辨此獨以閨秀不宜作嚇春鶯遂舍不學第古人房中之樂歌絃並奏周南召南亦聖妃賢女所以娛君子也何渠不歌且君嘗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試一習之乎迺進隣媼第本領旣襍兼帶鄭聲所歌之詞又多俚語主人厭

之因自製新聲合之太和正音譜畀鄰媼習之以授兒兒故通翰墨恒無筆札穎悟絕倫一聞媼歌輒能不煩數豆無待繫脂按譜求調按調求絃調不中譜則有易音無易調譜不中絃則寧改絃無改譜媼旣明腔兒又識譜四手如一兩聲復諧旣鮮戾絃亦微溢繁凡兩閱月一聲不失周郎復生無煩顧誤矣間或桃花扇動竹葉尊開巾凫欝金觴呈映雪抗墜掩抑頓挫開轉聲之香雲捲雪寒玉斷風能使字中有聲而聲中又能無字總一舉袂便欲銷魂何意人間

輒同天上蕊媼能以歌而爲兒師兒能以紘而爲媼師杜妙隆之梁塵不動宋同壽之驪珠一串自謂過之迺復嫣然請授剞劂令後世賞音亦知兒之苦心非獨以色事人主人笑而頷之爰抽筆而爲不亦快乎

義犬記

凡人有性凡物亦有性性也者天命之也第人性漸染澆漓有時而乖物性純一無僞所禀者厚也試舉其一以証之庚申歲三台都侯鮑明府延余於署齋之霞起亭纂修郡志曉起曙光初矚千山拱峯如屏如幛晚則赤城霞起萬壑凝紅若錦若繡品騭筆削之暇日與鮑明府李司馬王別駕觴詠其間廨有一犬子虎頭豹彩聲若獅吼眞㲄於菟山中物耳衆皆鞭撻之驅逐之余獨憐而鞠之育之名之曰虎子恒

依依二不離左右晝夜司閽警策勇猛異於常犬志成歸里虎子率羣犬送至中渡適山水大發舟人擠之深淵虎子跳躍上岸伏地哀號羣犬逐之而去此八月十八日事也越歲花朝余方讌客張燈演劇正笙歌鼎沸之際忽有一犬逶𨅵三匝家犬與之爭嚙之奚奴又從而撻伐之殊無畏色優孟衣冠春臺金鼓俱爲碎易余起而視之曰此非虎子耶搖尾帖耳雙足踯躅似叩首不已狀果虎子也座客爲之大噱噫異哉三台至武林七百餘里其間崇山峻嶺

如關山會塈深潭大澤如中渡洊溪且有錢塘天塹洪波巨浸卒難以渡蒞山可踰而過水不可躍而濟也虎子其登舟而來乎涉水而來乎刻杭城十門三衢九市烟火何止千百萬家卽遣一介之使賫三寸古八行書幢二往來尚多錯悞虎子又無人前導何𠀤至筵前噫誠異矣猶有異焉主家司閽畀於赤城與衆犬同牢而食隣犬無一敢至者余出入必隨之因靳司空于中丞特辟治河檄催就道家人相戒曰此遠役也勿令虎子知之越三日薄暮泊舟吳閶舉杯邀月叩舷而歌歌曰山蒼蒼兮水濟濟明月樓頭照玉人何處洞簫吹一曲梅花落盡不知春未竟虎子又上鷁首矣鄭衣乞憐情寔可矜余曰子何靈心若是卽挾之江之東西淮之南北以及海口十場曉夜護持無間寒暑几十萬軍餉露積無恐也又善伺人頤旨余未出先趨既歸後奔僉曰此徐監理之虎子也九載底績叙功入都虎子渡河衛僕馬馳百餘里抵神州余躡屩登泰山宿丈人峯蚤起看浴日忽失虎子所在時亦壬申八月十八日也

通天池禱雨記

庚辰之夏旱魃爲虐某憂且懟曰民幾頻乎長吏之不修攸致痡自刻責齋肅步禱於城隍之神者三日而雲霓未生也父老曰縣之東百二十里有通天池古雩所也有弗虔虔則必應余乃偕祝史往焉鷄鳴而駕日昃而至池在平地縱橫五尺許水在污泥莫測其底命農器治之除淤及泉亦約五尺許下有木格焉蓋先民以拒四至之漫勢雖弗克而遺蹟猶存也泉沸自西南不轉盼遂盈尺而竅系終不得詳就池上拜祝宿於北一里之民舍丑初復詣池拜祝取淨瓶三汲之如其量奉置香案迎歸城隍神前再拜安之是夕滿空氤氳次早率衆禮神對瓶肅禱如初逐步市中而油然浮動仰覩幾駐矣頃之風自東來雷起城頭電掣檐楹雨傾盆益由午及申乃間亥中復雨雷電如午晌余爇香悚坐待旦卯辰又雨傳聞者詢之曰雨可乎曰可矣巳未稍霽率衆向城隍廟稱謝而市幾可舟乃用小輿至神前對瓶頓首曰神工之不測如是乎盛矣余幸矣衆曰幸矣盛矣乎父

老曰盛矣乎慶矣衆咸曰慶矣此六月八日也越日
祝史請謝水余曰謝神矣奚云謝水祝史曰求雨請
水于池得雨迓水于池舊然也余曰誠然將親往焉
祝史曰請之者邑侯送之者祝史亦舊然也乃令少
府代偕之少府迓問雨所濟狀曰麼幾緣野焉毋何
再旬而民復稱旱曰此秀實之時也不雨西成鮮望
父老復偕祝史進曰曷再禱諸余曰先是之應也遂
然耳薄德之躬其未敢再瀆父老曰有弗虔虔必再
應余曰勉諸竊自維自向弗躬謝而神弗終余赦也

退而矢曰願己饑而民得食己寒而民得衣己餘筭
而孳生以延貤茲吾民而屢祲未盡夭札者邀有有
秋麼舒其喘息以俟有德者撫綏乎齋肅加飭戒以
三日再籲池所如期復雞鳴而駕行六十里至寒巖
日杲杲中矣倏而輕風襲裾有雲來東南漸湧天心
衆遥指曰異哉上升處實通天池也且擁山勢證之
曰夫非蘆峯以東乎余舉手加額曰天果徐徐不遺某
困泥塗勿恤也呼吸間雷電一一如向日或曰得止諸
余曰爲雨行也乃爲雨止乎進諸至桃源則平地濤

作矣衆挐代肩水嚙人膝幾二里衆苦矣樂之酉初
抵池體無乾净弗能爲禮乃語祝史曰惟昔未能謝
再以躬禱悔之幸雨再沐甘澍其靜言永夜以再禱
之禮爲并謝之禮可乎祝史唯唯翌辰詣池前陳詞
展禮而退時則池溢且滔滔瀰瀰石梁之瀑矣會
學博饋素餼就池畔偕祝史啖之意致頗適衆父老
曰徼水之源以龍堆爲大宗而通天則鼻祖也復指
池東半里許曰此璗臺雙闕也下有數泉俱輔翼斯
池者率往觀之草如鋪茵水沒馬蹄者可二畝四際

測之不辨所從出忽若心神所接有菸然者相視錯
愕人面衣冠皆赤色余坐廡聽如轉火輪急策走百
餘丈乃反顧之但見長虹亘空垂接水際衆從紫氣
中出來雨陣雲屯奔逐無緒山震林吼午未欲燈而
磊綴窟穴之民舍慄慄乎若層巖而塊解者則前者
波興于市濤起于陸之又一傾注也已而颷掃濃陰
霄澄清霽人馬俱有爽氣乃與祝史渡澗而西黍稷
桑麻次第入望父老挐拳境上童子舞躍社旁乃咸
曰慶矣秀而實可知已余曰幸矣誠秀而實是不有

民神之賜矣繼照而皎月升所憩而蒸煩息巡吏欲炷清夜之膏從者啓乘晚風之凉未及平旦即已返署嘗偕祇史詣謝城隍之神梁復至日慶矣父老復日盛矣哉可慶也抑可異余曰禱而應常也神工如是何異焉父老曰初雨不踰界今雨亦如之後辰山以西酉陽以東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俱若有待是以異也况風雲虹電之逃繞奸事者且不勝紀而謂不異哉余曰以若所言滋媿矣民吾民也恐畛域其間又貪天之功以自詡是欺之也而顧曰異乃相與謝去時七月朔有六日也

望雲思親圖記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典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其或至於睽違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此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在京邸友人許山濤出望雲思親一圖命余作記素知山濤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真而不能自已故寫是圖朝夕瞻仰獨是山濤家廣陵兩大人皆安好無恙而山濤游太學有年親舍邈在吳會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疎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白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圖自詡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耶山濤其加勗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後世者未必不自此望雲思親之實

之心之推也余故樂得而爲之記

哦松清署記

朝廷列爵分吏人與署並重焉欽乃攸司又我受民則署以人重用肅觀聽聿昭式度則人以署重署不負人人亦思不負署爲堂廡爲除垣爲翼室歲時增葺俾無傾圮之虞凡以隆厥典也顧不有創者誰司營構不有因者孰任丹雘語云舉之莫廢則成毀視乎其人耳歲屆昭陽赤奮若之月余適承乏茲土襄厥縣事之明年詣有宋范文正公舊署都人士曰天聖間公爲主簿議築海堰發運使張昌言具奏遂以

公宰于典是爲發祥之始自宋迄明多越年所至國朝定鼎之四年裁其缺嗣後荒凉廢損官斯土者又不及從事因慨然者久之遂以修復爲己責令舊署更新而職思其居者不負斯署也邑中紳士民僉曰善爰從其請備文由學牒縣由縣通詳各憲俱蒙俞允永爲公署又明年捐貲鬻田庀材僝工絶不擾諸民間民率歡呼踴躍以趨其役自春徂夏甫月餘而即慶落成焉規模視昔頗高敞有裘平王幹臣先生顏其額曰哦松清署又曰百里分猷洵乎相得而

益彰哉前則伉其題門旁有神祠吏廨中則贊化堂次則經正齋次則澹寧居前有書楹後有羣房右則敞其軒曰課花軒風篁成韻林木修美嘯吟之下恍如晤文正公之芳躅而余益不敢或負于斯署也豈僅以飾耳目之觀云爾哉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六

記

保乂堡記

月桂齋記

古華藏菴郎三元宮碑記

孚治堂記

海陵偶記

九日登太行山記

遊晉別記

飲虹亭記

放生記

遊堯源洞記

澹寧齋記

月夜遊萬玉卷觀古梅記

遊天台記

西山遊記二則

秋夜宴集雲中萬山堂記

世經堂初集卷之六　駢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弟㷿圻龍門校閱
同學方象瑛渭仁選　鄒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宇

記

保义堡記

今夫險易者天也爲險易者人也安危者勢也爲安危者事也據事乘勢以幾乎天則危而安險而易存乎其人台邑之張家庄爰張子玉壺世居之張子抱才而倜義張庄方里地遂爲宇內賢豪輪蹄都會焉無何寇烽肆虐一炬爐之繼且兵燹迭臻弗獲寧處不得已乃圖避地相於庄之東數里許得高山而堡之是山也於衆山平肩外復高踰十里石壁翔空巖柱插漢窮睇無端非飛仙不能到張子曰吾爲造物佐階梯可乎乃命匠工鑿懸棧列級攀几峭處復三折造于嶺始焉負石依窟聯茅戴松以虞乎世外不爭之地旣焉闢塞逕勝扼要隨宜遂聚族而貽堂搆之隆拮据圖維經始於壬子暮秋九月之五日歷一

二載以至于今今年春閏㝢告變陵谷震驚余以氣誼相慕而託止置余雲烟縹緲之上夏閱三時靜覽奇跡嗶陰百變榮瘁千種月霧蒨爽風雨貢豪走迴脊若游龍之戲太虛睁坐眼若飛鵰之出滄海撫闌而斗柄平臨舉杯而長庚入口至於峯挾彩筆頂攜錦繡則春桃秋菊之外不盡招揀者也一時肥遯之士望張子如歸者磊落多奇或擊缽而歌或吮墨而唫或捫虱而談或聞雞而舞若造物留一片山場以供張子開闢者仍以為宇內賢豪都會者然寤嘻盛

哉獨討夫舍平原而趨巉嵒險也然鐵馬金戈曾不得過而問焉則何易也托广仄而遺廣厦危也然簞風枕月不知有人間世焉則何安也所謂置之險而後能易置之危而後能安合天以人制勢以事張子誠善居室哉夫設險雖康寧之事而遯世實君子之心余知所懷矣抑余以為居心者居身之本心之易者自居安而與危險絕張子器量曠遠經衛宏深孝友無間言饑渴若由己誠履道坦坦者乎亦安往而非廸吉者即是堡之關也勤劬萬狀浩費不貲逮乎其成竟推而公之未肯私為己便是何心哉彼一室自封而於世之緩急無可倚者賢不肖何如哉願居是堡者咸居是心識此心者庶乎識此堡矣是堡之初成也呂仙降筆名之曰保文象形徵德洵堪不朽今秋之季瓢建頭門屬余紀事聊自始末俟君子文之復憶呂仙題聯曰河山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余不揣為續句曰四海為家日主賓樂未央

月桂齋記

月桂之名何昉乎仍其舊也唐之垂拱四年三月夜半月中桂子降於郡署之東齋芳香味甘食之和暢台州司馬孟說冬官侍郎狄仁傑以聞皮日休有詩曰萬顆珊珊下月輪殿前拾得露華新至今不會天中事應是嫦娥擲與人由是桂因月種齋藉桂名載在統志余自戊午春偶寓郡齋兵火之後治圃荒蕪獨薾桂一枝靈芬葱翠金粟天香有若花神呵護者知其爲千百年物亟請太守龐公葺其齋仍顏其額

曰月桂並以大郡鴻文懸日月小山叢桂紀春秋之聯於兩楹以誌不朽云

古華藏蒼郎三元宮碑記

洞陽當九邑之衝界連吳楚兩省重峯疊嶂崇岡側阜瀰漫不可紀極出北郭越里許有清瀏一曲流水潺湲環繞於崇崖峭壁之下蒼松翠柏抹寒烟於長林豊艸之間有三元宮者廼宋時所建也左奉真武右奉東嶽前殿供三元真宰後殿供三世如來

國朝定鼎之初有僧曇璧栽培卉木置買田園以司香火兵燹之後免乎蕩廢幸有住持性堅重修殿宇邑侯星山先生再整金身免其地糧至於冶茶坪葺

竹圃間植琪花瑤草度允執爲徒又有四景以爲一邑之冠四山環繞嵐氣氤氲晴霞相映爛若卿雲曰卿雲山窅然以深澄然以潔適口而甘沁人心脾曰甘泉井綠樹繽紛鮮有搖落縱越暑以凌寒并半塵之不着曰祇樹園曲徑蜿蜒蘭生其側惟芳香之襲人而不見聲與色曰猗蘭徑以故尋幽探奇之士莫不息肩蔭憩往來盤桓焉且三元真宰乃玉樞上相護國祚庇羣黎邑之人歲時虔禱靈應不爽雨澤之逢宜陰陽之無忒實體天心以爲心施天功以爲功

也怙昇覆幬雖布其力於洞陽然利濟普昭實廣其功於宇宙則修祀惟謹永久弗替匪惟一邑之崇奉已也吾願四方之兆姓淸劉之黎庶不徒修廟貌之具文必瞻拜肅敬爭自砥礪居者修於家行者安於途爲孝子爲順孫爲良民爲善士沐浴教化歌咏太平以臻於太和雍熙之盛又官斯土者之幸也華藏菴系之以三元宮者仍其舊也因泚筆而爲之記

孚治堂記

大丈夫不得志於時則簞瓢陋巷潔然自好大丈夫得時而駕則南面臨民孚其經濟自端揆以及縣尉同一治也淸劉界連九邑道通兩省萬山之中溪流一線舟楫不通土著之民居其三廣東福建異籍之民居其七尉斯土者不憂二乎其難之今之劉陽尉爲山陰功懋馬公馬氏素稱自鶴望重京華既久初授茲邑下車之日目睹劉邑當兵燹之後衙宇燹燬凡官斯土者皆賃民居馬公悉捐淸俸肯堂三楹煥

然一新爲發政臨民之地亦大丈夫得時而駕也鳩工於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戊申落成於仲冬十一月十七日甲子不勞民不傷財闔邑稱慶焉余顏之曰孚治登斯堂者試思民生何以治必竟有以孚之田畝何以治必竟有以孚之救災恤荒何以治緝奸弭盜何以治必竟有以孚之孚之而民生遂矣孚之而田畝闢矣孚之而災荒恤奸盜弭矣雖尉之職遜於令有印有捕于今爲烈唐宋以來俱用名公鉅卿爲之職此之故馬公爲治不介而孚金灘鴻

鵝不日飛去馬公從此行矣後之來者即千百世之下顧名思義無乃不可乎堂之前有大門儀門堂之後有上房下房堂之左右有書齋斗室週廻繚垣皆公所繕葺故并記之

海陵偶記

下河之役出自廟堂救災恤民至意然多阻於羣工時聞時止真可浩嘆余自甲子春于少保特委監理河務閱歷四載嚴寒暑雨胼手胝足及設大議舉大事皆格而不行迄今尚無成功廣淵世兄一日之知千秋之雅延寓寄傲園花木扶蘇梧桐數十章森森玉立余有鑄桐詩云我本嶧陽桐惟願斲為琴一曲高山奏伯牙是知音暇與二三知己觴咏其中問評今古一日開西園門坐綠陰牀爽氣逼人朱子射陵述季泰興一事泰興季延令先生致政東山絲竹聲伎甲於天下晚年耽之有女樂三部大者年可三十許中者年僅二十許少者年方十五六許每部二十四人皆極聲容之選滄葦侍御為其長男最鍾愛者乃第六少子滄葦為名侍御朝陽鳴鳳太史志之大廵復命省覲歸里先生大開東園獨讌侍御出三部女樂佐酒侍御首默坐日不一盻終席不發一語亦不進一巵愀然而退先生大怒令六子白大兄次晨侍御免冠謝罪語季弟傳稟曰父母之年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今嚴親春秋高矣粉白黛綠爭妍取憐恐爲聲色所惑爲子者於心安乎先生聞之毅然曰不信之子能出是言余得之矣三日內遍選三黨良家子無妻者盡發三部女樂妻之厚其奩橐猶有內部最少艾而音律最精詩賦夙嫻者一人蓋先生素所愛者未遣適有年家子某來謁晉接之際覘其風度杯酒間即以少姬托終身焉凡房中一切金珠衣飾玩珍寶器美婢數人不下萬計尚有先生章身之服冬裘如紫貂銀鼠倍俐孫天馬皮之類共十襲兼有

樂器如玉簫金管檀槽鵾絃舞衣如雲錦月華諸貴重之物價值數千金交還先生先生不顧曰此皆汝房中之物汝善事新郎毋爲我念翼日先生餙備舟車鼓吹如嫁女狀贐年家子八百金臨發少姬即將樂器舞衣一一箱至先生前曰妾之得侍主人願終身爲向習歌舞原所以悅主人者妾不能以悅主人之技悅人也况妾此去荆釵裙布一士人妻耳烏能再整聲容爲盡取樂器舞衣焚於庭前遠近稱之語未竟奚奴忽報陽城常渼陂至茗戰手談偶及長白

某相國柄國時權傾中外一時富貴莫之與京不與漢之衛霍唐之崔盧也連娶三姓皆天潢貴戚或逝或存且女謁數百人遍採吳娘越女之尤者克斥下陳再聘過畢降公女爲繼室年方二八姿性天成傾國艷也定情之夕女先言曰妾有一言願白君前能領之乎相國曰請試道之女即抵掌曰今君位極人臣富堪敵國不自斂束巖巖赫赫朝野以目吾聞位高者身危機深者滅族家君畏勢故戒賤妾敬侍箕帚其他可知玆與君約若能持虛避位願偕隱鹿門

如執迷不悟妾先伏劒君前不忍見身亡家破也相國唯唯遂成夫婦之禮三請罷相徐子聞之肅然而起曰有是哉哲婦之知機也吾一日而得二奇女焉若非李先生之尚義侍御公之純孝某相國之樂善烏足以成二女子也耶余即呼酒與二三客浮十大白而退

九日登太行山記

辛未秋從雲中回由鴈門至太原三晉山川歷覽幾遍抵南關積雨二十餘日山路水深數尺波濤洶湃響振巖谷衝泥渡澗人影馬跡俱在驚流亂石中迤邐至澤州金使君相留三日屆重陽天忽霽日光天色照耀客館遂辭使君策騎上太行攀層崖歷高磴招天際之虬龍舞空中之鸞鶴黃花滿逕青靄迎人至最高頂爲天井關清虛縹緲而關無有存者有孔子廟在焉讀遺碑知爲迴車處云廟貌莊嚴典型如

在升堂絃竹傾耳絃歌迴車之跡是耶非耶夫以大聖人當日道大莫容轍環天下周流所至齊魯燕衛諸區或一過焉或再過焉而晉地則未有過者則太行迴車之跡何來也顧此亦不具論獨是孔子志切唐虞三代之隆究不能大見用于時徒栖栖客路進退難合致慨吾道之窮則大聖人且然而況踪跡飄零如吾徒者乎此遇合之難則又無足怪者矣因思昔歲九日爲天台遊過石梁飛瀑夜登華頂峯頭孤月當空霜光凛凛鐘鼓天來星辰可摘三更後登臺望海上日出天宇映紅海光如珀金輪欲起蕩漾無定真爲天地大觀曾幾何時而今日復在太行峯頂也嗟乎浮梗飄萍逞逞南北追往事於乾坤感孤懷於歲月悵然以望能不黯然以悲雖然世路浮雲功名蕉鹿今日名山大川擴我胸臆黃花綠酒助我吟嘯則固人生之大快也而又何憾焉秋山蕭瑟喜遇馬君同行眺望夜留宿山館出香黍新果款客攜樽論今古夜半雨聲徬與山泉相應山中景況更自清絕則此遊之樂何如哉

遊晉別記

余讀太史公貨殖傳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嘆其言非感慨之激也不然何晉女顏色事人甚夥歟明高帝分封列國國君聲色之娛胥有樂部部有籍二有院院有恒數多至千名殺至半千止焉數于晉爲盛諸王凡一院計千戸而三分有之戸輒三五人其部之長也凡稱壽稱賀吉事大賓按譜進諸國史諸國史比數進諸國監國監比數進諸王玆長之事於官者也其未事于官號弱息而載譜者每長之下以女

女之要有二三人焉長則精於音律得承御少雖諳於音律不令承御長老謝去少長出長之外此復有名不入籍身不供奉居不列院長與少一如院長女之之法散處境內外者又不下數百焉承御之長進以百樂以耦歌以班自奏古樂府舞長袖按成律循臣妾大禮外不得出其繁詞新聲淫音艷曲與夫治裝奇服獻媚取容者一奏饈一上饈盡奏亦止奏止各罷去上不漁色下不誨淫良制也故樂部諸姬半藉利於國人士國人士歲出田間數斗供姥炊不齎

探其內槖稱豪於色者也諸姬若國人士不支又藉利於客於是纏頭之費號曰可樂者莫晉若也自晉女可樂之名噪而客則負襄於暑披葛於寒數苦之其女之麗者始念承御之難繼念交國人士交客之難因斯遇客卽挾晉之麗以去國人士亦爭效之遂使戸不多長長不多女女不多院院不多籍籍不多部囊所謂千數而三分有之今三而一之然猶不勝其顏色事人甚夥也其民情佚豫有如此者余聞故老言不勝有今昔之感故班筆紀之

飲虹亭記

赤城居萬山中濱於海俗樸民淳山清水碧問丘太守之後卽名爲仙吏堂堂中二古栢老幹夌霄菁蔚叢茂歷千年不變其左爲蘭桂亭開府徐公守郡時所名栢陰椰色蒼翠交映上則有霞起堂在山之麓凭高眺遠衆山環抱爲當時吟嘯之地而堂無有存者右則有來青軒孤桐百尺恍在龍門軒後有老桂飄香不啻坐廣寒深處則月桂齋也近齋有清池漾碧高椰拂雲前有中山後有固嶺城垣襟帶嵐翠層

叠秋山爽氣四望逈人雁亭太守新築亭於其際額日飲虹小橋流水如虹之飲於川兩亭相接謂之山水清音眞不虛也公暇則與二三知己觴咏留連洪子吟謝眺之詩金子發晉人之論涼風入座新月常來誠隔囂塵千萬里太守之樂何如哉夫台郡爲海邦僻壤其初商艘雲集境內蕃庶數載以前閩甸烽煙初起近台一帶萑苻嘯聚兵戈震驚兆庶流離幾難保全守是郡者焦勞拊禦宵旰不遑而欲休暇片時坐高亭以吟嘯勢正有所不能卽有蒞任名區都

會地屬頻重爲舟車冠蓋之所必經戎馬賦役之所交聚持籌殫畫恐懼厥愆花用涖幽漠然無與雖意在山水不可得也今日太守之得有是亭民安於野矣士有於庠矣謳歌絃誦之聲聞於仙署矣而公庭無事寄意琴樽千山橫翠飛來三逕天香吹滿當花度曲對月聯吟余適復至赤城而亦宴笑於此亭則益嘆名勝之不易遘而太守之爲仙吏也豈偶然哉余知其處心也靜不以多事擾民其托意也遠喜以清閒自適凡天下有弘任鉅亦惟以靜遠處之又何

獨治台郡爲然乎則今日之飲於是亭而我意已與之無盡是何必常攀華頂之晴雲觀石梁之飛瀑坐堯源天姥之下而始愉快也哉

放生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天地之所以育萬物於無疆而萬物之所以受生成於不息者也自人得天地之清物得天地之濁人物雖殊而生生之理則一故上帝有好生之心以曲全生物之機所以至人在上民乎同胞物乎同與如禹祇戕生湯開一面文王仁及禽獸良有以也矧我祖我父世篤忠貞或出為大師或靜鎮方州惟以不殺為武曲全民命為本余雖不敏守先王之道遵祖宗之訓竊有志焉庚午春王余

奉命監理下河奔走海濱假三昧古剎為棲止地得與法乳和尚時聞宗吉法乳大師悃愊無華非世俗比丘可比不料斥鹵之鄉見此古德夫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洵匪誣也又能仰體天地好生之心曲全物命恒指山門外官河曰此放生河也余與諸檀越度此衆生而漁人罔利不遵界限難逃鼎俎今欲設立水柵以為魚樂國使圉圉洋洋者游泳其間咸若遂其生成余曰是乃仁術也擴而充之即上帝好生之德先王愛物之心也當一日而行之百年百年而推之萬古廣生生之理全而善善之因厚豈曰小補哉余嘉其志而為之記

遊桃源洞記

余向慕天台名勝讀書至桃花源劉阮遇仙一事未有不移然神往以爲古今來仙緣遇合之奇誠曠世而一見千載後徒令憮慕畱連山逕水長幾莫識仙踪之何處而桃源真境究未能一至也戊午秋渡錢塘過山陰爲天台之遊行四百餘里舟車皆在萬山中歷剡溪天姥名巖層疊紛錾變幻峯廻路轉所至秀絶尚未一一紀之而素心惟在桃花流水之間乃

車夫行疾幾過而不問其時日將暮從二溪童越嶺而東桑麻鷄犬别一洞天溪聲潺湲松竹叢茂好鳥和鳴雲烟縹緲隔水問樵者而始得其徑不數里至其地有老僧指點遺碑在焉蓋曰桃源洞口也夫洞口一望未盡其勝導而前緣山麓而上漸見幽異攀層崖度絶壑静聽石上之泉笑拂雲中之樹里許水韻鏗鏘澄潭百尺當年有龍潛於此從劉阮入山二仙女乘彩雲飛去則神龍亦不知所向更里許爲下珠簾清光如雪人在氷壺仰望高巖積翠廻環峭立幽花芝草迥異人間指爲此當時修煉之處噫嘻山水依然雲霞無恙仙蹤杳渺是耶非耶此疑探奇巳盡乃更巉岏紆折縱眺益奇兩峯相峙上有斷橋飛瀑千尋從空而下珠光照耀嵐影難名又不啻清虛瑞靄天半芙蓉嗟乎勝境常存仙緣不再青山綠樹慨想徒殷流水桃花夢魂非遠問遺事於蒼烟托孤情於去雁斷雲返照心傷洞口之花明月蒼茫惆悵碧山之句人生離合往往而然矧在仙凡忽驚聚散能無黯然千載乎哉山窗夜坐欲紀數言時惟星昏月淡澗響蟲鳴伴余蕭瑟然山中一宿固勝十年夢

想也夫

澹寧齋記

從來地以人傳亦何常之有即一時清嘯之處而其人傳其地亦傳其名遂以不朽故韓昌黎之燕喜李文饒之精思胡安定之治事以及歐文忠之畫舫蘇學士之聚星皆地以人傳名垂不朽若今日三湖澹寧齋之名何異哉夫湖居九江之曲大溢之濱曠遠綿邈俗樸民淳自宋襄陽領湖水軍之後官斯土者久無傳人我朝康熙十有七載淮揚昏墊幾至陸沉大司馬靳公疏瀹經理百廢具舉題授郡丞爲山安

分曹崇董險汛俾水歸故道斯民得以慶安瀾焉壬申大夏襄平鴻軒郎公以太守來涖是邦政成人理凡畚鍤決排咸奏厎績有堂三楹署曰端本澄源其次曰思補有樓曰月波迺布政臨民之所非優游退食之地也爰於月波樓之後葺西偏小齋數椽署加丹堊不事繁飾益衍宇湫隘止堪容膝耳顏曰澹寧其間左圖書右翰墨前案後碁枰柱上有劍則青萍結綠也座上有爐則商彝周鼎也參鏡洲磬端溪硯晉字唐詩漢文章懸者懸列者列紛紜交錯寶色陸離堦前間植丹桂一本紅花數枝天香馥馥春意娟娟清風拂幕明月穿窗此又取之不禁用之不竭者也公餘之暇晤言一室之內舒嘯千古之中或焚香讀書或瀹茗臨池或彈琴雪霽或敲棋雨夜課長君經九以傳經撫季嗣鳴周而戲綵日與二三知己觴咏酉連郁子道園吟謝朓之詩余子崔亭發晉人之論余則酒酣擊劍對客揮毫摘星斗於樽前寄高情於物外誠隔囂塵於萬里太守之樂何如哉或曰澹寧齋之名何昉乎昉于諸葛武侯之澹泊明志寧

靜致遠也予不觀之太守乎其處心也澹泊不以多事擾民其托意也寧靜喜以清閒自適凡天下有弘任鉅亦惟以澹寧處之又何獨治郡治河爲然乎武侯真王佐才也余於太守亦云則是齋藉太守以傳太守要藉齋以傳也地以人傳名垂不朽信夫

月夜遊萬玉菴觀古梅記

丁巳季冬過苕溪偶爲箬水之遊訪韓使君雉城風土著秀粲麻疇野山水映帶不減武陵源風景其地相傳有古梅一株在城西萬玉菴爲宋時所植閱數百餘年而枝幹叢茂名鄉士大夫無不遊賞題咏於其下余安能不作羅浮之想耶因乘月棹小舟溪路紆折村落靜悄山色夜洗波光一碧攜酒對月清歌間發早彷彿暗香浮動矣興酣偕羅子韋子循籬舍而北竹影蒲身著松夾道幽奇之景又如向山陰乃過小橋入古寺見離奇夭矯於寒月之下者果老梅也根本盤結嵌空玲瓏蹲若虎豹欹若虬龍更飛翔如半空之舞鶴峻嶒又爲天際之奇峯新條嫩蕊老幹扶踈真悵孤山處士不與同遊共吟嘯夫皓月與清風堂中有吳太守韓使君詩記在焉秉燭朗誦高情逸興與此梅以不朽乃益歎使君之托意遠而寄慨深也吾思古今來時序之更易物理之盛衰滄桑變幻晦明消長比比皆是而况草木之屬尤爲朝榮而夕萎者乎此梅閱數百年而不變則誠有厚幸者

矣夫吾知苟非霜雪之姿則夭折易見若結日月之精華鍾山川之靈秀備寒暑聚陰陽自非凡卉可比其歷久常存固其宜耳顧有同此歲寒之質空山葱蔚樹老難名一旦爲工師之得斧斤之伐極盛者一時而盡則吾對此梅又能無深慨乎哉

遊天台記

斷橋積雪爲天台十景之一山田石梁左澗而入樹竊竹暗徑跡久湮披蓁覔路移石渡溪雖松莽羊腸亦有澗石平鋪如砌高高下下先至斷橋兩岩相鬬如大甕萬丈白虹捲空而來奔落甕中聲如崩雷墜石伏岩上伸頸下覗令人股戰齒擊神滲肉飛是瀑下有數坎相連一坎輒停一坎又下水態變幻無常旁山有龍拖石細狹蜿蜒似龍形再行里許至嶺下則水珠簾矣高掛崖壁水因風大小倏成火浣之布

倏成鮫人之珠倏成氷蠶之繭倏成軟玉之鞭飛流噴沫漩澴瀠灑坐久則寒骨沁心不復知有人世矣若冬雪後其封谷如堆絮其棲樹如懸珮其印沙如鳥篆其倚山如醉玉人旭日微出遥觀層巒俄而淺絳俄而淡黄俄而青綠繽錯種種作態苟能凌寒頋盻者真不減山林圖畫中人耶

西山遊記二則

清明日與沈太史張民部從遊於西山深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香山寺巍峩巨勢爭奇擁翠上有巨石狀似香爐故以得名進則爲玉泉山山頂懸崖舊刻玉泉二字水自石罅中出鳴如雜佩金章宗行宮芙蓉殿之故址也半嶺爲呂公岩廣盈丈深倍之相傳呂祖宴坐處再進爲平坡山爲盧師山乃隋沙門馴伏青龍之所與平坡盧師鼎峙而立者爲覺山稍遠爲韓家山有漢左馮翊韓延壽墓在焉五華翠峯

邠山諸峯環之如屏而潭柘爲最勝蓋潭柘者山有柘樹一株屈曲如虬斜傍二潭之旁磅礴逶峯而下不可端倪是時太史倦思寐余謂民部曰潭柘雖遠山色殊佳遂連鞭而進未至潭柘里許山骨巉巉與柘樹根相錯壁上埜花如綺景物幽絶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鼾鼾聲覔之乃一醉黄冠卧丫枝間呼之不應道人心戰乃彌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水石相觸石犇而水怒再進爲錐石日捋兒野女鬭人如鼠草草具邮落戶上有城

尻高而前俯似游船狀跨溪爲女牆道下爲水竇谿中嶼纍纍樵子往來其下余謂民部過此必有異因相與衒賞而出行數十步溪流回合盤縈紆可喜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苔花黐之皆作層巒疊嶂余大呼日此黄大癡峨嵋春雪圖也命奚奴沽酒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以餅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回顧失足墮溪中僮僕皆笑旣歸與太史言大懊悔相與宿於來青堂少焉月上余吹洞簫太史撫琴民部倚聲而歌之不知東方之旣白

遊西山後記

西山歸騎甚蚤因至佑聖寺登浮屠乃出酒痛飲東折過豐臺看芍花時民部已醉趨銅馬門見一少婦明粧單騎纈綰紅裳金蓮窄窄斜控雙鐙薄酣初醒嬌如風嫋諸少年雜遝閙之時有中貴數人揮鞭救解來者益多蠭擁而去

秋夜宴集雲中萬山堂記

從來良辰高會亦何常之有卽一時相聚之盛而其人傳其地亦傳其事遂以不朽而高情逸興因千載如一日也故蘭亭之勝舉西園之雅集桃李園之醉月坐花與會所來相傳無巳若今日雲中萬山堂之宴何異哉雲中地在邊塞風高俗勁山川形勢雄拔險峻雁門居庸紫荆之高桑乾龍沙飛狐之險地歷戰爭人尚劍競所聞者秋風夜起牧馬悲嘶寒月孤明清笳互動以至壯士之悲歌金戈之振響卽或邊城慘切度曲爲歡類皆聽觱篥於霜天弄琵琶於毳

帳客子聞之悽然泣下安有奏霓裳舞迴雪一堂絲竹音韻紛來十二銀箏笙歌迭起飄飄乎聆廣樂於鈞天者乎夫吾江南風景雅善音樂故公卿大夫騷人墨客當花晨月夕或画船簫管亭榭清歌賞美景於當前寄高情於物外江山花草風月煙雲無非懌志怡情徵歌試舞之會而邊風塞月之間則不能有是也乃今日萬山堂之宴何爲哉問其人則江左之烏臺也問其地則雲中之幕府也問其新歌妙舞則

吳中之梨園小部也蓋觀察張公從雁門來有家樂十五人歌舞擅一時之勝五月在代已親炙之玆節駐雲城復傳到郡總戎鮑公開筵相邀集署之萬山堂其時賓朋咸集絃歌和鳴暑散蘭堂青分翠嶂清風度於簾間斜陽映乎樹杪秋光如水月色如銀夜氣澄徹而雅韻新聲疑在天上飛觴燕笑共坐更闌則紫塞即冊丘矣又何不與蘭亭西園堯李園之宴集並傳也哉顧秋風早起遊子天末鄉山萬疊關河間隔客久思歸之際而忽聞此聲又不勝俯仰茫茫感慨而徘徊者矣

世經堂備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七

論

名士論

八股論

蕭何論

荊軻聶政論

文論

清論

孔子夢周公論

機雲入洛論

豫讓論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論

重臣論

禹稷顏回同道論

夫人捧觴論

歐陽修論

道心論

澹泊明志論

世經堂初集卷之七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弟[illegible]

同學韓　菼慕廬選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論

名士論

司馬遷之論兵也黃帝顓頊成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齊用王子吳用孫武古所稱名士其三子之流與司馬懿入武侯營壘畢嘆曰諸葛君真名士然則真名士惟武侯當之豈他所稱皆僞與古人不可作今家操柔翰。互相標譽于人曰某名士某名士夫中原亦多故矣曉白利哄言之成章者吾方以名士歸之矧緩急爲國家效實用報祖宗教養之恩作當世忠孝之氣者哉

八股論

八股之作何昉乎昉於宋之王安石也安石行青苗之法兇亾宋祚何以八股之業獨不廢耶葢青苗之害害及愚者八股之害害及智者害及愚者則傷國運害及智者反爲憲章何以言之夫智勇奇特之士其精神才力十百倍于人使無所收束則必相聚走險故立八股使之自束髮以至皓首天昏地黑消精喪志于餖飣章句之中非今者熟近古者屏不惟聰明才智無所設施并九墳六籍皆閣而不暇博涉不

知世界今古之大其志不過以得科名而止及頭白窮經老死林屋不遇者且誠子授孫蹉跎接踵而不悔即偶倖遇者或刀俎鼎鑊覆宗滅祀而不怨陞梁之徒一入是中志氣卑餒可以亭長縛之是以國家收其用而免其害當始皇焚書坑儒亦欲愚萬世耳目不知陳勝吳廣蕭曹信越不知書之人出而攻之使向日用安石八股法則蕭曹信越皆在埋頭呫嗶中安能斬竿而起乎是安石之智高始皇遠矣余故曰青苗之害害及愚者八股之害害及智者今之取士尚不廢此殆有鑒於此也夫

蕭何論

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俗吏之爲也夫趙普一鄙學究耳乃能佐主以論語廉希憲畏吾之王子耳懷孟子以感悟其君彼二君者素非能博涉古今知聖賢之言可以治天下也而趙普言之太宗聽之而有宋三百年理學之脈以傳希憲言之世祖聽之而有元遂知儒教可以治天下而百年取士之法以定嗚呼知其大而可該乎小者儒者之爲也知其小而僅成其小者俗吏之爲也知其大雖一事一言而可以帝

可以王僅知其小雖功業蓋世有帝王之畧而竟成其爲覇者之功當李斯之燒書也其言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若是則凡詩書百家語藏在秦庫者固未嘗燒也乃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吾不知何所收何圖籍也不過天下戸口之數耳不過天下地圖扼塞險要耳彼俗吏者徒知富强爲致治之策而不知禮樂教化爲治人心之本人心正而後知法度知法度而後淫佚悖亂之事不起其道莫備於詩書乃何入關不首

收秦所藏之詩書而首收圖籍遂使古今帝王之心傳聖賢之道統盡付于項羽之一炬然則詩書之燒非燒于秦也燒于項也非燒于項也燒于蕭何也知天下之扼塞戸口之多寡爲漢高之功臣使詩書之迹熄聖道之不傳爲萬世之罪人甚矣俗吏之不可爲也

荆軻聶政論

荆軻聶政世皆稱爲劒客彼聶政者烏可與荆卿同語哉當秦之强并二周吞韓趙兵且北畧地至燕南境矣太子見社稷之隕覆不勝憤〻之心計窮力屈欲求試於一劍以冀萬一之有成故一謀之鞠武再謀之田光又再謀之荆卿一則曰燕秦不兩立再則曰燕秦不兩立其所以托重於荆卿者果何事哉荆卿感太子之意傷君父社稷之危義激于中情不容已爰受命而不辭故太子之使荆軻猶鄭急而求燭

之武是也荆軻之奮往不顧猶舞陽童汪踦執戈以死難是也彼聶政者獨何爲哉仲子韓傀爭權仇擊已非理矣持戈而逐于朝仲子固有重罪矣聶政感卿相之下交見恩于百金之壽奮刺韓相兼中列侯夫列侯仲子之何人而聶政刺之哉故專諸聶政者弑逆之賊也豫讓荆軻者忠義之士也夫不論是非不辨邪正以其俱出于劒術而槩稱之曰專諸豫讓聶政荆軻以弑逆之賊與忠義之士連類而見豈不誤哉昔者臧與穀牧羊而俱亾其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夫亾羊則同而讀書之與博塞相去必有間矣異時荆卿死秦王帝軻之友高漸離以筑擊秦帝不中而死嗚呼六國之士非不衆也其高車駿馬受主之恩者非不深也六王受首社稷隕覆而謀臣武士莫不西入關請臣僕無有爲其故主痛惜僅博浪沙之椎高漸離之筑差强人意噫良離何人而獨能忠義烈〻炳天地也哉且張良家世相韓韓亾義不與秦共戴天高漸離不過燕市中一屠沽負販之夫耳亦能不忘故主以死報國豈不

尤難吾是以觀高漸離之事益知荆卿之賢也豈特不與聶政同語而已哉

文論

傳曰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于天地終于鳥獸草木況于人乎天無文四時不行地無文九州不別鳥獸草木無文則混然而無名人無文則心智無所表著道義無所發明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懲文之時用大矣哉越稽古庖犧畫卦神農結繩大樸未雕大文未立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製爲文字謂之古文而後人

貫串之經緯之爲文章之文禮曰青與赤謂之文從乎其形模言之也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從乎其精神言之也是故有典勑誥誓璽書批答之文有矢謨陳訓風諫章疏之文有議說辭序箴銘祝誄傳記贊頌書檄之文其爲典勑誥誓諸文者貴乎宜爽申道莊穆矞皇其爲謨訓風諫諸文者貴乎攄衷表學亮國匡時其爲說議辭序諸文者無庸纖悉舉似而出自後儒碩彥所著一準于易于禮于春秋或闡明理道以觀其學術或指陳時務以覘其經濟或莊莊乎爲賡颺喜起之篇或斷斷乎爲老吏折獄之語而要之文有體鵠貴條理不尚繁縟文有品品貴高古不尚浮靡而尤莫急于明理理鮮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踳間百出必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不怪而後名佳好而後以之應世可傳世可如以文之祖言之道德篇爲元言之祖離騷爲辭賦之祖史記爲傳記之祖如以文之變言之莊子爲易之變離騷爲詩之變史記爲春秋之變若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

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此文以敏勝者也若相如濡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此文以遲勝者也若相如之曲終雅奏逸少之天朗氣清楊炯有點鬼簿之名賓王有算博士之號以及商隱之祭魚大年之納被爲文之病不一而足識者猶將議之而況下焉者乎至于羽獵雖工而投閣貽玷佩韋雖美而阿附懷奸大誥三篇制于王莽則爲奸說陽虎數語編于孟氏則爲格言文之優劣關乎人品此又操觚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余

因及門俞端士之問偶見及之

淸論

莫淸於天烟霧暈雲之雜翳也而天之淸不可掩也莫淸於水塵垢濁汙之雜納也而水之淸不可掩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可以餴饎言水之利用有益于人也水有益于人况浩浩者天哉今號爲淸者可異也謂吾道當淸分寸不利于人焉然則刻乃淸之故淸果不仁之質矣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其可憾安卽非貪頑者詎不可容于天地哉事變無窮有才可任則任之有知可倚則倚之不以淸絕物唯以淸自絕則怨希矣

孔子夢周公論

甚矣孔子能紹祖也天下惟聖人之道無分窮達也當其志一神全則身雖九重位雖崇貴而草野之中有人焉如其德如其學則志氣已通於一息之內殷高宗是也殷高宗以一夢而中興成湯之天下乃孔子者位非高宗世非殷代所夢者周公耳周公非傳說也吾以爲其夢與高宗若一轍者何也曰高宗與孔子俱能中興者也夫王道創迹統緒淪喪生一創造之人不若生一中興之人孔子蓋中興者也或者

難之曰孔子阨於陳蔡窮於齊楚求久於其職而不可得豈若高宗繼體守成求賢而相之使成湯之業赫然中興然則夢周公與夢良弼同一夢而因夢以中興與不能中興則有異也曰無有異也高宗與孔子皆中興乎道者也高宗離成湯未遠又藉天子之權是以恭嘿思道而天即以輔道之賢畀之則高宗之中興也易若孔子當斯道波蕩之時日栖栖遑遑於道路乃能起周公于夢寐之中與之共謀而力振其衰使禹湯文武堯舜羲農之道赫然中興于天下後世則孔子之中興也難或者曰高宗與孔子中興乎道固已皆取效乎夢何也曰神也惟二聖之志一志一故神全神全故夢亦真今有下里鄙人日孳孳亟亟聚其槖中之金以貽子孫呼其祖父而祈請之乃祖父額見夢曰余昔藏鏹於某所窖中鄙人掘而得之夫鄙人非有致鬼神之奇術也夢中之祖父即醒後之鄙人也神專焉耳矣吾又安知孔子之非即周公周公之非即孔子哉吾又安知孔子非醒中之夢而周公非夢中之醒哉然孔子所夢亦周公耳非

高宗也而以爲孔子紹祖何也曰孔子嘗曰丘殷人也使孔子生周公之世亦當與文武共述成湯之所傳以上纘乎黃農堯舜之統則高宗之中興僅中興殷統已耳孔子則緣高宗以興成湯緣成湯以興五帝三王之道述祖也迄於今未有能夢孟子者也而况乎夢孔子者也夢之統於是乎絕

機雲入洛論

甚矣君子之出處不可不慎也令機雲不入洛即入洛而因禪詔之疑與顧戴俱還則東南霸業將復歸陸氏矣豈倦荒所能棄哉或者君寶求之迫而後應猶可也茲則未聞虛左而迎敬奉社稷以從也否則道隆則從而隆亦可也茲則創造之始已無經國遠圖至繼體之汗穢更言之醜也雖在晉臣之明哲者亦當遯焉去之況佚方之士歟即令其正色衰朝與嵇侍中同隕亦不足為忠矧佐亂藩而與晉陽之甲

縱使有成亦祗如孫秀張方耳以管樂自命者而徒比蹤於孫秀張方正不若得孟玖之譖猶足蓋末節之羞也才人生濁世固多不克自晦若二陸所優特雕蟲技耳濟時幹畧原非所長世荷寵靈且不能稍為孫氏重輕而顧欲亂人國家以抒其志負愧于拯慈諸子不已多歟使其居南則自遜抗而後民皆其孚也吏悉其屬也周處祗一門入其子玘猶席其名望三定江南令時值風飇之警而得二陸為之倡則吳楚之後自當羣起而應之雖孫氏不難復興況瑯琊孱主有不與之共天下者哉不然或自該力寔不及閉門觀變則辨亡二論已堪不朽何至作豪士賦而適自成為賊士耶

豫讓論

三家滅智氏其臣豫讓爲報仇五起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遂死之君子曰豫讓真義士也或曰讓處死不得其道不得爲國士或曰國士事人豈以其待之厚薄爲報耶予曰豫讓之死是矣然讓不知禮義彼智伯何嘗以國士待讓國士者濟國之事者也知五穀之可以養生

也必食之知布帛之可以御寒也必衣之知參苓之可以治疾也必餌之知國士之可以濟事也必敬而信之任而用之智伯負賢凌人虐人君相求人土地貪愎不悛智果智國皆知其必亡讓豈不知讓知則必納諫陳誨時時提撕然智伯不稍裁抑灌水晉陽韓魏交叛喪軀滅祀而後已則智伯之視豫讓固無足採取祿祿庸人可知豈有以國士待人事不與謀言不見信置爲虛器者耶智伯厚讓不過爵祿廩封之間也讓感智伯亦不過爵祿廩封之間也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寵其身豐其養不與國事僕妾待豫讓而讓以爲國士斯亦謬矣吾以爲國士者方且憤其見薄飄然引去不與其難烏有戀情榮寵甘受卑薄不能一策定社稷而徒漆身吞炭爲國士哉噫豕交獸畜不以爲耻爵祿車馬喜以爲榮以爲智伯之以國士待我也如此則其所自許爲國士者從可知也孰知智伯惟知有庸人豫讓耳安知有國士豫讓哉然讓能不惜死觀其愧人臣二心之語拔劍三躍之氣

雖豪傑感恩之雄而不謂之義士不可也噫義士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論

魯論誌孔子出處之跡進退之義特書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之一事君子異焉曷異乎爾古之聖賢獨行其志不見知於時者有矣其君知之其相知之其隣國皆知之而道不大行者前此未有後此未有也古之聖賢見知於時不容於君相者有矣其君容之其相容之其隣國不容而道不大行者前此未有後此未有也是以君子異焉異齊之誘魯之愚而戹孔子也曷誘乎齊齊固處心積慮成乎

間魯爾曷愚乎魯魯之君臣入齊計中而怡然而不覺耳是以君子異焉于齊書人賤之也書歸微詞也於魯書季桓子專目之也不書公諱之也賤之者何謀之犖爾從之景公齊非無大夫者列國之君例書爵今皆徵而爲人若曰微乎微者也賤之甚也微詞者何復所因有曰歸魯請而得之曰歸二云者齊之料魯熟魯之爲齊料若劵之合也玩好在耳目之前中知以下鮮不溺焉若曰齊固取諸魯之懷而予之云爾則非固有而如固有非魯請而如魯請定哀多微詞此其例也專目之者何宰相進賢之職大臣格君之心卽魯君惑焉桓子宜如何者乃靚此文衣康樂而身寓目焉又唯恐君之不溺于聲不昵于色而委曲爲之辭曰周道遊則蕩公心者齊始之季成之公終之季曷爲成之成其爲齊間魯也專目桓子權在桓子也公曷爲終之終其間于齊蔽于季以自溺于聲色焉爾君過不斥是以諱之內以諱爲貶大亦孔子意也然則爲公者宜柰何夾谷之會孔子責齊齊謝過公身親之矣其懼我明甚懼則思沮

女樂之爲沮之不必智者知之也爲桓子者宜柰何桓子知孔子而用之矣卽齊女樂之來而微服往觀焉語君以周道遊焉是猶知己與君之不宜縱于欲而故曲折紆回以相掩飾也乃公宜知而不知桓子知之而如勿知是以君子異焉若齊者已不能用而人用之人用之而又沮之君子爲尤異焉曷異乎爾異齊之誘得魯之愚魯之愚得齊之誘若相得以成其戹孔子者爾

重臣論

國有大事重臣一言鎭之重臣之益於國也如是泛論名實者謂時危乃見重臣夫國家何日無大事疆埸何以警盜賊何以輿賦何以增兵何以叛官何以貪不息民何以蘇無日此重臣之職也重臣一言則大綱理重臣不言則百官言之進之者雖人君之聽之者不專事之幾泄綱日亂矣大事安得成人君其敬大臣哉大臣其善自重哉

禹稷顏回同道論

聖賢之出處不同也而正可就不同以斷其同者惟其道而已矣道之所以無不同者惟其心而已矣蓋進而任斯世之憂道固在出也而不知爲出之心即可以爲處之心退而安一身之樂道又在處也而不知爲處之心即可以爲出之心人第見出之不同于處處之不同於出而孰知聖賢之進退夫固有不容二視者乎如禹稷顏回孔子皆賢之而孟子復進斷之曰同道誠有見夫其道同者其心同也而或者謂

以九州昏墊之日與一室瓢歌者較其時異以濬川播穀之任與敦詩說禮者較其事異以下民待乂之身與簞瓢自若者較其人更異則是禹稷處其難而顏子處其易也則是禹稷爲其勞而顏子爲其逸也則是禹稷之功在天下後世而顏子之德不過獨善其身而止也禹稷顏回如是其不同矣而斷之曰同不幾無以知禹稷而亦無以知顏子哉抑知以禹稷論禹稷而覺禹稷之賢於顏子者惟斷以禹稷之道而後知禹稷之道即顏子之道也同也以顏子論顏

子而覺顏子之遜賢於禹稷者惟斷以顏子之道而後知顏子之道即禹稷之道也同也其道同者其心同者也其心同者其道自無不同者也故禹稷不必心顏子之心而顏子亦不必心禹稷之心禹稷雖不心顏子之心顏子惟同乎禹稷之道即無不可以顏子之心見禹稷之心且無不可以禹稷之心而爲顏子之心以顏子之心而爲禹稷之心何也其心同者其道同也其道同者其心自無不同者也故不得謂禹稷處其難而顏子處其易也不得謂禹稷爲其勞

而顏子爲其逸也不得謂禹稷之功在天下後世而顏子不過獨善其身已也何也其道同也其道同者其心自無不同也由是而時之不同者以道之同同之事之不同者亦以道之同同之人之不同者總無不可以道之同同之以道而後知禹稷可賢也顏子亦未嘗遜其賢則爲出之心非即爲處之心乎同之以道而後知顏子可賢也禹稷又何嘗勝其賢則爲處之心非即爲出之心乎故善論聖賢者不論其迹而必進論其心其心同其道同也而正無不可就不同以斷其同也

倪闇公曰說異說同不寬一線真是史學國手

夫人捧觴論

嘗讀兵書至吳子首曰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舉表裏山河之魏以從既身自布席而又夫人捧觴也噫何其遇之隆焉頗議者不能無疑矣以為起之仕魯也負殘忍薄行之名其立身也有貪而好色之咎文侯何一旦聽其言而隆之且君之與臣自有堂陛之儀何與宮闈之事乃于疎逖之臣而殷勤晉接亦既卑躬以展其敬矣曷為乎奉酒醴以進者竟煩我君之內子也是豈好士之誠必其嫌疑悉化

如家人婦子之誼乎是豈舉國以聽必合宮闈一體者自表推心置腹之情乎而非也夫韜佞之時不得繩以常典而攬才之法不妨創其儀文果其才能足以輔國斯固有國者之所禱祀而求也將以保金甌之無缺將以收飲至之大勳而可不鄭重其事以為宗社得人之慶乎矧以新造之魏綢繆尚賴多才思有以制之于閫外者曷可不佐之閫內也則以夫人捧觴豈無為而然歟與其邦國殄瘁而妻請為妾何如今日之贊襄大禮也與其勁隣薦食而妻妾綸于行伍何如今日之敬修大命也與其子女玉帛以奉事大國何如今日祗承大事也凡以為國立命不得不為臣屈其禮為民惜其生不得不為臣隆其典為祖功宗德計靈長不得不越古今而創其制是知此日之捧觴非觴宴饗之常儀也美哉山河藉此觴以保其固矣弘乃烈祖悉此觴以邀其福矣夫而後轂可推也轡可投也上推其誠下盡其力胥于一觴肇之矣然則究其所以捧觴者何醮起于廟也宗廟之事主婦有在公之誼故豆有薦則薦之以告誠也觴

可捧則捧之以昭敬也對越在天應如是耳雖然古來遣將雖有告廟之舉而立將初無醮廟之事外臣雖有見小君之體而夫人鮮有捧觴以醮之文則文侯之待起不可謂非禮之崇而起之見知於文侯不可謂非遇之隆也

歐陽修論

文章者所以運天地之氣者也故世盛則文運亦盛世衰則文運亦衰非文運與世運同爲盛同爲衰也夫當極亂之後有一人出焉極其撥代之力使百年紛濁肅清于指揮之頃可謂盛矣而文詞闒冗士行卑鄙若是文運不與世運同其盛也迨朝廷諭二君臣杳二冠近而不知境鬻而不恤而一時天子有風流之號宮臣擅著作之才與古昔之賡歌拜颺比隆焉世衰而文運不衰信也是蓋世運而極衰矣必有

一人焉闢盛而濟其衰文運而極衰矣亦必有一人焉起衰而復乎盛文運至宋初衰微矣天固不欲使此文至宋而遽熄也于是生一人焉以振之而歐陽修于是乎出夫日月星辰山川河海古如是今如是至平而不可變也一旦變而薄蝕變而流孛變而崩與竭世不以爲新奇而驚相嘆以爲災異文章亦然奇新險僻之文文之災也而淺學小生推崇之以爲非此則文運不興嗚呼厭日星之有常而薄之蝕之日日月能新矣厭山海之不變而崩之竭之日山海能新矣而聖人顧警戒惕厲必復故而後已者何也日星山海宜故不宜新也歐陽公知其然懼夫世之欲與文運者皆慶日食而歌山崩者也久之滅文必矣欲文之不滅在文之不變於是挽頹波靡俗而登之二典三謨之世而宋一代之文運遂與吾以爲歐陽公獨能與文運而不能與詩運夫唐之詩有初盛中晚至宋而不特無初盛幷無中晚不特無中晚幷亦無詩自詞家出而詩運衰善作詞者詩教之罪人也而歐陽公之詞最工然則歐陽公者其文運

之盛而詩運之衰也歟

道心論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則空寂虛無妙湛淵默也心之廣不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則淸靜靈明冲和溫粹也會萬化而歸一道則天下皆自化而萬物皆自如也會百爲而歸一心則聖人自無爲而百爲自無著也推此心而與道合此心卽道也體此道而與心會此道卽心也道融於心心融於道道也心外無道道外無別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嘗乾坤而萬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嘗離坎而萬物自離坎耳乃若曉天下以此道明聖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會此道可也此心之在聖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識識故凡知知識識之理在聖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會之此心可也道此道以脉此心心此心而髓此道吾亦不知孰爲道孰爲心也但見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像非像以耳聽之則眼聞以眼視之則耳見吾

恐此而名之曰陰陽之髓混沌之精虛空之根太極之蔕也至於蕉花春風之機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靑山之暮雲似此淡微莫敢顯露有天機之故也學道者一點頭否

澹泊明志論

人之所以能伸于萬物之上者志也人之所以克遂其志者不爲外物誘也蓋心一也而奪之者百辨之弗嚴而守之弗定鮮不爲其所動矣惟知我之得于天者本無不足而窮達之數一任其自至而無所加損焉則是我尊而物卑我大而物小極生平之所建立無不可于隱居日信之昔武侯訓子曰澹泊明志請申其旨夫人自成童而入大學必棄幼志以順成德是人之有志豈不于離經時早辨之哉苐志有未

明口極芻豢耳窮鄭衛目悅宮澤而心矜勢能之榮外有所增內必有所損外有所取內必有所棄試思志爲誰之志而竟令紛華靡麗移也凡以不能淡志故至此古之人志有未得渭可釣也莘可耕也版築之勞不辭也疏水簞瓢之貧不厭也夫豈以淡泊鳴高哉誠以不歷盡天下之窮不足以明吾志之貞不閱盡天下之困不足以明吾志之異辨之也嚴故其守之也定守之也定故其歷久暫皆有以自信而不疑時而邁軸此志也時而廟廊亦此志時而褔禍此志也時而華袞亦此志時而藜藿此志也時而鼎烹亦此志人悅聲色志定而聲色不足悅人好貨利志潔而貨利不足好人矜權勢志高而權勢不足矜人慕功名志大而功名不足慕夫豈惡此而逃之蓋我之所得于天者本無不足惟澹泊以明吾素足矣而豈以區區外物攖吾志哉後之君子亦皆有志于是矣然不明于所性之存而養之未裕得失亂于中利害迫于外不勝遷徙誘慕而志以槩爲天下竊笑吾是以于武侯澹泊明志之訓三復不置云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八

引

孫同人詩集引
郊祀詩歌引
修中津渡引
世經堂課義引
重種六橋花柳小引

博濟堂藥引
流香閣倡和詞引
松風詩集引
悼花小詞引
墨引
募建戒壇小引
橋叟詞引
友阁居小草引
心醫集引
金臺吟艸引
春波影小引
月飲詞引
仙吏堂集引
賦送冐青若歸雉臯詩引
九日讌集詩引

世經堂初集卷之八 備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宵陳犨奎立齋校閲

同學吳志伊任臣選　鄭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引

孫同人詩集引

嗟乎詩之濫於今日也誠難言矣里巷之子無不捉筆而對字比句即欲以詩自鳴詩之爲道何如哉余疾時之輕於詩而性又癖於詩毎遇天空月澹之際酬飲狂歌豪氣直驚天上與同人唱予和女則時出妙解余年十二即載筆就道遨遊兩閒足跡幾遍天下已而獲問道於吳梅村先生侹歌肄業于茲三載與同人不蹈分題限韻近歸湖上草廬因晝卧北窗下見白鶴當戶而過竹影松濤極逸天半開戶視之則同人在座焉劇談久之出詩集以示余余曰此白鶴所由來也披閱數過或爲賦物或爲記事衆流赴壑千巖推雲間不一轍而同人復與余擊節論詩時逸其詢其故則亦從天空月淡酬飲狂歌而得也弟同人得予之所好而未得余之所疾吾恐今之捉筆者亦多一同人也然吾與同人年方弱冠登峯造極正未有艾也其共愼之哉

郊祀詩歌引

大漢一代雅樂惟安世房中詩十七章郊祀詩十九章而已安世系壽人之陋雜以楚聲夏侯寬能僃簫管易新名無以易也十九首義兼雅鄭雅泰元天地日出入而下如天馬齊房五神朝隴首之屬皆人主不經之舉詔諸詩歌非所謂祖功宗德和人悅神者也及長孺有言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河間獻王王禹宋華諸詩杳乎不傳惜哉丙彊景武之屬宜其富顯於世而天子之樂遂無異於定陵富平烏在其爲雅樂矣東觀而後武德食舉諸什存亾不一乃更簡於西京雅音之亾寔昉於此大禮以治明樂以通幽詩歌兼悟幽明者也有天下者燕天衎祖懷柔百神用以齊八風而導萬族騶文辭是賴啓啓之言詎有當歟然漢人不擬雅頌而自有其質與晉魏以後規摹漢語而已立優孟爲楚相識者非焉若規摹雅頌而辭古兼腐則又唐山之罪人矣辛亥春謁梅村氏於虎丘舟次無事擬得古詩十章非敢矜縣背之迹庶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關楗渡日煌煌扶河岳之光朗朗壯風雲之勢侃詞正論古道自炤顏色

修中津渡引

天下有虛願濟世而能度人者無之道固有其資爾濟世需才濟水需筏聖主得賢臣津濟之舟楫也何獨至於津濟疑之中津爲古渡處天限南北賴舟以通自昔或興或廢利害靡常十年來津新舊事誠利之也馮夸鼓禍復成漂流其再造諸乃數君子慨然集施以經始噫可謂集義矣義著而仁昭焉南北之人無復褰裳濡足利有攸往其與虛願濟世者奚啻畫餅菽粟乎衆君子共襄成事可也抑衆君子廣其所爲可也

世經堂課義引

山中困抑甚風雨復經春不除茅屋下漏無常處中夜數徙不寐達旦輒有天際故人之思聞書升歸買舟入西陵與書升共十晝夜談會書升病余偕禹服介新坐牀下稍痊始別去問道過禹服家偕訪林屋三人相視而笑湖光編戶外鼓枻上下相與叩寂寞望渺茫歎吾生之多故未嘗不泫然泣下因念少志聖人之學從不敢苟且立言以希進取于今各壯年矣好惡異同之見聽人世意念之所向又何獨於文而疑之還山作制義三十首寄同好者前集成遂以是刻爲後集始

重種六橋花柳小引

原夫地因人勝王孫與芳草偕傳境以情移才子與名花並著是以嶺梅三百揚處士之高蹤堯李六橋誌白蘇之勝事慨自滄桑亟變因而景物荒涼問武陵之漁人不見桃花似昔訪柴桑之高士誰窺柳色如前所以萬紫千紅盡香消而玉減以至五株九烈亦薪錯而樵蘇曷勝悽其不禁惆悵用是踟躕湖畔廣植名葩彳亍橋邊補苴嘉樹續前人風雅之盟復見栽花一郡成今日繁華之盛重瞻棠覆二南務使

湖以內湖以外裝成錦繡乾坤必期山之北山之南繪作雲霞世界雖非西子之良人實亦東坡之勝友挽回造化引粉香花氣於眼前補葺人功邀玉骨冰肌於世外庶游其下者不異神仙而官斯土者大殊俗吏請看此際之風光猶是當年之落寞否

博濟堂藥引

余先君訓余與弟東皐於經史外兼習岐黃以爲詩親養生之計蓋由不能爲良相爲良醫意余率弟東皐復詳究內經素問而窺其奧博參仲景叔和丹谿節菴蒙齋前輩諸書而察其寒熱酌其標本審其虛實或宜瀉或宜補或急攻或緩劑所到咸霍然而起於是母命之曰岐黃乃衛生之道學者用以養親兼可濟世汝能守身活人汝父之志也汝其勉諸某於是益廢寢食遺寒暑不辭勞苦朝研而夕究者又三

年矣乃知吾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稟四時之序以成不能無六氣交感七情耗蠹之弊五臟六腑因以得病其治法宜分標本別內外定陰陽虛實推順逆緩急不以四時生長收藏之令溫涼寒燠之節升降浮沉之理治之是欲植其木傷其本奚濟焉是以分晰丸散參伍服製備攷藝文斟酌畛域要以驅邪養正爲功毋使金石効靈草木奏伎已也夫上世治未病不治已病故人鮮夭札近世病然後治故至輕者重重者危危不治者有之矣與其求醫於既病之後孰

若服藥于未病之前所當及時圖治以保無虞是則
豈可以少緩哉已將諸藥精潔炮煉在堂待四方哲
人達士對症取效務期世多壽考陰陽寒暑不能爲
災富貴貧賤曾無二視斯郎吾父立訓濟人之初意
也詎敢忽歟謹呈小引以俟博物君子採覩焉復註
丸散膏丹藥案于後

流香閣倡和詞引

嘗聞六一少師遐聲蘭畹稍山學士耆韻金荃故范
家老子於此擅場司馬相公原稱作手益功烈顯于
朝廷偏酬江月名聲垂乎竹帛尤譜壺天當時倡和
不數周秦厥後廣颺亦追黃柳況夫湘瑟聞弦多在
數峯江上巴山話雨常遮六曲屏前時惟秋仲星聚
吳陵司空行水暫停夏禹之車祭酒掄文先下陳蕃
之榻賢哉中含廿年音隱宛似伯牙再來還奏高山
流水美矣明經八斗仙才共譜文俊重生應推繡虎

雕龍紅牙按節鮫帳徵歌絳樹迴風蜀茵逞舞几我
同人恭逢雅集流香閣上盡萃一代名儒玳瑁筵前
咸賡百令麗什金粟飄香于蟾闕落紙生輝玉蘭重
募于商飈先春呈瑞是以韻語初成刻燭立和郢筒
相送擊鉢無奇寫婉約之思疑借堯葉託纏綿之致
堪付雪兒即使周秦再起不能復噴其心花黃柳重
塡何處更鋪其意蕊此正永叔稱雄子瞻獨勝希文
允推本色君實共許當行者也旭旦才慚集翠技僅
緯蕭項過吹臺郤倣荊譚之步得依卧閣幸登皮陸

之境今卿誦于高華豈無情于小邨如讀天台佳賦輿公擲地金聲宛然延露新裁孝穆流傳異域劉兹璚樓月冷玉句終爲愛君香選燕歸元獻因而薦士詞學肇興郎當卷阿穆如之頌元聲未墜堪媲山榛彼美之篇敢獻雷門敬弁武庫從此西崑錦瑟舞白紵而遜妍南部煙花畫烏絲而讓美一卷大晟千秋佳話云爾

松風詩集引

夫子刪詩定三百五篇惟荆楚吳越無詩越無詩而斷竹續竹四言之祖也今夕何夕兮五言之祖也嘗膽不苦甘如飴今我采葛以作絺七言之祖也且詩莫盛於唐今越尤多詩人其始也有項斯以開風雅之宗其終也有羅隱以嗣英華之選迨後名家如林騷壇共振今之作者流風逸韻俱宗三百篇溫厚和平之旨昔柳屯田嘆曰美哉何西陵多雋才耶吾讀松風集而益信其言也王君旣咸本名家子爲詩無體不備無美不臻溫厚和平直追三百篇之遺音將來登峯造極邁古超今當與項斯羅隱並垂不朽誠西陵之雋才也松風一集當與旗亭雙鬟遲其聲以歌之寧不足壓倒四座也耶

悼花小詞引

夫甄妃命薄香流雒水之篇秦女緣深豔逞鳳臺之曲葉簫締盟於兩世楊環私誓於來生桑海易遷情種不死故樓空孤燕盼盼頗夭淸秋松結同心小小吊其寒食風流傳藕花之柳吟魂續荒墓之媒韻事縣來曲部彌甚余素秉情根夙稱花癖偶客潤北乍遇文西因徵絃索於新聲遂獲幽芳於鴛隊琵琶夜午淸飛半峽谿流細簡齋空韻落一窗塵屑方期柳折長條詎意塵埋鼙鼓許生之走馬俠氣煙銷漢女之從戎紅顏草瘞撫今追昔蓋有不能已已者矣昔帳中藏玉方術招其返魂海上貢香焚蘘得以不死余無珠致斛有管呼天對落花而成吟字零紅淚聽輕雲而擬命愁壓靑山既悟斯世之同槐蟻益歎此會之成鹿蕉爲雲爲雨秀質難堅成石成金芳心莫毀人各有情毋徒嘲囈語也

墨引

徽以墨名天下實昉自廷珪父子廷珪父超本姓奚與祖氏世居易水爲唐墨官五季時入南唐賜姓李因歙地多松留家焉由是易水之傳在新都矣其製有劒脊圓餠面多龍紋料用珍珠價踰金玉宋初實大内及嘉祐中宴近臣於羣玉殿以其墨賜之厥後學士大夫競相珍惜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珪弟廷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雖世其業而漸不逮宋則張遇王迪潘谷陳朗元則朱萬初明則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各臻其妙然求如廷珪銼能削木水浸隔宿不壞者絕不可復得矣夫墨之不精非製墨者之罪也李超對陶雅云公初取墨歲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巳何暇精好爲黃山谷以小錦囊貯墨半丸示潘谷谷隔囊手之即置几上曰天下之寶也出之廼廷珪所製今鮮其識而蹈其弊欲望古法之不蕩然不大難耶余雅嗜松滋遠搜遺秘不吝工費惟務取精謹按易水成規以博名流賞鑒匪敢置宋明諸家於不論庶幾取法乎上之意

云爾若謂繼文嵩而作傳踵薛稷而增封則荊林君子必有珍重而品題之者嘗不令王平甫諸公獨有千古也

募建戒壇小引

蓋聞佛以無爲體雪山窟憩琳宮僧以有爲宗祇樹遂修精舍永明始典中土肇開白馬之基洛陽地稱伽藍旋啓青鴛之盛因如來三十二相處二現身與弟子千二百人塗二說法此戒壇之建所由來也錢塘大樸山左通大雄右達天目杭郡勝地西竺道場共間東蓮禪寺實爲首刹素有上乘善知識於茲卓錫開壇印　本朝鼓風和尚大闡宗風重爲修葺戒律精嚴未幾隻履西歸一葦北渡以致戒壇漸廢講席久荒深爲惘惜今有本寺監院膺至禪師發心行募重剏戒壇永爲後學津梁猛作精修接引然非仰藉十方檀越奚能九仞成功敢祈同志大破慳囊共襄善果不靳朱提白粲開來繼往期莊紺殿瑶臺毋言墜緒難興顧恃仁賢垂手若俾東蓮再煥詎唯佛祖書心功被無疆祚垂悠久矣

橘叟詞引

詞與詩類乎日不類詩本於三百篇以溫柔敦厚爲教者也其後雖不盡然然上之可以徵治忽次之可以示勸懲猶有風雅頌之遺焉若詞則不足與此矣然則能詩與能詞者有異乎日否李太白詩人之正宗也而工於詞歐陽永叔蘇子瞻數百年以來所推文章大家也而工於詞至於黃魯直秦少游周美成之屬亦無不詩詞兼擅者古之名公巨卿下訖騷壘之士既以其遠且大者抒而見之於詩矣顧又出其

餘緒組織纖艷之文流連閨房之境倚聲而發之用以侑杯酌佐笙簫號爲詩餘未有能詩而不能其餘者也錢塘諸子虎男方以雋邁之才淵曠之識瀕博之學與其友人刻意爲歌詩相倚角抒毫揮紙妙一世乃皆秘諸篋衍獨取所作橘叟詞寓余余讀之嘆其擬采也麗其寄情也微其抽思也婉而多味此誠詩人之詞也殆非世之淫哇浮靡者比矣若日諸子所工專在是則吾未敢以爲信

友卣居小草引

天之生材與人之材力所及往往豐於此則嗇於彼葢姿有獨擅而力有難兼余于吳雪舫先生竊嘆天之賦畀有獨豐也先生才居枚陸嵇賈之合學探三五八九之賾而淳修自好於名利澹如也少負俊譽都人士矜式之壯而厭薄制藝一意爲古文詞以自樂其篇什膾炙人口者遍國中復有山水之躭幽奇名勝擔負幾之雖極困頓日以從好叓棲心嗜古凡鼎彝几杖莫不銘之偶得一卣古氣磅礴事爲執友

即以名其集曰友卣居小草每日婆娑吟咏其下觧去世累都人士遂可望勿可即葢邰山斗焉年八十有八黃髮兒齒步履如飛余忝乏聒賜殫心竭力救饑拯溺童叟稱善先生兩登贊化堂曰余杜門已久足跡不入公庭因賢父母常願見也即出友卣居小草讀之先生之博綜通闔或見一班先生之淵懿恬尚亦可窺其大畧矣乎以古人所不能兼者吳子獨能綜其衆妙豈非天之所賦豐於才而故嗇於遇耶然余嘗見搢紳之徒意氣自豪當時則榮沒則已矣

湮沒人遂不能舉其姓字安足使天下後世有讀其文而流連嘆慕不置者以彼較此孰謂天於先生其賦畀不獨豐哉

心醫集引

從來聖賢所以施濟天下而天下人所以爭托於聖賢者以聖賢之心能爲羣生立命則天下人之性命所係屬於聖賢者甚重也葢至人濟世實非一端或以教者而要出以醫使天下之人能於一身辨陰陽調血氣不致傷厥所生醫之德誠大矣嗟乎今天下之人有能於一身辨陰陽者哉罔辨陰陽則氣血交亂飲食嗜好皆爲害氣所侵傷厥所生已非朝夕即欲起古皇之術而爲之藥救不可及已余少也賤從

張鄖子先生遊授靜功妙義憫斯世之淪於疾苦也乃多方著述如心醫精義靜功諸集乆已行世復訂輯諸名家屢驗之方爲天下人日用必需之具能於一身辨陰陽調氣血不致害氣中傷是誠大慈尊者度一切衆生與王道拯世循己饑循己溺同一功德也雖然聖賢之心嘗以己治人故人未治而愈治己人既治猶恐未及而益深其所治仁撫義摩咸樂在宥天下之人孰不樂需爲日用者哉得是編而世傳之羣生性命洵有托矣

金臺吟艸引

大阜學詩年與達夫上下而苦吟較撚鬚者過之每一詩成更數易稿一字句未穩輒廢寢與飲食雖勸止不顧也大阜洵苦於詩哉顧一經得意則歌咏繼之坐室中聲戶外意内止有古作者不復知爲今世則大阜誠亦樂耳詩又胡能苦之夫而後知苦詩者大阜也樂大阜者詩也詩成而樂成成則無壞之勢一成而百成則無百壞之勢故能以樂自餉以樂餉人以樂餉千百十世人一日間飲食寢興可廢而遺

題安韻必不可廢也己未秋客金臺與余共晨夕者百計得詩若干首而和韻居多大阜意卒倡以和是復以樂餉大阜矣乃知金臺九日八首亦以當安邑豬肝一片云弁曰金臺吟志金臺不廢吟也金臺亦僅得吟也吟外無餘事也苦吟耶樂吟耶大阜曰知之知大阜者自知之此中甘苦願大阜勿向不知者言

春波影小引

余奔走長安街面土尺許未得一第跋涉數千里悲哉余之遇也乙丑之秋又將掛抓蓬渡浙水而西荻花蕭條霜月慘澹四顧童僕依棲無色野君將余水渚余謂之曰吾於世味已嚼蠟幸爲我求隙地於湖渚行將與爾賦咏著述何物五斗能使人折腰耶野君戲曰予冷人也合受冷趣爾熱人也應受熱業爾若飄然歸來我當分草堂半榻容汝四大何必買山而隱耶余笑曰子何若高而視下也區區徐生亦有

心胸頭面者斑衣捧檄固知喜動顏色乃山鬼移文亦知愧入毛髮此行余之不得已也戊辰之役倘拾得青紫則借一命娛兩親不然則袖書歸田爲老農畢世耳野君曰善吾固知君非久於風塵者吾將結茆花下以待已而閱余行裝見余諸行卷因曰吾亦有數首欲乞子一言以行於世開緘出之則春波影也艷句淋漓藻色飛動余捧讀良久心花皆開拍案數日嗟乎余所行世不過一時塵言而子則千秋慧業豈不仙凡霄壤尚敢輕置一喙哉雖然惟野君知

我亦惟我知野君野君詞章高妙人人所知然余以爲正非野君本色也野君外服儒風內宗梵行其於世間色相一切放下高棲山谷睥睨今古視富貴如浮雲功名若苴土即至山水烟霞文章句字亦如夢幻泡影過眼變滅但其性靈穎慧機鋒自然不覺吐而爲詞溢而爲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滌而淨不粉澤而艷不穿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採摘而韻蓋直出其緒餘玩世弄物彼其胷中寧有纖毫留滯者哉即其命名春波影而其意固已遠矣余之知野君者殆得之文彩之外章句之先若區區語其藻艷而已則名箋灑翰路口成碑俊舌歌鶯青樓偷譜誰不知之安見余之爲知野君也余惟是速了熟業轉受冷趣他時分得野君草堂半榻當以性靈爲師梵貝爲課賦咏著述亦多休卻野君此時靡詞綺語亦謝一切報罷我正恐其機鋒四出拔不勝癢指尖毛孔皆蒸蒸然不得太平也

月飲詞引

己巳仲冬慕子邀余飲于其室之東軒清風在窗黃菊滿階明月徘徊于樹間大樹橫其枝不使月來親客月鼓其勇排枝直入余目意嗜樹影在月月影在樹洒影交爭隨于余杯杯中酒蜿蜿動不已樹色歟月色歟而酒之香歟斯飲也勝在夕也慕子聽而笑曰噫嘻斯飲也而夕誠勝也於是客有善歌者絃而歌之慕子倚洞簫而和之作淸商之曲悄乎若思婦之怨於床凄乎若寒禽之鳴于淸空而其聲悲以凉浩浩乎秋之山雪之江微風乍起而木葉之聲蒼蒼乃移樽就月列座樹影之下觴政行歌聲止喧唉雜燭燼落明月辭客穿樹而去即席賦明月逐人來詞同人俱屬和焉

賦送冐青若歸雉臯詩引

麟人莫不訝其聖也鳳人莫不訝其神也其所以聖之神之者以其遇合之難也使可池畜而籠紲則雞豕亦可測神聖之名而麟鳳於是乎不貴天下之伏而知其顯抑而知其揚賤而知其貴者莫士若也難者曰士亦顯耳揚耳貴耳若伏而抑抑而賤士又何取焉曰是欲雞豕而麟鳳之也今夫細房廣讌玉堂華供餙雞肴以金華裝豚蹄以珠玉衆共稱羨以爲上珍奇錯一饔之項高官可得美譽可播有人焉要

其名曰麟之羨鳳之餙噫是麟鳳而雞豕之也如臯冐子青若以高材碩學累試不得意於有司憤然負其書而走京師京師中貴官長者倒其屣而迎置賓館名稱藉甚咸以爲青紫於冐子直探手取之耳乃一試又躓廢然爲歸計余乃卽郊行祖禮賦詩而慰之曰麟鳳爲人知不爲人用使麟鳳人人可用亦烏足貴哉君往矣麟不終蟄鳳不終晦在囿有時子其盍礪器以待非晚也

九日讌集詩引

序屬三秋時逢重九筵前勝地星聚人文吳山頂上久傳勝事於當年秦望亭前得睹風流於此日會成勝賞同飲北海之樽座列名賢盡是西園之客江山當綺席秋雲與早雁俱飛烟霭散金巵野水與斜陽共遠笙簫迭奏聲飄天上霓裳琥珀頻斟酒泛山中玉液亭前試舞風翻玉樹之歌花下飛觴盃映黃金之色籬菊靜飄香彭澤之高風原在茱萸清可佩藍田之好句如新主稱叔度共依千頃之汪洋客比孟

嘉正值三秋之蕭灑乃遠眺玉皇天目之勝一時賓友齊來靜追虎跑龍井之奇千載風徽在目海甸之鯨鯢已息山亭浩蕩欣逢九日宴嘉賓江帆之風日皆恬鷲嶺追陪遙傳千年稱吏部落霞散彩遠岫凝寒望新月於峯頭人近廣寒之闕摘星辰於霄漢詩成瑶島之區雲烟迷下界蒼茫萬井燈光笑語接清虛縹緲千峯翠色燕山佳客應賡白雪之章吳下使君共咏黃花之句自媿登高而作賦亦願攬勝以留題漫成小引更賦七言

仙吏堂集引

古人云詩之人心含造化言含萬象大哉詩乎吾以爲有性中之詩有文中之詩詩有一種藹惻和平最易感人所謂性也而吐音風雅出詞流麗亦易感人所謂文也性中之詩無文以點染之雖極工緻此三家村學究語耳非然則爲宋儒頭巾氣非然則爲緇流棒喝語此任性爲詩之病也至於剪綵成花聚雲成景非不鏗鏘美觀也而朝繁暮萎方聚倏散有其影而無其質得其皮而忘其根此如暴雨中之泡

過目遂滅嗟乎以文爲詩而無性靈以衷之焉可爲哉三台郡伯鮑滙亭明府於莅政之暇搦管爲詩下筆即成不加點竄而雍和雅健音韻鏗鏘彬彬乎性有其文焉明府於詩道初未見其究心與否也迨聚首台署見其百務叢蝟暇卽閉戶吟哦辭皆風雅之辭句有驚人之句搜其案頭並無舊人詩集一本也余乃作而嘆曰詩本性情非關學問洵然矣天生明府爲　朝廷黼黻文治賁飾太平故鮮父兄之教無師資之益而獨出機杼發爲逸響日進月增几案箱匱紛紛簌簌無非其一唱三歎之句焉明府其謫仙人哉他日者內佐廟堂外秉旄鉞以弼亮之餘間及篇什若宋廣平之梅花賦韓魏公晚香之句又以經濟發爲文章者也僕從石梁乘欵段過明府之治所一讀鴻篇焉意快矣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九

傳

范忠臣傳
梁孝子傳
王節婦傳
嵇義士傳
沈光祿傳
謝山人傳
陳氏雙烈傳
鮑將軍傳
洞庭隱士傳
陳貞女傳
太安人徐母沈太君傳附

世經堂初集卷之九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壻王熹玉林校閱
同學許承家師六選　鄉月秋憲正字
受業余演震衍輯　男恒月就山

傳

范忠臣傳

古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然而無難易之分也人非才全德備鮮能臨大節而不奪人果才全德備自克見危受命以身殉道者也從容慷慨同一正心誠意耳吾於我

朝忠臣范公不得不為之三歎焉公諱承謨號覲公遼東瀋陽人乃開國名相范現斗公之次子也裔出文正公後其家學淵源固自有本現斗公之相業彪炳天壤聲稱後世茲不具論獨公生時現斗公夢北嶽神來謁公即誕生蓋千古忠臣原非凡品鍾靈固自不同故公生而頴異長專正心誠一之學不假嚬笑時惆饑溺以天下為己任赴試文場聯捷南宮

賜進士出身讀中秘書侍從講幄十有餘年

天子以爲禁中頗牧屢遷内院學士人以爲榮公淡泊寧靜仍一韋素之儒也

帝念兩浙爲東南重地海寇未靖旗兵未輯兆民未安官吏豪右未除思所以靖之安之與除之者非公不可特命公廵撫兩浙下車之日托以有疾不視事者三閱月衆共議之爲封疆大臣豈容卧理也不知公微服間行上走東甌括蒼下抵西水苕霅諸山谷郡邑或爲星相或爲醫卜或托踪商販或混跡漁樵以故浙人士咸未知之公私廵畢開府聽政凡興一

利除一害無不切中時弊萬民稱快蓋公微行時寇之出没兵之擾害民之疾苦官吏之貪污豪右之强暴熟悉於胸中措諸張弛剛柔互濟詩曰不競不絿惟公有之前議之者今起而頌之矣公乃躬環甲胄指授方畧順者撫之逆者勦之則寇靖整頓營弁約束官旗則兵輯利民者因之害民者革之則民安除其貪污旌其廉潔剪其强暴緩其善良則官吏知守而豪右斂踪且執法如山愛民如子有一不平之鳴必朝暮私訪得其真情而後已不假耳目於人白

本朝定鼎以來未有善政善教若公之撫我兩浙者也公又拔韓狀元菼於貧賤舉芽探花薦馨於逸隱識施軍門琢公於行間薦黄閣部次辰於林下其知人薦賢又如此公餘之暇同吾儕二三子遊西湖之放鶴亭觸事感懷賦詩十首猶記其孤山七賢詞有一絶云偶對羣賢意轉迷風流事業豈湖堤欲招處士孤山鶴跨向遼東華表栖冲和清挺宛如其人末句尤成詩讖即以知公鐵骨氷心有磨不磷涅不緇之槩也嗣荷

天子知公才全德備功烈偉昭特召陛見即晋大司馬總制八閩去閩之日先過西湖招余二三子登湖心亭而言曰余實不敏撫爾浙土多有失德貽辱父老攀轅遮道簞食壺漿相送者千里不絶父老泣余亦泣余益增疚心矣明日于役于閩慎勿爲也余曰公德澤深入人心莫之爲而爲也席上大書勾留處三字於喜清閣乃摘自香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之句附書小跋筆力遒勁儼然匪躬之節余因進一爵曰廷議撤三藩天下從此多事矣雖

聖天子洪福指日奠安然八閩爲東南要區大海門戸夫子須好爲之公答曰吾此身許國久矣設有不測當以身殉之揮淚而別次日郊餞江干父老之哭送者更盛於北狩歟休哉公之治閩一如治浙惟嚴武備謹斥堠積糗糧以防不虞未幾耿精忠果反全閩失陷浙之上游粤之東壁江左右之內地俱皆震動先是精忠佯爲奉詔進京狀請公入署議事卽伏兵刼公鼎鑊刀鋸陳列於前逼公降公憤激噴血叱咤大罵曰汝祖一介小人背主來投

朝廷封以王爵汝曹世爲承襲富貴已極

朝廷何負于汝而汝竟反耶天兵一至鼠輩悉成虀粉矣卽奪左右佩刀刺精忠精忠繞床走令左右縛之公厲聲曰何不殺我精忠曰公若肯從浙閩江山盡歸於公公若不從將寸磔之公曰汝能死吾身不能死吾心吾死足以報國尚作厲鬼以擊汝精忠怒令囚之別室晝夜防範上下桎梏公求死勿得絕粒七日又不死日啜苦茗數甌精忠令守者茗中和人參湯以進得以不死精忠又遣美女玉帛幷公之知己說之公揮之勿顧時公之家口幕客皆不肯降各幽縶于獄公作絕命詞幷自序數卷悉本正心誠意之旨較之文文山謝疊山二公何多讓焉適有已附精忠而謀歸正者王可就等假公之號令精忠殺之知公義不可屈先諭甲士縛公二妾一子家口數十人于公前戮焉將及于公公卽取

朝廷所賜冠冠之望闕再拜曰小臣無狀有愧封疆矣精忠卽令甲士將弓弦勒之弦未及項而殞其從容就義又如此公死之日愁雲四塞狂風拔木雷轟電擊閩人不勝戰慄以是知公之靈爽猶存誓不與賊俱生矣精忠益怒命焚公尸擕其灰于海嗟夫非公之才全德備孰能臨大節而不奪見危授命以身殉道者哉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公實兼之同時殉難者海道陳啟泰知府張瑞午各偕妻妾子女闔門死節尤爲忠烈云

徐生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耿精忠本一豎子逆天謀叛荼毒生靈殺害忠良公等致罹慘禍不旋踵而

王師進僊霞關精忠卽囚首面縛獻馘于

朝滅其九族可爲後世不臣者戒公雖殉節
皇上憐公之忠加以封爵錄其後人謚以忠貞尤爲
千古忠臣之勸可不畏哉近有友人暴卒而魅見公
與某某方副冥司如王文成故事嗚呼忠烈人極也
惟不愧乎人斯乃可以爲神烏足怪余特表而出之
以備信史

梁孝子傳

梁孝子名弘緒字序皇仁和金洞橋人也孝子生長
名門梁氏科第蟬聯鵲起誠爲武林巨擘孝子幼而
岐嶷五歲就外塾讀書過目成誦閒咏小詩亦悉工
好吾黨以神童目之九歲應童子試試輒冠軍尤爲
閫中官雪滄先生所器重然大孝性成蚤歲失慈哀
毀骨立幾不欲生賴祖母劉慰撫至再得以存立厥
後殫力攻苦學問亟進所交者皆一時名士郎縉紳
先達咸折節爲忘年友其尊人號天生姿貌魁秀任

俠好施又酷嗜山水走馬鬬鷄不事生產以致家業
飄零落拓益甚孝子常幾諫之弗聽也繼娶某氏天
生嬖之故待孝子愈厲孝子事之惟謹晨昏定省以
及湯藥飲食之類從母所欲靡不周到未幾繼母病
劇孝子衣不解帶者四十七夜閭醫家言病非藥石
可療孝子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繼割股作羹以進母
呼孝子曰適嘗羹似得未常有已而果愈遂知孝子
之割股也始悔從前之薄視孝子益加慈愛焉孝子
得以盡力讀書者又母氏成之也嗚呼非孝子之孝

格執能廻天起母至于如此無何天生家居不樂遂策蹇遊長安意圖進取適有某別駕謁選因潤陽而締交焉挈鉠得杭州半刺天生爲貸千金營辦之任天生計別駕可以莅蔵造卽以所貸貲爲蒿矢與別駕共分其息夫歲造乃

上用賞賚之物議無菽費下禁除之不料別駕莅事廉隅未飭苞苴是謀匪獨負貸不還而且罪天生謀事未成攙作威福密擒天生於杯酒之間禁錮獄底將置之死地而快孝子聞之愴地呼天日夕奔救幸

有賢明周士師善爲曲全未卽殞身屢奉上司清理別駕轉輾莫釋孝子請以身抵脫父暫歸休沐亦不之允孝子拯父情迫嚙指作字赴訴軍門時遇別駕委收公文一見孝子逢彼之怒命搜懷中得其血狀益肆咆哮揮令僕隷縛回本署三木之刑無不備受孝子無罪未免辭氣激切別駕不思悔悟更加捶楚可憐孝子不過一怯弱書生耳何能當此煅煉耶貺斃於獄聞者惜之是時也別駕勢正熏灼工於逢迎來雖大族難與爭衡以致孝子之寃未伸孝子之名未傳後別駕以理去官天生得以出獄嗚呼孝子以弱冠之年讀書學道純孝格天割股療母殉身救父可謂有經天緯地之行矣獨恨天不祐善莫其顯揚爲人倫準的而死于酷吏之手哀哉然孝子起母于膏肓脫父於縲絏亦可含笑於九泉矣孝子雖死實未嘗死也吾猶憶孝子總丱時以文會友者寒暑不輟倡一議曰凡仙佛神祇俱有誕辰四時香火不絕獨吾夫子丁祭之外並無焚祀豈吾儒報本之義不若愚夫愚婦歟特約同人於夫子誕辰設壇恭祀一

如丁祭禮延陶夢剡鄒待問兩先生主祀時兩先生爲郡邑學博云遠近爭附爲一時盛典此亦孝子之鴻才博學迥出尋常者也

或問徐子曰孝子之弗傳也久矣胡爲今日始傳之豈畏酷政之猛於虎歟余曰否否泉不汲則不清人不久則不著事有經久而彌彰者梁孝子是也余因後人之思慕故亟傳之以俟采風君子

王節婦傳

丈夫委贄爲臣女子結褵爲婦其揆一也但人臣有懷二心反面事仇冢婦律身匪正再醮二天比二皆是有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苦節存孤甘心同穴者發二乎其難之猶屬寒儒之妾而能之尤其難也吾於王節婦不能無傳焉節婦廼同郡庠士戴荆王隫妣之妾也戴荆早失怙與母相倚爲命又早喪偶年四十無子授餐於吳門余作兄冲伯家爲戴荆娶張氏女爲妾奉母續嗣誠盛舉也張即節婦由名家子

生而聰慧長嫺詩書淡雅似畫繡面如花天然國色耳及笄之年于歸於王頗執婦道未幾戴荆以母老撤絳帳旋里門節婦事姑以孝聞然戴荆素有消渴症家徒壁立無以自食欲遣節婦以養母節婦以死自誓曰夫子欲遣妾者爲饔飧計也妾願以女紅易粟膳姑庭前隙地可耕以供蔬菜暮夜紡織以補姑服勿貽夫子憂且晨昏定省姑亦有婦是視妾在姑可永年妾去姑恐未必常享語竟欷嘘泣下死而復甦聞者莫不於邑戴荆感其義得以不遣期年生一女又期年舉一子歲在己未戴荆因母歿一慟而絶當是時也重喪在身兩幼在抱煢二獨立難乎其爲節婦矣刺血作書遍告親知無一應者惟伯兄冲伯尚義共襄殮窆之禮有勸節婦者曰家無宿舂子且孤子門衰祚薄又無豐亨饒裕者可以通有無何如托身他姓以存王氏一脈節婦變色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余聞之熟矣況死生有命天若不絶王氏予得不死則王氏一塊肉或可苟延歲月亦未可知子幸勿復言即毀容截髮以明志伯兄冲

伯聞之而高其節遂遷節婦于崇節祠曰予母節母也以節配節豈不允宜月給米五斗資其饘粥蓋先伯母李十七守制教兄成立越七十有五無病而逝苦節五十餘霜有孫曰霖曰雯或登仕籍或薦賢書彪炳吳越實爲亢宗

朝廷建坊旌表亦節母之報云節婦操作愈勤俯育子女口授六經子叟頴悟識者器之明年伯兄冲伯仙遊節婦難以存活賴有洪子幾孟募沈子揚北月一助米如伯兄數無何沈又不祿幾至絶粒豈節婦

命薄一至於此抑天欲厲其苦節轉輾見厄歟又得洪子分其修脯時加周恤母子三人聊可卒歲且節婦居邇市廛素極謹飭里中少年有計窺伺罕得覩其半面者壬戌之秋因女病殤哀慟情深不敢高聲哭泣憂鬱成病至小除日檢點生平所著詩集取火焚之曰女子塗鴉勿留人世起而梳裹攜其孤兒再拜於觚荊墓前而號曰妾力竭矣將從夫子於地下藐爾遺孽付洪先生須陰相之歸家正襟趺坐而卒孤兒乳名曾楠方十一齡耳洪子撫之若己出教以

家學真不負節婦之托者矣由此觀之節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有純臣之義焉苦節存孤甘心同穴有烈婦之風焉以視世之衮衣九錫靦顏事仇副笄六珈失身再醮者奚啻徑庭哉況節婦不過一寒儒之妾而能若是其芳烈更爲可傳也夫

徐子曰吾於王節婦而得三義士焉始有家沖伯繼有沈揚北終有洪幾孟皆所以成張氏之節也然撫孤尤古人所難吾於幾孟益增企懷云

嵇義士傳

夫人孰無死有一死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顧其死之何如耳孔子曰殺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聖賢立論不過準之於一而已吾獨有取於嵇義士之死焉故亟傳之義士諱永仁號留山乃嵇侍中之後世居錫山因愛西湖秀麗而家焉向補錢塘博士弟子員卓犖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爲詩文操筆立就嘗謂余曰丈夫幸而得志當仗策戡亂取封侯之印如班定遠郭汾陽之爲人有如不遇則閉戸著數

十卷書亦足以豪矣故兵刑錢穀禮樂射御之事以及天文地理星緯經讖之學無不畢著又輯集政備考賁治新裁等書行世凡有民社之責者莫不奉爲拱璧雅好擊劍常夜半起舞劍光與燭光相射駭走人魂魄然不樂仕進亦不求聞達長安王公大人欲一見之而不可得獨與余善嘗語人曰徐子文章無體不具必傳于後而且古道照人當爲世大用余聞之謝不敏時范大中丞來撫兩浙聞義士之賢卑禮厚幣兩造義士之廬而請曰余久居禁內閫外風紀

實未周悉今承乏茲土庶政殷繁願先生明以教我
義士鑒中丞求治之心甚切也毅然應聘中丞禮之
如上賓凡出一政行一令咸諮詢之正如少陵之遇
鄭公庾景行之佐王儉蓮花幕中相得益彰先是海
氛未靖羣議遷沿海之民於內地以致流離失所哀
鴻遍野義士爲中丞艸疏請弛海禁復兩浙邊民之
故業又開內港採捕魚鹽資其衣食匪惟兩浙億萬
生靈得以存活近海各省皆得寬其令會浙連年水
旱頻仍民不聊生奏蠲積逋百餘萬杭州一郡原賴

楚豫之粟爲食不意隣封下遏糴之禁舟車罕至米
價騰湧每石至五六千文民苦饑甚義士勸中丞發
公帑銀十餘萬兩遴能員購粟於兩省設立官市計
口授食遠近來市者以五斗爲率止取原值丁衆者
再糴以致米價頓平軍民藉以不塡溝壑者無算武
林城內駐劄旗兵既圈民屋不免其稅失業者患之
義士乞中丞咨大部悉免其賦民到於今受其賜總
之撫浙者中丞贊中丞撫浙者義士仁人之言其利
溥哉蓋義士之節烈氣槩迥不猶人云厥後中丞以

大司馬制閩瀕行之日或勸義士以時將多事勿去
義士曰士爲知己者死今司馬秉鉞南游將行仁政
吾若憚險阻而勿去是負我知己也况五月炎夏荔
枝正熟曷若飽啖之爲快也竟攜其一妾二婢二童
子隨司馬之任更出巽績以匡司馬之不逮未三月
而吳三桂叛于湖南尚之信叛于東粵王輔臣叛于
關西耿精忠亦叛於八閩矣計執司馬范公并義士
家口而囚之精忠知司馬不可屈使人繫義士於前
列以油鑊而說之曰我知汝義士也汝能說范司馬

降列以茅土或汝先范司馬而降亦不失爲左相汝
若勿從當烹汝義士指精忠而罵曰司馬乃
天朝一幹蠱大臣余亦
天朝一清白秀士肯從逆賊反耶汝速歸正范司馬
可以力保赦汝之罪汝若執迷死無噍類矣精忠勿
聽暫幽義士於犴狴義士仰天長嘯而作歌曰天蒼
蒼兮不可詢地冥冥兮杳難巡自古人皆有死兮吾
寧殺身以成仁顧妾侍側掩面欷噓妾亦泣曰君無
以妾爲念妾請先逝候君於黃泉遂解所佩帶自經

於座北冬青樹下守者憐而瘞之次日耿賊械范司馬并義士諸人咸棄於市司馬臨刑遥謂義士曰先生好圖富貴何苦乃爾義士曰公死國余亦死國又死於知己之前余得死所矣時同被閩難者盡遭慘戮焉義士一死較人之死孰重孰輕耶成仁取義端在於是嗚呼義士真人傑也哉

徐生曰義士無言守之責可以不死然義士之性植於天而又學問成之故能成仁取義如此范司馬殉國難義士殉知己可以並傳不朽吾於其妾尤足傳

之聞妾蘇字琏青常熟人方十七才貌無雙能知大義視死如歸其貞烈皎二可與日月爭光者矣

朝廷論死事諸臣俱有異數即范司馬更遭隆遇獨以義士無位而不得與旌表之例實爲闕典雖然義士一死正足愧貪位慕祿者

沈光祿傳

沈鍊字純甫生平慷慨有大志雄於文下筆動千言嘉靖戊戌進士知溧陽治衣咢做敝覇論大豪抵死因再抗臺使其屬賦舉銅之尉又自經鍊遂三徙終不少變爲令久不得調時相知其才稍移錦衣幕會邊事集廷議鍊昌言敵入由相嵩父子廷詬之已復上書數其罪詔杖鍊徙置保安時鎮臣匿敗以捷聞得賞方晏會諸寮稱賀鍊以詩大書遺之云殺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

多少覓頭顱鎮臣大銜之又刻木爲秦檜日令人捶射作射虎行籌邊賦譏刺時事邊人慕鍊忠義多附之者鍊乃招流亾倡城守爲禦邊計敵聞鍊兵輒相戒勿近於是鎮臣與相嵩搆鍊將爲亂鍊遂被刑并戍其子襄妾某氏隨行幾爲觧役所辱蓋受相嵩之囑也賴妾志乘間走匿濟寧馮主事第得免於難後遇赦隆慶初詔贈光祿少卿遣歸瘞山陰錄其子襄襄讓其弟某且上書訟父冤鎮臣坐死鍊所著詩文悉亾於逮時今僅有青霞集一編行世

謝山人傳

嘗嘉嘆古之高士風流文采必有所寄托以自寓其樂雖百世而下想其芳躅猶留連而企慕之況及吾身而同遊者乎前代玆不具論先朝成弘間海內乂安點染文物有吳門沈徵君石田雅善繪事王弇州嘗云先生父子每賦一詩暨一障子必踰月乃出文太史徵仲以館甥親受畫法其後居陳唐錢諸君子各有師承而徵君實啟之晚年皓首龐眉後賢奉杖履以從何其盛也獨吾鄉戴先生進顯名宣宗朝繼

起者爲沈鳴遠盧東收王謙余恩父子而風致遠遜前人畫苑衰微矣越二百餘年而有謝山人焉山人名彬字文侯號仙臞又稱香光居士會稽上虞人也余生也晚爲東南西北之人向耳山人名未嘗識山人辛酉春始見山人於赤城霞起處時年已八十矣籜冠藤杖步履若飛雙瞳炯炯如秋水披襟晤言終日弗倦共羨山人爲神仙中人山人山水法元四大家以己意爲花鳥幾使青門天池頫首同時孫君杕藍君瑛與山人齊名而山人尤以寫生著少從師曾波臣學寫真忽肖師貌師驚曰子仙學迨天授非吾所及里有失祖父像者請於山人山人笑曰吾往時至君家猶復記憶更肖貌予之其人拜謝而去此與戴先生寫金陵酒家傭事何異乃知世云古今人不相及者妄也或謂今

天子雅意右文親選詞臣值史館萬幾之暇以書畫供奉　內庭者恒有行將以安車徵山人山人曰余老矣當閉戶作老僧禪誦幸不爲郡守圖塞門如沈徵君故事安能入

天子門庭乎且余昔聞王冢宰抑菴求戴公四十年不得余年八十而筆不停綴余滋愧矣故自王侯將相以及鄉大夫道經西陵必問山人安否造廬以請輒厭其求而去不忤於時不拂於俗然則山人之高正不必與古人同也山人嘗言吾下筆時當其得意手腕栩栩欲動因憶師語晚更號曰仙臞云山人歷清明兩朝爲鄉邦人瑞健飯啖粱肉如少壯時逢旦觀劇神明不衰辰起或戲染研間殘瀋童子竊去償六博置不問吳下人士有得其漁家樂不論卷幅冊

頁價重千緡其高踪珍賞如此余猶記其寫平蔡圖祝李大司馬時當盛暑十二統屏運筆如椽揮灑淋漓山林戎馬大者盈尺小者如豆儁極工巧七日而成目不迷離手無蔫速如米南宮之摹御屏旁若無人一時叫絕又寫舞劍圖贈余以余名旭遂作草書有側室捧劍侍立故作是圖音容笑貌呼之欲出不知張旭之爲余歟余之爲張旭歟側室之爲公孫大娘歟公孫大娘之爲側室歟試問之山人亦不自知也其詡神與余向聞兩家多壽如吳道子張僧繇菰

名至今長存郎近之沈儆君文太史戴逸民諸先生皆享遐齡人望之爲陸地神仙余與山人亦然故並記之

陳氏雙烈傳

會稽陳孔教字魯生萬曆壬子鄉試第二論選得南雍學正累遷陞川南道方蒞任獻賊破會城孔教督所部奮勇堵禦力竭被擒罵賊不絕口而死先是以一匕首付其配孔曰賊勢急我此行脫不利必殺身報主爾爲命婦謹藏此器有變即自刎毋爲賊污孔坐臥佩之孔教殉難訃至子以衡紿母南竄匿不以聞踰年孔氏偶詣書館攷箚見兵憲周夢尹額請孔教盡節應郵一疏讀畢哀號殞地罵其子以衡汝父

死巳二載我尚偷生不肖子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即引孔教所遺匕首斷喉自盡當事請於朝旌其門一門節烈云

鮑參軍傳

從來奇人偉士未有不從患難中而能功成名立爲千百世下所傳頌者故孟子與氏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然後功成名立傳頌不朽余向語人曰千古英雄俱爲孟子與氏道破後世豪傑亦鈌一不可余於參軍鮑公有同慨焉公諱崇德爲山右大同人裔出始祖鮑恂公後恂公本貫江南新安籍爲明太祖徵辟士有子某從於雲中因見山水蒼邃卽家

焉傳及參軍已三世矣公之前有登賢書而作名宰者遂成世家云公生而英偉不凡試啼聲者已識爲異人少而孤子從塾師學於下窩寨不虞西人犯邊當明季嘉隆間承平日久武事廢弛戎馬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一時莫禦雲中村落盡被焚掠所俘士女無算公亦在俘獲中入左賢王部下攜至焉支樓蘭之鄉數年間公姿貌魁秀熟習西土語音字義弓馬技擊之事莫不精曉王甚愛之然公素知大義惟願生入玉門不願棲遲異域主者知公有去志備極荼毒百折不回向所謂苦其心志者惟公有之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者惟公有之以及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者亦惟公有之乃亟思歸漢間道疾馳匍匐夜行望斗柄而南焉其間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行諸事較倍於昔約及數月始返家園視兩足如簸箕然棘刺石鱗欽若蝟毛見者哀之公益自奮發擊劍讀書刻無寧晷蓋以患難之後不知有逸樂也無何西人大舉入寇氈幕駱乘客布城下守將與戰失利閉門自衛束手待斃西人攻城益急百萬生靈

千里封疆危若纍卵時明之藩王撫按諸臣僉曰事亟矣募有能退寇者不吝封賞公毅然曰人生天壤間不克捍忠一方以舒君國憂其闒闒牧豎耳況父母之邦乎仗劍請行衆壯之詢用兵馬若干辭曰止余一身足以辦此設有不濟願以身殉遂啟東門而出直入寇營西帥有所謂三孃二者見公單騎而至一軍皆驚公反覆開陳勸其退兵尚有金帛之賚否則汝兵深入我地若王師四集堵禦喜峯殺虎諸口汝輩隻輪莫返矣西人色動至其辯論終日悉係

西土番語立盟書契又皆彼國番字問詢其山川部落虛實險隘西人咋舌目為天人殊不知公幼年淪陷早有平定西域之志如班定遠故事所以未煩一兵未折一矢西人飈忽解圍視古之郭汾陽其難易又當何如也於是論退恩功奏之於朝封為指揮使子孫世襲歷陞叅將邊塞之上屢建奇績西人聞之膽寒終明之世西人不敢窺雲中者豈非公之神武耶公晚年無子陰行善事遇一異僧出入與俱為擇應州之南地名黃花嶺乃卜牛眠瘞公祖考未久遂生埜菴公僉為陰騭所感云埜菴公年始三齡公即

騎箕尾上升矣易簀之日戒夫人張氏王氏牛氏曰雲中繁麗淫靡不振處孺子易移性情也我死之後仍居下窩寨雖云鄉僻貧可教子不聽吾言吾將厲汝夫人唯唯然安土難遷又且愛子徘徊不忍去而埜菴公少年風雅未免為習俗所染一日張夫人方理家政遽爾仆地公若附之少間起而發聲曰我前命汝輩居鄉好訓吾子不遵我意告將誰歸吾特追汝家人駭異羅拜得釋即日徙家於鄉埜菴公遂成

大器公之靈爽長存又一異也故並記之

徐子曰若公者可謂患難中人矣苦心苦力如子輿氏所言莫不備嘗故功成名立至今傳之蓋人困心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世未有膏粱紈袴子弟可以降大任者也吾於子輿氏之言益信也夫

洞庭隱士傳

壬子八月自桂林歸里下瀟湘涉衡岳越兩月而過洞庭湖水泛溢瀰無涯際中流半渡雷雨忽至濤聲飛走驅船箭激頃刻而抵巴陵微雨初收煙霞澄碧登岸散步見一村舍修竹環列非同恒徑啟戶而入庭中有石壁立高百尺苔蘚青蒼蘿垂蔭室中虛無人案間止橫一琴旁有石床雖書數卷閱之皆禪佞要錄余嘆曰世情塵二好道者鮮主人其是乎未幾主人出葛巾羽扇飄然雲外余問姓名笑而答曰

自鼎革以來避居於此聊借湖濤以滌心腑自稱爲洞庭隱士若姓名久已不留人間矣余曰子學道乎對曰有厭志而無所獲願君教我余曰姑妄言之子之心腑有何塵垢而煩湖水浣濯耶使不遇洞庭心腑何時而淨徹耶子不覩天地之大乎日星雲露人物山河棼棼擾擾無有寧晷而太虛空中未嘗有所點染今人萬象投於外衆念起於內若能動而無累涉而不留方將吞洞庭萬頃波爲雨爲雲無所不可何必借彼而濯此耶隱士曰然君誠知道者言畢余欲別去隱士固留命童子掉一小舟載樽酒遊岳陽樓是夜月明如洗水天一色南望武昌北眺雲夢煙霧迷離恍惚難狀余曰此法身真境也空色有無在離合之間耳子能瞰觀有得修心涉世儵然暢適矣隱士曰然君誠知道者將夜將半余亦沉醉返而登舟陶然入夢及酒醒啟窗已過黃鶴數程矣憶昨宵所遇之人所譚之語於性道不爲無補乃作傳以誌之

陳貞女傳

士君子飭躬砥行即或老死山林困阨閭巷後之人希心景慕類能搖筆振墨書爲美談獨至於深閨女子所稱貞烈者心彌苦志彌堅歷九死而不悔其事較優於男子而世毋以爲常事細故忽棄而不書有心者亦不能徧訪而得倏焉時移世變即詢之里閈中人亦且不知嗚呼以女子天衷自盡不二其行其於人倫風教亦大有維繫柰何與草木同腐比之庸碌之婦人曾何以異毋論非有美勿彰之意亦何能

使閨閣佳人羣相觀感而知勉也所以貞姬淑女詩書載之春秋録焉如陳貞女者余同里武進士陳大生之女與儒者沈子昇如雖有盟言實未聘也貞女行三其名字未詳幼時婉嫺端淑素有烈志丙辰歲民間訛言選宮一時嫁娶若狂沈子因媒妁言遂問名焉時貞女年已十九矣厥後大生除平伐司守備勤勞王事歿於滇南煢煢孤女死父何怙所倚賴者意中惟夫婿耳而沈氏遭家不造庭幃骨月之際蓋難言之矣沈子又浪跡天涯姻盟之事畧未齒及竟欲付之流水女微聞此意其心盡神傷終宵飲泣貞女有母而母憂其失所貞女有兄而兄欲其更移別字之言時來於耳貞女於斯時蓋已有必死之志無求生之心青娥蹙損紅粉銷殘短檠暗傷夜雨空悲而其家不知也于歸之期杳然改圖之意漸迫不得已截髮以明其志柰何若嫂若妹似謔似嬉語以沈子別娶之言欲絕其念而貞女之冰雪肝腸匪石可轉知惟有速死以自謝而已荏苒時日弱骨支牀奄奄一息迨至癸亥之春蓋締盟者已有年而抱疾者

非一日香草無靈神膠難續其家方知女之病果真且死也始謀召婿來沈子登樓含辛而覩貞女初見之急令垂帷既而私自念吾以此身相殉何當此不出一言尚作兒女子態乎遂啟帷微睇力病而言曰死生固命也爾既有盟何爲別娶沈子力辨其誣女因點首唯唯徐聞歎息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但明吾心死無憾矣噫此言固字字血淚也言畢而暈暈而復蘇明日五鼓溘焉長逝知貞女固不惜一死也嗟乎女子而識始終從一之義明也其之死靡他之

志烈也臨危而與夫訣以明素心權而不失於正也相其精誠鬼可哭城可崩皇天後土可鑒巾幗而存此綱常之義其賢於七尺男子之背信滅義者哉余哀其志高其節又懼後之失傳也援筆而爲之傳徐子曰貞女節婦世不多覯若陳者固異已然余又聞沈子之仲姊年十九而歸周氏未及朞而其夫以貧志以三閱歲而遺腹子復夭乃垢面毁容甘心荼苦窺其志若有終焉者何沈氏之鍾靈於婦人女子獨如此其盛也吁可傳已

徐母沈太安人傳附

朱賓頡譔

嘗謂積厚者彌光源遠者流長吾於徐母沈太君徵之徐母沈太君者浙之山陰巨族也祖前進士侍御青霞公父前孝廉行取六合令桐川公弟丁未進士江南大主考肯齋公太君乃長女也秉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十七于歸六槼先生蓋徐氏爲錢塘著姓始祖忠節公巨翁高高祖貞襄公艮玉高祖文靖公誠齋祖前宮詹清溪公父前國博西星公先生同懷兄弟十人俱列縉紳獨先生舉前恩貢士太君結褵之後克嫺婦道舅姑早世歲時薦享必敬必誠惠以逮下慈祥及物先生素慷慨好施太君脫簪珥佐之樂善不倦先生高蹈丘園不樂仕進惟一經授循子清獻公又傳司寇公俱登進士文章政事彪炳天壤卒成名宦連舉丈夫子三曰西泠曰東皋曰北濱崢嶸頭角英雄不凡先生即以教循子者教子矣未幾先生不祿太君幾不欲生稱未亡人者有藐爾諸孤在也乃熊畫荻午夜篝燈讀書聲與牙尺剪刀相間以致西泠早成令名九歲作燕子賦百花

詩受知於張西山公補博士貢成均淸獻司寇兩公最爲友愛內而臺卿外而督撫事無鉅細西泠贊相之功俱多太君常訓西泠曰爾兄淸廉爲
朝廷特知爾克輔之以正永矢淸白西泠生於吳越長於京華九赴棘闈三中副車王公大人折節事之從戎湖湘薦舉鴻博
御前獻賦召對應制俯伏千言頃刻立奏厥後河工重大靳文襄公特題監理大工告成接任于徐兩臺使從七州縣紳民之請借補典邑六品服俸武功保

舉照缺優陞九年以來淸廉素著愷悌宜民受知於范宋兩大中丞公薦遴署崇明興化泰州七州縣篆務奇操異政遐邇共聞拯溺賑飢全活無算民之愛戴眞如嬰兒之依慈母也且片言折獄盡服神明四應長才咸推仙吏當事有朞月而州縣大治之獎勵上年九卿科道會薦才品優長淸廉第一名列
御屏簡在
帝心特陞在案制撫兩臺又以循卓上達行將大用霖雨蒼生衣被天下素奉太母仁訓所致者也東皐

北滇少而穎異長更多才孝友著作不讓河東三鳳早歲遊庠聲名籍籍均擅岐黃術起死回生兩浙推爲徐熙再世東皐以明經加授同知兩遇
國恩太君循例膺封太安人佇見重封累誥晋階太夫人以光史乘至於孫枝挺秀經文緯武或蔭中樞或選國學或列膠庠蟬聯鵲薦孰非太君積厚彌光源遠流長義方所及也耶其猶子有正色立朝者有衡文海內者有校書天祿石渠宣猷監司牧伯者餘如甲乙兩榜歲薦恩拔未登仕版者指不勝屈要皆

耤太君海育賢母生成繩繩未艾耳是以歲時伏臘宮袍獻彩問安點額一堂嘉慶時人共識星聚歲在庚辰節逾立夏東皐折柬招諸同人集淸嘯軒爲文酒會分題限韻刻燭聯吟是日爲太君誕辰稱觴上壽同人羅拜親見太君色笑忽云我於某月日當辭世遍召姑姪女甥孫曾姻眷六旬識會迨至七日之內止啜新汲水一杯焚好香一爐諸子孫女婦跪進飲食不受但云且兒淸廉愛民可方其兄我心甚喜爾輩當共勉旃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讀書立品毋聽

婦言毋玷家聲爾等諦聽吾去也吾去也合掌趺坐而卒異香滿室經旬不散衆共知爲西方佛子沈如來也訃聞會弔者數千人崇沙設萬民祭于西泠生祠遥奠太毋各州縣亦然吾不知西泠何以存神過化感召若此余忝世誼不敢謏詞謹紀其實以傳不朽云爾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

傳

錢江三烈婦傳
瞿張二公合傳
瘍醫姚鑑兒傳
吳烈婦傳
唐聾子傳
鬭蟻傳
徐文宗傳
王大衆傳
李耿碧先生傳
徐方伯傳
周太史傳
陳我師傳
先兄清獻公傳
繼配安人任太君傳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 備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同學兄嘉炎勝力選 男

受業余 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正字

傳

錢江三烈婦傳

從來忠臣殉君烈婦殉夫同一轍也顧婦人殉節爲難而姑婦同殉於一日爲尤難蓋臣無二君妻無二夫先王經世之大防也世衰道微若可鏟而去之以委蛇於其間而人類幾乎息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身爲君有則委其身以事君猶之婦守其身以事夫也臣道也亦妻道也傳門雙烈婦有之烈婦一爲傳天耳之後母兩翁先生之繼室柱林莊公長女作嬪四閱歲病則刲股代藥歿則誓栢盟心一爲天耳之元配莘野陳公季女舉案齊眉允稱大家無何乙酉入夏風鶴頻驚省會士民逃匿一空遡祖三台公年已八十有九立意不行而親友勸之者衆遵浮山鄭士宗拏舟來迎天耳遂奉三台公及母莊婦陳溯

江而上風濤大作舟幾覆匍匐至士宗家止焉次日又聞兵戈聲復謀徙金家衖三台公忽逢神人南指陳烈婦恐老人饑就神宇作羮餉姑先命天耳持鷄卵四棉衣一追三台公未及有一騎突至白刃相向盡搜腰纏揮之亟去天耳奔理山莊氏偕陳之弟婦錢趨浮山相戒曰變生不測吾與若撲一死以全節金鼓之聲相近卽一躍入江錢氏亦抱子同赴清流而殞家人望見而弗能救陳素以孝聞因慮太公及姑饑匿跡少遲兵至視烈婦有殊色爭欲致之烈婦脫金珠擲贖兵復挾之上馬陳度不免滾鞍而下毀衣泥面裂背大罵身被數創罵詈轉甚而憹於最後唇吻之一褻嘗聞烈婦語天耳曰有死無二斷不敢汙辱此身以貽君子羞烈婦審之有素矣越宿天耳扶三台公至江滸躍身求母屍弗得三台公立止之當覓烈婦骸於梅家崖側顏色如生作罵賊狀溽暑炎蒸蠅蚋無一集其上碧血成虹婦之英烈過之時順治乙酉七月四日也嗚呼傳門雙烈何其偉哉卽弟婦錢氏亦烈婦也抱子沉江更爲慷慨傅氏有毋

天耳有婦陳氏亦有妻矣殉節豈不尤難說者謂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夫臣可再得而臣不敢不忠乎君妻可再得而妻不可身辱乎夫我讀史如陳之江總隋之裴矩晉之馮道罔知臣節皆爲烈婦所羞何圖三女子甘效汨羅甘蹈白刃以殉其夫迫欲與劉會稽陳中丞陛大行爭烈乎六千年來天下名公巨卿耆宿閨秀詩文傳記長篇累牘表揚節烈者與國史邑乘並垂不朽天耳敬輯成帙付之梨棗問傳於余余不揣固陋珥筆志之以傳三烈益徵天耳孝子仁人之用心彪炳天壤亘古不朽臣道婦道同一轍也信夫

瞿張二公合傳

瞿公諱式耜號稼軒江南常州人仕明官內閣兼大司馬留守粵之桂林張公諱同敞號別山楚荊州人文忠公三世孫也仕明官司馬督師於粵之靈川縣順治庚寅十一月王師取兩路進一龍虎關守將曹志建者逸又全州兵不援亦挈錙重奔義寧義寧者守將胡一青故壘也王師長驅抵桂林中無一旅非真無旅也亦逸去僅幾弱諸氏相伴一二元老瞿公被執張公出走陽朔行且三十里問曰瞿太師何在人曰執之矣張公曰好事偏若爲之返轡入桂林見定藩於靖江王邸定藩者孔有德也張公見不爲禮有德引時勢說之曰吾聖人後今尚爾爾張公笑曰豈世有至聖子孫而不肖如君者乎有德怒杖折一臂幽禁月餘同瞿公俱刑於市蓋庚寅十二月二日也兩公獄中詩約百首不盡述但臨刑前一日張公絕筆有曰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墊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瞿公絶筆有日書生原不諳封疆堪笑當年漫主張其道北門鎖鑰誰知西土失金湯其慷慨激烈人方之宋文文山陸秀夫兩先生云嗚呼兩公孤忠奇節報明亦云厚矣但其蹇籌未善而所以報明者未也其罪公者非薄公選以痛公也悲夫

瘍醫姚鑑兒傳

瘍醫姚鑑兒武林西溪人也非神異遇少年遊俠家貧無以資生讀書擊劍之暇編竹爲籃大小纍若自負入市易米養親來往於黃山白岳間樂善好施未嘗計利一日偶憩於茂林深處先有一異人簪冠羽衣踞坐觀瀑布鑑兒卽釋負在地侍立於側異人回顧曰子骨相非凡鑑盡畀我當授子起死回生術鑑兒並無吝色異人卽授以癰疽之藥其方緘藏肘後不以示人吁蚖脂鳳卵所以療癰疽此扁鵲之學也

麟脂龜趾所以療癰疽此揄拊之學也術而非貴則藥亦不甚賤學而不到而人以爲甚奇以奇人學所不可到則術之貴而藥則不廉也皆揄拊扁鵲事也夫人之身有四百四病獨癰疽一症呼天訴痛有不能自已者今姚鑑兒之爲人則揄拊扁鵲輩也鑑兒之所肉藥則蚖脂鳳卵麟脂龜趾也壬申之秋丁子聖儕來申浦因告其所學如此所用藥如此所療人不計其幾何者又如此意其必欲我爲翰紙文以爲賞音吁嗟不風而自馥珠不蚌而自媚又奚必吾之

弄柔翰爲作文者捧腹吾既知能事如此因告之曰孫思邈有言癰疽初生結肉瘦癰疽既生凝肉珠癰疽初破割肉瓜癰疽既破剖肉橘因思此語則人之患癰疽誠爲不忍然吾若臨癰疽之前則必皺眉不開蹙額不顧將欲揉之必復欲吮之是豈所爲見鑑兒必効此醫鑑兒宜乎稔此痼蓄所行者蓋與憔徒之蘇雕療之力也秦皇刻人肉漢武剝人皮鑑兒知之乎鑑兒治癰疽不事手楷煎不事乎針割惟以藥攻其內復以藥傳其外使其釋然如葉落枝渙然如花結實則鑑兒之用心不誠與扁鵲揄拊之事之心也哉宜乎異人授以仁術也鑑兒余忘其名別號繼佐子今其後人能世其學爲武林國手爰抽管而爲之傳

吳烈婦傳

康熙十三年孫延齡陷桂林欲犯梧州賊猶未也守土之戍兵叛邑廣文黃居中苦以吏故爾曰未歸也迨歸省家其妻則死焉之妻也六奇吳總戎季女方白黑髮服大練不務修飾閑靜少言窮年一笑若以貴介逄寒酸居中常爲蹴踖吳氏執婦禮愈恭方居中之出也眷戀徘徊逡巡者再吳氏怒曰軍需急矣微是無以飼兵微兵則封疆誰與守若君以妾故而癈國家之事恐爲識者羞之既而曰君之不去者恐妾以亂故而失身於人乎殺身成仁者男子之剛也一醮不改者女子之信也或有他故妾一死報君君無遺慮矣越二日稍有亂狀吳氏戒其婢曰明晨有所往早爨而飯我家人不解其故越三日梟果叛男女奔逃傷顱破額者不以數計吳氏乃命家人曰上天降禍於我我以主故爾殺身苟又以我故而累若曹我不忍也爾其逃焉毋收我骨焉居有頃甬門闢矣羣兇排闥而來者非他人帥府巨魁也吳氏笑曰封疆之事固知若不能矣若其俘我乎我將待之也

奮剌格殺二人自伏而絕年二十有六嗚呼婦人女子之任蘋蘩供中饋克順克恭箴儀無忒者賢矣若夫撩衣蹈鑊慷慨靖節惟丈夫能之然以丈夫之所難反爲女子之所易不亦陋古今而羞當世哉雖然是亦足矣苟無丈夫又不有此女子宇宙不幾于覆耶因傳之以爲世法

唐聾子傳

唐始文者一邨之碩望也卜居於榷關之東南隅敝廬僅足蔽風雨一室蕭然餘居屏處過而訪之知其爲童子師有年矣與之語側耳傾聽口囁嚅而不能言余疑之童子曰先生蓋重聽者也余益疑之凡爲童子師者必聽之聰而誦習可稽勤惰可察今默默然若罔所見聞者得無爲童子所欺乎久之見二三子趨承唯喏一惟師命無敢譁以譎者余始信始文之教行於童子不令而從不威而化也客曰始文道

貌古心一意執方而無回曲癯然若黃面瞿曇率真而已矣以故教童子懇懇悃悃如慈父之愛赤子也而童子亦依之若慈父弗忍欺亦不敢欺也余曰唯唯南華子曰魯有兀者王駘其設教也與孔子中分魯蓋雖不良於足乎而有尊足者存故人之從之也若鶩又曰盲于目者不盲于心今始文殆不聾于心者歟夫聾于耳故聽之也必專而心多近于誠一惟不聾于心故聽之也必深而心且近于高明誠一而高明昔人所以化豚魚革鴟鴞也矧夫純一無僞之

童子哉然始文所處有不然者不獨童子之不若也且有加于豚魚之頑鴟鴞之戾者矣蘇長公言韓昌黎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人至豚魚鴟鴞之不若者翁亦如之何哉葢始文腹笥不及遷孝先而粗通文史高隱不及呂巌之而無求自足布衣糲食不以爲貧蓬戶絕檻不以爲陋日與二三童子商確古今疑義評隲文字臧否手抄目覽日不停晷凡若此者皆人所冷淡迂踈而不能一日居者始文安之余益信始文道貌古心一

鄉之碩望也夫龍神物也而以角聽馬天駟也而爲聾虫豈非絕迹于人而人所不識者乎守道以訛近道以愚余與始文收視返聽友麋鹿而狎鷗羣

鬭蟻傳

徐子營室方成餘數弓地爰治短垣種嘉木數本羣花羅列稱是朝焉夕焉於兹恬息焉其南隅有假山者傍餘一窟約尺許中有物焉引類呼朋數以萬計北之磁盎下又一壙可納斗粟去前穴十數武亦有物焉引類者居之而一爲之長與南穴勢相頡頏若將裂土君之者其主者輕不一出羣小事外遊奔走絡繹於路有若百爾臣工駿奔王事沐雨戴星弗輟也一日一蟪蛄僵斃其間較於北隅差近邏者偵得

其踪入報久之羣將擁脅以出乃爲南者掖去北衆相顧愕愕所失若連城然兼程追逐逼南壁壘中北以孤軍遽出衆寡若不相敵也久之扶創而歸少焉傾穴以出主者帥焉其爲主者軀偉如豆頭角不羣蟻等左右後先環聽指揮者以萬億數稍嚮取道斬關而入如先直逼穴前南亦陳兵以待揆席之地闢爲戰場矣搏者搏噬者噬蹶者競起奮臂復呼如百千犍兕疆場馳縱微鉄戈盾耳戰有頃南力披靡且潰散破額傷顱者偃伏斷蓬野蔓間有若蒙恬敗績

後餘卒萬餘人潛伏巨港意非不戰力不逮也北者益驕肆排闥徑擣其穴扛扶前物以歸若晉過虞城壁猶故也馬齒加長矣然是物也以隣封交好之誼有無尚應相恤即一僵虫任之掖去可也何必規規然與之較驍武爲兵期必復得而後已其爲彼者有茲萬億之衆左近蚓蚋者流堪孫以食者夥矣即無此而淡泊自茹糟粃可啗也浮壤可飡也彼外侮者何以加諸然必汲汲焉貪茲朒者而違微之無端惹釁兵革相仍卒致危殆流離瑣尾其爲蟻者亦愚矣

嗚呼以余觀蟻覺予是而蟻非以達觀巨眼者觀我覺蟻與我之不甚殊也今予其覺耶其在南柯夢中耶予應豁然大悟矣

徐文宗傳

徐來儀字威甫江南興化人也成萬曆壬辰進士爲人嚴峻剛方能任事官刑部郎中時本部有特奏皆出其手尚書上之往往朝奏夕報可倭酋關白平秀吉作亂以梟雄據六十六州閒朝鮮弛備潛師攻陷之是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政荒故備弛昖奔義州請救上以其修貢謹遣總兵祖承訓率兵渡鴨綠援之失利又遣侍郎宋應昌總兵李如松往大敗之倭雖潰而我師精銳亦多喪於是朝議欲休息初兵部

尚書石星募游客沈惟敬入倭關說至是惟敬同倭使來請封貢石星主之乃許封關說自日本王命臨淮侯裔李宗城充使以沈惟敬隨之宗城紈袴子所至索貨宣淫激倭怒訛言倭將有變宗城懼逃歸倭復攻陷朝鮮宗城委罪惟敬及兵部石星彌縫之罪下惟敬獄星聽勘如律惟敬多金錢徧賂刑官乞寬其獄獨嚴憚來儀乃輦重賂冀動萬一怒叱之竟致之大辟立誅死因劾星損威誤國請如律斬之報可星長繫死於獄石星者在昭陵朝爲給事中號直諫

敢言隆慶二年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六事曰養聖躬勤聖學勤視朝速俞允虛聽納察讒慝疏入上怒廷杖削籍及關白事起乃遂主封王而來儀即彈其誤國其歲正不少徇如此魯縣知縣韋國賢以忤中使逮繫來儀具陳其無罪狀上悟遽釋之轉貴州按察使僉事提督學政按察使缺以來儀攝會楊應龍叛來儀策武士贊軍機多所裨益朝廷大發兵征播詔將軍劉綎等討之直擣婁山關大破之應龍闔室自焚生獲其子朝棟獻俘伏誅俘獲脅從子女主兵

者以配隸數百人來儀悉詢姓氏召其夫若子還之及校士持法甚峻中蜚語左遷許州知州擢南戶部主事權淮安版關稅以父疾致仕歸卒祀貴州名宦

王大參傳

王繼美字元玉先世海門餘西場人後以倭警徙輿化幼穎異嗜經史一讀輒不忘為舉子業不屑依傍時藝惟從靜悟得之入縣學每試高等食餼一日夢神授董其昌文一冊覺而念之董乃從北監售者因北游萬曆丁酉果中順天鄉試甲辰舉進士居官勇於任事性伉直不阿隨人多不合於上官數論謫歷孟津睢陽順昌貴溪知縣又改松江府學教授除南國子監助教陞刑部主事調戶部薦補員外郎司客

雲餉事進郎中超擢山東參議充東兵備道既而罷歸其在順昌會山水驟發飄蕩數千家急募善水者操舟往救活無算以剛正忤知府論謫久之補貴溪貴溪攝縣府同知巡撫鄉戚也貪侵錢穀甚多至則發其罪忤巡撫論謫調戶部經略王象乾薦司密雲餉時邊疆初脅人人震懾莫敢前繼美聞命即發按籍稽核知歷年積貯皆飽官吏誤軍國乃勾稽釐核立清積弊得本折二十四萬兩併羨金火耗三千兩歸朝廷前後司餉官甚恐壅不上聞繼美赴部以頭

搶地大呼高皇帝在天寶鑑臣某尚書以下皆失色稱曰鐵郎中云以山東叅議兵備兗東時白蓮妖賊未靖兵多肆殺無辜則檄府縣芟殲渠魁散諸脅從者歸田里給遺産數十萬人大吏徇將卒意不合疏論罷繼美自以通籍久終以剛直齟齬不得行其志遂拂衣歸年七十三卒子貴一孫仲儒熹儒皆以詩文有名

李映碧先生傳

李清字心水號映碧晚年以字行少司舂芳之五世孫也少孤育於世父讀書倍文敏崇禎辛未成進士授寧波司理多所平反擢刑科給事謫浙幕旋起吏科轉工左南渡進都給事陞大理丞乙酉以後退隱邑之棗園杜門纂述蔡中丞徐學士後先特薦皆不起值明史初修詔徵其書子柟適在史館官中允乃以其南渡三垣諸錄記上之清四十年不窺戸以癸亥季冬卒于家年八十有二海內推之以爲龔君賓謝文節復見云清居言路嘗中立一無依傍而於封

疆門戸刑獄數數爭之始入刑垣上言理臣能文粲於寇宜勦不宜撫又以大司寇甄淑多入少出疏駁之謫外起吏科上言諸臣持門戸於內不若奠封疆於外封疆固門戸亦固矣又言門戸之鬬兩敗之道宋雒蜀朔可鑒宜亟懲一二人以靜論議不報南渡初由工左擢掌垣屢疏規主德恊寅和言多憤切先是崇禎朝常請定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啟諸戮臣贈諡不果行至是復疏請於是諸臣自李善長方孝孺

以下至於蔣欽張英左光斗之屬得贈謚者數十人薦紳先生謂有明三百年欽典至清乃竟到今以爲美談南都之變皆于役於外故不罹於難然非其心也自居杏園手不離帙而於史學最爲專勤纂述數十百種其史論女世說史畧正誤已行世惟南北史南唐書合註正史外史摘奇廿一史同異洎明謚法歷代年號與不知姓名諸考錄多未付梓宮允棫與其兄楨蘭日夜圖之期于盡付梨人乃已論者謂清子咸能繼志云

徐方伯傳

徐炟字符禺順治己丑進士筮仕印授廣東督糧道亦異數也甲午擢副使廵視粤海丁酉轉陝西叅政己亥擢山東按察使庚子轉山西右布政辛丑遷貴州左布政壬寅以艱歸炟爲人周詳勤敏歷任巖疆初仕粤東五羊城未克王師厚集攻之炟駐節大營備糧糗供芻茭崎嶇屢晝夜不少懈凡三年而城始下炟與有勞焉其秦中陸海之地輸輓維艱炟令近省各州縣更沓轉運蒲漢士馬皆糈以飽騰及司臬

山左有死罪囚誣枉歷數十年莫能理炟一旦訊出之罪囚歡呼踴躍慶更生先是臬司堂前有松栢久枯至是乃復榮枝葉葱翠異乎常父老相傳以爲炟祥刑之驗云戊申復補廣東布政炟至是凡三至粤矣炟生平在粤最久故其績亦惟粤最多焉未幾丁内艱歸以疾卒年七十子文瑞官生文瓚鄒平知縣文璠教職文玫州同文璜會寧知縣文玗教職凡十一人

周太史傳

周漁字恕菴生而偉風儀頴悟絕倫讀書過目輒成誦自幼好學淹貫六經旁通內典順治甲午鄉薦己亥成進士授庶常

世祖章皇帝嗜禪悅延海內善知識究大乘法知漁深於禪嘗　召入侍左右引至孚齋機鋒問答稱旨命坐賜茶與論聖學久而忘倦且謂漁曰是齋乃朕晏息讀書之所外廷諸臣俱未至此爾今旣親歷可爲朕作孚齋說以紀之梓賜近臣一時咸驚爲異

遇旋轉編修以假歸里居閉戶十餘年

今上詔求山林隱逸之士會總制麻公特疏薦漁堅以病癈懇辭適麻公以他故去位事乃已漁自解組後惟日事講學註書立訓所著有加年堂講易行於世大學石本疏論語吟旣成而歿併詩文皆未授梓父學禮樂善篤行鄉里稱爲長者以漁貴封如其官子本林皆有文學

陳我師傳

陳嘉謨字我師揚之興化縣學生也順治初年郡城創設引部一時鹽禁厲甚猾吏因緣爲姦羣小竄名鹽徒中輒含沙四射無所憚每告一人株逮者數十人中家以上大率破嘉謨父弘道於城東設酒肆羣小往來飲肆中聚族而謀爲吞噬鉅姓計固不快弘道及事發遂誣弘道以鹽嘉謨詣縣訟羣小益怒復告弘道造海艘通江寇弘道父子兄弟皆縶府城獄惟嘉謨脫身在外爲救弘道計弘道在獄中獄卒求

賄不得怒羣小復紿獄卒云弘道貲百萬柰何不亟取之獄卒遂厠弘道溲溺中日夜無卧起處天又霖雨獄食不繼而羣小復使人坐獄門弘道家有司槖饘者輒攘而覆之以故內外隔絕弘道困獄中計無復之自以爲必死嘉謨不得已號泣奔走從親友假貸獲數十金以奉羣小冀得一見弘道羣小銜其狀麾去之嘉謨又求以身代父繫獄中羣小大詈唾其面嘉謨心力皆盡知羣小計必殺弘道乃大哭而歸告於城隍之神東北向再拜辭父母乃作血書置袖

中出廟門去先是嘉謨有老蒼頭兩守邸舍及日巳
暮候嘉謨不還蒼頭乃卧忽聞扣門聲甚急又若嗚
嗚泣者蒼頭徒跣起取火開門視無所見蒼頭固心
怪翌日有傳白運使得家書於鈔關口者啟視乃血
書中云父死子必死死於今日猶可以救父誠願誅
姦賊報父仇嘉謨死不恨云云即嘉謨廟中所作也
運使大驚而蒼頭復赴運使前述昨夜扣門嗚咽狀
與血書合運使乃令求嘉謨尸粵七日尸出自鈔關
河上氣勃勃如生髮皆上指屹立風浪中不動觀者

近萬人多泣下運使聞之亦感歎良久遂出弘道等
於獄而治羣小誣告之罪羣小入獄時二見嘉謨持
巨斧劈其腦後盡誅死縣之人無不快羣小之伏法
而恨嘉謨之不及見也然嘉謨不死弘道能生出獄
門哉一殺其身而父以生仇以雪嘉謨可謂死得所
矣又何恨乎又何恨乎

先兄清獻公傳

先兄諱旭齡字玄文號敬菴系出偃王南州高士後
自始祖忠節公徙家錢塘諫議公隱居新安進士琨
公買田陽羨高祖尚書貞襄公復遷錢塘曾王父宮
詹公王父贈侍郎公增榮繼美誕生先伯父羽儀府
君累贈光祿大夫與余明經贈儒林郎六渠府君同
懷兄弟也先伯父博學負奇氣嘗三中副車先伯母
昌太夫人方娠夢金幞緋衣神降於庭紅光滿室驚
寤遂生先兄幼穎異絕人經史日授一過輒成誦不

忘年十三應童子試邑令顧宸石先生試以七藝深
加賞鑒因介之學使者李公復以立就七藝大奇之
同先府君皆拔入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冠軍戊子江
右寇訌先伯父方教授玉山遇賊不屈見害先府君
又以恩貢廷試在京先兄聞訃哀踊幾絕即泣血往
尋涉江濤歷巖谷所至號哭數遇虎不顧夢先伯父
示以瘞所且告以毛廿八者至則果遇其人得遺骸
嚙指血沁骨乃負以歸詳見負骨圖說自幼受業先
府君讀書南屏僧舍共見風氣卑靡獨肆力於左國

史灤莊騷諸書創爲奇瑰雄健涵泓演迤之文辛卯舉於鄉時年二十有二猶未婚富家豪族爭欲壻之先兄自分儒素不慕豪富悉謝去先君力爲主婚座師蔣虎臣先生爲擇配就婚檇李己丑探花少司馬張次先先生東坦文譽籍甚四方賢士競相推重以文章就正敦槃縞紵殆無虛日乙未成進士比歸親戚皆賀先兄獨泫然泣下葢悲先伯父不及見也又以先伯母年高不欲就選先伯母促之曰汝此身已屬

朝廷能無忘汝父之志爲清白吏忠於君即孝於親先府君又贈舟車及長安米薪費勸之丁酉赴闕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改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文選主事轉稽勳員外郎前後在部八年銓政一清吏胥歛手陞禮部祠祭司郎中奉

命典江南丙午鄉試嚴愼校閱凡二十日不寢及撤棘鬚髮頓白是科得人最盛丁未充會試掌卷官會

應詔陳言即上禁商害汰衙蠹及河工夫椰之獘三疏

上旨嘉納施行於是特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先兄感激殊恩銳意言事自聖學吏治人才學校邉防財用養民弭盜以及鹽政漕法關獘無不剴切敷陳康熙十二年九月星變地震先兄言弭災之道在力修實政不在徒事虛文因歷陳四方疾苦及六部未恊事宜當遵成憲下引咎之詔與百姓蘇息疏入即奉

温旨名見命逐一指陳立具十疏多見採納及西南用兵寄奏靖寇籌餉卹民等事皆洞中機要凡所欲言援筆立就余甫離懷抱先伯母吕太夫人愛之撫

爲己子尤爲先兄最友于凡文章政事詞命奏章咸命草創焉廵視兩淮鹺政出都之日先兄謂余曰淮揚吾與弟出入必由之地徽西兩商半係親串我今不爲興革誰能剔除毋年兩淮鹽課額徵銀四百八十萬兩有奇監督割沒羨餘共有六十餘萬兩如吾鄉姜濉斯吳道南諸先生各得其利滿載而歸吾於此處一塵不染方明素志吾弟功名富貴未可限量何用此阿堵爲期共成我淸白下車即命余作三大害六大苦等疏上之公私交盡回道之日及貨滌新

潭親家本銀八千兩考核無誤從古未有之事也商
民至今賴之時黃淮交決淮揚之民流離載道首為
捐俸倡集諸商于城外設四廠為粥以賑若外州縣
之不能就食者發粟分給三冬大雪復製綿衣萬餘
施之自九月以至次年三月全活無算己未晉館卿
尋遷大理寺左少卿擢僉都御史充壬戌武殿試讀
卷官癸亥出撫山東清操實政較巡視兩淮更加嚴
密特薦廉員數人首劾墨吏數人六郡大治甲子
上東巡先兄已拜工部侍郎迎　駕德州

上霽顏慰勞輒詢地方政事或有不便於民宜斟酌
損益先兄首以倉糧河夫二事對
上皆許之且命先至濟南遣侍衛賜以親射鹿兎等
物車駕至濟南名先兄乘馬扈從且行且問幸趵突
泉親書清漪二字及
御製出都詩以賜復命雲峯激湍諸景刻皆以賜之
上步登泰山羣臣皆從至山半
上見山勢甚峻閔先兄疲薾獨賜手詔止行葢
上素知先兄清正至是親問士民益得廉能之實故

思眷尤深乙丑廷推漕督
上曰朕已得徐旭齡矣陛辭之日先兄以漕政久弊
為奏
上曰朕知漕弊最多但朕稔卿清一清則無所不清
也受命之日先兄先使余諮有漕各省採訪得實既
至淮禁革陋規前總制履任七省俱貢茶果銀四十
餘萬兩凡盤驗漕糧每船約有七八兩不等計算五
十萬兩有奇或進之曰此百萬兩金乃自然之利非
過分也宜取之先兄謂余曰吾素守清白豈能以此

易志哉況我無子吾翁猶子輩命中自我不欲以造
業錢遺累若也悉卻之不受盡抉從來軍民困苦列
為籌三便釐三害等四疏上之
上覽奏喜曰數十年痼弊今盡革矣即嚴
旨施行官吏震悚遠近鼓舞歡呼於是
上益信先兄非徒廉吏也是秋大雨積旬淮揚徐千
里之內壞城郭漂民居先兄憂之請發帑賑濟蠲民
租賦
上悉允所請立命大臣會勘民賴以蘇其冬遣使閱

覛下河丙寅夏徐州大旱
上復遣官發各倉銀米賑濟皆命同往使臣陛辭
上必諭之曰凡事與總漕商酌而行初徐旱且蝗官
民祈雨匝月卒無應先兄至卽步禱方七日而大雨
如注者二日夜徐之四境皆霑足以是得有秋初與
靳文襄公最友善河漕相接日至淮署先兄命余欵
待靳公詢余治河本末余敎陳一得靳公大悅卽告
先兄曰令弟經濟長才欲藉此平成之助先兄辭曰
寒家無他出身者况吾弟尚能做八股副車累售將

登甲乙望先生教之文襄哂焉未幾開中河三百里
題授監理吞鍾河務先兄誡之曰鍾離去淮陰咫尺
朝夕可聚首者勤勞
王事吾弟勉旃愼毋以舉子業自棄也先兄念國恩
深重恒思盡瘁以報凡有所命祁寒暑雨皆所不恤
焦心勞思必籌畫至當而後卽安少有肝疾每過勞
則發是冬疾大作猶日扶起視事會歲盡
上遣部臣同先兄有所按問凡十餘日皆扶掖以出
或止之輒曰此君命雖病不可逆也丁卯二月疾革
枕上望闕叩頭深愧君恩未報無一語及家事惟執
余手嗚咽而已二十四日竟奄然而逝卒年五十八
歲經綸事業尚未大竟厥志先一夕有大星隕城內
䫆二有聲照耀如月移時方滅淮人莫不驚異同官
啟視笥中惟銀盃二事制錢三串零俸銀三兩餘見
者莫不墮淚賴寮屬賻賵僅得成殮
朝廷賜祭葬謚曰清獻亦千秋之隆遇也先兄爲諸
生時每書君臣十載遇忠孝一生心二語於座右蓋
其天性肫摯如此無子以猶子繼芳卿月嗣俱歲進

士女二人一字姑蘇傾嗣立乙卯舉人一字維揚許
逖年庚辰癸未進士皆快壻云

繼配安人任太君傳

安人姓任名只小字仲也爲先外父寄菴公次女本於越之蕭山人外父占籍北直天津衛丙戌成進士筮仕郢中十載良吏後以疾辭僑寓漢陽先是余元配贈安人戚氏廼先外父价人公之季女結褵未久遽循謝世今

上甲寅吳逆之變余年方十九援貢士 王師下荆湘大帥咨余從戎至武昌江關烽火四顧莁然百萬軍需急難措置會撫軍張君麟故晳武昌辦事卽命草疏入告請發旗下子弟宇內耆舊協補地方下

詔許可外父价人寄菴兩公並以京堂薦兩公乃同年好友价人公謂寄菴公曰西泠徐子僕快婿也弱息不祿今已逾期聞君有賢媛待字曷不繼之寄菴公曰數月來軍務倥偬之餘西泠運籌幃幄乃能決勝千里且每集海內名公鉅卿緇衣黃冠會黃鶴晴川諸名勝分題限韻則席揮毫萬言立就眞英年快士也敬惟命當有張開府飽參軍爲之執柯走報兩大人前奉命委禽焉時年十八幽閒貞靜眞古淑女

也且好義知書頗具俠氣不作尋常兒女子態余得著績於軍前皆安人之助也已未薦舉應博學鴻辭科勸余就道安人亦歸浙侍奉舅姑以婦道而兼子職兩大人常語人曰賢哉婦也春秋祭祀手操蘋蘩必潔必虔妯娌子女以及曾元姊姒莫不愛之敬之人無間言先君子之變守制三載有慈烏瑞兎之祥服闋余治舉子業三薦副車心甚怏怏安人茶鐺藥餌並勸余力學不倦益有樂羊氏之風焉時淸獻兄督漕七省司農兄視草五雲安人常曰君何不效法二難後先相焜耀耶遂靳文襄公總河九省淮揚昏墊欲開海口洩七十二山河之水并開中河三百里以避黃河之險首選余爲兩河監理先兄代余辭曰吾弟能文尚望掇巍科作金華殿中人物安人曰平成水土敉濟蒼生實在功業也請弗辭我且偕至河干助君畚挿耳後卒有成效論功陞賞以應陞之缺加二級卽用因無別駕缺以六品服俸題管江南興化縣副尹事捧檄之下得奉太夫人祿養安人猶時以遠追忠節貞襄文靖近法宮詹淸獻司寇爲勸昭

陽乃下河總滙九載弗績余爲拯救席不暇煖安人脫簪珥以佐之兩署興化及泰州崇明高郵如臯泰興諸篆余益以淸操自勵安人鷄鳴而起漏盡未寢相與黽勉余得殫心經理興利除弊致免覆餗之譏者冶內有人也歲饑奉委總賑救活無算葢飢民一戶或十餘口或一二十口定例不過日給一二口三四口不等且大口稻穀每日七合碾米僅三合五抄小口每日三合五抄碾米不過一合七抄夫以四五合之米數口之家何以聊生是民不賑固飢賑亦飢

也余不忍歸而謀諸安人開倉普賑一時米穀不敷請易以銀錢民間得買糠粃腐渣可以多活最堪憫者士子肩不能負手不能携且復靦腆有枵腹待斃耳安人勸余多給以贍其生又收棄牛一千七百餘頭三冬豢養次年給無力窮民以資播種其閒爭沙奪地質明讓畔當堂婚配者不一人安人皆厚贈粧奩宛如嫁娶其事今載各州縣誌乘碑碣余承乏九年幾竭駑鈍然實心實政謬叨督撫范宋二夫子會薦九卿保舉

皇上特簡吏部首推在案適因太夫人思鄉念切安人親送歸里既而太夫人曰吾兒愛民如子爲當道所許可吾無憂矣然內助不可乏人爾宜亟去于是安人旋署手製四時衣履方物品食奉太夫人者絡繹於道且夜必焚香告天願節己壽以增太夫人算越三載忽以訃聞余與安人幾不欲生徐復慰余曰身爲國家待用之身毀不滅性古制也當以禮節哀未幾同年王呂倩來宰興邑交代之際向之多給飢民與生員者實協濟銀三千四百兩有奇穀折米七

千八百餘石例槩不准開銷悉令償補幸大中丞宋夫子督賑淮揚徽西兩匣諸君子迎謁中丞詢曰爾知興化徐父母乎僉曰恩星也受任九載風淸弊絕三十六場之鹽咸賴稽公察私不特疏通河道輸輓無阻每年有規例八百金一塵不染眞廉吏也此項銀穀皆飢民寒士實受其惠非侵那者比某等保留奪情協餉情願代捐卽塡批起解七日掛銷米穀一項尚在虛懸安人悉出衣飾典賣男女放之贖身約有二千石於是興化李司寇高郵吳翰林鹽城孫探

花泰州俞中翰起曰徐君爲我七州縣士民救活無
算今又受累我等何忍坐視凡有穀之家不論擔數
樂輸上倉一月之內如數全完尚餘八十三石并歸
王令交盤清楚河憲屢檄在工守制服闋題授下河
别駕余再辭詳文十上始允差親送與安人遄歸枕
苫席塊海內會弔者數千人安人猝嗟而辦余偕兩
弟東皋北濱南北兩山及鞋履易始得皋亭山之吉
穴遷先君子與太夫人合塋焉又新先兄清獻公之
墓俱安人竭盡心力而贊襄者也宗族鄉黨莫不稱

之時大司農兄撫軍中州走書相訂曰兄與弟各勤
王事不得聚首者五稔矣今弟讀禮之暇速抵大梁
起復不遠兄當送之北上也安人即備行裝戒僕前
往曰家庭之事自能周章毋勞內顧耳於是兄弟把
臂聯床促膝益得備商經國良謨次年春赴部銓補
遵
特簡例應授州縣正印照河工例應補通判守候無
期大冢宰諸大人援湖南有調補州縣之例仍以六
品服俸管瀏陽縣副尹事飲氷茹蘗安人躬覩纖紝

以供素餐兼攝澂瀘兩邑蒙督撫二憲鈞批清廉素
著才守兼優洵署員中之皎皎者着記功一次仍於
有苗地方題補一缺上年銓曹開列五次首鹽城次
安東次清河次寶應輿化敬奏止有保舉合例之員
徐某一員相應請
旨欽點後知行間摺雷也永陽寧遠一邑九疑界在
其中接連三省東有八排之奸宄西有六寨之愚頑
苗猺雜處不時竊發頗爲民患兼之風俗凋獘最稱
難治所以兩司保詳兩臺會題謬以余清廉著效熟

悉風土爲請
詔報曰可余單車之任安人以荆釵裙布從下車之
日蒲目荒凉大非江南風氣水土不服遂漸次成疾
余受前任蕭尹之累有假命二案真盜二案終日躊
躕無米之炊甫十閱月賠墊千五百金皆安人指畫
稱貸者猶力疾督率家人巡城視獄嚴宵析謹鎖鑰
不倦因而大盜得以全獲且鄉勇練四境寧農桑樂
業向之凋獘者今頗有起色而安人已病入膏肓矣
咎余奔走公事半載失藥之故也嘗謂余曰我來得

明去得清毋相念也善視男女爲燭彌留之夕余又奉驗江華李令病未得一語永訣左右侍從之人但聞仙樂嘹喨旛幢縹緲逾時而歿年方五十有二向遇

恩例晉封安人嘗聞先外母彭太君誕安人時夢尊絳華送尧花洞息夫人乘青鸞而至即生安人蓋有先兆云安人連舉三子二女俱親自乳哺云養娘乃小家婦女恐其氣質面貌類之訓戒甚嚴安人素有針神之號女既教以女紅復口授孝經大學等書兒出就外傅課以時菽凡會期酉刻必索文視之善色喜酌酒相賀不善必撻之是以慈母而代嚴父也長男珂月女貞媖俱繼先兄後次卿月爲舍弟嗣次恒月女貞娥笄〻黃口現侍繐帳也傷哉夫以安人之賢淑若此方期爲予朝夕助理俾終始有成孰謂遽棄余而逝是余失一良佐矣一時知者莫不惋惜爲之傳之餘文涕泗不自觧其辭之贅而意之眞也幸

大君子垂諒焉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一

書

上楚撫軍書
與毛子霞論詩書
再答毛子霞論詩書
上郡守書
招李霞裳遊三生石書
上憲府書
上梁大司馬老先生書
與俞廣淵書
上圖經畧書
答韓慕盧先生書
與何虛白道士書
寄周南山表兄書
與邵海祥書
與繆補山書

與錢年兄宮聲書
與月涵弟論文書
與俞陳芳論文書
上高渭師先生書
答李石臺明府書
答趙武昔夫子書
答錢介山先生書
答王掌垣傳山書
示天竺比丘道輝書
與嚴柱峯侍御書
答汪寓昭書
上叔父書
寄大兄書
寄三兄書
與二弟書
答門人孫蘇門書
笠山釋子書
寄三弟書　寄季弟書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一　俳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樹穀蓺初校閱

同學俞　瀫錦泉選　鄭　月秋憲　男　正字

受業余　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書

上楚撫軍書

今天下忽有一士焉吐捫風之談奮雕虫之技昂首上言於當事之前而當事未有不嫉之厭之深惡而痛絕之卽間有一二壯其氣憐其才是其議論者亦

不過展閱之時或肯首屈服至掩卷之後隨高閣塵封求其常供眼底久留胸中逢人稱揚如我執事之待旦也寧有幾哉雖然我執事求言之心不可謂不誠也執事試言之論不可謂不虛也旦進於執事之言不可謂不直也執事知旦之言不可謂不至也故遠近之人莫不慕執事之拔旦爲獨奇而幸旦之見拔於執事爲特異矣但有執事知旦之言如此而旦之言尚不用有旦言之受知於執事如此而尚不爲執事用採言之果不足於用耶抑竟無一可用者耶

抑有待於用耶抑將大有以用之而故爲是緩其用耶退之書曰日受千金歲遷九官有感恩而未可稱知己益云用其身不如用其言也夫用其身而或不用其言雖用猶不用也用其言而即不用其身雖不用猶用也何則用其身者操乎勢用其言者存乎機勢不可強而機有可乘耳且聞之鹽車固困不邀剪拂於圉人梁木即隆不吐商宮於匠石若且遇知己如執事而猶不思爲執事用思爲誰乎且因前所述料之言近來頗有不甚相遠者故敢發狂再賣惟冀

即事揆理因時度勢採擇其一二可用者乘機而善用之庶不負執事初試之苦心焉不然且止獲敢言之名而我執事徒抱知言之譽也惜哉

與毛子霞論詩書

承教極是但古人對處不拘者多如此恐太拘詩反板矣或即用泥滑足矣崔婆酒蓋古詩崔婆酒南來道士沽一斗云云亦是黃鶴事似亦不碍若止據辛氏一說則仙人爲費文禕今人且以爲呂純陽且嚮像其上古遠失傳無所不有如必一一求根源即升菴之博方無不通且駁之奄有何定據耶而此一典故即不用改此二字無難弟以多困名場數年來與詞人逐聲尋氣今一毫用不着且久欲焚筆硯問我

生死大事今又爲世事牽纏苦不可柰實亦無心與時人爭長短昨因楊鄂州高蒲勉應不然則此二作亦可不必前詩既不能當此後應閣筆耳何如草復

再答毛子霞論詩書

昨辱教以匆匆未及詳答所云崔婆酒雖非黄鶴事蓋借用以引下水晶鹽耳至於辛氏賣酒之說此一說也而他籍所載不一有言費文禕酒檣鶴則辛氏之酒也有載葛洪跨黄鶴過此則并辛氏之酒皆謬大約鶴樓即崔司勛亦不言仙人姓名止言昔人正以記述者不一耳今人盡歸呂仙且於鶴樓置呂仙騎鶴口中吹笛豈知非呂仙事然騎鶴爲仙人之常此像似亦不得其石鏡與仙棄則爲呂仙事今遍山多呂仙像而費文禕葛洪磨滅不傳天下事類如此且黄鶴即黄鵠也古詩云黄鵠一舉千里故下有黄鵠磯安知仙人乘鶴不皆後人附會乎總之考核件件翻駁明朝楊升菴之博猶不免後人之議況其區區兎園册子之老生乎在今日止論是詩不是詩不必論其他即朝代不必分此錢蒙叟所以詩不獨主唐而并宋元收之甚推子瞻之不可及也且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若逐字逐句穿鑿即宜作文作記不必詩矣三百篇正妙在渾不在字句也至於律詩初唐

不叶者甚多盛唐猶有之至熟盩叶盩則晩唐宋元此所以爲晩唐宋元也足下主持言詩用熟調弟主持言詩最厭熟調熟調止可爲應付贈答之言烏可言真詩哉不唯詩不宜熟即詞亦不宜熟此辛稼軒所以獨卓絶千古也詩之一道天下名流如林非可以一時之遇一人之見抹殺衆人即王李竟陵主持數十年後人尚不盡信況下此者乎近時錢叟博矣未久而議者起矣此亦文人常習正不足怪然以弟意正謂不必此友夏所謂輕詆今人不如細看古人詩也弟未束髮足跡遍天下奉教大君子之門商確此道亦久其所作皆曾經其丹黄弟即無知豈前此諸君子盡妄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弟得失寸心自知倘三十尚不知讀書二十餘年作何事故其所作不敢煩人筆削此貫休所云詩亦難改此亦難添耳今崔婆一句不用晴川樹一句改數亦不過不敢方命耳其實亦不必也其前所刻崔樓詩望即删去幸另刻一首望勿改一字與其改而弟不合意不如不改存弟醜於集中以聽後人指摘不尤妙乎且

從來古人詩瑕瑜不掩未有選詩一人一手改正發刻者若必改正發刻則選手之圈點塗抹皆可不用矣如此則止宜自刻一本詩不必合衆爲集矣弟近年究心宗乘一生文字皆無用處於生死大事不得力尚悔其向年於詩文小技虛費光景此時尚欲再墮落乎且生平之志一事不遂既不能得大科名爲天下第一流人又不能建勳立業垂名竹帛又不能爲理學巨儒廟祀百世區區雕虫小技與後輩爭伎倆乎卽欲於中留片言隻字姓名當俟後世知己不

在此日楊子雲尚俟桓譚況下此者望足下此後亦不必刪改衆人詩聞其議者紛紛是欲益反損矣叨在知交故敢直述幸宥直言

上郡守書

曩年襆被遊楚畜豢渥愛知我感深分袂以來未遑修候疎節爲歉然聞深仁翔洽口碑載道方意龔黃德懋加惠吾鄉乃師帥望隆須典大郡天台人士何幸而得分我棠蔭也天方佑浙屈指特簡節鉞倚畀正有日耳茲故楚中先達原任天台令程先生諱良符者乃前大司空芸閣先生之長君銓部雪窗先生之胞兄也治台有聲累擢至戶部尚書郎台人至今思之不置其冢孫文載年兄名大呂者異才偉器以

英年成進士現駐都門謁選與某爲金石交聞台邑士民公舉令祖先生崇祀名宦雖出人心公道而主持成就非賢太守不爲功某旣忝在知己之素而又因表揚之隆故敢瀆陳伏惟推仁錫類幷飭彼邑令君廣文諸君子同心彰善俾得分榮俎豆是賢有司維持風教之一端也不獨程氏世世戴之矣

招李霞裳遊三生石書

兩承明教竟不能報愧似嵇康宜乎其不聞道辱詢三生石敬爲足下述之并擧足下遊之昔唐圓澤禪師與李源善源舍身寺中一日同澤游蜀青城峩嵋道荊州江浦舟中見婦人錦襠負甖汲水曰婦人王氏澤當爲之子孕三歲矣今旣相見無可逃者三日浴時約源一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夜杭州天竺寺外當相見後果于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

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因問澤公安否乃云塵緣未斷幸勿相近努力精進後復相見復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子瞻紀其事因名其地爲三生石山石萬疊競秀爭奇實不僅一亦不僅三耳子瞻搆亭其下有菴十笏精構可坐開窗玩石蒼翠撲人方竹數竿亦自殊異願足下畧冠裳減儀從策蹇戴笠惠然肯來同坐石上拈花一笑

上憲府書

夙欲瞻韓無由御李始以皖撫署中得接耿光繼於京師登龍門而承欬洽誠天作之緣也今又叨沐宇下受蔭良深老祖臺皎一輪明月携兩袖清風四民樂業萬戶皆春葢邊海要地暫資彈壓而台鼎崇勳亟宜晉陟者也治某卽欲循部民躋堂之誼一溯潤悰又恐安邑猪肝上煩清慮逡巡中止然五內悚仄日耿耿未下也向荷令親撫軍以幕友見托但幕客不難於才而難於德未敢輕薦一人今有石友某人

才堪四應品更無雙其忠誠長厚當世所不可多得者昨偕詰楚不意蓮花帳裏已有四席情難退彼而進此乃轉薦於臺下固知仙才卓越游刃有餘兼知幕內已有郗生然二三知己或總裁或分任彼此參酌亦不爲多在治某交疏分薄不敢過望或令親先生所托諒不擯之大門之外也請給筆札從事記曹則某生斷不以負治某者負祖臺爾臨穎翹切曷任主臣

上梁大司馬老先生書

嘗讀范雎蔡澤傳輒廢書而嘆蓋自古迄今取富貴非難而保富貴爲難保富貴非難而能忘富貴之爲難也范蔡特戰國傾危之士故其取之也若不及其保之也亦恒若有擠而奪之者心戚戚而靡寧乘間者遂得假利害禍福之說以陰濟其私雖然蔡生之自爲謀者過也其爲范叔謀者是也側聞閣下抱經緯之學膺特達之知爲時柱礎作國棟梁握中樞而削友側晋計部而秉持籌蓋朝廷兵農二大務咸賴

閣下爲之經營四海想望風采固非余一人矣抑余有說焉越之鄙人貧無所事客有薦於其鄉之富家者主人爲給資財令事圃易出沒風濤不測之鄉往來鳥猿絶跡之地歷十餘載利幾百倍主人甚賴之即其家亦稍稍豊衣食無缺客有語之者曰主人待子厚然子報主人者不薄矣爾鬓漸短爾形漸衰江風嶺雪苦兇如何願子毋往鄙人勿聽果卒於客主人哀之此其人報主之忠誠至矣其自爲之智閣下亦將許之乎且世有知者則起而憐其忠世有不知者將忘其忠而目之爲貪爲愚豈不痛哉今閣下忠於其職厚於吾君有鉅任大不遑朝夕

聖天子篤禮老臣振興庶務太平之治巍巍皇皇任閣下可以問心無愧告無罪於

聖朝矣而乃徊翔九列守貴席榮莫肯休息雖隱顯不同達道求志各隨所遇然以閣下偉特之品作出塵之想砥礪廉隅挽回末俗使夫世之希榮競進者聞風知感望德思典其爲國家調元賛化將在數百代人心風教之間則是求志達道要歸一致而顯者

之求志更倍過於隱者之達道孰重孰輕閣下宜有以取之余聞閣下別墅甚雅交遊最廣酒盞茶竈管絃竹肉足以自娛一觴一咏誦歌明聖詎不遠過坐尚書省押尺一哉僕遊京師無别知識饑寒爲累將填溝壑知其無蔡生自謀之策而緦緦過計竊謂爲閣下謀甚得也不揣愚陋是以有鄙人之喻伏惟鑒止足之分而廓然於富貴之浮雲以忘其所以取與保之迹無爲客之所笑且風夫世之希榮競進者諒閣下必能垂察而熟計之近擬平海頌一首繕寫呈

上知非謟譽浮詞祈并賜覽加以品隲幸甚幸甚

與俞廣淵書

足下不恥下問以三商而眼高春兩語欲弟析其疑因不揣固陋畧爲陳之粤稽舊史治粟者落杵日春日之經天自泉禺中至日晡皆横過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日高舂日下舂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斜影落高杵唐薛能詩日隔溪遥見夕陽舂王僧孺致仕表云高杵之影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楊虔露布照盡高舂雲昏一夜皆此義也而原本于淮南子經于泉禺是謂高舂至於三商一義尤爲切近之指兒時誦詩經註疏謂刻爲商日入三商爲昏葢戌正三刻也出東方未明章按天官家言商星有八總名曰商自戌初刻一星見次第而推三商則戌正三刻也又内經并攝生箋要性命圭旨等編凡人寢宜於三商之後過此恐心血上潮腎水下降坎離未濟非融洽之兆也一得之愚不識有當于淸問否足下幸進而教之

上圖經畧書

且讀牧民九府知一匡之功不在桓公而在管仲然功雖在仲也而所以致之者誰乎夫不有鮑叔仲囚檻車矣何由致身于人主之前吐胸中之奇也耶惟其如是故于今謫管子之功而稱鮑叔之德不衰且之拂逆有年矣落〻衆人之中因推能讓德不復有如若人者固安得揚眉吐氣激昂青雲哉既而奮日無所能人當以自廢有所能人卽廢當于無事之日不廢于盤錯之時今何時也羣兇茶伏無日靖矣大

湖以南昔里婦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則健兒飲馬矣又見被戎荷殳之輩將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且愚不肖雖不足備員韓幄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但以夜光之璧暗投于路人必按劍而盼無因而至者有不可也且知先生氷玉自持杜絕奔競望而懼焉不敢以告今則翻然悟曰人之奔且競者大約利與名耳若且所言民與國也苟無濟焉已耳如其有濟必將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推薦之斷不黙黙而已也所有錄策一部計三十六議共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五言或軍國大體或勦撫機宜或封疆要害或黔首安危乃且前十年學力近十年風塵中識見與十餘年鬱積之心血嘔瀝而成非徒紙上空談不堪實濟者同日語也倘推能讓德如且前所云云且微能得展少裨國事知尚論吾儕者不歸功徐子而稱美圖公此恩此德豈在鮑叔下哉

答韓慕廬先生書

先生問道於僕誠所謂問道于盲也然道本無言使其名言若寂則世人見黃花翠竹謂何物耶常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以罕言利命與仁竟視爲高遠難行之事然夫子或於一字仁一字孝一字誠一字禮而用心焉有屢空者有屢中者與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風乎舞雩詠而歸不曰無人矣以曾子之一唯視其它嘵嘵者爲何如哉後世聞道付之風影嗚呼中庸謂何曰誠也大學謂何曰

明德也無非自正心誠意而始也以之修身以之治國平天下如淸風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則昔人有所謂皇皇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等語其斯之謂乎曾不知會其有盍但以齊物我一死生爲虛無妄誕之談若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古今能幾人哉今人之步驟乎老釋之域者亦不敢私爲町畦之說夫道本無秦楚也詎可藩籬吾心歟先生然之否乎

與何虛白道士書

道家者流學宗黃老之道其原自天黃帝鑄九鼎以製金丹老君基三山以創神寶自鼎湖御黃龍之後函谷駕靑牛以來天不愛道人漸知仙故黃老之學風動天下水行地中矣今之冠褐皆黃老之學者徒也所謂宮觀則始於尹喜之草樓至周穆王之時建樓觀招幽逸平王東遷增置道員於是得道之士始有別自於當世道士者要虛緣葆眞於雲山水竹之表烟扉月館之下擒離宮之三龍馭坎府之四虎煉

黃婆於土釜產赤子於金房十月胎圓九鼎火足乘飈扇景豢空加浮與天爲徒與造物游夫如是而後可謂之道士矣其次則貽教於後世把上靈於前古拍張續張蘊之肩背蹈子晉方平之轍迹亦庶乎其可也君其勉旃

寄周南山表兄書

余入山以來覺致身高明寓目閒曠可以詩蒼厓白雲皆句也可以酒紅泉碧芝皆味也淡煙芳草可以入吾畫古藤怪木可以入吾書幽禽晝啼琴自橫膝寒鳥夜語笛自倚欄人靜院深劍或鳴匣茶淸香冷棊或敲枰點易晚窗卌砂研露橫經午案寶磬傳風塵累不能擾其天真是非不能汩其瑩聽信起居閒適之安矣辱承惠教有意當世用力斯民勢必棄澗川釣月之竿釋鄰谷耕雲之耒振衣巖岫濯纓澗泉

下華頂萬八之峯上浴安五千之策待詔金馬門棧書天祿閣追蹤柱下史彷彿東方曼倩則此時此地之閒適固不得而晒也呵呵勿以北山移文示我

與邵海祥書

得兄采芹之報不覺躍然起舞逸才超韻靑紫袖中區區發軔之初即不足爲兄賀然既以發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峯造極殆無半途駐足處故弟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雖非止境而不先此級終無上進之階兄之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鷄飼豚其多才有力者高揖丞尉之銜雄踞刀筆之位夫明哲保身君

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匪類出則鮮譽夾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訌自然消泯若夫太剛則折即仕途且然安見區區靑衿爲哉

與繆補山書

别且百日矣悠悠懷思亟不作尋常離别之感念投足世途口波影焰欲如往日吾兩人指心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飈飛志士騁足之日足下沉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爲必得之計而莈莈擾擾忽作忽輟者非計也然慧心妙手得此無難而兄亦曾爲弟憂乎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情僞有口可稽刑名有犂可案關防有手可操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

夫事所兩難者何地不有相安於和平則善矣客氣私情交牽互激徒滋議口弟每以此苦涉世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溫刺刺至於此中蕭然之况竊有素心不足道也

與錢年兄宮聲書

五年積想一日兩時不啻棗甜到今則橄欖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緣暫理幽事弟何術因獲至於此每憶閣林蕭靜荷竹芬芳兩人從倚溪邊白鱗鷺跳伸喉剖膈口到意生太白云幽賞未已高談轉清真可不愧斯語兩日讀詩意言都斷尋味風雅吐茹喉間竟不能着一字乃知前刻孟浪應付祖龍然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辭導之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畧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者

正不在區區哦咏倘世法爲縛飭譽相蒙絕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脫稿後乞畱附俞年兄爲懇烹鮮治脯大費庖人坐有子孫茂先見所未見皆非楮墨所能展陳子奇文弟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然乎并及

與月涵弟論文書

余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繩弟文以深微爲宗絲〻相續筆曲徑幽余心賞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半含半吐者不可一言了之乎弟曰是也然吾自了吾心則就余疏音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境余輒亦自喜而心弗盡謂然巳從李厚餘先生遊導以脉引以機繩以法余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秃穎庶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蕭寺麥飯乾魚爨烟逼几兩人咿唔其中僧静鐘

沉蕭瑟桐吹蔓覺互答握管凝思余袖手結腸幾欲淚落而弟至離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余兄弟之於此道苦矣今余僕僕河干悵然懷想不知獨吟之緒是苦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與題相逊心與手相肖機行脉會而法乃止焉竟弗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切慵心無復能尋味妙吉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坡下一帆風耳

與俞陳芳論文書

往余爲文好作白想蓋踩才具不饒翻閲時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家鼎鬻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削一牘觀者訝其淡寂而余心血特費思逗則遝其言機行則務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立菴先生有言凡情之往竭於思聖意之來逊於息庶幾服膺此語近爲陳芳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鬭擊而絕

無醇正之詣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云者活此真種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滾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樂滙滙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與累石爲峯綴葉以緣同几胖之塵艷哉

上高澗師先生書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即咨歲一刺謁不意遂邀道義之知收之藥籠撫心自問豈亦寒氷之骨微有遠於塵垢足當拂拭者乎嗣是脈脈河工肺腸都俗既迥隔玉壺之清而末吏分卑又不敢仰援霜斧以雕刻其朽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凡夢想飛越時從敝門人劉生傳詢新祉亦復蓮花峯歌蒹葭白露之章耳薄采山雲敬申積悃伏惟台鑒

答李石臺明府書

某夙抱迂疎之性雖不能領山水文章之妙而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落獨先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瀹其腸胃剝落其瑕疵忽辱獎借過情面被十重甲矣矢不敢拜一綺言竟弗敢郤大雅之章者弗敢以世格答先生也詠佩不忘與白雲同供心肺間非言可謝

答趙武昔夫子書

向荷非龍令弟僑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修候此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註抉微擷華頗簡合則允爲千載功臣開導後學澤大而遠明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固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青其衿造物之意亦畧可見吾夫子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之藏千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粱夢中問消息乎

答錢介山先生書

一別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蜀治行卓冠一時曲突徙薪功成不有每爲慨然嘉歎忽而功翻爲罪議自南來殊不鮮其所謂總之石孝廉終天之痛不覺入人彀中要不足爲先生累也此中相知共明前事息壤在彼謗書不至先生安卧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王掌垣博山書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狐鼠破穴魑魅呈影所闕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旦於年臺先生亦云直聲方振銓席屈指以需矣邇聞錦旋又私羨萊彩之舞如旦磔磔河千老親千里白雲悵望定省何時肺腸氷斷山水差爾相宜然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先生暇時顧我尚須分惠卅方庶幾畫虎鷄犬耳一笑

示天竺比丘道輝

佛家以貪嗔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緣何以故諸佛菩薩現身說法貪可化慳嗔可立懦癡可以掃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丘乃至墮入三病以鉢施爲壟斷以祇園爲橐囊爭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

與嚴柱峯侍御書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啻元龍百尺也丹心鐵筆獨駁游移兩可之詞以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草茅弗曉世務竊欽止正論以爲非年臺之孤峻他人决不能言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亦非一事而中持之者哉某疎心慵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收之臭味之末氷面未改而迂拙叢慾幽默在後年臺亦肯惠顧前好俯垂青盼乎

答汪寓昭書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手書至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傲折腰之吏濃飛門士之杯三樂三樂既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堂綰墨綬南面稱尊文人合吏事噓雪公生韻在我尺幅中矣新詩如彈丸脫手骨韻俱高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愧我局促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掃醉鄉乆別碌碌之狀輒令兩峯笑人耳

上叔父書

前成功歸因有探河源之役家中候問之書一槩未寫即叔父亦鉄數行但時咏味示詩愧不能步一韻以仰答叔父提望之意教以勿喜敢不嘗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於自攻中見得無攻卻不於人惡上論無攻也願叔父不見人有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攻無攻當下俱了矣書案之側閒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寄大兄書

别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寧子女平好想都不必言聞考期在即則兄且忙於料理須靜以養之使文氣空而字句整即是穩着蓋朱衣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持公而人情不宜都下嘖嘖謂其顛倒弟頗爲解之不審科試稍通融否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機澁不見聰明發露則不若姑聽自然以待異日餘遺未遑莫謂吾之不急於噪其名也

寄三兄書

鷲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即入闈易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於遊絲固欲清秀亦不可類於春冰須有斬然之力卓然之詞乃爲入彀之技時文重滯之語亦有可化臭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難擺脫然急之亦無他法惟俟場後再爲經營可耳

與二弟書

知近況安適躍躍有丞簿之想弟才固所能爲但莫登場作債客耳不知此言遂行之耶抑言之也爲父爲子誦詩讀書童僕不許于耳茶酒不缺于瓶親故滿前禾黍滿屋此亦家常至樂也官乎何足羨教以渾融且感愛我然我正苦平平大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留心和畏弟此二字足爲仕路涉世要訣而我之所以答弟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下之妙法弟固已臻其盡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答門人孫蘇門書

區區瞑想不擬兄以第二人今荆山未剖連城之價故在也摩厲以須轉眼卽是詎足介介乎侍祿宮衣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大持此蒞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文心學力知數月所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碌碌如故時入空山結習所觸亦復有喜惜不得韻士如吾畏友者以領林壑之秀而發高山之音耳

笠山釋子

弗卬元關兩易寒暑矣相去咫尺也可望而不可卽信塵劫中去緣自有限耶講堂旣闢佛子來歸具諗宗風旁皇法體康和而三魚無量衆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復不可思議也歲行盡矣寒齋風色蕭蕭舉體霜氣知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釆溪毛不足供鉢盂一粒也幸勿以盗泉吐之

寄三弟書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鬱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好之事曲房之中嫩紅纖綠熱碗紅爐老婦幼婢團團簇簇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入羅幃也三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目倦欲厭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久則功名毀譽之念縈之故事喜新而氣乘銳新婚之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

機不動文心不靈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是少矣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釆矩而不靈苦而不甘茲其發機轉象之候愼莫錯過至于有婦以慰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靑其衿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栢舟之苦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愚兄非戲言非貌語也人來幸以新篇見報

寄季弟書

吾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母親欲勤而慎敬而懇讀書欲真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歛而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己之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逆也文章須有沉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有反觀備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得轉移之法透脱之方而徒矜譎詐語草草自放以聽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惜也今年之考須吞筆與文心到否何如

否則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何似丸藥服否弟服丸藥亦覺有效否保身固元尤第一義今少壯之人而具見衰弱之症豈非切身之憂乎酒色之穽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縱志而已

世經堂偹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二

疏
禱雨疏
重建仙居縣儒學募疏
募建嵊邑長橋疏
勸修東湖古蹟疏
募修太平縣學官疏

告城隍神疏
禳疫疏
募建昭陽城隍廟後樓疏
重建法華寺募疏
募修觀音寺疏
敕建三聖閣募疏
募修北斋殿疏
碑
重建少林禪寺碑

澤州玉皇閣碑
潭州清涼道吾山白雲寺僧圖碑
周起三郡丞祠堂碑
三台郡若廣種禿柳碑
重興兜率寺碑
登龍山普濟寺碑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二 備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振恒齋校閱
同學朱彝尊竹垞選 鄴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疏 碑

禱雨疏

竊惟
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司有陰陽而職同燮理總期興利除害以共治此土者也如不能承天惠民則官之罪若不能禦災捍患則神之愆惟茲寧邑久庇神威邇者暘亢連旬秋成失望畎裂龜紋穟穗與禾苗而俱頹井枯蟹眼枯槔共沃釜以借焦蓋緣人事之不修釀作神天之怨恫某等身居民上心怵懷中慚善政之無聞未獲蠲煩除烈際昊天之不弔敢弗洗髓滌腸用是齋虔步禱宿戒盟神靈其下惘達於上蒼亟霈甘霖早甦民困矧寧居萬山之中大洋之側鑿石穴渠滋彼灌溉依岩抒畔蒔此稻粱一月驕陽千村茂艸

外藩不給內地多傷寧民之苦倍於他郡且當兵燹殘疆湯火遺孑苟完家室鮮蓄蓋藏旱旣太甚民不聊生寧民異於往年旭旦憂心如焚返躬罪已天不可呼神宜諦聽廟已饑而民得食已寒而民得衣已飭筭而舉生長延已損位而大年豐稔俾使寇燼哀鴻少沾化雨是隅涸鮒邀宥有秋如再罔效惧我生靈且等固有不能承天惠民之愆神亦何辭禦灾捍患之責伏冀皇仁憫下有欲必從天高聽卑無微不格雨足郊原人歌樂歲則竭誠乃以靖位固其官職

分宜然而福

國兼之佑民允靈神赫濯所在孚德徹聞神明垂鑒

重建仙居縣儒學疏

古凡有功德於民者例得血食而祀之邑之有祀不僅文宣也凡俎豆專祀於邑者例得列廟以奉之邑之有廟不僅文宣已也祀之爲釋爲元爲鬼神者以百數而文宣之祀僅居一焉夫事釋元鬼神者上無功令之嚴下無督責之迫遠近風趨不靡而走求其靈應有如影響至於文宣之教不然求性命者得性命求文章者得文章求功名者得功名求富貴者得富貴自採芹至釋褐一命三命及乎王侯將相榮澤

及乎子孫勲名垂乎竹帛其道爲子臣弟友之常而無鉤深索隱之苦行之不勞而爲之有效可謂千百倍於釋元鬼神宜乎其奉之者亦千百倍乃求一庇風雨不可得或顯於儒而逃於二氏卽移其力於二氏噫何倒行逆施若此奈也近自兵燹來而文宣之廟俱成坵爐不獨仙居然也而仙邑尤甚今王司鐸永俟欲起而振新之余嘉其義急爲之文以勸同志矧仙邑亦人文之域膠庠爲鍾毓之地寧有不同心亟輸樂覯厥成者哉且事釋元鬼神者而能弘其廟

力而化其頑寘兹余之所呼籲者皆賢智也又何有扞格之患歟雖然力有大小心無廣狹惟各竭其力自百至十至一金帛米粟以至瓦石竹木其有慕義之徒欲爲吾道助以訓子孫垂德行者亦樂得而懇祈焉謹疏

募建嵊邑長橋疏

通路建橋長途之利濟捐貲効力善士之福緣襄成在望倡始維勤果得人而鳩理庶厥事以克終三橋流覽嘆剡曲之久空開士請疏顧高人之共助錢穀無分其多寡筋力有藉乎短長物以聚而始周謀因勞而後定益富增榮叟憂就樂天斯鑒也神實命之家室隆隆均受灰石之報貨財奕奕咸憑動作之功涯坭方新已非仍前之積土溥賢永著何止今日之令聞至懷誦於天姥經行有自矣且樹基於石梁造福奚量哉

勸修東湖古蹟疏

山水鍾靈恒創興於前哲古今名勝藉修舉乎清時台郡東湖夙號瀛洲爲士女遊觀之所公餘觴詠之區賢祠佛宇金碧生輝月榭花亭柳荷相映誠霞垣麗澤塵世瑶臺者也叠遭兵燹盡付刼灰亂烟匝地寧無麋鹿之悲衰草連天應有黍禾之嘆滙亭太守來守是邦甫得下車適春郊外目擊荒蕪思圖修葺時因戎馬在疆鯨鯢跳浪兼之哀鴻未集大有未書有願莫酬余心未獲今者王師凱旋海氛歸化家室

既慶盈寧年歲聿臻豐稔恭遇觀察壺陽張公斗山碩望風雅宗盟駐節之日首允余議建築湖山捐金倡率郡中大夫皆傾清橐庀材鳩工栽堯插栁引大固之水以開文運合正學之祠以端風化亟爲經始速冀落成惟是工力浩繁貲斧不繼獨力難修衆擎易舉欲成一旦敢告十方尚祈同志共奏勝因特令湖山寺僧沿門持鉢謹贅俚詞以代擊柝伏冀同志涓流苟助似揚東海之波寸壤能分即萃南山之葎大破慳囊同遊樂土俾忠祠梵宇永香火于千秋世道人心有賴抑栁舒花笑敬春秋於萬禩吟風弄月無遏速發歡心共培善果謹疏

募修太平縣學宮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聖人如吾夫子爲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於堯舜故王者之禮通祀於
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
朝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既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司以時葺修務崇祀育才咸底其實太守鮑公蒞台五載首先倡捐修建各學咸已落成惟太邑僻在海隅學宮歷歲滋久屢經兵火不鞠爲茂草者幾希幸有

平原顧君司鐸是庠目擊凋傷深懼學政之墜弛也遂謀諸邑令關中曹君藹之太守鮑公而亟願重新之此正太守之志也第功程浩大獨力難周物力雖艱衆擎易舉試思文章事業都從何處得來須知富貴功名俱向此中做起謹告賢士達人宰官長者凡力贍者固捐貲以慨任即不給者猶勸衆以樂輸將見寸絲寸粒積致神倉片瓦片椽合成大廈豈若梵宇琳宮爲福田善果之説哉蓋先聖瞻依之所多士科第攸關敢不一乃心力共謀經始仰體
朝廷以道治天下尊夫子賢於堯舜俾内外學校崇祀至意行見儀型萬世聖賢之大業重光輪奐千秋士女之人文永聚矣凡我同心共襄盛舉謹疏

告城隍神疏

彰癉善惡司淑水之權衡攝理幽明主義陵之黜陟竊念旭且世篤忠貞愧君恩之莫報家傳清白守祖訓之難忘素矢冰操時深乾惕是以八年與化七署篆符雖不能有魯恭之三異亦常懷楊震之四知救災恤荒賑饑拯溺謬叨兩臺會薦九卿保舉銓部註冊備在帝心總皆蒙神明覆幬得免隕越迄今補授劉陽復委代庖茲土徵收錢糧仰遵憲諭一分火耗之外並

不多取絲毫其餘雜徵盡行釐革即日飲之水亦皆自買斯民之共見共聞即尊神之威靈洞鑒者也惟刑名一事人固不能周知而尊神闡往察來無微不照凡一切批審事件以及自理詞訟如有毫末苟且苞苴夜投顛倒是非徇情枉法者神亟賜殛以彰貪官墨吏之報一誠有感神其聽之謹疏

禳疫疏

爲牒請驅疫以救殘黎事竊惟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司有陰陽而職無彼此總期興利除害以共治茲土者也本職監理十年謬叨一命贊與七載時畏四知惟期世治民安竭修厥職上報朝廷殊異之恩下保萬姓殘黎之命諒久在神鑒中矣今職奉憲委署崇邑來蒞居心雖代庖日淺而保元之心尤切履任未旬民瘼已悉茲聞闔邑傳染瘟

瘥職愈憂心孔棘或人事乖張或居官不職有干帝怒庸可不反躬修省以挽天心職謹此齋戒虔卜於本月望日建醮祈禱爲民請命仰叩正神垂照畫驅疫鬼以保殘黎在職雖有救災恤民之心而神亦有福國祐民之任倘或萬姓獲戾難宥罪在職身可代毋徒苦我父老子弟爲也謹疏

募建眙陽城隍廟後樓疏

嘗讀會典天下郡邑有正祀以城隍尊神爲宗蓋天下設有郡有邑卽有城隍惟神式憑之猶郡之有守邑之有令也令治乎陽神治乎陰凡捍患禦災彰善癉惡神供職焉眙陽爲江南文獻之邦昔稱富庶比年以來洪水奇荒民不聊生余爰爲請命幸賴尊神靈鑒不爽得存遺孑況顯應著於他邑靈爽永於千秋但連年殿宇傾頹兼之後樓未建不足以妥神靈而庇興邑也里人思有以重建之然取材鳩工物力維艱余雖兩袖淸風首捐薄俸少助經始爰是獨力難成衆擎易舉伏願同志君子樂善仁人大破慳囊共襄勝果畧省閒費卽種福田庶幾聞聲相應有感必通尊神益彰護國佑民之績興邑永沾老安少懷之休矣謹疏

重建法華寺募疏

蓋聞身分千億法顯三乘尊師攸繫渴來四衆之瞻輪掌高揮親下如來之拜所以河條井石跡尚傳靈發蘋花城影能說法況乃星躔飛翠當一新鐘磬之音而斗拱雲霞定長護雲山之氣震旦東土坤載西方法華寺者昭陽之勝壤楚水之名藍唐朝首創明季重興載諸邑乘建在陵亭屬往來之觀瞻爲興邑之風水詎知年深寺廢像蝕燈青花凋草茁獅象坐燕梁之泥雨濕星乾鷃鵡孕蜂房之卵棟宇傾頹山門倒坍水滿空堦時聚魚龍之窟宅風吹衰栁將搖燕雀之危巢住持朗公器推釋鳳智號僧龍畢殫精誠苦行募化因發大願自閉釘關凡諸善信齊破慳囊聚壹邀頑石以聽講堂布地上黃金共成勝舉因心種果何妨積少成多以福爲田必使倡予和汝庶幾維摩月殿聳瞻貝葉千尋迦葉雲厨行覩蓮花十丈法幢增色象教生輝謹疏

募修觀音寺疏

蓋聞普門大士閱度三界之生天竺瞿曇壽聲十洲之願慈悲覺岸南海潮音靈感蓮臺西方聖果矧玆秋浦久駐金身自昔莊嚴淨域從來薰習名區一道綠楊尚憶菴棲海嶽千竿紫竹仍餘門掩琅玕有時過客題詩小橋走馬竟日高人說法方丈罨鶯豈期日久歲淹竟爾神銷殿圮鳥啄罘罳苔侵負贔難存行腳興感路人傳欲禪師者心空三昧道識六如度杯江上曾開南嶽之宗飛錫峯頭尚倣東林之寺玆

發大力亟欲重修正期旃林再闢必藉檀越同心布施總名善因王公士庶莫教空入寶山錢刀大都長物銖兩百千隨分捨來香界伏願共扶法鑰齊破慳囊庶使維摩寶殿聳瞻雲棟千尋水月山門共睹蓮花十丈矣謹疏

敕建三聖閣募疏

嘗謂吾儒以利濟爲心釋氏亦以利濟爲心其道一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利濟人也平水土教稼穡明人倫利濟事也釋氏有接引彌陀佛觀世音大士大勢至菩薩亦利濟人也摩頂放踵普度衆生同歸蓮土亦利濟事也其心同其道同其事亦無不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當今

聖天子端拱垂裳聲教四訖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莫不來享來王亘古幅幀之廣生民之盛未有若今

日者也

皇上尚厪七邑昏墊之憂開濬海口期登斯民於衽席賢於堯舜遠矣兩瞻鸞輅四使名臣詢採輿論上下兩河悉總制於司空王公誠今日之周孔也余固不敏監督丁溪四載於玆仰體

皇上利濟之心競競業業靖共將事時過河梁三昧禪林得與法乳大師數其晨夕探討大乘頗有所得其行圓其志潔其戒律精嚴絕不類五濁世界一切比丘况濱海斥鹵之鄉三昧一燈其殆猶天竺鷲峯

也歟余師歷聖之心法乳師三聖之心其心同其道同其事無不同法乳夜不燃燈恐飛蛾投火亦利濟之見端耳今大發弘願合三聖於一堂卜禪林吉地創建傑閣以妥三聖之靈庶幾聞聲相應有感必通誠可福國利民也然土木之興取材鳩工非沙門道侶可以猝辦務須宰官長者衆力落成余雖兩袖清風盡捐薄俸少助經始但工程浩大爲善耻獨伏願同志君子打破慳囊共襄勝果畧省閒費即種福田則天人感格之理不屆而孚富貴壽命之源無施不報矣矧三聖利濟之心較之吾儒豈不更重也哉是爲疏

募修北斋殿疏

蓋聞聖王以木鐸覺世而民風淳朴後世人心不古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幾希所以西方聖人憫世沉淪金人入夢即設爲象教金玉莊嚴使愚夫愚婦見而知警少有過愆曰神明之指摘斷不我恕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以補王化之所不及此象教之所以遍滿天下也余奉

命開濬海口丁溪既竣草堰甫與二三同事畚鍤其間閘口巍峩屹立者北斋殿也前祀上帝後妥諸佛菩薩之靈誠覺世金繩慈航寶筏也但詢其創建之甲子歷有年所風雨飄搖殿庭傾圮神像剝落僧衆無歸凡有血氣者豈可過而不問余因住僧之請首捐清俸爲恒河之一沙但獨力難爲衆擎易舉何不破此慳囊成其善果昔龐居士布金修寺則拔宅飛升梁武帝戴笠全形則致身榮顯福有所基報必不爽況與聖王木鐸並垂不朽豈曰小補之哉謹疏

碑

重建少林禪寺碑

從來中州爲天下之中嵩山爲中州之勝少林又爲中州梵刹之第一創於後魏盛於隋唐自跋陁面壁以來其名始著由是禪燈常續法派秩然迄今千有餘年非特爲中原諸寺之冠實天下釋教之宗也不期二十八代之後未有傳人遂致梵宇日漸傾頹金身將淪草莽見者無不惻然心動究莫能奮力而振興之豈廢興絕續固自有運數存焉當今

聖天子大慈御世弘濟萬方惇崇祀典篤信宗乘起衰振獘凡名山勝蹟藉以修舉而恢宏者不可枚數斯誠興廢續絕之會矣况少林爲中嶽之福地甲于天下也哉然而有此大福地非得有大福緣之人烏能勝其任而振興之也適有越僧普潤來遊中原行至少林見巍峩殿宇幾化爲野蔓荒烟不勝感慨遂發弘願毅然以振興爲己任幸遇前中丞李公一見如夙契語及興復少林欣然許爲檀護捐俸首倡而紳屬士民爭先捐助贊成勝果稔知普潤之慧心戒律洵足仔肩重任也不踰年而庀材鳩工天人交贊又朞年而山門重整紺宇復興大殿法堂藏閣丈室次第營建廊廡寮舍靡不繕完寶相金容煥然一新誠不減千古第一祖庭也普潤不自以爲功北走京師恭請

皇上御扁永鎭山門

皇上即灑宸翰其一爲寳樹芳林其一爲少林寺銀鈎鐵畫龍章鳳姿懸之祖庭四方瞻仰誠邁漢唐而高晋宋萬古爲法也庚辰余家大兄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凡所以表率屬員告誡士庶興利除獘一言一行惟眞實自勵不敢少有虛僞以負

皇上簡畀至意未敢云移風化俗也壬午秋恭逢古刹落成天章煥發且嘉普潤之志焉普潤可剳爲本寺住持以承二十八代法座傳燈普潤勉旃余不揣固陋珥筆志之以壽諸石

澤州玉皇閣碑

環澤皆神仙窟宅也張老騎驢入修真之觀費翁沽酒遊市上之壺王屋山頭喜逢通敏卧雲嶺下長醉埜巖馬家小女子克為至孝仙人樂氏閩中秀身騎萬年白鹿是何澤土之多靈跡哉太行首尾億萬里上會星紀下包地絡得天地之全氣是以高蹤奇逸絡繹見於千里之内上者為國出身文經武緯得山川正大之氣下者辟穀餌朮煉氣化形竊山川靈幻之氣非正大無以入世非靈幻無以出世非入世有用而出世無用也無用者有用之歸本也江南趙元空混迹塵世出没於熊耳嵩高燕韓汾晉之墟蹀躞市井歌嘯城郭玩世股掌搏化蟣蝨此亦前此諸君之流亞也一日同其儕來遊澤城慕形玄妙覩予以講學到觀謁余於老子之堂余見其清風飈舉遐逸出羣聳然異之少日以盟心證果建斗閣於觀之東隅此即趙元空幻化塵埃之一端也敢告向道者助山川之逸氣作神仙之津梁想亦以入世為出世之衆者也

潭州清瀏道吾山白雲寺俏圖碑

葢聞蒼龍藏鉢雲蒸香谷珠岑白馬馱經雨灑蘭林鷲嶺偉哉化城象教廣矣覺岸津梁超曠刼而不磨憶剏興之有自若道吾之白雲寺者開山始於唐朝宗智禪師有婆羯龍王護法奏准文宗皇帝勑建護國典華禪寺賜飯僧田一百二十頃計糧三百六十石有奇相傳諸法席如上完納後因滄桑之變其田止存十之一二迨宋慈明悟真兩師剩有糧石百餘又為房頭僧瓜分逐漸散落民間至明季無盡禪師卓錫茲山開懇荒田約得糧田七石零我

皇清定鼎聖人御世康熙丁巳年大木禪師大江東渡西竺再來傳無上之燈衍諸祖之席真可稱大善知識也力田博飯僅有一十四石之多雖不能遍饔天人之供亦可為常住長生之田獨是弱門孱衆恐有雜泛差徭之累難以祝頌焚修能保厥後之不零落乎適逢是山王使君以名孝廉來宰是邑現身說法七年於茲慈祥愷悌政成人理百廢具舉深憫道吾祖庭為楚南第一大木禪師乃曹洞大宗糧田又

比丘供養歷代俱有優免念其典墜靡常奚能永久自康熙四十二年爲始另立僧圖以别民戶與華迦福兆率白蓮四大常住附焉止完正供永免差徭庶幾食輪常轉法席恒新真千古一不朽公案也余膺特簡暫理瀏陽恭逢星山使君之仁風善政大木老人之祇精願堅樂得而爲之記亟勤之石以志億萬世云

銘曰衡陽峙南湘水遶北太古鴻蒙天開雷劈萬山如拳置身空碧春暉秋靜文章燦烈七星高懸五老

瑩立龍潭沉沉虎田翼翼歷代祖庭賜藝黍稷天人供養佑民福國都哉王公雜沠鰲華永定僧圖惟正是則繼起英賢保茲無斁日月恒斯千秋共勤

周起三郡丞祠堂碑

建一言而不能使人誦其言非至也行一事而不能使人思其事非公也至矣公矣可傳於一時不能必於日後可傳於一二人不能必於千萬人其爲至與公亦僅焉耳然非得其時得其地得其權與任而上之人有孚信之衷下之人有悅服之素亦難以期其言與事之必百年也必終古也此其人何如人乎非世世所賴爲公卿大夫士者哉然公卿大夫士亦至衆矣其最爲可親而易見者莫郡邑之守令若守得

其人則上以通岳牧之尊令得其人則下以達閭閻之隱故言與行之可傳可思者惟守令爲獨難況兼乎守與令者哉吳門周起三先生以世冑名家分守赤城文心詩品卓絕風流固其素優至留心經濟爲國爲民者晚近以來所不恒見諸上臺愛其才而試之艱初委署天台天台固劇邑從前大令以事羈其地者趾相錯民之繁胥之猾役賦之重刑罰之難措漕糈兵餉之難供浙以東實首之公至以撫字寓催科以公明行教訓當其撫之民曰公之愛我也即其

罰之民曰公之教我也蒞事告竣靡不焚香道左上觥以勞執事至有感泣欷歔聲聞數十里者斯其得民爲何如也再委之攝紹郡事郡領八邑民彌繁矣胥彌猾矣役賦彌重刑罰彌難措矣漕糈兵餉事總厥成彌難供矣公曰此上意也敢憚勞哉一以其治一邑者治八邑治一身者治一郡百凡所爲屬之上者使德澤之下究屬之下者使願望之上聞奸難詰也軌之法帖然以安矣帑告匱也勸之輸而欣然以赴矣投以金者卻之怵以威者解之憑陵以權者正以覩之至於弭盜捕奸恪共聽事則又公之本業小心敬謹以將之且謂其鄉之人曰吾居官守職抗不傷而卑不隨非徒守我家聲也庶幾無忝於爾桑梓焉鄉之人每有奇跡會稽三台者亦且榮公之施圖所以不朽之豈非公之一言一行孚上悅下可以百年終古也哉爲廟貌以尸以祝曰其永貞哉俾勿斁

三台郡署廣種堯椰碑

三台郡署向無花木者也惟有古栢雙樹著桂一枝不知其歷霜露閱春秋者爲幾千百年之物也餘蓺荒蕪不堪寓目滙亭匏太守來守是邦余與稽山金子瞻洪慈水陳子斐公皆從遊焉太守政尚和平朞年之內化行俗美公餘之暇與余二三子平章山水經營草木雖學圃學稼非大人之事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毋論治郡治邑治天下者亦應爾爾三台郡屢遭兵燹毀傷薪木卽一花一葉可以供人耳目者求且勿得較之洛陽三月不無零落之感已未春有客來自婺州擔簦堯椰尚未盈尺而生意可愛太守亟命蒔之余與二子指揮友芳闢草萊驅鹿豕齋前隙地播插俱遍友芳者何奚奴也慧而且勤桔槔之事悉以付之客曰太守報最已久行將內召啟沃外寄屛藩吾子當從之而去若待堯椰成蔭必假數年不如古栢蒼桂干霄拂雲現在可以盤桓者也爲後人借陰智者爲之乎余曰唯唯否否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國家之選材亦猶吾黨之樹木太守固

豫章重品不數月而遷喬爲一代柱臣余與二子不過拱把楞樑得附合抱棟梁異日成就尺寸功名歸閒林下當拉余子陳子及友芳探奇雁岩攬勝石梁重過天台時有繼起之賢太守不以余二三子爲不肖借之席上命曰此前度劉郎今又來也乃見天養人面相映爲紅楊梛春心共依爲綠種養道士不須何處之嗟揷椰橐駝也有重來之慶自可等之參差古栢扶蘇蒼桂沐浴霜露頡頏春秋進爲千百年後凋之物不亦大快也哉詩曰勿剪勿伐灌之溉之端

有望於後之君子爲用鐫之韓陵片石以誌不朽

重興兜率寺碑

古者朝市廟社之制秩然而不可易以及周廬徼道莫不皆有法度故冬官之掌爲嚴迨後世乃有萑草閒林鹿苑龍刹之設葢釋氏之所創以爲居或雜見城之廬舍或於四野人跡不到之墟橫亘尺度悉任其意爲之而無有執成法而繩之者亦直以爲釋氏之宮而已矣清瀏寺院最多其在城之外內載邑志者可得而數而不及載者不知也然最著者莫如兜率寺俗稱大寺寺在縣治大街爲朝會慶賀之所文

武庶職於此集焉聿稽厥寺創自晉大中年間原名蓮花寺宋嘉定辛酉改名兜率禪林僧從悅開立元末兵燬明洪武二年僧敬止堂復興嘉靖十五年殿災僧戒汪重修崇禎癸未傾圮僧振海募化新之

國朝康熙十三年吳逆兵變殿宇拆毀丈六金身俱陷草莽中香燈田地盡散都甲此時之兜率不可復問矣有僧規諫勉力修大雄寶殿鳩工整之諸佛法像兼金鑄之山門內空地開池以栽碧蓮後苑偏右建堂以名西歸本寺歷有田糧六十餘石原歸坊五

十都四甲戶名僧持護近有另立僧圖之議禪堂歷住雲水大衆今住惟學法侶朝夕焚祝夫兆率雖釋氏之宮而隱與淸濁有帶礪之勢矣此豈一切梵宇可比絜者余感兆率之興廢亟刻諸碑以傳不朽云

登龍山普濟寺碑

士大夫不盡其心胸則道必不高行必不峻不能自大其言語文章而傑然立萬物之上每嘆士大夫生窮巷所見不過尋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川可以激發其心志而至逐逐世塲者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患得患失雖夢寐不得寧焉其於盪心胸夫何有予少也賤足跡遍天下其於名山大川如泰山雲峩眉雪滄海日洞庭月亦足以盪心胸矣康熙癸未冬承乏瀏陽諸紳衿者舊延余纂修邑志蓋瀏志久已殘缺

恭聞

聖駕南巡憲檄催志如雨予不敢辭集盍討論次及山水之勝琳宮梵宇瞻眺一登不獨可以盪心胸亦可以稽典實若夫北鄉之登龍山層松茂栢支離林立樹杪風濤聒亂人耳四周巒壑飛蒼遍翠清泉鏡淨皎焉冲照上有普濟寺創自晉惠帝永寧年間爲選佛道塲後明時長沙吉藩建轉輪法藏

國朝康熙甲子僧會尹灝通率寺僧衆重立殿宇莊修佛像金碧增輝延臨濟世則老人說法開戒秩秩

禪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矣繼而題逼辭退歸老朝拜諸名山潛修自好允稱有道之士地因人重人以地傳信然予睹茲一隅亦足以盪心胸激發其心志益飄然盪盡世俗之心胸云爾爰弭筆記之鐫之碑陰以志永久

[library stamp]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三

說

文廟配哲賢儒從祀說

佛說

西龍說

放生說

石荊左字說

愛桂說

西湖詞說

伏波誡兄子書說

神明孝弟不是兩事說

嵩高山總圖說

太室山圖說

五嶽眞形圖說

周公測景臺圖說

箕山圖說

盧巖圖說
中原音韻說
論作字之始說
少林寺圖說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三　備體文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illegible]
同學汪　煜寓昭選　[illegible]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圖書

說

文廟配哲賢儒從祀說

夫子道冠百王德崇千聖爲奕世開太平爲兆民立人極自漢唐宋以來謚號疊加歌章綦盛然終不足以盡吾夫子之道與其德也是故其義無方其禮無上晋以至聖先師之號而於配哲從祀諸賢儒悉去公侯伯之名而予以某子某氏斯固典禮之至確不可易者明肅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秩祀位次以定余竊考十哲之稱起於陳蔡與難一時而非聖門弟子之定衡所以顏子升爲四配顓孫子卽繼十哲不爲躐也他如有子子有若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諭儆天下後世爲君子者知所本務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懷獨行君子之德而使達者詘於色形於悔跡其言行大端較

之宰我冉有尤爲無間寧不足躋於十哲之林耶抑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祀之尚矣孟子嗣子思傳夫子道以遁於宋儒而大著其弟子若樂正子公都子公孫丑萬章屋廬子陳臻之數人者造詣雖未盡純而辨論義理闡發微言開於世道人心不淺何獨闕焉未祀且從祀諸儒進退不一總以正學爲歸宋陸子靜學近於禪欲以頓悟開人虛無所底良知之說王伯安踵而弊焉後有識者不能無議至如范文正公先憂天下不負聖人之學淵通六經以開濂洛關

閩諸儒固不止以德業勛名爲有宋光者而亦未及表章寶爲缺典尚圖考訂釐正以聞

當宁而從祀焉

佛說

八月有八日仁和令丁父母見山過別業遂從觀於女庵之所謂惠曇者見其送子大士西泠不覺笑曰彼釋氏法以生育爲大罪業凡生育多者下血池永不得超脫而大士像乃以送子爲名即今長耳法相亦以祈嗣爲人間鼓煽使生育而誠大罪業則此二佛者其陷天下於罪業當不復可計數問主謀發縱之罪則二佛早已入血池永不得超脫矣又何暇理人間生育事乎然二佛者猶得在人間理生育以應

所求則生育亦應無罪何血池爲嗚呼聖人之不作蓋已久矣宜世之猖狂而不知所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故天地者夫婦之義而男女者陰陽之首也獨陽不能始物獨陰不能成物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道乃神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之謂也然則生乃天地之理陰陽摩盪而物自成豈

待祈求而得哉使必祈求而得彼不祈求者又何以生焉即古亦有祈求者如帝嚳禋上帝而生稷祀高禖而生契叔梁紇之妻禱尼山而生孔子蓋人之生也秉天地之氣山川之靈故曰天命之謂性而維嶽降靈詩人歌之此禱祀之所爲容或可信者也彼佛氏既以脫形骸超生死爲教遺世而絶俗矣視人間男女婚媾既汗穢不堪墮入罪業之事奈何復送子爲人謀徯嗣哉且天地尚生而佛氏取寂滅故又有血池之説使天下盡尊是説則男女閉塞人之類不

生而天地幾乎其絶矣勢必草木鳥獸充滿乎上下之間嘗試一思想焉成何世道也哉由前之説則後爲妄由後之説則前爲蔽而總於道無所取乃彼既以血池之説怵天下之愚民使祈免於禍而因以爲利此韓非子所云自夸其矛盾者也天下有物焉而俱白而不免有間則必辨若黑之於白苟非無目之人豈待辨哉而佛氏之教即指其一端已舛謬如此其於聖人之道正黑之於白也而天下之人轉輾惑之尊其説如帝天之令君父之命而不可移抑獨何

哉吾故因此日之偶觸爲此説以告天下之無目者而因以發丁父母之一笑焉

畫龍說

龍之神以能伸也其所以神以能屈也龍之伸也力能沸江河移華嶽沾孳生澤函夏其屈也則尺澤之蘵而巳唯其屈伸以時大小無定是以觀龍者雖明如離朱察若象罔終無以測其用之神幻體之修顒噫此龍之所以爲龍也假令龍之爲龍亦若牛馬獸畜之可狎可豢又烏足以致雲雨變萬類哉夫牛馬獸畜其質也天限之其才也亦天限之不依人則無以生不受人調御羈絡則無以盡其用努力事人竆

晝卜夜而人猶督之不能屈伸也龍性既伸斯生民畏其神而九州賴其利惟能屈斯能伸故曰龍之神以能伸而所以神以能屈也老聃之贈仲尼也曰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曰深藏若虛言能屈也猶龍之歎豈非嘆老聃之能屈歟是以物皆可御龍不可御非不可御不受御也其德正中其用依時疇得而御之哉彼哉萊公含變化而狥形象至求之繪畫乎嗚呼物與物不相知則不相好也龍之伸人皆知之其屈也人烏乎知之不知而好者我未之前聞宜萊公之求之繪畫也

放生說

道者養生釋者度衆生養生者自爲也度衆生者爲人也皆所以全生理也世之知覺運動最靈者爲人首萬物而生之大儒治世必先愛人然亦未嘗不愛萬物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已尊言之矣乃知生萬物而不已者天地之初心儒者知之推而行之則全體之道者釋者知之執而行之則偏體之道者爲已釋者爲人儒者知道者釋者之體之偏也則爲己兼爲人以故儒者不見制於道釋而道者釋者嘗見制於儒者歟今舉世之人非儒者即釋者非釋者即道者誰能外此三者以成自立乎孔子聖人曰雖祭則蔬食菜羹孟子大賢曰見生不見死聞聲不食肉子產亦賢人也有餽生魚於子產產不忍食使畜之池聖賢自處必先行其所欲言而後從之言不如實行好生之事而惟有其言則謬矣有人曰非腥不祭非生不享非鮮不食是悖聖與賢并讐釋與道也予亦未暇論且姑置之今亦有持齋戒殺及施捨者又當以放生爲一善行凡目靑之生物如遇於拘攣困苦

之中無論飛鳴之大小游泳之多寡奔走之粗細盡放生之錢以易之是日也或翔之雲表或縱之池中或釋之地僻豫有定所從而授焉繒繳弩弋刀鋸鼎鑊有所不及雖不具合古先聖賢之所行莫不爲之慶且幸快且樂焉如日求利益福田則惑矣感應篇全旨序自作自受有累有報行善者報善行惡者報惡福善禍淫利行困止然亦有之太上無爲但使其人自相受報耳亦知非止自爲也我輩放生者猶當取此篇細閱之放生之外其善有甚於放生者宜從漸而行之歟

石荊左字說

石子鳴玉名其子曰及淮而字之以荊左其子不悅也諗於余而更之余曰子之不悅於荊左也何哉子以爲荊舒是懲荊固南蠻地也甚不然矣荊有舒不尊天子令故周公膺之猶淮有夷不服王者化故伯禽討之初非淮之盡夷而荊之盡舒也今子旣淮其名獨不肯荊其字豈淮不爲夷累而荊獨爲舒累哉禹貢荊州之域無有全楚之地據東南半壁至其山衡岳九疑其水江漢洞庭其貢羽毛齒革金三品其

人屈原宋玉孟嘉龐統黃瓊張東之唐介使吾子誠能兼荊州山水之勝胸中之富有大業如其土之所生而不愧乎瓊嘉原玉之流則吾子不負荊荊亦何負於吾子哉若今日江陵之爲荊也則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奄瀟湘北據漢沔上游勝地尤英雄用武之所必爭荊門虎牙最稱奇秀而曲江仲宣諸樓又題咏所集蒞其土者物豐民厚易展其才人生其地得氣獨異於荊之他州而伍員申包胥老萊子俱有忠孝之大節故荊之人皆自負其土宦遊者皆樂得荊而用之而人之以荊名字者亦往往見焉王安石以荊封唐順之以荊號韓荊州至以其官爲天下士所稱述與柳柳州白江州韋蘇州無異而吳孫權漢昭烈直百戰而爭之藉使荊果南蠻不道必其山不嶽水不瀆土之所出必不良而豪傑無聞焉若是則王必不樂以封唐必不樂以號孫劉必不樂以爭而韓荊州又何以稱焉藉使荊爲古南蠻地然則斷髮文身吳越獨非古南蠻地乎而今之吳越已爲文物之邦吾與子生於斯長於斯未嘗不竊自幸也何獨

至於荊而疑之哉且荊而左則又去荊遠矣淮水出於荊山之左源所自也意者吾子之親欲吾子顧名而思不忘所自乎有敦本重源之道焉如之何其可更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今吾子泥於懲則不達背於親則不孝忘其本則學無所成吾子何見而斷然欲更之哉且吾子能善用其左宛然左辟得謙抑焉師左次得進退焉異時天下相傳荊左有石子若安知非今日之字兆之乎願吾子毋易也

愛桂說

余性愛花夙稱花癖由天授也葢萬花之在人間無不可愛者惟蘭與桂與余最稱神契焉余生也晚凡可愛之花大率爲前人占去余何必奪其所好如梅花之於江采蘋宋璟何遜林處士堯花之於劉郎崔生天台諸女伴武陵避秦人杏花之於薛能裴度李花之於蕭瑀靑蓮若夫牡丹則有李家三郎楊玉環芍藥則有元才子海棠則有王元之紫薇則有白香山山茶則有羅虯諫爲花洗粧唐人之愛梨也萬里

乘槎漢使之愛榴也錦繡相照美人初酔孟後主王介甫之愛芙蓉也至於陶彭澤之菊稱爲逸民周茂叔之蓮比爲君子黃山谷之水仙號爲凌波仙子李衛公之玉蘭品爲傑閣高人寧有不深情默契如余之愛蘭與桂若是乎尤有甚者韋袁微愛松齊武帝愛柳王子猷愛竹以及曹子建之槐僧懷素之芭蕉倪迂士之梧桐莫不如余之癖嗜蘭與桂焉顧萬花之在人間無不可愛者若梅若堯若杏若李遞至芭蕉梧桐諸卉已爲江采蘋宋璟何遜諸人所愛余故

於衆之所同者而獨異於衆之所異者而偶仝亟有取於蘭與桂也然蘭余猶不得獨好也何也蘭之清芬高節生於幽谷而不求人知與余性相似弟嘗爲吾夫子所愛矣名之曰王者香作猗蘭操以明所好是夫子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余於前人之愛尚且不敢爲之頡頏又何敢不讓吾夫子爲專愛歟余非舍蘭而求桂也實尊吾夫子也乃若桂則前乎我愛者未聞後乎我愛者未見則桂之愛不得不獨讓余矣且桂之爲花也子落月宮香飄天上色備黃中宛

似玉犀金粟枝葉扶疎凌霜雪而不凋根盤屈曲歷春秋而耐久以視梅花堯李之易謝松柏楊柳之無姸不幾輓桂爲獨秀耶觀夫蜂蝶不侵鳥雀不窺蟻巢蛛網之不容蠧蝕者此正天香之不可褻狎也故雄姿傲雪來自廣寒綠葉垂芳種成鷲嶺有以境論花者桂爲天宮有以士論花者桂爲名士有以十友十二客論花者桂爲仙友仙客終不若余之愛桂如性命如妻孥如昆朋焉當其旣開嗅古香而盤桓卽其未發撫異種以棲遲或詩或酒或度曲或彈琴或

偕俠客雄談或攜麗姬清眺則璚枝冉冉香氣霏霏如愛予者桂乎予與汝最稱神契者乎夫千古美人首推嫦娥而嫦娥獨與桂爲侶是嫦娥爲千古第一美人則桂亦爲千古第一名花嫦娥仙艷洵匪誣也憶余生時母夢老人手持玉斧植丹桂於庭天香馥馥經夕不散人皆異之豈余爲吳剛謫歟余之愛桂殆有夙授也否則何獨於桂最稱神契耶試問之百世以上百世以下並今天下之人有愛桂者乎僉必曰徐子徐子爰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風霜

獨秀丹桂開兮含章秉貞受命固兮扶疏蕭森淸且直兮歲寒不凋雄姿傲雪兮色之正兮德之備兮天香發兮月中落兮玉犀金粟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能干兮廣寒鷲嶺得其地兮帝命吳剛玉斧修兮嫦娥萬古稱仙友兮君子之節君子之宜兮

西湖詞說

武林城平直如几兩高峯突屼如奩而西湖一點圓明正如靑銅出匣爲古今業鏡几與奩炎冷總無遁形譬之寶鏡臨粧今朝之翠鬟總新明旦之鬢髮重換妍媸好醜自去自來淸光不改止添蘚絲然而照鏡美人已不知換卻幾多矣余詞奩言影花泡幻頗似該核而調笑悲啼兩奩其致是使古今無遁形者西湖也使西湖無遁情者余詞也攢愁數恨傳古人不死之心畫地指天聳今人欲豎之髮搔擲翻二十

一史散寄於天人之籟使千秋血淚化形爲聲庶幾磅礴六虛而風呼雨號皆是物耳嘗試於蘇公堤上處士墳頭山雨欲來桃雲半死以一紅牙一頭管曼聲唱之當年綺艷今日淒涼總隨竹肉餘聲零亂於烟花草蝶之際而靑山不語而含顰黃鳥欲言而無字爾時柳眼花鬚無不慘慘欲淚而何況吾輩有心人也猶記戊午初夏薄遊江陰偕沈橫槎諸君子登君山絕頂江流浩蕩山色參差懷古情深憤悱欲發適漁歌一聲隱起於蒼波浩渺之外不覺大叫欲絕

相對泫然蓋惟聲感人正不須辭與境合况此聲二沉痛將眼前典擬挑入腸肺耶宜乎其感愴之深矣諸君子以余說爲然乎否

伏波誡兄子書說

隴蜀既平鄧賈諸勲臣多闔門養重而援獨征羌征蠻征匈奴烏桓幾無寧歲老固能益壯矣無乃失持盈之道乎丈夫處世與時俱行踵頂不容惜與時俱止膚髮不敢傷援初見帝時大難畧定帝且欲置二子於度外而援顧於二子滅亾以後復謝二然據鞍顧盼特耻未與河北之功而思以後烈勝之耳援述之故人而羃以國士待之者也一至洛陽卽反而剸狝帝既不能無疑况當脫劍之際而論兵不休讒諧之端固不待薏苡而成矣然援之風槩本節俠之豪也至其進伯高而抑季良則又似重厚長者豈所爲非所好歟蓋援畫虎既成而猶慮諸子刻鵠不就故雖身建非常之業而但期後人道其常以守之耳乃戒以譏議人長短而已之書先涉譏議嚴敦之禍猶未可知而反黙受誡嚴敦之禍草索相連警遣亦已深切及觀後第五倫疏楊終書則防光輩終多不應經義詆非式穀之訓從行不從言歟則忠厚長者之實固有非節俠之豪所得而擅托者矣然死期邉野

諒爲烈士當如是耳寧好輕身以儌幸乎行歸周慎亦諒爲善士當如是耳寧令擇術以圖全乎雖蘗壅追收殊慚明哲然新息之勳名得娩美於固始膠東者實由翁之钁鑠也君子立身亦惟盡其當然者而已至譴慝之來亦何足損吾素行寧得無非無刺以求安哉

神明孝弟不是兩事說

嘗讀孝經至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未嘗不撫卷嘆曰甚哉孝之大也約之不過家庭之常廣之巳盎明察之至返之止此日用之理擴之巳盡格被之隆體用一原微顯無間其道之總會而行之大原乎故夫子日吾行在孝經而作書以傳之篤實行孝之曾子越千餘年有程子出孝弟通於神明而又恐人高視神明以爲惝怳難憑忽視孝弟以爲庸近無奇將孝弟神明看做兩件日神明孝弟不是兩事何前後同符而心源之無二致乎蓋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理在天爲元易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元氣流行化生萬物隨處充滿而亨而利而貞只是一個元氣貫徹到底人得此理具於心爲仁發出來爲愛親之孝以孝事長爲弟以孝事君爲忠以孝安上治民爲禮以孝移風易俗爲樂胞民與物參贊位育亦只是一箇仁孝貫徹到底是天地爲人大父母父母即一家之天地分言之人各有一父母各有一天地也合言之舉天下同一父

詩同一天地也所以明王事父孝則事天明事母孝則事地祭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蒸之處乃諸鳥獸舞五氣順布淸寧奠位孝弟之通融貫徹與天地之元氣洋溢並行不悖如大孝而德位名壽之攸隆達孝而配天享帝之兼盡則即人即神明也亦何幽何明何顯何微之可分乎然是理本於良知良能人人具足愛敬盡而德形四海天子之孝通神明也富貴守而能保社稷諸侯之孝通神明也下至法言法行而保宗廟忠順不失以守祭祀謹身節用而

患不及在在孝弟即在在通神明可見孝弟是庸德無人不宜盡亦無人不能盡而往往孝行多虧不可告天地不可質鬼神者不敬故也故今日欲爲孝子其道惟一敬而已夫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曰不敢惡不敢慢又曰不敢遺不敢失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守身養志總是一個敬字作主誠能時時以敬存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大而行道揚名小而溫淸定省以至應唯敬對出告反面登高臨深細微曲折皆不敢忘父母自然一舞一蹈和順積中

仁道流行念念與父母相通即念念與天地鬼神相通而融液感格充塞無間矣夫子言通神明而推本言之曰致敬曰愼行其示人用功切要之所在哉

嵩高山總圖說

太室鎮中居正少室配之蓋一體而中分不惟昆弟而有主輔之勢抑視諸山皆兒孫臣僕也太室峯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自告成來望中峯在雲表左下為盧巖右下為虎頭玉柱老翁如黛屏之半展過轘來二十四峯始全現耳西瞻少室其輪廓崇牙如旗前立一峯如戟西鄙一峯如笏玉皇大仙在太陽少陽二峯內絕壁間有一桁洞與石樓象蠢之在太室者雖人跡能至與不同為古今嘆賞也潘岳曰嵩高山有石室十餘孔道士多就之獨惟謨觴室蔡邕鮑覩有室或在懸崖或覆窨樾而莫可得其處為一恨事

太室山圖說

二十四峯見吳天師靈迹記黃蓋山麓一小峯而頂爲以峯而爲嶽廟也金壺在中峯下遠不可見晴午不可見惟朝暮夾雲映日驀然出焉迤西數峯或在山巔或在山腹靈迹記失傳名多難考矣丹青家飾樓觀雜樹雲皆假於物以標勝古寺之竹松已亾離宮之遺趾盡廢將於何假乎畫山猶畫石有立有卧有面有背有頂有脚太室其卧石與二十四峯其面與華蓋其頂象鼻望朝其脚與石看三面山則不然山大而石小也苟置身山外而以石視山龍潭永泰諸山雖側面平咸在輪廓中矣

五嶽真形圖說

五嶽真形圖見抱朴子及漢武帝内傳是必有所傳述序曰五嶽真形者山水之象也波流湧於奮筆鋒芒暢乎嶺崿有如書字之狀庶爲近之然以此爲東方曼倩之辭我不敢信云

謹按十二圖嶽廟尊矣測景正天地之中書院闡絕學之傳少林寺亦得與焉爲彼教祖庭也盧巖石淙景絕勝箕山屏翰二室方域以槩全嵩嵩景雖多其他不得並也

少室山圖說

此行汝州道北望圖也背爲御砦東西横亘十里其奇峯秀巘插天過雲者皆在南面俗稱爲九頂蓮花砦宋人謂之冠子山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多玉郭璞注曰山巔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殆深慨世之膠於聲華不能脫離而探其奧窔耳豈真不可上而有白玉膏哉

周公測景臺圖說

房後人建臺與表與三十六石古矣表有石座五表之中表也五表之說有二考工記與隋天文所稱以二分日出入半體測南北之中以二至晷景之最短爲正午夜望表端與北極相値爲正子周禮賈疏五表各越千里夏至用土圭測景尺有五寸者爲中表唐書謂土圭之法周末失傳此八尺石表下有石座北有蠡臺蓋主前說北表疑立臺上不然表下石座高適於表幾爲蛇足而平望北極極與表高下相懸何似値耶

箕山圖說

箕山以許由特聞而伯益接迹焉豈慕其風而起歟抑以滌谷可藏而陽城且有大禹之芳躅也夫天下亦大矣九州之謝邈焉寡儔千載以還孰為脫屣萬乘者乎孰為避世而辭榮若浼者乎恐真為莊周寓言即上古亦無其事矣

盧巖圖說

盧可圖也瀑布之形勢非圖所能盡未至數里望其上如蛇行蜿蜒至則兩山忽張水從巖巔傾注而下如飛雪如曳疋練如垂千尺簾箔風來颭之忽左忽右濺石聲如奔雷四山皆震稍南有寺為盧鴻舊居世遠基廢後人建寺焉而說者乃謂舍宅為寺鴻當時有道者也舍宅為寺何為也

中原音韻說

粵自元季北聲不勁南音遂歌諸名家誠不用沈約韻亦未曾用中原韻不過以聲音相近為韻耳自後生厭常喜新而好為苟難乃盡詆沈韻而必宗中原夫沈之被駁以虞元等韻也一聲不諧遺譏千古況中原韻廢四聲為三聲上去入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而猶可為訓乎五音出於五行五行有金木水火而土寄位焉所以四時有春夏秋冬而土季旺焉然則五聲之為四聲自然之理也廢而為三是為何說乎

將四時亦缺一而可乎且平上去入隨聲自叶乃天籟之自然如天膹撌鐵欲少一聲不能欲多一聲亦不得果如中原韻所云將至撌字竟止矣可乎不可乎甚矣中原韻之不韻也要是元季北聲為主剛勁乖劣幾不成響周德清乃因其舛謬著而為書今人知元季某字即中州某字聲音雖有不同而真是卒不可混六經音義由此終天不泯此德清之苦心當諒之聲响之外者也安得不以意逆志反以鴃舌為師而非毀先賢哉故予嘗謂中原韻為韻府功臣而

亦爲賢智戎首揭帖詞尤爲乖戾予蓋恨其詭窒今
亟爲此說以就正千古云爾

論作字之始說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
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書以
至虎爪蛟腳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故萌倉頡
筆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爲大篆
秦李斯又變而爲小篆王次仲又變而爲八分程邈
又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隸書之
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
減大篆之半去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既行
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少林寺圖說

少室自鉢盂峯拖一支而北抱五頂羅列形如五乳少林寺在其下南瞻御砦天然屏立有如尺度剏於後魏而達摩西來面壁九年傳法無竆宜乎唐之太宗天后書翰爛然稱道弗絕也影石具在緇素之士至今瞻禮立雪亭甘露臺僧猶舉以誇遊人焉雖貝多柰槐與六祖手植栢或存或亾然少林之重於震旦別自有在不必指凌霄爲三花以貽識者笑若夫寺前之水導源鉢盂峯下過少谿橋東注終古不改而顧少林運厨庫記亦稱此水西流何耶

世經堂倚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四

頌
萬壽無疆頌
戒殺頌
格苗頌有序
甘泉房中産芝九莖頌有小序
平北頌
銘
輔仁居銘
友于堂銘有序
甘泉銘有序
千里鏡銘
中書君銘
竹閣銘
冷泉銘
蕉扇銘

石枕銘
鏡囊銘
寶劍銘
筆銘
檀木鎮紙銘
印則銘
湘管銘
鷄舌香銘
讀書齋銘
謹飭堂銘
贊
擬唐圖功臣於凌烟閣贊
夫子手植檜贊
墨贊
楊可參先生像贊
毛稚黄贊
孫宇台像贊
章子鶴像贊

蕭儀贊有序
李懷岵小影贊
題楊履易西湖濯足圖贊
張碩父像贊
蕭吕山像贊
孫屺瞻夫子像贊二首
張祖望像贊
張天池像贊
蕭夫人行樂圖贊
家孟良史像贊
述祖德贊
婁大酉像贊
題雋生影贊
題周紫雯像贊
題王端人畫蘭便面贊
李子武小影贊
題俞簡心小影贊
張仁侯請賑圖贊

題王篆雲龍媒圖贊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四 駢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樹庸去矜校閱
同學陳恂緘菴選 鄭月秋憲正字
受業佘演震衍輯 男恒月就山

頌銘贊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秉大德必名而必壽感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握金鏡調玉燭纂大宅丕迓和鼓鬯宜

列聖之光華履百靈之奧祉四十三載於茲矣時惟
季春節届
聖誕重輪方朗天德出寧泰階入旦而靡輝蓂莢先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麗左个服山龍受策上元御圖靈岳汎祥炯於五節停瑞氣於三辰少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牽椎髻旅於象胥天產地毛紀於王會既洽大禮於
上宮復聚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中外率俾羣工咸日休哉

天子嘉與共此可謂百福攸同千秋共盛矣臣又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堯祝華封周咏天保洎及後代著爲令儀毋於震夙之期輙效天齊之頌莫不式歌且舞擊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垂拱無逸進於天中流徽後來有美往牒豈不以道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兢業乃千萬年熾昌者乎繇斯以言雖宜敘景鑠鋪張符命義殊於導諛意合於昭謨也敢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清奕世載德勉勉我

皇懋建有蓋得一以貞參三爲式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煦焉以春斟酌元氣蘇啓勾萌

皇帝之明光臨四表與燮遐陬天霽日晶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翕張魁柄震蕩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夆惟勤轉圜匪述四十三載體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台光有秩斯祜既詩永昌欽惟昊天有露斯湛鑠彼元樞有統其電虹祉自升河明若練乃搜瑞籙乃納貞符九閽塵揚百辟雲趨韶武交錯琮璧分敷德至於天南斗炳耀德至於地玉芝神草乾愷坤懌民熙物皞孰日岡陵孰日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

聖時憲緝熙光明毋撓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保毓太和凝承大曆不醻而醉含德以嘻長愉汪濊永固豐熙如遊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斯年睹聖之作象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兼下臣作頌颺於九埏

戒殺頌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天地之所以育萬物於無疆而萬物之所以受生成於不息者也自人得天地之清物得天地之濁人物雖殊而生生之理則一故上帝有好生之心以曲全生物之機所以至人在上民乎同胞物乎同與如禹戒戕生湯開一面文王仁及禽獸良有以也余不敏不能動法古人然竊有志焉降生以來惟殺生爲戒往往獲諸美報究非學佛老之空言不過盡余不忍之念以體好生之心耳記曰

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大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卽寓戒殺之意子輿氏亦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先聖先賢未嘗不以戒殺爲兢兢者也蓋無論妄殺者必罹惡報戒殺者必致善緣試推其心已多虔厲之氣大傷天地之和矣水火兵荒疫刼所由造也今特普告同人共勦厥志已戒者永宜培植善根未戒者速宜剪除惡念勿以一箸之需而害衆命勿以一物之微而萌殺機庶生生之理全而善善之因厚豈曰小補哉至於禍福因果此世俗之常談余不復贅

格苗頌有序

粵稽上古江淮荆粵之區卽成荒服文德未宣武功未著四海爲家古帝其難之矣我

皇上統御以來乃文乃武乃聖乃神萬邦臣服天下乂安斷髮文身之俗鳥語卑面之人以至駢指洞胸赤眼虬髯之國莫不稽首

朝廷奉命惟謹從古幅幀之廣海宇之清未有如今日者也惟茲紅苗叢爾洞蠻聚楚粵黔省之間往往蔓延叟遁結根三省營狐兎之計匪伊朝夕歷漢

晉唐宋之朝未經向化卽馬伏波諸葛君未經征服

皇上聰明睿智素知小醜跳梁特簡大中丞趙公巡撫三楚得專勦撫益公天生哲人文章司命清廉正直文經武緯尤爲千古第一名臣下車未及數月卽以軍旅畀之又遣大將軍席公總制喻公提鎭諸公暨黔楚重臣勦撫並行公先之以文告宣布

聖天子好生之仁勤諭輸誠不受撫者直擣其巢穴於是振古未服之檮杌咸傾心嚮風哀乞受撫一遵

王制焉至德難名武功丕振謂非我

皇上神威獨斷遠過漢唐之君任用得人絶勝伏波武侯之績也哉草野微臣欣逢盛世披覽圖籍博稽載書未有受命於天至於此盛者也爰成格苗一頌以誌之其詞曰猗歟我

后肇域曼海赫赫明明惟德是楷歧行蠕動胥樂真宰秋漢無塵春風發蕃蠢茲紅苗慁不畏罪蟻屯南徼鳥驚獸駭馬援鑊鑠銅柱空名武侯幃幄石鼓長征南荒狙詐已歷千春

帝謂無難任用得人中丞清獻三楚長城經文緯武

至德先聲時維十月將軍是命載簡總制三省同進

中丞壯猷頓化頑梗削髮歸誠天心咸定於皇我

后德配上天東西南朔裕後超前堯舜禹湯道統心傳六合無垠八埏莫貳民不知兵紅苗永隷圖書凌烟中丞莫比告成

太廟垂拱敷治小臣作頌敢副名山譬日月狀如天地顏無得而稱衢歌以刊猗歟休哉永千萬年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頌有小序

漢元封二年有芝九莖產於甘泉房中夫芝爲不易產之物而九莖特異且產於甘泉爲天子幸從往來之地和氣輻輳隨在而集君王雖美比三代未嘗侈言瑞應而史臣歌詠盛事不敢使有匿而不彰遂令草木之微不得與日星河嶽山川羽毛並載以布于無窮也天會于數之所奎而人言其理之宜有兩者俱不謬焉臣等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皇矣我漢受命孔固鑾輿所從太和之聚齋宮複道

異卉嘉樹文起動睢星迴隱霧靑茲堂搆施彼册垩其居維何甘泉有作王車彭彭擬諸鎬京匪遨匪遊將覲厥成入斯室處叶爾吉貞爰乃灼灼實爲菁菁其草名芝其芝九莖何爲至此德受帝祉乘剛之長比于君子壽考作人豈弟樂只穆穆皇皇室家之美兩穗重蒂不足與侈三代而下誰復可侔王曰敬哉數不掩理我修其實毋徒書史華工颺言上有懿軌書未盡意臣辭是鄙賴君弘業照耀積累因物而附延之萬紀子孫傳聞單厚足俾不則草木譬茲棘枳

允矣符瑞天子所履時惟元封志此喜起

平北頌

皇帝御極三十有六載纂承丕基恢揚弘烈域外同軌逾東西朔南而暨訖海隅日出奉車書玉帛以來庭環寓乂安黎民樂業五兵試而仍藏百工撫而底績成功有赫至德無名

皇帝猶復宵旰弗遑聯幾待勑念典訪洛法古準今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亦既蕩乎莫之紀極矣蠢爾北虜噶爾旦乃敢悖德反道撓亂邊陲干冒天紀荐食民人

皇帝赫然震怒親統六師聲罪致討三臨絕塞旌旄所届不陣而北咸鳥散兎脫肉袒泥首乞命于軍門者纍纍藉藉曾不兩月而巨憝殄滅電掃塵氛皇哉唐哉自古武功者定於今爲烈者也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傳曰文止戈爲武葢惟我

皇帝大化烝流仁膏沛澍時下寛大之

詔宥過肆眚廣示招徠俾好生之德孚於豚魚是以赫赫濯濯迓召天庥而豺狼爲之馴擾飛鴞無不懷音也小臣幸叨一命贊化昭陽仰見

皇猷煇爍虎臣飛翰其武畧也如彼　巍巍盛德干羽兩階其文謨也如此不揣固陋竊比小雅常武之義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皇撫八極康保耆黔需潤枯菀汜渡飛潛惷惷爾旦誕敢肆逆撓我西陲腥聞禹跡膻胸決漭金徼嵯峨燕然故蹟厥民用瘥赫矣

皇威懋昭大武爰統六師干鉞干斧親臣奕奕禁單洸洸鑿門以律折首攸藏犀甲億羣龍旌萬隊矢射天狼戈揮妖孛

天子曰咨予德生生兇渠必殪脇從罔兵嗟彼形天佗佗而舞始震雷霆遂殲跋扈凌霄鳶起立馬烏棲我陵我阿八校攸躋陰山嶔嶔是騰是超狼居失魄飲馬擊鶉旣陟蒼山隨履白豹妖壘驚弧淩稽昏磯賓顏之紀和寧之都靡有大小咸奏黃圖孰桀而愚孰獷而黠

天子曰俞予弗忍殺俾服厥服往時大憝若苗若莠今茲耆定鳳巢麟囿維

天子仁民之攸歸八政遹駿疇不憑依維

天子義民之攸墍九伐有截疇敢攜貳維
天子功溧漢流唐要荒重譯輸賮土方維
天子德臨軒受福聖子文孫誕膺百祿三雝以肅九
域以澄鳴琴總章大猷以升小臣作頌敢同罔參
文武聖神誕歌千億

銘

輔仁居銘

日月邁矣爾胡弗振尚其砥礪濯垢從新二五之精
無參之真隨處發見爾盍引伸主靜立參前惟聖人
爾試思之爲何如身若能明德醇乎其醇是云得天
不自予泯苟日不然是爲凡民爾弗能立曷于友詢
友通性命用輔吾仁君親夫婦昆弟之倫友能講明
周行示顏就而正焉斯道無湮名教躬任德必有鄰
居斯地也學務其純一得匪滿謙受闇闇良賈深藏
若虛且貧言動之則蘭臭之親今人與居先民是遵
友導以善可書之紳若復苦口或益之珍久居于斯
此義用申相爾文質庶或彬彬參爾造詣美大聖神
願言朝夕勸戒諄諄形雖不齊性則維均豈或我友
弗告以津必欲與爾聖道同臻

友于堂銘 有序

仁和邵君孟璉與其二弟仲球季琬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其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道相下至于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潘其盧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佩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隕身莫不繇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恐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邵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于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顙泚繇近而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甘泉銘 有序

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休徵協應如甘露醴泉之屬前史所載如指掌乃呈露之地類非偶然黃次公治潁川有神雀集其境宣帝因之紀年是則佳祥之至雖曰海宇休和善氣所鍾要爲之長吏者勤宣上德生養教訓之澤足以迓天休而致靈符不可誣也邑侯真定梁公蒞杭有年公慎廉平政績率班班可紀而加意文治爲尤亟嘗捐重貲修葺學宮殿廡庳庖肅然就理方築垣取土而有泉湧於大成殿之後偏味甘如醴可以瀹茗可以釀酒邑人異之僉謂我
國家文治蔚隆故天假我侯疏其脉而濬之流爾不然何感召之速哉集而甃之用便汲取且以像我侯之潔清云昔范文正公治青州有惠政醴泉湧出人遂名爲范公泉今之湧泉將無類是深懼歲久相忘失厥靈異乃爲之銘曰

玓瓅儒宮歲久而圮侯軫乃心鳩庀惟亟翼翼寢廟繚垣周焉青青子衿藏焉修焉靈泉載啟於殿西偏味如甘醴洌見重淵中泠惠山茶經所述渊之參參

徐之六一比潔絜芳與名同實冽可滌煩香能愈疾
瓊膏玉液夕露朝霏氷壺叠映白乳紛飛琴堂風冷
鶴署月暉酌以大斗清此心脾修我苔甃覔我素綆
飲侯之澤延於有永

千里鏡銘

明通萬類神守一室左旋右轉上移下逸不踰分寸
能咸洞悉應有吳門白練馬疋暫假精工流傳西衛

中書君銘

扶風霜凝月露班冠玉筍翰苑盛事

竹閣銘

惟空無色色卽非空是空非空伊誰之功無玷乃容
寶黍爾厥躬

冷泉銘

天月之液靈鷲之精冷印臙骨靜鑑乃形可以濯我
纓可以瀹我茗於是乎以樂夫斯亭

蕉扇銘

動則炎靜則凉覆鹿之影射駒之光靜則炎動則凉
用行而舍藏世握其德保我黃裳

石枕銘

渾渾沌沌渺渺茫茫卧龍之崗耶黑甜之鄉耶何以
蝶化而莊蟻幻而王吾不得而名也抑將起而問之
羲皇

鏡囊銘

浮雲蔽天天不之顧浮雲去天天亦如故來去之間豁達大度

寶劍銘

斗牛之分龍藻成文下函紫氣上干青雲九華熊耀雙影氛氳將輔大匠爲郢人斤

筆銘

安朝廷定禍亂染竹染翰

檀木鎮紙銘

風可定天不易何必愛明珠反覆與之樂朝夕

印則銘

形之至其非乎是用以端品彙

湘管銘

照湘水貌二妃千秋斑管玉尺如之鳳墨龍書輔之佑之六經諸史甲之乙之

鷄舌香銘

清乎夕郎貂蟬高潔奏草握蘭吐芳揚烈

讀書齋銘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三山林子沅湘茳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斁爲嚚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蟄或慾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絶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

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紘紘櫛之如髮春融海瀁水長泉達內剗其穢外薅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平各克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巳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三山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承懷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緜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於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繇謹節始元仁親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々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爲我必式

贊

擬唐圖功臣於凌烟閣贊

贊曰聖哲挺生羣彥景從分璜列鼎啟土賜封有唐膺祚華隋奠宇徧服羣雄悉歸英主雖曰主英亦惟臣力圖貌凌烟報功崇祀元王宗黃克著懋勳長孫元舅相嗣扶傾房杜穆々同德作輔英衛桓々鷹揚諒武知幾莒公權輿帝業慷慨政會首剪芝孽鄭公謇諤替否弼違永興儒碩文治以開褒鄂許身矯々虎臣秦程亮績爲時干城孝友足法允惟士廉龔王是師爰紀開山屹々蕭瑀爲天一柱侊々鄒公燭微知著惟蔣公通新故兩全惟譙公紹臣友道兼弘基伏鉞島夷率服順德贊籌帝圖式廓惟集與亮亦時之傑有初鮮終傷此晚節冊青炳烺榱桷載業勛舊無忘皇仁丕式文歌七德武奏九功惟是諸賢附鳳從龍英姿生風偉像凝岳冠履巍峩劍佩灼爍功冠當時譽流奕世皇哉唐哉得人敷治宜耀史編永重臣紀登閣徘徊莫不肅禮

夫子手植檜贊

猗歟靈質鈞化所鍾扶輿奇特鼎峙聖宮涵元不朽與道俱崇退藏貞祐再茁元龍明季遺聞不枯不榮逵揆無爲之代上泝眞宰之功等乾始兮坤載均雲行而雨封且居耳目之外偏出混茫之中與三才以並植綿歷禩以無窮

墨贊

聽彼烏聊蓊鬱嵯峩煥靈騰采璧聚星羅精光散綺犨詫三螺著書吐鳳濡帖換瑰藻續鄒魯潤色雄軻

嶽〻元香易水翁和豹囊有譜集與訂訛珪璧呈巧蒼虬絲蛾渾金璞玉礪山帶河永以爲寶斯言匪阿

楊可參先生像贊

不翕〻以爲同不戞〻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頫噘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毛　貝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爲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爲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形是葢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淸者乎

孫宇台像贊

此何人耶其影耶其眞耶其狀貌耶其精神耶其儒者而仙釋耶其神農虞夏之臣耶抑無懷葛天氏之

民耶可以稱麗眉皓首之老可以應安車蒲輪之詔相與大嚼屠門抵掌乾坤浣盡胸中萬斛之塵者耶

章子鶴像贊

渭川千畝竹溪六逸有美一人宛其彷彿高臥綠茵枕流漱石席地幕天徜徉自適其爲蘆中之人與其爲竹林之嵇阮與抑爲洪泉之君子高山流水之知音與吾不得而淺識惟見其嘯吟風月潑墨雲烟藏經綸於丘壑寄性情於花烏以待紫泥彩鳳之徵者僉曰章子子鶴

蕭僕贊有序

蕭僕者蕭頴士之僕也頴士唐玄宗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頴士時時詈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頴士詈罵弗爲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爲身爲僕者爲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受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爲作贊然非爲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盍矣僕之所欲得杯羮盂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悦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隷而已耶

李懷岵小影贊

其形清癯其色舒徐其心鬱陶志則于于其滑稽爲東方曼倩其沉醉爲高陽酒徒可以置之十洲三島之內可以遊于五侯七貴之衢

題楊履易西湖濯足圖

西湖之水清無聲下有百道寒泉生叅天楊柳綿流綠照日芙蕖隔岸明可泛舴艋之舟筆床茶竈誰解問渠之對漁童樵青旣堪洗乎由耳亦可濯夫孺纓胡自足以跣露乃臨深而爲清楊子曰垢不在耳塵不在纓胡惟此雙足朝逢暮迎將坐吟于梁父恐挹膝而沽名將卧加于帝腹恐客星而邀榮欲踊足報韓之無由抑重繭涕泣之空横聊借此兩湖千澗之浩渺一息夫東西南北之風塵

張碩父像贊

陶弘景麗安常註百草泚三航惟吾子之頡頏青雲器絳雪囊胠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仙耶吾安得而罄其藏且看子左圖史右筆牀前酒斝後茶槍釣竿拂叅天之楊柳濯足嘯萬里之滄浪

蕭間山像贊

不冠而儒不言而笑彈琴賦詩足爲雅好碧梧綠柳皆稱同調無心避俗有意人道非高唐之宋玉與非南陽之諸葛與爰外明内潤之良璞迥然出乎塵表

孫屺瞻夫子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恥於患難故遐陬絶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

之而不倚挫之而不磬也是葢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張祖望像贊

冲兮素心卓爾道貌千尺氷壺玉繩皎皎和靖之詩淸而不峭子瞻之文踈而不窔與世不忤而有何執着獨立不懼而自無倚掉沉沉乎奚以與思躍〻乎因誰憑弔富貴眼前波功名望中燎暫假一時之遺形永作千年之瞻肖

張天池像贊

松聲謖〻靜而詩茶烟裊〻娛白晝抱膝不言心孔開冷眼看他熱宇宙座有素書不示人酉侯老大厭風塵淸泉白石堪舒嘯寫幅靑山還富春一局圍碁開世㪅半生事業惟詩酒偶逢勝處卽蓬萊足跡已遍天下走歸來掉臂入長林科頭白袷一披襟高山流水知音少呼童莫抱七絃琴或疑化蝶之蒙史或疑望斗之令喜徐生拍掌而疾呼曰是武林之張子

蕭夫人行樂圖贊

幽閒貞靜坤道以寧夢蘭叶吉熊羆是馨相彼夫子遊學成名五銖百合纖縠衣輕惠以逮下母訓是程餐英吸露可以長生不是乘鸞之弄玉胡爲乎蕭史而得偕白頭之盟

家孟良史像贊

靑松欲語黃菊自香歸去來兮三徑未荒呼童貰酒策杖徜徉穆然見先民之容亦元亦史沖乎備四時之氣不狷不狂其山中之宰相抑解綬之柴桑我儀圖之是吾家之元方

述祖德贊

赫〻烈祖寔惟偃王功德並懋百世其昌自周至漢逕歷千祀火德將灰挺生高士吏部孝穆名盛于陳玉臺妙製俊逸清新武塁法官競尚羅織遇徐必生平恕悱惻八州都督惟長沙公彪炳史冊猶仰英風南唐大臣不勸降宋宋祀義之秩尊望重孝子仲車至性尤殊避石勿踐畸謂其迂職滋冬官緬維正烈正色立朝皎〻風節入直秘閣學士清華雅君璽公文品俱嘉侍郎正論舉朝莫及侃〻不阿帝爲動色

忝知政事一疏回天閩浙人民頌德勿諼畸議公田不畏奸相我經孫公庶同黯戇天不祚宋五位旋移乾綱解紐大厦莫支一時諸臣慷慨就死國亾與亾大義如此我祖巨翁猶然諸生忠節自矢縱火欲焚諸僕救免此心耿〻視死如歸率投於井二子琦崧一女元娘闔門同死忠孝成雙旦也裔孫載拜恭紀示我後人千秋仰止

婁大酉像贊

青雲偉器鵷鹿同羣詞章金石問字元亭其爲題橋之司馬歟其爲詩詩之工部歟抑爲投筆之定遠或爲棄繻之終軍不然胡爲乎一時冠冕按轡徐行笑傾雙童而得句還挾金彈而入林石橋流水芳草王孫徘徊於紅杏深處徜徉於綠楊烟輕合歡樹〻圖史繽紛他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不必山東之英妙洛陽之年少我知其爲越國之妻生

題詹生影贊

煙波釣叟菰蘆古狂耳可不洗素有箕山之高蹈纓可不濯夙識孺子之新章儒耶仙耶佛耶吾安得而測其行藏看予左國史右筆牀前酒罌後茶槍扁舟泛泛天之楊柳濯足嘯萬里之滄浪漁童互答蒹葭正蒼所謂伊人宛在一方

華封像贊

東海遺老詩書最親時服時冠笑貌逆人素有氣節富貴弗臣破除惟酒玩跡風塵特眷古德軒冕榮身

題周紫雯像贊

其貌堂〻其神清揚曾聰鈞天之奏曾捧聖主之觴卽返山中之駕布袍落〻常霏玉屑之談滿座生香椰瓢藤杖蒲團隱囊相逢於風塵之外徜徉於雲水之鄉人疑是長齋蘇晉我必曰顧曲周郎

題王端人西蘭便面贊

蘭爲王香此若堪匹歲寒同心有如金石澗川千畝澧水萬蘂繪茲數莖叟足芳烈宜伴清風宜友明月匪獨便面流馨可以滌其煩熱

李子武小影贊

有美一人温其如玉日事帝綸訂正籤軸不是青蓮之苗裔誰司風雅之宗盟還是柱下之耳孫聿啟隴西之似續猗歟休哉令德未彰和璧在璞少年修身不侔時俗行將累世受恩榮自有徵書飛冊壐

題俞簡心小影贊

高山流水知音千古芳草瓊林精神三楚科頭箕踞無慚仰俯手有素書胸有武庫可以帝師可以王佐黃癡云京兆張郎徐生曰伯牙俞子

張仁侯請賑圖贊

邑以水毀萬姓其咨彤鼓孔棘務在撫綏美哉仁侯愷悌肅雝驅彼暍暑扇以清風維夏之季洪水爲逆饑溺是殷如恐弗及旣遂所請我民咸喜仁侯歸來擁塞車軌少壯爭途士女逐隊林維驚飛市犬狂吠塵埃漠〻香烟裊〻僅有絶無聞之故老昔惟凌君其德可思逷〻百年仁侯繼之惟德動天庶閔疾苦惠此枯茅膏以陰雨流離之子垂絶而育彼何人斯此亦民牧

題王篆雲龍媒圖贊

瞻彼良驥不稱其力以德比人君子是懌志在千里寧傷伏櫪洛水負圖文字之臬渥洼異產邁衆超軼不是應求來金臺之駿還誇騰驤空冀北之羣鳴乎孫陽一顧鳳臆追風造父執韁龍媒逐日也耶

世經堂倘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五

議

治河末議

開海口議

治河議

經理河道議

治河通漕議

展期開放減水壩議

加修范公堤議

疏濬市濠河議

附開濬市濠河議

邊海條議

臺寨條議

戰艦條議

水師條議

南宮适宜倘四科之選議

范文正公從祀議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本立人校閱
同學厲杜訥覲公選　鄒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議

治河末議

嘗聞天時有不測之災而人事不可無補救之術今淮揚七邑水患頻仍田畝盡屬沉淪婦子叠罹昏墊茲幸

皇恩大沛發帑疏河以拯此阽危執事下車凡尋源分派詳加挑濬者已無不在藻鑑中矣愚敢以芻蕘臆見畧陳之夫淮揚形勢南襟大江北帶黃河西倚淮流東俯滄海其間綿延數千餘里諸水注滙夙稱澤國而運河一線自北而南横亘其中西則恃武墩高堰周橋翟壩爲之障兆更使淮出清口令黃入海而淮揚得以寧居東則恃范堤外諸海口爲之洩使高寶山鹽與江泰諸邑之水循其地形高下以派分之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則芒稻白塔茆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二三此其梗槩也即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而東北低若廟灣海口若天妃石礎入新洋港海口則皆在東北流散若丁溪海口若白駒等場會入鬭龍港海口亦皆在東北流散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北之水倂不南趨此西北高而東北低之明驗也海口既得所歸應各尋河以導之自廟灣而上則有蝦溝蘋溝東唐西唐射陽以引淵河岡門臨澤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堤水自白駒下溪諸場而上則有車路白兎海溝三河拔高郵運

河以引城南一帶滚堤閘水以上支河不一脉絡相通其間疏導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遡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汛流滔滔東注此又素所目睹必無海面高於河面者也若夫串場一河綿亘范堤既爲鹽艘利涉又會引諸湖水傳送各場以此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圩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

首尾貫徹停洩有方若大上而涇河黃浦予嬰閘原有通湖減水閘下而諸海口原有各場蓄洩諸閘倂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洩則水得常流潮無內灌永杜淤沒之患亦無旱潦之憂萬世樂利賴此矣此芻蕘一得之臆見因天之時察地之利順人之情不揣荒謬上達執事倘蒙入奏舉行未必無補於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也

開海口議

今夫水之不能衝潰者勢也而欲俾以安流而無害者則疏濬之力居多然其間人謀之臧否時勢之變遷地利之險易財用之繁節不一而足必賴神明於事之人裁量而審處之然後可以期功之成而收效之速請陳開海口之說間考歸仁堤決淮水不比會黃入清口併淮泗濉河之水灌洪澤以衝翟壩周橋而黃河之水方躡淮之後汎入高寶諸湖當春夏水發或三時霪雨合黃水之全力以衝一線之漕堤其壞也易矣故清水潭一決高寶興泰及江都之邵伯田畝廬舍盡爲澤國堤決之處就汎濫高寶興泰以病民而水勢直下不趨江都儀真運河若涸又爲漕病今已多建水閘以全漕其爲漕謀則得矣未嘗爲七邑其魚之民計也今

皇上軫念災傷而詔開海口將見七邑數十年之水患一旦消除特簡執事竚見功成底績萬年之利世世以之編戶齊氓何幸而得此也然爲今之計當去煩以就簡惜費以圖功耳其一故道之當濬也考下

河鹽場三十有六俱有海口洩水而高郵閘河當水之衝東抵興化由縣直東則白駒劉庄二閘入海南則草堰小海丁溪等閘入海北則石礎廟灣天妃等閘入海近各場多廢不修民人營種堤外草場已為稻田間有閘無板用土實填番淤塞之何所詳高下之何地擇便利而為之謀則事不勞而功舉矣其一職役之當均也設官分職用人之大要也宜丈量河道計里若干上之而督理者幾何官分督若干里下之而職事者幾何官分職若干里更下之而雜職下

之而雜役俾以各司各里俱由大以及小而遞有所屬焉則挈領提綱條分縷析用人雖多而統御不紛矣其一考課之宜別也一人之所屬者幾何官其所屬之勤惰即責之一官之所任者幾何里挑濬之遲速即責之懸不次之賞以待有功立玩法之令以警不職勵志功名者鮮不朝乾夕惕以各修其事如是則功不日可成而人樂為用矣其一錢穀之當預儲也大功之興奚啻十萬人其間夫工之費器物之用未可枚舉非預為籌之勢必遷延歲月必也計道里之遠近酌人夫之多寡畚鍤之需繩木之用量日計費逐月計工預飭有司先為署備則事不迫而用有餘財足而功速矣夫如是度支既優則無掣肘之患考課既專則無推委之虞職任既分則無混淆之擾河流既晰則無冒昧之失一旦從事將見風馳雨驟隨刊底績之功轉盼期之矣然必先疏下流以殺積水蓋七邑下河之水望之汪洋浩浩乎莫辨其孰為田孰為河也宜先於近海諸閘挑濬清理掣其水勢俾河身俱出深濶者因之淤狹者濬之亦可節費而

省工矣至如遴才能之士杜侵漁之弊在當宁自有良謀其何敢多贅焉

治河議

昔王竑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閒値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畧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循旋設旋罷而總河專設則自尚書潘季馴始黃運兩河其閒有治有不治及至

本朝三十餘載河道領日以不治其故何也葢治河猶禦敵也帝王之於敵毎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决則堵塞之閒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巳自總河旣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恒耻偉績未彰毎懷

尸位素餐之懼與作無當毎惜帑金之妄費祇貽畫蛇添足之譏如前河臣或築高堰以障淮流或鑿歸仁以殺河勢靡費冒功言之可哂至於今日之患又異是矣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壩之塞正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爲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爲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卽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閒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爲束水滌沙之說歲增長堤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卽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滌沙者果遂能滌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滌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堤壩盡化而爲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葢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堤則取效速而無堅久之功所以相率

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卽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塞徙之爲患也吾未之前聞

經理河道議

天時乘勢而有濟則風雨盡其常地利樂從而無疑則水土得其正然猶待當事者深心而曲理之邦家鮮壅滯之虞蒸民獲勤苦之益不至類往日之徇名誠實政之永圖迄今維始允有切於國計民謀者古之人已有行之今則不過因其舊以修補乃行之既久不能無今不逮古之說何也事同而人異時同而勢異也如日河道者亦政事之一端也

朝廷之氣脉商賈之利源城郭之翰衛係焉有臨治

若不知者有知之不以行者其間化理清明允無其弊或行之不得其詳詳之不及其久皆緣古今異勢上下同人不知不行者是猶富儒之兼醫設藥籠列名匾於術未明來求醫者屢請不赴借辭以爲有急務甚於此不暇及行之不詳者藥性雖明脉理未悉能取效一時不能取效一世詳之不久者脉理已明而病體未悉若不諳之以受病之因去病之故何物宜食何事宜減冷暖無常及時調養之法少妨舉動不謂已失調養則謂醫屬無功向之類不知不行者

且從而笑語之實有累於一時之聲名近者將不加誅兵不負办人安而年豐在上位者於農怍久竣之後積雨未經之前凡遭運之内外河城郭之大小河一例疏通其爲氣脉計深矣爲利源者遠矣爲翰衛計者重以周矣雖能使之臨水者開近水者運但城市屋舍湊集且日趁日食者多不能使之及時遠送隨後驟雨數至此土終歸於河沿河而居者得水之便者也不能得水之利縱有難行情理不便過督至於操舟之人得水之利者也通之於彼有益塞之於

彼無干若以勞逸不均之說諭之彼亦樂從每船出工一日無分大小共載出城於空隙無用之所傾卸又有淘沙營生者日逐運土聚河藉水利以克口腹雖不能使之自後勿淘但使之運土下船其開河與卸土不涉淘沙者之事亦爲心服操舟者令其窩船主人按日計工不容偷惰淘沙者令其每甲甲長指名覺察不容遁避無俟委吏遣役致生煩擾其通郡縣之内外河中有淺狹者不過數里數里之中不過數處用力最易爲害頗多往往於兌糧發運之時必

於此處捉船起駁國務云前勢不就𢔶或致借端生事有司亦不得而禁理之况彼田野之間絕無空房大厦是以狼籍客貨甚則風雨損傷均作一時之商共納三關之稅受侮虧本其何以堪且船隻一經阻滯瀰月難行所在食物一時交貴豈無良法可以久行哉孰若會同臨省郡縣每船令其出工一日再令二船出力以助之令其隨處寫船主人計工督查開深卸土如前若云水中之土難起則有湖人取草河人取螺之法若云水中之石難起則有淘沙奔括之

法設有附近宦族以關風水爲辭則以西湖兩山戕伐蔭樹猶多壅地之說破之不然前代私伐一木則日傷我風水絕我人丁官司告發不休及今墓樹全無則城之內外合宜乏子絕孫何民間生育不減前人蔭木之稠密耶此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其何止於有濟與樂從者哉國與民兩有便焉久則少有阻塞卽以此法繼之良醫治病隨發隨愈何以異此人可以保永壽政可以冀常新百舟方擊春浪旣暖士庶匍匐慶於庭商賈欣忻慶於野獲全安而消宿

弊造福下民盡忠上國含賢當事其誰爲歟

治河通漕議

河漕者國家之大務也河不治則決決則害民漕不治則淤淤則害國分言之則害有專屬合言之則漕不治雖無害於河而河不治則必有害於漕蓋今之治河較往古爲急治河乃治漕也今之治漕較往古爲難治漕先治河也故以爲妨農病民則河不可以不治以爲不止於妨農病民而且有妨於漕尤不可以不治何也古者通賦不過一方之物今則西北之賦稅悉仰給於東南東南之飛輓俱取運於河漕夫

以數千里之轉輸托命於一漕寧非重務哉故重漕不得不重河古虞其害今幷資其利者時也重河不得不治河冀享其利必先制其害者勢也然治河之議自元壽元始之後俱不能超乎二賈之論而別有治河之法焉故用賈魯之術則有如開支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也第河殺則流緩不能無泥沙停積之憂有如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謂濬也第水至則沙湧不能無人力隄塍之患有如抑河之暴因而阨之之謂塞也然河悍則氣張不能無支左傾右之慮是皆非百年不弊之長策也若用賈讓之策則將徙水衝之民放河使北入海矣挽河而北則運道將何從乎又必開東方下水開西方分流矣引河而西是逆流也引河而東不復梗運道乎是亦非益漕之至計也何則蓋古之治河止求於河而今之治河兼欲得漕之通其治之之議固不可同年而論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愚試舉其要而言之一曰因天土堅於冬春水泛於秋夏待冬末春初土堅冰凍之時聚土而築之以待秋夏則水平而易爲力此因天之

道也一曰因地相地勢之高者因淤泥而培以土則堤築而水可制此因地之道也一曰因人用百姓治正以安百姓必至於冬乃可役民則農事畢而易爲力此因人之道也夫因天因地因人非即神禹之行所無事乎然在昔則以北流入海行無所事而在今日則南行已久隄岸已成且年遠而土堅惟加增修無事別議即爲今日之行其所無事也如是則國家不至憂河之害而永享漕之利又何襲疏濬塞之陳言而議分議徙之紛紛也哉

汪鈍翁曰直將全河形勢瞭如指掌故能言之鑿鑿自非酌古準今一部河渠書爛熟胸中那能洞悉如許

展期開放減水壩議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關係綦重也天生下河實居釜底興化為首高郵泰州鹽城寶應次第受灾民鮮粒食已非一日幸蒙

聖天子乾斷開濬海口建置閘座水歸大壑迤東一帶間有收成興邑數年以來東潮西水時相汨沒小民百計經營方得播種正遇結秀之時適遵成例盡開減水大壩滔滔巨浸不舍晝夜以致數州縣將熟之田悉沉水底億萬頃將獲之稻咸付波臣漕米錢

糧從何辦納仰事俯畜從何措置哀民嗷嗷望洋興嘆邇年饑饉職此之故但減水大壩有開運道民生每年四月初一開小壩六月初一開大壩

聖天子廑慮精詳高出神禹然啟閉開放斟酌時宜端在執事作主為民請命即以興邑而論本年西鄉積水未退難以耕種東鄉河道疏通潮瀾堵絕禾黍盈疇秋收在即此時大壩一開西水陡長仍前淹沒民鮮粒食如若暫寬兩月之期使早晚兩禾得以收獲不獨興邑千百萬生靈藉此療饑而數州縣之蒼

赤咸得飽食百十萬石之地丁漕糧可以完納關係實匪淺鮮也況今歲運河水小伏秋雖發不過六分尚未盈堤上河現在車水灌田似可暫閉保全兩河至於減水壩之設原爲保固河堤之良法千古莫易還宜斟酌於寶應之北山陽之南平和等處相度形勢添設大減水壩三五座一遇黃運水發直接射陽湖畧開黃浦河瀆小口則清水奔騰刷深湖底入海有直捷之勢而無紆廻之勞引河可以不開河堤得以永固矣矧寶應以北地土堅厚不若高郵以南地

土浮薄如黃運之水總由高郵諸壩減下則高郵興化先已渰沒盈科而進泰鹽諸州縣次第受災仍將諸水三分歸東出諸海口七分歸北仍由射陽湖廟灣入海是西北可以入海之水反引而東南及東南盈科之後又引歸西北紆廻曲折有不受其害者乎莫若平和添建減壩下河允無水患誠一舉而兩得也

加修范公堤議

范公堤原名捍海堰不獨爲下河各州縣保障實爲淮揚二郡金城關係綦重也有宋天聖年間范文正公初任興化縣時瀕海潮爲患地多沮没民鮮粒食卽以築堰爲己任及至陞任西溪鹽提舉請發帑餉丁夫乘時加築上自通州狼山下至山東日照綿亙七百餘里屹然一道長堤永稱萬年利濟下河富庶江淮又安迄今六百餘年民受其澤但今日久歲淹風雨衝決人畜踐踏更有奸梟挖斷運鹽運薪或資灌

溉惟圖利己鑿堤通河以致堤多坍塌潮多漫溢一遇西水泛溢內外相連民尤病涉所期堵築堅固分役防守庶私鹽無從出没而潮水不致浸灌矣歷年以來各鄉畝畝難耕屢遭荒歉者皆因地方有司修舉之時不過派撥門面老弱之夫手荷一坏之土肩負一束之薪敷衍一時風浪陡發飄泊無存獨不思范公堤爲下河鎖鑰海口金湯宜照高堰漕堤法低窪者加高七八尺不等窄狹者幫濶一二丈有奇潤土行硪務期堅固一律高廣則億兆姓蒼生永歌樂

利千百年大業復著屏藩庶前賢之遺澤不墜而繼起之公溥無疆矣

疏濬市濠河議

河道關係重大凡鄉城大河以及內外支港動關國計民生務宜疏通以資衆利亦王政之所當亟者也況典邑實居下濕形如釜底上水氾濫下流橫行民受其災已非一日幸際

皇仁下逮經畫維新遐邇乂安但附近城郭市濠諸河以及丘流避風文正各港皆係進水門戶咽喉要地一縣性命攸關萬水朝宗砥柱祗因多年水利未修以致豪强侵占居然淤塞一遇狂瀾橫溢水無故

道滔天浴日城郭震盪千萬生靈竟鮮立足錢糧倉庫半沒波濤況血脈不通風水失利旦卽同會議僉云年久日深任在淤塞且多侵占以致風水不利連年失收士鮮登科民恒夭扎兼之商買不至城郭崩坍將來更有難言者矣且惟恐一經動作未免滋擾而紳衿士庶同聲會議徹始慮終良法美意不勞民力不傷民財永爲衆利萬姓呼籲急爲陳請恭下情貴乎上達民事俾有實功立法貴在可行小民又無重累始不負

皇恩憲德拯濟之盛心也

附開濬市濠河議

一議得市河廼　朝廷國脉闔邑風水攸關豈可任其淤塞今奉憲行又出輿情宜亟開濬深通

一議得興化縣原係澤國東南北三門進水西門出水今議先開東門外市河起

一議得市河中積土俱送至城外老壩堆作護城堤岸以培風水

一議得挑河夫係頂塘人出如有租房者房主房客

分別公出

一議得運土船隻向出關廂各埊每開河一條用船十隻一人撐者每日給食米一升柴菜銀半分二人撐者倍之挨次五日輪換並不妨農

一議得頂塘房地有業主者係業主出如係空閒官地或絕産另募人夫挑濬

一議得公費食米出自紳衿貢監併開張舖面之家樂輸如其不足再議捐助房租

一議得築壩樁木水車梯榷蘆笆鍬鋤筐担車內釘麻油灰等物俱在捐助銀內買用

一議得過河樓磚圈侵占官河依律拆毀究治姑寬止升高五尺板樓低者亦升高五尺與文林橋相平以通舟楫

一議得河底深者加挑五尺淺者倍之河面寬濶照依舊址不許侵占

一議得開河後每門設船二隻裝運河內人家灰糞僱募水手撐駕出城每月每間給大錢二文

一議得開河後設立丈杆每月丈驗二次如有再傾

灰糞入河者查出罰挑河十丈

一議得市河兩傍居民每逢朔望出具不致填塞河道甘結以便查稽

一議得挑河後東西南北併各橋口設立禁約石碑永遠遵行

一議得捐輸銀兩併支用公費俱著殷實鄉耆總司出入官胥並不經手　以上數則俱係公同會議衆心悅服不傷民財不勞民力不妨農不糜時並無阻撓肇議各願實力舉行俾朔千秋樂利

邊海條議

海邊挿兵與郡城挿兵不同郡城挿兵擾奪民居百姓露處亦是苦事然猶係有身家之人去此可以就彼沿海居民流離顛沛盡矣若再擾奪其巢役使其力則不堪命而鳥獸散矣是未得開界之利而反受開界之害也故沿海之城無論已遣未遣有民無民皆不可用沿海之民之財之力凡一應搭蓋兵房添設臺寨建立衙門買辦木料或應設處或應禁革皆所當預爲計畫者也官兵移駐海邊各有眷屬無使

露處不顧之理無使自行料理之理衙署房屋必不可少加派民間奉有嚴禁且不肖有司以一派十無所稽查又無有額錢糧可以動支非題開蠲助之例計無復之況各省已有准行之例可倣而行者也官兵在城尚在下鄉打獵破柴買竹買炭買茶買穀今駐邊海無有司挾制益無顧忌邊海小民何以堪此而日用所需又不能禁其不買只在嚴諭賢明之主將使其時加約束平買平賣與民相安如有横行擾奪之事許有司不時報聞庶有戒心民得安堵矣

臺寨條議

臺之設所以傳烽火非所以備戰鬬也以傳烽火則太密十里一臺足矣不必五里一臺也以備戰鬬則太疎一臺五人不足以敵賊衆數十人也爲今之計宜減墩臺之數而講明傳烽火之法晝烟夜火頃刻百里百里之地始立一寨遇有風警發兵勦捕庶幾疎密得宜矣寨之設所以居汛兵非以宿重兵也今日之寨有新築造者有依舊壘者規模狹小容兵百人足矣用守千一員領之足矣偶有賊警亦屬么麽

初無大艅賊船也寨中之兵足以制其命而有餘矣提鎭各標皆當歸本營宿重地遇有大警塘報到日量賊多寡發兵勦捕此爲居重馭輕之道不必將提鎭各營列寨而居也提鎭者兵之總司也沿海各府各有邊界則應各設一鎭以一鎭論之則應駐扎府城不應偏居州縣提督居適中之地以節制諸鎭各鎭居一府之中以經理各縣之邊界此爲臂指相使之道如温鎭之在平陽台鎭之在寧海此安挿之失宜也臺寨之設所以備瞭望非以立界限也沿海之

民以海爲命者也今遷遣無業饑寒迫身雖目前復業有可耕之地而無耕種之力有可以偷生者無不爲之雖功令煌煌三令五申而走死如騖不可得止今奉
旨撤界百姓稍有生機者可以沿塗採捕也而汛防之官恐其不便稽查創出墩臺爲界之說以致百姓不得沿塗採捕不知
朝廷之所以撤界者一寬一嚴片板不許下海者嚴之也沿塗許其採捕官兵不許勒詐者寬之也寬政

行而後嚴政可行今創爲墩臺爲界之說是又立一界也又立一界是民終不得與塗相近而又何從而採捕之乎竹筏小船偷出海外非盡百姓之過也若細繹部文寬其採捕而止嚴其出海則百姓有可以養生者又何苦蹈不測之禍乎此當亟爲講求者也海之爲利大矣趨利者不顧害所以沿海之兵星羅碁布而偷越之奸民終不可得而絶者防範之勤終不能勝其窺伺之巧也何也五里一臺臺止五人日可瞭而夜不可瞭風雨晦冥倐忽兎脱一出之後泰然肆志矣何也兵船亦禁無識其後者也今日海水溫台甯三府之遐界袤延數千餘里一口出一人百口出百人矣一口出一船百口出百船矣欲從而禁絶之不可得而禁也愚以爲民船可禁兵船不可禁併禁兵船者功令之過嚴也
朝廷動用數十萬金錢修造大小修戰者所以臨敵制勝也若海内有奸宄之民蠢動之賊惟瞪目視之而不敢以一艇相向而聽其飄忽任其揶揄無此法紀且積小成大積寡成衆今日養癰他日貽患此不

可不早爲計及者也宜寬兵船之禁使大帥遣調不時出哨遇有奸宄草竊盡力殲之則内外皆有顧忌海禁自然肅清矣

戰船條議

戰船所以備水師之用水師既廢則戰船可以不修今戰船又復修造則知水師更不可廢也不惟不可廢且宜亟加遴選豫爲訓練以爲先事之防查戰船之大者犁艚水艍也舵工水手應用三十人沙唬雙篷船水底穎船之小者也舵工水手應用廿餘人其人非可一呼而集其事非可不學而能其數不可少缺一人則缺一人之用矣又不可以生手之人充數一人充數則又缺一人之用矣卽數與舟楫相習之

人而非屢出大洋經歷波濤熟識道路善占風色者卒然驅之出海必且周章無措惶惑束手矣前議勦於出哨者不惟可以靖賊抑且可以練兵萬萬不可與民船同禁者也今日功令禁民間養馬未聞禁營兵養馬則禁民間出海何必禁官兵出海乎官兵出海自無海寇登岸矣此整練水師之要道也

水師條議

一邊海之水師宜復也水師之有船如陸師之有馬也陸師無馬山林之賊無追奔逐北之具矣水師無船江海之賊無追奔逐北之具矣今

朝廷之上將沿海戰船議留議修誠急務也獨是守船之兵每船纔五人耳夫水艍犁艚等戰船有舵工有水手有捕盜看舵扯篷守桅搖櫓拋錨下椗汲水劈柴燒火煮飯除戰兵不筭外非三十人不足用有船而無人與無船同也且五人管船不過泊於內港

不敢行使也使遇風潮斷纜拔碇一有漂流之警則此五人者已束手無措聽其所之矣此平日之水手有不足之患也若一旦有警照船配兵出海追逐將以運船之事責此五人乎五人不足也將以責之戰兵乎戰兵不能也此臨事之水兵有不足之患也有人而不足用亦與無船同也此不過言不得船之利耳且有徒存戰船之害焉水師之用船猶陸師之用馬也陸師之馬非終日馳騁人馬相習則臨陣方畏顛仆之不暇烏能殺賊乎水師之船非終日運使入船

相習則臨陣方畏偪覆之不暇烏能求勝乎今戰船泊於內港終年不見運動器不操則易腐數年之間便已朽爛使

朝廷無數金錢竟成虛費再請動支重加修造而置之水濱聽其腐爛如故也此虛糜之害也一旦有賊長驅而至彼船如風我船如石隨風趁潮挾之而去瞪目視之無可如何此資寇之患也夫戰船既議留矣既議修矣而用船之人則置而不議如有馬而無兵斷斷不能殺賊者也應請仍復水師之兵照船配足仍令不時運動使船人相習手器相機知風水之性歷波濤之險一旦有事斯有備而無患矣

南宮适宜備四科之選議

古人三不朽首在立德其次立言二者非有內外之分以為吾有德於中也而微有欲見其言之心卽此欲見之心便非退藏之密識者譏之矣且德者積之日至於厚而言者出之遂無復追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者心之符也君子不可不知謹也聖門如南宮子者身處華胄未聞禮教得罪奔衛載寶以朝幾不免于刑戮及聞夫子述貧一言遂散財好施焉其從夫子遊問禮老聃老聃贈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弘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隱者也南宮子與聞之三復白圭云若夫羿奡禹稷之論哀然有當於夫子之心夫子贊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於戲德言二者有一於此足備四科之選南宮子殆兼之故宜躋之端木宰予之上也

范文正公從祀議

古來道統相傳如薪取火自孔子傳之孟子厥後千四百年幾於或息濂洛諸子出而道統復振理學之盛莫過於宋後人考稽祀典自歐陽永叔以至真西山一十八人皆得從祀文廟而獨遺於范文正公何也當孟子既没濂洛未興斯道絶續之關公一身開一代淵源之始至今無人起而議之豈不惜哉范公立朝大節載在史冊他不具論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貧而力學其於聖賢之書無不綜覽故其爲

文一本仁義孝弟忠信其自命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曰君子之道克乎己加乎人窮達一也及舉高第敭歷中外無不以教學爲先務晏元獻薦公于朝而公復薦胡安定爲太學師由是教化大行人知興行至授孫明復以春秋授張橫渠以中庸而二人學業有成轉相授受迄今論濂洛之教不衰非公開之於先而孰紹之於後乎若夫置義田以睦宗族捐宅地以興學宫此皆從古所未有事流風遺澤久而彌彰劉漫塘論本朝人物以公爲首而王世貞之議從祀謂宜退歐陽而進公今者胡安定張橫渠巍然配列而公反闕焉不講亦獨何哉倘曰從祀者必取其著書立說羽翼六經而公之文集中易義四德說諸篇謂非著述不可嗟乎身當絶續之關開一代理學淵源之始而竟不得與歐陽子並列焉此亦有心世教者之責也

世經堂初集 卷之 文鈔 三十

世經堂倂體文章初集目録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六

文

祭風雨文

頌王總戎靖海文

硯田告荒文

祭郡厲文

爲傳星齋營窆文

祀河文

勸惜字紙文

種栁文

募瘞骸文

篇

持盈篇

謹微篇

梋槐篇

張睢陽篇

鬬蟀篇

項王廟篇

湖心亭題咏篇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六　儷體文鈔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同學林雲銘西仲選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文篇

祭風雨文

維大清康熙歲在戊申仲春之初花朝之日謹以梅花數枝新詩一首致祭於雨師風伯之神曰惟神爲兩間勞臣百昌施主位隸巽隅布離和而揚震德神棲璧野司畢宿而友箕星春首一犂頌恩澤者在農夫日中太平十日獻治徵者在

天子殿上若乃暑灑芳林園圖似錦輕嘘膩圃花氣如烟妙致騷人攏手拈成詩料幽情韻女臨粧拾得春心此又風流主盟吾輩屢蒙奇貺且是吟壇供奉詩紱每借尊銜但至仁無竆施則不匱而大德猶憾受或非宜於是持公道者謂神之澤奢花顏者謂神之心妬此固不足信之人言然亦不可訓之物議也茲屆仲春節逢花朝二十四風花信稍遲一百五

雨清明將近無柰怒號連旬狂飈彌夕神數見譴天不我憐病粉愁香俯首聽命故旦等折梅爲詩於神酬功共曰芻辭代花乞命獨念花稟妍姿未聞以柔媚取罪神有大功豈待以摧折爲威苟留一點之芳艷庶大塊之文章不刋無傷百卉之幽妍卬名士之風流未死殆有大造於天人豈直加恩於草木而已也伏願自今以始鑒情痴之無涯憫香魂之易殞加意護持順時矜恤施恩于望澤之時霽怒于厲威之日使幔亭徹而不張繡帳施而不用則錦天渾沌從此方開香國文明於焉載啟厚德單恩無量無邊矣旦等不勝竦息虔禱之至

頌王總戎靖海文

嘗論東南負海之地三日浙日閩日粵而以浙爲上游浙之郡十一甚江而東者八西者三而以省會爲中樞

天子之節使閩枝碁布於海上者不可勝數然而振挈裘領苟不得其人則山崖海澨之間往往擅搪相呼至於蟲屯蟻聚不可爬梳故治閩粵者於浙治浙者於省會其置帥特重於佗郡非得威望重臣弗可以受茲任繄我王公洊膺宸寵其才猷敏練不獨忠

勇天性摧鋒陷敵滇黔徼遠歷著勛名而三畧六韜行軍用兵之道掌握精詳如唐之李靖宋之曹彬堂堂風度固非一時名將可及惟是東南山海方訌廼奉特簡來蒞秉纛馳牙開府武林凡吾兩浙昔日伏莽情形早已洞悉於帷幄矣其間鯨鯢未靖帆影參差海外遊魂非因內寇弗震而內地之竊發潢池者又非借寇之勢弗張也兩葉不去終尋斧柯涓涓不絕將成江河公遂設法佈勁旅扼於要衝防護周於井巷澤之瀦山之島水陸佈置力倍神厚小則發摘捕治大則設伏擒勦書草薙而禽獮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然後賣刀買犢棄劍持耰一方寧謐而三方爲之迅埽豈非公之肅清內地有以潛弭其外患哉今廈門金門之間稍喙息矣朝而解甲者若干人焉暮而投戈者若干人焉人知招攜服貳爲閩粵功不知總制上游者公之功人知聲援犄角爲全浙功不知坐鎮中樞者公之功此公之功銘在鼎鍾勒諸竹帛以垂不朽

硯田告荒文

寒家硯田一方毎歲穀日前後播谷犂雲鋤雨刻無寧晷慶大有屢豐年臘盡始收不時之需緩不能待徃〻婦子嗷〻家人戚〻近者鸛鴿爲祟田卒汙萊西圍半頃菜饉之三東壁一箕穀饑之九稼亾難免小東之呼歲儉猶列大方之目引領捐租之詔感懷恒產之人因思救荒無策遂爾告荒有文

且有郭內田二頃坐落歙嶺保屬端溪圖分黒白河

洛灌水今古耕耘地上上稅下下春鋤夏插煙雲盡出管城秋收冬藏顆粒皆由即墨山東孔子繇〻弗休新北伊川猷〻莫蒭春色無遑非關侯伯胡考能馨有似西疇逦乃鴝服朦朧桑君之鈇誰識馬肝剢落武帝之册空調客鄉勞頓精神磨滅臨池毛頴多愁歲月全拋滴露難醫子鶴妻梅休誇八斗未免絲肥紅瘦空慕千鍾學海流長毎患七年旱魃書囊蒂固爰憂九歲水災匪旦焚心莫知其碩與懷省欽愈悵石田嗟揠苗之何益嘆力田以徒勞若不告明主

旅行將誤殺農夫

祭郡厲文

竊問陰陽燮理神人協和襄國是而輯民瘼肅明禋而闡幽典故至誠之道自古同揆而感應之符於今為烈茲屆令辰恭逢厲祭祇請城隍下壇主爵丕顯上國之典章敬給十方之神鬼凡在無祀並沾恩賚或溝瀆委身憾齧爲啄或甕烟亾命釁肇金生或猛獸噬人血焦山紫或狂鯨嘯日淚漲海黃或虆無一錢威劫自盡或誤蹈三尺法重先裁或犴戶天愁花開鬼面或泉臺路渺棺滯陰房或忠孝靈光多年未

雪或仇冤互搆宿業不清或夢斷似人杜宇叫他鄉之月或卜歸無所令威怨華表之雲凡茲一切游魂俱藉九天運宰下自日於崇冥涕皆為笑輦春風於大陸憂易而昌嗚呼楚些歌而鬼安廼宅肹蠁潔而神惠爾康將見嬉々婦子措萬竿之絲竹日報平安坦々壤衢羨四海之金甌永稱無恙天人匪遥昭格不爽尚饗

為傅星喬營奠文

麟書萬祀禮重無歸虎觀紛綸義照副意披檀函而儀舊館展矣彝微緬粱室而悵玉杯都哉帝詰予五銖於冥漠流連謝氏之文理三訊于沈幽慷慨向雄之說射聲甄淳建武仳傺停棺衍年々無守之桃廣漢騰仁雒陽倉卒荒骸免夜々城頭之哭幾苒賢而起乂告宿好而惠存茲惟星喬氏者誼飫椒蘭志華日月耨饁先登鹿車重挽不幸炎剪絲陰景斟華髮趣奉禮之赤蚪替樂安之繐帳要離未傍早促扶風壹

碎甫傷旋驚膠折流離三匝繫擲黃壤行路悲傷魂歸異域奚改卜於古風匪日九原可作鳩新塋以共祔豈云合葬非經是用不揣敬咨君子揮金種義不辭薛稷之嘲勝麥流淳邉企晏卿之報數期十五卜奠三旬風高甸甸豈其金華爲艱善以陰行勿謂絲毛莫措日於我殯追隆束帛之誠所不敢言郤媿焚車之薦藉厥衆襄永寧窀穸藐孤拜下泣之仁重泉唧掩骼之澤臨楮泫然毋同募叱凉朋僉戚不載節

端

祀河文

緬惟平天成地聿修明德之功疏瀹決排共底清寧之績是以海不揚波歲皆豐稔小民得安衽席帝悳無疆下上永著又安神靈有赫允矣天心效順展也洚水爲災七邑沉淪慘聽瑣尾流離之哭十年咨儆難分唐堯虞舜之憂仰荷
聖聰特隆南顧大開海口亟拯孳生夫丁溪一工前乖成而未竣茲下河要道重開濬以落成旦符欽承
王命肅迓神庥涓諏吉日再興九仞之工破土方隅

爰藉五丁之力潔將禋祀重薦苾芬伏惟誕昭靈貺陰翊昌圖大功有造國事無愆俾七十二山河之水悉歸大壑使百千萬昏墊之民永樂康衢則神之功德當與天地無疆神之惠澤益共
皇仁大沛矣神其鑒歆永著光烈謹告

勸惜字紙文

字乃天地間之至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覿面共語能使天下士隔千萬里攜手談心有欲聞於人之言彰其字而白之有不欲聞於人之事封其字而達之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而不賴乎字若無福之人雖盡力求之旋得旋失有福之人藏之胸臆即勇者盜者莫能刼之而使去豈非天地間之至寶歟以天地間之至寶而糊

墻裝物拭穢燃燈不亦折福也哉況佛經道典俱從字出一旦拋棄其罪何如吾願同志君子凡遇斷簡殘篇片紙隻字或於通衢巷陌或於人家汙溝穢厠敬而拾之即付內庫或投清流普同勸諭在宅婦女一體敬惜以貽後裔以資來世更有磁器之上書寫圖章詩句及其損壞沉溺汙穢之處罪莫大焉余家兄及門陳緘菴太史未第時其封翁晉天曾任景德鎮巡檢通詳各憲首禁磁器寫字因而題達上格天庭太史青年聯捷南宮爲金馬玉堂貴客海內共知

拈出一誣余永乏之地悉捐清俸收買字紙棄焚紙灰貯之净罎攜投江湖以還天地至寶更有科場釁戰一字差訛貼出不錄法曹讞獄一字失經爰書莫救此皆平日不敬惜字之報古語云一字值千金信有之乎聖訓云惜字一千延壽一紀良不誣也若夫瞞心昧己誣人害人之事下筆卽有果報或名利暗減刑禍漸生或書香絕脉子孫聾瞶又豈可不大加慎恤也哉

種柳文

泰郵地平衍無山林川澤故喬木絕少南抵江都而東達於鹽瀆西臨高堰而北通乎八寶綰轂其間東西六十餘里乃南北亘百二十里也冠蓋行旅相望於道輪蹄交錯旦夕不絕每當夏秋暴行烈日之中人馬喘汗困瘁可憫乃知周禮立樹表道之制固仁政之一端也曷不舉而行之余思課民種植恐妨東作旣非官物終難永久徒滋擾耳於是捐貲募人度地而種不疎不密羅列道周徧於境內沿濠之堤及護城古堤莫不植焉凡數萬株夫柳之爲物易活而驟長數年之間高可數仞扶疎紛披鬱然成林不難也春則白絮漫空綠雨徧地曉風殘月朝烟夕靄行旅之往來恍在畫圖點染中夏則密葉重陰蔽翳天日炎威不及淸風徐來解鞍暫憩人馬皆愜此時如行淸凉净土頓忘塵境深秋以後暑退凉生黃葉半林寒鴉滿樹夕陽古道踈影婆娑冬則敗葉盡脱寄雪封條望之如瓊林玉樹皆足以供詩人吟詠不減灞橋勝致也雖然又有說焉不可不辨也從來以花

椰蓮稱而隋堤之椰則取譏後世河陽之花則見美前史何也煬帝勞民以自樂潘岳清靜以致理也若意不在民而唯澆花以共讌賞吟詠此與煬帝自樂何殊而乃侈其事曰河陽滿縣花乎夫名曰花縣曰花封蓋取其清静不擾官有餘閒能作韻事意不在花也今余不種花而多植椰鑿井其間置汲器以便行旅不欲使出吾途者而有困罷之苦也鄰固劇郡又居衝途奉公盡職且宵閔皇有巫馬戴星之勤而無宓子鳴琴之暇安能倣前人作韻事然爲人之與

自娛則有間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余無召伯之德安敢望鄉人懷我而愛護此椰比於甘棠乎故作文以貽之俾後人喻意毋輕伐其條枚可也

募瘞骸文

傳有之入廟敬過墟哀若夫涉昭陽之郊目擊夫水次孑遺生無以爲麗死無以爲歸而不愍然思所區處者非夫也余承乏於茲邑甫入境而一葦所如不辨田廬不分墟墓殘喘棲苴暴骸浮漲不覺泣然長嘆既而追先聖事人事鬼之訓因思勢不能幽明並濟則與爲起死盍先治生蓋死求其生不得也若生者不至於死不爲急務乎於是催科不勤其程雀角不究其辜不使奸役需索不令土豪武斷諄而諭之

薄而警之瞿瞿蹶蹶日甚一日惟慮無以生吾民而使吾民之不竟生也適同鄉余子紫芝僑是邑謂余曰君之所以生夫與邑者頗有緒矣盍不卽爲死者計乎余猶謝未遑余子曰必待民盡袵席而後及此也是骼無庸掩而胔無庸埋也必待獨力有餘而後舉此也是功欲自己出名欲自己收也夫獨爲之何如衆共之且君昔遊江夏瘞骸者千計楚中以爲楷法今誠申而曉之率而作之則若紳衿巨室及韋布之好義者有不量力隨分共襄盛德者乎吾見死者

之無憾應爲生者之造福行且挽浩劫於資生奠懷襄於平土未有涯也余釋然曰是余志也其亟行之是爲文

篇

持盈篇

陽盈而降陰盈而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盈返悲此人情也是以古之君子衣成則必缺袖宫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錯示不盈也魯廟有欹器焉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貢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

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自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噫盈豈在大哉

謹微篇

天下事莫不起於隱微而成於盛大禁微則易收末則難焚〻不滅炎〻若何消〻不塞終爲江河誠能慎之禍之根也日是何傷禍之門也苟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禾雖疾其無所及矣在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爲聖人防患備險之意然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衽席杯觴之間而謔〻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魯有恭

士名機汜年七十魯君問曰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鴻鵠飛冲天矰繳尚得而加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于汜者何釋恭爲蓋古人防危慮患於未然矜躬勵行于垂老類如此司馬公曰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吾願自今伊始治其微毋待其甚防已然之患毋棄未然之言則得之矣凡

人禍可忽諸

植槐篇

縣治居瀛洲之上營曲面勢規模宏潤山拱辰樓而入至於堂下廣袤可數百步空曠無樹當盛夏時民隸暴於炎風烈日中甚之可念且拱辰樓甚高竦而堂較卑亦當有以埤益之何樹而可因思周禮植槐聽訟其下魏韋孝寬爲刺史令部内道側植槐以蔭行旅取此二義莫宜於槐乃植槐數十株夾道羅生連枝接蔭徧於中庭不唯出入其間有所庇蔭而前望拱辰樓綠陰擁蔽若暈飛集於樹杪乃爲此堂增

壯觀矣視事之時樹色葱蒨對之心曠神怡耳目增爽每顧而樂之乃知周公制作之善即種植細事而亦通乎性情之微也人或不喻有舉王晉公植槐事以爲賀者予笑曰此縣之公庭非余家庭也植槐以自表暴何其示人淺乎夫樹以表德而君子之行象物而動者也吾聞虛宿之精散而爲槐虛之爲德廣矣大矣集思廣聽虛能受益虛公聽斷虛能生明以之從政則政無不舉民無不服豈唯治一邑即以此治天下裕如也然而虛者實之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槐體堅實可以庇材而有廊廟之重焉君子則而象之又何擇於任之大小乎世有負虛名而鮮實用者常意輕一邑而自詡曰非百里才此何說耶若能虛衷任人實心任事象物而動比德乎槐則聲聞日遠自有爰立之望漢之三公多出於守令之表著者是已唐尚書省南門内有古槐垂蔭甚廣夜深有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爰記其事以貽後之君子幸佩斯言誠能實心爲政如槐蔭之庇民吾知堂下絲竹之音必發於清夜矣

張睢陽廟箴

國家之安危必有所寄則忠臣是已斯人也天下無事則以忠君愛民爲心危言危行不避怨禍爲國家立久安長治之基天下多難則以扶危定傾自任忘身忘家以死殉國奠社稷於阽危莫救之日是故春秋傳曰忠社稷之固也豈惟一時賴之俾天下後世知有綱常名義之重厥功大矣故身歿之後廟祀百世所以旌忠而報功也歷代固不乏人而其尤顯著者則莫若漢關壯繆唐張睢陽宋岳武穆三公爲最

烈今俱爲神聲靈赫濯震耀四海而廟祀幾徧於域內矣乃吾於睢陽重有感焉天寶之亂唐明皇楊貴妃以荒淫釀之於內李林甫楊國忠以奸邪成之於外府兵大壞而武備隳弛邊兵太重而內地無備承平日久人不識兵故安祿山觀釁而動舉其三鎮之兵反於范陽猶如疽發於背毒連於心死在旦夕不可救藥矣故其反也如迅雷不及掩耳所過州縣望風瓦解不兩月而陷東京宿將如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莫能禦潼關破而京師不守帝出奔蜀唐亾之形岌岌乎若纍卵矣當是時國勢不至土崩而復振者則以平原太守顏魯公倡義於河北真源令張睢陽公倡義於河南人心有所繫屬州縣不輕從賊而郭李因之以成克復之功也然郭李以將相之重總蕃漢之兵有江淮租庸以給軍食二年之間僅收復兩京不能取河北仍有相州北邙之敗復失東京公以陷賊縣令糾集義旅爵賞無所得兵食無所資徒以忠義激發而用之常以寡擊衆以弱制彊未嘗敗衄遏賊勢於滔天之時如防之制水使江淮租庸

不爲賊有是郭李處其易而公處其難也且令狐潮尹子奇皆劇賊也所將之衆不減於史思明張忠志蔡希德而又多同羅突騎精兵也如使得志安知不又一思明乎公始守雍丘以二千烏合之衆當潮兵四萬相距一年圍守百日大小三百餘戰賊大敗衄死傷大半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以絕糧援今令狐城是也公慮儲備不足乃移兵睢陽與太守許遠合兵兵僅萬人賊將尹子奇之兵數十萬攻圍甚急公督兵晝夜苦戰前後四百餘合殺賊卒十

二萬人賊憚其智勇不敢復戰乃掘重濠以困之堅守十月城中食盡餽救不至衆議棄城走公獨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卒守死不去城陷與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嗚呼公鏖戰二年卒以身殉者欲遏賊衝以障江淮全財賦以濟中興以危城致死牽綴强寇而分殺其勢成國家再造之功公死而賊亦大創矣是以兩京克復即在睢陽垂亾之日公死三日而救兵至死十日而陳留人殺子奇以城降與公厲

鬼殺賊之誓其應如響則是公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使公不死間道歸國異日必以忠正見惡權倖即不死於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之手亦當爲元載盧杞所擠陷而濟之死地如顏魯公矣寧得如今日死難之烈二也哉公死後數年史朝義自圍宋州以圖江淮朝廷勅李光弼鎮臨淮統八道行營以禦之諸將憚賊强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乃趨徐州使其將田神功擊賊破走之江淮乃安噫光弼此心即公之心也保障之功非能出公上而兵力不啻十倍猶若此其難也故余謂唐室再造之功公實有以成之郭李處其易而公處其難也丙子秋兼攝真州境內有睢陽公廟下車即欲詣公廟貌以申仰止之素詢之真人皆云廟在城西久已傾圮余聞而嘆曰禮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公以義旅禦賊爲國家捍蔽江淮勤勞百戰以身殉國真州非公死事之地然公之精忠靈爽格於上下照臨四海海內郡縣處二廟祀之真州廟貌傾圮有司之過也

遂擇吉新廟貌肅禋祀以偏將南霽雲雷萬春及單父尉賈賁配享賁與公同時起義合兵而與令狐潮戰死者配食公廟禮也公舉進士爲臨渙尉遷真源令起義以守雍丘功拜御史中丞河南節度副使死贈揚州大都督以守睢陽死難故天下稱張睢陽云宋追封公爲東平王廟本舊建狹隘未稱爰爲篇以告真人必有弘潤其規模壯麗其殿宇者吾知神之靈爽定有以佑啟之也

鬭蟀篇

余少遊學天台資福寺見硯溪一泓潺湲青嶂揷天古木翠竹環左右山僧復誠朴可親遂下榻焉叟臈而伏忽又臨桂月秋山堪賦之時恰蟋蟀集宇下鳴呦〻與金風聲相問感物異時之情倍覺惆〻可憐家人輩捕數十枚置木盆中鬭余嘆曰南宋失樊襄似道猶踞半閒堂爲之今余非平章也無軍國責不妨作此冷伎倆因就視之但見趯而躍者飛而鳴者張鉗而振股者始則逞厥斜桓俱有不相上下之勢

及兩翅相接勝負攸判或垂頭喪氣固具沮喪之形卽奮武揚威亦露侊倖之態止中有身材最緊小者色純漆聲嬌恂〻多謙退意傍頷聲蟀毫無矜張之狀殆奮臂一呼無不辟易披靡順昌旗幟不是過矣始知張雷庚狀貌類婦人女子諸葛君綸巾羽扇依然名士風流羊叔子之輕裘緩帶李涼源以白衣侍行問岳少保亦孝友文雅卽近時威大將軍樂與儒素往還無不制敵如神師出輒獲勝乃有建高牙擁大纛品甚奇偉所至多赫〻名而塡然一鼓非僵尸流血必棄甲曳兵僅能作威福以糜爛其民欲如此蟀之勇不及也欲如此蟀之智不及也欲如此蟀之靜養與鎮定更不及也觀當車之螳臂愈知草野間多異才矣遂樂爲之篇

項王廟篇

余過東魯見項王廟遂贈禮焉卽昔時杜明甫抱頭醉哭土木之像亦能下淚者是由漢歷唐若英靈亘千古而不磨矣因思古今廟貌之崇非聖帝明王必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與有功德於民社斯俎豆尸祝長得司其蕭爽明威之權與彰造化之大用他如與妖作怪止甚依草附木正人君子必辟而黜之初不聞有血食之傳祀典之列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狄梁公奏毀吳楚淫祠一千七百餘僅留夏禹泰

伯季札伍員四祠項羽生下相楚將項燕之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學書劍不成去學兵法與伯梁起兵吳地破秦角漢大小垂百戰覇西楚及敗垓下遂自刎於烏江亦烈丈夫所爲第觀其生平喑啞叱咤千人自廢未能屬賢任能不過恃一往之氣以顛蹶耳且併冠軍逐義帝屠咸陽殺子嬰焚宮掘冢坑卒擄財所至輒殘賊如在唐虞之世應與四凶同其放流誅殛況廟而祀之耶或謂當時桀驁之魂未卽散土人因追崇之然愚夫愚婦能新其像奠其宇不能使

天之假其聲靈以赫濯於後世而天之假之者益始皇以積暴之餘酷法嚴刑播虐於四海焚坑師儒貽禍於萬年二世又輔以趙高而怙惡不悛人之怨深矣神之怒奮矣強暴剽悍又處於莫可如何之勢矣使不生一猛烈遐之者以先驅除之縱沛公大度三傑多能亦不能勝殘遐劉一正其併吞之罪大快六國之恨此羽之生天實主之以毒制毒方終止譬之烏喙紫砒性本殺人有時用之亦可已疾陳勝吳廣不過倡其始高祖諸人不過收其終非得羽之果

敢剛愎疑不足以肆其猖獗憑陵之報於嬴秦也則咸陽之屠天實屠之阿房之焚天實焚之孺嬰降卒之坑戮天實坑之戮之於羽乎何尤夫天既欲假手於生前自不得不昭格於身後宜其赫聲濯靈經千載如一日矣禮祀之享誰曰不宜但觀其規模固不足端冕凝旒稱南面之人亦不可垂紳正笏廿北面之士真所云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乾之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故宛竟止成其覇王耳

湖心亭題詠篇

西湖山水甲於天下湖心亭爲西湖最勝處凡探奇湖上者莫不登亭以大其觀且向有額曰山水之間更著一聯云春夏秋冬雨奇晴好無時不宜士女緇黃都成雅集東南西北魚躍鳶飛隨處皆可絃歌詩酒盡是風光真人世之蓬瀛也恭遇
聖駕南巡翠華臨幸
聖天子親灑宸翰賜題曰靜觀萬類曰天然圖畫龍飛鳳舞鐵畫銀鉤萬古留馨
皇三子題曰披烟霞字法俱邁晉唐千秋繼美可謂湖山增色宇宙大觀者矣山僧敬壽梨棗并集古今題詠聯對以誌不朽但採擇未周倫次未序俟諸宗匠留心輯補若天下之人已登斯亭者藉兹印可而未登斯亭者枕此臥遊云爾

世經堂偶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七

題辭

三台采風詩題辭
二姓定盟誓辭
奉先忠節木主從祀雙鳳閣祝辭
董太史天馬賦壽屛題辭
題宗梅岑芙蓉詩集辭
題宋旣庭哀女詩卷辭
雲壑近稿題辭
流香閣倡和詞題辭
周禹九輿頌題辭
堯花扇題辭

書後

書李笠翁耐歌詞後
書韓幹兩馬圖後
書贈大參錢生一傳後

書醫說後
書鮑母墓誌銘後
書神異經後
書表忠訴後
書太蚕圖疏義後
書今又園詩集後
書萬子從祀議後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七 俳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人月觀文校閱
同學汪琬鈍翁選 卿月秋憲 正字
受業余演震衍輯 男恒月就山

題辭 書後

三台采風詩題辭

兩越山川赤城夙稱秀麗三台風俗青海更屬淳龎人物著名世之英華文章開經國之模楷自古爲然於今尤烈官斯土者莫不問俗采風懷其寶者亦皆賦詩言志若夫郡伯鮑公長白才子金紫世卿俊逸參軍家傳驄馬風流太守治最黃堂朞月化行不讓賣劍買牛之俗七襄才足聿宗雕龍繡虎之人筆落疑神詩成泣鬼分題刻燭士皆譽重青箱傳檄徵歌人盡名高黃絹精鑒折於菰壇雅量衡於行卷借茲林藪供彼輶軒建馨未艾聯同旌節之花擷藻攸歸即是科名之草篇篇龍德字字曲江余也學步後塵探犀玉篋如觀華頂之雲淵瀲莫測似挹石梁之瀑嶽秀難形太白夢遊吟共堪千古輿公金石賦兼美

一時況今
天子特開博學之科延訪宏辭之目璇璣春雨咸登
玉葉金書韋布縉紳齊晉石渠天祿吾知采詩白雪
高和陽春不獨觀風問俗競起霞標行將清廟明堂
同賡虹彩賢太守進而衣被天下諸名家藉此繼響
後賢豈特漢殿同時便給尚書之札楚宮一賦立賜
雲夢之田也哉短篇恭擬七韻具成

二姓定盟誓辭

伏以雀屏高列霞光五色呈祥鳳卜永諧月老千年
締好光增堦譜慶溢宗祊恭惟帝君麾下忠逾日月
義重河山允文允武丕振人倫於世胄赤面赤心久
司壇坫乎人間今弟子某〻產雖異地生幸同時始
則傾蓋如故效管鮑之訂交繼而文定厥祥方朱陳
以合好人宗余靖族著西陵世邰胥恭望隆東浙此
余之男可稱國珍魯之女足美閨秀愧余德匪四知
才慚七步聿追明發本南州高士而傳緬想清風由

忠節名公以顯茲介二姓之噬嗑大賛良緣俾符一
語之中孚俯襄盛典三年曾結盟不數金分華席百
歲圖歡慶乃知玉種藍田伏願帝德遐昌微忱永鑒
神功廣運夙契弘休拭目睹乘龍共叨氤氳定情微
蹻鳳咸感高深恭遇中和令節卻值泮水之期適逢
上巳良辰作晋看花之宴從此燕翼貽謀蕃衍盈百
男多慶行將鶴齡永算頌禱叶萬壽惟祺神其主盟
降爾景福某等不勝忭舞之至謹奉疏以聞

[illegible][illegible]壽先忠節木主從祀雙峯閣祝辭

維年月日嫡孫旭旦等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敢昭告於　始祖忠節公曰竊聞秉德隆厚者雖當幽潛而必耀入人深切者即至久遠而彌彰此輿情之所以欽仰而俎豆之所以常馨者也恭惟我祖古今巨儒乾坤正氣揭千秋之忠孝碧血成虹扶萬世之綱常丹心貫日父女從溺兄弟共焚臨命披肝酬武穆先後同揆孤忠尚友逈文山死生合節固宜廟貌長存蒸嘗永久者也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常規制落日

皷鐘恒覩聲容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源傷哉鄰躅春開斷垣慘矣鵂鶹夜啼拱木泪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

朝廷咸有致祭之文而木本水源子孫寧無追遠之意歲年雖遠風烈猶存今特載木主於西湖神棲有格虔奉祀於東閣賢集同堂上以敷祖宗德澤之恩下以示子孫觀望之則伏願佑啟後人克光前烈玉堂金馬之臣代代相生北斗泰山之品世世間出俾子姓善益彰而惡潛化賢孝繩繩祈同宗老者壽而少者懷忠信濟濟則理學創自家升而功名登於

帝簡矣行將望賢有司告之臺省冀

聖天子錫之珪璋褒在天之靈激為臣者勸旭旦等不勝虔禱之至

董太史天馬賦壽屏題詞

南宮書法妙絶千古而天馬賦尤爲南宮得意之筆後數百年歷宋季而元而明則有雲間董太史書法之妙亦妙絶千古而其臨摹天馬賦也神淸于骨法饒于態又爲董太史得意之筆倩修王子珍秘是書者有年會母太君六袠帨辰諸姻戚謀繕錦屏以祝王子請于太君太君賢母也素鄙華靡不欲以近世蕪詞敷颺閫德而獨喜宗伯之書天馬賦命裝潢之鄭重之以爲是屏光此又王子與太君得意名賢之

筆而必欲寶之以與世共爲欣賞者也余知倩修固賢者乃其母太君慈幃訓廸儼若嚴君之所式穀也其壼範懿行不具論獨計其相太翁先生觴咏湖山徜徉半世以闡閩名宗而羅珍陳錯自甘紫茄白莧之味所咀茹幾何撫丈夫子且教且育以迄於今其寒灰勞杵辛苦相對又當幾何此其荼蓼之操表人寰者未易一二罄也然余觀天地間最壽者山河最易敗者楮墨以今計之天馬一書米以前數百年而傳其法董以後數百年而得其神名賢之蹟𢹂于楮墨且與山河並壽而太君之不貴蕪詞而貴名賢之蹟也實有鑑於牝牡驪黄之外倩修逸才神駿足備天閑之選而猶伏櫪未伸厥志正不欲以得時則駕蹀躞天衢也令人覩其名駒思隨穆滿造父輩馳驅並轡于瑶池之宫閬風之苑謁西母而謀所以壽焉即以董太史得意之筆爲太君無疆之祝也亦宜

題宗梅岑芙蓉詩集辭

近日詩家風氣類皆厭棄漢魏三唐而以蘇陸為宗梅岑先生獨力追正始規摹古調其才之閎肆筆之俊逸詞之清新體之醇正允堪高步詞壇壓倒流輩世有識者當不以余言為河漢仍贈之以詩詩曰當代誰稱絕妙辭維揚才子九重知只今大雅淪亡日尚有梅岑一卷詩

題宋旣庭哀女詩卷辭

天下惟大聖賢乃有至情情也者心之所不能已者也學者之言輙曰貴乎忘情惟能忘情乃能用情惟能用情乃能情見乎詞今人愛一物則從而歌之詠之一唱而三嘆之此其詞僅流連寄興曲盡風人之旨此之謂情私也非情也若夫天性所到樂乎其所不得不樂哀乎其所不得不哀而後寄之於文詞歌詠之間一種纏綿悱惻低徊悽切之意不特發揮其不容已之情兼足以移人之情此其情惟哀為最甚若旣庭宋公哭女之詩是已宋公公車長安丙申之春丁酉之秋下榻燕館而長者之履恒滿其榻下於衆賓酬酢車馬紛沓之際俛首不言若有所思余間一問之則曰吾有女穎甚孝甚每一念至不覺見諸面目而不釋然者也余笑曰人之愛女甚於愛男洵然宋公聞余言啞然笑也一日向我告曰余今者㡾欲醒有呼我於枕傍者再人歟鬼歟抑予之隔墻相喚歟噫異哉牀頭聲響乃其女以告終來告也噫父子情深雖高山大河隔離萬里情之所在一瞬即至

足以見此情爲最神也無何家書至其女果以見聲於床頭之日卒嗚呼異哉宋公哀號痛切之下發聲啼訴譜之以韻遂得若干首持以告我曰此我斑斑淚痕也余展讀未竟而涕漣漣隕矣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後知夫子之言不謬也父子天性生死至情至性之文真至情之文迫其情迫故其詞不假雕琢而其真切之狀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世之寡情者讀宋公之哀詞而情未有不生焉者矣

雲壑近稿題辭

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二語并李杜不能當非昌黎不能道蓋光燄者文章之盎則屈宋光燄於春秋史遷班固光燄於漢李杜光燄於唐繼此光燄者不可勝舉乙酉余於申梧郡先生署齋得交陸子石渠先生石渠爲履長先生文孫硯隱先生令嗣吳門巨擘也石渠博學好古自髫齔之年已能承家學爲文章有名於時而遭逢不偶昆弟三人不樂仕進甘以布衣終老石渠五十餘載歷燕齊秦晉楚

越嶺嶠足跡遍天下因事爲詩文以自見其忠厚之性情今讀其雲壑近稿亦愛其光燄萬丈者也夫大言何洋洋也高言何落落也言之壯何雄而肆也言之婉何麗以淸也言之蘊藉何曲而令人思也輓近能詩能文者衆矣莫不推石渠石渠取精於古不專一家而要不踰乎法其間憂時憫俗述古稱先之義爲多雖云本於風人亦或得之庭訓卓然可傳者此石渠光燄之所由也至於維風集選遡上古以及貽代凡忠孝節義之詩文搜羅已盎至精至確冠以本

傳列爲十二冊俾千百世以上千百世以下起衰振奭頑廉懦敦厥功豈不偉哉

流香閣倡和詞題辭

流香閣者爲音隱子俞錦泉內翰偃息之地日命雙鬟度曲以消永晝者也因僕監理河務招使君之仙音法曲繚繞水箏棐几間四方賓友顧予者亦時集其下同遊吳子匡期倡百字令一闋內翰令嗣陳芳和之旗鼓相當闘奇不已各得詞如干首聞吳子之音則鷂昌之鳴律協中和聞俞子之音則迦陵之鳥聲來天外家蘋村先生正如伏波垂老入武陵溪中毒霧炎蒸飛鳶跕跕墮水然一聞鼓角音尚曳踵跂

望蹶然欲起輒復偃仆人莫不憐之乃力疾倚聲亦得詞如干首外此相和者則有戴孝廉稼梅鄧內翰孝威黃子仙裳吳子赤一王子季守郃子青門薛子條達楊子古存朱子葯園黃子交三繆子聖書家東臯輩又得詞如干首適司空孫屺瞻夫子自海口至公署蕭閒興復不淺起而和之取諸家之詞句斟字酌畧有別裁音隱子命小史錄成帙藏弆流香閣中曰此毘耶仙梵也以音聲傳妙道聞者莫不歡喜予於此事具有解脫居恒常以此教兒故金荃蘭畹雖

家藝不廢焉光重以諸公之高唱實珍十部日在吾丈室中矣僕聞之喟然嘆曰異哉音隱子之爲教也常怪陳芳文靈悟解脫不從人間來抑知厥父之教如是乎秋水輕帆僕將別去音隱子其選詞之合律者付雪兒歌之引聲迭奏畫壁以記最後一鬟徐出按拍而歌者爲何人之詞也幸寄書以示之

周禹九輿頌題辭

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今之廉吏更可爲而不可爲也古之廉吏賜金有典進秩有加今之廉吏迫於功令亟於誅求難乎其爲廉吏矣然大法小廉大才小用正如我禹九周大使之謂也禹九來督丁渚鹽課十有餘年潔己愛民誠意相洽宛如家人婦子忘其司土之職又辦事惟勤矢公矢慎丁渚素稱難治民竈雜處賦最易逋禹九獨能歷年報完奏居上考以致上下交孚輿情悅服頌聲所由來耳且經濟鴻才

夙昶抱負于大中丞監修海口咨訪脉絡源流禹九指畫精詳多有裨益可謂賢而隱於下位者矣昔吾夫子嘗爲委吏乘田禹九之視鹺徵課莫非

王事茲屆鶯遷忽聞讀禮兩袖清風仍然故我是廉吏之不可爲也紳士輿頌萬民口碑采風輶瑞傳之百世是廉吏之可爲也余承乏昭陽築濬口捐版荒緩放閘改漕運濬市河悉傾家産竭力爲之每日所汲滄浪之水俱發大錢買飲宜與禹九素有同心云爾

桃花扇題辭

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傳奇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㝡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桃花扇一劇闕里東塘先生作也皆前代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

末世之一救矣先生日予未仕時山居多暇博採遺聞入之聲律一句一字鏤心嘔成今攜遊長安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着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予請先生下一轉語曰姑俟之

書後

書李笠翁耐歌詞後

李笠翁耐歌詞如新花倩女嫵媚可人又如廉泉怪石對之皆有雲霞之氣余常讀書倦後脫帽家圃古梅下則命小鬟進其帙閱之常至花影從陰鳥聲閑寂始罷去今十餘年來日涸跡於車塵馬足之間前昔鬪茶錄書之典闕珊殆盡偶從友人齋頭復得觀笠翁右調昔會江山之感愴然交集昔謂讀巳見書如遇故人此語良然

書韓幹畫馬圖後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藏臨海錢氏兵亂已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褫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跡寄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命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貴瘦硬論畫馬則

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贈大參錢生一傳後

珠媚玉輝在昔識之讀錢大參傳而知生一所以能瑞當世也生一少負奇才早拾青紫而其自視欿然與人廓然氷雪肝腸古誼為烈有不為而可有為今邇大參公敦厚愷祥豪俠耿介積學沉幾皆於人之舉而弗克克而弗化者為而弗有有如弗居所謂千古清流三代遺哲川耶嶽耶貽未竟以啟光大於弈常未可誣也民德錯輔剡〻揚靈厈不至阿其所好

書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晉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爲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爲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爲吳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吳君論辯甚久矣君未嘗以衒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書鮑母墓誌銘後

義有連乎其類情有動乎其至不能言而不能已於其言鮑母薛太淑人其志潔其行芳而其遇坎壈嗟乎鮑母賢母也夫彼純孝天植溫恭性成勤儉著範義方維則得全於己者也而歉於時數限於福攬中洲以自清滋九畹而未紉乃不可知於天天乎奚以報若母乎而亦重念而母矣至情所動不覺有連類起義者此於太淑人之冊不能言而不能已於言也

書神異經後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麈斥八紘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靡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立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書表忠譜後

表忠譜何由而作乎三台鮑太守特爲闡揚武肅王之功德及世澤而作也武肅錢氏功德洽于吳越者最久宜乎其世澤遠且勿朽耳昔宋趙抃請立表忠觀以報功德蘇軾記之迄今並無闡揚者余嘗遊湖上虞謁表忠觀每嘆祠宇零落急欲新之有志未逮蓋武肅之保障東南人心未泯也茲從鮑太守遊三台凡風勵激烈之事莫不備舉如修文廟以妥聖靈建義學以成人材選采風詩文以端貞悳祠正學樵夫以勵忠節纂赤城郡志以貽今古修東湖古蹟以紀遊觀因楊香山先輩之言廉致武肅王二十七世孫日耀閱其金書鐵券二王手澤先賢儀像暨朱夫子蘇文忠米襄陽米學士劉誠意諸公真蹟欣賞不置余恐數傳之後淹沒勿彰亟請編輯成譜名曰表忠公之天下後世知武肅之功德於以不衰然自武肅創業以來八百餘載惟趙清獻之題請蘇文忠之碑記而已後迄無聞今太守特爲闡揚豈武肅再來歟抑當日首相有鮑慶臣爲錢氏勳戚太守實其華

冑歟否則太守何深契於武肅武肅何必俟太守而振踣耶且欲新其祠復其家進其後人於庠序丕顯武肅王之功德亦千古一大元會也哉

書太極圖疏義後

太極之義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而表章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本原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着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其中

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天地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木火金水土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然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着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〻此者也秋收〻此者也冬藏〻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地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若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

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於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着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有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禮履此者也義宜此者也智知

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爲弟便悌交友便信以至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一出入動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所以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玩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着工夫如何着工夫曰

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原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喫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功夫處矣

書今又園詩集後

余交葉修卜先生已三載矣先生負高才敦氣節重然諾能下士不多得也嘗爲賢良牧一年而州邑大治以母老告歸迹其生平著作獨多其在官者曰治潛一事猶人錄華與稟鈔潛江縣志郴州志仙佛傳其家居者曰越吟詩蔚隱偶筆擬寒山詩最後見者以今又園命篇嗟夫天之生才甚難而能出於仙吏尤難古來龔遂黃霸政績並美未聞其以詩文見乃先生斐然述作卷帙繁多豈非天予仁厚而獨於先生爲不可及乎余悵交先生晚先生以國士交余余亦不負先生以先生實知人當世所稱善交者多浮慕耳安能得如先生真重余哉

書萬子從祀議後

太史公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孟子之書非其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云耳然則孔子之道孟子傳之孟子之道萬章之徒相與發明之至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萬子之功又烏可泯哉由今以觀大抵其人學問克足志氣超邁邈邈乎高慕古人而不自安於流俗孔門狂士庶幾近之故孟子亦以尚友告焉至於居恒問難好舉古聖人行事錯綜參究若大舜家庭之變大禹授受之傳伊尹百里奚君臣遇合之奇以至孔子賓主往來之跡無不反覆推勘而得其意之所安與義之所出以此著述自命卓然稱一家言豈有愧哉彼漢唐宋之時拘守一經服習訓詁皆得以名儒從祀而孟子七篇家誦戶說莫不由此以得聖賢之傳而萬子猶未附於俎豆之間非所以尊道統而詔來玆也允如西山夫子所請誰曰不宜

世經堂俳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八

攷
三忠別集攷
改奉先師像爲木主攷
武后攷
峋嶁碑攷
嵩陽書院攷

神禹廟攷
辯
伍員辯
銅雀臺辯
石龜辯
攸母石辯
解
志學解
孫艮字兼山解
春秋解
綦前設后土解
誥
婁師德誥
評
評史
評蓮池大師山居詩
評毛稚黃駢集
評綱鑑紀事本末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八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欽月吳若校閱

同學李乎青册壑選　鄉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攷　辯　解　詰　評

三忠别集攷

余嘗讀三忠傳孝娥銀瓶岳武穆王之女也十六未字遇父飛兄雲雷霆等風波之難孝娥即抱銀瓶投井死之僵立不仆至今寒泉清苾凛凛猶有生氣文

媛又名堅娘信國公文文山之第五女也戊寅潮陽之敗文媛從後被執航海到浙文媛矢志不汙餓不能死防閑少緩即躍入大海死之年方十五英風百世故文山有集杜工部詩弔之曰癡女饑咬我欝没一悲魂不得收骨月痛哭著烟根孝烈貞女元娘吾家始祖忠節公之女也年方十六尚未字入宋室傾覆之日元兵入臨安𡩋官六院后妃主嬪以及文武百官盡皆北去獨吾祖秘閣公抗志不辱闔門殉節元娘作詩明志從容就義先登梯雲樓同父秘閣公兄琦崧進士端坐一堂縱火自焚爲僕隸所覺撲滅之即隨父兄執所佩玉入深井中死之殺身成仁有烈丈夫風明朝商三元文毅公賛曰岳娥先型文媛繼續元娘孝烈叓爲馥郁有宋三貞皆能完璞徐于日千古鍾淑之氣不孝于丈夫而畀於女子信夫筆之以愧人臣之有懷二心者

改奉先師像爲木主攷

史記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從張璁議也然余考易像之議久矣不自張璁始也實自林鶚始天順六年姑蘇學廟先師像歲久剝落知府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木主今已百年俗尚未革幸遇像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由此觀之易像始於太祖亦不始於鶚矣明言未下俗尚相因惟璁之議品定崇奉四海合一則統歸于璁亦可果爾璁不議則木主之制不行褻瀆甚矣璁不大有功於聖門者哉

武后攷

武氏之禍唐也人皆知許敬宗等之奸贊高宗成之不知王皇后之妬先已釀之也葢武氏乃太宗才人太宗崩出爲尼王后欲間淑妃陰令長髮入宮而兩目排空之勢金輪如意之稱已肇機於此唐室之不絕如綫固高宗淫烝之罪實王后陰令長髮之愆也婦人妬悍自取黜咎又害及宗社王后之於武氏可不畏哉

岣嶁碑攷

余家藏岣嶁碑搨本恒珍之及登祝融頂觀岣嶁碑形畫瘦小用雙鈎視余家藏者殊不類讀後跋乃明萬曆楊少宰時喬摹於棲霞以稿授衡守鄧以誥重刻祝融頂因知余家藏岣嶁碑非是乃楊之嶽麓者也按張光叔游宦紀聞述宋嘉定壬申何賢良子一得禹碑於岣嶁峯過長沙遂重摹刻此爲禹碑至嶽麓始前此碑藏岣嶁不知年矣世士罕有覩識者至唐中年韓文公盦口稱述禹碑陸離璀璨亦止以道

士語筆之於詩耳聞未親見也由唐迄宋經數百年何子一摹刻後碑復隱歷宋而元而明又數百年至嘉靖癸巳有人樵於山得碑所在述之郡守潘登峯披榛剔蘚求之乃得長沙熊元性復于藝林中拈張光叔游宦紀聞一則詳而敘之禹碑來歷始確有據而海內爭奉爲神物矣碑字凡七十有七訓釋句讀諸家多不同楊用修不同者十一字沈鎰不同者十二字郎瑛不同者二十一字若楊時喬則止十八字同其餘盡不同且他人以四字讀者此則易四爲三

雖諸家訓解各別而玩其辭意大約不離承命治水績底平成者是噫士生百世後執前人一器一物詢之且不識而況蝌蚪神奇多歷歲年好古之士憑臆見而測之是與非與其何能定與或曰是碑非禹書勒石見德古所深戒且石刻自周穆王宣王始之前代未有故不可信或曰碑末有右帝禹刻四字當是禹書也然又安知字不爲唐宋人續鐫而又何以辨之額吾觀碑字形畫奇古微奧決非秦漢物石鼓文原父鼎器銘當亦讓是欲不謂爲禹書不可吳越春

秋曰禹按黃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遊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記刻石名山之高然則禹碑所載或悉治水事用以紀功垂績或非爲是而別爲當時金簡玉書都未可知而要其決爲禹書無疑也至諸家詮解是非吾不敢辨茲二千載其安得起神禹而問之

嵩陽書院攷

余讀宋史職官志內云宋初有廬山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以知江州周述請賜九經嵩陽書院至道二年賜院額及印本九經嶽麓書院咸平四年以鄂州守臣李允則奏下國子監降釋文等書應天府書院國初戚同文授徒後無繼者大中祥符三年建書院詔以曹誠爲助教賜院額四書院爲四大書院之一也明矣文獻通考學校考內云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百十人

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又賜石皷書院勑額唐元和間衡州李寬所建國初賜額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卽楚丘戚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賜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據此則以白鹿石皷應天嶽麓爲四書院而嵩陽在四書院之外是二說者余嘗疑之及閱呂東萊先生白鹿書院記云國初海內承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白鹿

天下所謂四大書院天子嘗驛致經書命官賜祿俾生徒肄業東萊宋儒其知四書院必核可以明宋史之是而文獻通考之誤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遙不覆其地詢其人而欲悉其事蹟無一爽者葢亦難矣余於此不能無遺議於馬貴與也嵩山志云太室書院在太室南五代周時建宋至道三年賜名太室書院藏九經河南守臣上言甘露降于書院講堂景祐二年勑西京重修賜額更名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給田一頃供費此說較宋史通考二書爲詳睢陽

於宋爲應天府東萊所云睢陽書院即應天書院亦猶嵩陽書院之爲太室書院異名而同實也茅山書院不在四書院之内無庸言而石鼓書院獨見於通考嵩陽既爲四書院之首則石鼓當與茅山同觀矣余謂四大書院當尤重嵩陽白鹿蓋嵩陽爲二程過化之地而白鹿爲朱子規恢之所也較二者之中程子又開其先爲理學不祧之宗凡有志私淑而不知振興嵩陽書院可乎哉攷其大畧如此

神禹廟攷

嘗聞論世者以唐虞當一元文明之會而乃有洪水之災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爲宇宙所未有之變此殆氣數使然非人力所能爲也是故堯爲天子舜總百揆佐以皐夔稷契之臣而不能治自非有補天立極之能孰敢任其責乎暨堯咨四岳僉舉伯鯀夫以鯀之异能亦無所設施第取息壤堙之而已俾又九載以無功殛死卒無有能任其事者乃復舉禹而用之禹大智天授勤苦性習内懷蓋愆之心外有由己之

慼日乘四載荒度土功手足胼胝不少衰止年長乃娶四日遂行生子呱呱過門不入此其精神專一薄三光徹重泉感鬼神動天地故天錫以洪範九疇玄夷蒼水使者授以金簡玉書又獲淵水之神益知山川原委而得治水之法夫山水之源也奠之使不阤崩以壅水道川氣之道也導之使順其性而無逆行藪物之歸也封殖之使鳥獸有所棲而不交於中國澤水之鍾也陂障之使龍蛇有所窟而不害我人民鑿龍門疏九河使北條之水有所歸開巫峽通三江

使南條之水有所洩由是而畎澮之水注於百川百川之水滙於江河江河之水歸于東海而天下無復水患蒸民乃粒萬邦作乂有如乾坤再闢地平天成與補天立極之功有以異乎故天下號曰神禹蓋非特功在一時實乃澤及萬世天下之人凡得平土而安居者何莫非禹之賜乎受其賜者皆當尸而祝之矧茲杞邑乃東婁舊封建邦啟土以奉禹祀者也故自周以來城內有夏后祠歷代享祀不輟遭明季之亂廟既傾頹時祭亦廢縣治之東十五里有沙河者乃黃河故道南北通衢也塏爽高阜王氣聚焉康熙某年有神降其地宣言於衆謂禹欲廟食茲土福蔭斯民衆深信之爭出錢穀助工貧者以身任役衆力易舉廟遂告成殿宇閎麗足以駐行蹕焉夫鬼神之情狀雖杳冥難知然以人事推之則亦可見蓋人情不甚相遠昔漢高祖生豐中陽里嘗言吾所生長蚤不忘萬歲後魂亦思此爲枌榆社故後世遂立沛宮祀豐故宅夫禹之心固非漢高可比巡狩省方不遑寧處今其在天之靈當亦無日不周浹於天下而於

故國舊都獨能恝然不一睠顧乎矧少康中興藉虞思之力奮綸邑之衆以滅戈過即今虞城夏邑又皆杞之隣封也然則禹欲立廟以駐行蹕亦情理之當然者爾且九河故道本在渤海之濱河間滄南州縣自漢以來河日南徙者千數百里今乃合沂泗諸水與淮俱會清口入海自元迄明遷徙無常縣凡三被衝決矣雖若聖心默佑復有寧宇今欲立廟於斯以駐行蹕此殆憫其故國思爲之禦災捍患也乃守土者不知繹思將順爲之立廟而使其事倡於鄉氓可謂禮失而求諸野矣禹之治水也百神受職萬靈助順今殿之兩傍咸塑水神像是謂得之但諸神環列而禹南面臨之則塗山氏不得與之並坐祀之別寢可也

伍員辯

或問余曰伍大夫員鞭平王尸然乎曰否否楚人鞭之也曰史載員鞭之曷言乎楚人曰平王淫虐楚國之人怨不敢言員父兄諫不得其死捕員愈急使國人告王所在員已啇斧鉞矣何克報仇乎惟脫于蘆中丈人拍于浣紗女子一夜出奔聆闗吹簫乞食于市乃得導吳伐楚爲楚人除殘去暴以安百姓故曰員之鞭尸楚人鞭之也客謝而退

銅雀臺辯

銅雀臺瀕漳河三址中銅雀左玉龍右金鳳謂二橋也或有云係後代石虎建者世以二喬實之君子譏其謬焉金鳳迄蕩爲平沙銅雀土脊不屋玉龍則殿以上帝側列辭曹祠位壯繆夫子于中曾埏三級偶石龍爲守謂建安物覽者時蒐遺瓦代硯土人庸是以廣見余笑謂之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昔人飲水戒貪泉阿瞞一生脾咼妬才耻勝已者用貪筆墨必羅訕嗾或曰不然瞞生平力能盜神器不能盜文字

能盜一時人心不能盜後世筆舌毋亦故作精靈化爲蟲沙以詆文人餘氣使人知阿瞞一杯土尤足尊重此又瞞如鬼伎倆生死爲名者也但臺上聖賢恐决不爲首肯耳友人有持銅雀硯來獻者余急碎之烏用是不潔之物遺穢案頭爲也故並詆之

石龜辯

昔夫子游於覲之上與言假論大道之行究言四靈以爲蓄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龜人所習見也麟鳳與龍不世出者也以習見之常物而等之不世出之奇珍龜亦靈矣哉然或生於甲族之中謂其有知有覺耳未聞假物象形反有知有覺更靈於甲族也今吳山之麓建豎豐碑字跡磨滅不知歷幾年所其一以巨石琢成龜以負碑龜昂首以起喉吻間已缺下唇矣或云是龜曾爲祟市人有鬻麪爲生計者

夜半下山偷食市人晨起跡之是龜口中尚有餘麪市人擊而去其唇噫嘻其說信然與余竊有疑焉吾聞山魈木魅之屬在在皆有今山骨久枯何事而能爲怪耶又聞歷陽之門守卒戲以血釁門嫗遂信而郤走安知非少年無賴戲以麪塗其口市人信以爲然耶況宋有神龜一日爲豫且所獲能見夢於元君猶不能逃刳腸之患神龜且然矧玆頑石琢而成龜者反靈而爲祟耶抑聞嘉郡西門之外西麗橋石獅雙峙爲其一亦以食麪之說擊去其唇豈其事適相符耶或市井無賴奸爲欺世誣民者吳越之俗盡然耶余是以聞其說聊記其事以質辨焉

啟母石辯

嵩山之陽舊有啟母廟廢久前有一石高二丈餘濶半之長如之中傍裂小石號啟母按郡志載淮南子云云何其惟誕之甚也書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禹急治水而不暇顧其家正孟子所謂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于時乘四載導百川若化為異物以拯時之溺豈一世之人不見獨塗山氏見之哉禹豈待塗山親饋而食哉塗山亦未必隨其所之而餉之也

塗山見禹化為熊而慙何其自化為石以廟食于世而不慙也哉夫物有化者如雉化為蜃蛇化為龍物之化者固多含華之化石為羊化於幻術郫之虎死為石化於正術其形自若也武昌之婦化望夫石因形似而妄傳也牛哀化虎杜宇化子規人化物也張路斯鄭祥遠龍化人也事雖不經然但言其形質之變而耳目口鼻猶備未嘗離絕性情猶蛇雉之化龍蜃也今以善靈之人化為石若是其高且大千夫不能舉百牛不能移不首不肢而隤然其形不耳目不口鼻而頑然其性情然無復知覺運動以暴露于天地之間乃謂之神不待智者而知其妄也余視山之上石崖斜裂二道中缺一處曰虎頭巖相傳李筌得陰符經其中恐即此石迸裂墜地而為此巖也意者廟在是人因廟廢而名遂移于石及左氏云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為黃熊于其子也好事者因而附會其說以譌傳譌至唐永淳二年新其廟立碑以表厥靈而騷人墨客又往往詠其事夫何不信書不信孟子而淮南子之說是信蓋其泥于所聞昧

于所見自以為神實有此靈迹誣聖人惑後世而竟莫知其非故不容于不辯也按啟母石疑山巖崩石墮地裂而為二崩痕猶在淮南寓言之武帝夸稱之崔融以麗辭闡靡遊戲三昧耳此處原不必深辯羅泌路史引嵩陽山記以為開母孫原貞以崩石為李筌得陰符經處夫李筌唐人其得陰符經亦不在此即開母之說亦未可信姑存之以質高明

解

志學解

今天下斷未有離學可爲者也堯舜立君臣之敎亦惟相與講學而已有學斯有道有道斯有術一於道通於術聖人之學也一於術通於道異端之學也道不廢術聖人所以服異端之心也術不廢道異端所以貌聖人之容也聖人曰主靜異端曰逍遥聖人曰不識不知異端曰空諸所有異端著在無善無惡便一切不論聖人無善無惡雅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

其究實違而其始不清以致禍溢於世譬諸行路然愈馳愈遠蓋爲出門一步差邪耳非爲聖人之學者有一人有一心爲異端之學者有一人有一心也孔子曰志於道言道且不言術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便是從心不踰矩矣自十五以至七十此心未嘗稍懈爲聖易而辯學難固如此竊嘗聞先輩立菴共講學而不擔當者曰猶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差掛招牌耳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卻惱鄉愿窠臼中非其不辨志之故歟孟子謂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賊者冒志學之名以藏身也民之爲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禽獸者不志學之物也

孫艮字兼山解

艮之義大矣哉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艮前輩云觀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緣華嚴經只於止觀然艮有兼山之義山者出字也雖止於晦而出於明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艮之義大矣哉

春秋解

傳春秋者不一家讀春秋者不一代而微言與義莫與殫竭豈尼父心印竟爲謎諢耶抑學者不窺經而窺傳且奉一先生言摘傳之字句以盡傳是背尼父并背先儒安在其稱功臣哉故讀春秋者須直傳筆削之意不爲先儒所蔽而後可若夫制義率首胡氏然借胡氏以明經豈可說胡氏而不說經究之說經亦非經矣况說胡氏乎又况說之而字句窒碍以滋謎諢乎識者應能辨之余于大意一無所窺而求志

不能無懼故素所自期且與吾同人約曰願無爲胡氏之春秋而爲孔氏之春秋也

墓前設后土解

人感天地生成之德必當敬奉其名位之尊而毋敢褻矣故帝王郊以祀天社以祭地何嘗謂地之厚載不配乎天之高覆哉古人有言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又曰皇天厚土可表此心則知承天之后土名位之並隆久矣杭郡西湖兩山營塋纍纍恒見貴家富族誇示佳城秀鬱石鐫后土神位於墓側者比比皆是嗟嗟何自昧於尊卑之分相沿陋習而莫之覺乎夫生享富貴稍與人殊逮一旦死而長逝同爲白骨已爾不思我等凡愚之祇根器淺薄奚欲假后土之神陪泉下之鬼此必無之禮也既已得罪於地旋當降禍于人雖顯圖風水而風水亦潛壞矣其後門祚寖衰墓田生棘向設后土之位非被奸徒竊去移作新塋之飾即成斷碑殘石置之蹂踐而已吾恐蔑神買禍非所以福子孫之計也世俗執迷牢不可破唯猛于修省者速加悔過而轉誠之安知敬重后土者不即享陰地之庇乎抑聞道家有言輿地利者切忌辰日動土犯者難避其殃彼褻后土之位於草莽之

間其取戾不更甚歟若學塋之家討不獲已改稱司土之神僅奉山藪之靈可矣昔人咏曰瞬息無常浩氣收穴穿狐鼠敢骷髏更憐多少無埋土零落荒原不掩羞骷髏之結局如此奚敢與后土並列哉

婁師德詰

史稱婁師德擊吐蕃八戰八克威名日著暨居宰相弟爲州牧官箴無忝恐於吐面自乾耶不知其意固有在也君子立身行道爭千古不爭一日爲宗社不爲身家當武后在上意欲自圖革命此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求賢協輔武后雄心多智猜疑甚咨使非含垢忍辱其所薦狄仁傑能必用之乎仁傑不用他日張柬之一身能成轉坤旋乾之功乎故反周爲唐世言仁傑要非師德之涵量所致不可也况師德薦仁傑仁傑且不知焉師德真不可測也已

評史

明皇初自蜀回夜闌倚勤政樓南望烟月滿目因歌云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歌未畢里中聞有怨歌者詢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訪來力士求於里中得之其夜復乘月登樓四顧悽愴見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妃子凉州曲云塞下霜歸滿地黄相思盡處已無腸如知一夜偷闗夢軟語商量到故鄉曲罷無不掩涕嗟乎流離播遷不能忘情妃子天下哀之似爲千古有情人殊不知一旦殺妃子如斷螻蟻又似爲千古至無情人噫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報復之理彰彰不爽國破身危豈獨楊氏罪哉

評蓮池大師山居詩

讀蓮公山居諸咏皆發明自性振響千古而兼之氣格雄渾字句精工可稱絕唱要其真參實悟溢於中而揚於外如微風過奏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瑶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詩之奇妙而又不可以詩論也不攻其本而擿其末終世推敲則何益矣又曰昔達摩壁觀片言黙示四世相傳皆取靜証至神會禪師始著言詮嗣後列派分宗甚至一話一言莫不組章繪句而懲其弊者又起而為擊又舞笏挠亐𣭲毬大可噴飯嗟乎如蓮公者片言心印川月皆圓讀者自足警發豈必上堂示衆拍板槌鎚頂門棒喝乃見西來大意哉

評毛稚黃駢集

研京十年淶沙皆寶練都一紀織錦成花固已腋聚千狐苞成九鳳使讀者目眯心眩作者腕脫毫灰視彼阮瑀據案製書枚皐應詔呈賦未嘗不吐納珠玉卷舒風雲也比偶之文當以淸新雅潔為式余以稚黃駢集為後學津梁誠使學博者奉為金科才贍者安於玉律行將衡文鳳閣之賢索稿鷄林之國余拭目望之矣

綱鑑紀事本末評

余每讀通鑑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蕃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峩如海之茫茫爰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余讀紀事本末一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而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沙漠曰藩鎮國之病不一矣而其源亦不一哉是故安史之亂則林甫爲之也藩鎮之亂則令孜爲之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紀事本末所由作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戸室歟今之鳳洲理齋大率本此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十九

講
講大學首章
講中庸首章
講子在川上章
講顏淵問仁章
講知言養氣一章
講公都子一章
講易謙卦
講孔門仁孝之旨
世經堂進講
約
世經堂會業約
真率約
碣
李大司馬平浙碣

世經堂初集卷之十九　備體文鈔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illegible]

同學顧　藻懿樸選　[illegible]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講約碣

講大學首章

此聖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謂之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而教之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故朱子謂古之大學教人之法是也其書有三綱領有八條目有工夫次第有推暨效驗有總括有結束外有以盡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體用兼該小大畢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聖學之全功也何謂三綱領曰明德新民止至善然明德新民不平新民只在明〻德裏面而明德新民都到十分恰好處便是至善知至善所當止則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其曰物有本末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曰事有

終始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也曰知所先後本始所先末終所後也此只是渾〻說了個統體用功處則在下面何謂八條目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不曰平天下而曰明〻德於天下可見平天下亦只是使民各明其明德而已觀其從此逆推到致知在格物此在字便與三綱領在字相呼應這是大學下手入門第一件緊要工夫朱子所謂即物窮理須是平日於事〻物〻之理實加窮究凡善惡義利公私天理人欲辨別得盡其分明然後意之所發實〻爲善不爲惡實〻爲義不爲利實〻爲公不爲私實〻向天理去不向人欲去便是誠意蓋格物致知屬知誠意以上屬行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過得這兩個關頭下面工夫一節容易似一節了此工夫次第也從物格而后知至順數一直到天下平此推暨效驗也末從八條目中拈出脩身來正結又拈出身與家來反結蓋家國天下總是以身作個標準而格致誠正皆所以

修身也修則家齊而國治天下平舉而措之耳此總括結束也即此觀之可見吾人爲學原是有本之學當其閉戶潛修即以天下國家自任不是獨善其身便了大學說明德即說新民說止至善立定一個大規模其本領處只是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只被氣稟物欲蔽隔有時而昏則天下事一切都做不得須常自提撕此心作我主宰用之以格物窮理使本體精明洞徹發出來都是

天理此便是慎德此便是絜矩此便是藏身之恕此便是大道以之公好惡理財用人統是矣其於治國平天下何難之有然則如何提撕此心曰敬而已矣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此心常惺惺便是補出小學一段工夫學者誠體驗於此則大學可從而入矣

講中庸首章

子思學於曾子得聖門傳授心法故中庸爲明道之書此章總歸重一道字但言道必言性以見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必言教以見體道工夫備於己所以首節性道教平敘次節即緊接道不可須臾離提出君子言存養省察之要復推之以至於聖神功化之盛蓋吾儒之道動靜交養體用兼修放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皆實學也其言曰天下之人莫不有性然何由而得名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

禮智稟受賦畀猶命令然故曰天命之謂性天下之事莫不有道然道何由而得名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則如道路然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立教以化天下然教何由而得名也蓋人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於是因人之所當行者而修治之使遵循率由以復其性故曰修道之謂教夫道既命於天率於性可見這道與我合而爲一無時不然

無處不在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覩不聞之際戒慎恐懼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此是靜而存養工夫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乃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際此善惡關頭最爲緊要是以體道君子靜時雖已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是動而省察工夫然道有體有用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渾然在中無少偏倚此便是天命之性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天下大本及其發而中節隨處皆當無所乖戾此便是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曰天

下達道然是中和又要推到極處自不覩不聞之時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則極其中矣自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審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極其和矣如是則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之理相爲流通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則天地各安其位而萬物各遂其生矣此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子思此章是本湯誥維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意而推本性道教三字脉絡貫通義理精審尤爲過之蓋慎獨大學嘗言之而此先說出靜而存養一段工夫方說動而省察中字虞書嘗言之而此先說出不偏不倚之中方說無過不及之中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極其功效至於位育參贊而實不過存天理遏人欲論工夫則曰主敬而已真是天德王道大本領欲求聖道者即此求之可矣或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就有天下國家者言之否曰吾身亦自有天地萬物吾心之動靜便是陰陽其酬酢萬變便是

萬物試看吾人一怒不中節時覺得方寸之間便似天翻地覆若能於情之所動審處而發各當乎理則胷中多少和順便是天清地寧氣象吾人須先教此心太平不論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皆有用處蓋不必有中和位育之權而自有中和位育之理也豈專爲有天下國家者言之乎

講子在川上章

天地之間氣化流行無一息之停聖人之心天理流行亦無一息之停故夫子一日偶在川上觸目會心而形諸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謂此道體也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聖人發此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噫程朱二子發揮此章之旨至矣盡矣學者更於何處置得講說先儒有言程子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葢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是與道為體學者識得此義便知天理之在吾心亦是如此方天理流行之時少有一點私意間隔即如那水被物障塞便不得恁地滔滔流去此處須着功夫故曰自強不息曰純亦不已曰謹獨曰省察喫緊是不睹不聞之中常存戒慎恐懼之意若使此際無間斷則無時間斷矣夫子川上之歎便與子思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徹上徹下無非此理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向微程朱二子則亦不能會其語而得其心也噫可以默而識矣

講顏淵問仁章

此章夫子與顏子言仁其用功最切實其效最速而大而其詳祗在應事接物處求所以致力而已蓋自太盎初肇只此天理流行于天地間以之生生萬物運化不窮如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雖元亨利貞成天地生物之功然只是一元貫徹到底所謂善之長也善之長者仁是也人稟一元以生則天下之人個〻皆有此仁朱子解仁字曰本心之全德以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

故曰本心之全德人惟不能自勝其人欲之私因而失其固有之本心遂致與仁日遠矣所以求仁工夫祗在克復而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克去己私天理可復矣然不謂之理而謂之禮者何也禮是有着實處只說理卻虛空了天下歸仁是人人皆有此仁也由己而不由人即人人固有之本心也視聽言動但有些不循理處便是非禮了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而所以克之者緊要在四勿字四勿正是切實下手工夫純而行之即是體乾行健自強不息之君子顏子天資高學力到夫子所以把仁之切實處言之要之所以教天下萬世求仁之道不外於此程子教人主敬先儒以為下學入門切要工夫上蔡謝氏以主敬為常惺〻法亦祗是克己復禮常能致力存心處今之學者果能於視聽言動時沉心靜氣體認聖賢立教之本勉強而力行之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一日如是日〻必求其如是一事如是事〻必求其如是工夫無少間斷至於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以是而造于聖賢合于天地一元之德不難矣可不勉哉

講知言養氣一章

此章以不動心爲主而心之所以不動只是要此心作主宰得力處則是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二者知言尤爲緊要此卽是大學格物窮理功夫惟平時於天理人欲善惡邪正義利公私之介辨别得分明方能發出事〻合宜方好集義集義則自反常直卽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皆從此生自無恐懼疑惑而此心不動矣至大至剛是氣之體段直養無害是做工夫處塞天地是效驗蓋吾人得天地之氣以爲體浩

然之氣原與天地相似只爲私意蔽隔便不能充滿他底分量遇事來便疑惑便恐懼如何到得不動心田地所以孟子直是集義必有事焉以集義爲事也勿忘勿助涵養得本原純熟一件事合天理件〻事合天理所爲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也這都從願學孔子來章首引曾子之大勇聞諸夫子正是爲願學張本觀其先以北宮黝孟施舍形出不如曾子守約後以伯夷伊尹形出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蓋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千聖萬賢大本大原都只是一個脉絡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究之以義爲外是不能集義其所爲不動心只是硬把捉使此心不動耳與孟子相去正是天淵或曰天地大矣而謂吾之氣可塞乎天地何也曰吾之氣與天地之氣一也天地之氣有個太虛爲之主宰所以常恁地浩然吾身之氣有個天理爲之主宰所以也恁地浩然如今且去格物窮理到得義精仁熟天理流行則與天地相似矣復何疑哉

講公都子一章

當時性學不明故言性者紛紛告子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是以知覺運動爲性或人所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把習當作性或人又謂有性善有性不善是說性有善亦有惡總是不知性也孟子且不與說性但就性中指出情字又指出才字蓋性之發見處是情而性之能爲善處是才觀其情善才善則性之善從可知矣如吾性中原有仁義禮智然仁義禮智不可見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見之此情也而能

擴充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才今吾人一日之間這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無一時不發見但轉念便爲私欲錮蔽如惻隱纔萌而殘忍奪之羞惡纔萌而貪冒奪之恭敬纔萌而傲慢奪之是非纔萌而昏昧奪之若是者何也不能察識擴充而盡其才也其不能盡其才者何也不知仁義禮智爲吾固有而不思而求之也誠知仁義禮智爲吾固有而思而求之則克吾一念惻隱直到保四海保天下克吾一念羞惡直到一介不取不干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克吾一念恭敬直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克吾一念是非直到辨別善惡義利公私之介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此方是盡其才盡其才則才善才善則情善而性善可知矣末引詩及孔子之言証之詩所謂懿德便是性好是懿德便是情而能好是懿德便是才孔子說詩只就本文添得一兩個虛字吟咏唱嘆便覺神情躍然知此則人性之善益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不辨而自明也

講易謙卦

按序卦大有者易至于驕盈故大有之後次之以謙爲卦內艮外坤艮爲山坤爲地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艮爲止坤爲順凡事止于至善而巽順以持之謙之義也以此存心制行爲往而不亨通乎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蓋惟君子能謙故惟君子有終也六十四卦惟謙之辭最美夫子彖傳亦惟謙之贊辭最大天道下濟何其謙也而光明非亨乎地道卑何其謙也而上行非亨

乎所以天地鬼神人道都只是要謙然天地鬼神尚遠而難知人道則近而易見這人道惡盈好謙一句包括最廣我若立心行己處事接物動必謙虛則人皆好之人之所好卽天地鬼神之所予也我若立心行己處事接物動輒驕盈則人皆惡之人之所惡卽天地鬼神之所忌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蓋吾人之心本與太虛同體廓然大公但多一驕亢便有任私意自家一心好惡都不得其平又安能稱物之宜而平其施大學論平天下而曰驕泰以失之可見平天下亦只是要謙謙之義頗不大哉初六柔順而處下位謙而又謙者也卽涉險難亦无不濟故曰吉六二柔順中正謙而有聞中心實有是冲虛之誠積中發外故曰貞吉九三剛而得正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曰有終吉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發撝其謙故无不利六五柔中居尊在上而能謙故无不利上六謙盡有聞人之所與故利用行師凡天下事到窮盡處多不好惟謙到盡處亦只是好觀此卦下三爻皆吉而無凶上三爻皆利

而無害雖位有上下時有顯晦始終都不外一個謙字昔益之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卽觀古來大聖無不是謙到盡處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孔子天縱之聖不曰何有於我則曰丘未能一遇老聃則問禮遇萇弘則問樂遇郯子則問官虛懷善下便如天地然無一物不在包羅容受之中所以直到聖人地位今學者稍有所得便自滿足看得天下人都不如我終其身無受益之地如何要去希賢希聖試取此卦觀象玩辭其亦可以自省矣

講孔門仁孝之旨

或問孔門言仁言孝何也曰這正見聖學本天處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然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個元氣流行而亨乃元之通利乃元之遂貞乃元之成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個仁心貫徹而禮履此者也義宜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所以天地之心只是一個生理試看元氣一到萬物觸着便生更無一毫等待更無一毫停息吾人之

心亦只是一個生理乃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這個發出來便是孝由是而親親仁民愛物以至於參贊位育無不是這個推致無不是這個充周今觀一部論語孔門弟子不是問仁便是問孝夫子答之雖各不同然仁孝只是一理仁者孝之本體孝者仁之發用非有二也何也吾夫子贊易首乾元而自言行在孝經故以孝經授曾子曾子仁以爲己任而一生臨深履薄始終只是個孝夫子之言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曾子之言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又曰孝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

行殆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蓋聖賢之言孝如此大哉孝乎歛之不越方寸念慮之微盎而至於天地神明之著近之不過家庭庸行之常推而及於四海民物之大人能隨時隨處體貼一個孝字則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然有不敢爲自然有不忍爲渾然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故曰仁孝一理也吾人要學爲聖賢先要學爲仁人要學爲仁人先要學爲孝子然則學之道如何曰昔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惟敬恕而已敬則存養得這

天理定全恕則推廣得這天理周徧無一處非孝之所流通即無一處非仁之所貫注則吾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也聖學本天不益信哉

世經堂進講

講書畢舉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謂既已列身士林而于意所便安處戀不能舍則品格卑下如何進德學者必去此心然後可又舉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朱子曰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謂我輩初下手用功如何就到天理渾然田地須是且從難處做起凡有此等便加强制久之漸漸純熟可以爲仁

又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謂孟子勝人處是廣居正位大道士君子居心立身處事有仁禮義作個把柄眞是壁立萬仞一切外物皆擺奪他不得戰國之世須得孟子如此骨力方能撐持得住又舉萬鍾與我何加一章謂學者只是爲私欲錮蔽則心胸便不開擴識見便不光大平日未得志時已打算下許多受用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一旦得志便沉溺此中回頭不得致使身名俱喪這正是孟子吃緊爲人處宜時加省察使此念

不萌方成就得一個人品又曰如今人即所識竆乏得我也未必肯爲只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已又曰我輩如今切要工夫曰勉强曰堅忍曰改過能勉强則奮起精神見得聖賢皆可爲能堅忍則所守旣定有百折不挫之志而又隨時檢點有過即改何患不上達也

約

世經堂會業約

古之學者體用一原所以性道文章未嘗判爲二事自科舉興而體用稍分矣雖竭畢生攻苦之力揣摩成熟只是爲文章用語以性道則羣起而疑之詎知性道文章猶根本枝葉根本不培則枝葉不茂前輩馮少墟云以理學發揮於詞章便是好舉業以舉業體驗諸身心便是真理學旨哉何其言簡而意盡也然則今日論學正不必煩多其辭只是於舉業上加一

行字然非藉同人切磋砥礪之益恐不能相與有成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世經堂會業即吾人之所攻苦揣摩者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性道文章合而爲一則修其辭爲有德之言見諸用爲有本之學不亦偉乎後列會約數則因以就正請益焉

一每月初三日一會世經堂爲文二藝日長漸加不用柬邀辰刻齊集序揖序坐須體貌嚴肅精神收歛題出沉靜搆思庶使心志專一 文益精妙

一堂中宜從簡約日用飲食圍坐多不過八器不用

酒恐亂淸神

一培養根本惟是讀書張橫渠先生有言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所讀之書大約以孝經小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及通鑑綱目等書爲主立定課程不致間斷於發憤忘食之中寓樂以忘憂之味久之和順于道德優游于矩度到得充實光輝亦不過從此積累去耳

一每月十八日一會世經堂將一月來所讀之書互相考究印証蓋經書中聖賢言語無非身心性命之

理綱常倫紀之事若只在書册上尋繹使探討精深終與己無干涉須得朋友大家講論直教一言一句皆與我身上有着落貼實處覺得聖賢所說之心就是我之心聖賢所說之理就是我心之理如此融貫浹洽庶幾可坐言起行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麗澤之益蓋可忽乎哉

一士君子以品行爲先然大段最害事是利字而自利起於自私須是平日於義利公私之間辨别得分明然後向往不錯此處稍一含糊便是君子小人之判但徒然辨别亦無益功夫只要克己能克去己私便是光明俊偉聖賢路上人陸象山訪朱子於白鹿洞爲學者講義利章切中隱微深錮之病此尤今日之急務也

一我輩會業須從日用間事親從兄動靜語默辭受取予應事接物試驗學力而要歸於遷善改過每當會時凡我同人一月內言行得失互相檢點善則稱美過則規正務本至誠毋狥形迹庶幾樂取爲善聞

過則喜之義然亦須自己獨知之地有省察克治意思方好受忠告之益不然則護疾忌醫恐非口舌所能爭

一學求爲己原非爲人若能見得確守得定凡是非毀譽之來皆足爲吾切磋磨礪之地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修自治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若一味在外面彌縫即使同互得毫無破綻究竟只成就一個鄉愿朱子云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道不好何容心爲此言宜三復之

真率約

韓晉公一吏冥司勑主人問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分數有定鬼神所不敢私每見世人宴會動輙數十器數苟不克或一牲兩烹或併物肆殺水陸雜陳客有不下一箸而揖讓終日統觸虛文套禮其情意何常浹洽哉昔名釋有飲食于人歲月長精粗隨分塞饑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必將心細較量一偈先儒亦以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山樓高處望人

家幾處未炊烟之句規門徒非獨教廉訓儉亦可布德施仁至今誦之猶溫々乎有餘音也宋靖康變起帝子王孫宮眷將相半陷金人僅月支稗子四斗舂米得一斗六升非爲鬼薪餓莩即化鵠面鳩形是皆天潰華胄乃遭時不辰顛殞至此即如近日金屋變爲白地銅山亦典青苗吞聲渠莽若佩辟穀之符藺足窮巔似奉禁烟之令斯時亦思挈榼攜壺烹鮮醉美否耶我輩澤鴻稍輯而清酒白飯便爲非常之福豈因小々得志輙生侈心凡羅列無厭轉相夸鬭者其病根皆坐待客不得不豐養體不得不厚二句耳獨不思深山道人草衣木食骨力堅強精神長旺而沒齒芻豢者往々得膏粱之疾致不可救又安見蔬食者之果爲山澤臞也故大舜飯糗茹草禹菲飲食孔飯蔬顏簞食閔含菽武庚淡薄明志文正畫粥斷虀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從來聖賢豪傑皆然吾儕何人敢望五侯鯖郎官膾乎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於王者李賛皇丹砂寶玉雜投蔵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卷入五欲甕中幾

老死不得出夫自虀起家菜味甚清以酒爲生麴風甚暢即以此供客客儘有餘歡倘萬不及設雖鼎與毳皆可進相知不我責也殺一生損一命千一和其形可憫其情可傷設身處地吾不忍其觳觫故衆生雖至卵如鷄鴨至微如魚蝦痛彼喉甜吾舌人聚洽物離孳亦大有憐然於中者矣況市買費力安排失時種々經營半由牽強曾聞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日再見鄉顯宦擬赴

任其富室治具餞行備盎珍羞席終致謝過擾違東道主在醉鄉荅云没柰何四坐皆捧一以背後吐怨一以面前陳辭怴也没柰何也俱情動于内不覺而逼露者也寧得以醬語酒話置之嗣遇主貧遂宜守其貧之分何苦以八口之待哺供一朝之美饌主富叜當推其富之恩何不以一席之用費救數家之餓虛客誠君子耶君子不以口腹累人客果小人耶又何苦結小人之歡心晉人謂真率少許勝人多許又謂率爾自佳其標致如此宋潞公温公相約爲真率

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過一日坡公每食亦一爵一肉有客則三之其言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前輩典型令人仰止余二一行作吏兩袖清風釜有生魚門無題鳳客到但知酉二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淡怪夫世尚之日侈也因述所見願共成其真率倘鄙吝生而慳囊難破是欲真率者反趨于不真率矣請看平原孟嘗食客諸公可也爰約曰敬之愛之日由心繕空意奚傳假物斯見維客維賓式享式宴享不及儀宴不主膳隨分款酉愉適己編

珍羞非奇芹藻用薦方丈食前徒矜目眩殺機微萌于天之變命傷痛淚神每怒電人既有親物亦有脊于彼何辜于我何擅重侈尚奢昵俗近戕斗酒雙柑杯茗手戰把臂談心抵掌接面直諒多聞徑率簡便前言非欺往行可踐匪以教慳實爲阻銜望兹同人樂采無倦

李大司馬平浙碣

李大司馬諱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初任浙江金華府司李二任浙江巡鹽御史三任浙江總督部院歷年最久故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不獨匹夫匹婦一郡一邑頌之而兩浙之深山窮谷黃童白叟莫不頌之甲寅滇黔告變閩越交訌東南半壁幾不可保大司馬躬擐甲冑折衝禦侮以致梟獍之疆危而復安反側之子叛而復定者不啻衛公之

開國西平之造唐也更引督撫之文武約束之協和之慈惠廉潔互相砥礪於官常必勵於紀律必嚴於賦額必稽於倘溢必察於催役必均於浮僞必黜科條所佈無非體
上德意加惠元元雖有烽火十年之警而民鮮兵革之苦自王公將軍以下羣策羣力悉聽指揮所謂司馬符專九伐者其在斯乎且庇民以緝兵安內以攘外山海投誠之人咸依爲命丁婦流離之衆盡獲有天足以兩浙之軍民皆知有生之樂而不復變鋒鏑之厄豈非大司馬之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所致也歟故不獨匹夫匹婦一郡一邑頌聲洋溢已也葢出於兩浙士民痛定之餘感恩之至絕不侔於尋常無事之稱功頌德者比恭逢
內召大拜端揆輿情攀轅勿能謹立碣于吳山之陽以誌不朽余因爲之頌曰

卓哉西平一代元良運籌決勝半壁金湯山無夙警海波不揚澄清天下國祚靈長揆文奮武振紀肅綱雲臺奕奕麟閣煌煌緬兹功德萬世無疆

世經堂偁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

啟

重建先忠節祠啟
牧雲堂會業啟
聘戚氏啟
慎會啟
約友遊春啟
回金氏聘啟
請馮開府修郡誌啟
請郡守送學啟
請蘆江和尚住天竺啟
徵李制臺凱旋鎮浙詩文啟
徵京江張太夫人壽言啟

跋

聖訓敬跋
書道德經跋

跋畫
王平侯夢遊西嶽記跋
米南宮法帖跋
沈德隱袖珍蘭亭跋
跋劍閣圖
跋扇
跋自製曲後

露布

擬大將軍上平岳州露布
平蚊露布
續平蚊露布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繼芳紹武校閱

同學查嗣韓荊州選　男　郷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正字

啟　跋　露布

重建先忠節祠啟

蓋聞忠孝大端炳如日星祠祭隆恩垂於聖世必含生而報國此志云堅肯立祀以表忠為臣者勸故疾風勁草悲哉吉把無言奇節驚人慄矣侍中有血此政生面正氣似應沒享餘榮况值

國朝盛典有美必彰凡在茲土名賢無微不錄伏念

先人諱應鑣謚忠節者故宋贈秘閣朝奉郎也道統真傳身任繼往開來之責彝倫攸序世推景行仰止之風慷慨追宗於武穆從容尚友於文山二男琦發三百同登一女元娘十六未字所歎者天下欲存趙氏五位旋移所矢者臣豈敢負皇家一門爭死樹孤忠於汗簡萬古猶青留大義於人間寸心自赤賜瑩筆架山下建祠方家峪中正宜河山同指豈期祀典久湮草荒古道春秋時缺蒸嘗牧唱寒烟風雨遂頽

廟貌蓋忠臣義士每朝布致祭之條豈木本水源吾

宗寡敦厚之誼行將改卜於南堤睚日九原可作會見重新於西滸誰云淫祀非經要望名賢共勷盛事凡在一本諒有同心謹啟

牧雲堂會業啟

盟坫雲興人文星聚聞聲相慕不無千里之思標榜爲高孰擅單行之業顧牛耳方新俄鷄壇生隙風斯下矣君子譏焉夫珪璋在望邠止重乎高山縞紵盟心和平昭於伐木既可樂羣敬業亦期永矢勿諼但操觚之士必須繡虎雕龍荀童冠之年不許彙碁刻蠟伸紙千言手握靈蛇而作勢懸金一字胸包赤鳳以騰輝且經啟石渠奪席有侍中之志賦投金馬凌雲來茂苑之求技能必售制科莪可旁通古學是在

同志諸君子共砥風巖迭爲月旦寒螢啼罷論文盡一日之歡寶劍光生出匣拭雙龍之彩嗟乎終賈多才年少負雲霄意氣羊何舊好交深翰筆硯觀摩義取相資道期寡合與斯列者庶共砥之

聘戚氏啟

和鳴叶吉關關響溢千春貞淑流徽振振聲聞奕世耦婁修而誥伉儷禮重承先迺旭日以締氤氳義隆正始蘋蘩有託蓮華增榮臺下南邦望族西國名家鬱葱佳氣炳福曜於三星醇謹爲儀娩芳蹤於萬石傳家惟禮樂求賢同洙水之風相士薄綺紈澤德接文中之教望高門而增羨景內則而咸欽德容兼備詢七誠之維勤敬戒聿先允百行之克補金枝毓質邁謝家咏絮之能瓊圃澄華應江左流觴之選何圖

頑犬謬許乘龍家媿於陵之學漫辱氷銜才非叔寶之姿遑稱玉潤介媒氏之結言筮家人而合好雀屏開處喜遂紅牽翠幙叢中欣看赤繫局茲一陽之月敬動六禮之將不腆儀用申明潔聊抒微悃莫罄涓埃重家聲於貽燕爾古道而委禽雖玉京之未唱漸看上苑之花因鳳律之初回擬託鸞樁之奏伏願綦舄嗣媺鍾壽齊輝鹿車共挽少君之懿行堪傳鶴雀無喧瘞餉之休風是兌震索而男巽索而女衍水木於無疆宜爾繩繩宜爾蟄蟄綿箕裘於奕禩

慎會啟

側聞磬書萬祀誼重可宗圖絜兩儀象昭于野咏嚶鳴而儀伐木縞紵鳴歡取轄錯而景高山珪璋比德兩澤麗而講習攸隆三省嚴而菁莪是亟泊乎艤葉壇坫雲興道嚴繩直聿垂白虎之文氣合蘭蕙取喻阜螽之躍星躔著美史奏揚徽促松筠而不替歷霜雪以無議是以長安高結綬之風青海噴分金之義也凡我同人脊言前烈契合撫絃誼予解帶在禮經唯以淡而成凛古訓勿先黷而咄敬咨纚虎用締卅

鷄鄉希戴笠之風共蔫登堂之敬願俟惠來夙期延竚

約友遊春啟

嘗聞蘭亭有記至今懷修禊之情竹里多賢自古咏達人之會舞雩沂水咸推曾點高風賭芍采蘭羣效鄭人故俗剔柳底鶯聲嚦嚦引出春光花間蝶翅翩翩釀成晴景輕寒輕煖竹影侵人衣變綠有山有水花容映酒色添紅酉子湖頭無非是畫蘇公堤上盡處皆詩睹白雲之往還我去自然有主負堯天之明媚君來方覺多姿麗日融遲烘破枝頭之錦清風蕩漾拂開樹底之絲敲棋者鬭草者限韻者度曲者總

皆狂放之遊春山乎秋水乎金蓮乎玉笋乎咸是風流之會堯花洞口專會笑行人楊柳岸邊慣能縈醉客鶯簧蛙鼓蝶拍蟬琴早勝座中歌舞柳線梅丸魚梭燕剪肯遲湖上風光一刻價千金杖頭錢可觧也兩堤花萬樹杯中物恐斷乎山光水色人生何不借觀酒碓茶鐺吾黨珊堪供玩劉阮奪先籌天台占斷漁郎輸一着堯洞無緣恐教春殘鶯住語肯令花老蝶踰墻凡我知心共襄逸事庶不負東皇無慚好景云耳

回金氏聘啟

伏以玉尺成盟鳳卜允諧乎兩姓赤繩合券雁求式好於千春既蒙嘉禮寵頒況駱中和協吉歡同魚水慶洽乾坤恭惟老親家大人文武爲憲將相兼資絲綸世掌共推補衮之才黼黻家傳久著負扆之績因知帝眷忠貞立躋開府從來望隆山斗定擢清卿恭遇判水佳候梅報早春適符跨鳳良辰堯傳芳信不遺葑菲寧存尹姑嶽音郤顧榮施恍接京華盛典矧賢嗣媲美璆琳恰是東床之逸少而弱息勉操錡釜愧非南國之季蘭蓋謂愛親以結親敢曰以德而配德祥呈鳴鸞忭切乘龍兩規白璧聿叨荇菜之求一縷紅絲聊附李修之敬伏願友琴友瑟偕伉儷於綿綿宜室宜家衍宗祧於蟄蟄門楣煥彩堦譜增輝統惟台慈俯賜崇照

請馮開府修郡誌啟

玉尺高懸煥百世麟文之色冰壺朗映啟三台文獻之徵紹繼往以開來操彰善而癉惡敢藉如椽特推華衮山川薦瑞郡邑增光恭惟老先生閣下降嶽周神格天殷輔才全文武公孫高大樹之風德備皐夔敬通有凌雲之志捧舜日以趨　朝胸羅星漢應商霖而濟世氣吐雲烟洵吾道之干城聿斯文之砥柱矧章安爲東南要區郡志尤史冊鉅典勝國播遷纂脩已舊
清時定鼎刪定宜新敬延文林鴻筆敢請芸閣鉅公令太乙於詞壇光垂藜火名天吴於學海彩奪芝英刋成經世之書永作維風之鑑某溲渤無能蓬蔴有造睹百年之忠孝節義闕矣莫傳緬六邑之人物文章罕焉未覩守土之責豈容置若罔聞一日之長還冀共襄盛舉幸有典型在望惟祈總製膚功所以孔子作春秋老聃據觚而喜丘明著國語楚靈披裘以覩潔修幣帛虔候霜裁伏願法星晝朗卿月時輝筆則筆削則削定億萬年之是非經斯經緯斯緯筆十

五國之典籍矣

請郡守送學啟

伏以玉露零秋蓬蓽借菁莪之色金颷送籟橋門迓
棨戟之輝授綬佇望於鸞軨來帶式陳於鴈序恭惟
大宗師老大人甲觀宏才辰韓碩望吟挌黃鶴梅花
飄玉篴之聲勝攬金鰲桂子綴芳亭之彩文翁開學
笮琵登堂伯起横經槐林成市欣玆鐵使賁我霞封
湛盧識斗牛之光竹箭盡東南之美某等駑蹇庸才
謏叨驪黃首選葑菲薄植濫邀尧李先培獲觀俎豆
之儀幸厠章縫之列敬諏是月　日釋菜　先師以

告成禮環泮宮而聽講羣瞻山斗威儀赴學海以觀
瀾總藉蛟龍領袖伏祈高軒寵賁庶於大典增輝利
見初逢正屬乾元之亨九賓與將佰願同肯雅之肄
三郎企龍光俯臨預璧某等臨啟曷勝踴躍瞻切之
至

請蘆江和尚住天竺啟

伏以麗日經天光耀犇方而晝徹覺華散地香彌震旦以咸馨心月孤懸現神炬而破闇寶符獨露發慧劍以凌空法雨宏施風行草偃丹霞垂布月净雲清恭惟 蘆江大禪師大和尚蓮生火裡久標曹洞之真宗月映湖中重佩雲門之密印應緣隨化因提虎嘯龍吟願報劬勞爰及鳶飛魚躍茲值薰風普扇梅雨灑竹逕而生凉蓮蕋方馨火雲映碧溪而獻彩夜光已煥頑石尚欲騰輝古調初傳焦桐亦思發響爰

乾竺者荷俍亭和尚慨古蹟之久廢立弘願以重興闢土誅茅蚤苦心於籌畫庀材鳩衆殫大力以經營覩傑構之凌雲慶成功之指日不意客冬圓寂中道阻功特求主持說法則全提正令萬衆成吞更幸繼緒紹宗共顯聖門風一齊扶起光以先師垂就之鴻功自非他人可得而畢茱伏祈悲駕牛車早遂人天之望慨離獅窟宏開凡聖之爐茱等齋宿載迎曷勝瞻禮投地謹啟

徵李制臺凱旋鎮浙詩文啟

伏以萬里籌邊敵愾壯鐃歌之部曲三台旋位殊恩念鈴閣之勞臣挈山河而還本朝豈獨東南半壁定太平而登衽席咸知海甸皆春釆胥樂於民心用徵詞於郢調恭惟兩浙總督鄴翁李老公祖大人憲臺道凝得一功著無雙本東國諸生繇竹聽魯恭之殿同上罷世將斥堠習衛尉之城讀盡萬卷書文章原報國之本樹爲百年計英雄在用武之人法老氏之五千慈勇兼具傳藥師之問答奇正相生霧徹朱帷

久識埋輪舊史霜飛白簡重來露晃名臣陶侃節鉞八州共服神機明驗庾亮都督諸鎮同推識度清真指頓而千里之遠必聞不言而四時之氣皆備數萬甲兵蚤已胸中羅列一書雄武仍然掌上運成無何蠢逆憑陵江介羽書揺落日遂爾妖氛肆熾海門兵氣若屯雲三衢正三省之衝行部獨當一面四望多四郊之壘烽烟警急連旬者帕當胸臓盡赤者之鬼縫衣入市力擒銅馬之奸風旂市地清洋之小醜魂銷雷鼓轟天焦岩之賊人膽落自銅嶺以至吳山列

陣連營士卒齊心用命由前霧而數谷口焚巢搗穴大小百戰成功方鳴隼阻受降之積甲如城劍動猿悲巳失之隣封復版直令豫章晉安咸釋流離之苦豈僅三吳百越皆蒙周恤之恩功不殊於豐沛元勲封自及予汾陽異姓骨帶烟霞大者王小者侯多少功成不受德侔山岳入則相出則將應知望重難移茲當八月令值班師序屬中秋詔仍歸鎮六師飛檄鉦鐃激七里灘聲八陣連鑣戈甲煥兩峯雲色士女之後舞前歌望公如歲父老之挈壺扶杖感澤如春

奠磐石於朝端碩膚元老綏帶裘於峴首於鑠王師凡我蒸民履厚戴高久在帡幪之下惟茲多士沐日浴月均陶剪拂之光溯平格而論功幸覩非常偉績枝保釐以銘德難酬曠代鴻庥爰啟同人博求珠玉共申上憲廣振琳瑯庶幾細柳揚勲高閣著麒麟名字甘棠著頌千秋佩帶礪河山謹啟

徵京江張太夫人壽言啟

葢聞絳節揚於南嶽駐夫人之駕白環載勝西崑敵王母之筵瑤池霧熟三千期逢幾度華井蓮舒十丈日永長春舠數從來坤乾並資天德于稽今此家邦胥式母儀夫惟碩輔篤生佐

聖主開八荒壽域爰遡慈闈誕育綿慶門奕世宗祊靡竟賡颺客陳榎檠恭惟誥封一品太夫人張母何太君贈大夫鳴素先生之女文學元石元亮湖州守元長公之女弟兵部主政青綸公之女兄也秀鍾鼎

族系本廬江德耀名楷姓連天上贈策傳來仙老雲仍之簪紱誰京宜家號是禮宗閨閣之綺紈罕儷夫乃蘭芬合質芳敷林下之風蓮縷胎心工織盤中之字蓋自温和靜處蚤巳淑慎章聞爰暨齊牢無忝醮戒克循內職備著相莊惟我湘翁張太老先生家稱元凱望領君宗覃思研京吐鳳挾凌雲之氣弘綜博物騰龍躍應宿之芒太夫人發鼓篋之編庠雞聲旦昴勵帷燈之呫嗶熊膳宵九逵夫虎榜開天江左名標第一鴻裁華國南宮捷奏無雙釆韓風謠而颺馳

擁傳網羅故事而氷鑒程材分校則堯李參芥同歸藥籠衡文則菁莪棫樸樂育宮墻太夫人或函侍高堂或偕行官舍純臣許國既移孝以作忠健婦當門殫服勞而代養若夫雙棲畫省燕臺吹鳳管和鳴助濯氷壺綺疏甄鵷班蓬羽乘綵輿而從使節嗤馬扶風之夸設絳帷摛彤琯而佐掄文邁上官氏之夢持玉尺是以太先生宦遊所至茂著公廉亦由太夫人閫內攸資實多明慧至於游膺鸞誥加被翟褘曾未侈富貴驕人更復體慈和逮下性率褰笄之素御浣

濯而屏綺羅安享鼎食之豐處脂膏而厭粱肉脯修榛栗筐篚之問遺頻將卮匜蘋蘩筐筥之蒸嘗時薦恪勤中饋集頤厨於膺門識定人倫辨杜房於賓座崇牙交戟姻婭盡曳組彯纓上里鳴珂族黨俱朱綸華轂乃周親誼篤雖䟽猶瓜葛莪孝義無岐視故舊情敦縱竆而衣綈恤緯悲必先施宜臺榮懷淸勗令女巖松植操驗宅成吉相撫孤甥庭樹森棻夫是以依慈氏於北堂如禮蓮花洋裏瞻黃姑於重碧疑槎析木津邊惟其德冠家人所以慶流子姓媲周京之

八士兼兩三才演羲畫之全圖盤摩六子覺荀龍薛鳳爛煸猶遜其聲徽卽和璧隋珠輝采難方其名德巍科芥拾文懋起衰皇路茹征才都濟美父子祖孫兄弟連翩鵬鶚高騫公孤侍從郎官步武夔龍並接禮存先生大魁蕊榜直躡龍門挾藻木天舒翔虎觀雖蚤赴玉樓之召應還修碧落之文素存先生筆妙韓歐人仰泰山北斗道隆伊傅世欽瑞靄時霖蔚然昕代之儒宗生符景運允矣太平之宰相光輔熈朝其季子實存先生賀起三鱣踵太行而揚鑣天

室鳴儀一鳳肩元臣而振翮雲逵惕存先生擅彥譽于儀曹富有才華八斗敷經綸于璧府縱橫禮樂三千韋存先生擻六籍之芳菁香合紛署竝速柯之棣萼望表金閨少子端存君方修鱗甲以待雲雷佇豊羽毛而搏霄漢文孫壯輿擊胡琴於都市寧僅爲百軸與懷鑄鐵硯於文房終當致三司通顯而天門軼洛陽之年少名炳漢廷同西蜀之長公才雄翰苑處冲英姿邁種已徧讀十乘之藏奇氣絶倫當旋中萬錢之選至質夫約夫逵夫潛夫及曾孫晉槃譽星輩

盌哇玉種無煩雍伯蕏翕繞砌藺蓀奚𢿱謝庭灌漑其諸幼者亦復趨犨車上璧人繡緅羅拜堦前驥子竹騎趨風太夫人時則摩頂以嬉含飴而弄金魚玉佩捧袂從遊瑶珥瑜環滌卮跪進花間步障策扶老而過乎泉竹裏行厨瑟養和而飲康爵適于前歲至自上都嘉命婦之來朝駢錫上尊致養領百僚之登拜榮懷大耋逾康合元首股肱爲一心書獻千秋之鏡聚壽母曾元凡五世家遵百恐之箴名中外之子孫多難省憶指岡陵之松栢共閲年華固勘聞白髮

國封遐齡茀祿曾幾見黑頭元老介福稱觴郗夫人之神明不衰亶其然矣桓少君之鄉邦交譽猗歟都哉兹者歲在乙亥時維七月朔越六朝近鵲梁台集之宵壽星呈瑞及鸞羽傳音之會寶婺增輝實我太夫人八衮誕辰也起居八座載賡委〻佗〻之章祝嘏千春當上振〻繩〻之頌某等或忝通門孔李或叨寄戚朱陳聯金焦屹若三神知幾淺環瀛之水挹江漢朝於裨海喜頻添厦屋之籌皇娥拊瑟爲歡謡詠宜白雲黄竹武夷張幄而宴几筵看皤髮丹顔伏

冀當代大人先生寵貽華衮俾譜諸黄鐘大吕之音嘉惠瑰辭敬勒于縑字亦文之阪庶萬年枝上高擎沆瀣天漿九子鈴邊長護珙瑶仙卉戔言寅懇永錫翹祈謹啟

跋

聖訓敬跋

聖訓欽頌當一體凜遵如其實心奉行則多士庶幾敬以聽之前既以敬聽發端此復以敬聽總結蓋主敬者進德之力存誠者一貫之道一念不敬則漸流於虛僞邪辟而不自知念念主敬則漸進於篤實光輝而不可量臣潑思潛玩伏見

聖訓全篇大旨在於躬修實踐而教人入門下手工夫則在於敬之一字

聖學高深也爲多士盡情剖露切實指點多士非無耳無目無心之人焉敢視爲具文玩愒弗儆諦聽之下共當整肅冠帶如在

御前洗滌心胸如聞

天語一念之敬心既動念念之接續難寬必也暗室屋漏皆凜

皇上咫尺之威顏影撫衾皆持

皇上洋洋之訓斯可以閑邪存誠進德修業豈但事功文學足以取重於一時而已哉

書道德經跋

黙公許予性倜儻多材能勒秦漢篆刊諸金石乘數學繪事稱三絶一時大人先生咸爲引重余以浪迹四方交最後而許予謬恭予獨與余言道德之旨因屬余書是經將勒諸石余不問道不知書重違此意率爾走筆裘音何先生曰是經河上公有章句王弼有注嚴君平有指歸今得子法書刻石可以爭有千古矣余媿謝而退

跋畫

盧浩然隱嵩高畫圖山居十景以樂志景輒題詞不屑就一諫議之徵而予畏以曠才首薦意繪心摹自有一段神俊超逸使人不可企及者豈止古木流泉間亭積石之似而已耶其又肯受徵作一諫議大夫耶古今人稱兩高士可也因爲執筆以壽其傳

王平侯夢遊西嶽記跋

人昔有廢紙筆每向空中寫金剛經是後天雨其地獨不濡識者猶謂留有色相平侯明府夢遊西嶽與遊華胥化人之國何異且卽景卽事瞬息變幻忽莊語忽齊諧九天九淵不可意計讀是記而以色相求之是猶以刀畫水執水覔痕也余昔有夢登匡廬詩頗爲世賞識以視此記則不免舉止羞澁矣且余觀平侯著作多種類皆峭兀瑰異不投俗好余以羈旅不能爲桓譚姑刻是記以問世作二春夢婆云

跋米南宮法帖

董元宰云米老此帖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大要氣勝之耳氣勝則神全神全而後變化百出卽無爲州禁蛙一事所書幷符咒牒語也至令一州之蛙無聲奉敕寫黃庭經及書御屛奮袂抽毫淋漓狂叫天子爲之捲簾動色夫書一技耳能令萬乘改容舉蛙絕響非神全氣勝何以至此故愚以爲欲學是帖者不必操橡按簡於字畫求肖先須養氣蓄神如斲輪之得心應手方可與共觀之矣

沈德隱袖珍蘭亭跋

右軍蘭亭帖成善書者各有臨本褚與米爲尤最如魯公之爭座位書以文傳文尤以事傳也若以爲適意者其非耶抑以爲文之精且簡也何魯公之書艸其少臨本耶沈子褚米袖珍數種得之無心合爲一帙莊太史亦以無心題之將與適意之蘭亭並垂不朽今復以無心之論論之俟之後學者前後覽觀以作臨本

跋劍閣圖

曹星子持其師謝仙臞所畫劍閣圖來余觀此圖雖不免院家氣而用筆最爲蒼潤及觀圖中人皆按騎徐行指顧間頗有閑雅態若不知有羊腸鳥道之險者真能品也余因思士大夫處崎嶇嶮巇之塲率當安閑如此然後可濟於難若輕薄躁妄未有不失身墜名者夫豈徒閣道然哉因附識此

跋扇

煙霞寄懷雲水酬倡游者詠慕者思意氣之感召同好中鮮有别致以其果有所見果有所得元卿以扇索余巨儒名宦求鐵崖公片詞隻句不可驟得曾未識面而急從而書之豈非意氣中自具别致歟予在喬梓得煙雲之最勝者也閑而樂之復補其兩而繼以詩

跋自製曲後

中秋第一可憐夕非千古有情人不能領畧然百年之內風雨晦暝不可多得人生幾見月當頭洵非誣也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日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元詞云一日一個淺斟低唱一夜一個花燭洞房能有得多少時光屠緯真詞云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為歡不足有如此者不知惟躭花月之怭轉覺居諸之促苟本地風光隨緣欣賞陶情歌舞而不受歌舞所牽適志琴書而不受琴書所縛若俞子錦泉刻刻良辰朝朝令節每遇中秋更多欣賞斯真善於領畧者矣今夕長空無翳氷輪乍湧金粟踏歌飄來雲外又十年間一夕也俞子尤喜新詞厭歌舊調余偶作北曲一調付之絃管恐有銅將軍鐵綽板之誚又譜南宮一闋纏綿盡致碧玉紅牙按節而歌則彩雲飛繞座客俱在桂樹下矣

露布

擬大將軍上平岳州露布

臣聞天垣中峙四方謈一統之規地輔底寧萬祀守人倫之大是以易禀乾坤義深龍戰書先光被事在舞干禮樂所傳播銀塞麟沙之境衣裳所會來風車鬼市之人九天列狼星之位白狼亦可成神三蘖懸蛇蠷之旗赤𧉬因而效順弱海恬波木公命木蘭之檝奔沙照日金仙馳金葉之文此葢王風百世帝道無竆雖三苗跂邑傾心虞樹之鳴琴九嬰鵰張懾志

姬舟之赤雀然則至德盛乎蓂階九州風靡大人握其泰蚉萬國允躉仁義非禁暴之具五帝不廢干戈武虓乃焚世之威湯武亦先文誥伏惟

皇帝陛下龍獻靈書啟八窗以邀燭廚生脯箑廓九縝而從風雲蒸五色色〻顯芝鳳之光露宿三枝枝〻有金莖之氣敦詩書以厚風俗飭俎豆以格百靈導人以樸何貴雉頭宣化自躬不馳豹尾變幽壤於壽域登靡告於仁區河海浮琛山川協瑞玉案香升神獅馴乎桂苑珠樓澤沛仙鳳鳴乎女牀車書萬里紘謌千鄉四滇接漢僅供飲馬之池崑嶺鄒星悉是跛羊之堞盤中粉水洛日月以生光爐內紅輪鑄品物而有象凡含血戴髮之倫古風歌舞龔冠斂衽之子候月含哺乃逆賊厶厶不思報本敢汨天常以孟獲之蠢爾肆技穴中以彭寵之藐然竊齵几上伯鯀無知輒盜帝堯之土飛廉難料敢拒文王之師以致浩〻洞庭波翻碧血依〻湘水浪湧黃顱岳陽樓上仙人不舉壺觴堯源洞中秦女不收禾黍國是蜉蝣城門僅高一寸人同螳蜻鐵臂輕等三銖乃轉一丸

之泥飈飛而捍天柱奮游絲之羽躑躅而噏蓬蒿豈知軒轅茲矢遂亾蚩尤之脣神羿玉弓遽折猰貐之齒臣等任荷專征夂稽天討揚旍驌奔鞭投赤鯉之宮吹角寒烟矢集蝟毛之磔注水龍駒蝍枚而不驚神女天河青雀鼓檝而一吊湘君遂使黃䑡襪艪折廪君之船白螾灰心鐵敗田單之軸逆賊厶厶等猶復計成封豕箳逌長蛇拒馬列於君山重塹深於鷺浦城陵磯上檣影塞天柳毅井傍飛樓蟠地聚梹榔以爲糧踞有梹榔之洞採蕙蘭以紉甲平吞蕙蘭

之江致令夕波夜月亭多鬼哭之聲車渚曉雲院積含冤之骨臣以上天好生不忍禍延林木
帝心深厚惟期再活釜魚商網雖設一面亦可不畱函關既開三章首定其約弛九伐之威聲宣渙汗之大號寄諭張於江滸不殊羊亭涕淚弘恩播於獄里喜覩司隷威儀赤豺稽首捆甲於牛頭熊耳黃巾來庭載兵以狠索虎皮紕爲穿乎雲上赤幟標趙氏之城烏烏鳴於城頭白恰拜軹道之左乃有僞總兵官王度冲等率其所屬千五百員戴星釋鎧咸崩角於

和門飲露投戈盡襯輿於幕府幽谷寒禽懸翼挂日之氷枯沙朽鮪吐沫濯龍之池自此竭面君子之軍免其雕面因而黑衣故舊之子不着赭衣黃綺十箱壯芳來之顏色上尊百種寵來蘇之諸侯風聲所至有征無戰文有僞將軍陳碧與其文武千夫長百夫長等統縱軃數千艘甲士以萬計始則馳書歸命繼則盡衆輸誠河壖銅馬歡呼而朱絲係膺玉門寶融匍匐而砥質在背開細柳之營插花戴帽解魚麗之陣受脤雲臺宗留守之牙前盡是太行義士郭令公

之車後悉擁朔方故人敵壘于是乎土崩蟻屯遂以之歡逝大將軍貝勒臣ㄙㄙ軍令宵行百道俱進鉦鼓聲沸雲中霹靂碎黃鵠之樓櫓旌旗影翻天外鯨鯢殞玉蝶之波濤巖城高險新看天策車騎湖口重關再隷魚鱗版籍老子壺漿燮芟而獻芙蓉之幙幼兒竹馬蹀躞而來鸛鶴之庭遂以ㄙ月ㄙ日恢復岳州府城大將軍貝勒臣ㄙㄙ令如山岳折箭有誅紀律森嚴踐禾無赦閭左不譁壁上之觀如堵市門無擾軍中之馬不馳邑里宴然村社如故去湯火以安

袵席離倒懸而上春臺遂遣夸蘭大ㄙㄙ勁旅三千精甲五百遯逃孽於清流生擒姚鳳剪餘俘於南服坐縶智高復遣副都統ㄙㄙ宵濟湘江會師烏滸長驅沅澧直擣滇黔叱咤則星日崩摧喑啞則虹蜺閃鑠旌影流紅寒燄吐重氷之井弧光掣電春風生若木之枝蒼梧廟左高築冏顱絲珠臺前勒銘危石浮竹游魂不守蠶叢之道皮羅小醜難張蛇蠱之烟瀧百屑而如砥巴斷白藤之橋山九疑而坦行不畏青衣之路廓卅徼以清平啟炎方而順則息狼火之烽玉

帛萬國用風車之指禁旅同聲皆
廟算之弘張豈小臣之敢紀不勝慶忭之至謹遣厶
官奉露布以聞

平蚊露布

竊惟天地鑒臨破羣兇於昏暗風霆奮擊撲小醜於庭階麾羽扇以揮鴟張靖狼烟而安燕寢歡騰萬戶喜溢千門惟茲離位之克明正爾陽德之方王阜昌萬物長育兆民然四方之勤苦惟農而三時之拮据惟夏出荷鋤於南畝歸圖半榻之安曉負耒於西疇夜冀一枝之息詎幺麼敢肆其辛螫致血氣悉被其摧殘所謂戎伏於帷墻遂爾亂生乎肘腋羣呼而雲擾我下土何止萬〻千〻類聚而蚕食我痛民無間朝〻暮〻鷙鶩者黎民豹腳脅從者曰蚋曰螟瞑色方來輒怱然而合戰曙光初動隨解散而分馳來則越戶穿窗去則依草附木陣無金鼓毎電擊而雷轟器不干戈亦鎗攢而矢集伺銀釭之乍滅偷入簾幃偵錦帳之微開潛依衾簟貿欲吞脂吸髓假粧惜玉憐香傍素臉而低呼驚散半床蝴蝶貼酥胸而輕刺打開一枕鴛鴦佳人恨好夢之難成才子歎壢鄉之莫到浪逞負山之力專工嗜肉之謀嗒彼孝兒愁聞吮血殺茲烈女慘見露筋黨蔓衍於八區毒綿延於

萬姓人人共憤在二不容臣等祗承征討之權竊思撲滅之計高懸虎帳受方畧於指顧之間輕拂龍髯郤蠓蠛於談笑之頃無俟毛錐三寸盪平若狂飈之捲浮塵不煩兕甲千羣斬馘如餓鷹之搏白兎然釜魚假息猶思有窟可藏而封蟻難逃須知無隙能遁由是倣韻河之置毒而濟之以烟倣赤壁之鏖兵而縱之以火或爲炎威所逼命盡須臾或因藥氣所衝魂銷頃刻如泰山之壓卵若洪爐之燎毛膏塗紅毯雖粉骨之難償血濺碧紗即碎身而莫贖馳鬼逐蜮廬舍肅清掃地薰天房帷蕩滌聽室自兹無警長夏可保乂安出黔黎於噬嚙之餘奠蒼赤於袵席之上臣等不勝忻忭謹露布以聞

續平蚊露布

梟羨以賜百官義實通乎懲惡牡菊之攻小物禮有取於肅清何況牀榻之間安容喋血臟膚之愛寧飽貪饞有如爾蚊者考厥初生吐自妖鳥妄立名號或稱黍民聚以成雷飛而食肉

朝廷爲之問夜廢寢未明求衣者幾載於今矣臣等既聲天討之由合奏師貞之績蓋其性本饕餮輒貪暮夜之脂膏族雖幺麼獨善鑽營於帷幄視深閨爲逋逃之藪乘暮則鼓噪而前或青草湖頭養成羽翼緣陰樹底扇起戈矛嚮應嵧嶁之丘偷生汙潦之水非神農日中之市僭羲皇以上之人趨炎勢而結聲援絕似宵人之態引爪牙而竊膏血宜加酷吏之誅鴛夢驚殘豈漁陽之來鼙鼓睢鄉攪破抑項羽之掠關中昏黑到上方不管老僧入定垂涎過逆旅那知倦客羇愁未解螢之映書亂撲馬融之帳偷如蛾之姤火驚翻河朔之盃無花前月下之期希入鸞裙而竊玉類牛鬼蛇神之相敢窺翠幙以偷香噴吳猛之膚痛矣愛親孝子露高郵之骨傷哉抗節芳魂此請

終軍之纓無從縶其頸卬抽聶政之劍不足斷其顱者也自奉命廓清以來爰僉求撲滅之策無如首嚴烽燧申警斥堠長烟一空清野千里然後揮觚將軍之扇搴賈太守之帷更借宗慤之風一縱田單之火辛螫長驅而莽影蠁聚違竄於無聲永斬血食之謀立清帷房之蠹自是寢典如故衽席帖然四海樂生高北窗之枕一人臥治無東顧之憂矣普慰雲瞻須茲露布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一

紀事

紀徐勤搏虎救父事

紀魏氏朱娥貞烈事

陸東蠡死難紀事

馬貞女紀事

小孤山紀事

樟木紀事

喻

閩江操舟者喻

蟬喻

鈔

忠孝典冊鈔

志

山居志

頹圃志

語
白蘇致語
錄
法輪偶錄
檄
驅虎檄
言
吊漂母言
憫農者言

並蒂蓮微言
石屏卅柱約言
箋
上孫屺瞻少司空出治下河疏箋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駢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言禎巽菴校閱
同學宋　至山言選　鄉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紀事　喻　鈔　志　語　錄　檄　言　箋

紀徐勤搏虎救父事

徐勤杭州徐村人有膂力家貧以灌園給養其父母徐村地近江滸生不識虎村民朝牧叱牛虎忽起叢菁中衆驚噪虎逸入勤園父出見攫勤方仮吐哺急

走手持竹筋築虎頭且築且詈曰畜不識吾父耶何敢乃爾虎爪其面不爲動築愈急虎舍以去勤負父歸腸出納而紉之禱於庭曰天若佑父幸得生否則願偕死父創甚勤攬庵中苦蘗嚼傅之痛稍止俄羣獵過門趨諭治虎傷藥獵者入視曰唏此即是也和酒飲令沾醉數日則愈事聞議旌里胥索錢勤曰柰何行錢買孝子也事遂寢

紀魏氏朱娥貞烈事

會稽農家女魏氏年十六適宋僅三日宋歸殁于家棺殯置淵旁爲驟雨衝沒氏奔號赴水拾骸瘞家圃中服衰三年父母憐其少欲嫁之弗聽乃使人百計勸誘氏仰天號泣蓬垢欲自殺家人知不可奪然已受他幣嚴爲之守至期迎者臨門守稍弛氏往圃中解衣進墓自縊死鄉里悼哀頗多然不見旌表今已歷年豈因門第寒賤當事未之聞歟

朱娥祠在曹娥廟傍娥亦上虞人十歲救祖母被賊所殺立廟俗呼爲救婆廟前會稽令董楷以娥配享曹娥明初山陰諸娥年八歲白父冤詣闕卧釘板創重而殞廵撫劉以娥同朱娥配享曹娥廟

陸東彝死難紀事

黃岩總兵阿爾泰幕客陸淵杭州府仁和縣舊家子也幼通經史留心經濟負義氣重然諾覊旅有前母兄阻迹於東南不知所向淵年十七襆被獨往於發誓歸宗黨重其孝悌後以家貧母寡應蘇州郎將軍幕因隨將軍之子阿總兵贊畫於黃岩尤精淸書康熙十三年耿逆犯順僞都督曾養性朱飛熊各進兵抵黃岩黃岩兵寡勢危淵請於阿公曰濟危非兵餉不可某願賫一紙書詣省請之公心疑其爲歸避計遂出百金曰汝母老而孀歸事正符我意淵拂然曰公帷幄中淵外無人矣安忍別去此請貿爲兵餉計公毋他疑阿公曰即如此亦當攜此金爲母膳淵亦辭曰此何時所作何事淵復利此金耶阿公曰君真愛黃岩欲共保此土我并以身託倘若城不保某誓不獨存君能爲我歸此骸否淵慨然曰死生與共世豈有食言之大丈夫哉公授以都司職赴省請兵與餉三日即欲還台其母痛哭云汝遇歲喪父今四十二母氏劬勞恐捐棄耶且有妾未妻子陸書尚在

稱祿此身恐未可許友死也渭亦泣曰兒雖受職而未受祿然許友即許國矣但許以謀未許以死事苟不濟兒自有機宜此行義不可已母朝夕幸有兄共母倚閭爲也維時黄若提塘官徐某者亦勸渭三思而行渭始以阿公囑託語詳告徐遂果其行至八月初八五鼓守城叅將武灝獻城公等俱被執禁渭定計陰圖恢復密遣約副都統阿什兎夾擊不見舉行又以清書啟投貝子事露械赴閩審得清書啟出渭手筆獨置重刑時十四年正月二十七也後阿家屬

奉公骸還京渭骸則埋荒艸而被凄風置不顧矣嗟嗟欲收人之骨而已骨反爲其暴棄不獲歸故土使八旬寡母以慈死廿旬孀妾以節死六齡孤子以伶仃死三載之間毋子妾相繼絕滅豈彼蒼之太瞶抑他人無良之所致耶彼時共公解閩者四人陸渭蔡傳宣王書記張內丁耳彼三人無大功於黄若無策畫於軍旅皆得魂歸骨返渭效忠于台死難于閩仗義于友卄得罪于親全忠義而不得全孝友恩波未沐九重不聞徒令兩淛人士撫膺痛惜亦何益哉悲

夫雖然陸東蠡者真可謂之舍生取義者哉

馬貞女紀事

馬貞女者中翰馬公鎮之長女也世隷天台稱爲望族中翰與司寇馮公雖有中表之戚向皆未遇同室而居中翰之夫人陳司寇之夫人俟時各有妊中翰司寇年貌相若學問相等切磋砥礪無間晨夕至親交好卽指腹爲婚未幾馮生男馬生女眞可謂天作之合矣司寇酉戌聯捷初授滇南司李此馭就道攜夫人眷屬之任庚子中翰亦舉於鄉屢躓春闈除選江右龍南令陳夫人蚤世貞女髮綫覆脊詩書夙嫻

殆有天授中翰愛之如子凢署中錢糧出納文字應酬均出貞女手中翰彈冠而治得臻上考歷晉中書但二姓宦途東南浮雲萬里魚雁久沉又值甲寅兵變道路阻塞司寇已擢大中丞卽爲子永年娶士族彭太守女爲婦連舉二孫嗣逢驛使致書中翰云我子年逾弱冠早爲授室令秀長成别字高門勿使賦摽梅可也中翰得報語貞女曰馮郎有婦吾不欲汝久寄深閨况汝弟妹俱幼曷若另擇佳壻用光門楣爲快貞女卽正色對曰兒素聞先哲之言一經許字

百世不易女子從一而終自古皆然矧吾父堂堂縣令民間婚姻尚判以正恐使膝下弱息反更其志耶是舍其本而齊其末也且馮郎現在雖配姬姜難遺憔悴兒寧忍死以成其節耳請勿復再言無何司寇爵冠秋卿假歸遘疾中翰亦以候補進都先遣貞女挈弟妹還鄉經理家政井井有條不料中翰竟卒於途訃聞貞女幾不欲生閉門讀禮一如男子司寇自抱負盟之愆親詣其堂面請貞女而辭曰犬子娶婦已經生孫寒門薄福不敢仰攀魚軒幸自裁决毋負

青春貞女斂衽再拜曰媳在襁褓時卽聞父母之命已字馮氏生死惟馮氏爲歸適如中饋有人媳願退居側室以明從一之義倘欲改初志當毀馮門雙節坊媳自削髮入空門終此天年司寇無言以對而返蓋司寇之祖母戴母陳皆早年失天至晚皎節不磨朝廷特賜建坊旌其雙節故也適有同里先達何公紘度有子博士青年文秀亦與馬氏有姻婭之稱知貞女賢而且美欲求貞女以託蘋蘩倩善媒者說之貞女正色厲聲曰我馬氏女馮氏婦也先君不幸見

背何年叔乃盛世名進士理爲弱質主持風教胡爲相逼若此我頭可斷身不可失何公聞之汗流浹背登堂謝過於是司[illegible]之媳彭氏力勸舅姑以爲娶馬氏者人倫之正也馬氏原訂於先又在貧賤之中今恐棄之是不義也馬氏守貞不字執德不回而甘心絶之是不仁也不仁不義非所以垂訓後世也若慮媳在媳願作小星以奉馬氏卽脫簪珥爲馬氏聘司[illegible]唯唯謹擇長至後七日天心來復之會遣子太學生永年親迎而結褵焉如英皇之事舜無分先後云

葢馬女守貞彭女克讓宗族鄉黨誇爲盛事試思馮郎何福而消受此兩賢耶亟抽筆記之

小孤山紀事

己未春日余膺博學宏辭之選自武昌順流而下舟過潯陽賦詩投大江中涼飆頓起帆影行空振棹騰躍於驚濤巨浪間遠望江心一點隱隱浮於天際葢小孤也瞬息幾百里卽過其下峭壁千尺若蹲若飛彷彿如髻嵌空摩盪水湧山根淜湃之聲如萬馬星馳千雷電起山頂樓閣層疊竹木叅錯時聞鐘磬和潮音夫吾之遊名山多矣所見丹崖翠嶂絶磴高岩亘雲霧壓江湖鍾靈秀於巨區闢洪濛於千古其怡

情豁目動人吟嘯者往往如是然未有山形之險峻而獨擅奇勝如小孤山者也惜孤篷迅速不得暫停舟楫緣崖登眺徙倚崚嶒空翠之下飄忽過之可勝怏悵他日者江平風靜月小山高泊舟攀躋上最高巔一眺江湖之遠雲物之奇日月之吞吐魚龍之變幻清虛縹緲邱紫府而遡層霄其神怡心曠又不知何若也而吾更能已於遊哉

樟木紀事

寧海文廟之前列樹有四其東爲松爲杉尚穉而未壯也西南隅二樟特起柯枝皆百尺如虬龍相抗勢不屈伏至春夏之交嫩綠成陰青葱蒨碧似老而作嫵媚態盖使人狎而近之或曰此乃肇縣所植千有餘年矣其一在南隅者猶有異績往時嘉靖壬子有倭壓境且攻城垂破突有壽亭侯關夫子提刀躍立其上儀仗森嚴倭寇望見無不驚走自此寇退而城郭依然人民無恙此樹與有勲焉余曰夫樹下爲神所棲則神所憑依也上爲神所登則神所履武也履武之與憑依豈有異乎夫憑依履武之所及則神人必倚庇而呵護焉宜其飽歷霜雪享有大年者與然提刀躍立獨顯靈於夫子者吾又知其非妄矣吾聞夫子身居戎幕好讀春秋異於武弁而春秋以尊攘爲急今倭素居海外一旦揚帆而至侵我郊堡虐我人民宜其仗大義而聲罪致討者與昔岳少保與張招討論兵少保曰用兵在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招討與之少保之引喻春秋亦與夫子

比轍矣然古人愛其人必及屋上之烏今寧邑士民歲時奔走於夫子之廟此樹不可與屋烏推愛乎且此樹既能樹德於斯民與夫荊齊辨梧而構難吳楚爭桑而動兵者實有間矣或者等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列之武子之嘉樹擬之召伯之甘棠勿剪勿伐封植有加庶幾酬恩于萬一乎余故筆而記之

閩江操舟者喻

三浙九曲之水走閩江道經建寧郡潺〻七百餘里徐子冬日移艤而上備工者八人少者六老者有二分立老者得其半而少者亦僅半余怪而問曰彼之壯也立不如人若老矣立何多也老者笑曰壯亦無庸也吾業是有年矣坎坷纍〻險阻叠〻驚愕者頻頻而沉溺者屢〻然如是深歷之則熟記之記則生畏畏則能慎慎則賴以無虞若曹生也晚追隨而鎔鍊之何計直多與少然彼雖言之余猶怪之怪之而猶未信之也行有頃見石頭磷〻森然如虎豹如虬龍猙獰槎枒如鬼怪羅剎側者立者臥伏者若隱若見而不見大者峙中流湍激澎湃洶〻過顙左右俱驚怖二老爲之前後焉其神晏如其色澹如其手足雍〻若不介意者移時前者棨後者棹其逾險坎坷也止毫髮焉嗟〻余因有所感也今世其險阻矣仕路其坎坷矣驚愕者既多沉溺者亦復不少矣其禍患已著者如石峙中流湍激澎湃之象也禍患未萌

者如側立臥伏若隱若見之時也人能深歷之熟記之而畏且慎焉凡百方可無患也夫

蟬喻

客有以蟬况予者意聲激而善鳴也予曰然有之頎予未足以擬此也原夫蟬之爲物處輕陰吸淸露司赤帝震龔俗彷彿乎御風而行沆瀣而飲也扶陽遏陰乾德之亨也衆墨々而獨諤々朝陽之鳴也干霄蔽日跛羊埊而郤步者而蟬託跡焉梧桐竹實鸞鷟之所棲食者而蟬北蹤焉且也螫蟲不攖吾服其仁乘權而震吾服其義與人無患與物無爭吾服其禮辭智々而就聀々吾服其智時鳴而鳴時止而止吾

服其信激高唱呼衆寐不翅霆聲發榮而若處傾聽吾服其勇然則蟬之爲蟬豈易言哉且夫世之有道仁人而不能比物連類者不可勝紀東門之聖纍々而若喪家濛濮之賢栩々而化蝴蝶江潭之吟叟賦託皃沉上蔡之頑民願爲蟲辟逡雲可賦不辭犬子之名閟覽颸馳用來五驄之號則又安往而惡夫形似之說哉不特此也或生而炳靈異類焉或沒而神奇散寄焉玉筐啟亂靈鳳集身赤龍兆據腹之祥雀毋爲破脇之出雖靈蠢殊致而神異同符若夫玉簡呈祥蜀靈示異金粟呼風盧江爲怨則有若黃熊之化勳彰九稔令威之鳥影落三秋烟迷梧葉飛鳴結相向之音水漲尨花夜半呌春閨之月此皆勞臣弱主怨子哀婺意有所鬱結而不得自申而澂形託跡表厥沉幽至今稱之遠之以視夫庸々者流與蟪蛄同春秋者其相去奚啻楹庭哉葢物有萬而取類各殊得其所歸高卑一致故等而上之則爲柱下之龍等而下之則爲於陵之蚓其高寄均也等而伸之則爲殿上之虎等而寘之則爲海上之鴻其亢直均也

等而顯之則爲明廷之鷙等而晦之則爲穆滿之猿其出處均也故寧曳尾無被繡寧泛駕無跼蹐君子審物比類而得失昭焉則又安往而惡夫形似之說哉不寧惟是浸假而幻滓于夢之栩則天下皆蟻也浸假而鄙張叔夜之褌則天下皆蝨也浸假而徼升舉之榮則天下皆蝇也浸假而嗷觸蠻之名則天下皆蝸也此何以右焉且夫禮義者人之大宗也猩々鸚鵡皆能言之流也而禽之獸之則以無禮故顧吾觀蜂知勤王烏稱三足雁知匹偶鹿得食呼朋嚶鳴

知兄弟有斷々不可誣者夫擬人於倫通人所尚故有媠練以修容緘嘿以託足便娟以著愛狡黠以騁志不則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以是鳴得意驕寒畯而已若而人者下龍陽之泣吾不能爲魚躭處堂之安吾不能爲燕入厠喜心吾不能爲鼠逢昆必噬吾不能爲虎陰叵阜汚吾不能爲兩腳之狐籬落之犬依違結舌吾不能爲立仗之馬轅下之駒畏縮自多吾不能爲羊公之鶴遼東之豕弁鄙取佞吾不能爲問宗之犢嗷豆之牛孰與夫蟬之遐棲迥寄聲越

林木响徹雲衢惟寒山片石共稱知己者其淸風爲卓爾哉若夫高蟬處夫輕陰而不知螳螂之襲其後則孤芳名忌而小人眈々在側伺罅而傾噬焉所在都有此中丞來在茲之咏也烏足累其神明哉吾惡夫世之修蟥蛛之容而嗜蝦蟇之穢飾鸞鳳之音而稟鴟鴞之性者因客之善頌而善禱焉爰抽管而爲之喻

鈔

忠孝典冊鈔

今人談忠孝僉曰作如是事者必偉丈夫奇男子可人亦喜得其名爭以奇偉自命亦謂不如是焉不可也然必如是而可宜世之可者多矣而究其行事以奇偉者之難能舉以讓之不奇不偉之輩此不奇不偉者乃世之素所不許者也世不許而忠孝如是非必不奇偉者而能忠孝乃忠臣孝子有眞奇眞偉確然自命于中而人莫之識也予友葉子孚青恂々如

處子每與晤言不常啟口即啟口全不以世情爲論然世豈有如是之人而克敦大節也哉苟謂是人而敦大節人必不信又因孚青得知其先公先公匪石公以進士起家歷官武昌觀察儲漕三楚人爲金穴以終身之用取償於楚但得淸白自矢無煩乃氏亦云厚幸然世豈有如是之人如是之官而克敦大節也哉苟謂是人是官而敦大節人又不信公則不爾也戊辰之夏武昌兵譁大中丞皆出奔江黃一帶望風響應公獨毅然曰食君之祿而必忠君之事封疆

失守何以生爲郎冠服北向再拜自經而絕烽烟未息公子孚青自雲間來負公骸骨以歸嗚呼公死于楚至親遠在數千里而一念決絕但知有國不知有家公子孚青涉波濤冒矢石疲筋苦骨蹻蹶數千里艱難不變其心險阻不易其志又但知有親不知有身然一家之內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處君父之間而有此堅忍不拔之節是豈不奇不偉者能之乎又豈世之所謂奇偉者能之乎我故曰忠臣孝子有真奇真偉確然自命于中而人莫之識也

志

山居志

余性宜泉石不樂壓市因營先公菟裘于南屏遂葺就麓新居齋曰云爾亭曰寄傲菴曰古香樓曰星聚曰霞起軒曰蓼花曰晤言更有竹間水上西清東璧十間三益諸勝瑤草珙花芊綿芬馥板橋石磴蜿蜒崚嶒不可名狀方其玉鱗寂寂翠羽嘶嘶淺水水魂黃昏微月恍游瓊圃疑入羅浮及夫堯舒小紅杏破新粉蓮抽葩蔕栭撲香綿奚翅鳳巢仙姬更進迭換至若蓉塘初膩桂叢乍發嶺楓失青籬菊始黃最堪把酒拍浮凭高長嘯山此南折而上爲攬勝亭檜栢蒙茸松篁岑鬱又折而上則蘿蹊藤逕盤旋委蛇漸抵山之峻絕處肯堂三楹匾曰牧雲曰會心曰澹寧兩峯若拱萬頃如漾一鶴孤騫片雲低宿杳非復人間世矣凡遇春秋佳日攜一二姬侍與三五知己黃冠野衲游詠其間或茶竈湯沸酒壚火熒可絃可歌且釣且弋復棹一扁舟名曰不繫園每當風清月白之辰放浪于鷗沙鷺渚之際命奚童吹洞簫小鬟拍

梟板鼓檀絃唱自製新詞一二曲直令湘靈和歌馮
夸起舞望者詡爲神仙云嗟夫人欲樂者未必能樂
能樂者未必知樂如予儻其具仍解其趣老我一生
亦復何恨或曰子固以天下爲己任者角巾桑蹇請
俟諸異日余曰將來之功名未可逆料而濡前之山
水正可娛情聊志其勝槩如此以視夫金谷耆乎泉
後不若余之結構致足樂也

顧園志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
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
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
有絃者實爲衣冠槩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傳
之同憂有以哉今觀且菴顧侍御公顧園其疏泉斸
石經始未久已抗塵澈之思及在蘭臺領衆正稱耆
宿雖業在直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
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

人攖情好爵騾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解組家山
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圉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
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況
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海
宇之望如溫公者哉是在顧園主人矣余家居落拓
未能買山乞湖幸有顧園接隣日夕游詠其中如香
山池上故事作者游者賓主俱忘人世之家俱畧相
埒獨世方忘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爲異耳

語

白蘇致語

白香山得法於鳥巢有六漸偈深入禪悅不知何以多爲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堪令擊碎唾壺豈闕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琶行矣又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東坡感其語以爲樊素竟辭香山去矣顧朝雲與公嶺南終始頗稱自好不知香山因刺當時黨人行徑所云又抱琵琶過別船亦可爲琵琶行解耳尤與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同一參看

錄

法輪偶錄

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位裝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裝剃落裝爲開示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今相宗諸秘與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饑則恣飧飽則躭睡而已一日行鄽買牛肉啖之而挂其餘于錫端至一剎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三宿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律曰日來爲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剎有大乘菩薩四州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三嘆久之曰我不能也而本律益嚴

檄

驅虎檄

爲迷驅猛虎以除民害事竊惟

上帝命神與

朝廷命官雖司有陰陽而職無彼此總期與民除患以共治玆土者也若不能承天惠民則官之罪然不能禦灾捍患神亦有過焉某自康熙三十七年春奉

天子命來蒞是邦幸叨神貺時和年豐四郊無壘民安衽席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迨至客冬猛獸勿馴

出而噬人搖首掉尾三五成羣始而跳梁屬邑繼而克蒲郊圻其次則咆哮入城且聞市上有虎矣若夫夜嘯梅花之屋士子廢其詩書晝眠綠麥之疇農夫失其播植負嵎山谿樵人膽落狰獰水滸漁父魂銷無辜赤子血染荒榛有覺黎民身塡巨壑是故坦坦周行幾無行旅乃如鱗鱗比屋卻有塵封若不亟爲驅除勢必大爲民害雖太山道上之殺人原無苛政而江陵渡頭之負子實有廉聲某之不德罪固莫逭神之勿靈吳亦難寬今與神約三日之內大奮威靈嚴督鬼卒盡驅猛虎入山林毋使山君遊城市一則體　上帝好生之心一則救下民吞噬之慘乃神之捍患一方不負

上帝猶某之微庇萬姓不負

朝廷不然當整綠旗之師統皮冠之士挾弓矢撩火器布罾繳於高崗設阱罟於曠野將遍搏南山白額永杜風生悉擒東郭牛哀鮮聞雷吼庶某可補過於素餐而神共有忝於尸祝矣神之靈爽斷不我欺迷賜驅除以昭民信

言

弔漂母言

嗚呼世風靡矣輙見峩冠博帶者傍旌旗誇扈從後車百乘姬侍羣擁則承歡逆笑之流奔走趨蹌爭爲曳裾雖姻婭葭莩亦惟恐逢迎之未適故一得瞻顏色遂詡詡自矜謂得見長者矣及一遇單寒之士則睥睨過之以爲彼之負虎符佩大劍者定交於我也彼之衣青羅拖紫綬者忝承瓜葛也此獨何人斯何其形容枯槁衣裳百結而我奚堪與相胥謁哉則欲其釜粟之投綈袍之贈其不啻望黃河之清矣又安有於風塵之表草澤之中正英雄逆志之時豪傑吞聲之日而舍己之饔飧濟彼之饑渴也乎吾於是不能不穆然於漂母耳夫母身屬女紅惟知無非無儀酒食是議何意遇淮陰而遂哀王孫以進食耶且信當時獨無父老之情鄉黨之敬蓋以信不過一信而已又安知位王侯臣天下者卽其人也而母則迥越羣流出類凡俗天子不知有信而母則有信卿大夫不知有信而母則有信揶揄鑽胯之不若巾幗也雖

章臺西明亦有先見之慧然章臺任情西明任俠乃母情乎俠乎吾於是急欲起莊山之金塑母之儀容而朝夕禮之拜之也嗟乎請看今日之淮陰誰是昔年之漂母

憫農者言

今天下窮而雜與人不德其與者吾農也窮而反瘁人不恤其瘁者吾農也有農于此貪胥吏漁獵之搢紳卒隷侵奪之商賈欺誘之農安得不雜與既得之復誰德吾農哉農固安分勞以為恒披簑帶茅頂露曝日以養天下誰恤其瘁豳風作七月詩民有受田有受廬國家養之者全取之者半今田廬歸豪富者農悉人傭苟求給耳能堪雜與哉恐周公大聖人見之溺泣旁皇叟塞不能成詩矣

並蔕蓮徵言

序屆新秋余逢初度窗前菡萏忽發駢枝水面芙蕖爭開並蔕洵物候之宜然亦休徵之叶吉也觀夫紫莖孤映丹蘂交輝雙影紅分巧奪文君之色兩心香合艷穿碧玉之衣等游魚而比目俯蔭清波匹宿鳥以聯棲仰承霄漢乃若維陽堯李葉葉相當華山梧桐枝枝相蓋雖屬同根未為奇卉即平陸有合袝之瓜東陽有連柯之竹而珠貫婀娜非復金渠之產翠條綽約殊慚碧水之姿惟此並頭允稱嘉瑞麗質一枝絕勝若耶西子嬌容三變還希太液玉環所以元嘉慶同幹之奇廹至泰始報駢花之異洵乎今日詎讓襄時用之為帶知交愛于百年擬以為裙定合歡于千歲慶溢瑾房賞延玉井既祝覽揆復欣舉子人稱兆應賦奏先聲敢邀詞宗詩伯廣錫珠璣用斬短調長篇敬登梨棗行看萬選青錢共著芳徽於不朽千秋白雲永垂盛事于無疆云爾

石屏卌桂約言

太邑黌宮東入行百餘步折而西偏有石屏焉豎立於道左其上鐫以大魁字縱橫三丈餘旁題楚人俞咨益萬曆乙未季冬書蓋當時令尹也屏後有卌桂聳出高五丈餘其枝蒼老而嫩葉扶踈想亦數百年以外物非明季所栽也噫學宮之中植之以桂又以魁勒屏屬望士子高攀芳桂因而大魁天下令君鼓舞作人之思閎世常新矣吾士子必且鵬飛豹變甲第蟬聯始不負昔人期許之心乃近日黌書仕籍何晨星之落落也豈運會遷流盛衰遞變耶余細訪其故蓋太邑僻處海濱好逐漁鹽之利而身居隴畝不窺胼胝之勞至於帖括制藝求其朝講貫而夕序事者殆不多人身習農賈而猶希仕進之榮此必不得之數矣爾時雖仰望鼓篋拜瞻魁斗神馳月殿思折桂枝猶且悄恍無憑而况地下之木石豈能効靈於士子乎然吾見太邑多士其負奇卓犖者固不一二而足也若追念令尹作人之意果能游心藝圃含英咀華以至精義入神養之有素挾彼穿揚之技以馳

角勝之場吾知執蝥弧以先登者秋闈固可卜也則向之青屏以植桂不且為科名之寶筏仕路之金繩哉約言之以為勖

箋

上孫屺瞻少司空出治下河短箋

帝錫元圭障百川而勃順神歆蒼玉率四瀆以朝宗蓋必有膺疇治世之才斯得覩平地成天之烈況風霄相薄遊際此浮桑嚙栢之狂瀾乃魚鱉爲隣詎徒恃買石負薪爲至計仰膺九重之廟算特授四載於司空恭惟台臺通海榮光秀山靈氣早登上第人推吐鳳雄文旋掌仙班自擅屠龍妙技既抱沂公溫飽之恥夙勵匪躬恰符皇祐忠孝之求何妨歷試遂以

下河督塹致煩大智以經營就道馳驅浙閩之旌旄映日下車振肅江淮之祭禾從風畢竚底定之弘猷大快澄清之雅志某識慚蠡測身比薪勞久隔龍光未得乘槎之便稀通魚素空懷荷鍤之誠伏願崙考禹謨載稽周索因知因勢利導水性本百折而不回奚須沈馬刑牲河流將九里有餘潤庶功成補洛居然八柱之擎而績纔隨刊宛爾六鰲之戴矣

世經堂倂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二

詔

擬漢文帝親耕籍田詔

世家

吳越王錢氏世家

箴

愁箴

衛生箴

慎言箴

誡

改過誡

對

卧龍先生對

賈彪對

述

自述

泰氏榮祿圖述

張乞人述

教

修安東文廟教

畧

平滇四畧

一拓徠賢能以專運籌

一審地利以便進取

一綏外逸以先內患

一各鎮合攻以吞鉅賊

三吳水利畧

香木假山紀畧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駢體[illegible]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illegible]

同學俞 梅師嚴選 男 [illegible] 正宇

受業余 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詔 世家 箴 誡 對 述 教 畧

擬漢文帝親耕籍田詔

詔曰天爲下民而立之君君固以其身爲天下先舍勞而就逸廢本而力末欲以圖至治難矣上之所重下之所趨上之所憂下之所樂古人君之道無有不

議自己者朕用是夙夜思之國之大事其首在農農典則民有餘蓄民有餘蓄則國不空虛天下治平之道實基於此居深宮之中生長於數世積累之餘忘前人創業之勤不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往往忽於其所重而忘其所憂嘗考往事王者畿內籍田千畝天子三推載在禮文豈以渺躬遂曠斯典朕自踐祚以來總總焉爲民生計至深遠矣載芟載柞婦饁子餉櫛沐胼胝罔有遺恤民之於田何多愁苦也肆於民上而漠然不爲慮遂相習而開就逸力末之漸朕甚

姚焉今擇吉日有事南郊躬耕籍田非敢謂有代民力庶幾見君人勤勞之心而同奮於十千維耦之下用以教養致敬風示來兹古者力田之風其尚未泯也乎抑又聞之籍田之制天子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牲醴不備粢盛不潔則帝不歆頁者既戒乃事對越靈壇帝將鑒朕之誠而賜民以大有年此亦天爲下民而立之君之責也朕又何敢侈爲盛事告汝臣民公卿以下供如法凡有事於外土者咸期省民稼穡民亦毋即于惰以負上德豈曰修復故典而已哉其共承朕意

世家

吳越王錢氏世家

王姓錢名鏐字具美浙之臨安石鑑鄉人也山石如鑑可以照人鄉故以名鏐初生時多怪徵父母欲棄之賴隣人錢婆苦勸而留故俗名錢婆留少貧賤父母没孑然自立好擊劍善讀書驍勇有智畧時浙東西之鹽倍價官禁甚嚴錢鏐招集亡命私販輕齎捕兵不敢仰視遂豊於貲然性豪俠樂善喜施鄉人稱之及壯登石鑑山照見己形身披袞冕儼如王者幡然改曰此鼠輩業也豈大丈夫所爲哉乃折節下士

銅籤警枕粉盤記事爲勤唐僖宗乾符二年狼山鎮將王僊芝等有功不賞擁衆倡亂勢甚猖獗浙中雖設節度使控涖其地不過虛應朝廷名號征討之事竟不能行惟藉鄉勇團練爲牧圉計有義士董昌係鏐同里起兵勤王延攬豪傑錢鏐仰天大笑曰吾出身會也奮挺以從寇平朝廷聞董昌功補石鑑鎮將昌即以錢鏐爲石鑑兵馬使由是英名著於天下中和間黃巢叛淮南節度使高駢召昌昌謀於鏐鏐曰

討黃巢英雄事也然受制於人未必便能成功況鏐觀高駢虛揚討賊之名實無討賊之志莫若扞衛鄉里歸圖杭州端根本為上策耳昌首肯之奄有杭州鏐又曰天下事雖可強為名分不正終難服人人不我服禍之基也前路審中奉命而來刺史是那公以兵先之已於名分有傷朝廷雖微不能聲討倘有仗義興師執為口實將何以應趣昌乞鎮海節度使周寶表奏於朝請實授焉上從其請未幾劉漢宏竊據浙東詔錢鏐討平之即拜鏐杭州刺史董昌越州觀

察此錢鏐治杭之始也錢鏐既治杭州篤孝義撫士卒大加恩惠於民民皆安堵昭宗景福元年置武勝軍於杭仍以錢鏐為防禦史擒薛明破徐福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凡七十里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江潮怒嚙向為杭患命強弩數萬射之潮為歛卻還擊西陵大功告成人皆異之累封開國公會董昌反移書戒曰天下事勢應須自揣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百姓皆陷塗炭中寧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享富貴之為快乎昌勿聽鏐曰非筆舌所能爭

也須以兵誅親率六師詣越州拱董昌曰公位兼將相榮顯至矣柰何造此滅族之事鏐念久相愛庇不忍坐視盡此微忱及今悛悔尚可及也倘聽信奸佞必不見察則公私之恩義已絕有天子之明詔在蓋鏐先受密勅也昌又勿聽乃用計滅之進封彭城郡王全浙歸鏐矣天復二年改封越王再改吳越王圖形凌烟閣名其營日衣錦營封其山日衣錦山維時楊行密安仁義陳約等叛服不常間有戰爭而鏐守禦有方五十餘年江浙人民不被兵革者皆鏐之功

也民甚德之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賜金書鐵券卿恕九死子孫三死誓與河山等錢鏐富貴已盍還鄉省墓追封祖號悉加王爵凡少年嬉遊釣弋之所盡被文繡以示榮耀錢發之後為都尉醫石鑑三日置酒高會召故人父老子弟樂飲盍歡起舞作歌有立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二兮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少長屬和各有大賚納雒隱始終為唐諫終梁之季建國自守後唐同光改元復修職貢初議造宮室於鳳凰山日者言王氣大露不

過有國百年而已若將西湖填平僅留十三道蓄洩湖水則千年可卜錢鏐云西湖天下名勝曷可填平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終無不拔之基有國百年吾願足矣爰定於鳳凰山之陽晚更勤政工草書長與三年忽爾寖疾悉出印冊付子元瓘且戒之曰善事上國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遂卒年八十三謚武肅二傳文穆王元瓘三傳忠獻王弘佐四傳忠遜王弘倧五傳忠懿王弘俶宋太祖開寶三年詔俶取常州克金陵入覲平江路太祖宴敘一如昆弟禮莫日告歸

賜密封途中視之皆羣臣乞留俶疏也俶亦力學習書修職惟謹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於宋再上始受太宗移封淮海國王後入覲嘉弘俶能順天命成祖志云嗣世惟演迄今二十七世孫日耀代有顯者益知錢氏之德爲不衰

徐子曰草莽英雄乘權奮起招集豪傑奄有一方以成霸王之業者往往有人然皆僥倖得之不旋踵而驕橫失之如劉漢宏董昌是已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者不難在未成之前而難在既成之後能識時務善察天心上尊朝廷下恤黎庶不妄思非分以自趨喪亡匪獨身享榮名而子孫且保數世之利近古如吳越王錢鏐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審其功德直與帝王同揆抑非大英雄而能受命而王者乎

箴

愁箴

余少不解愁聞人有愁者輒笑之且語之曰非愁病人乃人自病耳自庚子春遊於燕市旅寓三年獨居一室常忽忽不樂衎不爲伸願不爲解歎息之聲時聞於外人見之曰子得無愁乎余因蹙然曰夫愁何物也而使吾至此也則是愁之果能病人耶則是人不欲自病而不能必愁之不爲病耶吾今而後知愁矣大抵古今之離人棄婦支子遠臣往往時與命艱

而境與心忤者類如此哉故感而爲之箴曰不招而來不辭而去來莫知鄉去莫知處視則無影聽則無聲若存若亡時縱時橫對酒不樂當歌不發夜雨瀟瀟孤燈寂寂雖有素琴彈之增悲雖有妙曲聆之悽其高疑如山深疑如海嵯峨巉崿汪洋澎湃亦如勁敵兵馬豪强亦如勛臣帶礪金湯愁乎愁乎爾毋我迮我爲爾戚爾歸爾所愁曰適彼樂國我不爾追流連於此我必爾隨勞爾筆墨敬答一詞不能避我何以箴爲

衞生箴

榮聲期曰天生萬物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得爲男二樂也夫人自天地開闢以來不知閱幾年代始有吾今日之身此豈偶然者哉孔子曰君子無不敬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夫人自父母鞠育以來不知費幾寶惜始有吾今日之身又豈易然者哉至於修其身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爲國家倚賴之身爲名教負荷之身爲祖父繼體之身爲子孫貽謀之身之責任綦重且遠矣是故衞生

之道不可不講也衞生之道或主外形遺身或專斂嘘伸俯以至因時順氣服食節宜之宜不可殫述而其大旨則在清心寡慾何也人生元氣有限人慾無窮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用鮮不仆矣且夫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大甘大酸大辛大苦大鹹五者克形即生害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即生害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即生害是故衞生之道莫若守中使無過與不及之害五臟受氣原有常

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無過耗之獘又能保守真元何患外邪所中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如不善服藥又不善保養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不大謬乎嗚呼甘脆肥醲腐腸之藥皓齒蛾眉伐性之斧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古人于此論之確辨之早矣凡人血氣未定年力方剛更宜猛省

慎言箴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故四科之設德行爲首言語繼之言固不足尚歟雖然非言之難慎之難火洩于竈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爓可炙可銘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源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曰起於微而爲用且

博能不違于道可化可令可誥可訓以推乎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何也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射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臨發而憂也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武王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且夫衛新婦滅竈徙臼皆至言也而不免于

主人之笑者早晚之時失也范文子三掩人于朝皆能言也而不免於父之杖者形人之短也夫早晚失時猶可言也形人之短不可言也而況於言人之過夫子曰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之書亦既家誦而戸習矣若馬援之誡子姪曰吾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凡人曷可忽乎哉

誡

改過誡

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非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過聖人所不能無也顧吾能改耳易曰有過則改書曰改過不吝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然則過亦何惡於人不改斯爲過耳至於過成而不及改則有補之一法在易曰無咎善補過者也孝經曰退思補過補者是不能無過而求所以補之云爾至於過成而不及改又不及補則蘧大夫之欲寡顏子之不二其庶幾乎莊辛曰見兎而顧犬亾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而韓延壽則臥閤而思之若曰過之來人不及知過之往人不及追思之思之過未成可改也過既成可補也可寡也可不二也補也寡也不二也皆改也嗚呼古聖賢之於過葢急圖之又重慮之如此而況今之人乎

對

臥龍先生對

春日載陽徐子擁臯比坐於海棠花下與二三子浮白讀史客有起而問曰臥龍先生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似乎無與天下事及三顧後斡出旋乾轉坤事業究不越茅廬自待之意何歟余曰唯唯否否道在一身則以其身輕重於天下道在天下則以天下治亂於其身不敢輕其身於一見正不敢負吾君之天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蓄積久而功業不小如此知是可以論臥龍矣客皆首肯各飲三爵而退

賈彪對

客有問余曰賈彪爲新息長禁致殺子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民咸稱之爲賈父信乎余對曰賈彪真民父母哉惜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民不養子以貧乏故使制田里教樹畜則衣食裕立庠序教人倫則禮義生民有殺其子者鮮矣惻隱之心原從富教得來覺禁驗一事亦太費力不識以余言爲然否客曰旨哉徐子之言爲不虛也凡爲民父母者曷不銘諸座右

述

自述

徐生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而前無古人後無今人不獨人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卽徐生并不自知其爲何如人徐生奇愁天上埋憂地下疑其爲怪魁臨流長嘯登山大哭又疑其爲情種矯〻立身悃〻接物叟疑其爲剛與儒然則徐生之爲徐生果何如人哉顧所願欲皆學仙矣恨骨凡則非其才怯駕虎馭麟使朱衣仗矛輝赫蒲道於河之濱結艸菴春食霞夏食

沆瀣注老子經一千七百餘載已耳予房曼倩輩我不爲也若伯醜隱客尤下乘矣學仙不成請學道不能刳心反性貸氣戴星食神樓散鍾山李發扃元關幻花繡楊惴〻乎恐涉其糠皮墮落幻術縱或恐懼山精木魅降伏神龍猛虎白口飛昇終涉遁局殊不强人意我不屑爲也請入空門寺夙根仙佛咽喉如琉璃筒舌根現珊瑚色自有利邓煽方便風開智慧華供養三萬億日月燈佛五百億旃檀佛不必西域金鍮銀花銀樹金花貪續罪癡捨身靜風幡饒舌慵

持受八戒立地証入三昧但上下一身未敢輕許迦王退學書不快學彈棋博陸不開學襍藝不廣學走狗臂鷹如靑翅白望從風孤飛不雅學耕種不能顚爲劍客擊劍不論合願爲酒徒飲酒不論候吾索千將巨闕進猿公共予舞之五日擲空白雪光燦削落人鬚髮經寸駭走人魂魄累月命酒仙開門給八斗與山巨源一石與周士仁糟池而牛飲者吏部李倫北海隱君學士之屬皆在焉未已也請稅居溫柔鄉令開元女子製衣雪濤供箋書仙執牙籤合德作詠

道韞施步帳與坐客解圍宣宗宮女拾紅葉魚元機步非烟崔鶯〻作定情書君嬢利法華經朝雲參禪蔡文姬聽琴夫人會甑女騎合吳王宮人列孫武子陣王丹供天厨明妃馬上琵琶秦弄玉吹簫董雙成奏樂毛嬙捧心楊妃捧硯賈女布施薔薇露杏俏梅嬌鬭日小蠻鸚鵡舞孫壽愁眉飛燕唾霧芝泪褒姒大笑此亦南面王樂矣然有待之煩不如日前請學賦學詩學傳學碑記逮稗官家言則擬議以成變化日而月之文如其八人如其文文以人傳人叟以文

傳徐生之爲徐生果何如人哉或疑其爲怪鬼也可疑其爲情種也亦可抑疑其爲剛爲懦也要無不可要皆大丈夫未得志於昔者之所爲也獨是錦繡填胸風流瀟洒眼形色俱捐草木同腐則人仍不知徐生爲何如人也徐生果自知爲何如人否

秦氏榮蔭圖述

嘗聞韋相與言溯節候而作則謝生述德序王父之貞觀蓋木本水源人道之大防係焉矧奕世榮蔭爲族譜增羡也哉臨海秦氏甲於宇內自復齋公應青鳥之祥崛起亢宗迨至子若孫科第蟬聯而華峯公又首魁蘂榜傳至曾玄家聲不墜史稱青箱之王烏衣之謝八葉之崔五代之杜何多讓歟榮蔭一圖狀元華峯始之貢士天祐繼之俾後世子孫一展卷而睹列祖音容如在皆有木本水源之思誠敦倫厚族之大防也直可與韋謝同揆矣第今之秦氏後昆善守一經將來英賢蹶起振振綿綿正未有艾吾於榮蔭一圖卜之意者周家以農事開國享年八百聞秦之先世亦以農事起家其食報必遠云

張乞人述

明季嘉靖倭亂時松江有張乞人嘗乞食莫知所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驕健不畏死方雙江太守募爲哨探數泅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于是有銀牌犒金之賜然性不喜財曰財者害人之物請藏府庫伺有用然後請給犒以酒食則受已而賊平功應世襲百戸郡縣加以章服弗受妻以使人弗受仍願乞食于市夜則臥獄神廟門下嬉嬉然自得也既數十年方公復擁節撫江南訪得之金

剛腳下召領犒金仍笑不受犒以酒食欣然而受後竟不知所之

教

修安東文廟敎

天地之大民物之衆日月星辰之遞代高山大川之流峙以及閨房燕私耕畈笑語沾沾營營於背與旦息之間夫皆道也今試執途人而指一物以告曰道在是人必不信不信則疑疑斯去之矣於是有聖人者出於道之藩變莫測之中標其顯而可信平易而近人者示諸人曰道在是人皆隺然喜忻然從事矣其所謂顯而可信平易而近人者何物也曰五倫者

是在家則取父子兄弟以問曰爾何以事爾父母彼必應曰孝爾何以事爾兄長彼必應曰弟是孝弟人所共知也以人所共知者因利而順導之而天下遂無不孝不弟之人矣大哉聖人之教也然聖人往矣人心日遠日睞孝弟之風不幾乎熄乎乃始立學以行其教立廟以神其人此廟學之設千古聖帝明王所以維持道統於不墜者也漣水廟學宋元祐間爲知漣水軍米芾所改建元至正間知安東州事謝處信擴而大之明洪武間宣城朱贊重建後嘉隆

間亦有修之者今又百數十年矣新者汙堅者腐崇
墮鬱嶄者蕭瑟而離披若不亟爲鼎新之計將來鞠
爲茂艸是吾道之憂也人心之憂也聖人之憂也學
校廢則文運衰其關係國家教化之治豈其微哉不
佞於是力圖整頓之舉與合學師儒公同裁量勸諭
紳耆寮友均助庀材焉其所以扶世道正人心佐
朝廷之教化寧僅求福利之說已哉

畧

平滇四畧

一招徠賢能以專運籌

某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故將者存亾之機安危
之關不可不慎也是以善任人者任無親故唯賢所
使今强寇在郊人情騷動而所任用者多宿舊故人
數年以來曾無斬將搴旗之功由此觀之豈逆賊終
不可破與夫逆賊之披肆凡屬臣工士庶皆思効力
軍前第採訪不廣則賢能屏迹伏乞　賢王大爲宣

示不論文武士庶人等有能出奇破賊備熟韜畧者
不妨優待以延攬之查其籍貫給與官銜事平之日
論功行賞此古帝王之所以百戰百勝無敵於天下
而剛愎自用之人所以敗亾也不然某恐天下之奇
謀异士思一用而不能必西走蜀而南走閩是齎寇
糧而資盜兵甚非筭之長者也

一審地利以便進取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昔賢曾言之詳矣今
賊之背時而動天自不佑賊之無父無君人自不服

賊之所得者惟地利耳自湖南失陷彼藉上流之勢有長驅之志且夔陵則依山岳州則傍水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我大兵十萬終歲糜費數百萬止可爲應敵之兵而不能爲進勦之法是皆未得地利之故也今湖南士著之人儘有往來貿易與原在湖南出仕之官儘有流寓湖北者是必稔知彼處地向或某處可從間道而入或間道即通大路如田祿伯之別循江淮而上魏延之由子午谷而北如此者用爲嚮導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將見敵之所長反爲我之長天時人事可相合以成功矣

一綏外寇以先內患

今夫滇黔之賊勢雖猖獗不過膚皮之患也若楊洪二賊與陝之王輔臣其兵力雖不及於黔滇以某覩之殆腹心之疾也故聖王必先寧內以攘外由近以及遠誠思之審而慮之熟也如楚地則有長江之險蜀地則有漢中之阻彼可以守我亦可以守是非歲月可破也今之楊洪與王輔臣居吾腹心之地我出兵與滇黔賊角我勝則彼不動我若少挫則擾吾之后以乘吾敝內外夾攻力必不支如此則陝西與湖北之地非我有也陝西湖北之地既非國家所有天下事尚忍言哉是宜凡於黔蜀沿邊之兵且暫爲固守簡其精銳任其賢能亟攻楊洪諸賊自然客主之勢不相當固可滅此而朝食也然後移得勝之兵并力攻黔彼外無聲援自然疲敝矣此緩急先后之勢不可不知也

一各鎮合攻以吞鉅賊

夫我滿洲開國之時僅得燕京以爲基發兵東擊齊晉西取關中南定吳楚不一二年間而天下已大定矣

從來得國之易未有如我滿者當此時何其盛哉今以天下之全力攻區區之黔寇三年于茲矣曾不能得其尺土寸地以爲功其故何也諸將未得其人而攻取之道未嘗也誠能聽某之計拾攬賢才以聽其區畫熟習地利以爲嚮導先攻其易者而後其難夫而後移會兩廣之平南王攻其衡永寶江西之和碩安親王攻其長沙等處并力亟攻使敵勢分力弱不一年間而賊有不蕩平者某未之前聞也

三吳水利畧

議水利于東南與西北不同議水利于東南之三吳與東南各省會不同何也西北之地多高原曠壟雖有濁河爲之包絡而支流絕少故資其灌溉爲難東南地形卑濕界以河淮江漢而兼承其委廣川支河經緯其間故資其灌溉爲易若夫浙西之田低于各省蘇松之田又低于浙西環以太湖縣亘數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麗山陽城昆承諸湖達于三江以入于海尤東南之巨浸也故治水田者

築而爲圩捍而爲圍不患水之不入而患水之不出不患水之不足以溉田而患水之反足以害田古人所以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其流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疏其勢使田不受水則水自有所歸水有所歸則水不浸田而田亦治蓋天下之田大槩資水以爲饒三吳之田大半捍水以爲利其勢之不同有如此矣故愚以爲興三吳之水利者當去三吳之水害害去而利自興去三吳之水害者當分三吳之水勢二分而害自去何以言之列澤中滙瀦而爲湖無以洩之勢必乘高而橫溢故其下流分注導以入海既有松江而又有東北流之婁江又有東南流之東江今者或微塞矣宜擇其便利之處視江之可濬者濬之浦之可開者開之下流既分則上流自平矣如是而引湖之水以達之江引江之水以達之海歸宿有地水自不爲害如是而蓄湖之水以溉田洩田之水以入湖節宣有方則水不爲害而自爲利經理之宜無出於此議者謂分水勢自不得不資人力資人力自不得不興工役工役繁則民勞分水勢自不得不

治塘浦治塘浦自不得不壞田廬田廬傷則民擾且分水勢自不得不議開濬議開濬自不得不需費糧費則財絀安在其去害而興利哉愚竊謂不然所謂分其勢者不必復三江之舊而止在疏江口之流不必尋已廢之陂塘而使之開止在濬未塞之陂塘而勿使之淤相其地勢之宜順其水勢所趨而稍爲之疏其滯濬其淺庸非利乎故欲復古之迹則難而因今之勢則易也且也農民有不治水之人必無不治田之人法即寓治水於治田而使之各治其田即所以

各治其水民夫疏田間之溝洫而爲之緯官夫理溝洫之會歸而爲之經而縱橫曲直有不畢達乎故官督之治水則難而民自治其水則易也且也遣使則有供億之費有徵會之繁若止責成郡縣漸次修築塘濼之當治者幾何圩岸之當培者幾何度用夫若干工費若干毋於農隙而鳩其工可無供億徵會之苦而事自集故遣使而刻其成則難任守令而收其效則易也如是則工役可省而何民之勞田廬不損而何民之擾貲糧不至於重耗而何財之絀以之去

害而害無不去以之興利而利無不興吾見三吳七郡之地長享灌溉之饒而無渰没之患矣葢水者有利亦有害顧人之所用何如耳能收其利則如史起之用漳水文翁之煎湔日而西北之水利可興如王景之修芍陂白居易之浚西湖而東南之水利可興不能收其利而反承其害則如翟方進之決陂程昉之築堰欲除害而害不能除如息夫躬之穿漕渠侯叔獻之引汴水欲用水而水不爲用然則水之利害豈不以人哉

香木假山紀畧

章安城北有今又園爲郴州太守葉修卜所構園也園中有假山一座山高三丈廣約三之二樹根天產幻結而成有異香發其間不識何木或曰此數千年香樟出自楚南者山有三峯其最高者矗峙特聳直接中霄山頂微俯否則不能容矣次視高峯稍遜尺許顧相頡頏有若雙山並峙山右旁帶一峯殆及雙峯之半其餘層巒複嶂不可數計峭拔者爲危巖嶄削者爲絕壁突而垂者爲懸崖迴而上者爲層嶺平

而衍者爲聯岡湧而沓者爲列嶼直如千巖競秀應接不暇幽且邃者爲峻谷窈且深者爲曲洞雙崖橫亙而相接者爲飛梁曼岩上覆而垂蔭者爲重屋玲瓏空洞詰曲盤紆千態萬象莫可名狀斯固海寓之奇觀耳目所未覩也今夫山而曰假以似山也似山而非山有勝于山者也構石而曰假山累疊補綴皆出人工非若天涵地育孕精於山川毓靈於造化千萬年蟠結而成者也昔者蘇明允作木假山記侈言龍蹤洞壑之異輪囷嶄削之奇然祇供几席間未有

若斯之巨麗者如史傳所紀山川變異或從地湧或從神厝魏峩而成九仞之山也予嘗歷覽名勝參稽名山圖誌三峯參立有若泰之太華岏嶭峭特有若楚之九疑玲瓏變幻有若魯之嶧山空洞穴穿有若越之四明幻化詭誕有若滇之顏洞曲疊麗錯有若閩之武夷今皆列集此圖不出一室几杖之間而盡收雲山萬里之勝固巳異矣而不獨此也俯仰縱觀以爲直類天台亦皆自然合撰最高特聳華頂出矣並立頡頏天柱迥矣遙帶參附赤城邈矣雙峙懸劍

瓊臺詠矣而更異者纖幹橫亙石梁建矣聯節中截斷橋跨矣其餘若洞深窈巒嶂曲沓無不一一可以配儷殆若物靈天植預造玉京蓊竹之奇出而與天台相形爭麗競巧者而更永供于章安之芳園也夫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三

策

問漢祖至南鄭諸將皆逝蕭何獨追韓信秦王府屬多外遷房元齡獨表留杜如晦其相知之術安在

問唐瀛洲十八學士其學問人品及立朝功烈孰優

問控馭天下者必先審形勢之所在今天下大一統矣西北東南率多險要防衛之方撫綏之術當以何處爲先其詳言之

問河患至今日盛矣日言疏濬動費朝廷百萬金錢尚不得安瀾而底績以致漕運不時報皿單稍每多告匱豈人力猶未齊歟天時地利猶未悉歟其治之之策備陳毋隱

擬殿試策

表

擬
上命詞臣纂輯皇輿圖考古今人物誌告成恭進
御覽羣臣
謝表康熙二十二年
擬
上以
御製詩賜王公將軍羣臣
謝表康熙二十二年
擬

上以會試大典務拔眞才
欽定四書題目
命滿漢大臣捧至貢院仍
傳諭各官倍加慎毖無負求賢至意羣臣
謝表康熙十五年
擬
上命儒臣纂修易經講義書成
特諭講幄諸臣殫心剖晰并
敕刊刻頒行以廣文治羣臣

謝表康熙二十三年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三　偶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庚月長白校閱

同學顧圖河書宣選　男　鄭月秋憲

受業佘　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正字

策　表

問漢祖至南鄭諸將皆逋蕭何獨追韓信秦王府屬多外遷房元齡獨表畱杜如晦其相知之術安在

天下有非常之人然後建非常之功亦惟天下有非常之識然後知非常之人是故不獨用人爲難而知

人亦不易也故稱國士者實開漢室之基表王佐者克纘唐家之緒惟在知之切而後用之當耳否則景運雖開難繼唐虞之盛知人則哲懲遴皐夔之班此則或追之或畱之英雄相遇之情知己際會之盛千載而下猶令人稱頌不衰如　執事以蕭何之追韓信房元齡之畱杜如晦相知之術懃懃下詢愚請言其大槩夫漢祖豁達大度從諫如流者也秦王號爲英主勵精求治者也二君俱爲開創之君而信之在漢如晦之在唐二臣亦皆開創之臣獨是君不能得知于臣臣亦不能得知于君必因何與齡薦引而始得成其功業焉則信與如晦雖建非常之功實何與元齡有非常之識耳請先言夫何之知信夫漢之有何元功冠于三傑其薦引同列不可勝數獨于追信爲最時漢王至南鄭也諸將皆亾去而信亦亾何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亾高祖如失左右手數日來見漢祖曰諸將亾者以十數何獨追信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定三秦滅六國非信不可後築壇拜之果能平定天下然則何之知信不在于追

亾追信之日而在于與語奇信之時不在于築壇拜將之後而在于亾楚歸漢之初此何之所以知信也繼言夫元齡之知如晦夫唐之有元齡相業著于十八士之選其功業人品亦猶漢之有蕭何也而獨于其薦如晦見稱時秦王功蓋天下首開弘文舘延四方文學之士及府屬多外遷秦王患之而房元齡獨表畱杜如晦曰餘人不足惜如晦者王佐才也太宗從之運籌幃幄卒成輔相之功然則齡之知晦不在

于府屬外遷而在于同乎出處不在于善謀善斷之相符而在于相得而同心爲國此元齡之所以知如晦也或者謂斯時也良參平勃王魏無忌孰不可薦何獨信與晦見稱不知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也又謂當日者一則追之二則留之倘漢祖唐宗兩不之用則奈何然二君皆英主也其知人而任未必全賴乎人也抑謂何與齡皆命世才也使自專於主勿克引進同類則奈何不知無才者忌才有才者自能憐才也且也信之見知于人不止一何滕公救免拔于行

伍則滕公預知信矣抑晦之見知于世亦不止一齡高孝基稱爲應變才必任棟梁之重以子孫托之則孝基先知晦矣然究未若何與元齡相知之切薦之于朝而克展其才猷也愚故曰天下有非常之人然後建非常之功亦惟天下有非常之識然後知非常之人不獨用人爲難知人亦不易也雖然愚猶有慨焉信之未遇也淮陰垂釣漂母進食房杜之未遇也異日必相命子與遊識于王母自古英雄不偶偏爲巾幗所知讀史至此能不爲之三歎

問唐瀛洲十八學士其學問人品及立朝功烈孰優

天生人材以開一代之治運故羲軒築曆則有六佐七輔之宣猷舜武凝圖亦藉九官十亂之効力而況開國名臣以共創偉業者乎然世遠大公人不古若求全人於三代以降亦甚難矣或有一行見稱而不足槩其生平一端見美而遂不計其全品既已身膺太平而盡目爲英雄景附至易代之後猶且勲庸勒於鐘鼎而儀象炳於丹青則當日之品行文章已論

斷于前人又何容復置軒輊于其間哉今執事以瀛洲十八學士之學問人品及立朝之功烈下詢其有取於孰優者乎愚請得詳其始末昔唐之太宗號爲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首開館於宮西以延天下文學之士遂成大治雖太宗之仁恕英武要皆諸臣入參帷幄出總宣猷者所致也今試即瀛洲學士而論定之史稱剖決如流有王佐之才者非如晦乎參謀帷幄收采人物于幕府者元齡也是

二人者唐之賢相也、其學問人品及立朝功烈可謂兼優卓哉、元功之冠乎、若夫虞世南當代名臣、爲人倫準的、帝嘗有五絶之稱、而陸德明、蔡允恭、姚思廉、或入宮固辭、或偃臥不起、或能寡嗜欲、固皆人品所表著者也、而孔穎達講孝經、精曆學、褚亮善文辭、世長通春秋、文達明論語、李守素作肉譜、此數人者又學問之彰彰者也、至於贊秦王擒建德、降世充、此薛收之畧、受顧命之重、辭引田之賜、此于志寧之功、而李元通有清簡績、顏相明有諍臣風、此數人者其功

烈之最著者也、他如薛元敬、蘇勗之無所表見、而許敬宗則最下矣、其人品既不足觀、又何必問其學問及其功烈之優哉、此十八人之大較也、然十八人之中愚獨有取於房杜焉、帝以之比鄧禹、世目之爲賢相、即漢之良平亦不是過、雖禁門喋血一事、後世皆其天譴子孫、然於十八士之中、其人品優而學問功烈更無不優、較之虞世南之人品、孔穎達之學問、薛收之功烈、以爲優於衆人則可、優於房杜則未能、何則房杜所優者、合學問人品功烈而兼及者也、衆人

所優者分學問人品功烈而各見者也、乃若許敬宗斜麥易婦之言、貽禍於唐人、遣女逐子之誅、竊笑於當世、又誣遂良而坐貶譜、無忌而致死、則其人之學問人品功烈爲何如、而亦得附於十八學士之末、不亦謬哉、方今

聖主垂裳致治、而大小臣工黼黻王猷、皆師濟之儔、眞可媲美於唐虞三代矣、又何瀛洲學士之足云

問控馭天下者必先審形勢之所在今天下大一統矣西北東南率多險要防衛之方撫綏之術當以何處爲先其詳言之

今天下稱太平矣遐邇悉已嚮風山海罔不賓服車書一統正

聖天子端拱觀化之日也豈復有險阻不測以貽民社之隱憂者哉然天下可以百年常安而不可一日忘危々之形不可一日或見於天下而安之念不可一日不切於王心此未雨綢繆　執事所以殷々於

形勢之慮也愚以爲有象之形勢固在金湯而無象之形勢不恃疆域則取一方之形勢而計之不若取天下之形勢而謀之取一日之形勢而策之不若取百年之形勢而圖之也天下之大勢彝視乎京師古帝王肇興必先擇險要勝地以爲居重馭輕之勢則王都其最重也我

朝定鼎燕京衆星拱北巳據六合之上游生嘗驅車而過四顧徘徊見居庸河濟峙其威太行滄海附其險而大名順德皆爲襟喉保定天津尤稱要害不禁攬轡而嘆曰

王氣所鍾永在斯乎若夫山陝爲股肱之大郡而漢中潼關左右互爲保障川蜀爲天塹之名區而劍閣瞿塘山川皆稱險要山東爲齊魯之舊地而登萊距海皆可壯帝室屏藩河南居天下之中而瀍洛故墟誠五達之都會西北之形勢固巳備矣然今日形勢之最重者尤莫先於東南東南財賦之地百貨駢輿國家之轉輸藉於此而三楚豫章與江浙閩粤之郡又皆腹心重地也近者海氛雖靖而駐防之策亦何

可不講歟至於粤西滇黔地僻種雜夙稱難治又値小醜跳梁之後地方殘破撫綏之計尤不可緩蓋東南山川懸阻西北金湯屹若皆今日巳備之形勢而駐防險要在我

朝之廟筭決勝無遺又豈待愚生之借籌哉而愚生所致籌者固所謂不在一方而在天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則無象之形勢所當預爲之謀也攬天下之大勢必先得天下之人心人心者安危之所由兆而天命之所攸歸也故古聖王在德不在險而山川雖

固不若聲教暨敷也兵革雖威不若仁義遍洽也誠以愛民之心爲圖治之本則四海一家措天下於磐石之安而建萬年不拔之業又何形勢之不可恃哉

問河患至今日益矣日言疏濬動費

朝廷百萬金錢尚不得安瀾而底績以致漕運不時

報阻軍糈毋多告匱豈人力猶未齊歟天時地利猶未悉歟其治之之策備陳毋隱、

言河於今日誠亟矣言治河於今日誠難矣何則河之與漕相關者也昔之治河者專爲河而河不可不治今之治河者兼爲漕而河益不可不治計一歲之內百千漕艘皆由河抵通以上供

國儲况今者師徒如雲兵餉告匱其藉乎飛芻輓粟者不可須臾緩一有阻塞而貽悞軍需豈細故哉故

日言治河於今日誠亟河之前此少决者有以洩其勢也今河身日高河流如綫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勢所必决當夏秋水漲漂廬舍損禾稼奔騰汎濫一望巨浸而治河諸臣今日議築明日議塞費數百萬金錢於洪波怒浪之中與止兒啼者何異故日言治河於今日誠難或曰復禹治水之道使河北入海此膠柱鼓瑟不合於時者之說也夫今日之河不惟不敢導之使北抑且必欲捍之使南導河使北之說其可

用乎或曰使西北開墾可省東南漕運者此又陳龔
土飯踣龔前人之說也夫西北開墾則必興水利欲
興水利則必糜數年之工用畏治河之難而興西北
之墾將舍此數年之漕輓而待西北之成乎況西北
之成未必若東南也開西北以省東南其說可用乎
或曰治黃河易治漕河難者又非通論也大抵漕河
之患患其淺乾黃河之患患其衝決淺乾者挑濬非
易衝決者堵塞尤難今之河患屢屢見告者衝決之
害甚於淺乾也且黃河水濁漕河水清黃水決入漕

河則泥沙淤積是漕河之淺乾亦由於黃河之衝決
也治黃河易治漕河難之說其通論乎
國家悉心治河不爲不力近者黃河決口約有四十
餘處運河清水潭堤岸屢決高寶興鹽等處被水渰
沒黎民失業河之爲害無有如此之甚者夫謀事者
必相其急成務者必審其要治河之法必如之何而
可亦惟勤堵濬之方與嚴擇治河之人而已昔賈讓
治河三策以塞爲下然河之未決利用疏濬河之既
決則以塞爲要而疏濬并行之當令治河諸臣相其

殘廢之堤未築之處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止北
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一律修築堤面以五丈爲
度堤底以八丈爲準高一丈五尺爲憑一律增培俾
水漲可從閘壩宣洩水平仍遊故道入海其高堰一
堤抵禦洪澤一水俾淮水北同河并流入海至周橋
翟壩古溝一帶今已衝決成河矣淮水南行矣若不
修築民其魚鼈乎至清口一帶沙淤之處又宜用濬
運河被黃流淤塞亦利用濬淮揚兩岸清水潭等處
至歸仁一堤各宜修築堅固蓋治河必先治淮使淮

有受河之處而後河流不怒治淮必先治海口使海
口有受淮之處而後淮流不溢也此所謂嚴堵濬之
方者也雖然從來有治法尤賴有治人治河之法既
詳而治河之人尤宜擇向例管河之員許河臣提補
乃堤岸潰決雙告以河官則知任事不久視治河官
守如傳舍止爲目前之計不爲久遠之圖捍禦未精
故水災一至遂潰廢而不可收拾近日吏部定處分
條例甚詳重其權復嚴其罰果有盡心河道者內而
部屬外而方面以及同知各官河臣提明補陞仍留

原任必待實功事竣方准别加遷擢寬閒用人之途力行久任之效則人人以河工為重任而不敢苟且以塞責矣所謂嚴擇治河之人者此也由是河治而漕治將民生不受昏墊之苦運道亦無阻隔之虞又何天時地利之未盡悉致頌

當宁之焦勞者哉若夫紙上空言則迂而未敢陳也

擬殿試策

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文武聖神作君兼啓作師治統宏開道統春育秋成酌剛柔於並濟仁摩義至大覆載於無疆

皇猷時又質文持五運之中

聖敬日躋禮樂冠百王而上懸緯曜而式九圍鼓雷霆而清八垓巍巍乎有象大文緯地而經天蕩蕩乎難名郅治上蟠而下際至誠能格儼昭事以告虔明德維馨備尊親而致孝雝宫肅廟祗承

三后之顯謨

聖子神孫恪奉一朝之家法既覃敷乎文命亦丕顯乎武功靖烽烟於洱海開郡縣於臺灣挺封捐竆髮之邦鞮譯綸無雷之國六師伐叛秉斧鉞以親征一怒安民載旌旗而奏凱版圖式廓七德遐宣沙漠永清五兵不試告成功於

陵寢備典禮於　慈闈克明克讓之衷不伐不矜之量槩放勳而比峻媲神禹以忩勞嶬事五色治安瀾

於淮泗之濱華蓋九重肇底績於桑沱之滸海晏河
清百靈效順地平天成六服承流馳風驛露隨鳳輦
以流膏就日瞻雲稱兕觥而介壽自省方問俗以迄
課吏勤民之下無念不詳求罔討無時不傾復民嵓
蠲租賜復之詔何歲不行散金發粟之恩何人不被
臨風場圃繪耕織以披圖禹貢山川課農桑而命館
賚高年之酒帛烝多士之譽髦本大生以致刑措冬
暖鷄竿宥小眚以慎物成時寬祝網惟
天爲大寶行健而體乾如日之升復懋勤而遜志益

自
御盉之始日明日旦寒暑不輟　經筵暨今歷年既
多爲頌爲箴昕夕常依　講殿漏移青瑣猶對簡編
朝退
紫宸便親翰墨煌煌二典配
御製而成三浩浩千春推
帝書爲第一學精游藝天縱多能訓士有文遐邇知
式從之典制科廣額英雄多入彀之榮欽承
天命者億萬年允執傳心者十六字千古爲昭於今

九烈屢辭
尊號而弗居
聖不自聖再沛
皇仁而無忝恩上加恩以致八風齊扇六樂均宣洛
出瑞文山開册篆本足形容美善臚列禎祥因宜三
千國土同登樂利之天百兆臣民共效升恒之祝矣

表

擬

上命詞臣纂輯皇輿圖考古今人物誌告成恭進

御覽羣臣

謝表康熙二十二年

伏以

皇圖式廓車書大一統之模俊乂流芳藻鑑藉千秋之論覽山河之綰錯盡入提封念人物之雲蒸悉歸汗簡歡生珥筆喜動木天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羲皇畫易包天地于乾坤蒼頡造書著人文於蝌蚪是以太史內史周禮存典籍之官虎觀蘭臺漢室有校書之職凡當論述咸備典章故覽九有之輿圖無分內外若號四方之英俊務合古今瀛澨溥普天莫非王土臣忠子孝率土盡爲王臣一代之形勝斯隆千載之品題畢具所以勝國河山燦日星而可考先賢談烈集經緯以垂文慨自宋安辟壤難問版圖晉乏遺賢徒傳獩史泗水之鼎不出莫辨神姦汝南之俗無存誰操月旦未有攟往牒所未收使萬里江山悉入圖書之內廣前模所未備俾千年俊傑咸歸筆削之中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功淵貫睿藻旁流承基唐帝之年方岳悉歸版籍凝鼎周成之日賢能並列彤廷而且負扆觀書垂衣視典整躬率俗時有事於稽求握髮求賢更旁搜於今古謂經學固所宜法若皇輿之誌未備何以居深宮之內而山川河嶽昭若列星即史乘亦足觀型但人物之考未詳何以使千載之餘而忠孝賢能洞如

觀火爰

命詞臣特加纂輯聚三山之學士搜羅甲觀之圖來七步之才人考訂酉山之秘地形在所必晰輿誌首所宜修鐵甕金城壯文物之旗鼓錦江繡錯燦翰藻之芳菲或鞏固若金湯或沃饒出財賦或千巖競秀鍾嵩華之靈奇或萬派爭流擅江湖之勝槩碧雞金馬傳來何地之神虎踞龍蟠看去奚方最勝闢梁祠廟悉待加刪物產民風允須編纂然而地靈人傑賢聖時生若非稚古揚今否臧難定爰稽典籍更事蒐

羅疇則誠意正心希踪孔孟疇則澤氏臣主步武伊
周疇則箕頴自甘曳尾何王之世疇則銀黃長縮置
身誰氏之朝凡此芳規尤宜攷訂欲見前人之謨烈
試觀今日之縹緗質文垂畫一之規繁簡略大中之
論百代文章之手
命爾夔龍千秋考論之衡進呈
御覽緗素流香書燦銀鈎之麗錦縹潤色字成鐵畫
之文給上谷之墨光光浮漆簡徵蜀都之麻紙色映
瓊函山岳呈奇會見鳳麟遊

御座聖賢間出坐看元凱聚
天朝炫燿詞林輝煌萟苑纂集既憑故典永清成此
全書臣等學書未就秉筆多慚倚絳帳以明經博稽
徒遜對青緗而鼓篋淹貫未能誰云天上文章敢謂
人間武庫伏願治成天保化啟人文嵩山動萬歲之
聲祥開緑字德水應千年之色瑞進册書將見卜年
卜世金甌綿帶礪之封作君作師玉燭耀賢才之慶
矣臣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韋六象日綸珠為闕雕玉為樓賦心六合彩腕
千秋

擬

上以

御製詩賜王公將軍群臣

謝表康熙二十二年

伏以

聖藻天開寄幽情於韶府

宸猷日煥抒逸志於臣隣大文貴手同文當共球五

鳩九扈寵命尚其錫命不自吝襕口錦心玉粱金枝

羣沾韻體鴛班鷺序齊捧

天言喜溢於朝歡騰在外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天潢爲一本之親元老亦千官之總繇德

褒功必有異數銘勛紀績尤重摛文所以虞廷賡

之歌望庭堅而拜手姬朝鹿鳴諸什對藩屏而矢詞

將二功高亦有風起雲飛之詠遑二銘勒猶垂翠屏

册障之章自大君自調天聽致下吏無聞清籟故率

剖如履徒傳仲虺之誥初無金玉以相宣永清若周

惟留尚父之册不見詩歌之下賁卽其經旨湛深僅

題飛白一書縱使零雨功深秪賜商霖二字榮及錦

袍覆厥體誰則闡玉檢之謎寵至美女箸其花亦萬

唱後庭之曲未有咨嗟起之燕喜摛風雅之宗風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協河圖功符汾鼎思文殿中夙契傳心

之妙歌風臺上早傳飛藻之雄領翻甲觀之書雖云

懋學而故酉山之秘未目能文爰抒志於比事屬詞

因散彩於宗潢異姓或七言或五言字二敲金戛玉

爲古風爲排律言二明錦朝霞清新與開府同長俊

逸偕參軍齊響因思玉律不可自私一道紫泥傳

御幄兼之鴛聯不容無和數行册象出

楓宸賜諸王賻元臣聯當行葦彤弓之意錫鸞序錫

虎賁依然皇華采薇之謎賡歌貴上下交修騷雅在

君臣一德臣等胸窺半豹才謝全牛既無曹植之能

未敢調文江翻浪又乏杜陵之筆詎自詡學海鰲波

徒撫首而問青天那有驚人同謝朓邱

恩波而叨榮寵豈能無敵學青蓮樂陳天保以答

君竊厪書思而對

命伏願嘉言勿伏無逸爲懷采歌謠於民間尚其悉

彼人情風土豳風詩於甲夜弃嘗審玆艸木昆虫則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羣知厚生正德颺言自陶作歌
自帝咸慶君都臣俞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以會試大典務拔真才
欽定四書題目
命滿漢大臣捧至貢院仍
傳諭各官倍加慎謹無負求賢至意羣臣
謝表 康熙十五年
伏以
文斗干霄太史奏星於東井奎垣聯璧英雄入彀於
瀛洲

天葩流翰墨之香孔曾孟堪增一席
宸藻發詩書之彩夏商周可列同堂
寶訓叮嚀共捧紅雲下降
綸音鄭重齊看紫氣朝來多士傾心羣寮動色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門有九書記吉常
周宅惟三詩歌壽考有俊有造邦國設司徒司馬之
官於樂於論辟雍建大胥小胥之正雖劫火之秦灰
方熾而靈光之魯殿猶存賢良登計吏之書漢以四
科取士羣國舉孝廉之選魏以九品官人秀才茂才

至大業始名進士鄉薦省薦迄開元始隸春官衆論
無譁惟蘇軾出人頭地平生有志獨王曾不愧科名
釋褐喜書生一榜盡登仙籍傳臚知宰相五雲忽現
天邀禁院簪花十九人誰稱最少曲江賜宴三百輩
共看爭先自帖括不足取人致糊名沿爲故事一行
紅帛偏收軋茁之劉幾萬選青錢豈值冬烘之馮宿
銜文空有眼蘇子瞻浪讀李華射覆若無情曾子固
難逢永叔淸平調作於宮內布衣悲林院之門鬱輪
袍獻自主家戚畹放平津之閣遂使荆南竹箭雲封

武庫之塵可憐冀北驊騮月冷燕臺之價沉沉永巷
泣團扇於秋風望望長安碎胡琴於暮雨陛庄久廢
借閽牘以酧恩和鉢空傳指懷金而市德以致淪落
者抱安用毛錐之恨知己者有汗顏下第之羞未有
三面弘開八紘廣闢如今日者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風披雅琹道撫文琴覽金鏡於千秋且事
典墳丘索展瑯函於四部不誇月露風雲念賓興三
載之期螺穴蛟宮毋使珠沉滄海思遴士備一科之
盛鉛松怪石務期才盡豫章乃

命侍臣旋頒
天語題分七義羣知半部佐太平策對千言寧乏三
人成好事天街夜靜青藜燃不夜之花貢院春深冊
簡躍長春之錦一試再試三試㭗書十上可吞函谷
山河惟公惟愼惟明燕筑數聲寫盡灞橋風雪參苓
收藥籠何須氷乳晶醎褸梓入文林不數琪花瑤草
臣等學疎張乘才媿負囊聞駿馬之嘶風毋惜驅車
棧道望龍泉之躍務令劍合延津五色空迷漫說
能文之李嶠九畢有讜豈遺直諫之劉蕡寧過嚴毋
過寬凛赫赫之

王言必期援十得五一字箪一字削捧洋洋之
聖誥豈爲暮四朝三鐵面氷心安慮劍歐陽之目錦
腸繡口何須嘔商隱之肝伏願訪落予懲聰明時乂
箴無逸咏豳風陋兩漢之長楊羽獵拜冊書訓洪範
删六朝之紫帙縹緗卷列卅黄勒圖書於東壁部分
甲乙灑翰墨於西閣行看綵管生花絳帳繞金蓮之
燭會見朱衣點首碧紗護奔汁之袍則十五國之文
章共慶十五年之盛事而千百人之吐氣永錫于千

萬世之鴻圖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上命儒臣纂修易經講義書成

特諭講幄諸臣殫心剖晰并

勑刊刻頒行以廣文治舉臣

謝表 康熙二十三年

伏以

河洛呈書嘉祥開乎道統羲文叙卦至諦肇於心傳

鳳勑來自三階綵綸煥發馬圖垂於萬禩梨棗光生

義訂西清綸輝東壁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竊惟治道美夫成化文明宇宙心源由於蘊密道賛

清寧錯綜達剛柔之變典禮窮性命之微連山歸藏

彰自夏殷之代彖詞卦說傳於洙泗之庭漢號專家

標三家之異晉興明象論六象之殊從侍石渠考其

同異晉登齊聖剖其信疑郤素之辯乾爻陽升陰退

馮元之推泰象君子小人閣上言需義聯建盍筵前

論鼎道謹官才采輯成編宣于含芳殿上齊纂爲集

頒自永明歲中十有六卷之書彙於武帝百有五十

之帙昉自文宗迨夫聚雲寄雲徒工駢對潛虛鉤隱

無補性情疏出河南旨多浮誕學傳河北義罕研精挾貴克宗朱生折其角辯才弘正張子摧其鋒淳熙之粹言不宜講幄治平之經義罔刻經緯未有闡四聖之微言溯源於太畜繼三古之道脉煥采於人文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光大含弘裕義和仁長之模愛周利溥藴乾健坤貞之體資始廣生風化洽於寰中文經武緯聲教訖於海外遠至邇安乃政事彌勤常切宵衣旰食載籍廣覽恒聽夜寐夙興猶以大易首

於五經奥旨備於八索法施生之道萬類歸懷循翕闢之宜一氣流運彌綸天地酬酢神明窮經務探實藴講說弘開遺經

特命儒臣詳明纂輯頒行天下殫力天人經筵啟沃是窕是圖文治光昭如彪如炳仰觀俯察識其旨於幽明語簡義深通其神於變化歡騰衆職業著千秋臣等粗知章句謬意編摹觀象玩占未晰京房之推測陳爻說繫莫窺康節之精深勉效修詞以立誠猶慚覆餗而滋咎伏願 悅心亹〻 誠性存〻

王道易知而簡能

聖德崇效而卑法臨豐履泰常思謙巽以致中孚解网漁屯永躋升恒而登大有則廣矣大矣推行及乎億萬年而鼓之舞之利用暨乎千百國矣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四

表
擬上賀表
加上
徽號慶賀
太皇太后表文
加上
徽號慶賀
皇太后表文
加上
徽號慶賀
皇太子箋文
雲南蕩平慶賀
皇上表文
雲南蕩平慶賀
太皇太后表文

雲南蕩平慶賀
皇太后表文
雲南蕩平慶賀
皇太子箋文
奏疏
蕩平北寇請
上徽號奏疏
萬壽請
上徽號疏

連珠
擬連珠四十韻
四六駢言
囬海澄公啟
囬陳顏二總戎啟
賀常提臺壽啟
請張觀察春讌啟
彙試文啟
勸贖難婦駢言

上孫少司空駢言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四 倂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發容菴校閱

同學蔡升元方麓選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鄂月秋憲 恒月就山 正字

表 箋 奏疏 連珠 四六駢言

擬 上賀表

伏以徽音開奕葉之祥慶綿宗社孝治彰兩宮之德典重尊親遐邇咸歡臣民胥頌恭惟

皇帝陛下功隆參贊道契勳華揆文大一統之謨奮武超百王之烈蒸黎樂利咸孚 懿訓之高深海宇昇平共仰 慈闈之 聖善鴻稱並上嘉禮至宜臣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遐方恭抒忭悰伏願大猷允塞至德彌崇止孝止仁卜世御無疆之曆時萬時億燕天昌有道之基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

聞

加上

徽號慶賀

太皇太后表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

首頓首　上賀伏以盇協乾符錫璇宮之懿訓祥凝

坤德播玉檢之徽音懽洽寰瀛恩均品物恭惟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

太皇太后陛下承天體撰　育聖垂庥　九重集介

福之隆禕燕詒於有穀四海識尊親之大熙

鴻號於無疆臣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

官職在邊方欣逢殷禮伏願域開仁壽純禧衍慶於

億年曆應升恒繁祉流輝於百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加上

徽號慶賀

皇太后表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賀伏以景運應期肅展隆親之典昌圖啟瑞丕揚

介福之休四表同歡九重增祜恭惟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

皇太后陛下躬行美化道闡徽音光懿德於思齊喜

象三辰之昭泰盇崇稱於長樂慶貽六寓之敉寧臣

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邊方欣

逢　殷禮伏願遐齡益永調寶鼎以頤年純嘏方新

煥金甌而衍祚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加上

徽號慶賀

皇太子箋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璇軒展禮逾增少海之光寶冊揚徽益著

前星之彩敬惟

皇太子殿下温文日就敦敏夙成爲有道之曾孫祥

開鶴禁受介福於　王母喜溢　龍樓臣等文官職

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邊方欣逢

盛典伏願祇承厚載申景命於千春常奉貞符祚元

良於萬國臣等無任懽忭踴躍之至謹奉箋稱賀以

聞

雲南蕩平慶賀

皇上表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賀

伏以

聖治光昭奮聲靈之赫濯　神功巍煥蹐天地於平

成區宇廓清臣黎忻慶恭惟

皇帝陛下亶聰作后大勇安民爲逆孽之鴟張致神

人之交憤春秋之義大一統惟亂臣賊子之必誅

帝王之師動萬全斯七德九功之並奏兵戎永息邊

徼咸寧臣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

在邊方欣逢大捷伏願

皇風時洽永卜年卜世之鴻圖　睿德日新揚丕顯

丕承之大烈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雲南蕩平慶賀

太皇太后表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賀

伏以

懿範昭宣撫重熙之景運徽音光被佑耆定之鴻勳

海寓清寧宮庭豫泰恭惟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

太皇太后陛下道符 烈祖功協神孫集萬國之珙

球尊養承歡於重慶舞兩階之干羽怡愉增喜於

慈顏臣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

邊方欣沾厚澤伏願調延年之玉食遐登耆壽於無

疆肇卜世之金甌益介純禧於有永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雲南蕩平慶賀

皇太后表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賀

伏以

厚德凝禧式泰永清之盛慈徽篤慶聿綿有道之長

恩洽臣民頌均朝野恭惟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

禧

皇太后陛下柔嘉維則悠久無疆合九土而錫休徵

綏靖及西南之徼徧八荒而開壽域敉寧騰中外之

懽臣等文官職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邊

方欣逢景運伏願璇宮膺祉賡月恒川至於方來玉

律調年躋物泰時豐於有象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

雲南蕩平慶賀
皇太子箋文
某衙門某官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九圍式廓儼尊出震之祥萬國咸寧欣介承乾之
祉敬惟
皇太子殿下學昭時敏德懋月將青宮弘養正之模
時當耆定紫禁麗重華之照延際昇平臣等文官職
守封圻武官職典戎行土官職在邊方欣逢大捷伏

願鴻圖保定安宗社於苞桑休曆延綿盛本支於奕
葉臣等無任懽忭踴躍之至謹奉箋稱賀以
聞

蕩平北虜請
上徽號奏疏
題為
聖德同天化成久道謹援大典恭進
尊稱仰祈
俯慈俞允以慰率土羣情顒望事竊惟繼天立極之
君必有顯號榮名景爍煒煌照燭宇宙粵稽唐虞尊
堯曰放勳又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尊舜曰重
華又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在草昧初開文明方

啟而臣下所以頌颺君上者載于尚書已班班可攷
欽惟我
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作君兼裕作師治統宏開
道統臨御四十餘年政教之所漸濡恩膏之所浹洽
四方風動萬邦時雍幅員開闢之廣太平熙皞之隆
實譜冊所未有明年春恭遇
萬壽聖節薄海內外臣工黎庶莫不踴躍懽忭共效
嵩呼而
皇上德同天地化洽神人超出歷代帝王萬萬雖衆

華封三多之祝天保九如之詩均未足以頌不世之
弘庥揚無前之盛烈臣等生值昌期稔聞灼見求進
尊稱不敢飾爲諛詞謹今拜手稽首陳于
皇上之前
皇上秉乾御宇日昃不遑儼降臨之在茲凛旦明之
有赫凡有事於
郊社備物備志齋沐維虔體天之心以育物無一民
之不歸懷天行之健以自强無一事之稍逸是以五
風十雨時和年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以至鳥獸草

木之微休徵協應洵哉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此
皇上敬
天之實學也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基
太宗文皇帝誕膺景命
世祖章皇帝混一區宇皆以首出之姿建非常之業
皇上承統以來無事不以
祖宗之心恢張大政酌復舊章實錄盡紀載之詳
國史務編摩之備善繼善述遠至而邇安丕顯丕承
光前而裕後誠敬隆於
九廟尊養盡于 兩宮典禮之所在靡不情文兼盡
爲 聖子神孫之表率而且貽謀之善故統緒於無
疆垂教之嚴綿宗支於勿替穆穆皇皇咸敦禮讓太
和之氣溢於庭闈下而勛戚盡禮遇之優耆舊
老成尤眷懷之厚此
皇上法祖之實心也民爲邦本軫念時勤南河之泛
溢則三泄淮揚授築堰導流之策北河之於濁則屢

幸畿甸亦建防過漲之宜而天成地平之績著於治
水邊徼遼濶則
鑾輅北巡撫馭之以恩威吳會侈靡則
龍舸南下漸摩之以仁義而移易俗之化奏於省方
豐裕日久愚民不知樽節乃效昔常平法多方積儲
以備意外偶災祲偶告則發賑
賜租截漕平糶縱非水旱之年各省逋予全蠲漕糧
向所不免破格亦行寬豁小省數十萬大省數百萬
綜前後計之何啻數千鉅萬至懸鐸以宣條約總圖

而勸農桑窮邊部落金帛頻頒絶塞上田稷糊必教
諸所以爲民者慮無周於先幾恩多沛于非望若夫
簡用大吏名見有司大法小廉委任不爽以慎所舉
者寓於深仁每有讞獄度理揆情至再至三矜全備
至以不嗜殺者廣好生之大德此
皇上勤民之實政也經筵日講寒暑不輟萬幾之餘
博觀載籍澄心味道融會貫通即至天文地理曆數
樂律有儒生白首不能擅一家者
皇上本末瞭然精微洞徹天授神奇非人力也飭厲
官常寶訓貽垂于萬世甄陶士類鴻詞宣播于中天
經則俱有發明史則多所論斷文則光耀日星詩則
聲諧金石加以
奎章睿藻燦爛雲霄各體既以兼該衆美于焉備悉
集裒百卷之多誦讀爭求
國寶字染萬縑之富流傳欣奉家珍天縱多能亶其
然也新宣聖之宮錄先賢之裔
天潢世冑教以詩書詞苑儒臣勉以德業鄉會學校
額數有加嵓穴山林搜羅殆遍以此人文奮興觀光

者數倍于前此
皇上文德之誕敷也八旗禁旅時加訓練不以承平
而弛武備自將帥至一校以上
皇上必各試其才勇前此討三逆收臺灣誅察哈爾
定鄂羅斯悉皆神機廣運廟算無遺其最大者厄魯
德與喀爾喀同爲與國嗣因搆釁稱兵喀爾喀窮蹙
來歸厄魯德侵凌益甚訓諭不悛方行
天討羣臣交章請畱
皇上宸衷獨斷勤
一人以安萬姓勞一日以乂萬年
親臨漠北巨寇悉殲其餘瑚々腦兒札什把都魯冊
濟阿見布擔等以次臣服僭越稱尊者感扶困之
恩貶號而受王封跋扈逞雄者蹈彌天之罪犂庭而
俘其子女振古希聞於今抓見項打箭爐爨人八排
猺人屈膝而隸諸版圖或削髮而屬之郡縣么魔小
醜昔所未馴盡懾
天威望風請命此
皇上聖武之布昭也惟

皇上德盛化神兩儀奠而萬物育六府修而三事和梯航訖於殊方鞮譯通於象表誠千載一時臣等共沐
高厚無補涓埃伏憶康熙十八年平定三逆羣臣請
上
尊號
皇上辭讓不許康熙三十六年平定噶爾丹羣臣又合詞恭請
皇上諭旨噶爾丹未盡撲滅將原本暫且收貯及噶爾丹既平羣臣恭請

皇上又不許
大聖人之謙尊而光洵非愚賤所能窺測而羣臣百姓謳歌頌禱之情鬱而不舒爲日已久更念
太祖高皇帝踐祚初元即膺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之號
太宗文皇帝亦進寬溫仁聖之稱
皇上雖聖不自聖然遠宗堯舜近法
祖宗準之事理則無容復建按法典章則無所不合

臣等僉同輿論激切敷陳恭懇
睿慈俞允
敕下諸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會同定議擇吉崇奉
尊稱將普率土傾葵獻曝之私庶幾大慰矣臣等無任踴躍懽忭待命之至謹題請
旨

萬壽請
上徽號疏
題爲
聖德神功逺超前古文謨武烈普濟生民謹合羣情
請進
尊號伏望
俞允以昭大典事臣等竊惟五行號帝象著於邠觀
三統稱皇事徵乎監古欽明濬哲勳華咸擅殊稱知
勇統熙湯武允昭盛德蓋善頌善禱者臣子之至情
得壽得名者帝王之隆績光垂史策炳燦今茲欽惟
我
皇上德符寶籙道握琁圖春育秋成酌剛柔於並濟
仁摩義正大覆載於無疆
皇猷時乂質文持五運之中
聖敬日躋禮樂冠百王而上懋緝曜而式九圍鼓雷
霆而清八埜巍巍有象大文緯地而經天蕩蕩難名
郅治上蟠而下際至誠能格儆昭事以告虔明德維
馨備尊親而致孝雖宫肅廟祈永

三后之顯謨
聖子神孫恪奉一朝之家法躬先淑世作君兼裕作
師學在新民道統聿開治統棫樸菁莪之化周雅羣
歌賡颺喜氣之休虞廷並美既覃敷乎文命亦丕顯
乎武功夫共清烽烟于洱海開郡縣于臺灣提封捐
軀髮之邦鞮譯徧無雷之國六師伐叛秉斧鉞以
親征一怒民安載旌旗而奏凱版圖式廓七德遐宣
沙漠永清五兵不試告成功于
陵寢備典禮于
慈闈菀娜克讓之衷不伐不矜之量絜放勳而比峻

媲神禹以忘勞于是六服承流百靈效順曦車五色
閱安瀾于淮泗之濱芝蓋三重奉色養于斗牛之域
蒼龍馴而白魚躍碧海晏而黄河清馳風驛露隨鳳
轂以流膏就日瞻雲稱兕觥而介壽江山吐潤玉耀
珠輝趾羽含仁麟遊鸞舞自省方問俗以還課吏勤
民之下無念不詳求 國計無時不傾畏民嵒蠲租
賜復之 詔何歲不行散金發粟之恩何人不被豳
風塲圃繪耕織以披圖禹貢山川課農桑而命館芽

茨尚儉直接唐風綈弋如新遠踰漢代貧高年之酒
帛烝多士之譽髦澍雨涵濡薰風和暢本大生以教
刑措冬暖雞竿宥小眚以慎鞫成時寛祝網惟
天爲大寶行健而體乾如日之升復懋勤而遜志益
自
御奩之始日明日旦暑寒不輟經筵暨今歷年既多
爲頌爲箴昕夕常依
講殿漏移青瑣循對簡編朝退紫宸便親翰墨煌二
二典配

御製而成三誥二千春推
帝書爲第一人知念典崇文之日九千家捧
賜函秘府之餞十萬加以
學精游藝
天縱多能合璧規儀聯珠候朔律曆緯圖之測紀元
章蔀之占罔不抉其精微窺其錯數正使八風齊扇
六樂均宣洛出瑞文山開卅篆未足形容美善臚列
禎祥罔宜三千國士同登樂利之天百億臣民共效
升恒之祝溯自削平南服以及蕩掃西陲肇欣曠世

之奇逢請上億年之
尊號久已合內而合外抑且至再而至三而乃
皇度冲虛
聖情謙抑未蒙
俞允以迨於今明年三月佳辰恭遇
萬壽聖節中朝臣庶薄海黔黎莫不翹企雲霄仰瞻
嵩華謂
皇上之至德視前後爲獨隆
皇上之鴻功亘古今所罕覯生當

聖世難申颺贊之詞幸際
皇朝願舉尊崇之典用敢僉同輿論仰達
宸聽將以配兩曜之光華合二儀之廣大誠欲上符
乎典則豈徒下恊乎人情
皇上道在敬
天則蒼穹元昊之名
天道好謙而不讓
皇心存法
祖則英明仁聖之號

祖宗翕受而不辭恭懇睿慈俯從衆望
勅下允行崇奉
尊稱則仙芝曆草與畾車銀甕而同登赤字綠章合
玉檢金泥而胥慶矣臣等不勝踴躍歡忭懇切瞻仰
之至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題十六日奉
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連珠

擬連珠四十首

蓋聞惟深也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故西晉之清談能禍人國漢末之標榜益損道原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僞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妬之厲者知之真如薛道衡之於隋煬讐之重者愛之切如武后之于賓王是故蒼蠅之聲可憎飄

瓦蚍蜉之撼無損望洋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刖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世南容慎言豈無一語傷民是故放流之論諄諄痛惡羿奡之喻咻咻逼人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絶謗無求于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彌光是以

伊尹生於空桑而成六百年之大業孔子誕於闕里
而尊億萬世之素王

蓋聞微風初動有語皆香明月乍臨何肌不雪雖雅
情自饒而逸興逌飛是以蓮花社裏共知此境清涼
瓮棐津頭不數當年盼悅

蓋聞俠客爲知己者死動於義氣忠臣以大義滅親
關乎廟社是以君子不樹難事之友恐蹈郭解之驚
人不受難酬之恩有惜逢萌之躍冶

蓋聞事有古人稱拙而後人特巧亦有前人所易而

今人爲難是故𢌿水變爲桔槔不讓商霖之普井田
化爲阡陌寧勝周畝之寬

蓋聞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忘是非捐
名者口偏能言利害是以潛行密用如神龍之養珠
獨往獨來若應龍之行渧

蓋聞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冤必有抑大人而立
蚤愚夫愚婦之是非不竟其歸必有侮聖人以稱尊
是故易戒童牛難防淸議書稱繇藥可畏人言

蓋聞待人而留有餘不盡之恩可以維繫無厭之人
心御事而留有餘不盡之智可以提防不測之事變
是故利不及衆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萃天下之遺

蓋聞君子濟物不因人而成達士匡時實應運而化
是故德能知報何慚於黃雀白龜勞可無施甘讓乎
木牛流馬

蓋聞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
于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是故赤日流金嘉樹
之陰蕭穆元冰裂石春陽之德輝煌

蓋聞高士豈盡無染最憐磨而不磷丈夫但論操持

尤喜涅而能潔故蓮爲君子亦自出于淤泥菊作正
人何妨阨以冰雪

蓋聞謀成於共濟不能不資之於人事決於當機不
可不斷之於獨是故以千人與瓢不如以一人負而
趨以千夫牧羊不如以一人驅而速

蓋聞天下事成於勇能勇則有精明之功天下事敗
于怯不勇則多廢弛之病是故泰山雖高勇欲登之
則必凌絕頂萬里雖遠勇欲行之則必詣絕境

蓋聞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當勇而勇則

雖斧鉞有所不能奈是故過不勇改終爲掩蝕之日月志不勇立難爲砥柱之中流

蓋聞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是故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水如鑑不示物以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

蓋聞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是故天地之化無一物之不被而天地不自以爲功聖人之澤無一民之不被而聖人不自以爲德

蓋聞以我徇我則一膜之外即爲浮漚以物徇我則六合之内皆成碩果是故私於家者隔墻籓而分比鄰私於己者隔形骸而分爾我

蓋聞鷹鸇巢木而烏鵲不栖松栢在岡而蒿艾不植是故君子居郷僉壬斂翼正直當朝奸雄屏跡

蓋聞言多則輕發謙厚者士人之美德動多則躁急輕薄者士人之辱行是故學伯高而不得不失爲謙厚如刻鵠類鶩循稍相肖學季良而不得將流於輕薄如画虎類狗大相徑庭

蓋聞存大體者不瑣屑於條貫樹鴻勲者不浮慕乎小康是故呑舟之魚不游支流摶霄之鳥不集枌枋

蓋聞君子之度足以包荒一世聖人之量足以宰制萬緣是故天地之量大乃能覆萬物江海之量大乃能會百川

蓋聞心専於一則念不分而事多克奏心馳於二則兩相妨而一無能精是故察秋毫之末者不聞雷霆之迅調絲竹之音者不見泰山之形

蓋聞邪與邪遇則兩邪相投正與正遇則兩正相契是故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糅卞和爲之嘆息

蓋聞情出於真則精誠所發何所不貫情出於僞則虚假之私欲蓋彌彰是故爨下之桐雖不入爨者之聽而清裂之聲莫能揜荆山之璞雖不入時人之目而温潤之質不終藏

蓋聞退不爲楊而即以養其大行之具進不爲墨而即以達其縮栝之緣是故幡然而改伊尹就成湯以濟納溝舍築而起傅説奔高宗以敉大川

蓋聞時在而進則進非榮通時不在而隱則隱非避俗是故天乎與我則堯殿舜陛吾將佩玉以鳴珂時乎困我則傅岩渭水吾將懷珍而抱璞

蓋聞美玉不能廢琢磨而愈增其潤姣人不能廢脂粉而益著其容是故和氏之璞待鑑識之明而後通毛嬙之淑待香澤之資而後工

蓋聞非實心爲人者不能攻人實病非實心爲善者不能受人實攻是故覩呂黎誌子厚之碑則知朋友有相處之義觀丙吉貽弱翁之書又知朋友相規之風

蓋聞語及於清則人爭羨語及於濁則人爭鄙是故龍食乎淸而遊於淸之淵魚食乎濁而遊於濁之洧

蓋聞持躬粹白則行無闕失而完璧在我室慾方流則涓滴防隄而潰敗可絕是故其持己也辟之持璧焉全則無瓦解之萌戒慾也辟之防川焉鈌則無潰敗之烈

蓋聞外垢慚人不慚天厚責於己内垢愧天亦愧人薄責於人是故衣垢不湔器鈌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鈌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蓋聞巧於爲人者自爲則拙拙於爲人者自爲則巧是故明堂寢室匠梓之能爲也而自處反無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爲也而自出反無車

蓋聞怠荒者叢脞之階勤苦者集事之府是故餘粱肉者難與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

蓋聞駟馬難追吾欲三緘其口隙駒易過人當寸惜夫陰是故惜寸陰者乃有凌鑠千古之志憐微才者乃有馳驅豪傑之心

蓋聞以無心弛天下事則其精不運以有心必天下

事則其神不完是故坐身於地非席則單履足於地非履卬寒

四六駢言

回海澄公啟

伏以光膺宸命丕振海國之權榮總戎樞懋繫寰中之望一方重鎮萬里長城恭惟老先生台臺名高天柱氣問星岩虎帳運籌共仰丈人之偉畧鯨鯢息警稔知大將之威靈八閩皆炎化作清凉上國四郊無壘頓消瘴癘蠻鄉爻母之邦咸沾甘霖之澤文武之士爭欽皎日之忠旣胸富甲兵共靖闔者君之餘也將肘懸印綬倘封侯乎予日望之弟謬領藩垣之脁枝得近將軍之大樹遠歷雲翰重辱貺儀謹尺牘之拜陳敬畏璧之歸趙肅此修謝臨啟馳神

回陳顏二總戎啟

伏以玉帳凛嚴霜之氣遐邇懷威金符開皎日之光中外企望非獨一方巨鎮實爲萬里長城恭惟老先生人中鸞鷟閣上麒麟笑譚珠玉生風文經武緯叱咤風雲變色大勇深謀慕廉頗李牧之能其孫武吳起之畧昌卜五世旻同以學正五經亏張六鈞循輔以計奇六出狼烟盡滅仰見雲谷風恬鯨窟皆空郤喜天湖浪静此固足稱乎長子彼實有當于丈人某濫膺民社遠荷瓊瑶禮數過腆悚承殊深璧藉還使以歸首向轅門而謝伏願玉燭清平鞏頌太平之侯伯金甌爽藥共推名世之經綸臨啟云云

賀常提臺壽啟

伏以北斗星高作鎮拱萬年之景祚西池花燦爲屏洽百福之休徵歡騰金闕慶洽台垣恭惟老提臺匡時良寶名世雄鋒提兵玉洞撫東南半璧之天屹守金湯鎮牛女雙星之地節臨上歲喜介大年烽銷燧息酌清醑于椒觴梅放栢華浮紫泥于甲帳三台覲玉燭之光九祝萃岡陵之祜敬逆麟祥同申燕賀某守土微員下風末吏久切龍光時覲將軍大樹常依虎座丞親元冑長城爰展微忱而晉爵用抒薄具以添籌伏願勳烈與年光加積衮衣早侍于 九重威權隨春色展舒編斧勒銘于四海

請張觀察春讌啟

伏以律應蓍龍漢史紀禁烟之節春隨驄馬豳風晋獻兕之歌肅迓霓旌式光綺席湖山生色桃李增榮恭惟憲臺德萃四時道苞三壽貞元啟運君臣千載同心名世亮工忠孝萬年立則佇聽尚書之履先傳太史之文台海荷澄清已見恩流浩蕩赤城郃光霽咸推法曜尊崇茲值清明佳節適逢甲子元辰萬國熙而登臺融風正拂百花開而匝樹麗日初長兗月亭前敢攀棨戟華臨樵雲樓下敢藉衮衣煥彩遥瞻鉉路共識紗籠某一介鄙儒七年邊吏謬叨時雨之沾久側春風之席欣逢美景虔常清樽肅俟龍光聆九霄之玉屑祗迎鶴駕坐千尺之冰壺伏願名卜金甌羣領太平宰相功調玉燭咸推山斗文章

彙試文啟

爲彙考事照得江漢朝宗人文星聚洞庭巨區盡供筆下波濤衡嶽層巒悉作人間峯嶂緬懷往哲景仰時賢如李邕李善咸有才名孟宗孟嘉夙饒懿行熊渠當世固推科第先聲與國景文共羨士林翹楚若夫郭翻之高蹈中復之清風元次山之文章張昌宗之孝友皆歷歷足稱班班可攷本府私淑風流執鞭欣慕今叨承乏茲土循例亦應採風第湖南自羅烽火諸士久廢經書然臨戎講學仁義可服萑苻退避

賦詩忠信應當于檣幸逢

聖天子當陽大將軍効命文武協和恩威並濟蠢爾立見蕩平秋闈行將酌舉矧茲節届書雲工惟添線正宜映雪籌燈共著菁莪之化雕龍繡虎聿觀蔚炳之文諒大貝寸珠不獨鍾靈于前彥而鳳徵嶽降實有大造于今人在諸生功足三冬學窺二酉或負平蠻之策決勝千里或操露布之文心雄萬夫或優班馬之長或擅燕許之筆皆本府所傾心請教預卜傳臚者也勿謂軍興旁午之秋行此繁文不亟之務本

擬親臨學校面悉儀型但恐遠近不齊勤惰互異先試遴文嗣煩載筆爲此示仰闔屬各學文武生儒知悉如有與試者速赴該學報名備卷聽候考校倘外學寄籍生儒亦願與會者竟赴本府報名投卷候試定期本月十五日各學教官齊集生儒于明倫堂同日彙考務須嚴密發去題目不許豫傳試卷當堂封固卽日馳繳慎加丹黃以甄甲乙行見伸紙千言手握靈蛇而作勢懸金一字胸包亦鼠以騰輝且惟楚有材此日盡陽春白雪思皇多士他年皆景運甘霖

矣毋遐金玉共砥風徽

勸贖難婦駢言

浙東台溫等六郡自甲寅以來兵燹所及俘繫甚多載道哀鴻痛心慘目各上臺存恤有懷事權不屬設爲贖收之策拔諸陷阱之中毋遲其子婦歸其夫戶口漸繁賦稅自足雖是舉行四載完聚者私慶重圓未歸者哀號望救苟延殘息勢若倒懸欲廣福田頻呼將伯用是告我同志各隨願力無論多寡須彌華頂大小無殊既體　上天好生之意更廣
朝廷保赤之懷福報自獲悠長後昆必能繁衍此段陰功永垂不朽

上孫少司空駢言

伏以星動上台春殿簡掄時良弼雲移仙掌冬官開輔世弘猷資調和鼎鼐之賢建沙汰江河之績民歆安宅朝重濟川恭惟老先生年臺天上文昌人間武庫瀛洲瓊樹名傳彤陛璇魁台賦金聲才冠青藜班筍分輝虎觀貫穿芸閣蘭臺之籍羣誇錦浪流霞高步鳳池從容鳴珂佩玉之風共擬瑤臺積雪夙備九重顧問迪德諸謨旋登六府班聯亮工熙載問者帝思中澤期平原隰以致盈寧久矣民望元樞願藉經綸而登袵席乃命作舟之彥來司浚瀹之功使節出薇垣預卜九河之晏輶軒蒞邦水適觀八月之濤相陰陽而滌泉源道自兼乎蓄洩準古今以施利導勞不辭夫燠寒晝看既清既平朝宗于海因之于疆于理懷保我民阡陌桑麻拯七邑十年艱食耄倪謳舞慰一人五夜宵衣勛將宣房榮躋綸閣某識同坐井學昧先河非冬奔溝洫源流雖稍知施宜次第邇日接名賢議論益深喜治有指歸惟爲下以爲民斯一心而一德伏願行所無事維其有章作乂徧江壖化

哀鴻爲擊壤成功歸魏闕翔威鳳以宣麻伏冀照涵

可勝榮忭謹啓

世經堂備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五

奏議

三秦籌要

銓選實效

釐剔漕弊

力行節儉

申飭保甲

引用律例

詳慎明刑

請正人心

通行錢法

實試觀政

矜慎獄法

積貯備荒

弼教明刑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illegible]
同學兄　釚電發選
受業佘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奏議

三秦籌要

題爲敬陳時政事臣惟三秦爲　國家重地而甘肅
各邊尤爲三秦要衝今諸彝駐牧出入不常加以去
秋臨鞏饑荒逃民甚衆誠恐變生叵測不無意外之
防敉請
皇上咨勅總督會同撫提巡歷其地如某處爲要衝
應增兵若干某處爲次衝應留兵若干並屯田濬濠
修城建倉轉運糧儲設立墩臺各機宜皆當豫爲布
置恭請
睿裁至於各邊連亘數千里竊恐一提三鎮勢均力
敵無以收臂指之効似應添設總督或以才望大臣
經畧其地以節制提鎮調遣兵將安輯軍民務要節
節聯絡處處綢繆無事則分兵固圉有事則合力犄

角庶幾呼應靈而首尾相顧三秦定而天下自安矣
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銓選實效

題爲選例已成弊政請酌復擇人之法以收用人實效事我皇上以用人責成吏部而吏部但執成例並未計天下之官如何用之而有益于朝廷如何用之而有害于百姓也就以挨年之例而論今應選各員科目正途有限而司道中多投誠州縣中多恩蔭且准貢例監又係納財受官之人昨憲臣馬紹曾因投誠出身無賴議請裁革憲臣阿範因

恩蔭有累州縣請停止而部覆皆未准行若選授止憑年分不加揀汰則不堪用者年分在前而僥倖得官堪用者反因年分在後而坐困衰老不幾扼抑天下人才乎查康熙八年因選官亟宜察驗奉有在籍候選其人之衰老病廢部臣何由得知之旨是改寄悉爲投供點卯者原爲察驗衰廢而力行裁汰也今各樣截取不下千員豈無衰廢而未見查參一人是吏部未嘗爲天下選擇人才也伏查往者初授各官有上中下三等先引

見而後銓除之例今既行察驗則大選急選各官宜復引　見之法進士舉人文義雖通恐有年力向衰而投誠援例恩蔭等項皆未經考試選用之人尤當嚴加去取務使各官之孰衰孰廢無逃于吏部察驗而吏部察驗之孰公孰私無逃于皇上親裁如此則銓除無冒濫之弊人材無壅滯之苦再以掣缺之例而論天下員缺邊地與腹裏不同衝繁與簡僻各異當掣缺之時人地果否相宜無從核實則才短者既註誤于衝繁才長者反坐廢于簡

僻如近日所參洪日旦以不諳吏治被李元伯告發行賄圖免鄭之蒙以昏庸不振貽悞錢糧至萬有餘兩不幾人地兩困乎查歷年督撫屢請繁簡更調而部議不行者以爲官不稱職不難參革另補不知直待貽誤而後糾參則地方之受累已深倘其中復有彌縫戀棧則貪殘之害尤甚因人病官因官病民是吏部不能爲朝廷愛惜地方也查有司原有更調繁簡之例今各官衰庸既多宜責令督撫酌量人地具題不堪繁劇

者調補簡僻并簡僻亦不堪者立行叅革若督撫更調不公治以重罪如此則地方無一誤再誤之憂官員無屢叅屢換之擾此二者皆我
世祖章皇帝曾行之良法而屢經阻隔者不過謂揀汰則恐被汰者怨望更調則恐求調者鑽營究竟裁抑一官之怨小貽累百姓之害大督撫旣身更調豈甘一時之鑽營而自蹈貽誤地方之罪戾伏祈
勅部大破積習確議舉行其于用人實效關係非小
仰乞

睿鑒施行

釐剔漕弊

題爲漕弊相沿累民請徹底釐剔以甦重困事竊惟東南民力最困者莫甚於漕近見各省糧道因漕務而婪贓者至數十萬夫官貪由於法弊必法有弊實而後官緣爲利孔官貪則宜易其官法弊則宜更其法各省雖有漕糧而江浙當天下之半就臣見聞最確百姓所最苦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其一爲贈耗之苦百萬漕糈悉係小民之膏血漕糧貼截五米十銀向有定例近今每糧百石

江南私截至百餘兩浙江至三十餘兩部議以此項若加剔減恐盜賣正米然臣查漕臣帥顏保所叅浙江糧道劉朝俊六年漕貼內婪贓一萬二千餘兩即每百石所貼三十七兩之銀也夫以扣尅如此之多而本年漕糧全完並未有盜正米者是多貼止以飽官非以資運故貼截銀米之宜減甚明又如江南每船受兌五百石有奇內有加四耗米觧至京通除在船耗米加一五外交倉止四百石有奇是所兌米內原有加一五爲在船之折耗非正米也今縣官徵收

不分正耗百石加耗五石是耗外加耗矣此耗米之加贈宜裁又甚明其一爲轉厫之苦漕糧冬兌冬開立有准限轉厫者船未到次卽官逼令百姓交兌姑且以厫易厫以完考成也各處漕船俱於本地成造惟直隸山東鳳陽以其地不產木故于淮安設廠而江寧各幇共船一千二百有零亦于淮安成造實則木植油蔴俱產于上江從長江而下過門不入至於儀真逆流抵淮四百餘里沿途動用民夫晝夜挽拽及船成之後復渡大江道經千里到次遲延縣官急

于考成旗丁利于索詐於是船未到而交兌名曰轉厫糧戶既受一番贈耗使費之累矣及轉厫之後仍令糧戶管厫船到復兌又受一番賠補苛索以致民間賣男鬻女無可告訴推所由來總因造船在於淮安船遠故到遲到遲故轉厫轉厫故病民今淮厫漕造已歸地方官管理莫如江寧水次之船歸於江寧蘇松水次之船歸於蘇松木料油蔴既就近而易辦船成交兌又無遲到轉厫之獘此漕船之宜歸各地方成造又甚明其一爲冐破之苦如江南漕糧之外名

爲漕項一曰兵糧一曰局糧一曰南糧一曰軍儲此皆本地支銷無庸有贈耗者今贈耗反多於正糧正兌又立有對支印票分撥自支經承往二侵蝕每至重復科徵納而又納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萬盈千此漕項之不當照漕兌加贈且不得借對支重徵又甚明其一爲兵糧之苦兵漕宜分晰不宜混亂漕糧除解京外則有兵糧爲本地營鎮支銷其派支多有逆行倒置者如鎮江府有大兵駐劄原截留本地之米今改令江西之米運至鎮江而反將鎮江之米運

至通州其意以江西路遥恐幇船押尾貽累在漕各官叅罰不知兩處之糧左出右入在民既不免勒贈之苦在官又增轉輸之費又如提督駐劄松江自應截留松江之米今分派蘇松各州縣支領營官借以居奇遂差撥兵丁撑駕沙船將對支糧戶凌虐拷打額外索詐糧戶因對支所累死亾逃竄者不知凡幾臣愚以爲兵糧當於駐防之處盡數截留不宜將本地之米解出反將別地之米解進往返勞費其有不敷者方准撥支近縣然亦必營官與縣官交割不許

兵丁與糧戶自相對支此兵糧之支給亟當釐定又甚明夫輸輓者天下之大命也東南漕糧之苦如此天下可以類推祇緣貪官汚吏利於侵蝕積弊相沿今漕臣帥顏保方膺
簡任正爲愛民釐弊之時伏乞
勑下將漕法之不便於民者逐一更正務使法嚴而官不敢貪亦法簡而官不能貪漕規整肅無弊不除其於培民命而厚 國儲非小補也伏乞
睿鑒施行

力行節儉

題爲天下之財力已竭請力行節儉下卹民困上格
天心事近以亢旱修省仰見我
皇上敬
天勤民至矣日者雨澤雖降而旱魃既久難免災荒臣思古之聖君賢相一食而思天下之饑一衣而思天下之寒故能上下一德而天休協應今
皇上軫念民艱躬崇簡樸而大小臣工未能仰體尚競爲奢華橫取罔用全不思西北亢旱東南水災天

下百姓方有饑寒窮苦之患臣愚以今日戒飭諸臣共圖安治者無如節儉夫八旗者
國家之根本也披甲窮丁衣食不給而大家巨族婚娶則多用錦繡金珠死喪則燒毀珍寶車馬嫁一女而可破中人數十家之產送一死而可罄生人數十年之用暴殄天物莫可計算至若漢官謁選則揭債京師蒞任又餽遺督撫鮮衣怒馬華侈相高舞女歌兒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打算地方物力以克官用固成必貪之勢試觀今日之池館園亭歌舞宴會視

順治初年不止十倍此等財力從何得來非舞弄
國法而多納贓私卽酷虐小民而巧逼賄賂一家之
錦衣玉食一路之賣男鬻女也雖懲貪不
赦而彼迫於費用走死地如騖矣近者會議官員服
飾奉有禁止太過之
旨在
皇上寬於用法無非使人易遵之意實則奢靡已淪
於骨髓僭越反視爲故常若非嚴立法程誰肯改絃
易轍伏祈

勑下諸王大臣再加酌議凡官員有房舍踰制者嚴
以沒入之條服飾僭擬者處以降革之例一切婚塟
皆嚴限等級不許過度如此則官省一分之費用民
卽省一分之誅求
朝廷卽存一分之法度矣如各處鎮守王公將軍
朝廷之心膂也建牙樹纛歲費餉銀不下千有餘萬
往者酌行節省或議兵屯或議裁汰究竟兵難多裁
屯難驟舉恊餉稍遲卽憂兵匱惟有各藩鎮力行儉
約俾營伍克實兵力有餘始克建威銷萌乃王公將

軍勢處崇高靡費難省而子弟親屬兢尚豪華或廣
集優伶或多置臺榭用尤不貲論催餉則似甚窘而
視靡費又似甚富臣思各藩鎮額設俸祿有限近又
不許與民爭利禁止貿易財用益無所出若再多侈
費則將軍之甲第珍奇皆士卒之芻糧膏血也藩鎮
爲勳舊老成當以封疆爲休戚與其以財而徒縱子
弟之淫樂何如以財而厚資士馬之飽騰伏祈
勑下各省王公將軍凡車服宅舍各遵規制一切優
妓亭臺採買各省置造別地者嚴行查禁不惟克己

厚軍可與士卒同甘苦抑且養廉率屬可爲
國家杜浮冒矣今天下大患實由於文臣剝民以奉
己武臣尅兵以肥家故莫如嚴立制防盡歸樸儉圖
治之源無切於此抑臣又有請焉古之聖王卑宮室
惡衣服所以身示樽節感動臣民也况今水旱洊臻
臣願
皇上益修恭儉爲天下先減畋獵之費酌土木之工
江浙三織造量行歸併期於省事省官內庫各項本
色量行改折歸於緩微緩解一切度支力追

祖宗淳樸之風俾天下曉然知
皇上節用愛人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爲
耻不煩刑制法禁而回心向道將見治並唐虞而嘉
祥可立致也伏祈
睿鑒施行

申飭保甲

爲敬陳末議以固地方以清盜源事臣聞治國貴於
安民安民首於戢盜而盜之聚也有因始於數人而
漸至於數十人盜之害也無窮發于一邑而延蔓於
十數邑其爲端甚微而其勢易長若不申法立禁嚴
防未然恐非曲突徙薪之至計也臣辦事垣中一月
內兩見大盜入城之報在新喻之殺人奪馬已屬異
聞而吉水之刼獄猶爲駭聽當此清平之世豈容鼠
輩橫行一至於此臣細思之總由保甲之法雖經奉

旨而地方官視爲故事行之不力以致奸民蔓引而
無忌也臣詳撫臣入
告之疏有結盟有素線索最靈先以揷香而結其黨
繼以縱火而分其勢等語盟曰結黨則非一人一時
之事矣乃必至於縱火刼獄而後大奸始露則前此
之無防不問可知若非督撫嚴查且并已露之兇而
兎脫之矣夫保甲之法最善然外省有司奉行或委
吏役或遣佐貳徒需索常例各造冊朦朧回報耳未
聞有眞實舉行逐戶嚴查細細微究也臣請

勅部嚴行申飭直省各府州縣將保甲之法實〻舉行如一家之內務查男幾人女幾人係何姓族作何生理毋許一人遺漏或有出外經商等項責令保甲鄉約互結存案一有面生可疑之人經至其家即許本家擒縛鳴官如一家藏容奸宄九家即行擒告雖至窮山僻壤僧寺道觀皆令所在有司親臨查驗毋令止報空文希圖塞責則本地之人既不敢交通匪類而外來不軌之徒自無所托跡矣抑臣更有〻請者地方設有駐防營弁糜費糧餉無非欲其戢盜安

民今大盜頻告入城而營弁未聞其捍禦擒獲伏乞

勅部將駐弁將領一并處分庶將來知儆而地方有攸賴矣

引用律例

爲請正律例以期慎刑事古者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即變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後世法網益密律不足以盡之間增條例夫例者不得已而佐律之窮者也律有一定依以斷罪無可異同也例則用比〻則可重可輕事有近似者引而合之酷吏貪胥因以舞文弄法致莫可詰矣臣愚以爲十惡犯在死條及重罪合應戍讁者律中無不具備其餘律所不載者罪亦稍微

焉原立法之初意重者設有一定之律所以懲兇也微者間有增定之條所以通變也嚴懲于重罪而通變于輕條無非愛養生民之意即如謀反大逆父母兄弟尚有同居不同居之分刼財殺人尚有爲首爲從之别而且

恩赦必及會審矜疑其不欲盡罹之法用意如此其厚也近日刑官決獄擬罪所引律例或未詳明葢情罪至重

皇上特有天威律例所關分别豈無成憲或非刑官

所敢豫定其他寃擬刑獄凡死罪充軍必依正律雖
犯徒杖而下始許用例必新
皇上勅下用刑衙門務加矜慎庶吏胥不得以意爲
輕重而舞文索賄矣禮有之曰附從輕言法無一定
而比附以成罪者宜從輕罰也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詳慎明刑

爲仰體
皇仁俯循職掌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事臣惟刑獄關
萬民之命出入係生死之分
皇上好生之德同於天地毎讀
睿旨以人命至重再三駁勘者不一而足即科場重
典尚蒙
特恩矜宥是
皇上欲民並生之意雖情罪已定者且不惜於法外
矜全之也然　浩蕩之仁出自
宸斷固諸臣見所不及即見及之亦言所不敢出竊
恐情內之罪諸臣漸多疑重之文而法外之恩
皇上彌勞並生之念非所以仰體
欽恤之衷副明允之責也蓋與其於奏成之會存瞻
顧之情何如於執法之時加詳慎之意使罪皆得當
民自無寃
天聽不勞春膏白遍夫刑欲其平也過嚴則傷人恐
無以全善良過寬則廢法又恐無以懲奸惡故慎之

一言爲用刑之要謹將刑曹應議者有列爲四本恭呈
睿覽仰祈
皇上鑒擇施行

請正人心

題爲請正今日之人心以維世道以培元氣事臣一介書生三年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員殊愧報稱無所伏念天下事所最可憂者不在今日之盜賊水旱而在今日之人心蓋人心者古今治亂之所係而世道汙隆之所從出焉者也我
皇上以貪吏害民故重懲貪之法然法愈重而貪吏行貪之心愈變而愈幻如河南河內縣知縣孫灝福建古田縣知縣吳來儀皆奇貪異惡敗露於事後者

而一則膺行取之選一則盜卓異之列臣誠不知其舉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蔑有迺至以不肖爲賢則必以賢爲不肖由是而是非顛倒毀譽失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
臣聞宋臣岳飛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武臣不特惜死而又愛錢除沿海情弊已經臣另疏指陳外如腹裏之將則以尅餉爲心故營伍自虛而盜賊日縱臣聞大名遊擊有宜大明者

家蓄優伶數十人晝夜酣歌無論其醉夢之精神不能以伸約束而討軍實但即此數十人之鮮衣怒馬不知出之私囊乎抑取之軍中也如調發之將則以黷貨為心故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順治十五年七月內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統兵防浙經過直隷清河縣索該縣折車銀一千兩經貢生顏民俊千總董奇俊交與把總郭志史東璧轉交與之秀等隨將南宮縣車驢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縣如此則其餘又可類推矣此人心之壞在封疆者二也

臣惟教化行則禮義興而風俗美我
皇上維新之治已一十七載凡薄海內外慮無不革面而洗心者乃近如韋成賢以子而逆其父隨有韋述賢以弟而訐其兄王大經等以僕而弑其主復有王重以主而黨其僕業經諸臣糾參在案乜於賤妨貴少凌長小加大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誠非
聖世所宜有者蓋澆薄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於人心臣蓋不勝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在風俗者三也雖天下事不盡此數端然即此數端已足見其大槩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治之而後飭法以整齊之其大要在於得人以挽回之倘內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
王道則天下治平乎何有緣係條陳事宜字稍逾格如果臣言不謬統祈
勑部嚴察議覆施行

通行錢法

爲錢法事今各省爐鑄已通行矣臣竊有請者定例錢一千筭銀一兩民間則筭銀七八錢一也寶泉局錢論官價則增息較民價則虧本二也民價賤二則不行三也遠近異價異價則不通行四也不鑄省則難稽鑄省則不流通五也披甲領錢用不敷銀六也外營領錢脚價無出七也營兵領錢與民貿易出入互異輒見紛爭八也州縣領錢轉派百姓騷擾更甚九也放依官價收則取盈利歸有司困重在民十也

停爐銅觔至今不淸十一也凡物少則貴多則賤向因賤停鑄今未貴開爐十二也凡物精則貴粗則賤今民價反賤官獘可知十三也勢必至虛開爐只市賤錢以昌工料十四也價既參差錢又不精私鑄易行官錢益滯十五也敢請

勑部逐欵確議必使利歸於

上富藏於下害絕於民獘革於官庶價一錢貴可永遠而不敝矣不然何以立法哉伏乞

睿鑒施行

實試觀政

題爲圖政務求實效用人貴儲真才敬陳一得之愚仰乞

睿鑒採擇事竊惟

朝廷會試大典三載一行舊例

殿試之後即考詞林除考中者特授庶常入館教習外其餘無分二甲三甲俱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門觀政三月然後授職蓋慮諸進士甫慶釋褐驟膺民社恐於刑名錢穀夙未諳習一旦執政

臨民未免有美錦學製之誚故令其先觀政而後選官立法甚善也比年以來漸失初意諸進士分撥觀政者不過視爲故事方到衙門未及數日遂各請假回里名爲觀政不知所觀何政亦當思古人做秀才時便欲以天下事爲己任况其身登仕籍面受

特恩猶因循陋習罔臻實效殊非我

皇上側席求賢勵精圖治之意也臣祈

勑下該部嚴行申飭凡觀政進士須照擬定衙門每日早到立簿查核勿令虛曠其於各衙門一切事宜

務要悉心討論如在吏部則究官方黜陟之法在戶部則核會計盈縮之數以及禮兵刑工等部並都通大理等衙門皆紀綱法度之所從出其于有司各官尤最爲關切者若能于此處考核詳明曉暢大義則蒞任之日自不至于冒昧周章矣臣伏見我

皇上每論在廷諸臣實盡職業不得徒尙虛文茲當諸進士筮仕之初尤宜破其積惰之習鼓以明作之氣則有裨政事匪淺鮮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矜慎獄法

題爲請慎獄法以期愼刑事

皇上恐地方官賢愚不齊問訊不確聽斷刑獄或多枉徇故事關重大輒

命三法司核擬及滿漢大臣公同鞫審誠慎之也臣詳閱招冊懸定重罪者不一而足如即死罪解部何件不經地方官再四取供竊見屢年

朝審中有抵死不認者果皆招承於地方官之前而抵賴於會審之日乎抑當時定罪之初或有朦朧斷

決而未得眞情者夫招承未服則情有可疑推先王罪疑惟輕之意當不忍遽加重典今看語每曰雖不招承但在地方官處已經問定某某犯罪是實是仍憑原案處分而更無矜疑之路每事皆依文決罪足矣烏用滿漢大臣之會審爲耶嗟乎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而法曹決事徒懸人身家性命於一雖字但字之中本似疑情竟成鐵案有同文致覆雪沉冤每一讀之眞可爲痛心流涕者也且決獄要在聽辭前後招稱本末詳明一一詳繹則眞情可得今節略

數言擬定看語已皆一定不可易之案其間臨時駁
詰存疑者業恐無多而又不憑面供以究情罪之當
否倘有冤抑何由得伸現今　朝審在即請乞
天語申飭力更往轍除罪狀昭著無可置辨外其或
情有可原者應以矜疑存案仍備錄口供請
旨定奪庶折獄之片語不致將毋可同而
朝審之私仁不爲虛文依樣矣書曰罪疑惟輕又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言不忍以可疑之情而遽斷
以重辟也伏乞
皇上睿慮施行

積貯備荒

請廣積貯以備荒祲事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今屯田不興兵無蓄藏贖穀已廢倉乏儲積一遇水
旱何以資生敢請
勅部詳議通行各直省倣古義倉之制行令積穀之
法并立一獎勸鼓舞之條以爲裕農救荒之本如是
則輸將恐後倉廪自實庶兵饑可以濟兵民饑可以
濟民雖有旱魃不足爲災也古之人既行之而効今
之日其安可不亟講耶至於省刑獄賑饑民禁遏糴
招流民種二善政久經部覆通行在各地方官尤當
詳措在牒實力遵奉以速救此窮黎者也如果臣言
不謬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弼教明刑

爲弼教在於明刑勅法所以制治謹陳末議以佐治平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古之稱君德者必曰好生言至治者必曰刑措今法日嚴而犯法者日多非盡俗薄蒞奉法者之過也除已經諸臣具陳者臣不敢贅外謹列六欵爲我

皇上陳之

一大獄莫重於覆奏近見法司審案往往有輕重失倫必奏

上駁而始歸於允恊且

皇上日覽萬幾又何暇於事事代法司斟酌使無出人之失哉請

勅法司以後務要詳加覈擬凡奏

旨駁批者無非慎重之意倘情罪既當何妨於仍照

原擬申請

上裁如有故出故入纔膺案後始行改正者堂屬官分別參罰以爲失刑之戒

一恤刑主出而不主入而近日之議恤刑則在失出而不在失入夫恤刑無入人罪之例然應開而不開則爲失入臣以爲宜行保舉之法令該部於司官內慎擇廉能平恕之人俾分行天下凡大獄出入畧節分爲兩冊送法司覈擬務使失入與失出同罪並少寬其參罰之數以堅其任事之心仍

勅撫按不得撓其權司道不得掣其肘如有婪賍事跡許撫按科道據實糾參審實立置重典倘堂官知情不舉者並行重處以警將來

一大獄初招奏

旨專責推官秉公定案年終造報有舛錯者照依次數參罰業經遵行在案獨直隸除大名府外其餘六府俱由州縣成招轉解道府如不經駁批則推官不得而問也而參罰獨歸之推官豈法之平乎臣請

天語申飭凡州縣大獄先解推官招審轉解道府覆覈庶任專而責亦無所諉矣

一強盜須確有賍證方可成招臣爲司理時奉道批審廣宗縣盧應水等一案南和縣侯邦節等一案威

縣務安寧等一案此三案皆非真强盜也率由于捕役之詐騙不遂因誣以夥盜私刑逼供及解縣而縣官之昏暴者只憑捕役之羅織槩擬斬絞雖此三案經臣駁正外但天下盜案如此類者實繁有徒請

勅直省州縣凡拏獲强盜俱令印官親自審問如贓跡已明不服招承者方許動刑拷訊倘有經捕役捕官私自審問者正官以不職糸處仍立木榜通行曉諭庶無辜得以安枕矣

一直省鄉氏每遇小忿或抹頸投河或服毒自縊于

是死者之家扛屍圖賴糾黨抄掠不令其人傾家不止也在死者之心以爲一死可以行其怨毒之私故寧以死報在生者之心實利其父兄之死以爲報復之端傷風俗而敗人倫莫此爲甚合應請

勅撫按轉行有司如無故自盡者不給燒埋有抄掠者即人命果真亦必治以本律如是則圖賴有罪徒死無益將不禁而自止矣每年每縣可省數命每省可省數百命則皆

皇上出之傾軋而登之壽考者也

一省直刁風日熾者如一詞而具告數衙門一人而株連數十人一事而撫拾數十款甚至結黨冒籍假名捏控及詐騙已遂則匿不到官合請

嚴勅撫按轉行有司如有前項情獘仍照光棍例從重議擬有必先究教唆代書之人一體治罪至遇有冒籍詞狀即立行申繳改批本籍如所告皆實亦治以冒籍之罪如是而刁風庶幾可止矣

以上各款皆臣耳目所見聞有據事指陳者有條議大槩者倘內外諸臣能仰體德意以

皇上之心爲心則三代祥刑之治何難立致于今日哉緣係條陳刑獄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世經堂偹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六

奏議

六曹條例

請廣好生

弭災恤民

表彰理學

典憲須守

平楚管見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六偹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之麟天石校閱

同學彭孫遹羨門選　男鄉月秋憲

受業佘演震衍輯　　恒月就山　正字

奏議

六曹條例

頒六曹之條例以昭

當代之成規事臣惟六部衙門乃我

皇上用人行政之地也其所定條例即我

朝廷著爲令甲應當

懸之國門炳若日星頒示臣民以垂世守者也近見各部條例有照舊者有新經改易者雖先後行各衙門轉行各屬然官有陞遷事故之不同不能久於其位隨有奸胥欺隱之弊以致奉行不一即部議亦多異同今吏部諸例現在奉

旨確議然議定而不頒行則天下官民無由曉然共見例既不得共見則弊仍不得盡絕也且頒吏部之例而不頒各部之例則各部司役得以上下其手依

然朦朧作奸爲無其見之成書議其後也敢請
敕下各該部將現在内外大小輕重各例不論新舊詳加核議其有應改正互異之處務要畫一簡明稟成全帙恭請
上裁仍照
大清律賦役緝逃等書刊行直省使内外滿漢人人通曉即凡降革問罪者亦皆静聽處分以有一成不可易之法絕其覬覦之心也如是則詐欺之弊何從而生且省將來部閣并咨申呈狀一切煩擾之累其在今日各部曹不過一加考訂而已尤何憚而不爲耶臣從
皇上用人行政起見謬攄一得之愚伏祈
睿鑒施行

請廣好生

請廣好生之仁以恤窮黎事近奉有凡搶奪婦女拐騙幼子該巡緝官及佐領伊主總甲鄰佑等一併治罪之
旨欽此仰見我
皇上如傷之心惟恐有一夫之失其所者誠明且厚也臣愚以爲輦轂之下法至近而有違法横行之光棍如
上諭所云者何況天下之大竊聞拐奪之風外省更多此皆我
國家他日供租賦增戶口之人也一入光棍之手遂使妻棄其夫子棄其父女棄其母弱肉强食情實可憫其習爲拐奪之事者或惡弁或勢豪或流棍或旗丁設局罔誘互相表裏彼害不敢告隣佑不敢言有司不敢問哀此窮民惟有流離悲怨繼以死亡耳夫販賣之例不論其有無尔買是否拐奪槩問絞罪至於拐奪有自取爲奴婢者即不販賣則絕無授受之人法應加等查律設方畧誘取良人子女只有軍徒

之條較之販賣者情重而罪反輕殊非畫一今五城已奉　嚴禁直省亦宜通行

上傳雖云治罪條例尚未一定敢請

勑部詳議凡拐奪爲首者作何問罪協同者作何究擬該管官不行禁拏旗下佐領及伊主不行舉首者作何處治凡買人不知情有文契用印者罪坐拐奪之人其知情私同立契瞞官用印者事發之日作何分別逐一嚴行內外各直省一體遵奉庶人無失業民得安土我

皇上如傷之心直達之天下匹夫匹婦無不受其澤矣如果臣言不謬統惟

睿鑒採擇施行

弭災恤民

爲敬陳弭災之本在於恤民隱以回天心事臣聞天象之變各有其應惟能以德消變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今者異星再見各直省災旱頻聞在饑民嗷嗷待哺實有刻不能緩之勢敢祈

皇上大沛恩膏將被災百姓及連年用兵最苦地方酌免本年錢糧仍

勑各督撫速行奏　請並緩其追徵之期以爲蠲免之地其無地土殘民尤當豫加賑䘏使無盜賊流亡之患庶百姓得實實受惠以毋虛我

皇上好生之意且

皇上所共理天下者惟是督撫諸臣耳倘諸臣果盡潔已率屬則吏治既清民生自遂未有民生遂而天意不回者臣竊意星象之變實由民生之不遂皆本於吏治之不清也並請

皇上密察其有奉職無狀全不以民事爲憂樂者嚴法處治如是則官方警惕庶民樂業即星變何足爲災耶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表彰理學

爲幸學大典請表彰先代理學儒臣以光崇祀事竊惟學校之設首在明倫聖賢之訓必先忠孝伏遇
皇上崇師重道修葺
文廟親臨釋奠誠曠世盛典也臣於
文廟之崇祀者切有請焉伏考故明建文時有方孝孺者早以聖賢自期讀書窮理自名其齋曰遜志明
太祖時以薦聘至除漢中學教授蜀獻王待以賓師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天下稱爲正學先生建文即位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讀永樂靖難兵至金陵先生不屈死之宗族坐誅者八百餘人其所著有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等書皆因禁毀不傳僅存遜志齋文集二十四卷格言至論足以扶經翼傳至其父克勤被誣下獄愿克軍以贖罪其師宋濂論官徙蜀爲文籲天愿減壽以延師年百行具至再三稱謹所以當時朝野之間稱之曰莊士或呼之謂小韓子或敬之謂讀書種子臣以爲若孝孺者希聖希賢成仁取義真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也以爲崇

祀可爲無愧乃故明二百年來止追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四人未有議及孝孺者皆緣避忌永樂靖難之故不敢表章遂爾久致湮沒今遇
聖朝崇祀教化闡揚幽微節孝屢賜旌揚鄉賢會准崇祀豈有忠孝大節理學名儒如孝孺者肯靳其祀典乎伏祈
勅下禮部確議追祀准與崇祀則俎豆增光所關於世道人心者不少也奉
旨該部知道

典憲頒守

爲典憲既頒職掌始肅懇
勅勒限成書以期晝一遵守事竊惟治道之成由于
政事之理政事之理由于法守之嚴故經制昭垂
朝廷所以整齊天下之具也監於成乃永無愆惟綱
紀彰明書册頒定則臣民知所遵守百職可以奉行
今
皇上勵精圖治庶績咸熙而猶以利弊未詳職掌未
肅致煩

宸慮者蓋雖屢商救弊而不爲百年無弊之法則朝
舉而夕或更整飭似嚴而依則反巧雖申明職掌而
未有責成一定之規則此推而彼復卸綜核徒急而
張弛仍滋在京部院各衙門爲
皇上明法者也爲天下用法者也而際此一朝開建
之初則更當爲萬世立法以昭盛世剏垂之典今各
衙門事宜屢經奉
旨撰集成書而延至數年報就者惟賦役全書一册
其他政典攸關刻不容緩者一一爲

皇上陳之如會典爲一代禮樂刑政之總原前朝條
例雖大要可從而因革損益未經恭定於凡體統職
業何所遵凭吏部品級考爲進退人材之大綱推升
選一官各有所由即或內外更調時出
特典然不次之舉非可每事即勤
宸斷也乃舊例新規迄無定案年來屢議屢輟動云
衙門有事正恐部務殷煩何時始爲無事之時何日
始爲定議之日戶部漕運議單監考爲
國家財賦之統紀漕運一事催儧勸懲本有常法至

截頭水腳數宜歸一陋規使費弊宜盡除何以通利
而不致稽遲何以袪蠹而勿令侵盜鹽法一事行引
稱掣非無定規至關橋出入嚴杜私商剖沒鹽斤重
懲夾帶要使利在 國而引無壅滯併利在商而餉
日勸輸酌古準今不無通變詳議已久未見成編若
都察院臺規爲振肅風憲之要典督撫巡按之體統
御史各差之考核新舊人之互用本衙門各衙門之
咨取亦宜早定成例俾可遵行至於刑曹引律爲生
民之命所關蓋以法者天下之平必期畫一可遵庶

奉行者不至意為輕重年來

大清律例固已編次通行而間值一二重大欵項奉

有嚴綸或特行重典或遇赦不赦

皇上偶一行之原以除奸剔弊讋悚臣民以為法司

諸臣正不妨參酌情罪講求至當請

旨增入條例之內使天下後世共知凜奉不復冒昧

而扞文網者且立法較然司寇得以奉職循理廷尉

得以悉心平反即有舞文弄法者亦不敢上下其手

既可曲行

皇上好生之心而並不弛盛世懲奸之典制亦當與

會典諸書同為考定也夫制法不一而朝夕更張則

臣下不知適從人心徒滋委卻值茲明作之時早勒

成書刊在政府布頒各衙門以垂煌煌昭代之盛典

以一游移不定之人心以飭永遠遵行之法紀即臣

等職司糾駁亦得執成憲而察其當否庶幾依回可

杜而廢弛可懲若徒畏難積日彼此因循前人待之

後人今日聽諸異日不惟後此無所遵依而目前之

職掌亦終日條陳總無定論政事何由而理哉

平楚管見擬萬言策

且係章句鄙儒安敢妄議　國事然每遇

朝廷頒一政出一令抑不敢以身在草野膜外視之

必即事揆理因時度勢審其名實察其利弊但進疑

未敢自信耳今賊叛已久兵興不休且以心問心如

素所料不甚相遠因而自信有可以仰助於萬一茲

因執事下問不恥求賢若渴諒非無見云然且因擬

執事必能為

朝廷分憂出力者故敢敬陳名實利弊之書以備採

擇且嘗上下古今而知凡治天下者未有百年不用

兵者也周治盛於成康而有管蔡之亂漢治隆於文

景而有吳楚之難當流年既起七國稱戈遠邇震驚

人情恟恟苟非有實心任事之臣外以伐寇內以安

民變起不驚遇敵不畏上下不疑文武不忘勤撫不

淆攻守不混兵不疲民不窮財不竭安在禍变之不

敢長驅而吳濞之遲回梁楚而終就擒滅也耶我

國家自

太祖肇造丕基

太宗恢弘大業
世祖奄有九有撫一統之鴻圖我
皇上從而光大十餘年來民無風鶴之驚野無澤鴻
之嘆成康文景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不意負
恩逆臣抗
命反叛分據土地因困人民雖
朝廷德教暫時而阻指日可以蕩平第未免勞我兵
驚我民而傷我財耳夫使諸賊萌亂之始奉
命而來當是時城池未修兵甲未備將卒未訓練設

也彼借我之舟楫資我之夫馬用我之糧草藏形隱
跡長驅深入所到之處不待攻擊可得也而賊知
天心眷顧我
清民心愛戴我
主且禁旅精銳足以外援而有餘內帑充盈足以支
給而未乏彼即易於得其地勢必難於久守不過擄
掠逋去吾可以邀擊其歸賊知之而弗爲也今據險
竊僞以統其衆交連諸逆以樹其黨因而先擊其附
近一二易取者以示其威隨即固守要害訓養屯積

爲自衛而後攻人之計時而來也或勝不前或勝反
退乃誘我兵而勞我耳或忽然攻此地或忽然攻彼
地乃分我兵而勞我耳或倚山誘敵或傍水進攻乃
欺我兵而勞我耳吾欲進攻彼有險可恃坐而待戰
彼又不來久而久之兵漸疲矣民漸窮矣財漸竭矣
設有水旱之患內亂必生將若之何哉幸賴
祖宗之靈
天心之順連歲豐亨盜賊不起俾
朝廷得以併九州之力討此叛逆也但兵已疲盡民

已窮盡財已竭盡若於此時而不急爲之計將來之
患有不可言者矣何則今日之弊諸事皆有名而無
實策今日之利者惟有因名以責實而已我
皇上遣禁旅以外援宜乎 天戈所指無敵不摧何
故以如熊如羆之師攻此萑醜而損折甚多也蓋千
里趨戰兵法所忌百里餽餉師不宿飽寇起不測而
乞師於數千里之外以數千里以外之師越山渡水
披星戴月赴此卒然不測之寇決機正在須臾恃敵
乃在旬日之遠其勢已不相及況往來道路火速救

援奔馳勞苦莫此爲甚我
皇上慮此奔馳勞苦之兵不足以進取凡遇臨敵之
時休養是　諭非畏敵也愛兵以期必勝
聖人臨事而懼之意耳無如兵視敵爲兒戲一領錢
糧不自養不養馬而養婦人即有一種無耻小人做
就機關哄騙百姓不曰某家之女嫁某將爺而致富
則曰某人之女歸某旗下而榮華扳援行伍帶挈富
貴蚩蚩愚民有何見識而不墮其術中且此輩慣乘
人之急利人之危將

朝廷餉銀使人見之薰心熾欲以致孟浪應承雖割
愛棄恩弗顧也嗟乎此等隱奸甚於顯盜既下害百
姓之婦女又上耗三軍之錢糧況行伍之中有婦不
揚而奔馳勞苦者之精力何堪此暗裏銷磨耶毋怪
乎兵不壯而馬不肥此一弊也兵之所恃者器械耳
當初出兵之時干戈非不齊整盔甲非不鮮明年餘
以來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居其半日跡月渡人
困馬斃棄者居其半在將又不察所用之不堪在兵
又止求有器之應數所以圓板爲鎗柄者有之竹胎
爲弓角者有之甲薄銃短刃缺矢小者有之種種器
械總不合式人見其披甲戴盔也實無異赤身露頂
之夫人見其稱戈比干也實無殊執挺持竿之衆嗟
乎以酒色虛弱之徒騎皮骨僅存之馬而執頑鈍不
堪之器欲期其百戰而百勝也蓋戞戞乎其難之此
一弊也從來募一兵思得一兵之用乃不慮此一兵
之餉今綠旗新募之士不問老弱不問病怯不問短
小投者一槩收錄千百之中竟無一强健之卒矣既
係老弱病怯短小無用之人加之主將者非將兵之
材所教者非旗鼓之節兵無勇敢之氣將無訓練之

方一旦驅之冲鋒破敵惟伸頸待戮而已嗟乎此不
獨徒害愚民兼且挫我國武何爲乎徒糜費
朝廷有用之金錢而募此無用之兵哉此一弊也應
募之兵大都是游手無賴之民爲之無事之時不耕
不織不務生理惡勞苦而好逸樂縱慾爲非無所不
至及囊空手乏饑寒迫急勢不得不借貸以應目前
至設法無門求生無策父母家室嗷嗷待哺勢不得
不捐身應募及一領錢糧到手而索債者盈門勢又

不得不分償其萬一嗟乎若輩之負債無窮新募之
廩給有限且此放債者俗云印子月錢本少利多者
也法當於招募之時即申嚴禁之諭凡應募之兵從
前逋欠私債刻下不許強人索討如是則應募者必
多而天下之窮民何莫非我之富兵乎不然以
朝廷之錢糧而下代窮兵完私債欲望其器械鮮明
衣甲齊整必不可得之數矣此一弊也嗟乎江湖之
上安瀾無虞者賴我之水戰備耳我
國家自海氛揚波以來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以十餘

年禦海之舟楫分而攻此小醜宜乎其有濟也但去
歲調發救援之沙船雨浸日暴板爛桅折朽壞不堪
任事者宜早命江南地方豫造以防軍用可也江南
地方安堵如故百姓樂業如故商賈往來如故且也
匠出於此木集於此釘蘇等件無不充裕於此若舍
此而他求正恐匠非其匠木非其木釘蘇等件皆非
豫備必難告厥成功此一弊也兵以練而始熟〻乃
精〻乃勇〻乃勝馬步皆然水師爲甚故開篷攜舵
必須素習水性者而水師之兵尤必挑選勁卒寢處

舟中先使之坐臥得寧然後站立漸定久則張帆試
銃施展如意使士卒在舟無異於在地庶可飛帆直
擣賊巢也今之沙船名號水師非步卒即馬兵除江
南調來者之外總無一慣習水性者故一遇風波蕩
擊手足無措矣嗟乎如此水營徒費
朝廷之錢糧而沙船空糜
朝廷之工料無濟也此一弊也若夫用兵之道莫大
於賞罰賞及無功恩不足以勸罰失有罪威不足以
懲自古不易之道也竊見興兵至今官之無功當罷

者仍然尚居原職三軍見無功者猶得美官則諸將
誰肯用命違悞軍需棄城失機者皆當置罪乃或暫
貶而即遷或待罪而依舊三軍見有罪者既不加罰
則諸將誰肯立功嗟乎賞罰如斯將何以鼓勵士卒
也哉此一弊也我
皇上用將甚急求將甚殷然陞用一將偏裨未必服
其畧士卒未必服其智逆賊未必服其威嗟乎何輕
視敵人乃爾耶今天下受我
朝廷雨露之恩已三十年矣豈無勇智之士願效力

於
皇家者哉第豪傑之人限以下位而不得用智畧之
英短於弓馬而不節用恬退之士耻於援引而不顯
用所以求將雖殷而名將未應者以
皇上求將之路太狹也此一獘也我
國家以戰守之權專責將士而守令不任焉夫守令
或不敢上叅帷幄之籌而實有司守城池之責法宜
責將士戰而守令守蓋勢與民親近而情能使民者
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萬柰何以戰守而並

責之將士乎故守令勤則糧餉自不乏守令果則探
哨自不悞守令警則奸細自不容守令仁則鄉兵自
爲用若徒以戰守之責責將士而不以守之之責責
守令是守不固而安望其戰有功乎獨駭夫今之爲
守令者身任民社之寄全無擔當之能如遇一事守
令分所能爲者必然申詳上請不曰恭候憲裁即曰
專候定奪既不能就事而爲建樹之謀復不能獨斷
而爲保障之計非兩可之請即游移之詞聽前顧後
借端推委嗟乎是皆守令自愛其功名之過也抑責

成守令者之過耳此一獘也我
皇上見滿漢名分而勤
王則一特頒　令旨凡一應漢兵有功同於旗下陞
賞立法固已至公矣但臨陣之時卑者居先而叙功
之日又卑者居後宜志士之畏足不前也倘許爵也
以功叙功也不以爵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
奮矣嗟乎如將不擇人而以官爲次第叙不因功而
以官爲後先豈取勝之道乎此一獘也有此十獘毋
怪乎其有進兵之名而無進兵之實矣我

皇上廣愛民之心而允緩徵之請體好生之德而復
理刑之職念小民之脂膏已盡凡一草一豆一匠一
夫總不忍下取於民間他如差撫民之官禁擾民之
政百姓可以即
帝室而言情儒生可以伏
北闕而獻策無非我
皇上欲周知民隱曲體民情加意元元之
聖意也柰奉行不謹或剝民以自利或借公以行私
何嘗有實心任事之人以

皇上之心爲心者哉

上之所禁者加派而近日之加派益巧

上之所禁者耗增而近日之耗增益重

上之所禁者胥役作奸而近日之胥役作奸益横嗟乎

朝廷有薄賦之名而下之所受反得其貧小民有竭澤之苦而國之所得者反無其實此一獘也刑者不得已而用之無事之時與其失入毋寧失出聖人欽恤之心逢此奸究易生之際用寬民因易於見恵用猛民亦不覺其太嚴又與其過寬毋寧過猛蓋過寛而使民易於犯法何如過嚴而使民不敢犯法乎然扠牽宜察含沙宜詳勿使報怨者借隙以快心詐騙者借端以挾利庶良善可安而奸宄可懲矣嗟乎如錢神有靈者即犯不赦之條而猶得以苟免窮民無告者即罹無辜之寃而莫望其代伸甚拂我

皇上體

天好生之心也此一獘也盜案一節在今日尤當急講近時之盜或由於有司畏

功令而匿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玩

功令而怨之者有之或由於有司憚參罰而隱盜爲良者有之或由於有司冀開復而誣良爲盜者有之問有實心代失盜之家以緝獲者乎無有也問有不借失盜之名以擾失盜之家者乎無有也嗟乎盜未緝而民先受擾民受擾而民又將爲盜斯時何時獨不計及外寇方橫内患易生也獨不計及小盜不除大盜易起也防微杜漸之道固如是乎此一獘也且也設兵原以禦盜今兵不能禦盜而且有時爲盜民之苦兵甚於苦盜盜可緝而兵之爲盜不可緝也若以爲武弁縱兵爲盜也抑利其分贓而縱其爲盜乎抑懼其驕悍而縱其爲盜乎抑因當急於用兵之秋而縱其爲盜乎不然果何爲而代其隱匿耶嗟乎民爲盜人得而緝之兵爲盜人不得而緝之民爲竊人得以稽查之兵爲竊人不得以窺測之矣此一獘也人家僮僕自用價買否則祖父遺留曾配妻室豢養日久主僕之分晰然在人耳目間近有奸猾之徒或因主家空乏或因主事繁難或受主人一時之氣或報

主人平日之饑飽去主物逃入行伍以爲進身之田於是勾引兵丁滿漢莫分將卒莫辯帶刀乘馬耀武揚威而至主家索其文契挐其妻子刼奪其財而凌辱其主嗟乎此無異乎白日行掠之盜矣而隣里莫敢救鄉保莫收報文官莫敢問武職莫敢詢叛逆如斯其風將日長矣此一弊也隨征官員有如軍前候補者有如待罪立功者然既日隨征宜乎從將帥之左右聽其差遣胡爲乎遠避千百里之外耶且隨征者既無地方之任又無官守之拘既無考成之責又

無參罰之加所以得大放蕩於市井間也嗟乎脫略其尊卑之分不拘形跡而與世俗爲伍者抑高士之和風也且又何敢妄議但有一種假稱隨征名色串同土棍生事擾民者不可不嚴禁之也此一弊也有此六弊毋怪乎其有安民之名而無安民之實矣我國家自去春用兵以來日費金錢不知凡幾正供不足

朝廷已發內帑以濟之然內帑之所藏者有限而三軍之所用者無窮豈能繼此不竭哉若於此時而不講生之之道節之之方且慮不復能爲終歲之支給矣但議理財於今日亦難也以言乎開寶鈔難行也賦役難加也是開之無可開矣開之無可開而欲開則是緡錢間架之必征而非

仁君愛民之良法以言乎節織造已停也浮費已裁也是節之無可節矣節之無可節而欲節則是匪頒芻米之盡去又豈

聖主惠下之盛心且亦無補於財之不足也此

朝廷之上計議再三莫如廣開功名之例蓋此例一

廣不獨可以佐正供之所不足兼可使奇才異能之士速於見長法至善也然當於省例之中而行舉例之方於常例之內而神破例之法果有財足以供軍需者即本省現用幾人以爲鼓舞之餌果財足以經邦國者即隨其材而顯揚之以先俊傑之倡如此庶富商大賈之財咸樂輸於我

后而一材一藝之士皆願効於

朝廷矣蓋天下之大富者少天下之大才者更少平常之家與夫庸衆之人甚多也苟行舉例於省例之

中神破例於常例之內有餘者莫不圖富貴故鄉之思有爲者莫不遂夘學壯行之願天下無不思倖倖於萬一矣若徒循例以爲例如料甲之將仕者寧有幾人援例乎至於已仕者不過上遞加級之虛文未仕者上考州同下考縣佐髮白齒脫猶無到任之期嗟乎定例如此有志莫伸將何以鼓舞天下也哉此一獘也古之名將兩國相敵止盤奸細宄不阻商貨往來以我有餘易我不足便商便國之道也近日賊地之貨不知若處而來我地之貨不知若處而往嗟

乎此皆守口之兵假盤詰禁絕之名濟其賣放得財之術逢商民則生情詐索遇奸細反受賄縱客商之貨兵通之耳若於商貨潛通之要口設一將一官以守之凡一應軍需毋許出境各貨任其往來往者上稅幾何來者上稅幾何止令其貨之往來而不許其人之往來可也如是商可通而稅亦可以少助軍供之萬一不然能防於此而不能防於彼商之貨利徒歸於兵而賊之地利借通於商矣此一獘也天下之財取於商以資 國用者莫如關與鹽關鹽利甲天下也乃近日之關商賈既少於往時鈔稅自減於常例加之隨征員役謀得一批一牌討關而過不知其何官何職不知其是滿是漢不知其已用未用不知其公行私行交通奸棍包攬民船搶載客貨不惟分毫關稅不納而且隨帶丁役如狠如虎蹲踞船頭啣尾揚帆聽其上下關司莫敢誰何倘稍有阻問便攖其怒甚至咒横無狀凌侮司官嗟乎如斯情獘殊非

朝廷設關差官之體通商裕 國之道也此一獘也至於鹽務之獘種類甚繁大約收使用公夾帶加重

砠其大端也然當此軍需緊急之秋我

皇上准鹽臣之請行改折之法因地銷引愛商之心至矣乃

上有改折之名下無改折之實收使用公夾帶加重砠叟甚於往時嗟乎此等積獘昔日

朝廷之上言臣已陳之小商亦叩

闕以告之但未毅然革去其獘耳倘果能清查其獘足可以上佐 國家一年之兵餉如以爲獘久難除也

朝廷未始不可以分商之利即以楚地而論如湖南等處爲賊竄擾鹽引壅銷改折之允宜矣而湖北地方大兵雲集不知多幾千萬人軍前食鹽尤下郵給於商家何也昔有餉鹽之例今何不倣而行之乎此一弊也罪贖者法外之仁非不得已之意而入之於官耳乃爲民上者逢人爭訟視爲奇貨可居先得長夫之例而後因情問理以曲爲直以是爲非援引新律擬成罪贖嗟乎以 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一分報部數分入私欺隱尚不知幾許也其餘又

皆紙上之虛名已矣此一弊也採買軍需至緊急之務也奚爲乎商賈之業竟以採買名之而採買爲之耶嘗一採買之批而爲網利之符本省之所産而嚮之外省者採買者嚮之耳民不得而嚮之也外省之所有而利本省之所無者採買者利之耳民不得而利之也大而鹽穀小而鷄豚何莫非爲採買者之所壟斷而舟子腳夫行頭小民無一不受其害嗟乎人第知採買者之害民已耳不知害民即以害
國矣此一弊也他若錢法宜講也銀七錢三之令何

以不煩之於軍伍之中屯田立擧也足食強兵之策何以不行之於久守之地有此八弊毋怪乎其有理財之名而無理財之實矣進兵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安民之有名無實也如此理財之有名無實也如此如此而欲其兵之不疲民之不竄財之不竭也能耶否耶且願諸執事大臣以實心而行實政革其習久之弊而宥其已往之愆舉其當興之利而勉其將來之圖庶弊去而利自生焉行見禁軍要而兵馬壯驗器械而武備修擇拓募恤竄兵而軍伍皆富強之卒

造沙船練戰艘而水營皆精銳之師明賞罰以示懲勸之道廣求將以招豪傑之人以守責令而人人可爲兵以功叙爵而人人皆自奮而 國威於是乎振矣賦役平而竄民沾 恩刑罰當而寃民戴德毋擾失盜之家而盜可弭毋縱爲盜之兵而盜可緝毋許假隨征之名而擾民之風自消毋許收逃逋之僕而叛主之奸自泯而 國本於是乎立矣神明乎一定之例而援納有僥倖之望畫一 其通商之途而奸宄無託跡之虞

勑司關禁私載而稅利歸於公除積獘行餉鹽而鹽利歸於

上淸贖罪以申律例之法禁採買以便貿易之民通錢法以佐軍需借屯田以爲戰守而　國用於是乎克矣以之削平叛亂恢復舊基成康文景之盛豈足專美於其前哉且竊更有進焉國而忘家公而忘私

君國之事全而身亦未必不全見利苟得見害苟免

君國之事危而身亦未必不危任事者其加意乎至於攻取之宜必內察　國家之勢外料敵寇之謀神

明乎遲速緩急之機而不僅在區區以力勝者耳且在楚當止言楚然言楚必合言天下天下之安危視乎陝西之治亂向不幸恍墮術中爲奸所賣今大半爲賊割踞矣然乘此人心未附之時全力急擊之不可緩也廣東雖有忠

君報國之親臣可倚爲中流之砥柱但四面爲賊環困孤軍自守尚且不暇烏能分力攻人加兵速助之不可遲也荊州雖係益州門戶宜以攻爲守而不可急于攻岳州雖是湖南咽喉宜以守爲攻而不可緩於守遲速緩急之機當如是也福建之衆假威抗

命援引海寇以爲羽翼但地僻人微糧餉不足兵窮民怨勢難久撐殄滅亦易易也江西一帶因激潰亂大兵掃蕩玉石莫分火其室家遷其輜重擄其妻子窮人無歸勢不得不倚草附木嘯聚偷生近閩城郭之外徧地緣林依山作寨兵至則四散奔竄追覓無蹤兵撤則勾黨復聚公行刼掠旋撲旋起旋散旋聚且恐明季流賊之患始基於此且是役也不惟結怨於江西兼令遠邇聞風阻其向化爲今之計速悔已

往曲誓將來予以可信示以無疑內格其心外安其身勸撫並行而後可以轉移其萬一不然江西雖治而必亂福建之民死爲耿守廣西之民死爲孫守雲貴之民死爲吳守各霸一方我師四面夾攻水陸並進而渠魁恐難授首矣若夫或因時或因地或宜攻或宜守或用伐交之策或用反間之謀或行誅心之計或行解體之籌又各有遲速緩急之不同要在爲將隨機應變而非筆墨間所能縷陳者也如果且言不謬伏乞鑒其近於迂處宥其過于激處擇呈

當事以備採用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録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七

詩文

祝陳撫臺千秋序
吳母九十壽序
祝張壺陽觀察壽序
祝金太夫人壽序
倪先生九十壽序
何太君七十壽序
祝劉文宗壽序
祝滑太母七十壽序
祝金司寇榮壽序
俞母王孺人五秩榮壽序
梁丈母榮壽序
祝龔太守雙壽序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修月子剛校閱
同學陳維崧其年選　　鄉月秋憲
受業余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壽文

祝陳撫臺千秋序

大中丞奉天陳公豐功偉烈丕顯東南撫浙四載凡軍屯錢穀鹽鐵水利以逮城郭學校倉廩溝洫罔不釐剔修舉凡在列庶司守牧令宰以逮郡倅邑佐亭長督郵罔不廉慎顧化凡縉紳士庶以逮商賈行旅技擊什伍罔不佩服聲教感被恩威浙用蒸蒸大治茲公攬揆之辰藩臬大夫監司執事謀所以致詞者以旦舊列門下授簡而屬之文旦忝荷帡幪爰從都人士後拜手颺言曰吾浙通都望國襟海帶湖撫綏得人實資俊傑我公負駿偉魁碩之才遭逢

聖朝迴翔宿衛筮仕之初首任巖邑嗣判鹺務值

世祖章皇帝振興吏治簡舁才能

特旨於畿輔真定等三十大府保奏異才殊等於是嵩路交章薦公賢擢典大郡遷轉運使晉叅政周歷齊魯晉魏之邦綱紀庶政頌聲洋溢中外會

今上御盎公以薇垣重望考滿上等

欽賜表裏授臬憲又奉

旨以才能後先歷調藩憲

朝廷洊錫公命晉秩有差異錦文綾寵賚無算既而開府浙省之命下是時浙東被兵萑苻數起閩海跳梁闌入內地告變收捕之章赤囊紛馳於道公開濟明諮曉暢機務用揃循彈壓以為治又浙為經賦輿區秦楚閩粵諸餉檄使旁午公裘帶從容能操輕重盈縮之數以周給之調發出納動合勝算公既威德洽於遐邇氛祲消而奸宄息鯨鯢屏跡疆宇肅清廷議方櫜弓戢矢帥歸請朝士還羽林又聞以軍令傳餙帳下收恤流移戶口以億萬計公救時長策所手自籌畫其大有造於東南者不可枚舉亦既功在社稷德在民生海隅日出之鄉罔不想望風化而阿衡尚父

聖天子倚畀甫殷則公身任天下之志庶幾可愉快

矣乃猶夙夜永兢日進服屬而咨諏之有一善即次第舉行必祈大化翔洽而後已公之心寧非已治而求治已安而求安者哉方今世路昇平天衢燕喜
皇上親儒重學凡勲在王室者宣付史局昭示來兹我公訏謨遠畧旂常以嘉其猷鐘鼎以銘其秩簡冊冊青以垂於無窮奚啻松喬足以垂其年而岡阜足以方其筭也詩云文武吉甫萬邦之憲殆爲我公頌矣是爲序

吳母九十壽敘

嘗稽簡冊所載見賢母淑德若孟陶柳薛輩炳烈千古心嚮往之未嘗不嘆古今人不相及也蓋天下賢母固難賢而有壽爲尤難求其兼備無遺者其吳母程太夫人乎太夫人新安世族也幽閒貞靜之聲少時便已嘖人齒吻方余詰業雲棲之麓邂逅吳子子雲校讐硯席分韻山庄覩其文章道誼盆佩太夫人之教訓不衰十數年來奔走京華音問寥濶甲寅春王人日爲太夫人九十初度問序於余余曰吾之聆母德者久言即不雅馴安能緘嘿以重晦太夫人賢夫太夫人結褵于太學若渝吳公力勤內政佐夫子讀書涖事衣不文錦食不兼餼不減德耀流風尤孝事諸姑若卑母者曲盡歡心竭敬侍之禮撤帷之後復迎養若渝公生母蔣于武林以繼若渝公之志躬嘗湯藥晨昏問視無倦容至若課子督孫俾繩祖父迄今錢江白嶽間詡詡道吳諸君不置者皆太夫人有以董率之也又如郷臧獲一以仁恕卹宗黨並無吝色持身執物惟以勤儉爲後人法甚至捐資以修

道路脫珥以周貧窶如斯盛德指不勝屈試觀天下鬚眉男子居得爲之際未免驕鄙相襲以太夫人出閨閤中而能力挽頹風有憪然萬物一體之意詎不謂難焉雖年未三旬栢舟遽咏連舉五子半踵西河似所遇多不如其所積者然履豐席厚享陶猗之業不可謂非富矣芝蘭競秀鍾文武之英不可謂非福矣孫耄耋之年錫無疆之歲不可謂非壽矣問世之坐享大年躬膺祺祉而德有餘稱人無訾議者有幾人哉以知處坦途而受庸福人之所易履盤錯而獲

善全母之所難故非守貞勵節不足顯其教子之方非五子差池不足彰其撫孫之力非夫子早世不足著其能委家政於叔氏而不預外事復能斡旋天日以乖數十年再造之績似天欲表其德故嗇之以所遇而天欲大其報故厚之以所積也今嗣君子雲樹幟於國雍諸孫蜚聲於黌庠行將啖紅綾膺褒寵母之介福其未有艾乎頒余聆母德既久且訂交於子雲諸叔姪者有年將壽以蓬萊之水三淺青鳥之使頻來則近誕抑壽以安期之棗如瓜麻姑之酒若醴則近侈卬壽以淼園之大椿三千周禮之莽茀九錫此又母異日所自有究將何以壽母耶則以九十年之素履無可間六十載之恩勤有可貞者綴爲一篇播之傳頌庶幾太夫人之盛德非虛而余之言亦質而有據古今人畸謂不相及哉

祝張壺陽觀察壽序

從來才全德備福壽攸隆者三代而下惟有郭汾陽一人而已即王喬葛洪輩餐霞吸露吐故納新齊驅岡陵已耳曷若汾陽得位行道經理萬方俾一世之人咸獲壽考鴻勛垂於青史駿烈著於千秋其壽更爲久大哉余於千百年之後又得我張公觀一人若與汾陽同揆其轍者也公發跡山右振藻曲江少年學道即以天下爲已任孝友性成無忝張仲文章元帥不愧九齡以及書法黃庭詩裁白雪又其餘事當興朝龍飛首科英年十九即成進士始選庶常世稱

玉堂仙品云歷授春卿大夫人物權衡咸推冰鑑時方用兵轉輸莫前

世祖章皇帝特簡我公督理江右漕儲百萬軍糧悉登大倉猶如鄧侯之輓運關中士馬藉以飽騰者厥功豈淺鮮哉繼遷中州觀察汝南興學校以端士習課農桑以資蓄庶萑苻斂跡狐鼠潛消黃童白叟皆沐浴於光天化日之下尤我公之仁風惠澤所致也嗣緣分臬於八閩秉鄉於兩浙海甸澄清皇華絡繹更多偉績民到於今稱之

今上聞之曰有臣若此天下恃以無恐覇易爲畿輔重地正足舒其盛略爰命鎮鑰北門兼督天津水陸要衝盡畀統轄辛壬癸甲之間民安物阜路不拾遺幾致刑措矣無何三藩告變二陝震驚陳大司空保奏我公入關從戎公毅然日此正臣子報國之日也單騎仗劍奉

命西行果能運籌決勝掃蕩妖氛俾

天子無西顧之憂者我公之力居多又念浙東爲濱海之區遊魂未靖民弗安也假以節鉞坐鎮台州台

州一郡固不及江右汝南燕閩秦越而山屯海嘯頗稱巖患公下車以來安内攘外興利除弊凡經理財賦以充國用禁絕羨餘以惠黎民溫文厚禮以待僚吏推心置腹以柔遠人不朞月而政成神理波恬烽熄文武同心地方寧謐我公之鴻勛駿烈當與郭汾陽並垂不朽允若茲公之功德一著於江右再著於汝南又著於燕閩秦越又著於浙東台海嶠在照臨之下皆安養生全均獲壽考行將登輔弼理庶務仁

澤遍九垓恵聲流百禩公之福壽直與天壤並永不惟郭汾陽之使歷中書二十四考已也豈若王喬葛洪輩餐霞吸露吐故納新齊驅岡陵也哉雖然汾陽亦一代之人傑也我公之才全德備福壽攸隆以及得位行道經理萬方無不與汾陽同揆且子孫衆多袍笏盈床又與汾陽若合一轍今歲清和八日恭遇我公嶽降之辰郡伯鮑公祖郡丞李公别駕王公率六屬賢父母投意於會稽吴山人寫汾陽圖以介一觴問序於余余雖不敏固不敢辭遥望三台山而作

歌以祝曰華頂巍巍兮滄溟洋洋我公風度兮繼武曲江保障東南兮海波不揚霖雨蒼生兮社稷靈長遐邇被澤兮鼓腹翺翔威名遠播兮紫電清霜功隆建兮福斯昌德茂積兮歲未央婉美汾陽兮允萬壽以無疆

祝金太夫人壽序

夫坤儀貞吉懿德媺備者未有不啟後人以鴻名偉業而永保福祿遐齡於無旣也稽古塗山啟母實基夏室之元符岐邑衍妃聿肇姬宗之世德至如禱尼丘而誕聖遷鄒嶧而毓賢與夫蘭宮雪鬢堦下斑衣頳玉樹之尊榮喜芝英之繞膝貌比瑤池仙母形同漢水麻姑自是嵩華神姥盛世人瑞也如金太母豈非其人耶太母系出寶胄生長朱門來嬪名構克供婦道而宜家淑範叶於中外相我太翁早成膴仕從

龍碩彦建有殊勳向非太母之内則素嫺焉能協贊開國元公者哉乃若德懋坤靈誕育麟鳳庭闈慈訓比美敬姜而我洞如大司寇以經綸補衮之才奉
天子命尚衣兩浙火藻山龍恤民力而大東不賦督機組而杼軸不空以是敬謹清慎屢邀
宸翰寵錫薦代莫京雖謂絲綸世美鳳裁獨闢要皆
太母之經緯夙成有以致之耳其他諸玉或振藻天衢或屏藩
皇室旬宣斧走金紫輝煌照耀庭砌孫枝繞膝玉立

亭亭而太母翟冠象服鳳誥鸞封膺恩榮之紫紫亭
世祿之重重茲屆中秋之候正逢華誕之辰堂開晝
錦花簇綺筵月華光滿於瑤樓桂子香浮于鷲嶺雙
成來於閬苑神女度自江皋雲華進瀛海之蟠堯蓂
姑捧瑤天之絳雪湘君奏雲璈之妙曲金母添楚閣
之遐籌聚香欄外仙子三千貯月臺前娥官十二濟
濟蹌蹌同聽上壽於卅臺齊賀長春於月府某誼屬
後學情同猶子望風執爵而祝曰太母爲碩輔配爲
名臣母爲壺節之宗工爲懿範之領袖黃綬垂身珠

纓輝首壽曆綿綿福及苗裔可與姜嫄太姒同其德
可與鄧曼湛母並其賢而我司寇之所以奉養高堂
者豈與捧檄承歡同日而語哉其殆如周如召如房
如杜如韓如范出則　三千貯月臺前娥官十二
紫綍經營於絲綸入則紅雲捧侍於
玉皇而太母亦熙熙然優游快志俯仰翩遷長享千
祿百箕於無疆也是爲序

倪先生九十壽序

自黃老氏創養生家言所爲葆神鍊形咸以節嗇爲
服食故從事於此者大都就蕭閒屏倫物托跡溪林
邃谷之間置身若無何有而後幾幾得之是與儒者
之道異矣吾儒淸心克己曷嘗不貴寧靜澹泊然而
民爲胞物爲與不憚於守繩尺竭心思而非以勞生
爲累也闢先王之傳著書立訓以待來者而不以塞
兌置之也承先貽後父子作述之際樂觀厥成而不
以龜茲一枕視之也外覃其澤內完其眞至於黃髮

期頤介三多而迪繁祉者雖不易覯然前史亦往往
槩見乃當斯代而有吉翁倪先生豈非不世出之禎
乎先生力學篤行三吳奉爲楷模今且行年九十矣
手儀卓犖飄飄猶神仙中人或以養生言窺先生先
生曾不屑也少時遇方外士謂先生可與習沖舉就
之居數日則曰予將合吾道吾無能盖子輙辭去先
生亦不頫既薦賢書變上計偕嘗一中副車遂絕意
仕進以讀書談道爲務所撰述足副名山之業生平
德孚於鄉遇歉歲即指囷以賑宗黨全活者甚衆言

坊行表聞者感化僉曰康成復生太丘再見焉舉子
近賜几之年愛而誨之爲擇名師躬提命竟成偉器
性尤至孝承歡左右無一日離也是先生以真儒而
躋遐齡無待於吐納導引特其居心恬淡不汩染嗜
好胷次悠然有鸞鶴之想適符所云暗合者蓋其緒
餘粃糠猶足以拍洪厓而友浮丘矣余歷稽往牒如
伏生之經術庾肩吾之文章其人皆近百歲漢丞相
張蒼曉歷律成佐命勲年過百歲猶未老元魏羅結
年百有二十尚官侍中唐香山會中李元賓年至百

有三十六歲爲耆英之冠成弘間崑山毛翁弼者年
過百歲其孫舉進士及第第一人弇州山人曾贊其
像此誼躬敦儒行不藉長生久視之流先生何多讓
焉矧先生立言而名不朽立德而仁不渝功名福澤
俱畱餘於不匱之地視諸君子更加以退藏八千春
秋寧可涯量乎桂秋開袠之辰先生性不喜諛壽余
奉教之日久其長公誕登又嘗質疑問難於余用述
先生所心得以祝無彊而期子孫之繩振嘗不以鄙
言爲土苴也敬授策洗爵而爲之侑

何太君七十壽序

嘗觀漢劉子政所爲母儀傳其述鄒孟母惟曰善以
漸化紀季敬姜則曰名文伯而教之俾擇嚴師賢友
而事焉稱魯母師則以禮飾甚修家事甚理而知其
能以身教也自茲以後以母儀聞於世者若丸熊畫
荻之事遂爲數千年彤史所希覯非古之爲母者偏
愛其子而後之人不欲愛其子也其所愛同而所以
用愛之道異也何也人情見爲聖與賢咸遜而畏之
或督之以嚴父而懼其弗率也更以慈母護之而其

教益易弛使今世而有母善用其愛如母儀傳所紀
更有爲生後儒如子政者悉書之以續母儀之後安
見今人之必讓古人也哉予才不逮子政而好從州
閭執友咨考女宗之懿範庶幾爲後日采風者之資
乃今於何母俞太君固深欽之而弗置也太君素禀
儀型家傳禮法非第以辨絃咏絮之鞶擅譽於閫內
者也賢嗣爾梅毎當定省太君輒告以古之嘉言懿
行諄復靡斁而醇德日新故然諾重於丘山氣誼高
於雲漢識者曰是由太君善以漸化俾擇師友而且

以身教也今三黨六姻皆珂里茂閥挈從昆孫又皆青箱玉麈之英流而太君汜然尚儉服澣濯之衣以留有餘之福故日飲不盡樽貽之子孫惟太君有焉白華之賦子孝以潔白惟令嗣有焉且宇內賢俊皆與嗣君通紵衣縞帶之好久矣頌流璧水名振金臺早可綰符膴仕爲交游光寵而猶卻埽閒居以蘭陔就養爲樂叓余所佩服而媿莫及也嘗謂介山之母與子偕隱尹和靜之母期以善養皆可以補子政母儀傳之所未及而今何幸復于太君見之太君善有

餘慶鍾及孫枝長者擅凌雲之筆幼者讀等身之書余幸屬絲蘿之契得以弱甥息將執笄於高閎而誦習太君之女誡焉今上元後三日爲太君七秩帨辰九陌連登千門共月肆筵授几親賓奉觴余不佞不敢附善頌善禱修祝者之辭而惟裒叙母儀若將附於子政之所傳者質之親賓知太君之所以慶無疆者將毋同

祝劉文宗壽序

國家圖治之道莫大於用人國家用人之方莫先於養士立廟堂之上以遴選天下之賢才者相臣之任也秉衡鑒之誠以分造一方之賢才者學使之權也蓋才之生也不偶而才之成也尤難使養之者不能涵育薰陶以儲才於庠序學校之中則用之者何由器使論辨以任才於兵農禮樂之內故有心當世者率謂學使之職與相臣同即學使之功亦與相臣等矣茲者

天子銳志太平覃敷文德求賢若渴之意不啻中外咸知巳潛翁劉老公祖恭承

簡命視學浙邦捧讀制誥其以求賢之事屬望于我公之宜布者誠深且篤而我公之來蒞茲土也甫下車即崇禮教敦實學振雅式靡百敢具舉其所以訓育士子者要必本乎關閩濂洛之理佐以班馬蘇韓之氣自出機杼不隨流俗崇獎品詣躬爲楷模轉移率作之間無不向風而與起者余既見之真而聞之熟矣而尤有難焉者歲試童子額尚議減人有美不

勝收之虞公則指天自矢盡拔其尤一時單寒之士
罔不荷其品題而被其恩遇即武試所錄亦必得精
騎射諳韜鈐者以備干城之選知人得士之稱益自
搢紳學士大夫以逮山林草野白叟黃童莫不嘖嘖
道公之盛德作人爲不朽也今辛酉之秋又當賓興
大比公歲試既竣即行錄科念兩浙人文與區而多
士值兵荒之後奔走爲艱正試案發隨地錄遺開冊
瑚之網秉衡鑒之權行見奇才偉抱淹雅博通者識
而拔之以副

廟堂側席求賢之至意將來之教澤日益深功名日
盍茂所以成人才而儲大用者又寧可量乎哉昔昌
黎銳然奉六經之指爲諸儒首倡而齊梁之體頓熄
廬陵知貢舉華去軋茁之習遂以文名冠天下今
國家運際熙隆既人知自勉而公弘開藻鑑俾致亨
衢文章教化蔚然日興壽考作人之烈有丕見於薪
標棫樸間者浙東西七十五城靡勿沐浴鴻休咏歌
盛化而西湖人士服公之德教尤深感公之誨愛尤
切今茲季春下浣之吉偪公攬揆之辰吾郷之郷大
夫與受知於公備僚屬稱及門者相與祝頌其德復
丐余言以侑爵余無敢以不文辭爰推本
當宁好賢之思與我公造士之德知必有以壽身而
壽
國者則公之歷台衡而錫福綏正未有涯涘也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以
是復諸士子使賡公堂而稱兕觥應誦此章以爲公
壽云

祝滑太母七十壽序

家之興也非偶然而致也必有所由興夫男子正位乎外力行節儉以大其業修身以齊其家而象賢之胄因得砥行積學致身顯榮固足尚矣若乃女德純備貽其懿範矢其貞操而家用以起業用以立子用以成則尤有足多者焉若滑母太夫人是已太夫人姓李氏武林望族也嬪於滑事舅姑孝待戚鄰和相夫子恭以巽家庭之間怡然順也後栢舟有賦而太夫人益用自勵躬親紝織丙夜不倦大而籌書之計

會細而筦鑰之操持靡不身自綜理克勤克儉而家道日豐太夫人有子男六世俗子多長有室即析居以爲常而嗣君兄弟獨式好無間言居同家食同爨歷數十年如一日雁序翩翩承歡聚順太夫人從容讌笑諸子問其翕和友愛蓋有世俗所難能者其得於慈範者深矣和氣名祥順德致應乙卯秋

聖天子舉賓興之典長公藹王以大易名家掄魁予浙闈義出家傳而戶誦之一時名噪天下藹王鴻才麗藻翀飛霄漢自當高設一席於石渠虎觀間而且季聯翩繼起行見雲珈翠翟輝映庭闈太夫人之福全矣夫孰非太夫人之德有以致之者哉今年季夏之吉值太夫人七表設帨之辰親知奉觴上壽而問序于余余雖不敏謹綴一言以效千秋之祝竊見今之祝壽類以方壺之侶九莖之芝如羨之蘭青娥之錦瑟金母之雲璈引瑞徵符以當頌美率皆洸而鮮實余以爲德者福之基也太夫人有是德則應有是福而亦應有是壽故原本其懿範貞操輯爲文以獻以表太夫人致福壽之由而因以見凡有德者之果

可以集嘉祉于無窮也是爲序

祝金司寇榮壽序

原夫經綸大業匪德靡升黼黻皇猷惟賢是屬事既關于國體道必藉于鄉謀以故觀象垂衣動咨伯禹衮職補闕聿歌山甫誠重之也矧夫繭絲保障休息頌乎東南機杼文章組織通乎仁義者哉大司寇洞如金老先生源溯少昊本傳安定侍中七世秺侯忠孝之家强記千言冢宰博綜之裔溉黎湖之秔稻穗集卅烏祖真氏之門墻經垂青史固已族稱鼎望世濟華腴矣迨乎紀績太常蜚聲清禁玉昆金友總霍

傳陸宫府之權騭子龍文膺韓魏公社稷之重元祐拜司馬亟更新法慶曆相正獻盡革弊端泰衡具展其清畢河海咸資其潤澤公復自雲曹署讞雨圜扉無刑自矢庭堅復生徵獄爲懷蘇公繼起又不徒如祥道司伯夜埽欃槍穆之直院宵空貫索而已也乃者暫借宰衡出居江浙欽承

簡命軫念輸將火藻山龍願有裨于恭己錦繡纂組期無害於女紅計吳都織縞之常約越國文絲之貢泰鏡照膽魑魅潛行堯羊觸邪饕餮屏跡理襲山陽之亂絕蠶桑宜俗解虞升卿之錯節雅操絕時由民思就雀而求環下澤欲從龜而覓印荃又恩澍二天譽擅兩浙矣茲八月下浣星燦南郊桂芬仙署坐水飛觴文潞公耆英之集指山爲壽白太傅履道之遊五百年必有名世遭會其時八千歲以爲春秋繼今伊始魯稱難老周頌嵩高揆之往昔殆其然歟夫內重尚書外崇節鎮公且尹東郊必事師保樊侯式百辟不廢築城是以宰執出參政事寵蕭望之於平原外臺入秉鈞衡移汲長孺於淮海羨梅需次舍公其

誰頌者棠陰西淑樂九罭之有袞衣異時釆炫北辰擬五章之稱黼黻同懷秉軸繼序登朝則東箕出昴萬年致平格之勋撫巽作朋三壽叶岡陵之頌豈特獨繭雙絲衣被四裔鸞章麟錦焜燿八州云爾哉謹序

俞母王孺人五秩榮壽序

猶記戊戌春俞母四旬設帨之旦余曾搆文爲母祝矣今母乃又五秩稱觴期也忝附葭莩之末酌春酒以介眉賦南山以獻頌固余事哉固余事哉竊自念所以爲祝之辭則俞母勤內則修女範之德之純曩巳言之俞母相夫子誕馨兒之功之鉅曩又巳言之余今竟何以祝母乎余竊計若翁敦信明義立志輊然不欺然諾有漢季布風其交遊遍宇內矣而彙嘉高才俊邁揺筆作文千言一瀉傑然名士也遥意稱

觴之日其若翁之交爲若翁把爵上壽者不知幾百十輩其彙嘉之交爲彙嘉登堂拜母者不知幾百十輩意其間冠蓋之士旌旗所導羽騎後隨呵道辟行入里門者不知幾輩其鄉先生負聲望一顧增光榮者欽毋範車驅來不知幾輩其文學家高視濶步撚髯笑語升階者又不知幾何族也其耆艾高年而眉眷然而鬢瑩然而背鮐然捧蟠桃巨棗上者不知幾爲隊其跨紫騮揚金鞭繡服翩翩閒雅且都誦日月之升恒述松栢之青茂又不知幾爲姓也而不特此也其平時受恩膏懷食報口囁嚅作吞吐狀者不知幾名字其奔走趨蹌恐後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要其以次輿拜母坐中堂點首受之者則母之子若姪若孫孽卑幼屬也其乘魚軒蔽翟茀玎璫珠翠入簾拜者則母姻婭妯娌諸懿婉也其屏上之詩歌鏗鏘金石聲者不知幾千百韻而幣帛珍寶之實于庭者不知登幾簿扇也猗與盛哉而母之德而母之功余曩之所巳及余曩之所未及其爲日之祝其爲文之祝其不盡於口於文而寄之物像之祝當無不盎其稱

羨美備矣余又何以辭爲哉雖然余更有進焉母之福祉正不僅此鸞鳳鸑鷟不終棲尋常茂林彙嘉讀書好古文行日益進其弟修遠復騰驤奮迅甫操觚有驚人語彙嘉昆季行且冲天去矣

聖天子褒崇所自母偕翁扶掖拜謝

恩綸且時幸得如歐陽蕫晳歸洛下親把桎蔣玉以介母壽其爲榮快視今更何如哉彙嘉昆季勉之母偕翁直且穡俟之矣是爲序

梁父母榮壽序

昔人論宰相則先救時傳循吏則首奉職循理嘗謂黃霸入相名減治郡兼才不易自古為然今

天子方張皇天討數出內帑給軍諸臣工既當仰體宵旰何以令軍無乏絕如文終之在關內又宜奉揚德意何以紓東南民力念文正之諭使臣二者相需甚殷猶水火之不可偏廢而成鼎烹布粟之不可舉一而成日用也論才於今日求其文武備而剛柔克者余于錢塘梁父母為首推矣錢塘冠冕七十有五

屬凡南征之供億征調必于是焉首督而邑中斗把箕揚殷陳非昔急公則病在民姑恤則病在官公風霆露雨時措而宜問之兵則十萬雲屯有枕席過師之樂而車船芻糗器用靡勿備問之民則萬家烟火高枕而鷄犬不驚日租日庸日調吏鮮到門且能平停主客上下悅服問之市廛匠作凡受值于官者一其受值于民而纖毫無稍尅至若律已氷嚴囊無苴羨處中鏡凈獄無遁情稽逖察奸境內霜肅他人之所難公直引之為分內事矣是以

天子既三載陟最擢公為袁郡司馬又以軍功晉公秩懋官懋賞僉曰惟公之功德能不負此典而邑之紳士耆老以公私攸賴公一日不可去此邪爭詣府

上書請留如漢唐焦延壽李君奭故事諸大官亦曰是真能愛吾民且任勞集事而摯領吾百執事者也急允所請馳

奏報可

綸音方下會公覽揆之辰垂紳戴笠之倫無不踴躍思所以不朽公者因微文于余以紀盛美惟公天才

卓犖手筆視燕許余言之不文顧胡以頌揚萬一第余忝屬舊知廿載金蘭素悉公之才績兼美並濟人不能儷且自三事九列以至出宰百里公傳家有素振而大者其美無疆矧當

朝廷蒿目需才之際正英賢仔肩匡濟之秋茲雖屈公以郡司馬下攝邑令事從此益茂宏猷上襄六師於勿闓下字百姓之孔勞則沃蕩不庭首功攸在求救時之相業端不出奉職循理之中豈曰治中別駕遂展驥足已耶若公後先政蹟事事可以躋民物於

仁壽正如制七襄之錦杼不勝計抽八繭之繭絲不勝收姑畧之以俟後來之晉爵者

祝龔太守雙壽序

國家建樹藩牧維德維賢保惠元元倚任綦渥今之守宰視古諸侯君土子民厥功懋焉夫化澤滋而嘉祥至風俗美而歌頌興詩人愛戴君長歡欣鼓舞每稱述祖功宗德子翼孫謀致萬年祝至召南諸篇推本王化又兼美其諸侯夫人與大夫妻君子讀采蘋采蘩之章益知內德之盛矣懷慶河洛之地卜年卜世姬室流風未改在昔有漢又多賢刺史守相屬我朝聲教休隆簡用良牧晉安潞溪龔使君甫申重望來守是邦師表百城雅有古大臣風烈其敷施經理甚得　國家建樹倚任之意先時方隅未靖公從豫章別駕用軍功擢守吉安興政燦然今之治懷亦惟駕輕就熟躋斯民於衽席故壽愷綏和而頌聲作也余往年慕武夷幔亭之勝曾過三山識公家世自曾祖大司成祖都閫至尊人太封翁冠裳劍佩爲皇赫奕而公配林恭人八閩甲族海內文章簪紱莫與之侔惟公門第相埒若鄭有國僑吳有顧陸世締婚姻爲時宗範自公少年筮仕恭人敦詩說禮修紘綖纂

芷之職以佐公文武忠孝之用積厚闓祥聿鍾賢後今禹杭有神宰曰龔侯者公愛子也於是祖功宗德子翼孫謀內德交勉之譽至公而大備大夏長育景物昌華公與恭人共時嘉誕中州士大夫與其父老子弟荷公生成顧復既獻嵩嶽之觴效萬年之祝禹杭諸縉紳僚屬復介余一言豈非飲膏潤而思源披景光而愛日哉吾聞禹杭龔侯英敏寬廉治本家學封域雖限有分土無分民公將布大惠於天下誠賢嗣以忠上撫下不僅一邑然龔侯綰符伊始則就杭

之人而覩之不無獨厚人情向背輕重出於口而爲聲者皆肺腑之天真不可稍強凡百有位能使人歡欣鼓舞愛戴若此久安長治之業寧有艾乎而恭人明大義念公擁旄各地自爲置勝恐長君眷戀定省抜與來杭起居子舍俾龔侯得躬修瀡滫日奉慈訓與民休息相夫成蹇諤之名誨子勵股肱之力禧帷所至宇下蒙庥是又可以風當代之爲命婦矣余不獨祝龔氏世濟厥美而且喜

聖代得賢臣慶名家能教子爲當代立母儀數善備

爲良二千石述職報最當入爲公卿縣道長吏循良與等多徵列臺諫公父子並懋乃嘉猷崇階顯任當不難自致而福與善偕年隨德進公及恭人受天百祿有道之長斯固理之所必然者矣

世經堂儷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八

壽文

趙鹽臺壽序
佟大中丞六十壽序
施制臺榮壽序
程母吳太夫人慈慶榮壽序
祝汪静菴八十壽序

梁太夫人七十榮壽序
曹都統壽序
馬太母六十壽序
楊都諫太夫人七十榮壽序
熊太孺人八袠榮壽序
祝姚花王七十壽序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儷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illegible]
同學吳 綺薗次選
受業佘 演震衍輯 男 恒月就山 正字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

壽文

趙鹽臺壽序

天之誕生哲人必舉日星河岳之氣總萃而全畀之故傅說自帝賚而申呂爲嵩生載在詩書皆大聖人之所手定不敢忽爲迂誕難稽之事則以古今生材

實有此數而非夸也緬維北平趙公秉大用之姿當方剛之年特膺簡畀巡視江浙夫江浙實爲竹箭輸供之藪而鹽筴尤爲經賦所從出國家水旱之不時什一之征恒恐不足於用維鹽爲天地所藏取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自連歲用兵秦楚閩粵諸餉檄飛旁午課晨撥而夕辦徵解調發竭蹶恐後考課之法旬朔動以狀聞非甚倚拮曷由克誠於理公至之後百務振興修舉典章以規久遠爲之設衡立準搜遺舉羡內實國

儲外給軍實曾不益賦而用自饒且壜有肥瘠磽确
商有愚巧桼竈收不中筭輸或逾程即有小利近功
不可乘諸法守公權時緩急用捐循彈壓以爲政向
之沙蕩爲墟老弱無恤奸宄未靖鉤索相仍以至豪
强并兼擅利孔而挽成法者悉皆屏除蓋自是氛祲
消而積貯裕也又念課重引增鹽壅商困額地行鹽
止有此數爲特疏折引而仍足以卹副度支之數昔
程异裴休吕夔簡范仲淹皆經術名儒督理鹽筴蔚
爲唐宋名臣公之撫綏江浙課名實尚綜核豐凶旱
澇之有時筦鑰倉庫庀之以法罔不同條共貫區畫

咸宜較之昔賢殆爲過之豈止奏績阜財已耶至奉
朝廷成憲條教號令所被經制出入勾管機宜節目
繁多不可億計而兼轄者職維海防公通敏練達能
操縱其綱紀而整齊其法制遂令崇山廣澤所在爲
樂土游徼之士成萃艅艎之舟畢集渙渤澄清津梁
安穩則又公之雄才偉畧有大造于東南者也茲公
攬揆之辰都人士大夫以逑黃髮兒齒接踵歌衢
當宁間而勤咨方且璽書以寵褒之旂常以旌異之
即碧城烟合瑶島霞蒸亦俯覼壽文間耳又奚待于
里言之頌禱乎惟是屬在門墻佩公令德嘉猷匪伊
朝夕因諸大夫之請謹就公之上裨
朝廷下裨商竈且膏沐我江浙者爰舉而爲之序豈
僅紫芝黃竹之揄揚也哉

佟大中丞六十壽序

今大江以南淛閩豫章名都巨鎮罔不臥鼓銷烽家給人足其田叟野老相與醵黍以慶康年而不敢忘所自則靡不歌頌我佟公矣緬維
聖朝定鼎之初鯢人弄兵颿風往來羽書狎至萑苻之盜所在嘯聚凡我東南之民惵惵焉引領以望曰安得平定安集如鄧仲華掄攜懷遠如羊叔子者庶其字吾屬乎維時我公以憲使撫綏嘉湖晉司淛臬旋擢閩藩拯溥黎于湯火而寘之春臺治平爲天下

第一
世祖章皇帝嘉乃丕績 賜以璽書俾建節府於南贛按堵千城通驛萬里泊撫閩撫淛揆文奮武不煩弋船下瀨而海表嚮化古風納賮我淛十許年以來海甸億萬姓謳歌無斁不啻勤汲縣之銘拜欒公之社也其士大夫始跂而望焉以爲公旦夕膺
聖天子簡命袞衣繡裳安知不復涖茲土乎既思而疑焉以爲公泊然於榮利藐千駟其若遺方嘯咏乎平泉之莊翱翔乎仲長之園懼其遐棄我也余曰否獨不觀五金之範於冶乎其材爲錢鎛釜鬵日進前而莫貴也至爲華鐘寶鼎則遇大禮而始用以爲明堂東序寵光吾以是知公暫憩東山抑知
聖天子將重用公也且公年當杖鄉而英偉卓犖如三十許人行以師保萬民之德展經營四方之才錫圭分茅甸宣薄海黍苗膏雨未有艾也公豈終忘吾屬者耶昔成周名公廵行南國畢公保釐東郊以夾輔周室致治刑措皆耆壽百有餘歲今舉江表之民羣而祝公則公壽奚翅名畢也哉且屬公門墻之契

因叨世誼之好稔知公孝恭惠和茂年蚤譽而於蒞婣任恤之誼休戚不渝被德尤深以爲公宜享仁者之壽固也又伏覩公喆嗣森森玉立皆丹穴鳳雛渥洼龍種其爲象賢世臣又何疑焉茲嘉平九日屆公六秩攢揆敬藉賀褚之觴用申松年之祝自今以後閱三十年而來賀公必如衛武公作懿戒以儆也至四十年而來賀公必如師尚父佩璜而賜履也爾時羣公子如元凱同朝聿平繼相丹綸盈宇華轂載塗旦隨賀客之後修祝者之辭不更愉快乎哉

施制臺榮壽序

自古天祚元良必賚之以名德壽考之臣俾奕世光輔若詩稱君子邦家之基又曰遐不眉壽書稱殷臣之保乂而必曰天壽平格誠以萬方民望之所屬而自天祐之也今歲在亥月惟建申侶大司馬峴翁施公攬揆之辰公耗文垂於簡編勳名溢於
朝野不獨京華僚友撰書幣奉康爵爲公壽凡江浙之名彥屬吏逢公賓禮而側公龍門者無不賦咏三多爲壽又安俟余言爲祝耶惟是通門世好緣被服之夙深而修祝者之辭抑或有當也公以有施之後世居雲間門第甲于天下雖羊祜九代清德應瑒七葉才闇無以過焉曩公奏賦上林策名楓陛先是
章皇帝欲宿公之才試以外牧司李江右平刑執法
春滿圜扉時有于公之頌名邀
宸眷遂擢柱下惠文封章屢上與皋謨說命爭光盍貽
聖天子止輦受言之德是以有譽處焉迺若巡方而鷂威霜凜巡城而獬角風清巡鹺而官由煮海足國

裕民真有氷心鐵面激濁揚清之節由是奏績旋陟
清卿入佐蘭臺而直聲動海內時以東南多事遴用
陳師
皇上念山左乃畿輔屏藩恐萑苻竊發擾我內地命
公撫之公撫五載而漁陽老將多廻席魯國諸生半在門共豐功偉烈丕顯星河泰岱矣
朝廷論保釐勳特晉大司馬總制兩浙公至未三月凡地方之軍務錢穀鹽鐵水利以逮城郭學校倉廩溝洫罔不釐剔備舉至于庶司守牧令宰郡倅邑佐亭長罔不廉慎頓化以及搢紳士庶商賈行旅技擊什伍亦罔不佩服聲教感被恩威浹用蒸蒸大治方今天下昇平要荒歸附中外之人無不翹首跂足望
公旦晚入相者蓋以公學貫天人而下交章素諾高帷幄而樂聞讜言位重台衡而謙以自牧鞠躬以比職若不勝也于是祝公者僉曰公明習討籌且于書無所不觀當似漢之計相封北平侯而壽百餘歲焉余謂未足喻公者也昔成康之世名公相宅畢公尹郊皆已百齡有奇抑厥德足以引年爾且卷阿矢音

世經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文鈔　壽文

俾爾彌爾性壽宜如名公懋勤小物弼亮四世壽宜如畢公不寧惟是公之壽國家以壽萬民壽萬民以壽一身者正是無疆吾將何以擬之聞古有居崆峒之上爲帝軒之師壽二千餘歲意者其公之儔歟謹以質之諸公祖父母皆曰然起而執爵咸賡九如之章

程母吳太夫人慈慶榮壽序

督學洍水程公既受
命來治兩浙精白一心振興百度人文之盛炳炳麟麟真足以羽翼休隆敷揚雅化矣浙之人士口碑載道忻忻如也而聞公有母吳太夫人康强無恙今歲壽躋八十有六律中應鍾之月實惟初度則又手額相慶與與如也于是吾郡之受知于公備僚屬及稱門下士者相與領祝徵詞于余余嘗誦詩見皇華之使臣諏度詢謀驅馳靡及以布宣人主之德意而後

乃得言私其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閟宮稱魯侯承明德懿親之世輯和其民人以光大先公之遺烈其母成風實訓成之而獲壽考康寧之祉其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由皇華觀之則無不達之情由閟宮觀之則無不致之福忠與孝相成天與人相應詩之所詠歎垂千百禩名繹繹不衰斯亦盛矣而公與太夫人實兼得之公自筮仕中外咸以清德令望蔚有賢聲
天子念兩浙奧區特畀公以督學之任公既陛辭則

念太夫人春秋高驛馳遷子舍將以安車迎養于邸太夫人不可曰吾聞大孝養志不以口體耳目若必以扶輿上食定省導從爲逵乎然非吾志也吾願若一秉公明造就人才以對揚　一人之休命吾有婦與孫克盡孝敬朝夕順養日有餘快矣公不獲已迺刻日赴簡書來浙屏絕苞苴嚴定甲乙所拔前茅多惇雅醇懿方正博大之材故其爲文皆根抵性靈湛深經術說者以爲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云于是吾浙之博士弟子相聚言吾儕之積力攻苦歎知希矣

疇則取我鼓舞而作興之則惟公之力也然甘泉之酌必泝其源嘉木之蔭必思其本疇則生公褓育而訓迪之則惟太夫人之教也夫太夫人之純德懿行修於家被於閭里者雖未易悉數第觀公之建樹設施以知慈訓之有素郎古敬姜勞逸之戒稷母忠孝之規有不得擅美者是太夫人不出閨闈而化行於吳越不去鄉井而名播於寰區矣其貽受純嘏永錫難老豈有既乎來秋正届賓興大典公歲試初竣卽錄科試以備午未得人之選將來之教澤日益深功名日益茂眞能以養志娛太夫人者太夫人必色喜日益加七箸壽考且寧則來諗之歌不必作而燕喜之福且引之勿替也能言之士必有摛形管而續詩人之頌者余也交公之深敬公之至請歌南山之什以爲太夫人侑觴焉

祝汪靜菴八十壽序

攷昔名世之彥樹鴻駿于巖廊絡蟬聯于門閥者淵源所自有開必先均以立德爲之本弘農四世太尉濟美東京則靖節先生發其祥潁川一門三君代登令僕則太丘長啟其緒後若七業之劉三槐之王九牧之林或以文章垂作述或以勲伐輝史書咸出于奕二碩德之傳斯能萌勤於國光顯於家積累厚而貽慶長良非偶然也若乃躬貽其謀親享其盛以逮尊而集箕福者尤不易數二覯如余年家翁

誥封太史靜菴先生洵可稱今日之人瑞乎翁系越國華冑夙擅博雅之才兼抱經綸之畧鼎望在於軒峯樵水間早年攜家武林令譽孚浹江淮南北治京洛公卿賢俊郎止景從羣推爲斗南之卿雲依珪璋而秉楷模者凡數十年於茲蓋翁以名家子彙兮時讀等身書行文輒冠儕輩可以拾青紫而承蜩獨抗搎箕頡屏謝羔鴈以隱居娛親爲事其志節爲最奇綜覽古今研精濟世之要雖藏叺不試而於經國大計洞有成筭臺使者暨郡國守相時式廬前席借箸以籌所稗益不可勝計其材畧爲最偉慨然抱民胞物與之志排息解推亟暨鄉國所謂九州衣被一時寡儔頹善不近名施不望報不欲自鳴於人遇意外猝至聲色恬然從容逊解其氣量爲最宏使出而大用致君澤民作巨川之楫霈廣野之霖不俟受諸子若孫而後見也然而翁天懷冲澹視之恒若無有惟以行德爲重居心則必本仁恕也敉己則必本謙厚也處衆則必本慈愛也治家則必本孝友也讀書則必本經術也臨財則必本廉信也平生以此力行郎

以此教子訓成兩嗣君負天下才策名清華大業方且未央當代君子服翁之才大而尤敬翁之德茂比於靖節太丘二公殆無愧焉將來兩嗣君丕著弘猷長君由館閣而鼎鉉襄阜夔之績次君由甸宣而節鉞播方名之讃陟登公輔並駕於弘農潁川詎異人任也哉翁今秋八十大壽長公既登儁館選

特簡纂修旋奉

命典試閩中得士共推冰鑑假歸省覲手捧

恩綸拜於堂下次公明經高第超授兩淮鹽司政聲

騰蔚候問之使絡繹於道翁體貌康腴神采煥發兩頰色如朱霞望之猶神仙中人長公溫凊晨夕輒諄勉以忠愛報國惇大居家每長跽奉教出則侍几杖對賓朋儼恪婉愉觀者僉曰萬石君之子歸里門趨子舍不是過也翁益務尊光減騶御歛字式門屏肅如殫力康濟迄無倦容於是遠邇稱美翁備覩經籠之盛猶孜〻進德〻彌劭而福彌弘豈止嗣君聿建豐功聯翩槐棘繼自今孫曾蕃熾更復有學如七業位如三槐齊名如九牧者以娛翁於百年今茲八十

殆扶桑之初升百川之方滙也矣矧尚父之銘曰恭則壽三命益恭翁斯有焉宣尼之論曰仁者壽翁進道日邃自號靜菴深葬仁者之旨如喬如嶽壽斯有焉然則不必援洪崖挹浮丘而八千春秋有不能為翁限者余通門夙好締有年譜世誼同人授簡及余敬以人瑞為期進申康爵之祝

梁太夫人七十榮壽序

我國家龍飛奠鼎豐沛雲從之彥應運挺生而右姓以梁氏著梁氏之擁名都專閫政者亦比〻見而松山老祖臺之家聲尤著松山固天所篤畀以惠此蒼黎而使之夾輔內外者也功高閥閱傳家之姓氏已若神人曾不自恃自幼屈節讀書能通夫天地之全古今之大從

世祖入關定約倚馬成文即以內翰纘先緒其學識可以睥睨千古矣顧聖不自聖善必歸親每事樂道

前徽而推尊夫賢母謂今日之不墜令典也恩深罔壼矣余逮事先太夫人僅八載爾先大夫在太宗朝首中巍科纔至內翰即已仙遊而太夫人著節守貞拮据盡力即承恩奉職役余猝患痘疹幾危得保全者太夫人實備憂勞不遑日夕乃得再生也凡人皆有母而吾母獨勞人子皆能報而吾報難稱也松山念不忘親如此康熙九年

皇上以東南未靖

特簡松山撫鎮於浙閩藩要之間甫下車而刑清訟

息遠邇歌思越四年季冬之三十日恭逢太夫人七十初度學校有誦田野有謡某也不敏昔忝通門之末近仰元憲之親且習知太夫人閫教懿範樂爲風化原本稱述也謹盥手而拜言曰有是哉太夫人之壽且康也得松山爲光大焉聞古詩人誦美姬王也必本思齊以隆德所自出而魯侯之燕喜亦以壽母爲揄揚豈非本大者支必繁哉而德福之相應如響顧古賢達以母成者或於屏後議英奇或於甘旨卻餽獻或貧不自存而摧殘款曲以致令名非不奕世

表見而智效一家名成一職者皆不足爲太夫人比若夫知國運於方隆歷三朝之聖主相夫子於改元初命之年撫令子於開國承家之際古來如太夫人者幾人哉憶昔在松山席上時松山抵掌談天下務如數家珍山川可以聚米畫笏可以成圖才識貫天人而毎聞太夫人之命則惘惘如無聞知惟太夫人是教松山與人不汎易同朝歷職必擇瑰奇傳達之士始與定交其大度弇長天下矣器量淵灝目無難事而近太夫人之聲息則唯唯如不勝衣是雖松山

純孝性成非常行可擬亦是知太夫人仁慈貞惠有以致令子之恩勤若此也今日者東南民力已竭而邊海之衽席尚未安松山跨制兩浙東通八閩海晏風清西控三吳仁淪澤沛譬之一家松山爲衆子母凡厥浙民皆得受其襁提褓抱而教澤之淵源又孰知太母之爲停蓄哉嗣將續著旂常而名銘彝鼎松山三壽爲朋誌閟陵之美而太夫人德配西王母不僅爲今日之金星與婺女爭華也非太平之盛事歟

曹都統壽序

從來英奇偉傑天實誕降以佐
天子廓清宇內名著麟臺功垂鐘鼎復錫乃遐年俾其功成名遂之餘得游泳於十洲瀛島間與赤松黃石放浪天地慨諾古今如子房少伯其流亞歟故英雄未有不神仙者也今
聖天子龍飛首出宵旰東南命大將軍建牙仗鉞以坐鎮兹土也則邊庭之寄疆埸之守黎庶之乂安方輿之磐固皆仰大將軍雄才大畧而綏奠之然而折

衝樽俎决勝千里尤必藉奇傑之士深謀妙筭參畫而佐理焉而後邊庭可寄疆埸可守黎庶可乂安方輿可磐固是
天子側席閫外之臣復延攬英奇偉傑使之幃幄運籌以佐閫外之治則莫有如我曹公其人者矣公奉
命從大將軍撫蒞兩浙浙當江海之會左連閩粵右接金陵山陬海隅得無有逞後夫之雄而陛梁者乎公曰畔而執之服而舍之示之以威而輔之以德王者之化也今邊方烽息海不揚波誠公前箸所由致歟嘗偕師閲旅公則進語曰將軍龍驤麟振尤宜崇禮重祿身先士卒而輯和之則臨埸决敵兵氣震聳而後可用也於是部曲整齊行次不亂閒居懷忠而守律遇事鼓勇而爭驅自非公叅佐之功不至此浙俗繁囂兵民雜居而爭易也公曰兵宜輯睦民宜撫字教之以義道之以和而後兩可卽安也今什伍無强悍之卒市廛無狡獪之民各安其居樂其業昇平盛治固非公協贊而丕臻之乎則予所爲英奇偉傑
天實誕降以廓清宇內匪公其奚屬耶公英材異能

出於天授故不必探陰符之秘竆丘索之奇而指畫策謀輒與黃公素書衛公韜畧相符契則出而軍旅之間入而廊廟之上股肱
帝室黼黻皇猷公殆有以任之矣公爲人磊落超曠於蓮幕抵掌之餘嘗放情山水以自適六橋堤畔靈鷲峯頭時徜徉而嘯傲焉或畫船簫鼓坐月而飲花或朱戟雕弓連鑣而結騎都人士女雜沓叢觀望公若神仙中人于是有諷吟我公者有頌祝我公者有舉手加額而慶幸我公者盖以公能佐大將軍克著

閫外之休而使黎庶奠安士卒輯睦邊陲無羽檄之警朝野見雍和之治則麟臺著其異績鐘鼎勒其弘勳豈非當代之偉人興朝之柱石哉今乙巳仲冬望餘一日爲公懸弧令旦賓朋稱觴進祝弋余言爲公壽見公堂上列朱履羅英奇琳琅珠玉不脛而至此又知公之能禮士而親賢也故爲之叙其生平著其行事而見公之奇謀異能足以緯地而經天者如此又何必進安期之棗上瑶母之觴張雲璈之樂奏霓羽之曲而始頌公之岡陵松栢哉則公之胸材類子房氣度類少伯當功成名遂之餘自能與黃石赤松游泳於十洲蓬島間而與天地古今同其壽所爲英雄未有不神仙者殆於公更足驗云敬爲序

馬太君六十壽序

造化精華之氣惟人獨鍾人生福澤之隆惟壽乃貴古詩有云上有百尺松下有千歲苓此言積厚者流光根深者枝遠也蓋松生巖石體無附枝飽以霜露加以風日挺然干霄惟千歲之鶴與之爲侶以其堅貞之節於蘩植之中足以基壽如此也人之負異質者多膺厚福亦享大年然男子具鬚眉矜氣骨被榮席寵所應受也至有以巾幗女子而行同姬姜名埒班謝履豐樂之實而邀里黨之稱襲襃封之重者此非其德足蒙庥善堪永命異人之品者未易幾也嘗讀晉記至范逵投宿陶侃家以懸磬之室而膺馬僕之多甚爲陶子慮其露拙迨陶母截髮剉薦粢餼無缺不獨逵服其才辨感其慇懃千載下猶企懷賢母宜其有哲嗣如征西也乃于稽近代歷選知交得踵美而增華者有馬老親母崔太君焉太君生自望族逵彼名門閫訓習於幼儀而內職彰於歸妹盎巳步曹班之逸塵慕共宋之高蹈者矣余因親暨姻郎不獲細綜懿行第耳習所聞知其恭謹

著咏于蘋蘩慈惠比詞于樛木儉素不傷于葛覃而操節嫓美於栢舟大率與陶征西范孟博徐孝直之母後先輝映故能撫人龍於膝下策良驥於平原處盈食厚而康吉無恙且昆季之孝友可風箕裘克紹蘭玉森森孫枝茁茁咏岡陵而歌苞茂太君之壽政未可量也

楊都諫太夫人七十榮壽序

蓋聞母儀天寓儷坤維内則助宣德均載物淑慎流徽於女史幽儀紀美於彤篇是以蘋蘩備位萬有欣其權輿禮教比隆六符俟其交泰履端正本爰始於斯若夫歸風貞幹衡霜振葉徙地昜孤斷織存訓象服榮於四德壽母光於六義斯固閫閾之所儀型環佩之所師率有裨班鏤樂爲稱頌者也恭惟楊太夫人間世禮宗肆今聖善南金望族崑玉華楷代傳名節洛陽忠孝之家世濟文章北地崔盧之秀孝經

爾雅夙諳茂姿麟趾鵲巢蚤摛芳詠闕氏素稱其不櫛班昆每讓其多才準繩姆範不裁道韞之詩尺度禮幃洵有憲英之鑒是又齊女誡於韓穆比閨型於顏栁矣及其鳳鏘爲水鹿挽弘農范希文之恭儉帷幔安施包待制之清嚴昏晨有則加以壺推陶孟人聯鍾郝嗣音匪易思媎爲難太夫人修行婦道咸致宜家敬事尊章式昭釐降迎亦而立歲寒松栢之心奉餐而前魚餚饔飧之節法不遺於東海理獨備於金陵冀大夫之英明敬修彼儘山夫人之賞識詩詠

知來日孝且賢靡有間巳若乃方賦鳴鷄旋歌舉鵠
隔世叔於夜臺黯秦嘉於别館嚮清風崖上之詩非
無素志漬文廟瓢中之影何補遺孤况復間阻鄉關
流離南北河東采鳳翦羽無從京兆春荆枝條莫折
紉綵而字子興懷深風雨織履以給方進數歷春秋
荼蘗三餘蘗寒午夜雖紛參丸熊之愛剉薪截髮之
誠方之於兹又寧有過焉今者靖調都諫温室秘言
瑣闥通籍風清雙舘絳衣白簡之名秩觧五時鳳閣
鸞臺之望待陳槐棘虚左端揆晉錦函子

天寵酬玉軸於高堂張魏公覗端行直由奉教於傳
書歐文忠焱論敢言乃肅心於畫荻雖聖朝儁老良
本過庭而名世大儒多承毋訓所以趨禮修敬事之
誠敉愚坻而善風俗崔山南人倫之盛踐藩嶽而歷
台階况太夫人禮義自藩温清亶其夙夜經緯應節
氷雪資其勤苦者哉銀黄三組金紫九公動而益高
未有既矣兹惟十月時屆小春納重穋於天囷擣芙
蓉於木末當諸公娱樂彩衣之日正太夫人古稀設
帨之辰履長致慶進無疆以萬年爲酒介眉肆受天
之百禄娣姒承歡階庭燕喜賓朋獻頌里閈稱觴德
門發藻無非洞庭之春蘭訊流芳豈必安期之棗且
景仰毋儀叨依世譜睠維古昔稱述大年若孟毋以
胎教明信泰姬以令德存教穆姜以慈和受祚大家
以清節垂戒莫不敬蹐上筭動致永齡彷彿期頤優
游耄耋太夫人劼毖早年勤勞中歲韋經品騭猶耳
牖於遺言卞授紛披尚心期於先德披攡五花不移
布素望隆三事更勗忠貞崔夫人之勉博陵以清白
劉太君之儆元城以報國若今揆昔未有若斯之諄

世經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文鈔 壽文

切者也大齊駢至又多乎哉是用謹致質言少資嵩
祝云爾

熊太孺人八袠榮壽序

易卦五月爲姤聖人雖致儆於一陰初進有勿用取女之戒而仍大其時義爲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故午日生男古人不以爲宜而女產自符陰德富貴壽考多萃於其中誠有驗於誥命之文也今歲在甲辰節屆午日爲熊公封毋程太孺人設帨之辰春秋至是屆八旬矣固天姥之殊慶而人子之所謂弘願也顧是時太孺人方被錦扶杖於家以受戚里之嵩祝而令嗣僉憲公雪

巖獨拮据一官於武林莫獲躬申萊舞於膝下望白雲而興思秋公之歎洵不能已已也雪巖公恩德布於武林者已久今日感發祥之有本爲太孺人歡呼者知國人莫不有同心也一日其僚友諸大夫持雪巖公乞言一幅屬余致祝以余知其母子離合之情必悉而不在於區區文字之間也然則爲太孺人揚詡不暇其何敢以不文辭太孺人起齊安著姓來歸贈君雲從公甚早所以佐夫君下帷及孝養翁姑娛司農先生晚景者道靡不曲至溥愛諸子推恩妾媵亦復油然鳲鳩均平之仁樛木下逮之德也無何家嬰遘閔既躬親績紝資名師良友以課藐孤之誦讀且運逢百六能心存救濟解橐金以全活亂離之婦女視古陶鄰諸母之賢豈多讓哉則請順子情爲之說曰壽耋母與壽壯母異愛日情急喜懼不同於恒情也又順子情爲之說曰壽遠母與壽近母異鄉關白髮不比於在署定省目覩斑斕也此雪巖公乞言之詞所以獨摯也而余爲諸大夫效奮祝自當不於其子而於其母摯也不知其慰也則請順母情爲之

慰曰壽賢母與壽愚母異愚母戀其子以田舍利祿專以自爲賢母督其子以君父貽戒祇責其奉公太孺人之意豈淺淺以戲綵爲樂也則又順母情爲之慰曰壽貴母與壽常母異蘿褘之榮綸綍之寵先足當麥丘之頌華封之讚也而況於太孺人實有隱德足以昌後者即足以延齡期頤載望塗遠難竟冠帔疊錫如日斯升是母是子皆可以泰然而無慮矣即雪巖公自釋褐以來閱今十餘載爲邑令則修安仁枚輿之養處西曹則體雋公奉母多所平反之教今

官方岳政成績著又皆如陳忠肅在南都時一稟馮夫人杖隍金魚之誡可謂克嚴慈訓矣於子道誠有足風世者而何較量於年之耋壯地之遠近不寛然於賢貴壽母以上同於北山孝子之思爲卽以三楚女德載在往籍者頗多賢媛更不乏壽母賢媛指不勝屈矣如何麻二姑皆列仙釋長生不老而麻姑石橋飛昇之瑞又卽肇跡於齊安與太孺人同郡安知非再來後身乎是可爲太孺人祝矣則請爲太孺人掇艾旛浴蘭湯剪鸜鵒之舌啜烹梟之羹折石榴之花酌菖蒲之酒以佐一觴曰此午日壽筵卽王母蟠桃之會上元夫人之所涖止也姤之所謂品物咸章施命誥四方也於是諸大夫遂以余爲善禱而屬綴其言於簡端是爲序

祝姚花王七十壽序

聞之穆叔品不朽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分擅之俱足以享大年耀千秋然而一函三稱太上者獨歸之德何也蓋德者神明之妙而靈通之府也其勳庸謂之功其英華謂之言然湯武之功猶曰慚德佛老之言猶日畔德有道師表人倫而不必功汾陽功蓋天下而不必言宋之韓范功勝言歐蘇言勝功太上之域苞孕兼三之位甚矣三代而下何若斯之難也若夫不必功與言而抱德獨善其身者古來穴居巖處砥行立名號爲散聖逸民布衣處士以自附於太上之一班者若而人翁其流亞也是可進而揄揚其德以維風可乎翁爲新都休邑之蓀溪里人蓋詩書舊族其山蔥鬱而聳秀其水紆迴而澄靜故往往所出多畸人碩德焉翁垂髫至性純篤事二先大人克盡岵屺之勤於諸昆季咸協塤篪之音推之鄉黨親朋敦好初終如一悉無間言人咸敬之重之曰此他日堪爲吾鄉之楷模也又嘗以其抱倜儻之才負不羈之望咸許爲不可量翁乃益苦志下帷以典

世經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文鈔　壽文

謁年走錢塘入爲諸生至今之子若孫映麗湖山皆翁始基之其爲文章觸目琳瑯力追先正夫何而名噪西陵諸名士與之游無不折節下之嘆以爲英絶領袖乃起而蹶者再人羣爲之騷屑不平以爲世之小才浮豔鵲起褎牖者無筭而天以是靳之抑獨何歟乃翁灑然自得濟愉簡宕日益甚落落焉不爲世所沉浮而人亦不得沉浮之蓋得之性所然也與世之才人智士搔首問天而亂心於功名者絶徑庭矣且天之靳與以貴者正以成其隱居求志負德篤行

之士也其居嘗深靜自適上下古今口若懸河商歌清咏睥睨一世是豈謁上官朝

天子慎語默之得而拘其傲放者耶家藏牙籤萬軸擁百城而立傳經課子外恒與賓客讌集豪飲無量有靖節之風然科頭箕踞目送飛鴻不喜作人世煩文苛禮態是豈盛衣冠習傴僂戒轟飲之得而抑其逸宕者耶素甘古樸厭末世鉛華之制膏粱之習敝冠野服屏卻侍從緩步當車逍遥湖山間人望之如神仙中人時以節儉訓諸子曰先進以正禮樂寧儉以挽風俗聖人之意不可不知也是豈列鼎食拖朱紫雄呼擁傍輿馬之得而易其淡泊消其寧靜者耶故翁之抱負經綸不克用世而消磨山澤烟霞中且少嘗制義類多散軼胸羅古今性明理學又不喜以著述博聲而不能不俾羨於翁之立德也德者有得於心之謂其端甚微其用甚大其本厚植其事陰行迹而求之非得心之謂矣書曰邁種德又曰德惟一易曰與天地合德非其端甚微其用甚大乎翁之研究斯義當有素矣聞翁之先尊人爲鄉里師表曩者

崔苻搶起先尊人捐貲募勇士率先力守其里遂得完壁是翁固積德以遺後人而先有其遺之者也且翁性樂濟困扶顛藉其貲以全身家者未易更僕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所施之德不自言而人亦不知者居多此非厚植其本陰行其事乎然翁之積德深而天之報德豈遠哉曷言之堯時華封所祝不過曰富壽多男子耳翁守成先業兢兢不敢渝志越分故雖非倚頓然頗善居室得鼓腹太平之下有厚幸矣乃其本清真其養淵邃今爲古稀其貌童然而目炯然

聽瑩然而聲㟝㟝然了如年富人钁鑠哉是翁雖享遐齡弟太公而兄彭聃無難也其子十一人今膝下稱眷壽者七何敷蘭芬玉潤麟趾鳳翔服商賈者明義利之辨抱俠士之風誦詩書者登風雅之壇有遠大之望鴻賓鵬搏一瞬千里何用蓍卜他日顯親揚名當未有艾其孫若曾類皆岐嶷不凡繩繩奕奕以貽無竆是封人所祝翁固有之而不疑矣因憶余嘗有言真富真貴真壽之說者蓋富非獨錢帛德之潤身仁義之飽斯真富矣貴非獨位祿修其天爵孝友

爲政斯真貴矣壽非獨年齒仁者自壽大德必得斯真壽矣翁又可庶幾以希近之其樹不朽而附於太上之一班者大知大年真不啻升恒矣哉翁之夫人亦於明年是月爲七旬之設帨白首案眉瑞符四世德星列聚業永千秋其樂未央也諸子其進而或歌百年而侑以壽斝或頌岡陵而酌以大斗翁其輾然受之而毋辭

世經堂偶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二十九

祭文

祭大司馬清獻趙公文
祭游母文
祭諸鐵閣文
祭錢親母文
祭王德扶別駕文

楊宗師母夫人祭文
祭中憲大夫會齋范公文
楊恭人祭文
祭武昌郡丞王鹿洞文
祭馮太夫人文
祭彭悟山文
祭張孺人文
祭祖太翁文
祭甯母張夫人文

祭王及門文
姜母徐太夫人祭文
祭靳總河公文
祭先太安人文

世經堂初集卷之二十九俳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甥蔣華名山校閱
同學陛次雲雲士選　鄉月秋憲正字
受業余演震衍輯　男恒月就山

祭文

祭大司馬清獻趙公文

嗚呼賢才之生關乎氣運有宋之盛也重熙累洽至於慶曆有清獻趙公挺出焉我朝之盛也重熙累洽至於今日又有清獻趙公廷臣出焉觀乎一門卜乎天下夫其忠誠貫於金石學術富乎古今經綸足以拯民命政事足以裨皇猷此先生之所同於清獻至其發天理之真以求人心之是闡聖教之微以振俗學之衰不知清獻之視先生何如也旦輩辱在函丈蓋非一日與先生之盛德懿行莫能形容其毫末然見其氣和而莊辭溫而確故我後學則以作聖爲期論及時事則以負國爲愧寸心炯炯竊謂蒼生有福後學有造光休命於皋夔振大雅於伊洛詎謂止於是耶嗚呼生負天下之望没關天下之戚旦輩有慟

豈獨以其愛私

祭游母文

惟母誕降北岳作嬪西陵德與性植福與壽并生篤慶於邦家沒耀魄於辰星凡婦人功業豈在身爲相夫貽子其及無涯譬如喬嶽大川雖不見其轉移而吹風流霆騰雲行雨百物膏潤孰非其施赫惟游公楚材夙馳來遊上都蓮幕疇咨多有偉績皆母維持未幾鹿車共挽偕隱雄關案齊廡下蘆薦同甘山海鍾靈篤生名賢名賢惟何厥惟子元岐嶷穎悟三教眞傳起衰振獘家學淵源受知天潢國士尊崇公展

下拜絳帳馬融

天子臨軒奪席侍中放爲文章一代擅長明心見性炳炳烺烺將來即事事治即民民思軒昂崢嶸爲國瓊瑤於此共徵子元之奇特益知慈訓之鴻圖况其諸子諸孫方進未艾尤振振乎其不可期嗚呼東海若木已長出輪之枝西橋老人將行百歲之壽孰謂奄忽世事如秋某等與令子遊義屬通家情以世綱傷一往之不返薄陳辭以薦羞

祭諸鐵闇文

嗚呼鐵闇翻然去人間世耶其惝怳依稀於耳目間耶人誰無死人誰能死吾奚以哭吾鐵闇也鐵闇少負奇才早膺時譽一試冠多士再試魁羣賢即其瑰偉之資繼以特達之遇展措當大有可觀何歷落難忍躑躅楚江一旦鞠凶竟成古今別也嗚呼鐵闇遂死耶吾且以死生齊世人彼囁嚅脅諂者頹靡殆盡耳鐵闇槩峙山嶽目無卿相其氣不死也彼面唯腹非兩雲叵測者自晝鬼域耳鐵闇辨是非剖恩怨言與心俱出心與言俱止其情不死也彼局促九封一

無可恃者慨慨欲絕耳鐵闇受千駟弗辭揮萬鍾弗顧其識不死也捐金焚券恤隣睦族其義不死也要可哀者安樂兄弟急難路人君子道消血性之死也久矣鐵闇仗義執言排難解紛其豪俠不死也繇斯以觀死不死之於鐵闇孰輕孰重鐵闇之於世人果誰死誰能死哉惟是二三兄弟既同桑梓知交又偕風塵辛苦若一手足豈堪離折而兩鐵闇翻然獨逝莫知所之其何以為心來匊杯酒涕淚几筵咽梗而衷莫既也有惝怳依稀於耳目間而已矣

祭錢親母文

嗚呼緬坤儀之合德兮惟柔順之攸行繄扶輿之鍾秀兮爰毓質於名門既貞靜之克稱兮允內則之咸循敦詩而被禮兮婉嫕而文明覛古媛其比隆兮洵中外之皆欽恭婦道而無忝兮師七誡之恂恂善克相而正位兮亶四德之彰問闈修髓之必虔兮亦櫛縰乎鷄鳴蘋蘩之恪謹兮愜慕克勉乎宗祊聯郗戚其婣娌兮日慎與醇嚴以率下兮惟儉與勤敬戒之無違兮守古訓之諄諄垂壼範於令女兮弘家道於幼孫方絲蘿之附木兮何旻天之不仁嗚呼孺人既賢且淑宜慶其篤理數無憑忽奪之速蘭薰而摧玉貞而促霧掩中宵霜飛半綠芳規歇絕光華不屬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軿輅晨遷音容天邈笑語雲烟霧衣虛襲繐帳空懸紘摧鏡破抱痛中年熒熒遺愛涕泗潺湲嗚呼古亦有言兮仁者必壽胡天道之無知兮罹茲閔遘寤壞有知兮悲號滿袖嬪則永貽兮靈其永祐嗚呼邈終天兮路已黯紅泉寂兮中慕深忝葭莩兮增歔欷陳鹵皀兮肅明禋尚饗

祭王德扶別駕文

嗚呼公竟逝耶公竟長逝耶余向從公遊追隨三載知公才而賢者也間嘗言天矣天果不可詰耶又嘗言人矣奚才者夭而賢促耶公逝雖三月撫今思昔猶若同堂睹茲黎庶而潸然曰此公綏乂之民也過仙吏霞起之堂曰此公承流宣化之地也溯東湖物外之舟登樵雲見山之閣曰某某與公公餘載酒之處剪燭論文之境也言猶在耳貌猶在望或談忠孝或講經綸其時公不肯遜古人余亦不敢以古人遜公逸氣干霄孤懷絕俗謂天壤間有公方期致君澤民共砥風嶽願學古人爲不朽事業詎知青雲入夢絳雪易消遂有今日者乎嗚呼公竟逝耶公竟長逝耶余茲重有疑矣天之靳人才與賢也才者什一不才者嘗什九也賢者什一不賢者嘗什九也公本青箱世胄才長四應風度不羣見者知爲大器十七筮仕即簪筆爲郎三載考績特舉異才外授西粵迺令不獨治列高等且善國語清書蠻僚畏若神明轉遷三台別駕公遇事剖決案無留牘揮毫染翰態有餘

妍其學問深沉有大過人者乃如歷試外任未展大
負遽駕赤虬忽夢蝴蝶與古人同慨也悲夫公於壬
成之春運餉滇南直至癸亥花朝方始旋署上臺憐
其才委之入山採木又委之署天邑篆又委之攝紹
興府事以致積勞成疾溘焉長逝記公握別之期與
公歸終之時纔六十日耳初聞公有採薪之憂意謂
勿藥可愈不料竟成永訣也余茲重有疑矣如公之
才之賢而竟天之促之耶豈天之待不才與不賢者
厚而待才與賢者薄耶噫嘻我知之矣古亦有言蘭

薰而摧玉貞則折雹碎春叢霜凋夏葉自昔其有然
矣獨惜以公之才之賢如祥麟威鳳景星慶雲不克
霖雨蒼生衣被天下而惟以別駕終也悲夫至公易
簀之日又在稽山公署余未遑執公手一訊後事要
爲愴情嗚呼公竟逝耶公竟長逝耶觀夫堂上之白
髮凄然帷中之紅淚潸然凡煢煢苫塊者止黃口一
孺子也嗚呼容已杳矣路已漫矣死者不可生往者
不可追矣公其有知耶其無知耶豈公之明哲而竟
寂寂耶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楊宗師母夫人祭文

嗚呼前輝後揚德音累葉世澤鴻長巖柔德曜清淑
邑姜勤勞不避富貴能忘令配君子椎髻布裳珠玉
焚擲鹿車自將機杼井臼杯棬酒漿蘋精藻潔肅穆
蒸嘗舉案必敬割肉必方蘭膏佐讀誠且規良太翁
大儒楚國之望無何早世節烈芬芳誕生宗師一經
義方熊丸嘗膽斷杼風將剪髮剉薦八州名揚譽收
德成雲蔚霞蒸湛母之智孟母之型本榮本茂源潔
流清先鞭騏驥看花上林起家縣令著跡神明總領

州牧卓魯循聲特 恩內名紀績
御屏歷遷清要郎署福星儒林素望氷鑑人倫登樓
無忝倚馬可稱長楊獵賦天祿元文百尺豪邁七步
儁英五鹿折角八厨讓能神蛟絕影天馬空羣情文
並摯忠孝共純兩浙才藪奉
命衡文矢公矢慎鬼神共欽真才悉拔孤寒咸登斯
文吐氣吾道干城允文允武堯李公門不負母訓不
負
聖恩校士未遑母訃遽聞望雲淚涕嚙指心驚慈幃

仙撤哀毀捐生蓼莪讀罷風木傷神衆晋勿許讀禮陳情旦等忝承世誼夙識德音春歌不作巷哭如奔知生知死涕滴者英哀挽猶末絮酒重斟臨風踊躃用享仙靈嗚呼太母灑然辭世遊戲上淸上壽非夭五福旣臻鳳雛如謝龍種如荀生人之樂無滅無增承淵示寂靈藥擣成醴泉玉液芝草金莖世人愚昧空用悲辛嗚呼哀哉太母夫人樂不可名宗師儲相爲國幹楨諸孫瑚璉自薦大庭爲麟爲鳳作楫作霖甘泉函影內則典型可以不朽永二千春

祭中憲大夫會齋范公祭文

嗟乎人孰不矜於貴顯兮鮮罷壽之兩全又孰不榮於繼續兮雖士庶之獨先頊宮袍之加錫兮貢卓異之天年漫文章之㸃頌兮著廉俸之微篇豈甫束之甲第兮得仲淹之家傳未數載而巍峩兮復首嗣以登賢公始督志於文學兮標子丑之相聯旣勤心於民事兮政催撫而莫偏蕊膚施之黎庶兮念困苦而靡前嚮鄞鄮之恒產兮代逋欠而賠蠲罕彼令之淸勤兮累功績於簡編惟我撫之悠揚兮馳特疏以褒

廉郡司馬於常地兮輔治理而無愆拜賜蟒於公庭兮允賢勞之足甄羨東魯之遺風兮欲往駕而盤旋迨天章之下及兮膺守兗之喬遷經幾番之變革兮民瘠薄而罄懸顏屢次之裡償兮家寥落而風牽寧憂虞而莫措兮引微過以降悛不機謀而集事兮與僚吏而爭妍維桂月之初盈兮竟遺世而登仙逾甲子之三歲兮始聞道而孤蹇處宮闈之五嗣兮宜何似而悲漣效仲兄而習起兮承嚴訓於拳拳去舘閣之佰逵兮使聞訃而心瘨背先君而遠逝兮失麻位

於綿々姻聯科而猶子兮信痛戚之糾纏辭國史而
就江憲兮思廢食以忘眠凡同官而通籍兮聊羞庶
而來箋望鄞城以致禱兮祈靈降而遲延嗚呼尚饗

楊恭人祭文

嗚呼恭人之相我濬菴者幾四十年凡所以佐之以讀書勗之以居官者意無不厚而義無不全無分子姪而各盡愛養之道不可謂非量之大多立副貳而早爲後嗣之計不可謂非德之賢卒先歸里而教子女經營家政而治田園身居富貴淡泊自安雖甘疏食不爲物遷若恭人之慈祥豈弟嘉言懿行已詳於行實銘誌而爲世所共傳無藉乎吾輩瓦釜樸訥之一言獨以宜壽者不嘗必得而思之如鉄然如以動者失其本原而靜者壽則恭人喜怒不形寵辱不驚而不倚不偏如以恐者傷于殘刻而仁者壽則恭人澤及者遠御衆者寬而如日如川如以奢侈者喪其資斧而節儉者壽則恭人繁華不御飲食不豐而淡素自甘或則謂七十古稀而近古稀者壽亦不少吾則曰顯揚之望未遂蘭孫之願未酧而尚宜久延豈賦於命者非有餘而恒不足受於天者毎得其偏而不得其全豈來也有所自去也有所歸而早有其月日又豈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而徒貽人之抑鬱

而流連吾其以情之無已者爲之詞而奠爵於恭人之前黃雲黯〻亘蒼天神歸瀛島指飛仙參差閶闔矢隨肩仰屋淒其泣涕漣松濤檜樹風蹁躚澗溪河瀆水潺湲爲潛爲躍恣盤旋鸞鳴鶴唳逝車軒蘋藻椒漿克豆邊重申眷顧乎後賢靈爽豈曰辭遠〻翩翩直下繚山巔

祭武昌郡丞王鹿洞文

我公其遂止於斯耶公之容尚彷彿其可接公之音猶依稀其可聆况書戟之凝香者宛矣雙熊之軾黃堂之佐政者依然五馬之榮公其不止於斯耶何爲乎登其門而素旐之翩〻巳迴風而噎影撫其几而添燈之悶〻尤慘目而慟心嗚呼公其果止於斯耶

憶某之獲從公遊也自甲寅始公奉

命武昌某亦從戎軍前朝夕過從俯而受良友之益仰而儀先正之型或商酌機宜時畫平蠻之策或咨詢疾苦刻懷撫字之勤軍供之暇籌書之餘或倚花而問字或映月而論文湛乎氷鑑之澄物藹乎春風之拂人問月旦之不苟殆江山之有靈曾幾何時而公抱恙矣每念應有勿藥之喜迺今日而公長往將何以慰仰止之忱嗚呼我公奮跡中州看花上林題名雁塔待詔金門紹青箱之家學首擢白雲之司移金山之惠政再留黃鵠之恩嗚呼公之行璠璵等貴而官僅列于司馬公之文琬琰同壽而年未躋於大齡豈造物之真不可窮詰而必公之果莫能與爭頷

某等之所以慰公者以公之後裔亭亭玉立而某等之所以自慰者以公之遺範凛凛如生嗚呼榮枯之數如響之荅生死之理如環之循固知不必過爲悽愴第感念疇昔臨風而涕無從者寧漠漠其忘情嗚呼哀哉非鼓鐘之樂絜酒豈雲樹之樽特以情之不能自已者爰揮淚而顲於我公之靈公其眞止於斯耶詎恐予而不來格而來歆

祭馮太夫人文

嗚呼天地氣化必推物始珠海淚碧玉山烟靑鵷雛育鳳角端生麟龍駒天馬暘谷炎精共推天地之有始萬物之有母也聖賢將相莫不皆然故空桑誕佐蒲花孕聖黃雲赤龍覆於慶都神人風電感於豊沛下此和丸嗑膽千古徽音剪髮剉薦八州雅稱孟氏垂訓陵母知人事固未有流潔而不由源清末茂而不由本榮者也況節孝彪炳輝煌宇宙如我馮母太夫人者當世豈多見哉太夫人族衍侍中門高大戴久傳儀禮之嫺素著賡歌之雅及歸起甫太先生結褵未久中道棄捐上奉髦姑下撫血嗣進而定省退而鞠育艱辛備嘗歷四十六年如一日者非純孝全節曷克臻此上帝眷善佑啟後人再來先生得成進士天下始知太夫人爲節母先生爲孝子邺荷

朝命立坊旌表再來歷任滇雲將母之官晨昏侍養之餘得爲良吏皆太夫人之流英散采所致也無何太夫人懸念故里稅駕東歸阻楚之寶慶積勞成疴再來請假不得號泣籲天經秋報愈板輿仍旋洱海

再來躬逊道左節母孝子兩栢慰耕孰知太夫人越日仙遊矣嗚呼此正天之所以報節母孝子也未幾再來恭膺

天子之知開府百粤戡亂保民多有奇績内擢左司寇以備顧問而再來陳情再上乞歸母骸於首丘遂

欽命南下扶柩卜塟台之士大夫咸以爲太夫人再來先生之節孝所致靡不追念太夫人之往事而悲其遽殞也嗚呼望婺星而神黯睹仙馭而涕濡罷春歌於巷哭薤露於日晞旦等誼屬通門素景節孝

提攜鏡具願效先儒之生芻哀挽楚些不減宋生之桂醑嗚呼哀哉投紫軿而盍目對青鳥以求書固知太夫人幽貞潛耀源遠流長行見再來霖舟叶夢麟閣圖形太夫人闡德宮儀甘泉画影七尺封鬣於防五鼎應假有廟爲千古之孝思作億世之母範者良有以也

祭彭悟山文

嗚呼稽叔夜山陽之笛向秀聞而興哀謝太傅西州之門羊曇過而下淚風雅云亾山川不異悵然若失惟公之逝昔余初遊河北我公新授黃堂遂登龍門於桐栢既聽赤芾於濟源卓魯循良龔黃勲業似水成謠如弦致嘆自增秩而賜金乃書屏而紀績且其地多萑苻之殘寇山有伏莽之餘孽公乃撫字瘡痍整齊方畧於是躍白馬者貫犢歸耕畏黃巾者稽首就縛最計一奏璽書三徵

特簡良翰觀察濱宗余方再遊中州公正建牙九曲十載素交不減蕭朱之結綬三生良晤卻同李郭之仙舟帶礪承圖遐邇攸往正擬功媲神禹誦平成明德之休績繼司空效砥柱登封之盛巳而余歸自天中公忽騎鯨天上名伯之棠未蔽于公之門必高是以家傳絲筆人與佩刀陞士龍哲昆聯是雲間之俊荀鳴鶴孽從咸稱日下之豪心切有喜憐叟悲焉嗚呼蘭膏自煎信有斯言菊水延齡徒焉增嘅方諸曾氏易簀無慚喻彼黔婁正衾何愧有玉樹之前森無

木奴之後計嗚呼哀哉秋風易起秋露易晞原草未宿落葉辭枝酬酒一滴寄情楚些想像德音如睹光儀然而欒布難亾已祀燕齊之社劉侯有難叓修秣陵之祠公其知之否耶

祭張孺人文

當壽考之綿綿兮惟靜德之爲然騁坤靈之化育兮厚萬物而配天應時序而發祥兮佐夫子於變遷樹閫儀於家訓兮盡婦道於芳年供燈窗而侍讀兮望泮水而希賢果成名而廢節兮寧守拙而安全倚湖光而流覽兮對山色而盤旋爰三潭而比潔兮效靈鷲之孤騫撫嗣胤而昭代兮引世族以回愆巳居功於盛土兮又立業於荒烟倘冕裳之拮据兮任韋布而寬延使顯揚之蹇蹇兮俾卑遜而持權能流行於將來兮實繼起之無前爲蓬門而甲第兮屬孫子之爭先忝桑梓之伊戚兮需休寵之餘憐去耄耋之豈齡兮就島嶼之仙巔見俗情於訃訴兮隱哀痛而留連惜萱春之失茂兮慨葵夏之徒鮮怨復怨兮衰而逝羨復羨兮壽且寧膺而碓兮子雋拔幽而闡兮女娉婷涵才兮良季備美兮名媛妾睦兮戚譽獨善兮里言在外庭之雅頌尚呻吟而未巳矧內氏之慼藉鮮啻說以蘋蘩

祭祖太翁文

太翁竟仙遊耶且自京邸即耳太翁名實未嘗望見顏色也省親返浙適太翁長公君寵公祖司馬台郡即登堂晉謁太翁雙眸炯ニ矍鑠自雄私祝太翁必享籛鏗之年偓佺之筭以見子孫之重熙累洽奕世簪纓爲未艾也嗚呼太翁竟仙逝耶溯厥太翁少而岐嶷長而英偉承閥閱之舊戎事起家從龍開國爲畿內執金吾早有建豎辭組養尊問安黙頷然積采流光佑啟後人如長君膺

帝之眷題柱未央佐理容臺介閒最著時浙東多事簡佐赤城文經武緯巨憝藉以蕩平台郡危而復安者長公之力居多孰非太翁之義方穀似所致也次公都閫長孫遊府俱以現任節鉞假道定省咸得訂交於余英資偉畧嬌ニ虎臣餘皆玉樹金枝彬ニ名世亦孰非太翁世德作求者歟未幾廊廟酬勳即拜君寵公祖爲廣信牧太翁叟以循良爲勗公祖素稱孝友世所則傚甫得下車惠政遠聞尚討去台之日某等稱觴誌別太翁周旋酬酢無異少年頷郊外黃童白叟攜壺漿相送于道者百里不絕欣ニ色喜慰勞至再有如此日嗚呼太翁竟仙遊耶旋有客自江右來者亟詢太翁起居乃竟以化鶴對也某等不勝欷歔命祝史而陳詞焉詞曰太翁之德著范陽太翁之功勒旂裳褒封綸綍出長楊仁壽永年祝無疆經綸大業付黃堂壯猷舄奕動巖廊仲氏流徽奮鷹揚文孫踵起畫龍驤忽聞騎箕超八荒朝遊閬苑夕扶桑楚些歌發九秋霜薤露風高悲且愴某等棲遲在海邦素車白馬愧范張生芻一束遠能將神其來格此瓣香

祭甯母張夫人文

余嘗讀古今賢母傳未有不相夫成名教子作忠者也然自孟母陶母房母而下其徽音不可多覯矣至如

聖朝賢母繩〻振〻後先繼起考之冀北得我甯母太安人尤稱金閨之秀焉嗚呼太安人生長名門作嬪巨室凡所以奉姑嫜覲妯娌待長幼撫臧獲者莫不出之於慈祥愷悌淑慎可風其經理家政恭行節儉又賢母中之罕見者也且篝燈紡績允熊画荻勤於義方之訓聲聞里閈以致我侍御公早魁藥榜待

詔金馬門讀中秘書即有朝陽鳴鳳之槩晉階蘭臺侍御公益正色立朝鐵面氷心皆秉母德凡上封事天下之人咸嘖〻曰此真柱下惠文也代巡兩淮鹽漕興大利除大奬迄今商民嘉頼之循子二龍令孫三鳳或登賢書或蜚䅿苑悉循母訓而甯氏名媛皆遵壼教門楣宅相競推清華之選宜乎太安人鸞誥重封遐齡增筭恩榮與大年相埒乃奚以七十有七而告終也雖古稀耄耋世稱上壽在太安人不爲夭殤第爲之子若孫并宗親之祝太安人者葢不止此也嗚呼豈賦於命者非有餘而恒不足受於天者每得其偏而不得其全豈來也有所自去也有所歸而早有其日月又豈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而徒資人之抑鬱而流連者乎某忝乏楚水忝辱通門久仰母儀緬懷慈德望雲軿之縹緲瞻鶴旐之翩遷炙鷄絮酒聊以陳情擷藻生芻肅兹神格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世經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文鈔 祭文

祭王及門文

嗚呼人故知有生之獲重名兮余獨羨無名之爲難抑既以心爲形役兮及宜善居室以遷安念往昔之成因兮値分離之或殘是豈不能潛身而遠害兮忽功名之相干又豈獨無膺封而受土兮處榮壽以変歡倚松陵而昭代兮彼人才之相看聊得予以自教兮佩經史之桓桓共庭樹以斑斕兮惟家訓之畢畢誠破壁而聚螢兮覺成人之可觀向金門而通籍兮不家食之素餐未幾而終章之慘烈兮誰不爲援引

以悲酸棄時而春萱之失茂兮秋寧無有冀乎芳蘭且復垂思於墓道兮撫松栢而心寒然猶回首於江濱兮視雲物而眷攢分莫親於子輩文猶忝乎仕壇心憂虞以莫定涕浙瀝而未乾嗚呼哀哉

姜母徐太夫人祭文

嗚呼緬坤儀之毓質兮惟四德之攸耷攬彤管之昭垂兮景古媛之流馨禮致嚴於內則兮班著誡於漢京櫛縱盥漱之有儀兮藉克相乎雞鳴㵎蘋蘩之懿行兮羨操作之維殷敦鹿車之樸素兮疇淑慎如少君嗟鸞鏡之早分兮嘆栢操之如氷夫孰以慈兼嚴訓兮彼七澤與廬陵畫荻以式穀兮更截髮而延賓都哉其有子兮緊母教之勤勤彼古媛其可師兮在太母其奚分嗚呼太母鍾靈鷟之瑞靄兮系出名宗

嫺閫範於夙昔兮頡頏扶風蝎滲灩而無忒兮婦道雖恭相攸而克敬兮饈饎自從鉛華之鮮御兮儉約雍容信婉嫕之溫溫兮匪獨鍼紉之爲工痛霜凋夫夏蔦兮驚雹碎夫春紅似令嫺之輿嘆兮甫三十而飛蓬念死事之爲易兮悼生事之難窮撫諸孤而隕涕兮悲形影之煢煢履霜而茹荼兮允苦節之靡窮彼古媛其可作兮更孰與之並隆嗚呼太母誠四德之咸備兮貞靜而文明同過庭之有訓兮列謝樹之森森睹鬱葱之佳氣兮玉友而金昆郤哲嗣之英多

兮复啟佑夫後人怏孫枝之挺秀兮方分符乎
帝京聽口碑之嘖嘖兮齊卓魯之芳名行一飛而九
萬兮將指顧乎鵬程調臺垣之試目兮題姓氏於御
屏迴發祥之有自兮當游錫以綸音表松筠之毅志
兮宜蘿苐之躬承玆古稀之有六兮祝萱草之長新
胡昊天之不仁兮乃朝露之忽臻嗚呼太毋既賢且
淑應慶其篤理數無憑忽奪之速蘭蕙而摧玉貞而
促絳雪靡痡熊經不續芳規歇絕悲號蒲谷嗚呼哀
哉北堂寂寂長恨綿綿音容杳邈笑語雲烟靈衣虛

襲繐帳空懸已矣乎邈終天兮路已寘紅泉寂兮中
慕深五內裂兮孝子心忝葭莩兮增獻欷陳桂醑兮
肅明禋顧聽髣髴兮神其歆嗚呼尚饗

祭靳總河公文

天生偉人以成一代之用故千古有非常之功必待
千古非常之人既生千古非常之人必底千古非常
之績從來非常之功者莫過於平水土爲第一當堯
之時水土未平堯以是命之舜舜以是命之禹非常
之功即聖如堯舜必待神禹而後成功則天生大禹
原所以成千古之績者也遞此而降漢有陳登唐有
李絳宋有范仲淹明有潘季訓固皆一世之杰也其
平水土各有殊績自明迄今水土又不治淮揚徐泗

幾至陸沉運道艱阻輸輓莫前天生我公乃立臣道
之盡焉今
天子文武聖神德並唐虞治水憂民之心較之堯舜
尤爲過之我公即膺景運天授平成之智比之陳登
李絳諸賢殆有甚焉昔韓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
下僉曰我公之功亦不在禹下宜我
皇上專其命久其任總其封濬我公得盡心于疏瀹
决排者也至于修築重堤畚鍤湖堰創建閘壩栽柳
蓄草種種善制尤非前賢所及再如東水歸海使黄

河得循故道開挑中河直達惠通漕艘民船利涉大川永無風濤之患使揵如周道坦途此又萬世之利澤被無窮尤非陳李諸賢所可頡頏予輿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我公亦然不勞民不傷財登赤子於袵席筦運道於金湯豈非千古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後成也哉若夫簡賢任能經文緯武又古今所罕覯者矣爰其世篤忠貞起家侍從以叅撫治江皖無不竭蹶册誠如今日之平水土者也豈功偉烈彪炳天壤莫可殫盡我

皇上之眷顧若此僚屬之倚重若此軍民之愛戴若此頌我公者咸曰長享遐齡與商賢大夫周柱下史相埒乃何以花甲一週西運初旋遽爾告終也嗚呼公真人傑也哉自採薪以至易簀之日並無一語涉及家事嘉猷嘉謨入告我

后者非善後之良圖即薦賢之讜論明良喜起一德同心乃邀

聖天子特遣大臣存問世翁侍疾誠千秋之隆遇耳嗚呼公雖歿猶生矣以覩諸世翁令子文孫繩繩振振或賡筆擒華或宣猷外牧固皆曠世奇才特達榮遇將來三槐九棘奕世濟美亦可以含笑于九京矣某誼屬通門備員下吏受知既深感恩獨切覩茲繐帳空懸靈儀虛設夢寐之中猶聞耳提面命之言不禁痛心疾首感激涕零也瓣香執紼聊效西州之哭絮酒炙雞永懷孺子之悲祗候宸旌肅然而至來格來歆

祭先太安人

維大清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不孝旭旦等謹以清酌庶饈粢盛時品哭奠于
皇清誥封太安人顯妣沈太君之靈曰嗚呼吾母逝耶吾母竟長逝耶一旦聞訃五内崩裂終天罔極百身莫贖小人有母匪同他人母也天只俾自高門于歸顯考婦道克敦慈祥及物宜爾子孫先君見背俯育辛勤允熊画荻午夜傳經嗚呼吾母逝耶吾母竟長逝耶昔叨一命捧檄而榮扳輿迎養薄祿是供時

相告戒清慎飭躬勿以官小厯汝作忠勿以民遠愛之若童心誠求赤以從皇風四知當畏五德兼崇昭陽木患亘古奇荒冷署清苦吾母徬徨三弟來迎口歸故鄉不孝跪留錦帆迅張王事靡盬將毋不遑嗟予小子嚙指心痛時進寒衣珍攝爲重時詢加飡强飯爲寵焚香告天時祝萬安願減巳壽以增母年前月誕辰循頌八千子子孫孫羅拜滿前始聞母訓尚冀生全繼聞訃音母巳遊仙嗚呼吾母逝耶吾母竟長逝耶不孝之罪直通于天矣生不能問寢視膳以養天和疾不能親嘗湯藥得以身代歿不能親視含殮綰髮蓋棺尚忍言哉今當六七之期不孝旭旦等就於署右薄設牲酒稽顙擗踊哭奠吾母來格來歆慈恩永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世經堂俳體文章初集目錄

錢塘徐旭旦西泠氏著

卷之三十

誄

福建總制大夫姚公誄
封御史君蓮顏先生誄有序
陞天全封公誄有序
趙清獻公誄有序
節母柴夫人誄有序代
恭翼何母誄有序代

墓誌

臯亭山徐氏新塋合塟誌
誥封通議大夫廵撫浙江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嵩岑李公墓誌銘
懐遠將軍夏甸安暨恭人高氏墓誌銘
義士李公武臣暨元配張氏孺人合塟墓誌銘

行狀

中憲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加一級滙亭鮑公

行狀

太安人沈太君行狀

世經堂初集卷之三十備體文章

錢塘徐旭旦西泠著　姪　昌會公枚閱

同學毛際可會侯選　男　卿月秋憲

受業余演震衍軒　恒月就山　正字

誄　墓誌　行狀

福建總制大夫姚公誄

福建總督姚公啟聖以病卒於官海內哀之余因有通家之好更爲大慟用是作誄誄曰奕〻巨宗有虞之裔大河高崧孕毓英奕世世德丕顯武緯文經三山之烈价人維屏公起劇邑清裁肅辦番禺蠻縣害拔功見豈伊邸潛而改郡紘察吏安民志取休恬誰爲鷹鸇乃咏鸞鳳狂泉衆飲舉國騷動棟摧屋折始念徙薪熒惑退舍歸德大辰幽燕會稽公有世譜龍圖之樹相爲黻黼視海行邊勞庸仔肩百蟄具起蒿竈清烟難進易退實酬初志河洛耆英拂衣未遂身沐薰薩飲人醍醐朱册何常蘿薜巖阿睠公高節凝之伯壽吹笛騎牛画圖堪又大丙爲御閶風是歸捐攱解袠箕鷹昴依樽酌不盈以茀後祿土厚泉深蜿虹

光屬令名千古樹嗞百年我作銘詩以勞象賢

封御史君逵顧先生誄有序

維康熙六年五月二日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君逵顧先生卒嗚呼哀哉先生秉兩間之正彰九德之常孝詠蓼莪友藏棣鄂萬里扶柩粵自孤童早歲治經服茲篤行重規叠矩內直外方感恩結於路人行義及夫疏屬且也量弘淵嶽志抗雲霄風流未亾音徽如在嗚呼哀哉國之有好修潔行之君子也如龍宗有鱗而鳳集有翼也切摩人倫範圍吾道故用則挺爲杞梓隱則馥以椒蘭其先生之謂歟扶杖艮辰隱几暇日覩先輩之典型聆哲人之緒論子弟郤其談笑鄉國賴爲羽儀亶號楷模蔚爲蓍鑑是豈偶然矣哉小子檮昧時式欬音嘆老成之凋零懷賢良之衰謝詢諸前史爰爲誄辭辭曰

東吳四姓適況朱張於維輔義江左壇場爪衍洪冑始寧發祥遷自會稽五世于杭公亶濬哲篤阜自天靈修瑋質角丱有然哀哉失怙勺舞未閑茕〻東粤素髮髫還長號伏地淚血朱殷虔跽王父徒跣晨昏外內皆嘆或泣沾巾嗟時童稺遜道星奔維廉叔度公弱三齡葭莩抱匱庾嶺扶轊哀〻孝子先後齊聲西河惜悼憂心京〻慈孫是荷曳杖逍遥公侍王父不吳不放拭痕潰指籲天呼號惟公將母不敢告勞載色載笑師猶老萊帶星浥露寢門裴徊旨甘在御椅餌出懷鼎〻五十如嬰似孩母憐弱弟公篤田荊母眷弱妹公殫勤誠白首共爨恩洎所生猶子吾子拳迪過庭克篤門內丕祝高明高明之君胥賢仲弓仁而愛人德務中庸善誘善導進退有容儲應國寶嶽峙人宗惟公惻怛存孤恤嫠緩急是問親疏莪岐

[illegible]〻俘畧憯〻流離拔諸塗炭骨肉全歸惟公服義亟拯單寒隱哉大祲閭里維艱黔首作粥日子減餐因憐饑劃勿恐索瘢公亶悃愊故舊不遺思我艮友聡乃孫枝爲謀爲鞠侯箴侯規鬬善則樂不善斯疑豈憚教責鈞俾有儀鬼神可格噩夢箕通矢心必報犖謀僉同守成募賑率行自躬誰勸予美日惟顧公公有容德亦以恭先越裝勿校再讓賓筵　恩馳豸繡閭門下榭非公不入當陛宗賢唯公闓博逡攸轢華紉儆三經長貫百家千秋自砥一命弗嶲峥嶸歲

月悵望雲霞規矩祖武項領兒曹外儼師傅內箴作
勞飛將猿臂名家鳳毛分符循令攬轡　熙朝何以
砥之日臣寅力何以報之匪解用教懋德宗功黼衣
斯錫　國賴老成家崇令則懿垂書史式時鄉邦宵
人潛惕後生用臧爲麟爲鳳爲圭爲璋如何耆碩溘
焉永傷嗚呼哀哉遐思哲刑公美無度雙瞳或方麗
眚孔固盍往盍來杳杳長暮永痛以深潛寐曷寤嗚
呼哀哉公贖良嗣亦蕃令孫篤本念祖竭忠報
君共秉彝訓代有休聞切懋之戒易簀尤勤嗚呼哀

哉義切西州悲含北海爰思古人爰咨真宰星霜易
移松筠不改未學罔聞小子奚賴嗚呼哀哉公車遄
徂公德孔多國蒸俎豆人被絃歌組行績德令問勿
磨惟億萬禩仰思如何嗚呼哀哉

陸天全封公誄有序

康熙七年十有二月甲申　封文林郎陝西道監察
御史天全陸先生卜塋當湖和仁塘之阡嗚呼哀哉
秀亶亭毒哲懿斯生止孝止慈聢時芳躅如何穹昊
殲我格人胡寧勿痛歸此山丘胡寧勿傷松崩玉掩
二曜晦昭昞哉魄死固壽夭之有期嗟德音之莫再悠
悠予思颺德以誄誄曰
猗歟先生肇紀維嬀豫章發漢纘戎以孳衍唐懋宋
淪源金谿赫赫顯相明明理學貂系蟬聯雲蒸霧擴

文遠繩徽慶元繼作寵要銀艾延彼嘉禾桐鄉之愛
嘗域建家遂蕃枝葉蹌玉鳴珂南康興化日小象山
中丞秉鉞龕暴勝殘鼎鍾藏廟禋祀秩官我有積德
仍世勿刊爰暨曾玄穹祚遐福先生之生膺敏天篤
秒冊鴻圖等身過目董圍闚窺邉笥儲腹文先鉢吟
韻成刻燭思湧淵泉辭熳春華輝騫白鳳珠握靈蛇
時方終賈休問四遐國士之譽當塗所嗟詎曰文人
於維孝子廼翁遘罹既閱三祀夏葛勿舒冬裘勿襪
嘗藥榻前滌牏水溲匍匐子舍夙犀有悛爰迫卽世

泣思殉旃形消神瘠姻訝戚憐煢〻姊弟既稱且孱
無父何怙恃厥北堂佇仃荼苦拮据以將清白之裔
終鮮蓀藏耕即爾舌硯田耒荒陳其羞肯蜡饗秋嘗
必虔必肅娛生事亾聸祠謁墓風雪益覆惟此純孝
里則士耶門人蘦傷蓼莪篇廢邑予勉旃竭節門內
季克恭兄思惠惟妹匪殫友于胡俾人愛維德之順
天脊斯大錫祚艮嗣惟　清之楨四鳳奕〻長離先
鳴保定遺愛西臺諫聲惠予山右維翰維屏先生燕
訓既哲且明謂承清白宜鞠我墀謂職司直宜忠是

陳謂膺表帥宜庇兆民先德是景毋忝爾親大忝服
命爲國藎臣維　帝念功錫時豸服猗歟先生隆況
伊俶如何奄化去此華屋嗚呼哀哉不朽惟德永世
惟名寵榮難覬嘉福難勝先生奮備爲世作程德積
慈仁名成忠孝榮錫鐵冠福臻正覺先生備焉咸底
於道何逵不式何邇不耶何親不德何疎不臧乃郎
長暮閬焉闕藏壽宮峙〻高丘莅〻休嘉未沬音徽
巳八系旃表哲台懷孔長嗚呼哀哉

趙清獻公誄有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公卒
於官康熙八年己酉也公諱廷臣號君鄰遼東鐵嶺
人起家明經兩丞郡邑分符楚儲陟撫滇南晉督雲
貴移節浙江戊申夏奉浙閩之命荒度閩疆道卒
於奉化勞　王事也公爲治仁而不殘務與兵民休
息履尊而謙和惠出天性鋤貪墨君豪猾非其任也
歷官一品望位崇赫而負進至數十萬可以知公之
律巳矣吾見小吏之賄上官等郡縣豐瘠節誕進奉

或二三百鍰或五六百鍰至若干鍰屬吏曰有例在
無敢絀上亦晏然受時或嗔其不共外是而剝攫之
數不與焉故督撫歸而市田園營甲第畜優徘賈難
得之玩好大權子母用貽子孫而趙公謝餽享不受
筐篚之私予居恒謂公廉恨貪吏之不肖得一趙公
大官大邑歲省萬金之奉公寧愛我而不取成吾廉
俾愛養民力耳而吏不知今春聞訃太息者數日因
以語客客曰蔣撫殉而恤之者不吝口人惜趙公未
若蔣之甚何故噫二公者皆大賢長者未易軒輊大

要愚民動於所見其隱而勿察無由知感也曩省會一二貪殘之吏閭巷怨咨恚恨使趙公毅然擊斷去其蠹害萬人頌之公意在化廉雖清著一己而頑鈍之徒貪暴不戢愚民何知徒咎上官咨貪長暴何由見德然予推趙公之心真古遺愛也爲誄哀之是亦三代之直耳誄曰

表直而景正兮衡平則弗欹公惠吾人兮率屬以勿私司城之辟玉兮弦章之返魚以躬之皎皎砥時之巧栘兮幾百職之無貪玼兆民以有餘公礪此志兮寧人言有後而贖諸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兮盍視公質劑之書昔季友相三君兮其忠也謂金玉之府無儲而公實負此責進之邃邃兮予覽觀乎四方兮疇悠身而恤黎絕世而獨立兮悲昊天之不憖遺

節母柴夫人誄有序代

柴夫人李出也其世爲仁和人其祖曰太僕公我存其父曰博士君仲愨其母曰某孺人其歸曰故文學柴子君敷其翁爲徵君雲倩公其子則郡文學際澄其行日事公姑以孝敬閨處妯娌無違言遂君敷一年而寡其執節也布衣蔬食進退以禮燕樂則稱未亡人屏息獨居不敢與其鞠嗣子也若己出恩勤稱於宗黨守節三十餘年如一日矣中春閏十二月二日之訃余矜其節式其行而哀其不永也爰爲誄表諸素旂詞曰有美共陶風於遂古黄鵠孤騫栢舟隤尾飛鵠毀羣汎舟巃嵸彼物胡然女貞勿憮矢死靡他悄焉作歌杲杲白日洄洄逝波調卷匪席擬磷不磨斜虔夙夜展也哲娥則哲奚似猗歟成紀伯同之孫博士之子于歸大宗子羔邇迪玉水濟源義冠鷹史爰逮孝廉鳳翮龍潛於槃家室璧潤珠還維東有鱗維南有鵜鐘鼓樂之朋譔盍簪婉嫕淑慎體閒儀恂窈窕母矜柔嘉以逕佩帨朝嚴奉匜夕敬虔祖肅姑慈顏胥順悅懌慈顏祇爾百年風詩偕老連理合

歡凝霜萎翠鉠戈刈蘭昊天勿惠崩堞睍棺血淚殷
衽勿內勺飲保御徬徨高堂愀慄伯姊諸姑匍匐來
諗覗息疚懷餘三十稔日未亾人則靡有身羨荼餼
藿曳纚篋新絲竹葭邇嘗讌盡親閈幃晝鑰緋繲夜
緋青熒績燭泔淡脫粟理義戢難孝慈純淑洽比先
後惠孚臣僕有嗣承祧勖亶鞠育顧之復之恩斯勤
斯孟張惟母韋鄭兼師蓳金韡璞說禮敦詩茗〻舞
象雨沭泮池適求佳耦淇昌厥後懿戚虔諏德賢斯
右邀念宗祊百兩壼苟雅彼哲謀都哉賢母節嬬長

虹行頍禮宗端操浴日令問裔風婦德無間母儀有
容求古壼匹於今爲隆顯〻休懿金貞玉睟度絜冰
霜等芬蘭蕙輶軒式洛光臨金匱胡匆其延書方來
禩鳴呼哀哉孝子林心雪涕霑襟潭恩罔蠢陳辭彝
深余美下風屬耳薇音蔚宗高秀云胡勿欽鳴呼哀
哉黃壚晝昏夜臺曷旦娥〻淑媛天訖遐算寘漠難
諶廓然永歎艮穴同歸明靈匪泮鳴呼哀哉

恭輓何母誄有序代

自世尚文辭譽美類多粉澤常脫藁投筆私心內慚
是非紊矣吾輩能不職其咎每閱人誌狀嘉行覼縷
時爲引露凡克知灼見樂道而著之以媿夫純盜虛
聲者且知天下自有真耳丘夫人者太學爾梅何君
元配也言其才則誠有猷有爲矣爾梅客京師時獨
持內外事營綜有紀爲嫁長息納仲女聘裝貲疇報
爛然有第儀文物采一〻中於度其倩兩顧子皆及
予門故目擊之也言其德淑惠且哲矣教子嚴勿尚

姑息崇師傅有禮兢〻恐不至諸與同學飲食之如
師愛護如子長子某亦及門予身受之若慈水桼兼
山同郡張秩斯皆頌夫人德不容口郎不必撫述他
端才德固巳顯矣今人稱道閨秀恒誦持家有則或
尊師隆友飾德耳求其實則非吾於夫人無間然矣
茲不述所聞第舉所見貴有徵也賢哉賢哉柰何秉
命不融得年四十有五而殁爾梅聸予黯然神傷言
易簀前一日猶問家事迺叟見其子哭泣之哀葢知
服教有素嗚呼循覽往古文範貞嚁戚私謚以表懿

德闈門之哲何爲獨不然于茲偕稱曰恭翼按法尊賢貴義之恭思慮深遠之翼也因系以誄志欽感焉

誄曰

涓〻之淑媛兮大山氏之妃則柔嘉而來括兮劭惠哲於金閨由內而暨外自閫而徂閫紛總〻其夌襍兮目有條而紘有藏禮達而智沉兮敏於事而審機伊相攸之炯鑑兮媺如雲之祁〻儀既備而度勿諐兮斯巾幗之罕稀愛子而穀義方兮磨琢於夏楚之威羌宗道而嚴賓兮師與資其交幾謂世道之不察

兮每弁髦而誼微何淑人之審端兮亶尊賢之上儀惟斯義之可貴兮乃服循而莫違繫思深而用臧兮亦慮遠而家齊稔昭質之信姱兮知懿德之秉㜈慨盜名而詭實兮表觀聽以貞是非何天毒而降割兮靳年壽而勿頤彼相道之克勤兮乖偕老以共覩念鞠子之劬勞兮貢錫寵之恩輝于食德而黯然兮敬誄範於素旂

墓誌

皐亭山徐氏新塋合葬誌

嘗謂儒者葬親擇其高原卜其允吉爲藏風聚氣之所入土爲安非敢邀福獲利也顧地理亦不可不亟講者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非儒者事乎但地理至精至微是在仁人君子之所審擇耳詩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非論向乎非論水乎文王度其畔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非因地定制乎武王宅鎬京周公營洛邑衛文公於定之方中而作楚宮升墟望楚望堂觀京皆不外是庚辰夏聞先慈之訃奉

文交代直至歲除歸里即同弟東皐北濵匍匐山林求所窆先太君合葬先贈公者不避風雨毋論遐邇徑鮮善地泣血稽顙禱於上蒼止求藏風聚氣之地足矣辛巳春茗水倪子引年來弔請試卜之以皐亭山爲第一因曾王父墓在徧福寺右即買舟偕稽山胡天應天都葛元亮至半山橋曉色籠葱朝霞煥彩晴光水色兩〻相應知其中必有秀山真穴登祖塋山圍水繞亥龍入首固屬牛眠佳選土人歷指數十

處俱未合拍止問津苍宿焉次日拉天應元亮杖策登山瞻眺陳跡忽有白兎從草中驚起視祖塋五百步之遠天應拍掌大叫曰佳地在是大地在是及尋龍上黃鶴峯蜿蜒而來飛揭開嶂層巒起伏連跌五峯前突後撑木星到底左右龍虎三重金魚蟬翼沙水相遭天然没骨穴也明堂開爽鼻亭惟一帶之山凡佳城有案山者絕少獨此案山爲一字屏風又日天門掛榜下列貴人嶂朝拱有情且下沙兜緊生旺到堂種二合法其爲胡天應之言如是質之葛元亮

亦如是但其地非求售者八十老人金榜曰此湖塋陳氏公産未必能得且等匍匐往求陳氏素知余又欲將令嗣執贄於仲弟之門當以其地售價歸之或曰昔有高氏塋於青龍首未幾迁去陳氏曾權厝於此今獨遐此未知其可天應元亮曰非也高陳兩姓俱認界水爲真穴淋頭而下又作壬丙向沙飛水走非徒無益而且害之豈能久乎茲扦没骨穴亥龍入首作乾山巽向庚戌庚辰分金壁八度較之高陳兩姓不啻天壤或曰此山皆石無尺寸土陳氏未塋職此之故衆人疑之天應獨曰此石山土穴也没骨穴中未滿六尺僅塋兩棺即擇四月十三日庚午未時開土果龍鱗石鑿至二尺乃鵝黃色純土金堅潔光細再至二尺金星五色直至六尺無異前後左右悉闢門石未滿六尺之土衆人咸驚曰此真石山土穴也十六日癸酉午時奉兩大人合塋焉或又曰小嶺梅花塢遊人恒到之地何以前無識者天應曰經云不是時師眼不開扁地留與福人來贈公封母積慶所致也葢武林之龍自天目庚酉辛發脉而來迤二

數百里至五雲山起少祖由郎當嶺分南北兩高峯又作南北祖山北龍一孤金水行龍直至牛山結起黃鶴峯本山由黃鶴峯起祖艮龍入首連開五嶂轉入亥龍倒地木星合長生華祿官旺朝堂是以迤二生旺貫天罡宜爾子孫長發祥屆曲旺神歸墓庫共知兄弟並翺翔龍穴沙水種二拱衆鼎元宰相奕二其昌天市蘐文章之宿薇垣聯華國之禎世二可以務取也天應之言如是元亮之言如是質之高明者無不如是昔賴布衣鈐記有云天市迤二拱玉皇四

維秀挿煥文章辛峯聳翠雲霄近直木開鉗春令長白虎青龍重擁護蜂腰鶴膝帳穿揚沒骨穴五花藏掛榜案一字張蟬翼金魚來衛府長生帝旺盡收堂緜〻瓜瓞多封拜萬載千秋世澤長又劉誠意鈐記有云阜亭山黃鶴峯內中一穴養金龍三人坐一木九日收三宗蛇現按乾巽鷄鳴封芙蓉紫衣綿世澤德蔭萬株松

誥封通議大夫巡撫浙江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嵩岑李公墓誌銘

大中丞李公來撫吾浙仁慈鎮靜百姓德之勤勞王事而斃於官父老子弟如喪考妣有子澤愷扶柩回楚卜塋蘄黃之原因予有世誼請予銘焉予雖固陋義弗敢辭按狀公諱本晟字晹若號嵩岑楚黃蘄州人系本中州息縣明朝洪武時始祖慶以軍功授蘄州衛百戶後改授蘄州得世其官遂家焉兩傳至誥贈都御史東池公敦尚詩書儒業丕振舉丈夫子五

其第五郎公王父鎰池公也諱際春生而蚤慧尤篤孝友與伯兄叅戎邠池仲兄孝廉思池叔兄比部愛池季兄少司馬蓉池指荊爲誓願效范文正陸象山之家風世〻無析箸丁丑舉進士官河南道副使進階中議大夫誕生四子其長長甫公諱梴登前天啟壬戌進士歷官遵化道叅議是爲公生父誕公之夕長甫公夢唐西平王駕高車盛儀從前列笙歌樂舞忽至庭中因命名之公少負敏才淹雅博聞有聲黌序肆志藝苑搜奇名山几桓君金策之書禹穴丈人

之秘人所未見者靡不畢識戊子應試舟過西塞山遊大魚躍入舟中人皆异之遂獲連儁南宮初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理徐淮中河釐弊甦商國賦克裕往者河患衝決自公履任必躬必親未雨綢繆竟無河患報績之日在廷咸稱曰能遂奉
上諭擢廣西蒼梧僉憲西粵久罹兵戎民苦流冗公至首崇儒教以培多士尚德緩刑以撫黎元尚衮文翁之化於是復振撫按以卓異聞後征南大將軍開滇黔寄公挽輸之任籌餉轉芻撫綏儸倮單騎奔馳

不辭勞瘁擴地既定即陞雲南副使再進觀察三任滇南久悉民隱公益銳心荒政內撫凋傷外戢戎馬效考亭社倉之法以賑饑疲倣劉晏轉運之策以來商賈用虞尉集綹之費以積侭戶兵燹之後南土以寧
天子嘉與勞績特晉浙省右藩以奉裁不果行在籍候補後于甲寅年首逆書申討不廷
帝眷益深蒙
皇上不次陞擢●特備太常寺卿旋陞大理寺卿俱體
皇上好生之德寧寬無刻每臨大獄多所平反時朝議以兩浙財賦繁重兵民雜處必得老成重臣克任撫綏乃晉中丞拜
命即行至浙以來公念軍興之後民物凋殘惟以寬厚撫恤為心不欲以多事擾百姓不欲以億逆待狙詐是以奔競者不得希其意旨僥給者不得鼓其聽聞凡事親裁無所假借每日自朝至夕批決靡暇或已寢而披衣或當食而輟箸即如雜民一事目擊心

傷每歸署深思如躬負其痛雖囊空力匱猶多方而全活之血竭髓枯黯然神悴公易簀之日躬繕遺表惓惓以地方利弊督臣還省彈壓為請彌留之頃不忘
君恩如此嗟乎躬為國家之勞臣而旋以瘁殞志守
先世之清訓而內不謀身公真有古大臣之風焉公享年六十有二元配山東寧海州守金象先女繼配孝廉陳元卿女並封恭人俱先公卒再配孝廉廣西武緣縣尹沈公應節女子一人澤愷本州學生陳恭

人出女一人適許元度庠生沈氏出予又作招魂之辭以銘公曰公乎歸來浙海浩瀚道阻修些江流湧湃蟠蛟蚪些歸來歸來勿久留些公乎歸來桑土三尺馬鬣封些蒼松檜櫝森成行些歸來歸來[illegible]龍些公乎歸來刻桷丹楹有崇祠些羔臁兎雁襍豚腼些歸來歸來薦清醴些公乎歸來元氣浩浩[illegible]然然些大書特書在史冊些歸來歸來此石可泐名不可沒些

懷遠將軍夏何安暨恭人高氏墓誌銘

橫崗營都司僉書夏何安公諱奇生先世會稽上虞人也始祖言以前朝靖難功得世官未幾沿革言子暹暹子禹徙居錢塘是爲公高祖禹子敬爲公曾祖敬子甲爲公祖甲子寅爲公父五世傳無旁支至何安始蕃衍何安生而頴異軀八尺以雄氣昂聲美鬚髯標望絕人懷奇負瑰不娓娓藹藹居人後好擊羽飛觴技擅穿楊年十八成武進士初授衛篆總掌營務諸紛錯一時委積公抱功修職趦距蒙盾賁育之倫仗鎮鄱而驂輜旆者抗手按節甲寅江右劇賊韓大任甚剽銳卒犯府纛邑聚披靡電駭鼉軼公時督戎龍南據堡阻隘扼之賊卒曲隊徙陳不敢肆陸梁時號夏公監乙卯移守鄱陽湖寨多鉅鱗京魚警公至申號令嚴烽候斥刁斗乃使烏獲之技水格鱗蟲薄索獱獺水波不興釋甲之時善讀法以講明聖訓爲教民即戎紀律部下有孝子順孫必致於庭禮待而厚遺之行伍無不感動其自處亦不以糾桓自安雅尚儒術博聞強識目與文學才俊之士相上

下謂吐事太恭人以孝聞其歿也哀毀骨立祭殯以禮有儒將風年未知命即勇退歸老林泉與朋舊徜徉詩酒間優游頤養一十餘載篤愛弟某爲之卜宅治產飲食服用必及無爾我也卒之日其弟哭之擗踊呼號若喪父然友愛可知矣恭人高氏亦西陵巨族十八歸于夏事舅姑以孝周其常分至其營家貲躬績紝植桑麻息有無權子母通穀帛蓄財貨前此宮室田產未有竪立至恭人始拓迹剏統有子三人各豐析著別業第有輪奐宅有果實六畜肥腯阡陌

連塍夏氏之寖昌則恭人爲之也此豈一女中人哉五代時李嗣昭起戎馬佐唐挫梁而夫人楊氏蓄積鉅萬嗣昭彌年用兵及至夾寨之困乃括夫人蓄積佐軍需卒以滅梁史氏特表而章之恭人之才不多讓也子某云云以今年閏月上浣窆于某余以姻故爲之銘銘曰夏自上虞入杭有聞令德令望有子有孫南峯之下隧其外而坎其中是爲夏公恭人之墳內兮雙玉韜光外兮世冑列雲吁嗟吁嗟兮百世之下有徵斯文

義士李公武承暨元配張氏孺人合塟墓誌銘

閩有君子曰李公武承小學時即師其伯兄學士厚菴公伯兄已貴公纔束髮從伯兄立則端股整足伯兄命之坐然後坐俛首低肘無箕倨偃仰之容終二十年同一日如執玉如捧盈故公始發爲文章志靜思深務衷於道識與不識聞其名者皆曰君子君子嗚呼今世爲名人子弟即不鄰雕繪美綺驕引醇飫肥亦以修藝自矜斯釜鼓之滿耳烏有盈而不溢者哉公雖席兄貴家至貧食韲委巷治壁中一經業甚

精嘗著尚書解義四卷早年食餼學官屢試輒屈諸生其下諸生亦人人自廢康熙乙卯年耿精忠叛海氛鄭燦亦竊據漳泉數郡濫索金錢公挾伯兄遠遁時告假里居也賊追躡者千人張軍破伍從者星散公大語曰事莫傷於猶豫災莫重於狐疑今叢林在前峻谷在後短兵强弩進退無據惟有死鬬耳公素善射一人決拾而橫敵膽落矣賊鋒少劣手捧渠魁而報之棄其身餧諸狗彘偉哉烈也語曰通乎道者不可驚以怪信然哉逮夜乃得從別徑遁去於是遍

歷汀延邵建之墟登山爲文臨水叶韻備嘗艱阻意氣之不衰如此逾三載戊午三月三日卒年三十有六其高曾祖考里爵世系已悉行述茲不復贅元配張孺人別駕張公女也伯兄隱居深山時米鹽薪水往往告匱覇陵醉尉不無殊睞烈婦事兄嫂恭敬不替同爨數年莫有間言聞公之喪實涕承睫及至其門前布懸紙內列總繐烈婦撫棺一痛而絕旣蘇家人百端勸之終不然否一語其死志已立矣後五日亭午孤鄣虛明於孽坐中忽出卽其處覓之已縊死年僅二十有五噫含生於吞氣之人決命於俄頃之際睞從來冠帶之倫嬌語平時自稱鴛鷺當其變也化筌變芋是何不如不讀書之女子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哉學士公將以秋九日葬公于福山之陽而烈婦爲祔屬余志之余日文繁云富公執筆海涵地負亟亟然有干青雲之志可以達矣而不達追躡崇岩時決狐疑定死生自以爲長棄溝壑矣而不死患難既平僞賊授首卽茹薇被褐以至胡耇可也身殞名存豈富貴可敵哉烈婦守貞不雕髮露肝傷形如腒

腊後期一死亦婦之常魂亾卅折何其速也火不焚影一夫一婦同歸泉路聲施天壤嗚呼痛哉是爲銘

銘曰德可仰貴不奇石可壞名不移賢人嗟哲士萎雲山悵鸞鶴隨一朝事千古悲彼良史將採爲

中憲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加一級滙亭鮑公

行狀

公諱復泰字修來號滙亭按其先恂公原籍江南新安之棠樾明朝洪武間徙居山西之大同府應州傳至其五世祖經綸公舉孝廉作名宰遂成望族云後傳至曾祖崇德公有禦寇功世襲指揮使歷薊鎮參戎再傳至祖承先公論者舊勳歷拜遼陽副總兵棄職隱于閭山恭逢我

朝受命承先公應運從龍冢宰機務未幾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籍隸正紅旗封漢阿思尼哈番子孫勿替元配李太君生公伯魯山令擎宇公其次即公父贈中憲大夫懷德公也繼配張太君生現任山西大同鎮掛印總兵濟宇公次故奕陵州刺史禹思公次現任江西糧儲道麟遇公公母王太君乃前懷遠將軍國獅王公之長女以公貴誥封太恭人公幼而岐嶷言笑不苟少長讀書過目成誦人以亢宗目之無何懷德公蚤世哀毀骨立喪葬盡禮事太母以孝聞習八股制藝旁及詩文無不爰筆立就義

精理熟博雅高華殆有天授後荷

覃恩秩蔭二品候補大理寺正同現任刑部郎中公兄克廣公肄清書講國語甲寅滇黔告變奉

旨揀世家才幹之冑發往三楚為保民牧圉計公偕弟今大名府尹重光公聯鑣就道　王事劬勞弗遑恤也蒞楚之日題補武昌郡丞年僅二十有八夫武昌當省會繁劇之區時懸太守俾令諸篆上臺以公賢總領其事茀烽火連天戎馬匝地百萬軍需辦于俄頃多年積案折于片言如尚善貝勒在岳州軍前

飭造戰箭十萬枝挨牌三萬塊綿甲一萬副限七日完繳違者軍法從之衆俱股慄公獨挺身應命如期交納致有獎賞再如審理東山之黃金龍沔陽李性之武昌婁鎮遠各叛案錄其元惡宥其脅從所活不下千人一時咸稱平允又嘗武昌廠稅務惠商恤民遐邇謳歌急公助餉首先倡率湖南得以立奏蕩平者公實多勞績焉乙卯奉委賫表入賀萬壽有加級之榮丁巳特陞浙江台州府知府楚北黃童白叟以及胥隸輿夫攀轅臥轍泣送數百里絡繹不絕抵白

之日閩寇初平兵火蹂躪之餘六邑荆榛滿目人民死徙過半公招捄撫綏廣贖難民子女哀鴻頓集兼之 王師駐防郡城滿漢官軍星羅碁布凡安插房室圖塲採辦芻茭糗糧一一克給並不騷擾里逅海波少息郎請撤兵迄今民安物阜皆公之力也台爾瘠壤兵荒叠見正賦積欠二十八萬餘兩南糧積欠五萬餘石向年郡守任未久郎罹叅罰縣令候代者每邑四五人小民日遭箠楚刻肉莫償公深知疾苦通顏各憲繪圖請蠲幸蒙

皇恩浩蕩渠輿豁免萬姓均沾實惠懽聲雷動拖累縣令贈其路費或得生還迄今七載不煩獻朴丁糧歲內全完上下考成無碍者皆公之力也台郡三面環海土著之民全賴魚鹽爲生自海氛未靖遵行禁止民不聊生公備陳各上臺少弛海禁許民閒內港捕捉小民得以生活者皆公之力也台郡屢遭變亂士子久廢詩書學宮鞠爲茂草公力興文教首開義學延名師啟迪有志之士分俸給其廩餼考校精嚴遠近向風故三科以來生儒咸登上選七庠文廟悉捐己貲改作修葺煥然一新迄今文風丕振者皆公之力也台郡志書久燬於兵自成化至今已閱三甲子矣公傾囊捐輯敬遴名儒愼重編纂甲歲告成得以藉獻

天府者皆公之力也東湖爲赤城勝境風水攸關兩遭兵革之後汚萊鬼火人跡罕至公捐資構治濬湖修堤廣栽夾栁遍種芰荷湖心浣月鼎峙澄泓共樂流杯逶連翠嶂雙橋兩舫笙歌不絶佛寺酒樓金碧重新又合正學樵夫爲雙忠祠永敦風紀迄今文武

讌會人文星聚郡人德之建鮑公書院以祀焉乃若錢武肅保障東南吳越之民世受其澤數傳之後子孫式微輯表忠譜梓行于世兼郵苗裔以延其祚三台夙推文獻晚近無聞公退食之暇日進博雅之士討論經史彙刊采風詩以誌其盛起衰振儆端在於斯蓋公之治台無一善不行無一敝不舉及至聽訟明察秋毫犀照覆盆遇小嫌則委曲開導力行勸化兩造感泣而去逢大獄必察色揆情引經解網出重犯于死籍者不可枚舉且台民刁詐輒肆訐告公洞

悉其奸獨嚴其訟越由是武健之夫莫不震慴承理
欽部案件片檄下縣絕不濫差滋擾清靜寧一原欲與民休息化大事為小事有事為無事也兩署台海道篆三攝捕糧事務惠愛尤多悉載舉頌錄并實政碑要知愷悌居心剛毅應物有以私相干者往往峻卻之然胸中並無城府肝膽照人雖僉壬之徒一見誠服筮仕到今素守清白懸魚之操終始勿渝洵不愧古之循吏者矣所以李大中丞嵩岑公特疏上薦曰端潔居躬勤敏任事其公生明慈生惠首清吏治

化洽人心催撫有方賦餉均足此真奉公守法清廉才能表見一時者也再李大司馬鄭圉公王大中丞康侯公計典會薦曰敷施則政舉畢張撫綏則瘡痍盡起澹泊寧靜師帥稱良由是天下之人共知賢能之守無有逾於公者所著有仙吏堂雜稿行世公生於
皇清順治丁亥七月廿九日戌時卒於康熙乙丑正月初八日丑時享年三十有九元配恭人蕭氏故河南汝州參將鳴鳳蕭公之女子一鋐國子監監生未聘女一適國子監監生金依堯
欽命內刑部督理杭州織造事加一級洞如金公子俱恭人出某辱知最久輒加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關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顯繼妣沈太君行狀

嗚呼痛哉吾母之棄不孝旭旦等而長逝也儀容宛在音響如聞庭幃几榻依然而求若曩昔之承歡膝下進勺水以怡顏操豆肉以勸飽竟不可得恨不卽相從地下尚忍搦管敘述吾母哉然吾母懿行未得當代大人先生爲之表章以致泯沒無傳則不孝旭旦等罪逾難逭矣苫凷荒迷百不記一呑聲含泣畧陳梗槩語無倫次伏乞垂鑒而賜採擇焉吾母姓沈氏浙之山陰巨族也外祖曾王父前進士侍御青霞

公外王父前孝廉行取六合令桐川公吾母之生聰慧端莊不苟言笑幼受論語孝經俱通大義及女紅組紃之事靡不精曉年十七歸先府君景明公世號六渠先生蓋徐氏世嗣簪纓自始祖巨翁忠節公高高祖艮王貞襄公高祖誠齋文靖公曾祖清溪文獻公祖西星博士公文學政績彪炳天壤先府君幼以恩貢入太學性恬退不慕仕進戢影丘園放情山水元配先妣胡安人早卒吾母結褵以後堅志偕隱舉齊眉之案相敬如賓伉儷四十餘年面未嘗發赤詩

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庶幾似之先府君喜結納交游徧四方以故戶外趾相接座上客長滿吾母躬親庖爼整理杯匜必豐必潔且先府君慷慨好施凡親朋緩急稱貸或稍不足者毋輒解簪珥傾筐筥應之其相攸有道蓋如此惟念先王父母早世毋謂先府君曰翁姑去我久不獲盡子婦孝養之職用是歲時薦享誠敬備至思有以感格之也自奉最儉珍羞在前不以適口文繡在側不以飾體粗衣糲食晏如也其教誨不孝等童子時卽舉小學曲禮等書朝夕解

說提撕之稍長就外傅督課倍嚴恒語不孝等云爾父雖不以圭組爲榮但徐氏素非單門寒族爾等可不努力以揚名顯親乎旭升旭昌尚在穉齡不孝旭旦謹奉母命螢窗雪案咿唔不少輟冀得出一頭地以慰兩大人心無何先府君棄世母氏哀毀幾不欲生又以不孝等煢煢失怙未能成立強進飲食然自此而望不孝等意彌殷心彌苦矣旭旦九歲賦百花詩作燕子賦受知於張西山夫子拔貢成均伯兄清獻司農兩公最爲友愛兩兄內歷臺鄉外任督撫事

無鉅細咸襄贊焉所悵數奇九赴棘圍三中副車不
能博一第不孝旭升旭昌並補弟子員以岐黃術行
世自先府君歿後吾母秉家政諄諄訓不孝等以敬
姜逸勞之義即織悉庶務必身自經畫雞鳴盥櫛日
勤操作至漏下數十刻不休不孝旭旦等午夜篝燈
讀書聲往往與牙尺剪刀相間旭旦甲寅應大將軍
尚善之聘從戎湖湘後復薦舉鴻博
御前獻賦召對應制一時名公巨卿皆願下交會河
工重大河憲特授監理大工告成加級超擢靳文襄

公後接任于徐兩臺使從七州縣士民之請題補江
南興化縣事六品服俸兼管河務于康熙三十三年
十二月內涖任不孝旭旦奉檄爲榮奉母同之昭陽
母亦色喜曰官無卑尊皆有地方生民之寄汝在河
工歷練多年今荷
聖恩得授此職必清慎勤是勗無負上憲提拔旭旦
跪受教越朞年吾母遘風痰疾勢日加迫旭旦刺
血虔禱上蒼願減年以益母壽復禱於華公祠蒙神
賜方服之稍有起色母忽思鄉念切急欲旋浙旭昌
聞母疾星夜赴興署迎母歸里斯時旭旦留母不能
別母不忍又以微官匏繫不獲伴送回杭命繼配安
人任侍奉旋浙瀕行之際泪枯腸裂所恃旭昌曉醫
理長途藥餌調治得宜抵家旭升胗視調脉息罔害
重用參芪元氣可復晝夜侍榻前衣不解帶者旬餘
病勢漸減郵書示旭旦不勝欣躍此皆吾母積德累
仁天心默佑旭升旭昌不敢自擅知醫徧請名家悉
求斟酌是以遂獲康寧吾母諭媳任曰旦兒廉能又
典大邑汝速去相之時有崇明之攝也旭升習舉子

業借岐黃術作濟人資生策二十年來當事諸公縉
紳先生盡爲推重恭遇
聖駕南巡王公大人交口薦揚名達
行在奉
旨特召入直知遇之榮千載一時母自甲戌冬十月
歸至今七易寒暑問視寢膳皆旭升旭昌依依膝前
且有孫人月欽月等誦讀之暇輒趨侍祖母左右吾
母听然曰旦兒居官清廉升昌兩兒克自成立諸媳
賢孝可主中饋吾得含飴弄孫優游老年足矣獨不

孝旭旦遠羈昭陽定省久缺九年以來洪水爲虐亘古奇荒居民死徙過半旭旦盡心竭力百計招集撫綏繪圖繕詳請蠲請賑大沛
皇仁救飢拯溺全活無算委署崇明泰州如臯高郵泰興及本邑者二次篆務輿情愛戴不啻如嬰兒之得慈母撫軍宋夫子嘗語人曰江南有司接印在手莫不虧空惟有徐子攝大州縣者七事事清楚毫無染累可稱奇人故于旦在官之日進萬民衣聞吾母仙逝之訃設萬民祭旭旦自愧駑劣夙夜兢兢冰淵

惕若撫輯災黎罔或暇逸者總不敢忘吾母之教誨也謬爲范宋兩大中丞推轂上年九月間
皇上軫念淮揚災傷重地九卿科道會同保舉才品優長清廉愛民奉
旨特簡災傷大州縣壁用今歲六月間又蒙督撫兩臺以婁縣長洲二缺調補正期稍展尺寸就近迎奉吾母到署以伸寸草春暉之意孰料終天之痛至於此極也耶旭升于昨歲蒙扈從諸大臣皆欲特薦補
京職升以旭旦在外八旬老母所晨昏侍奉者惟不

孝旭升旭昌兩人耳寧恐頃刻離乎再四固辭且喜吾母素善調攝還家後病漸愈飲食步履如初將謂期頤可望不孝旭旦等之奉養尚有餘年孰意竟棄不孝等而永逝也嗚呼痛哉吾母生平事事皆可爲法若其相先君子課旭旦等治家馭下無不動合萬則爲鍾爲郝豈徒然哉至若外孫數人憫其幼孤悉撫育於家視若孫然凡在戚屬悉加意周恤彌留之際遠近親疎莫不奔走哀號吾母合掌趺坐但囑吾子若孫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毋聽婦言毋廢書香毋

壞人品毋玷家聲爾等諦聽吾去也異香滿室經旬不散吾母去來淛脫然無累者矣嗚呼痛哉母生于萬曆戊午三月二十六日午時卒于今康熙庚辰五月二十九日未時恭遇
覃恩敕封安人享年八十有三生子三長郎不孝旭旦援貢士欽授州同知薦舉博學宏詞監理河務以六品服俸攝江南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事娶戚氏康熙壬辰進士价人公女繼娶任氏丙戌進士寄菴公次女次不孝旭升附例貢監候選州同知娶朱氏

文學子殷公女繼娶傅氏壬辰進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約齋公姪女文學屏先公女繼娶洪氏宋南渡忠宣公裔孫女壬辰進士提督學政谷一公姪女處士範先公第三女次不孝旭昌邑庠生娶沈氏江西興國縣知縣澤民公孫女庚子科舉人衢州府西安縣教諭樓聽公嫡姪女文學因伯公女繼娶沈氏即樓聽公嫡姪女太學生蓼生公女女四人俱適名族孫男八人長珂月官蔭生繼先兄嗣卿月貢監旭旦出次人月監生旭昌出次欽月監生聘湖廣宜城縣

知縣維周傅公女次華月俱旭升出次恒月貢監生旭旦出次章月殤次象月旭升出次曜月旭昌出俱幼未聘孫女五人長許字丙午科舉人順天河間府城守營都司奇生王公子候選州同諱熹旭升出次旭旦出次二人俱旭昌出次旭升出俱幼未字繼孫三人端月邑庠生娶楊氏浙江台州府松門衛經歷振玉公孫女明威將軍浙江溫州府樂清營守備聖莽公女惟月太學生娶張氏遂安縣學博玉壺公女俱卒張月未聘今以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五日卯時

扶吾母柩詣皐亭山黃鶴峯之陽新塋先於十三日辰時于行春橋之享堂迎先府君柩重加黝漆即於是月十六日未時與吾母合塋焉嗚呼痛哉伏懇大人先生憐而鑒之錫之琬琰以光家乘以詩貞珉先靈歿且不朽不孝旭旦等世世子孫啣感更不朽矣曷勝呼籲哀懇之至

野田大二郎
書肆 野田大二郎

〔清〕方都秦撰

梅谿文集六卷

清乾隆十五年方汝翼刻本

乾隆庚午年重鐫

古皖方百二手著

梅溪文集

曩先也晚未得侍先王父聞兹集之刻在康熙甲子年爾時名噪大江南北不減紙貴洛陽也無何王父即世先大人多遠遊板藏百于山房巽謹奉爲家珍遂不復行於世歲己巳 制臺黃大人徵訪遺書於書院以廣學者見聞 邑侯陳公亟索是集以應呈閱之際極蒙賞識稱爲理學名言不僅出處辯一篇破千古雷同之案爲 聖門一大功臣也 琶伯金公則云學問淵深識力超卓洵明道見性之書復惠弁言以志契慕六十年湮沒遺編屢裝附青雲之士以傳予用是鐫補其殘失敬以質之 當世學者 孫汝巽謹識

序

儒者握三寸不律從事藻繪非苟焉已也將以標揭靈窔爬剔理闓使聖賢奧義厓豁宣露雪然陽開窔剗前人所不到斯足炳燿日星貽爍今古岸然成一家言閱百千萬禩而不能磨滅也昔昌黎以摇擢腎胃之力追踪古人任非笑滿前而戛戛獨造撐扶八世之靡柳州又祓斥窮且極而所著表表愈偉至將相不能易其尊岍何如業哉要

皆居恒風雨該貫緗帙齋心默
往穿穴泉竗之門而後精氣潛
入犄蟣悉摒吐辭爲經與道大
適也彼背而馳者煆鍊風月組
織青紅非不足以炫目一時詎
能系久長耶余筮仕來歷蜀山

吳楚間遇名贒鉅製輙喜羅而
致之以資所未見今暫承皖郡
乏博士弟子方名汝翼手乃祖
梅溪一編示予且索序夫予固
譾陋士也焉能爲後且前之表
章者殫矣復奚序雖然予展誦

梅溪文皆煌〻典則不落小家
言其爲不朽業無疑賑昌黎柳
州殆登其堂而嚌其胾者也不
可無一言以誌心折爰書此以
應汝翼之請
乾隆己巳十一月中澣桐川金

弘勳識

序
余勞人也含鳩娀而棲白門復馳驅齊魯燕趙之郊
鹿鹿浮生風塵半世今冬杪以展墓旋里適梅谿方
先生出所著古文詞問世命叙于余余慢然曰余烏
能序先生之文哉先生之文又奚藉乎序哉戊午
冬家廷退思以公車至燕邸鄧寄先生尺素并惠教
孔門出妻辯一帙予讀之議論透闢引據精詳衛聖
門不白之疑破千古雷同之案洵天壤間至文也已
未春南歸道經闕里訪　至聖先師大宗孔衍聖公

公昔受經于余相與權欣道故余曰聖門有一大疑
案三千年未經人道破者近爲吾鄉方梅谿先生上
下千古傳綜羣說爰著孔門出妻一辯爲　聖祖一
大功臣聖公急請讀之驚嘆叫絕曰自檀弓傳疑而
後名賢大儒從無有断其疑正其謬者今何幸而有
斯人得有斯文不獨予小子景仰無數即我　聖祖
在天之靈亦式憑之矣隨以卷帙發奎文閣典籍員
珍藏故府俟增入闕里誌又命鐫石于大成殿以垂
不朽曲邑世尹孔鎮浮先生捧讀嘆曰此大儒經天

緯地之文未可作尋常撰述觀也一時聖裔中如海
若淇清建章超宗廷珍二二鈦東堂景昌爰谷丕顯敷
五蕃垣爇仲坦三暨新令緘二二諸公皆典型夙望風
雅名流莫不互相稱頌各手錄一卷實如珙璧焉聖
公復諄諄向予詢先生狀予告曰此吾鄉尊宿諸生
祭酒牛耳鷄壇同人所北面而事之者幼習舉子業
精工帖括有龍山耦集一編予枕籍而沉酣之久矣
其所著詩歌古文則追踪王孟方駕歐韓弘詞博學
君然一代著作手也聖公聞余言而神往久之以見

其文未識其人爲恨其傾倒于先生者至矣余與先
生契濶有年于先生近作未窺全豹今來皖得讀梅
谿文集其中有明道者有序事者有尚論古人推見
至隱者有談忠孝廉節慷慨悲歌者有撫時見志徜
徉山水自寫性靈者要之文家立說不同而立體尤
各有異今人漫然操筆自謂能文究之體裁莫辨吾
不知其文爲何如也先生之文諸體畢備胚胎先秦
出入兩漢雄邁蒼勁渾灝淋漓眞所云光芒萬丈也
噫乎文至此可以傳矣余也碌碌勞人于　山見太岱

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疾于人見當世之名卿碩彥且以草茅覲 天子之光弇鄙沐聖人之澤七載孔庭視其車服禮器舞佾歌章閱歷亦云多矣而終不能著一書立一說以發其胸中之見亦何能序先生之文哉但予與先生自戊子訂交忝附蔦蘿者殆二十年餘先生忘予之不文必欲予數言弁簡余亦欲藉先生之文獲掛名簡帙中竊附校讐之末以爲榮幸擬于來秋與家退思公車燕市再止闕里以先生此集致之聖公見予言之不謬因略書梗槩先生

其以予爲知言否昔康熙庚申嘉平下浣年家同學眷小弟阮權頓首拜撰

序

余曩者烟霞錮疾自分泉石老矣舅氏方公百二不以余之不文誘之掖之幾歷寒暑風雨對牀其淡相磨切者惟以三不朽爲期志不在尊官厚祿間也吾舅生平賦一具清剛之骨卓然秉道不肯隨時俯仰而嗜古博學其八股制義悉從先秦兩漢中出世人欽其寶莫名其器以致庸流按劍終老布衣豈不悲哉歲丁酉余偶鹵莽逢年而舅氏鎩羽歸即以壯歲勇棄制舉秇不談而匣中所著皆天人理數之微言

古今興亡之偉論嘗以鐵如意擊唾壺高吟朗唱于蕭然環堵中余曰此吾舅氏不朽之大業也豈人世一日之科名富貴可絜其短長者哉余甲寅承乏洵河牛馬風塵日淪苦海近益以地震重災惶惶夙夜因書報舅氏曰夙昔淪棄匪緣鞅迫馳騖名場則今日猶得從閒閒十畝中率几杖以侍名山之著述豈非極樂而今若此舅氏誤余矣乃舅氏不以余言爲戚而三千里外猶以生平著作命選訂于草草之勞人蓋余子奕蹙歸述近狀之無人民無錢穀無城

郭宮室一望白葦黃茅蕭蕭長令如衆士如寡人且
聞余之寄懷于詩託興于酒而莫余困也爰寄語曰
吾甥大尉官職泊然自得于天人之際詩酒餘閒可
以讀書可以論世矣一編進質惠我清風毋忘菌閣
夜讀時也乃適值耕修　輦道之役諸臺流止勞吏
愨掌兼晝閱夜卒無片晷得親筆墨以揚厲大文之
美善僅得于馬上繙閱數過其曾經熟復者如逢故
友才經寓目者如締新交灑然有牛背讀漢書之樂
而頓忘其疲憊也美哉足以傳矣及再四思維覺嚮

昔之微言偉論何以多逸篇端登造物忌才草堂劫
火竟爐之而燼耶抑秘之不盡傳耶亦又可悲矣因
思空同先生爲一代作手其甥曹君仲禮背剎先生
全集而請序于浚川子王公以行于世誼至渥已吾
舅氏著作等身今且筆歌墨舞垂老不倦茲集之行
猶崑山片玉耳余之不肯終愧曹君者請俟之異日
可乎康熙庚申歲嘉平之朔同會愚外甥任塾頓首
拜序

嘗謂士君子讀書行道或隔絕數百年迢遞數千里
已判然不相侔矣而精神相會意氣相孚如聚首同
堂抵掌上下者未可以跡求也乃有山水可以蓋精
神忠孝可以鼓意氣而偶然孚會于一朝此豈數百
年數千里所可隔絕迢遞者哉僕自丙午歲隨家大
人觀察來皖上年幾弱冠呼唔一室初不知皖之山
水人物也一日家大人公餘集客焚香啜茗客曰此
清冽而甘者其金山第一泉乎大人曰否即此地之

讓泉也愛其味清而名美也時有言皖治龍山空靈
秀拔者他日家大人春蒐偶及歸語僕曰躡龍山之
勝者其雨蒼亭乎僕始知皖之有讓泉有雨蒼亭也
嗣後病足困頓兩載始瘳一日放情郊原訪讓泉于
覓池之西谷冷山荒人踪絕少愀然有餘憾焉若雨
蒼亭則地維峰名聳其後石門湖名繞其前千巖萬壑蓊
乎蒼蒼蘢翔鳳舉不可名狀然亦距城三十里罕有
到者是皆未歷其地已先飲其水耳其勝想見其幽
淩與涉而得之一日者也又嘗步江渚間雉堞掩映

樹木蕭疏孤墳突兀于頹垣中顏其門曰忠臣墓詢之閭閻多不知稽之秕乘蓋元太守韓公公懋與余公忠宣同事死難者唐人共稱張許元何以不并傾余韓此則未歷其地未耳其名既歷其地而感慨其人者也及訪六院諸名宿因得方梅谿先生今文古文而讀之且聞先生嗽石枕流不通俗謁而嚴命難聞亦未敢徑投竊莉此則既歷其地即知其文雖知其文而卒不能見其人者也竊思闡揚幽烈標榜名勝并締交先生乃因甲寅之變家大人承乏江撫一

葉上流遂中止焉前年家大人被放歸田復來皖上僕始得與梅谿先生交先生名塢尊宿房富古今錄聽雪夜每以三事湮没見商我心實獲且欲萃才人高士詩古文詞以傳不朽吁僕與先生之精神意氣所孚會於山水忠孝者何如也先生皓首編下棄明經不就廿貧家食嗜古好學傳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從來閱歷廣則處心厚守爲矩矱發爲光華又何讀書行道之不極其暢美乎適先生以文集囑僕序僕即此爲言者以文之博大昌明高華雄邁諸體

公敘之詳矣不敢贅也異日也江水雲山相對忘年棄飢于讓泉之上棲遲于地維石門之間春草夕陽憑今弔古掀髯長嘯慟哭擗膺僕固無家者行將留老此鄉矣且僕年來蕭索百端許窮負米雖罹横逆紛若加飭先生閱歷深而處心厚僕也不材奚庶幾乎先生當不吝許我也康熙辛酉仲春遊鴎年家眷

小弟佟世思頓首拜撰

嘗見唐人詩有云太宗皇帝眞豪傑賺老英雄盡白頭悲哉其言之也蓋唐以詩賦取士士致富貴舍此無由故盡束天下之聰明才智于排聲比耦中以幾一當而繩尺偶乖則淪落以老故以爲太宗賺若也究之才人雖極坎壈而光芒萬丈之文不售于一時者常留于天地又豈太宗之所能賺者哉況乎文章爲經世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之文與道非貳也道隆則從而隆其或道塞而文窮則知希我貴翱翔寥廓

之外著邈名山令後之人聞其姓字奉其文章至比之祥麟威鳳爲世所罕見之奇此其得失榮辱豈與志軒冕者同日語哉余先百二好學深思以古文時文名海內者三十餘年屢試輙諸生高第康熙初已荐明經不就退耕于梅谿之野著書考古樂道安貧或貴斜斯之文而亦屢却成都之餽世以是重其人益重其文庚申春余過海門吾兩人契濶有年慇藉于逆林者非一因得發梅谿文集及嶺雲詩集而快讀之皆原本經學發攄性情洋洋沛然拔兩漢之一厓

之萃者也適友人捧以壽梓而徵余序余曰韶齡泚筆早承典型寔得爾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哉余惟古今人詩文多不能兼才分殊也故以少陵之詩堪冠古而雄篇大著不少概見昌黎之文後人謂起衰八代而詩以聱倨致譏求之近代則尤難矣吾兄何多才哉理茂而辭贍古奧而衍餘其倫遠惟廬陵近則弇州餘子碌碌無足道者此則吾兄之文也得初盛之格律擷中晚之芳華究歸于老熟平淡者吾兄之詩也天下後世必有羨其光芒萬丈指爲太

宗皇帝之所不能賺者其斯人乎其斯人乎余固質言之而并阿所好云康熙庚申天中節之前二日同學愚弟方壽標序

自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聖人之道足窮天地民物之理而儒者之言必求近乎聖人之道斯言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信哉余小子以江左一陋儒習高曾規矩幼學府郎思振拔于流俗以文章自見而數奇淪落歸老青山追念少時文字既燬于乙酉之兵燹而辛亥冬草堂告災壯歲經營復成灰燼矣半生心血十亡八九筆冢徒存墨瀋何在能不悲哉數年以來兒子供掇討

于親知篋笥近或與會偶至間託楮墨以破窮愁因得文若干首帙而存之愛我者曰先生文兩經劫火而猶不思所以存高文放失吾黨之憂也應謀梓之乃諸君子痂嗜余文錫以玄晏之筆嗟乎余何文哉裁僞體去陳言憂憂乎求近于聖人之道而未有逮也且小齋自銘有臣壯不如今況老身將隱矣焉用文之何今乃以諸君子鞭逼頓易夙懷其爲愧悳不既多乎方都秦自序

梅谿文集目錄

卷一

論

禪虞論
封象論
郊鯀論
周禮論
王嬙論
鄧攸論

鬍髮論
詩史論
遂非論
族譜論
貞女論
倍師論
酒論

記

放雀記

龍山耦集自記
遊西湖記
遊雨斧亭記
黃玄珠公墓碑記

卷二

辯

孔門出妻辯
蘭亭序眞蹟辯

序

介眉初集後序
鈍齋二集序
菊江亭唱和詩序
逸園方書序
古文泥序
盍社序
寄妹詩序
梅湖詩序
文起堂詩序

梧郇律陶詩序
山人律陶詩序
杏花閣詩序
雙梧閣詩序

卷三

傳

任中敦公傳
王雪肝先生傳
阮韶甫先生傳
中丞李公傳
操撫蔣公傳
郡伯張公傳
邑侯賈公傳
驃騎熊公傳
郡伯姚公傳
韓維熊先生傳
阮一衲傳
季弟周士傳

韓姨母孝烈傳
長姊任太宜人傳
烈義婦合傳
祭文
祭甯器兄文
祭阮盧峰文
祭汪平子文
祭段將軍文
祭黃鶴岡先生文

祭孫太淑人文
祭長姊任太宜人文
祭陳妹文
祭程太母文
祭馬孺人文
卷四
賦
歸谿賦
黃鶴樓賦

書
柬何大言書
寄阮盧峰書
上郡伯姚公書
柬汪竹巖書
與朱圓儀書
寄馬溪兄書
寄阮巖公書
與家樓岡書

說
賣字說
賣字後說
昝僅齋號說
兒姪字說
沈甥字說
卷五　代
序
貞觀政要序

蒂宗集序

雙孝祠序

記

重建安慶府學記

改建啓聖祠碑記

雨蒼亭記

李公生祠碑記

城隍廟碑記

卷六 代

壽序

韓峙三先生八十壽序

黃鶴岡先生七十壽序

崔邑侯壽序

姚郡伯太母七十壽序

劉母七十壽序

任太宜人七十壽序

劉母八十壽序

詹母九十壽序

祭文

祭盧爾琛文

祭黃孺人文

祭任太宜人文

祭張太夫人文

門人 范 珹西漢甫 仝訂

黃甲高仲陟甫

戴 鏞元音甫

壻 黃甲新開一甫 仝校

韓 敭緯房甫

劉起鳳樸安甫

姪 儼小歐甫

位定矣甫 仝參

僅永懷甫

男 僎育㴻甫 編輯

皖江方都秦百二甫著

禪虞論

帝王與子之事不肇自禹而始于炎黃之世使堯以天下傳朱朱亦祗行祖宗之家法耳丹朱雖不肖亦未必有大失德如後世之顛覆典型者一尹可以相甲豈在廷諸賢聖不可以佐朱乎堯蓋見當日之天下非中材之主可得而治也思治天而天不能遽成七政之齊尚俟之璣衡既在之後思治地而地不能即平微司空之命山川可遽奠乎思治人而人不能盡理十六族之才于世濟其美而未之舉也四族不才之子日在高位而未之去也是時神器之重微特嚚訟之亂莫克負荷即兩弟雖賢而一教稼一明倫其德與才稱是止耳乃瞻顧在廷師濟之衆更無一人能出有鯀之上者而如天之仁又祗以安天下爲心絕無後世天子自利其家之意遂不難違祖宗之法以軒轅少昊數傳垂拱之天下一旦奪之于兒而不以爲嫌讓之畎畝之匹夫而不以爲創其權忻愛慕

有悉出于誠然者是豈不得已之事哉而後之論者曰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則堯必不傳之舜舜必不傳之禹亦何其昧當日之重輕而淺之乎言聖人也即如舉相誅凶孫明復曾子固以爲堯故留之以俟舜謂匹夫受禪必著其功德于天下若然則大聖人之用心亦與後世之權謀厭衆者等耳亦豈通論哉

封象論

舜俟象于有庳者聖人之愛弟也使吏治國而不得暴于有庳者聖人之愛民也抑知愛民乃所以成其愛弟者乎象之桀傲而思以殺舜舜于時爲都君天子之命吏也象不知有兄不知有帝而何有于民今且爲天子之介弟矣得然而爲暴于有庳者勢所必至也向以父之命而殺兄則兄猶可以貸弟今以天子之勢毒民則天子必不可以貸侯民危而象不能獨全者法也舜不能屈法而貸象是舜之以國殺象也後世奸雄之口必有比舜于莊公之處叔段者矣惟禁之使不得有爲終其身有布衣昆弟之懽而不蹈王室骨肉之禍者此固大聖之天懷而亦英雄之幹略也苟其不然則周公之于管蔡可鑒已使當日周公亦處管蔡于無爲之地則武庚可以不叛而二叔可以不誅至于戮勝國之胄而殺同氣之人憂傷慘憯豈聖人得意之功名也哉是舜之所以處象者加于周公一等矣雖然象之暴形于未封有庳之先管蔡之兇成于既監武庚之後舜忍料弟而公不忍料兄也則又兩聖人之異地皆然者也

郊鯀論

殺人之父而與其子以天下者聖人之公也受人之天下而忘其父之被殺者必非聖人之心也先儒謂無罪之父見殺于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有罪之父見誅于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其論似已而吾以爲禹之心必不忍謂其父之以罪誅也夫三代世及而唐虞繼統舜既宗堯禹何以不宗舜舜不郊瞍而禹何以郊鯀嗟乎此可以識禹之心矣從來艱大之業創始者難懷襄之勢豈能驟殺禹以冲幼

之年素無閱歷一旦奠高山大川悉如其經營區畫者未必不因遹父之成勢也當日天子若深念此事艱難而假之以年助之以子則禹且歸善于親平成之績鯀實底之乃九載弗成遽有羽淵之痛雖服于天子之至公而不敢怨而顧欲宗之祀之以致孝享之忱于剸刃吾父之人此則聖人之心所不忍出也至于踐位南郊特大其崇報之典以上慰幽恫而必不忍謂其親之以罪誅也謂其親之以罪誅而顧以之配天也則褻天甚矣聖人敢乎哉若夫飲食之菲

衣服之惡宮室之卑此則孝子之心煢煢在疚終其身跼天蹐地而無晏然之一日也受天子之位以繼道統不敢違天命也辭天子之福以補孝思不敢鈇人道也此孔子之所以無間然也後世之充斯義以處斯遇者三徵七辟之不就而淚枯墓木者爲得其正矣甚至伍員之鞭舊君徐元慶之殺命吏事雖近逆君子猶不敢以爲非而何取乎蕩陰之血也嘉嵇紹之忠而略其忘父事讎之失者則誠禹之罪人矣

周禮論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購求海內遺書而周禮五篇始出于民間李氏後世之讀其書者疑信參半焉余初讀而肅然信之以爲此聖人之書也既而疑其任官之太多也取民之太盡也行罰之太嚴也立制之太繁也大典之或畧也即以一鄉之官論之下士得二千五百人焉中士得五百人焉上士得一百二十五人焉下大夫得二十五人焉中大夫得五人焉鄉得五人焉是一鄉之官凡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合六鄉

而任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其六遂之官稱是至都鄙居制雖脫簡未載而攷其圖地猶倍鄉遂焉其設官也亦當不下數萬矣無論官多則民擾而采地之所出恐亦不足以贍數萬人之冗食也唐開元間倣周禮以六典設官內官至二千五百有奇外郡縣官至九千九百有奇議者多疵其繁複以爲官冗莫盛于唐而抑知有數倍于唐者在作法之先也九賦九貢所以共九式之用也朝廷大小經費無一不取之民間而取之太盡則聖人必有所不忍即以鄉遂

之貢法言之農圃賈牧任土作貢宜已至于工擀末作喜其非游手也而乃以器物貢嬪任纖織枲其勤女事也而乃以布帛貢山農澤農穀粟有常徵矣而其川貨其野牲齒角骨物羽翮炭蜃之屬絺綌草貢之材莫不于山澤是問焉師田行役咸有力徵矣乃公旬定以三日三冬之農隙幾何而一夫之力于公者遂二十七日也則取之民者不亦盡乎罰弗及嗣舜之仁也罪人不孥文之德也乃秋官有司厲收奴之罰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若夫死刑之至

于大辟亦已至矣而搏之而焚之而辜之至司救之罰衺惡者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固已而過失者亦三罰而歸于圜土摽以後王除肉刑禁笞背之心不幾用罰之太嚴與帝王之制立綱陳紀擧其大者而已如醬醯醢鹽之屬于天官猶曰備膳羞之用也牛羊雞犬之屬于春官猶曰專養祀之役也若夫去鼃黽除水蟲畜猛鳥猛獸之各有專官何不厭其詳也以一鄉之制論之五家而置一下士曰比長二十五家而置一中士曰閭胥夫二十五家之爲人爲地曾幾

何而㝡六士于其間且胥則掌饋提而長又以奇衺
相及爲糾此六士者使稍一如後世之武健則二十
五家之内日惴惴其靡寧矣况乎族師黨正州長鄉
大夫之遞嚴其上也且如民間婚媾不過程以法禁
使民無犯而已乃子女之生三月即書年月日名于
媒氏之官以聽稽察嫁娶而判妻入子皆籍焉何紛
然其擾也立制不太繁與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
則教冑之典所應首著者也乃大司徒之所掌國子
有教鄉士大夫之士庶子有教鄉遂之民有教而世

子無一及焉且祀天用牲大典也周公至洛營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是郊之用牛公已行之
洛矣况記之言繭栗春秋之卜郊牛皆遵周之舊者
也而何以昊天上帝有禋祀而無牛牲諸如此類得
毋大典之或略與至一切朝儀祀典井田軍制經緯
燦如者亦能採古帝王明法舊制而惜乎間以管商
刑名雜伯之術後世得其人而善用之王而不足伯
而有餘不得其人而用之則新莽焚身安石病國其
明鑒矣或者曰是書也劉歆以爲周公治天下之迹

也馬氏鄭氏皆通儒而注之疏之文中子抱書而嘆
以爲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即考亭亦服膺其制而以
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子何傳會杜何蘇胡吳金諸
子之論而爲是言乎余曰余非敢傳會諸子以病周
公也病其竊周公而誣焉者也此殆漢世儒者好古
文通經術而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是時董子以
正學稱儒宗即賈誼公孫弘司馬相如之流亦各以
文章見而惜乎爲此者之不傳獻王傳學而好名思
得古禮樂獻之天子其懸千金購冬官可鑒已而茲

牢落無聞之士自恨其文章經濟不得見用于當時
遂不難出一日之匠心以邀不貲之獲而非假托于
聖賢之口則又無以信世而驚愚劉炫之撰連山張
天覺之撰三墳皆祖此意者也然後臆斷之日此非
周公之書也嗟乎儒者讀唐虞三代之書惟折衷于
孔子斯定論矣使是書之果出于周公也則昭代弘
謨煌煌巨典自應掌之王朝頒之邦國以誦習于天
下士大夫之口乃蒙寐周公如我夫子卒不得讀是
書于宗國而問官于郯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

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識小以聞得文武未墜之傳究何嘗得完書而論定之也哉使誠有是書則宜刪定于周官之後且他日之告哀公也惟概舉方策文武之政而不及周禮即魯論家語之內亦并無一言之及者則周公之原無是書也抑又明矣韓宣子適魯觀易象與春秋而嘆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即易象春秋以爲周禮而非另有所爲周禮也孟子去周初未遠頒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聞而所言之畧又盡與是書不合然則余非傳會諸子以病周公也亦曰折衷吾孔子孟子而益信其誣也雖然典冊鴻文垂信已久余小子以管見瑣儒妄譚古禮懼冒非聖無法之誚惟大君子之攷定焉

王嬙論

從來奸雄蔽主妒賢嫉能使才俊之士槁項黃馘以老死于布褐者不知凡幾而古人謂是傷美人之顏色蔽天子之聰明可以比類而觀多借漢宮人王嬙一事托之騷賦詩歌詞曲以代著其悲憤淋漓之致千載以下遂莫不謂昭君怨者而余獨謂昭君不怨豈惟不怨推其心且自詡爲千古快意之一事焉漢元貫魚之寵按圖召幸宮人爭賂畫師而嬙獨恃其傾國之容略不爲意彼畫工惡圖之以晉而長門空鎖羞閉春風自分白頭老矣後單于遣使朝貢帝晏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請行畧無離別可憐之色光影肆射竦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無及已而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乃至今讀秋木萋萋之詞絕無一語眷戀君王而但有父兮母兮道里悠長之句則昭君亦何嘗怨哉當其毅然勇往無瞻顧無躊躕豈不曰是行也可以愧天子而殺畫師余死且不朽考漢代家風戚夫人之子已王鉤弋夫人之子

已帝而尚不得其死況乎終身不得一見天子老死長門與草木同朽天下後世亦安知有歸州女子殊尤絕世稱王氏昭君者乎至于上號閼氏斂體可汗而爲天之驕子婦又豈非自詡爲千古快意之一事哉所以既脫塵沙而澹蕩春光獨留青塚焉得曰此寃魂怨魄之氣所鬱結而成者哉余固曰昭君不怨也嗟乎古今英雄才俊埋憂地下雪涕無從者安得濺延壽之血于藁街與昭君同一快云

鄧攸論

晉永嘉中鄧攸爲石勒所獲勒重之以爲參軍給車馬以從旣渡泗水攸自壞其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因步走擔其兒及弟子遺民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僅此一息誼不忍絕止應自棄吾兒吾後猶當有嗣妻泣而從之旣過江納妾訊所由述其父母卽攸之甥也攸聞哀恨終身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嘗讀晉書及晉臣列傳而識鄧攸之爲賢者也

攸以七歲而孤能自樹立又能友愛厥弟性淸愼平簡後守吳郡載米之官惟飲吳江一勺水耳去之日百姓牽舟留戀不得行至中夜乃發累官至尚書僕射當時有問江左羣士優劣于顧侍中者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是伯道之孝于親友于弟仁于民廉于官者皆不應報以無子而況棄己之子以存弟之子痛心疾首似反乎人道之常而繼絶存亡適合乎天理之正彼蒼者天詎不憐之肯之而反靳之錮之天高而不可問爲

善者懼矣千百年以來遂存此天道無知一案以供後人之胃嘆而無有發揭其義者也吾讀中興書而賾然有以明其義矣中興書曰攸棄兒于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于樹遂渡江嗟乎此則仁人慈父所不忍讀讀之而不能句者也憶爾時蒼黃跋涉攸以襁負步屧之艱而又綴以閨中之脆質卽窮日之行亦未必其幾何里也故追呼之兒至暮而及之也追之之兒之足可馳也及之之兒之智可用也吾意攸必呼天而嘆曰幸矣兒可以無死矣劉渡

江期近與賊漸遠兒蓋可以無死矣如此而聽其明日之追從焉及江而渡父子獲全者上也卽不及江而渡有人焉憐而收之得存食息者其次也古寒冰隘巷闇厥聲載路之子尙徼天幸而況足能行口能號者乎乃明日繫兒于樹而去者何是尙得謂有人心者哉吾不識繫之維之之際攸何以措其手也吾不識呼之號之之下攸何以寫其目也追兒合臂無從哭聲漸遠之會吾不識攸何以回其首也嗟乎非乾坤慘澹日月晦冥之一候與乃後世讀是書而疑其不情者有矣謂此爲傳會之說尙欲爲鄧攸解果爾則鑒觀赫赫陰隲下民而假若敖氏之鬼者伊何故哉吾故信中興書深明于天道報施之常理亦但據事直書爲天道明之不能爲鄧攸解之也是天未嘗絕攸之子而攸自絕之何可以誣天道也此吾之賾然有以明其義者也

剪髮論

世傳貧家欵客有剪髮鬻市以充杯酒者得兩婦人焉一陶桓公之母湛夫人一王懿公之妻杜夫人也茲事亦太奇矣當時同舌而賢之至今以爲美談而吾獨是王而非陶蓋王之職在婦而陶之位在母也婦爲之則人謟其夫母爲之則人議其子也少陵頌老姑之詩曰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夫人亦自陳識少年虯髯之天子於側微伉儷英雄必不共傷貧賤在懿公可以對婦至於桓公客散之

後歸省北堂慈顔倏異且大冬嚴雪爲去寒深不識桓公何以自處昔郭有道止宿茅季偉家聞其割鷄奉母餘半寘庋而蓮蔬享客林宗歎服其賢是茅母但率其母道之常而季偉之延譽於郭者亦不減桓公之延譽於范也其何以剪髮爲耶君子曰此固婦人之好異以沽名而不合乎忠孝之道者也非其子之罪也

詩史論

杜少陵送重表姪王砅使南海詩而首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因詳叙其遡祖未顯荒年糊口之日與房杜交友詣其家而秦王時亦在坐家貧無供給老姑剪髻鬟鬻市以充杯酒及乎貞觀之初尚書既踐台斗夫人肩輿上殿爲六宫妃后師與至尊均嫂叔焉斯誠不朽之盛事乎及考之唐書列女傳則竟無此事珪傳之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再賓之函史亦

不載母與妻事但云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如子嗟乎何傳聞之異辭也將少陵之言爲不足信歟而論者疑之謂唐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爲中允説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無大功以鎭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太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晏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晏上曰珪徵盡心所事吾

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而少陵引祖姑之事不應不實又何其始終之詳諦如此哉此容齋隨筆之所疑而未决者也余曰何疑乎少陵少陵之距老姑才四傳耳子得之父孫述之祖亦云近已非猶夫歷定哀以指隱桓也而少陵天懷曠達無所矯飾當其坎壈不遇卽殘羹冷炙到處酸辛之況亦有所不諱于詩何故憑空結譔揚厲其祖姑之盛媺以稱厥孫子乎況珪祁人也太原公子延攬英雄之日因房杜而下交親至其家者亦事所必有逆逐臣召

用魚水之懽不減房杜又安知不以素交故哉而新舊唐書之皆不載者何也蓋凡世遠言湮之日值其子姓微弱者史家多不經意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此劉昫既漏于前而宋祁遂亦不詳于後是則昫與祁之過也況寳元皇祐間宋人之尊崇杜詩者且號之爲史矣王洙敘杜詩謂事跡比新書列傳多不合劉須溪亦云甫詩最可考而舊史疏略然則夫人鬢髮一案子京亦未讀杜詩耳至今國史不載而猶幸存于少陵之詩史否則奇婦人以巾幗之身具英雄之

眼而湮沒無傳攷古者亦何從而悉乎之哉卽此以觀少陵之詩足備唐書之未逮者類如斯矣胥吳鈕有新書糾繆數百條而唐子西亦極詆之云入識田中若有一毫新唐書亦爲來生種矣嗟乎吾雖不敢剏論至此聊附一說以作新書拾遺子京其許我乎

遂非論

晉景公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夢大厲請於帝而疾作求醫於秦復夢二豎子謀居膏肓之上下以避醫及秦醫緩至而以爲疾不可爲一如夢中言不逮食新而卒緩之得號爲良工者信已厥後平公疾亦求醫於秦秦使醫和往視而亦以爲疾不可爲曰是爲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出告趙孟武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武

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年武果卒左氏艷述其言而世之稱良工者與緩等矣然考之趙孟之卒在晉昭之元年也而平之薨則在昭之十年昔者號太子既死而秦越人起之安有八九年間取精用物翔主齊盟之人而毅然斷之以爲疾不可爲是尚得爲良工乎哉然其言則藥石也將毋公佩之而惕死願生以充延其歲歟是殆不然少姜甫卒而齊侯請繼室矣遺姑姊妹以備嬪嬙新兀嘉焉寧只四姬之步省已乎乃良臣之言則何驗之深也余以爲武之死不必良工而後知之也是年景王使劉夏勞武於潁夏聞其言而以爲趙孟不復年矣去年穆叔會於澶淵而歸告孝伯以爲趙孟將死矣所謂年未四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又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神氣之不守筋骸之不束其死也不必良工而後知之也和見武之必死而平之疾適在危革遂不難創爲此說以僥倖其奇中而一驗一否猶足以誣天下後世而不之察也說在王安石之論智緣矣智緣者隨州僧也精於醫察人之脈而知其貴賤禍福應如

響焉又能察人之父而次其子之吉凶學士王珪疑之謂古無此也安石曰昔之醫和論晉侯而議良臣之將死也則按父知子又何異焉珪不能難嗟乎安石之讀書不察以自遂其非而因以誤天下者類是也夫

族譜論

先儒論族譜之典不權輿于三代而敬宗合族之義能收天下渙散不屬之人心而歸之一本謂即三代聖王以仁孝教天下之大經大法可也魏晉六朝專尚門閥而迄唐尤甚太宗詔高岑令狐諸臣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眞僞得九百二十三姓爲九等號世族而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俊一時攀附爲習遂不難譔造源流侈稱世德牽合一堂紕漏罔忌譜諜之失眞葢亦莫甚于此矣不寧惟是即如南

齊高紀云爲相國何二十四世孫也梁書系與齊同但以望之爲七世而支分于二十世之整余嘗考何之卒在孝惠二年望之之生在武帝元鼎間約略相距者八十年耳即家嫡七傳者有是理乎且望之本傳云家世以田爲業宣帝朝望之方位御史大夫而宣帝詔丞相御史求蕭相國後得何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封建世爲酇侯則望之之非何裔也又明矣蕭齊梁受命耻其先無傳人爰借先代勳業名臣以自榮寵而不知其貽譏後世也雖李延壽南史齊梁本紀序次帝系于整整以上無述焉斯得古闕文之遺意爾今天下之譔族譜而深明斯義者鮮矣同爲黃帝之子而爲之吹律定姓審德賜氏葢多遠引傳會以自誣其本源夫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已有察貌聞聲之懼況乎數十傳而上世次迹邈眞贗難稽至有玄孫拜墓强附同支者吾不知其滛之何從也若夫痛親親之無術悼一本之難忘譜之所係爲美不一但當準義酌理先從其近者爲斷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由此一二十百以至于千萬無竿者皆水

木本源之不可易移已彼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藐爾卑官不欲妄援朱子不可爲修譜諜者所取法哉

貞女論

五倫之道教天下之爲男子者也而婦人女子亦節閨于中庸之內而不可有過不及之差即以婚媾言之良偶既成生同室死同穴者正也中庸之道也即或偕老無緣喪所天而節稱焉亦正也中庸之道也至遭逢不偶或以飢寒奪其志或以凌暴怵其守更或以嗜欲蕩其心遂不能守人之孤食人之鬼委而去之者非正也愚不肖之不及也非中庸之道也更有六禮未成廟見無日而所偶不天即如皖之黃氏

聞訃而殉安西之郭氏没身以守者非正也賢智之過也非中庸之道也古今來愚不肖之不及者多矣聖賢之道亦原之帝王之法亦恕之矣獨是賢智之過者指不多屈焉間有一二人爲之天下後世輒詡其奇節傳爲美談而卒爲秉禮度義之君子所不取此忠宣余公駁其議不行而歸震川著論且下比此類于淫奔之例吁亦嚴矣哉雖然立法之嚴正其立心之厚也若夫奸雄有子姻聯嗜昔于天而以挾彼毒焰阻其女不敢另字他人肆人欲滅天理如曹騰

者可不受千載之唾予哉

倍師論

逢蒙殺羿之事孟子言其略矣至云羿亦有罪此君子反躬自責之辭而不可以斷斯獄也夫羿何罪乎哉君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望門墻而至止者其不端之形初未必即著也聖賢大道爲公如愚賢不肖均受栽成包蒙內婦成器于晚節者亦何可勝數迨摘其不端而先拒之豈師表人倫者之志哉況在三之節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弟子之于師一也商臣楊廣應坐何律薄乎云爾者應滅何等乎昔

文中子教授河汾其及門房魏之徒以長孫無忌之故而負背師之名豈得謂取友之不端乎至師道如朱文公亦云尊矣當僞學之禁從遊弟子其特立不懼者密相問學次則屛伏丘壑至依附異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素嘗學問嗟乎充其悖叛之心非逢蒙之流亞與而墻高數仞固可以是爲文公累哉自師道開于孔子孔子歿七十子心喪三年而子貢尤獨居三年報師恩同于罔極聖教昭垂人心不泯上下古今如逢蒙者不代有

兄萌自懲代司寇之誅而羿何罪乎余固曰此子與氏反躬自責之辭而不可以斷斯獄也

酒論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三代聖王致戒于酒者惟禹獨嚴故有典則以貽子孫五子之歌所以述甘酒之訓也仲康時羲和廢職酒荒于厥邑亂侯承王命數其沉亂于酒昏迷天象至于先王之誅商書之載微子曰我用沉酗于酒箕子亦曰方興沉湎于酒紀所云裸男婦三千人于酒池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者其說未盡誣矣武王伐紂首罪沉湎後明大命以敎康

叔而有酒誥一書至士大夫之身靡酒禍破家殞命者蓋不勝數而漢之灌夫爲最灌夫行酒武安滕席以不能滿觴致怒乃遷怒于臨汝侯及將軍程不識而罵之武安負貴而好權立縛灌夫劾以罵坐不敬并按其前事罪至族魏其侯竇嬰救之不克後有書語聞上亦棄市太史公曰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雖然民間之飲食醉飽亦聖王之所不禁也嗣股肱藝黍稷能孝養厥父母者則飲焉能羞耇以養老者則飲焉能羞饋以交神明者則飲焉在朝廷不

絕其飲而修此三者以移風易俗何至犯羣飲之誅哉況酒者天地菁華之所蘊也在上世醴酪耳踵事而增之代愈降則味愈旨得聖人之法與意而善用之百禮以洽焉五倫以周焉其在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是喜起之義緣酒而益章也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孝養之誠緣酒而益篤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是伉儷之情緣酒而益至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翕和樂且孺是塤篪之誼緣酒而

益和也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朋友之懽緣酒而益暢也他如魚麗之宴賓客楚茨之醉皇尸凡宗廟朝廷以及閭閻日用三千三百之儀賴酒以行者不既多乎雖然人之齊聖飲酒溫克者不少概見而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亂籩豆而喪威儀匪言者言之匪出者語之甚至號呶屢舞下同于牧豬屠狗者之所爲不識有綱常之大名敎之嚴豈惟滅理敗度喪失其所以爲心而家國天下之禍曾不旋踵酒誥所云喪德喪邦罔非酒惟行罔非酒惟

辜也可勿戒哉吾願天下後世得吾說而存之不至生家國天下之禍而順情養性之物藹流行充溢五倫百禮之間昔宋祖之有天下也慮關藩鎮之擧而杯酒可釋兵權是酒者天地養物之具而飲酒者又帝王已亂之端也安得以狂藥罪之乎人生少壯老三時大聖人皆有戒焉而獨不及夫酒余敢益之說

龍山放雀記

龍山有雀其大如燕春孕於林育子四焉羽初成學飛未能也童子樵蘆捕其子以歸樂而樊之母郎翔童子室中下上其音哀鳴不已久之見童子無憐巳意以身入其樊中音悽悲切若慈母之撫弱子狀童子告余余方太息未有所語而枝上喃喃如訴聲與樊中者和而益愴童子仰視之曰此非雀之父也乎余喟然歎曰惟慈雀朝飛於長林豐草之上暮宿於懸崖灌木之間羽不及翠肌不若鴻又不與雞鶩爭食絕遠世貧弋人何慕焉而自罹於樊者惟其子故也有是哉父母之仁也父母之仁其子也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肖皆是也不仁其子者有之申生之死驪姬殺之也而椽獄之忍也扶蘇之死趙高矯之也而孫政之慘也鄧攸之仁其家之子而不仁於已子也志可原而不可原也至易牙殺子以悅桓公而人道或幾乎絕矣甚矣人之不如物也余因之益有感于人子焉徐庶事漢魏武欲致之而執其母給書召之庶泣請之先主曰僕與大王共圖大事者特

此方寸耳今務在魏方寸亂矣先主固長者固許其歸項籍執太皇於俎以脅漢高而致有分羹之對余讀史至是未嘗不擊案而廢書也幸籍爲蓋世英雄以故太皇得免使籍若小丈夫流則太皇七尺軀不足果項王之腹明矣天下有無父之國哉身爲天子而令生我之人烹之俎上即其後能殺敵報讐而晏然以此身爲天下主求爲匹夫之事其親而不可得沛公忍乎哉卽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當時豈無至誠格人之語而悍然爲此慘刻不仁之說以痛天下後

世仁人孝子之心乎且帝亦幸其爲漢之祖耳使其不成而與陳勝吳廣等敗千秋百世而後聞分羹之語者其唾罵可勝道哉若徐庶可謂孝子矣痛哭歸魏以全母也不受一官不設一謀以報漢也徐庶可謂孝子矣嗟乎子之孝于親也亦無古今無貴賤無智愚賢不肖皆是也吾不能爲高帝解也然此言皆不可與童子道因取古人放麑一事喻之曰魯大夫臧孫者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以歸老麑隨之而泣西巴縱之於路大夫索麑西巴具以情告大夫怒而

棄之他日爲其子擇傅而命西巴左右以爲罪人胡取爲大夫曰仁人也一麑之弗忍而忍吾子乎遂託以國童子感而悟覆其巢於捕雀之林幸其母子如初

龍山耦集自記

乙酉夏兵燹驚魂如焚巢擇樹之鳥負堂上雙白走司空天柱而後返歸秕北之龍山山雖不淺愛其峭石凌雲飛流瀑布且欸空玲瓏若米顛袖中物遂借山而家焉余甥任子克家亦卜兹勝膚次比偶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相與朓嘯臨流歡則爲蘇門之嘯窮則學嗣宗之哭自謂耕田讀書爲人生極樂以故塵筆焚硯絕口不道時文一字 王路廓清至戊子而毛義捧檄之懷怔怔欲動遂先任子着鞭鍛羽

歸攝丹黃紫秋色愁人敝裘磊磊未脫即謀辭任子浪谷三更遲月出聯韻賦詩澆我塊壘兼不欲宅相之才終老一丘而鶴怨山人卽肇於此卯秋撤棘余與克家暨家弟周士姪定矣一舟蘆葦中各極才人悲憤之致而余則有相逢不必弔劉蕡且共青山臥白雲之句大龍一片石春雨秋烟不有昔年猿鶴招我爲故人者乎何用鬱鬱爲今年秋匯略以其文一二問業同人亦曰余兩人耦耕澤畔而所著僅若此操豚蹄而祝滿篝自嫌狹隘者或有游以逢年之訣者余兩人執沐耜而從之矣

遊西湖記

西湖之水周三十里以觀海者視之不過清流一掬耳而東南之名勝稱最焉漢代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故舊稱聖明湖杭苦江水鹵惡李鄴仙刺郡時引湖水入杭鑿六井以爲民利至白樂天刺郡甃函筧以司蓄洩洩水一寸可溉田五十餘頃去官之日有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之句唐後亦代有濬治宋初廢置遂成葑田二十五萬餘丈蘇文忠守杭乃疏五不可廢乃濬葑泥築長堤十里以障而湖始

開復至紹興建都之後君相日嬉遊晏樂于此致啓金人立馬吳山之志論者致罪西湖爲尤物比之西子沼吳陸平爲川有靈何不幸而蒙玆詬詈也元代遂爲桑田明初因之縱橫阡陌曾不容刀宣德正統間稍稍議開阻于群議弘治間御史吳公一貫修築在開濬有端緒正德三年楊公孟瑛守郡不避怨讟疏請至再極力開濬而湖始復唐宋之舊嘉隆以後點綴升平者百有餘年湖山佳麗頓還舊觀遊者四時歌舞之不絕兩千里舟車之罔轂也迨革除以後

而湖山不可復識矣健兒牧馬其上歌臺舞榭强半榛蕪使人有煮鶴焚琴之嘆然平陂往復天道固然無足怪者己亥春偕邵季周士作淮楚之遊歸泊廣陵忽動念吳越山川之勝遂移舟京口至金閶而遇戴子赤玉過檇李而又值汪子五湖即相與維舟結伴勇訂同遊之約蓋四月之上浣也偕抵昭慶時暮靄銜山暝鐘初動矣寺門容與見新月在林波光蕩漾把酒與老僧話西湖全盛事并商遊覽客有感慨悲涼者余曰西湖之真面目在山水如邢夫人衣

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嘆不如者非以天然本色爲都麗乎何必孤山有梅蘇堤有柳藕花居有菡萏湖心亭有歌板舞衣而後見西湖之勝哉明日晨起即理遊具放舟烟水間青山四照澄波萬頃亭榭非綺麗爲工林樹以蕭疏見致檣搖明鏡中遂不覺心曠神怡如翠袖佳人暮倚修竹夢想頻年一旦對此淡妝濃抹宜何如定情也勿值一境榜人即艤舟待客登臨悲乎懶流連不忍即去隨波上下繫舟湖心亭夕陽返照影射波紅不啻赤城霞起泳遊而西歸

入林而月映前川矣繼此則吳中勝友日集如雲時
方初夏寒暄之氣候不齊風日之陰晴未卜鷗眠鷺
宿竊步水仙蠟屐携筇願追山賊而湖中之日月長
矣時或入孤山而弔和靖問昔時梅鶴猶無恙乎絡
興中起四聖延祥之觀官民之墓盡徙而死士之隴
何以歸然獨存彼富貴而終磨滅其不穴狐狸薪樵
牧者幾人之墳墓哉時或登棲霞而拜鄂王之墓喟
然嘆曰鬱鬱葱葱萬古忠魂之所式也微義士隗順
之負屍潛瘞殉以玉環識以雙橘雖孝宗之詔求改

葬豈可得哉時或登于墓而生哀益太息痛恨于石
亭諸人也奪門之後少保含冤固已天荒地老矣乃
湖水清漣孤臣之丹心碧血猶照耀千秋耶時或登
南屏而望湖鎖海門異生天目近則怪石嶁嶒聳胥
漢閒人語不聞松濤遞響若萬馬騰空而下亟支筇
次靜慈方一瞬而殷殷雷聲從北高峰至歸舟烟雨
迷離羣山登嶺滄茫莫辨回視保叔浮圖微有彷彿
而已真米南宮畫圖一幅也夜深再商遊政忽念白
香山長慶集以爲東南山川之勝餘杭爲最而餘杭

之勝又以靈隱冷泉發光爲最以故有在郡六十日
入山十二回之句明日虎陵諸子如月鹿汝平蘭皐
輩僉謂余曰至西湖不至靈隱與不至西湖同至靈
隱不至發光與不至靈隱同余應之曰古人登高望
遠身到處不肯放過敢不窮千里之目乎于是覓笋
輿尋山徑徑曲折入深谷中盤溪飛瀑阻之不可行
而長松修竹引渡危橋得茅屋幾家遙指古寺門前
下天竺也一徑達靈隱幽邃絕倫萬山環抱門外一
峰奇峭號曰飛來相傳咸和中西僧慧理過此大呼

曰昔在靈鷲山見一峰飛去今乃在此耶峭石縱橫
嵌空玲瓏山膚竟[illegible]寸土而長松老樹悉出雲根中
有龍泓一洞深窅莫測聞其水與江海通其洞然耶
山僧引之出卽小憩冷泉亭見百丈飛泉從萬丈懸
崖而下晴空濺雨夏日生寒同人盡呼胝粟殆凜乎
其不可留也及入寺彽徊尋覽詠宋延清之句而海
日江潮殊不能見惟階森雙塔堂擁千僧作選佛道
場而已隨繞寺循蹊再問幽壑歷翠竹千重過飛泉
百道而發光在望矣客至此不過謂木末山巔一齒

溪禪院耳及到門登樓而放眼青天之上一望千里纖毫畢見竹外有樹樹外有湖湖外有城有萬家烟火城內有山山外有江江外有海真大千世界也乃信海日江潮之詠惟是庵足以當之師號潑光故庵以師得名與白香山友善入山十二囘勾留白傅者其在斯乎余旣喜白傅之詩復信諸子之言故能與二三好友窮搜尋鑿崎嶇經丘而窮茲湖山之勝槩也古今人豈欺我哉是夜月明如畫山庵無酒意覺岑寂而余季已解杖錢覓甕頭春于長鬚肩上矣同

人舉酒相屬謂桓子野對清光輒喚奈何因各聯韻賦詩以酬良夜殿前方池半畝鑿石爲龍形泉從龍口中噴出聲入枕畔達旦不能寐遲明亟起登樓望朱輪湧出扶桑海天一碧卽身在日觀峰何以異此少焉白雲冉冉從山下飛來游空繞室以襟袖拂之皆戎戎不能散停午始整歸屐取徑入上天竺見長林蔽日遠淼瀰空古寺蕭森僧聲上下意必有高僧法座若辨才其人者共一時清話而山僧持簿索錢追逐無厭因與同人大笑曰我輩愧非于瞻故辨才

不出而使傖荒法子下令逐客耶行行且止一路斷橋流水茅屋疏籬野花黃蝶助歸途詩與者正復不淺薄暮抵招提煑酒大醉謂今日之遊不可無紀也因共追數晨夕大約風日晴和高朋雅集登放鶴之亭訪魚樂之國步錦唐之月觀段橋之荷青簾白舫泛泛中流者十六八荒同雲殷雷不已山雨驟至艤風忽來舡窓不啓飲酒樂甚枕藉無歸者十一長堤步屧絕巘扶節渡西冷合澗之橋入石屋烟霞之洞不假輪蹄舟楫而吳山蔦嶺輞川諸勝地詩筒酒盞

挈伴以遊者十三我故曰西湖之眞向月在山水我輩之眞性情亦在山水繁華銷歇正見本來千里來遊會心自遠何事撫今追昔慷慨悲涼而下新亭之淚哉是爲記

遊雨蒼亭記

余昔讀書霞上距龍山十里每春秋暇日偕山人衲子布韈青鞵尋雲陟巘歷訪桃源、龍泉、石巢諸勝沿溪而下龍湫至眞乙雨觀惟古木深秀泉聲瀧瀧而敗宇頹宮荒涼滿目遊屐所不停也康熙辛亥、郡伯姚公以歲儉索神新其廟貌并置亭於下觀之上而名曰雨蒼遂使千載山靈頓開生面遊者有洞天福地之比余神往久之忽得劉子溪莊連牀志局相與訂結伴之遊季春九日之亭午後連陰忽霽出郭遙

望山青如黛野花驛路香拂拂荀輿間行二十五里、至車津潤、取徑入林夕陽在樹斜輝掩映山色已浸浸欲紫矣再行里許遂見金碧輝煌照耀林谷頓改舊觀門外犬聲如豹羽人揖客入時已暝色侵階余與劉子、風塵滿面未暇瀨滌亟問所爲雨蒼亭者而登之高可數十步天宇空濶八牕洞啟淸風徐來亭前古木繁陰月光隱現余從老衲黃冠指點間遙撥諸勝遂覺心曠神怡不識置身何所有宋子曾若、隱居教授於此移尊偕客相與縱談今古余曰、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既有此山即應有此亭前此者勿論矣自洪武封順濟龍王之後春秋享祀五馬來遊者不知凡幾而奇觀勝蹟秘而不宣山川之靈固有待而興耶昔謝康樂、癖耽山水守永嘉時伐山開徑直至臨海搜奇剔隱靡所不至而獨失一雁宕焉雖勝地之顯晦亦有數存然使康樂具姚公之眼則雁宕龍湫之名不必至祥符而始見矣二子亦各亹亹劇談語不及塵鞅事月落夜分極歡而罷明晨枕畔泉聲中隱隱聞輿人說霧起亟與劉子、披衣亭上沆瀣盈

盈竟成陛游惟當戶一峰縹緲天際耳頃之霧釋前望烟霏之外層巒疊巘其當戶而立者爲獨秀山登源天柱蜿蜒百里突起一峰於霄漢而獅岩百子兔嶺爐峰綿亘於獨秀之左右纍纍若貫珠亭之後、則地維一峰峭壁千仞石無土而虬松老樹從石罅中森然林立亦莫識爲何代物亟索朝食整屐扶笻登上俛看瀑地維峰下風從木際出如商飆驟起蕭颯可人沿流瀑布達於巔趾峰之右稍下石壁嶙峋瀨飛奔注一瀉盛之迴圍僅數丈許而深窅不測雨小

山皆石骨對峙如門則所謂龍井也其委流與地維
峰下諸水合而浸田可數百頃土人謂井底下通於
江雲雷蕃變之際疑有神龍出沒其間其洵然乎隨
取道青牛白馬間捫蘿披榛臨一峭石俯視龍井水
石相搏聲如洪鐘想見風雨連朝奔騰澎湃中安能
無神物耶時已能泉狂望古松蒼翠欲滴入松半里
危橋絕壑高樹新篁莫不引人勝地山庵茶話後即
策杖石巢下矚諸峰羅立悉如兒孫蒞陰倏忽烟嵐
萬狀眞天然圖畫也劉子善丹青余將屬筆焉故漫

曰此爲天繪井泉道子畫水之筆不能得其神似也
然則一日之間風雨陰晴烟雲變幻江湖浩淼城郭
參差若有若無時斷時續亦足見玆山之靈異矣山
僧喜客至燒筍蕨晉脫粟飯一僧強作解事矢口言
詩差不俗耳歸返亭下舉酒以酹山靈曰大龍之山
週五十里高可十八里爲觀爲庵爲亭爲殿者無慮
百許而一有玆亭之勝如登大將之壇壁壘旌旗五
花八陣燦然犁具餘則偏裨稟令而已余欲坐臥其
卜十日乃返志事催人迫迫行道惟借詠昔人之

句曰玆山靈妙合當與天地俱千百世而後登斯亭
者莫不望古遙集曰此循吏某公政成民和之所築
也則與玆山靈妙共不朽矣是爲記

黃公墓碑記

嗚呼此文學黃玄味先生暨元配方孺人之合墓云
先生諱淡爲欒安丞啓賢公之季子兄弟凡四人皆
彬彬庠序先生秉道持身尢鞠躬君子積學闇修冲
懷善下不求聞于世與人交誠樸無僞不假爲然諾
吾黨矜式其學行有叔度再見之稱性至孝早歲娶
吾仲姊見姊之賢恪修婦職備極孝養遂相敬如鹿
門夫婦姊早亾執義不再娶乙酉叛帥陷皖毋爲所
執擬有宦橐擄掠勒獻先生以身庇毋求釋不獲遂

奪刃抗賊而死遺孤銳銘煢煢從灰燼中覓遺骸
不得拊膺長慟每至寒食血淚淋漓慘人聞見一日
述形家言謂領麥岡有招魂之說而徐式可發明其
義因奉久祀木主漬以指血和以淚血與毋骨偕葬
于先塋兆宅臨穴哀號感傷行路泣丐余言以紀其
事與以貽示子孫余歎曰古今人無不欲葬其親者
至無親可葬孝子之道窮矣招魂之說所以通孝子
之窮者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魄降魂游而無
所棲泊則父毋不安人子之心能晏然已乎銳銘之

葬其親可謂能權矣變而通之不得已而行之非古
也亦循行古之道也因銘之曰玉毀矣斲爲圭璋金
淪矣孰爲干將數可阨道不可藏還諸造物返此大
荒魂栖窀穸神式室堂仍地久而天長子孫其衍而
臧

皖江方都秦

玉海樓藏書

孔門出妻辯

孔氏出妻之說惟雜見于檀弓之書其言曰子上之毋死而不喪又曰伯魚之毋死朞而猶哭又曰子思之毋死于衛後世不察而深信之遂以爲孔氏三出其妻云嗟乎聖人人倫之至也而孔子猶聖人之出類拔萃者也司徒肇開倫紀其有功德于天地甚大天之報之越千餘年篤生其苗裔以爲萬世人倫道

術之宗主而尚留一缺畧不備之理于其身又于其子孫以貽譏後世者此必非天意也今世一介之儒苟不自菲薄束修砥行先求于人倫之內無有慙德而大聖大賢顧不能得之伉儷之際則何以說焉或者曰彼聖賢之妻豈眞有大失德如後世之所應出者乎諸如蘋蘩滫瀡敦牟卮匜之屬微有戾焉即置而去之耳嗟乎孔子讀易序咸恒而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繫家人而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于書稱釐降于詩首關雎于春秋嚴嫡妾于昏而親迎之禮猶亟與哀公重言之删定六經盡皆不致嚴乎夫婦之際也然則合二姓之好以繼百世之祀而謂其以微疵細過中道棄捐此則聖人之所不忍爲也

或者又曰人倫之內有幸不幸焉兄弟可誅尚誅之妻可出庸詎不出之乎誅之無損于周公也即出之亦何損于孔子也是殆不然兄弟以天合者也已則聖賢而不能必兄弟之不狂愚者周公之所不得自主也若于妻則人合者也孔子幼而失怙其婚也非由父命好逑淑女擇之也必豫矣已則聖賢而能必

其妻之不狂愚者孔子之所得自主也詩之言曰刑于寡妻又曰宜爾室家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然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微孔氏之門其誰與歸

且婦人之職易稱爾無攸遂在中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今思聖賢人之妻縱不能與聖賢人比德而絜量焉乃至以有罪行求爲一尋常箕帚婦而不得刑于之謂何其何以自解于涼德耶

則欲曲爲之解曰出之言生也猶傳所云康公我之自出也不喪出毋者厭于嫡而不敢喪也是又不然伯魚之毋宋幵

官氏之女也孔子年十九而娶之越朞而生伯魚其爲嫡也審矣然則何以釋其誣耶蓋當世之誣聖人者不止此也司馬遷造爲無稽之說至于孔子不知父墓而殯母于五父之衢以爲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惑于後世者多矣史遷去聖人之世未遠也且好學深思而其言之不察如此况其他乎微特此也孟子之世距孔子百年耳而主癰疽主侍人瘠環已有敢于誣聖人而不顧者矣吾意聖人道大莫容當世削之伐之圍之殺之非之咲之者不一人謗

興而毀來遂不難誣誣其父子祖孫各以伉儷不全爲修齊之有缺以戲損其盛德至一再傳之後而口實爲不可易矣後世儒者學術未醇信道不篤愛其文字之美以新一時之耳目而不能以理格其非究同于非聖無法而不自知也噫亦可慨也夫或更有難者曰家語孔氏之書也不載有伯魚喪母期而猶哭之事乎余嘗稽古禮子爲父服斬衰三年父在爲母服齊衰杖期而有禫出妻杖期而無禫爲父後者則無服止心喪而已此周制也伯魚爲父後者也使果喪出母自應心喪而無服煌煌典禮天下同倫之日聖賢之必不敢過情而違制也明矣然則家語所載期而猶哭夫子以爲非禮者何居蓋夫子之意謂大夫士之喪三月而葬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卒哭者禮也則期而猶哭者非禮也其甚也是伯魚之哭母而非哭出母也抑又明矣顧安得援此以助檀弓之妄于歿孔子年六十九而亓官氏卒又豈有既去之婦猶繫之年譜者哉昔公儀休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妻趙田袁氏以爲攷之史記循吏傳儀見其

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意必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嗟乎袁氏尙不欲以出妻之說爲昔賢累也而况于聖人乎若夫哭庶氏之母於孔氏之廟亦事之所必無者也伯魚之歿也年蓋五十也其妻老而子亦漸壯矣且孔子從大夫之後其家不甚貧豈不足于饘粥以自養焉安有未亡之老嫠爲大聖人之冢婦尙眛眛于從一之義而甘蹈凱風之轍者乎是必不然矣矧幷官氏之追封鄆國夫人在宋眞宗祥符元年當時天子親至其家而息蹕諸大

臣功贊典禮夫豈不察而以既去之婦祀之家廟載之國典者哉是不特斷之以理而直據之以其事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余九歲讀檀弓至孔門出妻而疑之謂先子曰五倫之內夫婦居其一則大聖大賢不應於此道有缺是書也殆傳疑以侮聖人者也先子頷之曰孺子可教已及長而搜閱羣編耿耿于此事不忘而卒未再見之他書乃知爲檀弓一人之私言而聖門實無此事然則檀弓一人侮聖千百世緘口不言且附之禮經歷代用以取士儒者恐讀

其書嗟乎是惡可以無辯哉

附告廟文

惟

師道德天高彝倫世範禮樂尊崇於百王教化昭垂於萬古獨檀弓所載當時言出無稽後世習焉莫察歷代用以取士儒生久讀其書千載謬迷莫斯爲甚都泰咸憤積衷敷陳著辯自信人微言輕空老林泉之筆何幸時至事起附存梲邑之編 聖

朝有詔統輯 國書小子何知纂修邑乘是用借録蕪詞資呈神聽然後敬聞當事用載簡篇

夫子高於日月何損盛德之纖毫天下莫不尊親孰謂愚言之紕纇道不墜地靈自在天俯鑒微誠是歆是格

蘭亭序眞蹟辯

古人事跡有不盡載正史而或傳之雜記者其說多紛紜而莫辨是在善讀書者以意會之以理斷之而已如唐太宗命蕭翼計取蘭亭序一事往余讀太平廣記而奇之洎書其後曰蘭亭被褫文人濡墨數行耳致使異代珍爲鴻寶老僧抗网其上而不畏罪天子攫取其下而不惜名更可駭者暗檻甫離重泉永錮豈造物亦秘其奇而不欲令天下後世一見耶萬一數傳之後再有嗜蘭亭如帝者則昭陵玉匣或不免于椎埋之手未可知也及讀五代史溫韜傳知韜以華原一盜于梁唐間屢服屢叛冒姓名李彥韜降梁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爲義勝軍節度使在鎭七年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而亦不及蘭亭敘之在內與否至張芸叟乃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眞蹟者詣闕獻之中途聞京城破遂不知所終

則蘭亭出于椎埋之掘發可知也何延之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助及他日更書數十本終弗及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永付弟子辨才太宗屢求之不得乃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太宗殁殉葬昭陵其說與廣記同溫韜盜發昭陵墨蹟遂在人間其說亦與五代史同明初宋文憲公跋蕭御史賺蘭亭圖有曰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爲是瑣瑣也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遂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嘗得之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義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觀之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餗父子世爲史官其言當不妄蕭翼事卻妄狹陋幾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戹殘老僧敢以一紙書抗乎至若閻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于何

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之所親見則非也余年老神耄未必能中乎理俟博雅君子定之余讀而嘆曰吾所謂紛紜而莫辨者此類是也亦惟會之以意斷之以理而已若果如宋公所言挾天子之尊威取老僧一紙一縣尉足治之耳而文皇不爲也攷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購求右軍眞行二百九十紙草書二十紙裝潢成帙晨夕玩賞惟以不得蘭亭勞于夢寐詔師入內三度追求後以蕭御史謀獲厚賚老僧由此觀之是太宗必不敢狥己之欲而奪人之好視古

帝王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心又何讓焉豈得謂威震萬國天壤之間何求不獲而顧難此老僧之一紙哉充宋公之說將天子以勢而奪民推廣記諸臣之說信哲王以量而容物也余不欲兩存其說也

介眉初集後序

先嚴慈八十雙壽里中戚友洎四方好我者錫之琬琰敬梓成帙附小言于篇末以謝高誼云

康熙丙午之長夏日介眉初集成帙不肖兄弟跽陳于家大人膝前曰兄將以是哀哀瑤華壽之棃棗敬請命焉大人慨然曰美哉清風之頌余無德以堪此倖逾耄耋敢曰不夭若以祭祉老壽而覥焉有愧辭矣亟弃之毋滋吾戾不肖兄弟進曰大人負性孝友宅心仁恕立身如禮經老而靡倦郎我慈闈壼範凜

若鐘郝井井禮法無歎女師憶吾郡乙酉賓筵郡伯桂陽傅公敦晉大人于首座時年六十有四是老成人典型已著聲先代矣是年師叛城潰兩大人從兵燹中攜兒孫數百指從容無恙以出破巢之下得有完卵是必有黙相兩大人者乙未冬邗伯三韓李公式廬以聞復晉首賓筵檇李張公再請以病辭不赴辱手錄歌行以美之凡若此者或亦皷鐘聲聞之一驗與兒輩賤貧弗克祿養負資京劣靡善可贴名爲實實惟德自召因辭重違羣願因慍請再四而大人

猶未之許因再進曰是集也匪敢問之世也百爾君子秩秩德音不忍永之何以昭示吾子孫乎兩大人始頒之而問曰汝之名此也亦有說編此也亦有道乎曰有介眉者諸君子之命義也益之以祝者則兒之志也昔李元爽年百有二十稱古今人瑞𪩘寧童參年百有三歲受仁宗勅誥樵李張公以此況吾大人兒既樂聞之久矣過童而逾李所企望于諸君子之清塈者孔爺焉則請自今日始也故曰祝也前此週甲躋耋之晨凡先生長者名流碩彥之綴文賦詩

者亦緊有辭矣而概不敢錄者以爲非祝也非祝而樵李諸公之附錄者欲以大人之八袠基之也仍不失爲祝也首四方者誌客也千里數千里之投贈有古風矣微公卿大夫郎同學執友其書法也義應尊以氏不應僣以名其借之者所謂大名垂宇宙不名故不識也而仍附以爵里者與傳之于不諛也至諸君子謙光卑牧紈箑所將注以年通家子姪洎晚學後學者弗敢從也客也故不敢承也次同里者誌戚也尚齒矣義不以爵書矣毋論中外至戚引分以名不敢辭僭卽婚姻我惠盤敦我婷者如所錫銜表厥謙吉焉罔或辭也戚也故不敢跡也次閭閻者誌別也三夫人不獨以文著而以節著他日必載彤管者矣愛吾毋而錫之言其有幸乎然不以附錄于里中者誌別也故不敢同也次宗族者誌序也吾家族繁而居異且亂後零星雜處卽朞功有越二三百里者亦有謂文眞無文不以辭嫋者故弗遍也至惠言所及不以地不以年不以親疏而祇遵世次者誌序也故不敢紊也于是兩大人始怡怡然色喜曰善隨命

之曰修于人者尚其自勉與于天者庸可倖乎祝之爲言安也汝人子之心也而介眉命義至煩諸君子之清塈者究何德以堪此哉汝其備述吾意以謝焉

鈍齋二集序

樓岡七歲即能詩有曰溪聲益雨添新響山谷移雲作曉峯一時宗黨間詡為聖童可卜他年非僅為得句之工也又十年而補博士弟子袪貴游裘馬之習其腹便便已成經笥甫入郡即與仲氏卯卿暨余兄弟輩緘竹關登江閣共硯分鐙拈題製秇是時余已百不逮樓岡即自知䕫龍沮溺之殊矣又十餘年成名進士高文典冊麟炳金閨屢以椽筆進退海內人士出其門以勳名道業顯者實繁有徒迨主眷日隆

經筵四載　先皇帝聞呼其號而不名後以家累出闕之日猶屢宸衷而樓岡道念益堅文心益濬憂患學易窮愁著書遂于天人理數之微山川風物之概聖賢忠孝之旨莫不指承三極胸羅萬有而備著于衆體之文洋洋乎著作之等身矣賜環以後又十餘年放浪于山高水長間偶遊楚粵再逢世難而尋雲南嶽得遂忠貞樓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辛苦備嘗其學其識其才久已精金百煉故其所著語性命則微而顯語經濟則大而該語文章則醇而肆巧不累理僑不傷道視彼鑿牙佶屈僻險為能鬬藻誇靡粉繪自喜以至荒唐寂滅怪誕不羈種種僞體竊號名編者直可奴隸畜之已庚申春暮來里門與余相見各頭白矣淑氣迎人和平溫厚益似程大夫子老兄弟慰藉情深交相茂勉不減竹關江閣分鐙共硯之時而即以鈍齋二集命序于余余曰余何能序子之文乎子深于易者也請以易序之卿堯夫謂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伊尹以之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周公以之余則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樓

岡以之孔子申象傳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程純公語蘇季明曰修辭立其誠此句大可理會修是修省若只修飾言辭以為心則足僞矣樓岡自沆朝至今日朝乾夕惕其為忠信可格豚魚者久已信之海內而吉人之辭白賁无飾無一語吞剝史漢依傍韓歐而光明俊偉自成一方子之文故其德進業修不驕不憂而無愧于古大臣大儒之學者如此

菊江亭唱和詩序

侯公巖菴治東之三年爛然美績而歎以內艱去菊江父老亦旣採仁聲以頌之矣復有菊亭唱和詩者何居曰此南國甘棠之義也古人愛其君卽一樹之微一憩之暫猶歌詠思懷之不釋況乎朝夕登臨之地風雨吟詠之篇而顧泯澹然置之是豈勿翦勿伐之義哉菊江古彭澤地也陶靖節令彭澤八十日越九十里而種菊于此將毋山高水長秋老香寒先生有篤愛此江者乎後之仰高山景行者置亭于其上

以供憑弔不識肪于何代而廢與不一幾增人感慨耳我公見所謂菊江亭者而愀然曰是亭也屋材剝蝕已盡震風凌雨敗尾頹垣不旦夕圮乎寅令茲土者之羞也爰圖物色玆亭不欲使名賢勝蹟付之衰草寒烟落成之日集守下諸縉紳縫掖把酒臨風而嘯詠之山靜江澄水天一色我公金聲擲地擅場騷雅而吾黨賡和者亦各琅琅有聲是以成菊亭唱和之詩也余惟古人飲酒高會者多矣蘭亭一集四十二人不成詩者十有六人而臨會之美獨擅最千載則以主盟之爲右軍而安石與公輩皆極一時人望故足傳也今公之治東也民樂其樂至有亭榭游觀之盛事而且不欲如醉翁喜雨之自署其名自揚其蹟也而但歸之望古遙集以不致先賢之蕪沒可不謂賢者之事與吾黨諸子相與鼓吹休明幸不如十六人之不免于浮列或亦右軍所樂與爲徒者也不亦均足志也哉且公之著名海內者不僅以詩而詩亦足以傳猶憶巳亥夏五徐月麓先生招遊湖上爾時公守維五與諸才人讀書賦詩于瑤光靈隱間已

知爲三韓名士但恨未一識其面嗣讀西湖覽勝詩選夏樂只謂其句煉石霜字烹金液斧泉夜月餐霞晚眺諸什久已膾炙海內之口余旣心焉慕之迨乎魁北闈宦南國誠所謂花作縣玉爲人矣然以一小邑當水陸要衝甲寅以來王師絡繹民動如烟而我公揮絃以理人蒞如菊以故綸巾羽扇得與諸詞人徜徉嘯詠于山高水長之間諸葛君眞名士哉不佞疇昔有懷邪以三年仰止今此不覯則覿面失之故駕扁舟于卧轍臨岐之日而一見儼若平生吾黨諸

子屬序于余余曰微子言余固欲請之矣此去六橋
三竺載酒裴詩他日風閣瀛臺揮毫應制擬無忘我
菊江唱和可耳

逸圃方書序

先輩誦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至安得廣廈千萬
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句而謂其仁心廣大有
似孟子余每詠是詩輒傷之士君子不得志于時老
身蓽門卽欲軫斯民之饑渴其道無由而徒託之詠
歌悲嘆則志良苦已一日過宅相任子逸圃得所輯
方書一帙而快讀之其文則簡以括其思則精以詳
其事則博以濟也美哉忠厚之至矣乎今天下大地
皆貧之日得是書而善用之無論窮鄉僻壤逆旅行

閭浮家泛宅單寒貧窶之子以泊勞人戍役羇臣寡
婦牛童馬走之衆凡身膺疾痛者莫不可霍然病已
躋斯世于春臺壽域也寧直少陵廣廈萬間而徒託
之詠歌悲嘆已乎逸圃負恢奇磊落之才塵視軒冕
日擁書萬卷南面百城翛然自樂游獵文史之暇益
究心素問難經諸書元元本本洞悉微渺然則茲集
之成蓋亦極良工之苦心矣昔穉長公自喜無病而
多蓄善藥以與人云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余謂長
公之蓄藥猶贈人以金山玉洞之泉沃醒解渴者也

逖園之著書猶導人以陂池澗溪之水沃醒解渴者也贈者有待而導者無待贈者有窮而導者不窮也沃醒解渴之功一也而贈者導者之勞逸廣狹則有間矣抑余更有說焉唐醫以兜離紅蜜南海白猿膏不足以救同昌公主之死而錢仲陽進黃土以療皇子之瘛瘲孫思邈進烝餅以愈寧宗之渴疾用當而通神菽粟之內有神奇焉豈必草木蟲石珍異之味足生死人哉然則通都大邑王公貴戚之家各宜置是書一帙于座右不獨窮鄉僻壤之奉爲家珍也已

古文況序

六經者天地之心發文章之鼻祖也其下則有左莊遷固四大作手爲斯文各闢堂奧後世雖代有作者卒受範圍而不能過先輩王季重之言曰讀漢書之後不可以觀他史讀史記之後且難乎爲漢書愚夙佩斯旨以資性鈍劣不能網羅百家一日放舟菰蘆中失挈行祕因走小奚入市向何子篤侯隨意借書一二卷以破孤舫岑寂受得古文況選本而讀之竟上自周秦下逮有明篇帙無多備極衆體取精拔尤

如出一轍遂覺爲左莊史漢之後不可少之一書是則何子之匠心獨運者也何子弱冠即從予季周士遊其氣溫如霽月其神靜若閒雲家貧力學雖生長闤闠而一種蕭條高寄之況用能俯視一切予私心愛何子者不自今日近益諗心嗜古汰盡世腸是何子能自以其況成古文之況知爲古文之況而不知爲何子之況者不知人即不知文者也且微況而已必學與識并而後能茲選也擁百城坐南面衡古人而甲之乙之棄之取之且人棄者我取之人甲者我

乙之是何子之學之識有大過乎人大進于疇昔者
矣何子春秋甚富沖雅靜秘若不勝衣而意思粲上
傲岸風塵非飢寒窮約所能拂亂其心志者口不言
貧而亦無幾微困苦見于顏色覩其意必將有爲于
天下者固可于玆遷卜之矣何子勉乎哉

何子名粢字篤侯英年夭折渋嘆造物忌才特載
此序以存其姓字亦闡幽之意也所著來山堂詩
集曾可叙于余文燈巖先生有序以弁之孤淸絶
俗堪爲引重附記于此以供惜才者之太息云

益社序

嘗讀麗澤而懷講習之樂誦泰交而羨連茹之美古
之人處則同學出則同朝而朋友之道重焉後世官
人之法盡出于文章天下之士交習而揣摩之藉敬
業樂羣以圖事君致身之本而文字之交益通乎性
命矣少陵所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豈苟焉者哉今日
吏道多端而　天子又愼惜名器凡才俊之未遇者
拔數人于千百中其抱璞不剖雪涕無從者纇多輟
耕而太息矣吾懷固才藪乃楚楚僑肸如程于東鲞

羣十數人家世墨莊英才傑出羣不以一日之升沈
顯晦易其心而志則愈堅氣則愈壯羣相慰曰文章
經世大業不朽盛事也士固可以無科名而必不可
以無文章況科名之必藉文章以重乎爰立鷄壇奉
程子以主齊盟且不鄙余子佚之不文也而屬序焉
因以問名于不佞余曰美哉衣裳之會乎余陳人也
何知則有大聖人垂訓取友之道在以益名之斯聖
謨之洋洋耳況遷善改過風雷之著于大易者義尤
嚴哉諸君子皆領之曰善而謙光畀牧尤請益焉余

退然謙曰諸君子賢余何能益子哉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道德仁義忠孝廉節其不朽之大者不僅在科名文字間也願相與讀古人書網羅百代毋貪其腹願相與學古人言愼爾出話毋反其脣願相與法古人行威儀秩秩毋高其趾則今日考道問業而絕燕朋之累狂他日比肩事主而無朋黨之嫌孔子之所謂直諒多聞曾子之所謂以友輔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寄妹詩序

吾有一兄兩弟兩姊一妹皆同生仲姊叔弟三十而夭爾時余年正壯手足傷懷雖極沉痛猶未知其悲也康熙甲寅之仲冬兄以疾正寢年六十有三不幸余在數千里外聞訃星馳僅得憑棺一慟念此大十年來怡怡式好竹馬鳩車迄于白首竟未得一言而別嗚乎慟巳又自悲巳至乙卯六月之十有三日季弟周士先以訪友人偶寓郡城忽然奄逝變生意表弟年五十一少余十歲幼從余學幸成文章德行之

醇儒乃伯牛之疾更傷伯道郎既逝聞之有太息至泣下者然則余之慟又何如悲又何如耶妹家晉熙遠父母兄弟二百里而遙兩尊人逝後十年未面扁舟來哭是時老姊年七十猶善飯與吾三人悲喜交集共經紀其喪事而妹能秉禮酌義區畫井井以勷余之不逮乃遭家不造遇人之不淑余既慘懷妹亦銜慟繁霜載道灑淚而歸余倘與老姊潸然遠送而詎意丙辰之孟夏又哭吾老姊耶嗚乎甲寅仲冬距此曾幾日乃哭兄之淚未乾而哭弟哭弟之淚未乾

而哭姊歲月逾邁人壽几何如吾兩人者其能久爲兄妹于人間世耶則慟又何如悲又何如矣雖然余考之古今人有遐福老壽者頗多淵源種植余大人之年八十有六而慈壽亦僅讓四歲坎之承乾兌之象坤余兩人或有受氣于先者乎因哀感之餘遙申此義雖不能竟釋吾兄弟姊九原之慟而亦或可稍節吾兩人百歲之悲云爾爰賦一章寄慰并錄前作以當靦面

汪梅湖詩序

嗚呼吾亡友梅湖之詩遂終不可得見乎憶鷄壇初訂之日惟余與鶴峯梅湖三人者言詩而旗亭畫壁梅湖有焉歷三十年益肆力于詩而清新俊逸者且老熟平淡矣如文悠嚴冏欅園諸先輩序其詩而不得見其人也今且不得見其詩矣是誰之責與聞易簀之前一日尙手自編摩而至今全帙不可求得豈梅湖之自殉與夫昭陵玉匣中物尙出于椎埋之手光怪陸離即欲祕之而不可得也嗚呼吾亡友梅湖之詩豈終不可得見乎

文起堂詩序

詩之道難言哉胸不貯典墳丘索之典足不歷五嶽四瀆之奇氣不存九夷英多之概而猥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風雲月露纘成書是猶褌蝨井鼃不足以窺天地之大也韓子在商少年時即多讀書其爲文字無一語寄人籬下乙酉[illegible]癸後喪亂飽經備嘗辛苦而其志益堅驅騾名場三十年不遇遂驅車出門壯遊海內名山大川十得八九今且老矣喟然六袠而著自壽之詩四十首初讀之岵屺情深使人迸淚舉奏陔華則束晳補亡可無作矣中幅聽覽遐矚自許爲湖海元龍故其聲多慷慨壯涼使人聞雞欲舞末則息影黃陂秋水蒹葭伊人託興儼然白尙書樂天知命之遺風蓋其胸有萬卷書足履五嶽太室諸峯使雲海盪其心臆而又出生平之奇氣以副之故能語語驚人傑詩律之細于晚節也否則郭璞錦還江淹才盡能望此于六袠之叟哉美哉足以傳矣若夫岵上清風北堂奇節在商不愧于爲子而有女如男有孫繩武在商又何歉于爲父哉由此而耄而

耋而期頤冰雪聰明夙興夜寐在商之著爲自壽者吾又不知爲何如也

韓梧邨集陶序

歐文忠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蘇文忠氣高天下文章不傍人隻字猶時時鈔寫歸去來辭晚歷憂患益師範清風而有步韻和陶之集夫陶之文與詩不多見而兩文忠之服膺若此者不盡以其文與詩也近代有王譿菴之律陶黃子虛之律陶纂是皆有陶之心也夫韓子梧邨不肯放兩人并駕而積薪居上焉蓋韓子之取法于陶者亦不獨以其詩也韓子生世族其王父節菴先生立朝梗槪

官業彪炳爲時名臣迨　興朝革命即退老於菰湖寂寞之濱非栗里柴桑之志歟韓子室有萊婦琴瑟靜好而周官漢志學類鼻班不僅翟夫人之勤苦閨志而已揮杯勸孤影別鶴之辭宜其哀以切也今子雖較陶減一皆能好紙筆讀文書琅琅然有聲秩菀矣至于抱負宏渶壯年高蹈三十年來于龍山渶處結茅屋八九間左圖右書晏如也不佞相與對衡望宇梧邨不棄時開三徑以招余賞奇文析疑義杯盞盈傾君眠我去或亦足數晨夕與是韓子之所遇與先生不盡同而得先生之心者自能學先生之口也九原可作先生必許爲同調不必如譿菴所云眉開十丈矣是人之善益而南塘一山聽子虛之自首也已

程山人律陶詩序

程山人者吾鄉先輩天池公之子也天池以奇才兩中副車不售鬱鬱以死山人憤焉遂學劍從戎驅馬走數千里外不得志而歸石隱于山巔水涯谷底烟霞菰蘆浪泊隨意所適無定居無恒業逢書輒讀遇酒即豪飲得婦如孟光益樂有眉間之案性頗多藝如彈棋戰格說劍藏鉤之類各極其妙更如梓人之度材橐駝之種樹人巧天工之悉備焉有時放膽為文拌命飲酒或悲歌或長嘯或痛哭蕭疎磊落不一

其狀不肯以口腹累人益不喜以面目見要人今且老矣所遇益艱所求益約不復責景畧之奇而思霸桃錐之膝猶洒然自樂也一日過余草堂示余律陶詩一帙余讀而嘆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山人眞窮而樂道者哉且陶不易律也律陶不多見而行于世者惟王季重黃子虛耳山人所律視王黃且加倍焉夫王黃律之于先其得句易工也山人遇王黃所得句則避之此其難一王黃于淵明 首中或採兩韻且古韻通用而山人獨取一韻尤奉隱庚二尺不益難乎至其章法渾成如天衣無縫對仗工巧機杼自運起則應起結則應結即出淵明口中不啻也夫淵明不喜多作詩五言僅百首而山人忽增益强半不可引為知己哉昔先伯兄以門山藥閣五七言集句擅名江左而匠心師法為世所宗吾鄉如張虎臣之律杜任鶴峰之律選阮召樹之律唐皆足名家而山人之律陶眞堪媲美矣余欲其梓而行之以公同志而山人不欲也山人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况終身木石者哉

杏花閣詩序

杏花閣者，江上韓子克紹之妻桐山盛先生雙溪之女也。雙溪以博學弘詞名燦大江南北，館甥韓子，寓白門，連雲甲第，中絶貴游輕肥之習，而足不窺園，兩人氷清玉潤，有樂衛之比。是時夫人結褵歸韓，蓋已盡讀父書矣。伉儷如賓，早有子。嗽我珮予，負我戴之，期而蘋蘩滫瀡，荐廟娛親，以修婦職之外，畧不以文章風雅炫耀于姑姊娌娰之間。克紹惟終歲守一編，不事家人生産。夫人曰：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即長貧亦何害？夫子哉於是歸返龍山，擇杏花深處，結茅屋，敕樸偕隱者二十年。曰：此眞子負我戴之時也。膝下丈夫子四，淑媛二，婚嫁既畢，夫人始放口爲詩，詩且以窮而益工也。不數年而夫人逝矣，從遺笥中得詩若干首。他日克紹舉以示余，余讀之，竟皆其愫親訓于相夫勗婦之言，莫不本于正風正雅、溫柔敦厚之旨，情則貞以摯，律則細以嚴。余謂克紹曰：是可以傳矣。克紹讓焉，謂婦人無出壼之聲，子何言之謬歟！余曰：唯唯否否，不寧惟是。昔雙溪主盟南溪，長余十歲，余亦託雖壻末契，傷矣雙溪無兒，得夫人爲之女，是中郎書籍不必付之仲宣，則余欲以傳夫人者傳雙溪。克紹有子得夫人爲之母，今且彬彬序序各有聲文苑矣，柳成公家訓藉內助於熊丸，不且以傳夫人者傳克紹乎哉。

雙梧閣詩序

古之婦人箋經定史作賦能詩者自班謝而下代不乏人議者多美其父兄謂是淵源之有自耳讀鮑參軍大雷致妹之書杜少陵同谷懷妹之作雖不著其姓字表厥詩文而妹之能詩能文足當兩先生之賡唱可知也然則人生而有兄妹賡唱之樂豈不尊予現茂哉余兩尊人晚得吾妹性穎異非常兒先君子爲愛之其敎也先以女訓繼以經史博通文學適太湖洮長沙先生之冢孫省公稱梁孟焉先是姑死節

于賊惟翁是侍克敎孝養得其權心內庀家政無隳先緒省公澹于榮利不肯捉身世緣妹遂偕隱高蹈卜溪之田夫耕婦饁暇則琴書共樂而已年來男婚女嫁兩予已青其袷一日緘書寄余載詩一帙謂先君子垂訓常舉王母曹太君淹貫書史而終身不作一字精曉音律兒媳聰慧至再僅取琴拊顏回一操音韻凄絕家人環聽者皆泣下遂終身不復再彈賢媛先德之有若無實若虛者如此妹敢以雕蟲自炫手但念詩是吾家事伯季兩房紙殘唱和無聲老兄筆墨飄零昔以此奏塤篪之樂耳敢曰婦人有出壼之聲忘吾父訓哉余展咏數過作而嘆曰是可與言詩已矣其鹿車之唱隨熊丸之訓督蘋蘩之羞祀岵屺之懷覲至其感時憫事不恤緯而念宗周有人倫之樂焉有王道之思焉豈等夫喁喁瑣瑣吟風弄月作小窻兒女之聲哉吾家紉蘭淸芬兩夫人學號女宗世傳忠節而潘夫人松聲繼響鳧峙龍眠豈非後生之所矜式哉吾妹勉旃髫齡咏雪稔知久負其才至年五十而始以詩著蓋言謹也高達夫五十能詩

在男子猶不爲晚自今以往尚其努力著爲名篇俾後世讀其詩如誦三唐如聞七誡有歸𢽾扶風者先君子當九原含笑而余不敢貪父訓以爲已力也吾妹勉旃

任中墩公傳

皖江方都秦

公諱永寬字仲舒別號中墩懷寧之淥水鄉人世居午公勠力田務稼穡厚自營殖多取給于園田畜牧之利太史公所云本富也爲人慷慨好任俠已然諾以豪傑自命凡宗族戚友之昏喪饘粥不給者悉資之引爲己任待以舉火者甚衆焉性嚴重抗直里中咸取平于公一爲所短則愧恥若撻于市以故鄉人

咸敬事之又能通郡邑諸薦紳先生爲名高一時賢士大夫亦相爲引重無不樂與之游雖布衣隴畝而隱然負一時之望會有某子甲貸公數十金旣償而公以它事未及還券因疑公之挾己甚銜之公未之知也後疾革公往眎因還其券遂伏枕叩首曰吾儕小人誤疑公至此今乃知公眞長者矣忽吐一小虵而病愈公家距郡城可二十里一日薄暮乘馬詣郡路遇一書生求附行公疑之旋許其上馬加鞭疾走書生欲捨去公堅持之弗許至城下視之則一古槐板也勤督諸子向學日夜不少懈仲子午橋公年十三初應童子試公誡之曰吾令汝舍穡讀書與大我門戶耳聞農家子崛起者數矣汝往須三試皆冠軍方一鳴驚人也後郡邑皆拔第一院試時誤傳居二即杖之聞亦首取乃已其嚴厲如此晚年嘗曰吾行年已老生平濟人之厄息人之爭學爲鄉里善人吾子孫其有興乎一日命家人具湯沐浴蘧然而逝時年七十後以孫養弘公贈中大夫神宗璽書褒之曰正直礪躬剛方範物里標通德邑號耆英綸綍之榮

允稱不愧云

論曰任公在布衣之位持身嶄嶄名動當時非所謂賢豪間者耶余之去公百餘年而得聞其略者蓋先人之讚述也邑子吐虵書生附馬其事近誕而實確皖人至今以爲美談休哉毒不能螫厲不能災而盛德之積愈著因僭言以傳其家乘以示來茲云

王雪肝先生傳

明副憲王公孫蘭者無錫人也字畹仲號雪肝先世自洞庭遷錫之新安屢以文學武功世其家王父養泰公尊君仍孺公積學累行稱名儒相繼以道德文章師表當世而不能致身青紫時論惜之公爲仍孺公仲子伯季皆賢故有王氏三珠之目公于天啓甲子登賢書崇禎辛未成名進士廷試二甲應授版曹時有貂璫張彝憲者奉綜理戶工二部之命位埒尚書以屬吏目諸司而與公之屈膝焉公毅然曰吾方

筮仕之始砥礪廉隅正權輿于此日敢以袁鼎貽羞乎西曹令署是耳無逢要人之怒足矣及讞獄江北廉平仁恕藹然著徐李之聲謂直指劉公曰吾兩親具慶欲藉天子欽恤之恩以資福耳直指曰爾有尊恩繫我獨無故寅協平反江北之全活者甚衆復命授郎署文文起相國荐于朝已將入西省矣有泥之者乘中旨未下亟以成都缺員牒入起事遂出守蜀郡公欲拜疏請終養而四方多事于功令弗敢便歸子含仍孺公力命之行曰吾年雖邁猶强飯如故汝但能盡忠朝廷造福黎庶勝膝下多矣汝往哉公雖叱馭勉門而歸雁啼猿盡傷懷抱至今讀其蜀道諸詩無非愛日瞻雲之涕淚也成都固嚴郡車徒絡繹供億騷然且崇明亂後人民凋敝又宗籓信監橫索誅求民不堪命蜀府內江王致起揭竿之變賴公之威信以解散之民情得安而士亦可幸無罪咸曰生我者太守也內江雖弭然而府衛同城弁驕莫戢獷漢雜處邊警易生人人懷反側矣公一以安靜治之公愼自持剛柔互濟故不勞而理焉益州夙稱天府

錦城又濱番國舊例每歲貢入珊瑚犀兕織文貝錦諸異物先臚郡署然後羅致闕下又所隷諸州邑歲時筐篚實腆且繁公則凜凜四知一塵無染後以聞訃星馳竟挾兩袖清風以歸視趙清獻張安道之守成都又何以加茲兩親繼歿鷄骨支牀哀感行路蓋至性攸成非止動中禮經也服闋守紹興兩載愷悌遍于八城明季天災流行多札瘥凶荒之事公下車即蚤夜焦勞通糴平糶以均有無煮糜散粟以濟飢殍所全活者不可數計民間子女多遺棄道傍公設

局收養募諸乳媪主之奇荒之後繼以大疫公設醫局召醫士按病授藥而少長老幼得以全活者益無算且大庇寒士月給俸錢徧拾遺骸悉歸義塚愷悌君子仁心爲質誰謂救荒無奇策哉其備荒之策則力倣常平社倉規例而益以官集民集之兩法辛巳秋遂書大有畝棲隴被民慶再生焉至于撰文慎獄飭俗維風諸善政雖古良二千石不啻也及備兵南韶值猺獞嘯聚連州歲爲民患公至署僅一宿即奉檄徂征身親戰壘制奇設伏平巢破柵三戰三捷焉

直指柳公方題薦澄才第一而寇警哭至矣粵中承平既久百年不見兵革公討軍實繕城郭爲綢繆桑土計而大吏罔聞事多掣肘請兵不發僅撥練鄉勇橐無可捐鎔及佩帶雖措處五百金以倡率守禦而土兵二百豈足爲固圉計哉迨獻賊破長沙躪宜彬長驅入粵公所屬樂乳仁諸邑望風奔潰又土賊礦徒蠭起刼掠地方官或獻册迎降或懷印宵遁或奸民縛守令迫脅以降者所在都有公志在全城念南韶爲全粵屏蔽嚙指血具詳請援既匝月而始得兵七百名又以連州告急一宿調去逮曲江僞令既入而連州守將據州城叛降公始北叩呼天曰臣不能殲小醜以報國恩勢窮援絕孤臣事不可爲死殉封疆厲鬼殺賊臣之願畢矣遂于本署之後樂堂從容自盡以死時黃霧漲天颶風匝地蓋癸未十月之念二日也先是接楚報聞有降賊者公則髮指以唾之聞有罵賊死者公則訢然以爲人臣固當如是有請眷屬出城者公則嚴持不可曰吾豈敢爲僚屬倡公致書親族則曰世亂如麻不得再相見矣願言自玉

跡數者觀之公之成仁取義非有前定于中者而能視死如歸若是哉公之忠孝雖出于至性而實成于家學之淵源蓋養泰仍孺兩公之教澤浚長爲理學種子以故家有孝嗣國有忠臣豈偶然哉公生而沉靜寡言笑雖嚴氣正性而不敢恃才凌物謙冲樂易人自愛敬之事親色養善養俱從至性寔通與無形之視無聲之聽也兄房孟公登乙卯乙榜弟季晦公成甲戌進士怡怡友愛終身無間言撫諸姪諸甥悉如己出敬宗睦族尊師取友無不竭忱以厚之三黨

之稱仁頌義有古人所未逮者少從鄒經畬先生遊先生東林宿望也故公之秉道立朝所交盡當世名賢與文文起倪鴻寶祁世培劉念臺馬素修諸先生訂金石之盟是公之德全忠孝功存糾瀏文章衣被天下所著政略皆居官寶箴而垂訓格言不讓顏柳士丐所云三不朽者公以一身備之矣雖南渡已先恤典未著　本朝俎豆已久芳名勁節卓爾千秋而令子將大先生不棄非肖命載野人之筆謹據新安先行錄詳之余甥任子篁渚于近歲亦備兵南韶因

得聞先賢窮難始末據事直書辭無溢美而究不能盡先生之萬一云公有丈夫子六人長仁灝以明經任潛山學博候選縣令次仁液仁浤仁濆仁渥仁潤皆吳中名士尚家食未仕

贊曰余作王公雪肝先生本傳而竊嘆其文名宦業忠忱烈節之有似我余公也忠宣余公少歲六藝從吳澄弟子張亭遊講明理學與先生之從事東林者同及舉進士轉刑部主事疏剔冤滯獄五百與先生之恤刑江北者同藩王府諸校白晝殺人金勢同狼虎遣卒捕之與先生之靖內江王者同章宣尉以婺律香贊余公中弄黃金公覺之不受與先生之去蜀清風兩袖者同歸隱青陽丁母氏憂晝夜號泣不絕與先生之聞訃呼搶哀感行路者同毋解任閉門授徒六經悉爲傳註詩文皆稱絕勝與先生之立家社文社以教親族子弟而郁齋詩漱玉集之膾炙人口者同蓋國步將移之日時同勢同而天生忠孝之人性同學同以故無不同也後樂堂之從容就義何殊于清水關之慷

慨沉身乎宋景濂先生來江左撫余公行事成傳而贊曰人豪謂精忠烱烱上貫霄漢必燦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慶雲凝爲瑞露身雖死而不死者固自若也嗟乎先生之忠烈既與余公同則即昔賢之贊余公者以贊先生可也　泰何能贊先生哉

阮韜甫先生傳

公諱之釬字韜甫儀部思竹公孫太學西源公子也至性孝友為人沉毅有大節廣額修眉偉然七尺軀少耽書史家世畢莊甚富早有破萬卷之志厭世習脂韋慎交遊寡言咲日杜門掃軌足未嘗窺園讀書至得意處必手識焉雖與箱櫥帙了辨如嚮屢困棘闈卒不以坎壈傷其志意泊如也姊適劉不幸早發且尊嫜具背家貧中落不能自存公泫然曰是余之責也夫齊是解衣推食無間寒暑以故其姜皓首矢死靡它有弟之仁成姊之節里人至今為美談矣至篤愛母弟元生幼則訓之長則友之合器而食大被而寢田園廬舍與馬奴僕皆讓弟而約已怡怡洩洩始三十餘年如一日也處里黨閒見素抱樸若缺者沖退然不多上人而嚴氣正性則又抗直不阿一遇非禮即義形於色且仁心為質有婚姻喪葬不能自振者輒周之性簡淡不慕榮利從兄石巢公除大司馬勞榮族黨或有勸公仕者公曰丈夫窮達會須有命若緣門閥以干進殊不如老身泉石耳其律己之

嚴又如此歲乙酉四月叛師陷皖家人奔潰如鳥獸散公母崔以老病輾轉牀褥公戀戀不忍去撫其子曰吾與汝王母相依為命者也今日之事萬死一生破巢之下寧有完卵倘微天幸留汝食息他日讀父書承先志則而父不死矣汝亟去毋亂吾志音辭慷慨無離別可憐之色頃之賊至見公母子氣度服飾皆巨室中人覬有厚藏因肆其搒掠以索之不厭鋒刃立下公挺身蔽母及母遇害公遂罵不絕口雖頭血濺衣猶負強起殺賊狀嗚呼烈矣子湛是時才九齡耳痛哭失聲哀感行道事久論定詳載郡邑志後繡衣使者衛公禝其事上聞奉 旨卓楔以旌其孝烈焉子湛字露臣年十五即補博士弟子食餼郡庠孫四人皆玉笋一班人以為善人有後云

中丞李公傳

公諱猶龍號紫函陝西洵陽人辛酉貢士原任兵部主事歷罔少卿英王平定南服授以中丞職招撫安池等郡是時皖瀆才兩月刼灰未冷僵屍匝地公單車入覗泫然泣下掩骼埋胔解衣推食飢離江楚者皆馳令索歸皖諸寨披攘楚豫蠢蠢思動公遣官單騎持手諭千言引白雲大溪諸寨負固屠洗之慘開示禍福情詞懇至反側各上歸農之狀皖士于身無祖禍貧不舉火值開科取士公集六皖諸生而勉之以藥征舟楫薪米悉資之士得以赴應文運至其立誅叛將解散降卒具饒方略　朝廷嘉其績未朞月內召授天津巡撫皖人懷其德立祠祀之

操撫蔣公傳

公諱國柱號君砥遼左人順治丙申奉特簡操撫江南駐節安慶前部院李公目羌德荻殘皖百廢具興悉茉未竟而卒公代之滌去繁苛務與斯民休息是時王師屢出皖當水陸孔道戎馬之休養多以皖為牧地芻豆之費歲不下萬計丁男轉輸供役者亦歲不下萬計公深恤民隱特疏陳乞沿途分派均攤而憚人樂有小康其戍旅更番及瓜而代者上下往來恆需江舡迎送舟戶每苦不給則羅商船以應之公造紅舡以供差役置戰艦以濟兵馬而舟戶得甦商民亦釋累焉其禦兵飭防令嚴而不苛信賞必罰威惠兼行澄江數千里無萑苻之驚凡興利除害皆以實心行之默運于上而口不言功故皖人戴天而忘其高也至于修葺學宮獎厲師儒歲命學官時勤考課優者禮之貧者餼之而多士感發興起人文一振所轄數千里之地吏肅民安風行草偃後移鎮燕州四民奔號借寇不獲立碑銘德不滅峴首墮淚云

郡伯張公傳

公諱苗號鶴湖浙江嘉善人以順治壬辰進士筮仕刑部郎每有平反抱牘執評會 上肇舉耕耤廷議以公通經術嫺掌故遂改儀曹郊廟大祀及兩宮節成克勤典禮甲午知河南貢舉所得盡天中名士丁酉出守安慶至之日風度凝遠善氣飲人父老一見顏色莫不舉手加額曰此愷悌君子也皖屬自兵燹之後田多未墾向有墾者即苦本年辦課中澤之鴻哀而不集職此之由公周悉民隱力懇部院疏題蒙

允三年起科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皖屬濱江諸邑蘆課之難倍于田賦蓋以崩卸淹沒之不時而必取盈焉洲民之以避課輕去其鄉者如水走下四方亾擇焉公奉委清丈單車不為星走雨驅酌其腴瘠均其廣狹而洲民久困得甦如沉疴頓起爾時本壹棼猶却之何言供億乎治尚清淨寧一訟庭無擾幾于案牘塵生日進子矜而教之相勸勉者首以道德忠孝爲言餘則衡文講藝稱詩談古以故皖士多所成就士大夫公陳利弊藹然接以春風一屬私干則商飈立起使人不寒而慄他如脩學宮葺郵囷却耗羨清囹圄覈胥隸恤解户均糧運平市值良法美意未可更僕數至其庭讞之下片言立折民無遁情六邑有神君之號焉其讞獄之詞載皖治録行世讀書者奉爲蓍龜黃定本涖皖未朞年 先皇帝錫馬以榮之公益屬精圖治居無何上臺檄取皖吏劣狀公曰吏皖者皆稱職無劣可指也遂以庇屬得罪行去之日父老子弟哭送江干如失慈母歸隱鶴湖不數年以疾終皖人聞之莫不太息泣下

邑侯賈公傳

公諱壯號山庵河南襄城人由順治丙戌進士初任懷寧是時懷去兵燹未久空城荒礫公至一意拊循與二三父老哀痛爲言聞者感泣隨下令招集流亾惠通商賈哀鴻漸集省徭役剗道負時或匹馬田間問民疾苦凡可代爲請者無所不至乃數年中滇黔閩越未靖江右金王反側楚豫寨氛時時竊發懷爲入省孔道王師絡繹供億繁劇輪蹄舟楫糗糧芻粟徵求無寧晷公儲偫有素應接有方目覽耳聽口荅

手揮即至符牒交乘莫不咄嗟立辦以故耕市不驚民無騷驛之苦焉刼火之餘學宮茂草春秋兩祀蕪楮設位幾同綿蕞矣公即首倡創建文廟采章文物頓還舊觀隨進多士親董率之季有考月有課拔其尤者剞劂爲式而戊子以後三科甲第皆出其中又念懷邑無志莫輯舊聞勒成一書以存掌故後以報最擢戶部歷任僉憲而終懷民至今思之

驃騎熊公傳

公諱嘉夢號魁吾三韓鐵嶺衛人先世爲名威將軍父鎮殉難公是時年十四事嫡毌稱純孝見四郊多壘因仗策從戎以戰功歷任總兵官　國朝順治戊子間受三王知遇薦受原銜領副將率兵五千征黔中是時賊凡四十餘萬公以孤軍突入轉戰數千里渡瀘江水踰雪山嚴寒瘃墮舟中之指可掬公援桴鼓之敵愾有聲莫不一以當百將入成都值平西親王大兵南下因題序戰功奉詔協守威茂兩州公寬

猛兼濟風行草偃莫不投戈向化巳亥海氛後　朝廷念三吳重地移鎮吳淞順治辛丑詔封驃騎將軍康熙丁未奉命以原銜鎮安慶統轄遊奇瓜三營沿江地方次年增轄潛山營水陸營汛上下千里且當八省孔道帆檣鱗錯能使伏莽無戎波濤不起御兵慈嚴有節以故士氣和樂無驕態悍容與皖民錯處未知有兵也繼以疾辭旋卒于官兵民哭之葬于懷寧縣北望城岡楓樹山之左皁子麟及封以父蔭應受六品京官子經得成武進士孫十人

郡伯姚公傳

公諱瑨號晉岑浙江石門人順治壬辰明經　廷試乙未春以身言書判考定上等　陛見除授長樂縣令將以循廉報最適值天吳吹浪而坐困金湯安如盤石皆公之績也父憂服闋再任樂城　詔授儀曹入傳通經術中堂奉爲掌故贈遷擢夏官以督捕稱職出守皖郡公首揆文教愛士如子一洗濁冠之習皖治培原書院是時講肆漸成馬隊矣公集多士肄業其中月勤課蔬并稍用租以膳師儒號義塾僞民

間子弟之食貧者受學焉學宮傾圮公請之大中丞相與捐俸首倡力新廟貌而巍巍壯麗遂爲江南十四郡學之冠歲辛亥大祲江北千里歌雲漢矣大中丞靳公入境見廬鳳災黎一路之哭郎欲爲呼籲公聞之不俟六邑告災郎長跽泣請于大中丞情辭哀切不啻繪監門之圖大中丞惻然念之知得并疏皖災而浩蕩有同仁之視民慶再生矣及臬纂明允多所平反秋奏　朝審計十有三案公獨自定一一奏當了辨百餘人口供不淆一字誠五□并用而五

聽咸宜者哉甲寅之變有一二亡命滛大雷之吉水鎮爲邏者偵獲利其扳累後遂株連蔓引公推誠細鞫廉得其寃弗治而良民呼再造焉郡門外焚香頂禮戎戎如霧者屢月公力驅之始泣去至其學淹四庫筆擅三長總裁郡乘有典有則而郵行六屬時親問民間疾苦形之歌咏皖人士賡唱其詞如周詩之美召公也若夫懔懔四知以一廉蔽六計而周悉民隱心勞力竭有默運而民不知者緣甲寅用兵王師絡繹于道因勞致疾皖民籲神祈代大中丞屢遣

視恙慰留之不獲始疏允致仕去之前數日扳轅灑涕者至擁道不得行去之日戴星觧襆公蓋惻惻于懷不忍見赤子之瞻戀云歸二載即以疾終六皖銜哀至今猶口碑載道也子潯應貢監溥考授半刺溥遊成均俱名士

韓維熊先生孝行傳

吾鄉有韓維熊先生者、以兩次刲股愈親著聲邦國
郡邑志載之而未詳令子克紹、不忍奇孝之不盡傳
也而欲托之野人之筆余謝之曰孝、庸德也孝經一
書自天子以至庶人終身行之不盡者文不過數行
耳未嘗有畸節奇行以教天下也先生得無賢智之
過與克紹因詳其事乃知先生刲股以甦王毋時才
七齡耳余始㦬然生敬而嘆曰此蓋赤子大不忍之
心根于至性發于至誠非師保之所訓無兄弟之可

謀鬼神而憑之以陰助其愷惻者豈曾曰我能是是
足爲慈孫矣我再能是是足爲孝子矣而吳太毋周
恭人之瀕死而復甦豈非至誠之所格哉然則執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之說以爲顯致傷義不可垂訓者
則明祖立論之嚴、昔賢持教之過而不足爲先生病
也先生元配盛孺人亦以孝著閨門賢淑可略而不
書至其歸韓也在翁侍御公未發籍之年先生食貧
殊甚盛翁餽于貲又以嫡長女故豐其奩御孺人時
出之佐重慶廿旨迨王姑歿悉解簪珥裝橐以供殯

殮此蓋仰體先生七齡刲股之義曰吾夫子以嬰孺
之年一片血忱尚不惜肌膚之殘而余㤯此身外物
哉里人至今以爲美談故得與先生并傳云先生諱
祥徵、字維熊、侍御公諱一光之長子、年十九、遊郡庠、
屢困棘闈、後舉德行　本朝郡伯張公鶴湖、旌以純
孝、錫額、至今鄉里稱爲純孝先生、卒年七十有二、

阮一衲傳

阮濬、字季子、生長名族、幼宕逸不羈、不慕榮利、城潰後益堅廉性草築龍山讀書縱酒冬夏惟披一衲因自號焉工詩畫遺落世事得酒即豪時携襆具酒具畫具命一樵童肩之以隨遇友人合志處即淹留不返常謂友人曰我死即葬于草築之側予輩當磨一片石題曰、嗚呼此飲者阮子一衲之墓十一字足矣未幾卒友人果葬之如約且顏其居曰一衲庵所著詩多寒素畫亦清絕每歲晏友人携隻雞絮酒以澆

其墓劉子超宗爲詩弔之曰、醉君君不知去去復回顧一片紙錢灰飛上梅花樹間者咸太息高其誼云

季弟周士傳

草亭先生者、姓方氏、諱都鎬、字周士、號卧雲、廣額豐頤鬚眉秀令余同乳季弟也兩尊人得季稍晚生而穎異氣可食牛先君子座客常滿莫不回頭曰是非常兒先君子篤愛之命余曰王荆公教子謂先入者爲主汝其訓之毋蔽兒幼令也余提命惟謹令之通四子五經章句即博涉閎覽不欲以時秇錮其心手年十五、從余讀書于盛唐古觀中每晨鐘動樓上咿唔聲始息樓高而聽遠閭閻東南一帶莫不嘖嘖曰

方氏季子能讀書云乙酉叛師陷皖季及于難項輒白刃既絕復甦數日從破巢完卵余兄弟奉兩尊人踉蹌入太湖毋老病不能行伯兄叔弟覓笱輿舁之日可三十里季累重創分其勞至創裂血迸不止明年丙戌、遊郡庠、辛卯以糧解食餼、屢困場屋猶記闈中邂逅搜巡關防嚴毖季以郡庠先入逡巡竚望必候我于門及延余入則審視卷帙良久送余席舍郎安而後去嗟乎、造次中其恭如是則平昔之恭于余恭于伯氏叔氏者可知前此疾痛流離舁親百里則

平昔之篤于溫凊篤于定省者可知亡姊有孤女幼失于叛營季聞而慟之不遠千里涉雪問諸名士徐武進王印周輩與季定文字交百計取之且贈以多金贖回是時馬逆虐焰如焚殺人如草季以孤艇涉入載歸故國困共至性感人亦足見胸饒幹畧也中年性好遊下吳越泝荊楚豚六橋三泖之勝涉洞庭彭蠡之奇及再走齊魯燕趙問覲皇居而識　天子之尊登泰華而覩日月之始遊節所歷槪滿奚囊故所著詩文甚富字法學大王而鍾韋顏柳以曁八分

飛白諸書衆體悉備海內名山水多題識焉與人誠樸無僞而淑氣相引咸以為冬日交遊樂業行窩下至牛童馬走莫不有吾家先生之目迨棘闈屢放後著老女老將老馬行以自愉蒔花種樹別搆一草亭于雲峯下與余追隨杖屨聽瀑尋雲亦有終焉之志著草亭詩畧擬古倣陶及論史詩與象風標欲追漢魏友人及從遊者尊其號曰草亭先生壬子冬偕楊任子篁渚入粵雲海盪胸其文益富如七星岩記端州硯志諸篇皆瑰異可誦也乙卯春歸里因伯兄不祿于甲寅吾兩人相見而哭誓此生不再別矣而詎料以是年六月考終于郡城邸舍傷哉明年將以明經出序而竟不獲一　廷對尤可哀也余生平讀史雅慕黃叔度之人以為似顏子嘗嘆當世不得一見而時從夢魂中念余季之胸無城府貌無崖岸氣澤以和神清而粹不足以當之乎而庸他慕哉季娶舅女劉氏生一子才而不育一女適劉生夢莊文采翩翩足世其家者卒年五十有一以兄子信嗣焉傷哉及此益俯仰唏噓不敢為天問之篇而約畧生平始

末以為之傳云

姨母孝烈傳

孝烈韓母劉孺人泰之從母也外祖光祿省華公諱鍾慶之第三女生即淑慧貞靜泰母爲其伯姊撫而誨之明於孝經女史諸書長適姨父郡庠廩生韓公峙三諱鼎徵韓籍高淳徙居皖地先朝累世簪纓至母之舅雲庵公宦成歸里任俠好交遊而家已不裕公則服勞視膳本於至性年踰四十依依膝下有如孺慕母生長華貴一以淡泊自持力謝羅綺珠玉之習而操作勤苦如貧家婦仰承夫子之志效中饋明

婦順奉事惟謹凡姻戚闔閭聞尊曰女師公不事生産惟終歲手一卷中年而家益貧落母勞瘁拮据朝夕奉養備極辛苦泰以猶子髫齔時恒詣母家曾於風雪之晨見母於簾外寒立顏色謹畏非常移時而後解因私詢其家人乃知爲進膳舅姑蓋一飯必躬親檢視惴惴焉懼以一砂一稗犯其齒如是者日凡三間至糟糠自爨膏火不繼勉强以傳堂上之歡者歷四十年如一日迨乎二人仙逝母執喪哀毀一禀家禮畧無巾幗恒習皖俗死者以得地而後葬

否則攢之於郊母曰牛眠未得何忍厝雙柩於冷風荒草中義應奉置室內得晨夕以叙水餁菜伸子婦之懷公感泣從之又如是者三年至乙酉孟夏之八日叛師陷皖焚燬之烈光焰彌天初內弟在商以皖郡凋敝緣添兵徵餉鎮與撫抗民不堪命於給事耿公省察時條陳罷鎮備言受害情狀無非爲桑梓計耳而營官恨之先夜執之去舉家驚散母獨守雙柩不忍離季女名止年十三歲隨母匿柩側賊屢至搜室中藏不擇即舉火以焚母號泣哀呼曰天乎天乎

余之守此不忍離者爲舅姑雙柩故耳室焚則骨必燬我何以生爲賊感而義之遂得不火後一伙賊突至疑棺爲匿欲剖視之母手護之十指血淋漓下度不能免遂紿之曰吾願以此女相付吾亦隨往先人枯骨斬視何益賊欣然携女出行數十步有池一泓至池畔母以目示女即奮臂投溺深水中賊搆之不得母抗聲大罵賊怒立刃之而去雙柩獲免數日後在商從賊營中逃回未知母妹消息也詣其室獲二尸于炎烝烈日之下宛然生前面目慟哭幾不能起

是府公客秣陵歸見赤綍在祉白骨盈城而兩棺之無恙皆賴母之力也且得其死所矣後　本朝開定郡邑採入誌傳直指衛公特疏具請　朝廷榮以棹楔貞魂烈魄炯炯千秋閭里及四方聞者皆歌誦之不替云母季妹適滑邑金公彬水崇禎壬午冬爲流寇所執欲污之不得且詈之遂被慘殺家人未識其存亡因夢告以死所明旦詢其處果獲屍如生吾皖風俗淳厚鍼閑之日孝子節婦貞女之顯白及投水火而死者不可勝紀姓氏湮沒弗彰者强半吾母

之孝烈得於同室病廢之老嫗甚詳且確故得歷詢而實紀之附以金母以見節烈之萃於一氏爲尤足風云長子簡字在商次子錤字辰六俱庠生幼子芝秘攜未回長女適工部阮涵號愚叟次女適庠彥方約字文詳

任太宜人傳

任太宜人者贈君任公渙伯之妻余伯父太學竺西公之女也寒家自先太史別駕而後奉高曾規矩世業一經伯父以廩例遊成均篤學有儒行伯母爲大司馬汪公道亨之女夙嫻壼範吾姊秉胎教遵姆訓穎慧絕倫而貞靜端凝足稱女士王父學博寅暘公篤愛之常撫其頂喜曰是兒必貴旋慨然歎曰若得爲男子必亢吾宗矣惜哉是時渙翁年五歲通章句八歲能文章觀者方之璧人其祖大參養弘公爲之

慎擇良偶聞姊賢謂是可託蘋蘩也因蹇修爲理焉伯父曰是眞吾女配矣于歸後祇事尊章必敬必戒無不動遵禮法至先意承志曲盡牟養舅大參淥水公姑黃恭人皆怡然色喜曰賢哉婦他日景命有僕矣及淥水公宦遊齊楚間王姑楊太淑人喜家居不欲隨子之官恭人聽戀戀慈幃依依不能去太淑人曰汝之從夫子與汝夫子之從王事于義一也毋以我老故違汝義汝婦賢足代汝矣汝往哉吾姊仰體兩尊人悉孝而一以事恭人者事太淑人勤勤懇懇端

瘓痺切不獨以文貌飾婦職而已弢翁既奉王母于家則庭訓曰違吾姊日請就援師交名士於時修儐酺羅酒漿有腆無倦弢翁性沉静寡營其庀家政也總大綱而已姊則區畫井井不以委雜攖其素懷迫厭試不售因肆志琴書以自樂焉生子五人各禀義方之訓而吾姊督課之尤嚴長埈次塾次壎皆于髮髫時補博士弟子崇禎壬午長以弱冠舉于鄉乙酉城潰偕壎四代各從兵鋒賊刃中從容無恙以出若有默相之者居頃之而弢翁厭世姊哀毀骨立幾

不欲生顧念慈齡逾耄兩季子垣堡猶騎齒未脫俯仰茫然曰余受責方殷敢即從君于地下耶自是而存日益篤教日益嚴居恒教諸孤力學必流涕爲言曰汝父半生場屋與掇科名今竟賚此志矣汝曹不讀父書不繼祖武他日我死無面目見汝父矣諸子感激無不泣數行下因各發奮爲文章埈於乙未舉進士塾於丁酉登賢書又十年而成進士壎垣堡俱有聲列黌序矣則無一非吾姊慈訓之所裁也順治戊戌春埈以初命戶部主事督稅淮楚迎養至再謂風帆不十日可達也姊緘書戒曰汝王母春秋高矣是汝之養母曰長吾之養姑日短也吾不忍一日舍姑而就汝也汝但忠勤以報　天子清白以貽子孫守身事親斯純孝矣何事千里帆檣違慈母之惓惓乎書凡數百言皆居官寶箴也是年秋恭人棄養吾姊哀慟之餘稍稍慰曰吾幸不從兒請得以釋憾終天也其篤孝如此後數年伯子督郵天中省覲歸復請移養姊固執不許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吾豈以是汝罪哉且亦遵吾太淑人家法也吾睹昔淮楚一

書教汝服官者盡矣埈長跽請益姊曰聞汝督下過嚴思彼亦人子也畋法者無赦矣若罪從疑誤則宜寬以自新汝爲上司一好苛細則小吏下役俱手足無措矣汝愼毋以國家刑法爲喜怒資也伯子拜受教故其治豫也嚴而不殘所歷諸郡以應罪得減者咸頂禮感遺頌太夫人萬福云跡其生平爲婦則恭而聽爲母則嚴而制爲姑則慈而法御下則肅而有恩持家則儉而有禮又能字人之孤如弢翁庶弟之煬余姪位皆撫愛如自出教誨之使有成立又能深

明古義凡宗族姻黨吉凶之禮有疑義取衷焉計歲所得祿養及莊居膳餘悉以周急中外卽下里委巷單寒煢獨之家待以舉火者甚衆且飯僧衣囚恤其凍餒者歲率以爲常至念學宮爲根本之地佑聖古觀爲神所憑依首倡修建得壯神聖之居皖人士勒石紀功德焉年七十一以微疾考終神淸志肅端坐而逝訃聞中外周親皆行哭失聲單寒煢獨待以舉火者悉巷哭不絕滄皖諸大夫臺憲曁同里與四方之來弔者哀輓贊頌連篇累軸盈數萬言出殯之日

遠近會葬凡數千人觀禮者如堵墻各追述其賢以贊其盛云

論曰世頌賢母輒膾炙和熊一事論者謂柳夫人爲韓相國阜之女淵源有自矣不知公緯世有家學非朝謁日卽坐中門外小齋自旦達暮與子弟講議居官治家之法幷督課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遇歲飢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然則夫人亦但師其家學以辛苦助勤仰佐義方已耳卽如太原名族家富典型豈盡曰鐘郝有禮法哉

余少時先子爲余述任公養弘敎家之嚴及余[illegible]候吾姊每見弢伯公擁書坐拙庵下與諸子陳說古今余頌之曰先生拙庵其卽柳成公小齋乎弢翁退然謝焉是吾姊慈訓之嫩亦不過與柳夫人仰佐義方者等耳然夫人當國運昇平家業完盛伉儷得終之日而吾姊則三値其變乙酉兵燹後杜陵韋曲蕩爲冷風矣貴游子弟流離瑣尾且詩書墻壁目不識魯魚者不知凡幾吾姊則墾蕪田

治墨莊其敎諸子也不獨母之而父之而師之創業垂統中興家祚以復金張之舊則加於柳夫人一等矣方兒時吾祖知其必貴且惜非男子不亢吾宗先民之言如謀卜筮豈偶然哉

烈義婦合傳

烈婦者不知爲何氏婦也乙酉叛師陷皖婦爲悍賊所執亂頭麤服强作懽顏意極嫵媚若巳目挑心許者攜手偕行將出城鬬至盛唐山下忽烈焰猛起婦即撒手撲面火中膚髮盡赤賊勇蹈火中刃連其其背而去他日余偶過其處值一舊識漁者羅奉山告余以烈婦蹈火狀爲彼所目擊者余哀惋久之而益羨烈婦之殺身者仁也蹈火者勇也强作懽顏目挑心許者智也向非意氣揚揚其心就辱則賊必縶之縶之奮飛無路矣又安能殺身蹈火以完此名節哉他日余表弟韓子在商告余以義婢事更奇婢死于天柱閣下亦麗髮也盛服冶容若不知爲賊所辱者一日悍卒挈婦移舟忽墮一兒于水中婦即拊膺大慟曰是非吾兒蓋吾主人翁某之子也我辱身以事汝賊者爲主人之存亡未卜欲留此一塊肉以還某氏耳而今已矣我何以生爲遂投磯下激流以死嗚呼此史冊中所不經見者在丈夫猶難之况嬖妾乎昔杵臼之死以孤存今義婢之死以孤殁不尤烈哉吾鄉風俗醇美此日之踐跋沉淵投繯絶粒者不知凡幾而名與骨俱朽尚不能如盛唐天柱之傳于今日可勝嘆哉

祭爾器兄文

嗚乎、我兄以壽考升遐於乙巳之秋矣、至今日而某等乃得銜哀致辭以哭兄於殯者、罪容可貰乎、雖然、可原也、蓋某等之哭兄者不自今日矣、乙巳之冬、某客於豫、某客於鄂、某客於白門、餞鄂而出、天各一方、昔從聚議中獲聆凶問、老兄翁白首聯離、雁行中斷、旅食寒燈、啜泣俱下、是某哭之於豫、某哭之於鄂、而某哭之於白門也、若夫歸而哭兄於殯、爲個几筵、又皆歿後、與乃某某次第先歸、而某於丙午之季夏

始還予舍、繞膝未匝月而先君見背、五越月而先慈且繼徂矣、煢煢在疚、血淚全枯、其不能出苫凷之身而分赴臨之涕以哭兄於百里外者、情也、亦禮也、聞乙巳成禮之辰、吾房之翁某、姪某等具列喪次、而我兄翁終以不得躬親爲憾、則今日者又安得藉居喪不吊之說以承廢茲典禮哉、緬維疇昔、兄之友愛我兄翁、而我兄翁之恭事兄者近四十年矣、其間之綢繆周轉、各有至性焉、不獨爲藹之庇根也、壯歲經營、既氣誼之相孚、而共冠沐難後、患難之相保、視吾兄翁猶已兄、翁爲視吾子猶已子、爲視吾父母猶已父母、爲嗚乎、此尚得謂大祥將及、哀可節焉而禁吾之發聲長慟已乎、猶憶此三四十年間、兄入郡則適我館、與我兄翁數晨夕焉、未刻離也、我兄翁以省墳墓來、以試事來、以兵燹轉徙來、則兄授之餐、與數晨夕、爲未刻離也、其襟懷之曠達、攄我臂也、志氣之和平、砭我戾也、識解之練達、袪我惑也、師也、執友也、獨吾兄也乎哉、吾昔日之來也、無一日而不見兄、無一日而不飲食於兄、無一日而不教誨於兄、乃今日之來

也、不見兄矣、不飲食於兄矣、不教誨於兄矣、嗚乎、此尚得謂大祥將及、哀可節焉而禁吾之發聲長慟已乎、至若老成人典型、鄉國之所矜式久矣、宗族稱仁、交遊頌義、積善餘慶、子若孫必有發皇而光大之者、此自陰騭之恒理也、某等情至無文、哀痛之餘、其何能鋪張而揚厲之也哉、

祭阮蘆峰文 同親友

嗚呼、蘆翁高山莫可仰已自今以往其不見老成人、典型已乎蓋我翁邦國之望也退遡生平自立身事親信友獲上班朝涖官忠孝廉潔諸大節炳然在人耳目間兄某等婚姻之家中表之誼金蘭之好夙奉景行者安得不銜哀致詞以哭之几筵也耶我翁出齊德之名氏承堂播忠厚之貽天挺介骨激昂風霄而動中禮經持身蕲蕲戊子登賢書凡三摂下玉不售相君愛其才留授京職忽一日愴懷風木遂痛哭

馳歸劉太安人膝下以為三公不易一日置度閣奉板輿嗣得躬親含殮終天無悔可不謂孝與迨庚子出而圖君歷膺三命自我不見於今十六年矣聞其、司李襄陽河清比笑日事平反時空犴狴且西山露布亦揞輕裘至今峴首豐碑與羊公爭烈也聞、其、再令關西彈丸一邑耳百姓穴居而向闕一辭粗避風雨門野蠡騎猓狖而中孚之信可格豚魚惠風所拂稽顙率化翁惟日繙圖史飲酒賦詩徜徉自樂其恣歌於民間者惟翟道出泉一句耳而稱陳古稽參天祇足供嗣宗之嚬呿也至其淪浹肌髓能使百歲老人扶杖登堂特望令公顏色謂百年內僅一某公稱賢令今得君而二矣壬子詔晉工部百姓牽衣祖道攀馬首泣不獲行者累日雖土屋巢居咸俎豆焉聞、其含香粉署則懍懍兢思其居惟寅惟清鞠躬盡瘁耳行將以抗直不阿之操建白當時而勤勞致疾以死王事可不謂忠與易簀之日同鄉諸先達、解其橐蕭然無一有而醵金斂帛以經紀其喪事舂奉 皇恩馳驛歸葬而繐帳風凄家徒壁立嗟乎十六載宦

游人一寒至此耶可不謂廉且潔與跡翁之生平其立身也寢不愧衾形不愧影其事親也視于無形聽於無聲其信友獲上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班朝涖官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豈非忠孝廉潔之一完人與奈何伸氏、早赴修文而博學弘辭如伯也召棣、亦不承其等是兩公子皆賢而不克一當大事十六載宦業而不能一救饑寒善人可為也而不可為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天道將終夢夢耶雖然、郭少寧、出典州郡入為三公家無餘資子孫困之縣宗評求

其子宁拜南陽太守吾於翁之諸文孫有厚望焉是可必之以天者也翁子固少孤且貧而能婚四弟嫁九妹于單寒委廢之中後以文章氣節負絕有宋以光大廼祖之業退思勉乎哉何三弟五妹之足累已而文章氣節之不可表見乎是可必之以人者也昔鮑昱貴顯時問其王母桓少君曰太夫人能復識挽車時否夫人援古義以教之昱得爲名臣翁元配韓安人春秋猶富將見衮衮諸孫蛟騰鳳起是又可必之以人者也安在善人之不可爲廉吏之不可爲哉

獨是某等感念暌離竟成永訣椒觴致供而不禁泫然泣下也逆反覆於天道報施之恒理而晉翁以含笑者有如此

祭汪平子文同會

嗚乎平子九原不可作矣吾黨兄弟之哭平子者有三焉其慼吾平子者亦有三焉嗚乎平子其能聽吾言耶否耶憶昔平子年未三十若不勝衣而文字已光芒萬丈馳驟名場中一時才士咸作壁上觀莫敢仰視而吾黨七人奉之盤敦以主齊盟平子謙焉謂不敢與諸昆齒因行居其七是時也學富西山氣吞雲夢冀挾初盛之詩才煉都京之賦吾黨莫不辟易驚走曰此天授非人力春宮簪筆首晉金閨以光我

壇坫者其平子乎雖一時名噪大江南北而卒致三十年偃蹇困頓老身卑門以死嗟乎曳白之子徑篇巍科乃學如平子氣如平子詩賦之才如平子而天無老眼徒使與鹿鹿庸流共揾青衫之淚此可爲平子痛哭者一也吾黨七人有早傷風木者有晚廢蓼莪者屬天幸篤皆得終岵屺之情以當大事而平子獨舍堂上白頭人以去奔如平子其能瞑目逝乎此可爲平子痛哭者二也掌上有三珠而篤愛中子謂是天上麒麟可繼玄草之業耳乃造物忌才聖童早

夤顧況之吁不來西河之慟尤熾一靈吁月腸斷哀
虎傷哉平子情鍾我輩誰能遣此此可為平子痛哭
者三也雖然壯歲功名取尊官厚祿以爲親戚交遊
光寵不過膏粱醉夢中消磨歲月已耳而平子以放
達不羈之才磊磊落落高隱海湖擁書千卷不假南
面百城而泚鍾王之筆步燕李之詩彈叔夜之琴吹
子野之笛顧周郎之曲觳謝傳之碁品鴻漸之茶醉
嗣宗之酒撚髯嘯歌山鳴谷應視富貴中人如檻猿
籠鳥莫識天地之寬爾時平子之自命何等也則平

子愍矣長公饒有幹才取田園而封殖之行見肯構
肯穫之一斑大藏云有子爲不死有文爲不朽平子
兼之則平子愍矣古之玉樓瑤臺芙蓉城遮須國皆
才子之所樂赴而未有享年如平子者即童烏之先
逝於子雲者幾何年矣而平子夜臺寂寞常伴佳兒
而幼子岐嶷又如驊龍初吐有人焉心傷別鶴力護
哀雛畫荻和熊以令蘊璞之有子者惟嫂夫人是賴
則平子益愍矣平子皆可以無憾也而吾黨兄弟之
致憾於平子者則有詞爲青緗其業何不自首同歸

廼祖鞭先著假道燕山與我竹巖兄携手作玉京之
遊自夏徂秋曾幾日事而兩失良友自顧筋力衰卹
使我嘆素車白馬之無從耶讙集二三兄弟盛唐山
下疇昔風雨筆硯之鄉同聲一哭而後匍匐几筵嗚
乎平子其將聽吾言耶否耶遂閣筆含悽而不能爲
亂

祭段將軍文同郡士

嗚呼大將軍百戰以厥土宇弘烈載之旂常一死以
殉封疆正氣存之天地取義成仁夫復何憾乃將星
忽殞六宇咸哀而皖人士獨中懷摧惻甚至有巷哭
罷舂而不能已已者何蓋六宇咸名節之重而吾懷
諷德澤之深也則請爲大將軍泣陳之公翁老公祖
大將軍之令子也康熙己酉受命吾懷年未二十而
神思清發才度凝遠望而知爲伊陟丁公之稟胎賢
聖也未幾政成民和慈母與神君并頌矣民初未之

知也迨久之聞大將軍之教爲循吏而吾懷因有慈
母大將軍之教爲廉吏而吾懷因有神君毋千里緘
書殷勤致誠曰汝中年膺茲民牧郎官應宿尚愼旃
哉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毋矜才毋恃氣毋
黷貨賄毋滋頻越以爲廼祖廼父羞斯固有紀臣家
有孝子矣我公拜受教體而行之即古循廉吏不是
過也且分頒厚祿之餘以助公之廉者歲凡數至以
故四方之徵發期會郊勞贈賄脯資餼牽之屬咸取
給焉即我公服御廚餼之需亦皆仰給京邸是公之
取于民者不倍皖江一勺水乎皖爲八省孔道水陸
要津甲寅乙卯王師絡繹以討不廷責糗糧芻茭輪
蹄舟楫于下執事者日無寧晷所在供億綏若民情
震動獨至吾懷則無問八旗將領即上至親王貝勒
一與我公見莫不下令軍中日此地爲佐命元勳段
公子之所治也延袤百餘里秋毫無犯雞犬晏如以
視蔣況之宰高陵郭汾陽師出無譁者又何以加焉
雖我公之儲籍有素給御有方而實太將軍之威重
遙制于數千里之外者也洎乎再命方榮二天未遠

公之判吾郡也勤勞備致而外馴鶚調琴禀禀服官
無忝嚴飭而民之愛戴有逾疇昔一朝海澄之變皖
人惴焉咸流涕而歎之日是皆教令子爲慈母以字
育吾民者也是皆教令子爲神君以化導吾民者也
是皆分厚祿以周令子而吾民無悉索敝賦之擾是
皆借威名以張令子而吾民有耕市不驚之樂也吾
儕小人之不忍忘也載之口碑子孫行世世守之況
今日乎則今日某等之率父老子弟俯伏几筵而泣
數行下者夫豈無從之涕哉大將軍精忠之氣燦爍

齊漢爲列星爲明神照耀海澨脅拂刑天干戚以索天子靈長之祚者身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也則其等之瑣瑣陳詞者述吾私也又何足以恩大將軍之淸聽乎

祭黃鶴岡先生文

嗚乎今年孟秋之日余來江上候翁起居于寢室是時雖眠食稍損而氣静神王猶可以年余尚懽然色喜詎意白首睽離幽明一旦婚姻之誼遂中懷摧惻而不能已已也某之締姻盟於我翁者托順治癸巳之秋翁以燕湖彝範秉鐸吾懷與余一見懽若平生謂聞聲相思已非一日因拜余西向拜俾兩介子受學爲爾時長公温温玉潤余是以設延明之座雖翁息弗嫺於教而薦廟娛姑卒亦無忝禮法余與翁共

風雨數晨夕者三年日鞭策駑鈍勉以馳驟名場而不才淪落余之負翁多矣及江夏宦遊十載毋尺素懷余比於饑渴乙巳忝走花封一望顏色翁喜不自勝下陳蕃之榻者百有餘日雖勞人鞅掌晝不暇給而夜深樽酒抵掌言懽者必燒燭數四乃已迨懸車以後屢欲扁舟載酒訪余於石門烟水之間而日奉壽母如撫嬰兒有不忍跬步離者故此願卒不償也然調饑莫慰余歲一過江奉翁杖履翁則命兩君設稽兩婦傾庋淹留十日不忍言別臨岐則携兒孫拜

別江干帆檣既開猶注視良久以目送之不能去嗟乎使余與翁得處同井中或十里或二十里之遙則此十年解組後何日不二老追隨託興楸枰放懷詩酒乃以一江百里而近視同天塹而踈濶典型若此余慟矣余追之無及矣若夫左田名氏菊江偉人語經濟則為十載之勞臣語道德則繩無雙之孝子三不朽之盛事咸備厥躬以道眼視翁翁可以無憾伯仲兩公子文壇老宿行出所學皆足應當代之求今日哀毀骨立克稱純孝其仰承翁志養太母於期頤

以得奉典禮於春官者孫何減於子耶而諸文孫又如玉筍一斑鸞偕鷟峙高閭樹槐驗之指日卽以世眼視翁翁亦可以無憾而某之自憾則深矣余慟矣余追之無及矣況乎大邦有子為我之自出因與吾姪再申秦晉之盟而蘿附瓜緜又昬有既乎乃以筋骨衰癃不能匍匐几筵謹令兒姪代陳哀悃而撫棺之哭尚需之異日也

原缺第四十八至五十葉

祭長姊任太宜人文

嗟乎吾姊以純嘏天錫之壽妣一旦棄五濁而遊八極也如坐孫氏山頭聚于湖時人而去此豈復有毫髮遺憾使我家人弟姪痛悼不已者乎雖然吾姊之愛我諸弟也同堂之誼不減同胞今日之潸涕承睫而不能已已者哭吾私也仲秋之十有九日椽翰以補選赴王程弟適以省候吾姊入郡姊見弟喜不自勝因告曰伯子有京華之役依依不能去時治餞晉余言別喜諸甥至可共竟夕懽也椽翰洗爵奉觴率

諸季輩從環坐繞膝跋燭數四至夜分無倦而昕垂訓者約略皆忠勤事國清白貽家之大旨後二日奉別還山姊猶殷殷欵留迨余輩不克留而一種瞻望竚立之情如不欲遽別者嗟乎豈料遂成永訣之候耶嗚乎慟已念自乙酉飽經喪亂詩書遂墮壁矣大家老族且淩替不可復道而吾姊獨能以和熊畫荻之辛苦玉諸甥于大成以故二十年來家聲中煥燕返烏衣而杜陵韋曲之前猶可近天尺五雖諸弟瑣屑至今一丘一壑越在草莽無復如曏昔比隣望宇

父祖堂而時時歡會而吾姊則形疏神密每一省候輙懽愛兒顏色方諸弟少壯時則勉以力學持門戶一如父兄訓督之言迮且相見各頭白矣有酒甘滑動作旬日淹留言及吾伯父毋暨伯兄即淚盈盈下叔父季父皆早背惟吾父毋壽踰耄耋姊常安車來迓一見而喜咽交至牽裾奉杖視吾父毋猶伯父毋焉以至賢甥金玉之篤懿親敦古誼肥羜速我車璜贈我謂非純孝之仰答慈顏者乎猶憶仲秋之言曰余筋疲齒豁神氣漸衰似長往在邇矣諸弟慰之謂

任之先壽毋世濟有八十者有九十者嗣徽音而上之姊將百歲焉姊笑而頷之云未可倖耳恐時至則行矣嗟乎屈指曾幾日而遽赴仙期耶嗚乎慟已聞屬纊之晨神清志肅端坐而返畧無一依同瞻戀之私豈非再來人高明特達有前定于中者而能撒手懸崖如是乎其坦坦也嗟乎姊行矣上報姊丈贈公在天之靈曰吾爲夫子教諸子孫之讀父書若此成大名若此光先業若此由此而疊受晉階錫贈之榮眞可相與含笑九原矣而諸弟追念數十年手足篤之情遂潸涕承睫而不能已已者哭吾私也至吾姊之盛德弘才繁祉老壽今日同里之士大夫敬而詳之委巷之細人銜而數之他日之形史記而傳之余又何言哉

祭陳妹文

嗚乎以吾妹之賢而天奪其年遽有今日者此豈理
之足信者乎雖然妹之賢不應自兄韓言之也劉中
壘謂婦道無非儀聲不出於壼雖極舜善不過事舅
姑相夫子訓子孫而止史槩以爲常事細故略而不
書夫常事細故可略而不書者而使其兄若弟顧欲
摘拾而表章之以遂其私言者不衷而當者或愿靈
其吐之乎嗚乎若吾妹之賢則非常事細故可略而
不書者也妹之適我玄若也平林集碣稱碩女而

祗承教戒之訓於眉案閫迨拮据操作以左右堂構
之成督耕課績暑而暍寒而瘃所弗辭也高山景行
可無負我玄若車牽之詠者蓋將三十年如一日也
至其仰事則[illegible]曲激勸規之必嚴免蒐耳滑之必
擇數牟厄匯之必徹而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必
得堂上懽而後已奈何熊夢雖艱玄若未忍賦綠衣
吾妹則亟謀所以廣似續者而石麟之降卒何異我
之自出也啼則撫之饑則哺之寒則偎之倦則提之
提兒不與拭淚摩之即稍長出就外傅而思斯勤斯

何日不在汝懷抱中也嗚乎吾妹語孝則眞孝語敬
則眞敬語慈則眞慈矣他如在中饋睦宗族和妯娌
飭餉救鄰慈惠逮下懿徽種種矣然舉其大者則皆
可略而不書者也奈何白頭人抱溫凊無從而孝不
能終息屬空歸琴瑟莫御而敬不能終書荻聲消熊
丸味滅而慈不能終嗚乎痛矣其何能無憾矣雖然
慈齡踰耋尚精神龍馬則期頤是望也而妹可無憾
於孝樛木之德永巷之風非閑嫻閫中奉爲母師式
訓顏俗矣而妹可無憾於敬孺子才千里駒也發皇

而光大之紫泥錫贈之榮必有以慰阿姊於泉下者
而妹可無憾於慈釋此三大憾以長逝九原固可破
涕而爲笑矣獨是兄等思聯骨肉路判幽明四十餘
年手足姑姪之情即欲不發聲長痛而有不能自已
者也嗚乎慟哉

祭程太毋文 同舍

嗚乎太孺人其遽舍我子先而去耶以四德攸全之女士晉八袠有奇之壽毋一旦考終仙逝豈猶尋常巾幗殆所謂婆婆老福者耶而令子子先草土中雞骨支離如不欲生者此自純孝無已之至情在吾黨夙推張仲辱雞壇兄弟者三十年義不敢不分其肺腑之戚爲太孺人致一慟云寅翁先生篤行君子也雖抱璞未剖而束身古處宗族稱仁交游頌義孺人相之郎仰體先生孺慕之懷祗事孀姑聶太君盖不

啻唐夫人之奉姑長孫者然殆太君疾革先生刲股以甦太君覺之而哭於廟曰孝子難孝婦尤難吾何修而得此哉未幾而子先在抱矣子先獨子也彥升百不爲多而子先僅一焉則子獨者易驕子先才子也墮地之氣郎可食牛讀書輙十行下則子才者尤易驕太孺人不以其獨與才而驕之和熊丸以佐過庭昔無弗至焉而子先弱冠即名蒲大江南北太孺人時敎以擇交取友之道而子先問不他山是以有盛唐之盟子先道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吾黨皆樂與

之遊一時名下共盤敦于風雨者尤指不勝屈焉斯今日之銜哀致詞而同聲一哭也猶記太翁捐館舍於甲午之冬子先年甫壯太孺人勉之力學手庀內政以勤儉造家今日之甲第連雲桑麻蔽野者太孺人十年之生聚也且綜理一切略不以米鹽淩雜攖厥素懷而得以大儒之學對策天人文孫袞袞如瓊樹三株各以名流泚筆鄉子秋蒐則又太孺人之十年教訓也太孺人一老慈幃而皇其繼序如此哉且以子先才何難掇巍科登顯秩以經營四方而天顧

靳之使屢躓于有司因得以依依家食承侍慈顏忽一日謂于先曰古人仕不逮親存雖三十鐘而悲汝能祿養以承吾志乎和陽一鐸子先所以捧毛義之檄也而即有天幸焉天非鑒孺人之淑德感子先之至性而使之捐珥於之官之後將問安嘗藥不能致力於彌留而含殮不及躬親安能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如今日者哉况君家先世以明經晉秩補衣子先之經術吏治他日自能繩武而孫曾之蛟騰鳳起以上榮王母者可計日以并俟之太孺人其含咲九原

已乎某等薄荐椒糈一申世講上慰太孺人之靈爽
幷餞吾子先之哀慟者如此

祭馬孺人文

嗚乎尊君偕鄉自湖上哭孺人歸値余於龍山古道淚與辭俱余亦潸然涕下旻天無老眼是豈可問者耶其不可問者耶已而諸內戚咸集無不感歎而繼以泣者爰謀所以誄之因以轜帳哀詞屬老人泚筆而余顧不敢辭者則以余女爲孺人同堂嫂氏而孺人又以毋視余妹則孺人猶吾甥也因吾女而知孺人之爲女而有士行因吾妹而悉孺人之爲婦而有婦德知之悉之而不言之余忍乎哉是余之潸然而

下者非無從之涕也孺人之四教分自過庭而七誡早聞於毋訓王父維翁先生以兩次刲股愈親瘕疾在體孺人輙撫之而泣旣而曰孝首百行女子亦當如是乎翁愛之篤曰是兒他日必能以孝德著其家者至於愼起居嚴盥笈通曉大義於曲禮內則諸書吾女備述之余聞而嘆曰閨中弱質遂能立身如禮經如是乎尊君爲愼擇良偶而衡臣以名家子穎異非常遂得稱佳倩於歸之後雞鳴盥潄克修婦職而舅姑以爲敬也重慶堂中日羞甘滑而王毋以爲孝

也一燈佐讀札札機聲無倦寒暑而衡臣以爲賢也
油油娌姒間相勉以閨門之義相勖以勤儉之風而
娌姒以爲和也御下以寬使人如借念彼亦人子不
忍以勞苦饑渴重困之而藏獲僕妾以爲仁也再舉
其大者六七年間王母舅姑三喪洊舉孺人則嘗藥
以佐衡臣而手親含殮哀毀幾於滅性迨衡臣有妹
于歸而孺人綜理奩幕劬勞一如母氏是婚姻喪葬
以及米鹽凌雜無鉅細皆身庀之食少事繁遂奄然
以長逝耶嗚乎余疇昔聞孺人言於吾妹曰吾母亡

矣嫂之姑不可爲吾之母乎兩人恩誼綢繆有加無
已而是日撫棺之慟在余妹爲尤戚焉孺人之德之
才之死得詳於吾妹之言者如此因思古今來有德
有才之婦或夭折於妙年或沉淪於晚歲或伉儷之
參商率多零落不偶造物於才無所不忌然則孺人
之死是豈天之可問者耶雖然予與氏之言曰養生
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孺人以冢婦
而修羞養於七載躬殯殮於三喪雖不能待衡臣金
紫之榮以及身爲樂而婦道克終無忝於地下矣禮

族名閨鍾茲賢婦他日採風者不且貴之彤管以昭
垂百世哉

皖江方都秦著

歸谿賦有序

杜少陵聞惠子過東谿而贈以詩曰惠子白驢瘦歸谿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何其悲也繼言其柴門生事則又曰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何其樂也余谿居既久被放言歸而天倫足樂遠較惠子得天爲厚又不止崖蜜山杯而已爰賦一章以堅永矢不致來北山之誚云

嗟吾生之佗傺兮既修名之不揚登高丘而望遠海兮恣余懷以徜徉息我馬之馳驅兮寄琴樽于北窗不吾知其何傴兮結夢想之羲皇溷荃茅之莫辨兮棄九畹之國香羡嫫母之窈窕兮謂西施其不芳問靈氛之吉占兮從唐生以決疑鴻冥冥以高飛兮指千仞以爲期望雲峰于霄漢兮匯泉流而成谿聽泉聲于樹杪兮環吾廬之委蛇友白雲于空谷兮泳明月于清流披木蘭以爲楫兮製沙棠以爲舟飛逸興而容與兮任隨波而去留種菰芷之嘉卉兮不遠夢于羅浮樂巖穴之幽芳兮鄙何遜之揚州奉臨溪之雙白兮歷望九以引年時穿花而拄杖兮儼中堂之神仙味甘露于沃渚兮又何羨乎菊里與桃源吹塤篪于伯仲兮羨同聲而介壽入桃李之繽紛兮競板輿于春晝藏斗酒以待需兮時并挽乎鹿車謝高人之勝貴人兮識天道之盈虛念稚子之頑鈍兮亦龐辨乎豕魚冀墨莊之可永兮或能讀乎父書弔羈臣于瀟水兮對愚谿以增憂懷寓客于劒南兮何花溪之久遊彼二子之牢落兮豈余谿之可侔漱清泉以礪齒兮毋北山之我羞指白水以監心兮樂天倫矣其又何求

黃鶴樓賦 有序

岷嶓既導而後合九江三澨匯於大别大别之南
曰黃鵠兩山對峙天地特鍾此以爲江漢朝宗之
門戶洞南條極觀也黃鵠雖不載禹貢而扼吭與
大别等不知昉於何代建樓其上相傳仙人之事
如王子安費文禕荀叔禕幷辛氏酒家其論不一
然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神禹區畫百靈護之倘世
界果有仙人則名山大川宜其窟宅往來之地正
不必目以荒唐而更欲實以何仙之名則尢固矣

歷代相傳廢興不一康熙甲辰三月災蓋江山靈
異欲起今日弘圖訃前此草創于賊燹之後者規
制庳陋不足以壯 皇輿故託之刦灰一爐也秋
七月西山俘馘後重建茲樓以點綴昇平金碧輝
煇神靑漢閒古凌雲臺不是過也余以山水作祿
擔簦來楚久客會城獨往臨覜佰得四時之勝于
胷中每憶自唐歷今其閒騷人韻士明公巨卿多
所賡唱而李靑蓮登臨眺望以及送遠懷人之句
備極流連至于搥碎踢翻奇情摯意總之變態況
醉于山川風物之美而世反以爲靑蓮閣筆何也
昔王陽明步西涯之韻而得之夢遊方正學序鶴
樓詩卷而有恨不獲見之感孫興公賦天台而想
像于丹靑之中韓昌黎序滕王閣而得之雲山千
里之外然則人生之于山水有遇不遇幸不幸焉
余之遇茲樓與樓之遇余也其幸耶否耶
惟黃輿之巨鎭總萬派于南條星翼軫而分野水江
漢以來朝入別爲嶓嶓之揭艮門作岷山之標黃鵠
蜿蜒靈蛇吐納勢奔洪而欲飛體平巒而欻拔起危

樓于何代司江山之鎭壓署黃鶴之嘉名廣神仙之
偉伐駭雲山之欝葱應百靈之攸護歲千年以歷茲
何草創之庳陋靈氣蘊而欲敷兮刦灰燼而重布爾
乃東海波澄西山馘獻樽傾堯酒黼鋪禹甸燦 皇
猷之黼黻擒仁風之祥照離于督墨匠石奮斤胡寬
薦法班倕騁神鑿雲根於上谷微梓材于鄧林據坤
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務題瞻目以千尺珠檻臨
風于八楹雕欒縷棨布藻垂文羨神工之宏麗咨人
力之妙勤時維長夏火炎蒸欝閩閩暄瘧汗浹劬促

拾級而登飲氷餐玉解酲析酲悚神散溽似同白公
主懸澄水之帛于南軒儼乎泉宰相浸白龍之皮于
座曲清飆凛冽裘纊思服洞庭南俯巫峽西連東瞻
吳會北睨長安呼吸皆漢吞吐雲烟泓泓汨汨汗汗
洄洄類坏渾之未敏象太極之搆天於是六塵既滌
五濁都蠲野馬已去素鶴疑旋顧同人而樂之宛然
身在蓬瀛而底幾仙靈之必遇也若夫八月水平秋
風颯起雁飄飄而南飛霞燦燦而西綺晴川之樹欲
丹九峯之雲忽紫黎薦錦于江皐露披練於洲沚萬

家砧杵暮烟中幾處漁燈蘆岸裏將或素月流天八
風不翔列宿掩縟銀河發光浸明珠于瀚海耀朱輪
于扶桑人在鏡中行不羡倚樓趙蝦船如天上坐況
聞吹笛桓伊斯則趙舞燕歌之不顧而嵇琴阮嘯之
堪宜也至於商飆迅厲氣升百蟲蟄衆芳沉火井滅
溫泉冰四顧飛沙八荒同雲霰先凝而淅瀝雪後勁
而繽紛既千巖之綴玉忽萬頃之泛銀于是臺如重
壁迭似連璐南則山前山後之瑶封櫛北北則漢口
漢陽之玉宇棊布表夾棟之齊一泯秋毫之外旋衙

層雲而盪胸披鶴氅而競素坐海市之蜃樓倚閬苑
之瓊戶詠梅花吟柳絮盃狐貉之衆衣醉湘吳之醇
酎想道蘊之屬辭多惠連之作賦不亦王猷遜此徜
徉而袁安自嫌鄙固也哉迨陽春律轉明庶風來錦
城杏爛繡野桃開劍佩花迎樂羣公之濟濟旌旗柳
拂擁大纛之焞焞珠盤玉敦兕觥金罍咲消靈之炙
傾凝露之醅胸吞萬里手摘三台雄風自壯而雌風
不盛何其盛也若夫導協氣之旁流莫宣暢于茲時
聽五方之雜遝競朝夕而登躋方以類聚物以羣移

或賈客鱗榜而爭勝或材官繫驟而援柳或優人臨
風而度曲或酒徒狂飲而橫扈或騷人韻士聳肩而
索句或逋臣遷客支頤而倚樓或舞袖紅粧目盈盈
以贈友或唼波素齒[illegible]嬋娟以來遊或老衲携茶鐺
而容與或黃冠杖藥裝以麥蛇所見則鳧雛鶴子戲
廣浮深嘶鴛翔鷺瀌色殊音江豚海豨掉尾揚鱗芳
蘅杜若翠節錦齒井烟萬窟紫氣千華亭臺金碧樓
閣丹青市廛錯繡甲第崢嶸所遊則頭陀舊址大士
新宮巖叟鐵笛遺像從客靈襄紆鬱半枯半榮石鏡

明滅何去何從登高亭八極之渺臨湧月二字之工凡此皆茲樓之勝友可云相得而益彰者也至若志士撫時達人懷古望瀟湘之浩淼兮想二妃之貞固眺雲夢之迷離兮何英雄之殞于一婦美汨羅之永清兮夫惟美人之故其九死而如飴兮傷靈修之不悟子胥亡而吁渡兮魯皇皇於此江丈人棄劍而死謝兮流俠烈之芬芳指長沙而悲鵩鳥兮感壯士之殞年睨高唐而思神女兮洵辭臣之寓言陽侯破硪以岸起兮似赤壁之東風羞銅雀之空鎖兮二喬綽

約乎吳宮負高寺而不自保兮致血濺于芳洲草青青而雲黯黯兮魂髣髴其來遊紀黃龍之初政兮叟口曾見乎鳳凰淵曹劉之匹敵兮遂不能混一乎中央憶南樓之賓從兮縱老子之婆娑何西風之塵起兮輙障面而遥呵紀功烈之庳鄙兮斯當世之所醜雖神仙猶窅冥兮惟忠與孝其不朽念江夏之九齡兮號天下之無雙繼忠俠之彪炳兮眞似續乎文疆髮幾碎而猶傳兮播桓公之忠勤碑屢裂而復刊兮垂叔子之慈仁感鐸龍之冬吐兮事艷紀于吳書揚義旗而戡定兮吾猶病其絕裾除功德之可永兮古人亦重乎修辭或抗言而致主或著經而作師或逢時而獻頌或登高而賦詩凡皆通人之弘致而大雅之所不擯也亂曰王荀費呂之靈異兮咸駕鶴于雲霄傳斯樓之偉搆兮起百代之風騷惟供奉之流連兮紛瓊瑶之靡一何探驪而讓珠兮賞司勳之一律古人之虛懷洵美兮小儒因詫爲閣筆輞水襄陽澷叟香山之留詠兮逮乎有宋之蘇王北地中原歷下竟陵之纘美兮豈積薪之能當爰登樓而作賦兮做

仲宣之依劉非子安之省覲兮同一夕之扁舟綜江山之秀麗兮壯千古之神州俾四海之寥遠兮覽茲編而卧遊

柬何太言書

弟二十年來何日不作大言先生夢想去年此日秋水平湖從蒹葭白露中得晤伊人一見懽若平生郎荆州之面不敵也醉酒飽德古誼綢繆及夜淡䟦燭數四而先生飛觥抵掌論古今興亡成敗事慷慨淋漓亹亹不倦弟即十年讀書不能勝此一夜談矣考亭讀陶公咏荆軻詩謂淵明露出本色識先生之風者不獨在清泉白石間也乃以廛垄集向世網驅人迫迫行道未遂先生投轄之懷擬今秋再叩揚亭山

色湖光猶是故時蒼翠而事與願違沉疴中體荆湖彼美如閒風霄人生不如意事大抵如斯耳奈何奈何荒械附候聊致鄙懷尚有昨秋紀遊倂奉懐俚句統容嗣佈不宣

寄阮蘆峰書

自表兄遠宦橋山之後魚鴻莫便僅得兩侯起居然猶恐浮沉未達也回憶老兄弟竹馬追隨以及筆硯磨切詩酒盤桓曾有十數年契濶如今日者乎夔龍沮溺出處分途自不能效麋鹿之聚無足歎也舊冬召樹之慟天道無知然尼山延陵大聖大賢俱罹此鞠凶矣文孫衮衮可稱玉筍一班且顧況呼兒之日忽得景倩登仙之喜從此晉陟台斗以發皇偉抱又天之榮蘇其身以補報善人之萬一也道眼達觀定

不以此傷懷抱矣弟自庚子春大病之後惟閒栖藥竈少年倔强老益介拙遂覺枯樹婆娑庚子山生意欲盡耳庚戌冬簡文宗按部七庠乞休者百餘人乃于廣衆之中慰留弟一人養病祿遺以應壬子鄉試奈值辛亥奇荒乞米無從且草堂告災筆墨俱燼老興闌跚竟爾萬念成灰矣舊冬段父毋以纂修邑乘下聘府儒郡伯姚公亦復締交文字故年來足跡多在城市殊與孃性不適然藉此網羅放軼皷吹先民亦得以稍存直道耳裴晤放公道及尊意恐至落月

停雲之勝念我非一因條衛與弟有粵遊之約來歲
當于役嶺南計歸時我兄必已奉差南出與得趨聆
緊芝以慰我十餘年之積悰也

上鄧伯姚公書

恭惟老師臺斯人廣廈吾道泰山出經入史排荀揚
樊衛以歸宗酌古準今合左馬韓歐于一室誠筆熊
天池而才傾學海者也泰以江左陋儒枯槁泉石漁
樵老于三徑筆硯塵已十年乃師臺于風塵之外忽
下文字之交寵以賓筵錫之殊禮雖皇甫規之折節
于縫掖蔡中郎之倒屣于後生又何以加焉且放衙
人散閒徑惟延抵掌高談有如平昔名山之一丘一
壑巖廊之五禮五兵頗約窮通壘壘歷告至于春水

桃花既贈龍山之杖秋江楓葉又商浮渡之舟太守
因極風流腐儒自傷衰晚邇者郡志新成大文丕著
起衰興廢千載一時既拜命不以登朝復詢芻蕘而
謀野非承面諭賊發校讐嚴命鍵關庖廩壘纍重違
台命辭之不獲念執政當備脟之才故考獻獲范班
之筆既得其人行之自遠蓋滕岑先生學負齊高直
如南董家有藏書諳典章于前代識通時務熟體要
于當今是陳君一座左宜右有獨擅三長而龍劉諸
賢魯衛燕函各適一用事核而詳文麗以則雖康對

山之志武功李滄溟之志青州不啻也謹將原紙對
瀫琴臺若大行間字何武胥鈔之偶誤曾何嫌于衷
贊楮上琳瑯即瑣見之微參究無倖于傳史總紺徵
書無淆于藻鑑故衆美之畢陳是以羣言悉定于總
裁斯一辭之難贊仰希丙照俯鑒寅衷

東汪竹巖書

記甲午秋長千邸舍樽酒留連爲鷄壇判袂之日嗣
承分井同社共奉德音及小范越歸接手敎殷勤又
在虎暌已亥之夏今且十六年矣天上多鴻鴈池中
足鯉魚而山澤之癯廉性自適竟無一字報我厚祿
故人負放浪禮法之外者矣老會兄清操偉抱沉淪
下仕者二十年近乃得榮贊五禮爲　天子近臣文
章道德儀型海内真吾黨壇坫之光其分榮于老兄
弟者已不啻百朋之錫也台斗之踐拭目俟之矣弟

近況淪落自分兄弟共老樵漁乃復有鶺原之慟老
馬疲頓于夕陽古道中其何以懷遑之耶弟老矣不
壽以面目見要人誓不出山間一步傲岸平生得遂
狂奴故態所可爲知己告者此耳茲因瞻老榮選之
便率候新禧臨風可勝懷想

與朱圓儀書

不奉色笑者兩易星霜矣聞從家報中稍悉近履滲慰所懷夏五入郡得值尊翁表叔歸櫬之慟登舟一拜淚盡而喜蓋思古人營丘反葬之義樂生重本今古同情庄門歸骼所以感夢于令狐也表叔以忠肝許國義骨還鄉眉索九原首丘一室豈獨里門今日詡爲美談蓋將芳名百世矣然非有令子如我圓儀能以文章氣誼照耀當塗即使仁孝纏綿而老身膚下行路之難比于天荆地棘安能于六千里外奉魂

梅谿文集　卷四書　十五

魄歸先人兆宅耶且聞苦衰行服動合禮經沈思整劉瑜法宗諸君子不得爲美于前矣羽便率倀一切詳令舅氏牘中不贅

寄馬豀兄書

十年來肥遯嵁岩頗適麋鹿之性即知已如我老兄常契闊不得一面瞻望舊京渺如天末客冬大哥來極述高誼并稍稍悉近履深慰遠懷及捧誦古風二十九韻言言真摯篤念我先人使我泣數行下嗚咽不能竟讀眞文生于情也因追憶疇昔吾兩人以同庚十歲之穉子應督學試於秋浦春穀之間登山涉水無不筆硯追隨兩大人彼此視猶子焉爾時先生長者見之咸撫頂謂孺子可教而珠玉在側議者

梅谿文集　卷四書　十六

有神清膚清之異是弟之不如兄者不自今日矣今日老兄一經廷對他年計以學博老侍從之班猶是巖廊中人物而弟已矣棘闈內三宵燭淚辛苦悲凉何堪久處是以長辭筆墨耳歸隱石門蒔花種竹聽瀑尋雲即是養生主若老兄目下不返里門吾兩人池塘春草之句將徒得之夢中乎縈遐想已及瓜毋曰官獨冷飯不足即司業給酒錢亦可以餘瀝分醉故人也望之望之

寄阮巖公書

憶昔戊子秦淮日與老世兄賞奇晰義爾時文采風流正如過江洗馬珠玉在側使人形穢嗣郎主盟文壇名噪大江南北不以弟之鄙荒固陋而謬同蘭譜更憶江城聚首感念舊游共慰落月停雲之思而老世兄以鍾王之筆追錄令祖老伯爲先大人介壽之篇至今藏弆如同拱璧乃十數年來麋性既堅鳳輝益遠僅得訊道履于令姪退思知神孫北面日生聖人之堂爲海內第一師表弟向有孔門出妻一辯

蓋因檀弓一家之言者爲邪說天下後世遂信爲大聖大賢之實錄二千餘年無一人辯其非者弟非箴以纂修之役達此于當事因得入郡邑志中復另刊一帙以問之當世老會兄數年以來聽廟堂鍾鼓奉闕里圖書何日不覲光親炙洞悉源流豈不燬無稽者之爲非聖哉茲特寄呈掌記請政大賢雖捧土無益于泰山而區區禦侮之懷諒亦大聖人之所不罪惟老世兄充廣而倡明之斯吾道之干城也

與家樓岡書

迓日快讀鈍齋文選汪洋浩博又復精湥玄妙覺少心恍恍如有所得然不能測其學之所至殆四十學于古人五十學于天地者乎前者命序二集茲勉成奉教拙集之序大文真玄晏先生之賜也然說者謂學士序山人之文爲不驕山人序學士之文爲不諂可乎余曰非也山人意中有其人有其文而無學士也如弟以爲學士而已天下多學士矣獨樓岡哉豈惟山人意中無學士即學士意中亦無學士亦并無

山人蓋余與樓岡五十年童穉情親之老兄弟雖中間消息淼然而形疏神密殆五十年如一日者也余自幸神氣未衰或者精進有日得藉吾樓岡之鞭逼以庶幾于學道乎郡中快晤一詩呈教詩不足言但情至而已兒子命來扶履俾得坐春風以消其鄙吝勝讀書十年矣千里駒云云尊者愛之勉之故然但恐譽至而驕非以益小子也故闔閭鴛有日疾肯一賜帳之提別何如

賣字說

古之以立言名世者達則高文典册重於廊廟窮則著書立說藏之名山然則文可賣乎曰自漢巳有之司馬長門之賦購自中宮子雲法言成有富人賫錢十萬願附一姓名者至讀唐李邕傳謂其長於碑頌當時奉金帛以請者所受以鉅萬計新史亦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者杜少陵詠其碑版照四裔而豊屋珊瑚紫騮劍几已極豪侈之奉巳同時有斛斯融者以賣文爲活而荆扉蔓草土銼跣烟爲少

陵之所嘆息迨其殁後方投一官少陵復有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句是比其文於賈誼司馬相如矣豈不可以方駕北海而遭逢之榮瘁若此非文章之有幸不幸耶後之挾健筆富清製者倘不能遭遇知巳但當著書立說藏之名山安能效斛斯六奔走南郡親索作碑錢向屠沽兒乞酒肉哉

賣字後說

裴晉公以平淮蔡多殺之故建福先寺而請碑記於白居易是時皇甫湜在其幕下恚而爭之謂近捨湜而遠求居易是棄湜也晉公因屬筆焉文成賫贈千金湜復大恚謂其文一字可易絹三匹三千字則宜酬以九千絹使者歸述晉公咲而足之輦負相望比於雍釋沉舟之役至今以爲美談議者羡湜文聲價之高余則鄙其陋而服晉公之寬大也盖晉公初未請之湜也湜雖有觳於當時而其文亦無盛傳於世

者其所自矜詡謂爲顧況序詩而後不復作矣然顧之詩序并福先之碑文何以至今不膾炙人口耶且當時亦幸得晉公耳夫九千絹小哉誠何足恡而幕士驕恣以輕國相使非休休有容之量其不血濺鸊鷉者幾希矣嚴續爲其父請韓熈載之文纏組珍貝而外佐以麗鬟韓但叙其世系官階而不及其功業續再四請益韓不之許因璧其珍幣并所贈麗鬟題一絶于泥金雙帶而去此兩人者皆恃其文字以傲岸當時然相提而論則熈載可節取焉盖裴與嚴其

功業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晉公碩德奇勳中興唐祚郎極力表章亦何慙于翰墨而一記之微猶索九千絹以報知己哉是則人以爲高而余以爲陋者也是時昌黎亦同淮蔡之役而甫先之記何以不屬或以謂平淮之頌毀於李愬之妻朝廷既易以段文昌之筆矣韓固邪此而不爲歟余曰非也昌黎嚴氣正性方以佛骨廷諍憲宗而崇浮圖以修冥福斯固晉公之所不敢請也是豈九千絹能易其隻字者哉

晉僮齋號說

晉爲鴆城老族僮齋大父心源公以孝廉勃卒理窟九上公車不第歸隱黃陂著書訓子兩似君皆秀才僑肪一昀而仲氏玉含先生尤以德著僮齋其嗣也僮齋少聰頴弱不好弄舞象之年與余同事一朱先生之門齒長余二歲而才十倍余鷄羣鶴立同門者爭詘之獨與余共風雨磨切者三年後余割席讀書門山是時皖將淪陷士習不古烏衣巷側咸有他人入室之虞貴游子弟皆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謂足以

彷彿晉人爲高致也僮齋與焉故所學十年而不進一日悔之謂先存廉貴志以殺當言後有蓮者余小子不夭十九而孤遂與淪塵如此乎因屏絕燕暱潛心力學而志在科名鑽研時秋無輟寒著乙酉城潰王謝堂空燕巢林木不數年而有九瘠之息也迫棘闈屢蹶于有司遂有終焉之志近買山草築于大龍不湖之間尚友古人日精典籍并劉覽于干支星卜難經禪悅諸書或扁舟汎月或驢背尋雲或牛角掛漢書莫不洋洋灑灑自樂其天今且老矣皤然白髮

固已望若神仙矣余從大龍歸返百子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一日相遇于郡城肅寺中寒温未悉郎掀髯向余曰予近號僅齋子欲聞其義乎余應曰何居謹以飭已景以從人之義與曰否否僅之爲言存乎見少也士生斯世所志者惟道德文章功名福澤而已余道不加修而德弗進也文釆不著而出言無章也蕭然畎畝中臣何功之有焉而名不出里閈也未能求多福而且懼澤之不五世也不寧惟是滕無荀龍謝鳳之賢且多而豚犬僅兩字也居無廣廈華予之

輪奐而僅茅屋八九間也積無倉箱囷鹿之豐且繁而僅十畝之閒閒也故曰僅也余曰唯唯否否子之得于天者侈矣其嗇于人者亦裕矣不可謂僅矣繩樞甕牖羹藜不飽者非古之學道人與而子過之矣李嶠無兒任昉一不爲少乃老蚌雙珠元彥仲緒兩公子袞袞人龍二難媲美而子猶有歎詞懼負天也可乎哉吾與子至交也予少時好直而喜躁輕信而易言今且有大醇無小疵矣歷數生平了無愧怍而資其學業以致身應仕版藻膠庠者且繼踵焉何

道德文章之不可表見乎至于遇都越國吳楚燕趙中原秦隴之間足跡幾半天下故舊新知贈縞投紵山水友朋之樂已極人間勝事福澤功名孰善于此安得謂名不出里閈而與蠢福愚壽者同其齷齪哉侈矣裕矣不可謂僅矣雖然吾以是徵子之學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臣之義也見素抱樸若缺若冲老氏之傳也謙謙卑牧君子有終大易之旨也子進矣近乎道矣于是連呼僅齋者再而不復以寅谷舊字稱焉

兒姪字說

字從名起者也禮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姪名儼而字以小歐者何居儼之初名修先君子之所命也儼八歲而孤蹻蹻過成人先君愛焉謂歐陽文忠以四歲失怙文章道業成千古名人故告儼曰彼可取而法也是命之長而書升名儼者郡伯張公之所誤也誤而從之者謂書升之始也字仍小歐者遵王父而弗忍易也亦將儆法之勿諼也尤弗敢易也字不從名起者也姪名僅而字以永懷者何居曰僅之名亦

先君子之所命也古今宇宙之大何人不陟岵焉而生于遺腹者僅矣蓋傷之也亦詩蓼鮮民之義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懷之爲言思也僅生不見父而託之日懷將終其身無不懷之日也故曰永也是則余命字之義而與僅之勿諼也字不從名起者也兒名俟而字以育旃者何居荀子注曰才倍千人爲英東鄉之十子龍驤之子千皆有取焉而余不謂是懼以張吾子而示之後也子輿氏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育之爲言備矣有天地之道焉有父母之恩焉蓋育者養也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而況中才者乎苟能育之則英武可文致也英雄可雖守也英銳可及鋒而用也又何英之足慮乎旃者何語詞也詩曰眞旃又曰舍旃蓋訓旃之言可嚀之意也故有取爾也此字從名起者也

沈甥字說

嘗讀蘇長公日喻云生而眇者不識日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此雖學道之喻言然吾爲無目者傷之矣及言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于眇此又學道之質言吾爲無目者勉之矣天下固有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者苟能用其心以求道何道之不可學焉余甥沈子宗宣理學沈玄宰先生之曾孫也三

歲而失明詞是天之棄人矣稍長即飲泣爲言曰天地與父母同思父母不欲育余而天地忍棄余哉日隨兄若姊之竊聆庭訓與閨訓也亦旣勤勤矣三年而通音節又三年而解文章至六書之義指畫手摹莫不默領會心了辨如響近且衡口成詩遇物能銘矣余聞而樂之幸孺子之發奮成人而不肯爲天之所棄也昔有明餘姚錢先生者世家王孫也三歲而失明後以心漁自號稱理學名儒嘗自言曰古之人多借漁以言道余之學道也不離乎經史以爲筌就善讀者諷而聽之惟恐其弗繼也于是始漁其言就善解者章而折之惟恐其弗多也于是繼漁其義又聞簡册者古人之糟粕必陳言之務去斯玄理之日新則又思之以靈會之以神天與心契而忘焉于是而終漁其道是余之學道也不學以目而學以心故自號曰心漁也乃先生旣漁之以淑其身又能漁之以廸其子後其子德洪氏從學于陽明先生之門稱高足焉余妹夫省公謂宗宣之將冠而欲余之易其名也爲述錢先生之概以勗之而字之曰季漁顧名

思義勉旃勉旃益以見玄宰先生之裔雖當病廢猶不愧家學云若夫不盲其目而盲其心妍媸莫辨眞贋無稽者比比矣唐侍郎之琡議誤稱伏獵之字宋中書之貽笑不識甄畚之名至公卿之子曳白屢羞古今同慨甥不可瞭然而自慰乎

皖江方都秦百二甫著

貞觀政要序代郡伯姚公

歐陽文忠謂藏書之盛莫盛于唐歷代之著錄既多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及新唐書所志名存而書亡其散遺湮沒者已不可勝數誠歐公所云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也至如浚儀吳氏稱有唐一代良史景龍間居史職二十年立朝亢直不阿多所建白自則天實錄以及私撰唐春秋併五代史皆敘事簡核方駕董狐而所輯貞觀政要十卷則又千百禩所必存之書也或謂天子當取法堯舜人臣宜致身皐禹不此是求而讀三代以下之書乎不知太宗創業守成之睿慮房杜王魏諸臣獻可替否之忠盡其四十篇中所叮嚀誥戒者宛然堯咨舜咈禹拜皐颺之遺意焉即謂爲二典三謨之箋疏焉可也憶昨備員儀曹以考稽典禮奉諭得入中祕檢對前史中堂令諸詞臣繙書以示曾語及此書再歷夏官雖時緊奏啓乃數年間得參五禮五兵

之盛親見堯舜而不能自靖其夙夜始益信是書之足法矣與戌夏受命守皖下車之日即得見是書壽梨皖署爰卒讀焉乃知爲法公購善本于吳越間佟公欲廣之而貲刻以行者則前守趙興公其取而紬繹焉以佐保釐撫輯之勲者則督公麻撫公張也是諸君子者皆欲致君堯舜而致身皐禹者也因思漢宣有言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則某今日豈敢謂堂廉既遠而不禀天顏于咫尺乎爰爲是書題詞以自儆將以告天下之爲臣者自一命而上皆當晨夕講貫風雨三復以貞觀仁義之風佐聖天子堯舜之治庶諸君子重訂之功皆足爲明良喜起之先資矣至吳公以近臣出任舒州仍詔以史纂自隨則是書或成于守皖之日而余亦於守皖之日得見而表章之固有曠世而相感者哉

芾棠集序代陳微之先生

邑侯荊翁鄒老父毋以奏最遷光守將棄我㷀人以去一時父老子弟謀所以借寇君者不獲相與歷叙數年以來治湖諸善政顏曰芾棠而賡颺歌頌托之殺青氏志不忘也因推不佞某一日之長以紀其事昔人云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不敢者斷之以法也不忍者感之以誠也不能者服之以智也三者得其一皆足以稱善治而况其兼焉者乎憶侯之始涖此也民未知法也所以戢其敢者得數事焉行之一二年而智不可測矣所以禁其能者得數事焉歷四三年而與民忘矣所以化其忍者得數事焉不能不敢與不忍合此在古循吏中當屬何等也今日之賡颺歌頌者非我㷀人之厚而侯之神若或使之夫侯之德卲才全以治湖者治光將旦夕有班生之美郎石盤浮弋之間其能久私侯者而吾晉㷀之父老子弟遂若以爲石盤浮弋之間能奪我慈母以去也故思之深言之長也嗟乎此亦吾晉㷀父老子弟之大不得已者也而天下後世其亦有以信侯之得此于吾晉㷀者哉

雙孝祠序 代程綏伯先生

邑侯黃公涖鄂之五年百廢具舉矣乃欲建雙孝祠于學宮啓聖祠之側邑三老聞之羣譟其子弟而歎曰汝知侯所以祠之意乎子弟曰唯唯教孝也漢尚書令以九齡而播天下無雙之譽吳司空祥感地兩人者皆以純孝麟炳史冊矣故祠之以教孝也兩人皆楚產先達也祠之以教楚也亦猶曲阜祠鄉祠孟婺祠朱之義也三老曰唯唯否否不寧唯侯益文疆公之嫡徵也文疆子太尉孫光祿皆以

烈名臣垂聲漢室十數傳而徙新安之左田又數而分徙于池之秋浦與菊江秋浦則有侍中公于朱代遜國時兩榜掄元一門盡節與方正學齊名而菊江某公則侯之少祖也墨莊世貽簪纓屢葉亦江南之實田杜氏矣侯之言曰吾之始涖鄂也本源之誼勃焉中來欲即謀所以祠之而西山蠢動軍務繁興顧皇皇亟營爾私于義弗敢也且文廟未修啓聖祠未舉于義尤弗敢也天其或者欲建諸而幸有今日乎然不敢崇祠我祖者則以司空之介節既袞袞婁

廷而純孝之感天地動鬼神者又與我祖無異也故并祠之也或者謂義分賓主則應主恭武而以文疆配之侯則曰弗敢也恭武之後我祖者數百年矣是則長幼之不可紊也故欲右文疆而左恭武也或者謂文疆德產也安樂之志其人而祀其廟者久矣侯則曰何傷也今之武漢德三郡皆漢之江夏也當時既有江夏黃童之目而綱目書永健之徵我忠侯也亦曰江夏是後世雖有武漢德之異其名而我祖視之則皆父母國也則爲爾江夏之鄉先達也又何疑

乎侯于是節縮俸錢鳩工庀材而貌廟歸然以起且捐俸置田若干畝以供粢盛而以秉禮諸生中之最貧者主之蘋蘩之外其波及單寒者皆婁孝公之餘也嗟乎侯之建斯役也蓋一舉而三善備焉已大兩孝子之孝盡人而知之矣抑知侯之所以爲孝乎文疆公之于侯遠祖也且千百年矣而孝享猶如是視江漢之波者不忘甕口也念孝衰妻子而後不愛其父母不敬其高曾者有之而今始知數十代九原之塵土皆我一人之身所自出也而衆著于本源之誼

矣是侯之教孝即教仁也且憶文廟未脩啓聖祠未舉之日侯即兢兢不敢爲是者何心而衆著于輕重先後之宜矣是侯之教孝即教義也錫類之誼上及司空主配之形而恭左右之序人益曉然于長幼賓主之分矣是侯之教孝即教禮也非時而舉民力春秋屢訊之軍典之不可以營建也如是而衆著于因時之略矣侯之教孝即教智也而莫不本于至誠無僞之懷上信于下而下信其上者詎藉此一事徵之而不于此一事益徵之乎韓子曰聖賢者時人之

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豈徒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也既能以已之有餘補人之不足江夏之爲孝子者不多乎哉

重建安慶府學記代大中丞靳公輔刻稍改

兼三才之道者存乎學孔子爲帝王之師而泮宮爲教化之源也丘濬有言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并駕而偕行　聖天子臨雍釋奠屢極尊崇矣余以近臣出撫職在教養斯民且祇受臨軒之諭敢不探文教之本以仰遵化成之睿慮乎夫文教之本則莫始于學宮矣歲辛亥余初涖皖恭謁文廟即周視其下見廟貌徒存爲殿爲堂爲廡爲門爲祠爲閣爲廨爲垣者雖規模畢具然梁棟榱桷

間剝蝕已盡勢浸浸欲墜時有震風凌雨之憂余喟然曰青牛白象之教宮闕遍于四方而聖賢廟貌蕪陋不治非所以崇道術育人才也已毅然欲新之顧念歲值大祲道殣相望苶爾衆必先養而後可議教也必成民而後可致力于神也廼　皇恩浩蕩獲俞改折之請而民慶再生明年壬子春大有蕎爰涓吉而告于廟曰某奉　天子簡書以教養斯民七郡三州之治其爲學宮者凡六十有七咸欲其壯聖人之居以弘道業而化行自近實權輿于皖郡學之今日

矣于是鳩工庀材酬傭僦力經營于壬子之冬落成于癸丑之秋取質于便梓致飾于金碧向之爲殿爲堂爲廡爲門爲祠爲閣爲廨爲垣者莫不一埽而更之光華復且易草昧而文明矣繼自今春秋養老飲射讀法于其中者賢有司之事也考鐘發鼓横經論道于其中者明師之職也歌詩抱器春絃夏誦揖讓進退于其中者髦弟子之業也而不僅此也維蒔顧守令師儒而告之曰學成矣抑知所以爲學者乎學者以仁爲宅以義爲路以禮爲門以廣大高明爲堂以精微爲室君子學之以愛人小人學之以易使毋掇浮華以尚口耳毋獵近似以眩名實毋射聞譽罔及厥躬毋餌爵祿罔端厥本毋以聃曇惑心毋以申韓病治是則余與守令師儒所共學于聖人之門者也譬猶今日之作宮基之固矣罔惟厥墉棟之堅矣罔維厥繪貫貫枚枚孔曼且碩有基伊勿壞不且億萬斯年受天之祜者哉郡守姚進日考宮不可無紀也爰紀其事以告來茲而勤贊其成者則觀察佟穆守姚郡丞胡懷令段學官莊俐得并書至洪武初知

府趙好德創建以後及順治間知府張苗重脩以前其爲建爲脩者官不一其人人不一其事咸有功于聖賢不可誣也則又令掌故者紀其人與事于碑陰

改建啓聖祠碑記代鄂伯娛公

嘗思聖人之道久而彌尊國家之禮講而益善雖曰人事豈非天哉當周之季先師孔子出焉而啓聖公誕育至聖實亦上帝所篤生也是歷代帝王之尊崇孔子者即應尊崇啓聖乃漢高以太牢祀後歷漢魏晉唐宋遐隆封號廟祀有加而啓聖之得封國稱公則自宋祥符始然有顯號而無專祠立祠改祀之議間發于前代而未之能行明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謂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爲甚諸所議甚正上皆不懌弘治中少詹事程敏政謂顏淵子思配于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祀啓聖公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配下禮官議不可嗟乎明天察地之義至膚主賢臣猶枘鑿而不相入焉斯亦聖人之所無可如何者也至世宗九年詔輔臣張璁釐定祀典啓聖公始有專祠諸配享悉如議自國學以至鄉學咸考宮焉人倫式化之地莫不翕然改觀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豈非聖人之道久而彌尊國家之禮求而愈善者乎然有天焉非其時不可强也其時首善自京師始故國學規制立祠於後寢曲阜因之天下諸郡邑亦多倣焉而不能如制者大率强半蓋洪武初詔天下盡立學距是時百六十有餘年奉行者因仍舊址至有東隅西隅各就其地之便而不審其義之安此又聖人之所無可如何也夫庶人一畝之宮必位其父母于寢室而心始即安況聖

人乎余往者驅車北上過闕里登孔子廟堂及佐春官勷贊典禮駿奔在廟者有年每嘆制度之美善而惜其不盡一于天下也康熙庚戌春　命守皖之明日即祗謁學宮見規模宏敞而廟貌荒蕪不治及周視焉啓聖之祠乃位文廟之東偏且隘而卑非制也余愁然不釋于懷會明年太中丞靳公保釐是邦毅然欲新頖宮以興起人文遂經營于壬子之冬落成于癸丑之秋華故鼎新煥然改觀眞足壯聖人之居而仰副　聖天子臨雍釋奠之盛典矣顧舊制廟之

役爲堂堂後爲尊經閣攷國學及曲阜闕可建于前後左右而祠必位于廟堂之後者禮也力欲易閣建祠請于大中丞公訢然許可因慨宏其制度丹楹刻桷與廟無殊觀祠成而啓聖公之神安孔子之神益安春秋脩祀與誦習于中者無不安也夫皖郡學自周文襄於正統庚申重建後歷二百餘年乃始得撫大中丞重新改正于今日雖因革損益在乎人而時至事起實有數存又何敢貪天功以爲巳力乎爰勒片石以紀其始末云

雨蒼亭記代郡伯姚公

聞之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大龍者皖鎮山也郡守得而祀之舊矣明洪武初有勑封天井順濟龍王其祠冕服尊嚴有禱輒應成化甲辰雲中徐公傑來守皖奉厥靈爽力新廟貌王守溪先生有文以記之今且二百餘年矣康熙庚戌夏余由樞曹出守是邦例修祀事秋仲一至焉明年春仲一再至焉皖治固多山然諸峰羅立黛色參天崔巍嵯峩者莫此爲甚其神靈之窟宅及見古觀蒼涼上雨旁風陁陊欲墜神何

以棲然又念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余治皖未朞民務未舉而遽崇神道非所以爲治也乃部院張公大閱春蒐偶憇茲山余追隨其下相與陟覩後一小岡古木岑蔚高可數丈許其環岡平衍處延袤亦僅可數丈許衆山四列如拱如衛如屏如障有天然位置之奇余吾謂公曰是可亭也公樂而頷之居無何五月不雨至六月又不雨是余之奉職無狀致有愆陽之眚因亟舉周禮荒政索鬼神以祈之而鬼神之功德可朝沛而夕足于民者惟茲神爲最于是搗

工庀材棟宇維新亭亦隨建憶經營之始則六月之十有八日也乃或謂時衩而用民力於荒政弛役之義謂何余曰否否昔范文正鎮浙西大興營造以濟饑民余但傚其力酬其傭而山下之災黎得糊口于牛萩不飽之日者未必不救此一方民也冬十一月殿宇工成亭亦告竣顏曰雨蒼冀神之霖雨我蒼生耳而義不僅此也歲壬子遂書大有殆五日風十日雨焉仲秋之望日余又以祀事來出郭計三十里見禾之登者如京如坻其未盡登者亦既庭既碩耕夫

饁婦之忭舞于塗者踵相接也余顧而樂之詣神而肅拜之亟與學博莊子彥公徙倚亭上臨眺盡山川之勝遂覺盪胸生膚雲矣從遊者有諸生數人山僧野叟環侍其下莫不樂余之樂進而言曰雨之功大矣哉舊歲之大無以不雨今歲之大有以雨非公之肅恭明神能有是乎神之雨公之雨也余瞿然笑曰爾何知睹其偏而未見其全也神之賜也大臣之績也天子之恩也余何力之有焉夫一日不再食則饑況終歲乎微張大中丞先爲題災𨺗大中丞力疏

請命奉恩改折且賣廪散粟以迄麥秋則爾輩道殣流離安能倖穀學神仙以待今日之稔乎又何能追陪太守之後仰而看山俯而聽泉以有今日之樂耶剏茲亭之[illegible]成適當改折命下之日余之名此者祈神賜[illegible]歌帝力也獨神也與哉何敢貪天之功[illegible]於是把酒臨風師儒競舉觴屬賀遂陶然[illegible]屈講今日之遊不可以無紀也因援筆而爲之[illegible]

李公生祠碑記代程立庵太史

竊觀江海之大環衛皇輿惟帝王得而有之然非其人不治夫四海介在邊陲勢雖浩瀚一設巡分防遂足以理至長江千里跨荆揚二州之險爲中原心腹歷思先代戰守而知天塹之足爲要害也　天子龍飛之四年東南已盡豫附因念大江南北雖無鑄鐵索以逆顔行者然得仁勇威信之人以治之庶無煩東顧也于廷臣中特簡培翁李公公慨然此馭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駐節省會之日集父老子弟問民間

疾苦稍不便于民者輙罷去與士卒同甘苦信賞必罰未敢有取民間一笠者慈而制是以能軍明年春以堵截金叛來皖皖自乙酉兵燹流離滿目又水陸孔道王師絡繹粮糗芻牧供億繁苦公至則一粒一芻咸籍之以抵正供愀然曰流離之衆安忍額外取之皖人食公之德始於此興利除害百姓懽然頂禮且洞開重門日與陳說情事如家人父子時或單騎郊外問農人以所治狀開佈至誠道路述其言者莫不感泣留皖未三月皖人戴之雖十年百年不啻也旌還建業皖人拜送江干如失慈母歸而謀曰仁人也不禱祠之安忍因卜築于江之滸而祀焉羣千萬人邪許以成之即在公去之明日也皖治潛湖二邑多山山接于楚之蘄黃豫之光固凡八百里山之危險處土人多立寨以避賊爰有四十八區戊子之冬一二草竊亡命割據岩險脅其蝗背以與有司抗繼則潛引勝國王孫盜竊名號人心煽惑聯絡呼應僴四十八寨將蠢蠢動搖而焚劫騷擾寨下數百里之民男不能耕女不能織嗟乎涓涓不息遂成江河詎

日小腆哉乃　天子福我殘皖公會有移鎮之命明年己丑又拜公赤烏矣百姓懽呼郊迎數十里即婦人女子亦私相慶曰李公來活我吾屬何憂公至則安坐幃幄調度諸軍制險設伏洞若觀火隨諭以朝廷威信并已之愷悌惻怛而諸寨之降者半克者半是至公泣曰愚民無識咸我赤子構罹鋒刃者已不可活餘則盡令解散歸農反側子姓名册籍悉焚之後有發其陰事者皆不治俘僞王僞相一二以報而大江南北廓然稱蕩平焉　天子又念百姓初出湯

火非慈惠知公者不能撫軫公兼任督撫而苛法繁賦一切有病于民者埽而更之明初籍田編戶爰定里役雖十年更易而後世行之不善至有丁絕田賣而子孫一二單寒奔走里役至死方釋者富家大姓千百其畝隱串詭寄而坐脫公家之役江南諸郡盡然嗟嗟小民愁苦嘆息以為天地有懟詎可告語哉公下令諸郡邑均畝編戶定為畫一之數于是向之丁絕田賣者釋重負如脫桎梏而隱串詭寄一無所施富家大姓遂有以一人而克數戶者其衆裕則取

之不窮其業豐則當之不怨而單寒無告之子乃得以歷年來星走雨泣之身耕田服賈事我生產也至公之招流遺請捐恤蠲鄭因採買以職官漕運以屯戶製學廠以惠子衿仁心惠政未能更僕數而皖人戴天履地凡元日朔日望日以及誕日爇名香拜公于祠者踵相接也嗟乎唐宋以來公家將相之業卓然屢世而衛公臨淮尤彪炳史冊且神堯開國考第功臣稱李綱第一今日　聖天子英察知人旦夕考第功臣必推我公第一國史家乘中炳炳麟麟詎不

偉哉某以部民遠處京邸聞公之風日頌義不衰里中父老致書詳之且曰昔張益州平蜀蜀人感而祠之屬其碑記于眉陽蘇洵今李公之祠久成而碑記則非子之筆不傳某思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將以不敏謝既而思曰我公之德非藉文以遠者雖不文何傷且公之惠績在江南公之大業在天下公之姓字在所常某又何言哉某皖人也言皖人之所欲言者而已因拜首長安而遂為之記

城隍廟碑記代吳端士

聞之聖王制祀以爲國典自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而外則能捍大災能禦大患者祀之此皖郡城隍之神歷千百年而較尊于他郡者也神之著靈于皖者亦不知昉于何代而郡邑志所載忠宣余公碑記云是時賴六猛起江淮以南郡邑淪陷而皖特完率皆咨神而後行故我戰則克也元至正中上其事崇以顯號升神于王至洪武四年而封威靈公是神以王公之尊照臨二代大誥豐碑業已昭垂百禩

豈余小子之所敢贅言獨是小子之先大人系籍江都以一介之儒棄儒學劍得舉于鄉從事戎馬于吳越楚豫間備督撫諸大人所器使中年見錄皖撫惟勤惟慎幸無隕越歲辛亥大中丞靳公溢治之日江以北亦旱千里而皖爲最公請　命改折民賴以甦其明年壬子之夏蝗起于皖郊而他郡亦多以災告是時公憂甚請禱余父聽呈曰皖之神若城隍者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矧至誠感神若大人之今日者乎嘗讀洪武之制曰司于我民鑒于郡政是神與寧分幽明而治之者也自顧季建牙以來遂爲諸臺憲臣公之所未祀而公則毅然破例以行之曰吾欲救此一方民顧帝之尊不如顧神之親也且神于先代爲王爲公矣吾何恡此折節乎哉于是致齋告虔使星步禱者凡三夜蓋以神之尊威可以幹制多方而以七郡三州之救災滅蝗爲請隨遣官分詣各屬致祭不數日而蝗盡滅歲書大有比有一僚屬某者于臨民之際忽作神語宣示其故一時竦然傳頌乃知公之至誠感神爲不誣已余父少讀書卽明大義

於青牛白象之教遠之而肅恭明神其所性然也念茲廟貌于兵燹之後覓模草創具瞻不肅因矢願以新其正殿捐金五百兩鳩工庀材經營于乙卯之春未匝月而先君不祿易簀之頃撫小子而屬之曰是役也汝善成吾志乎乃瞑爾時鮮民煢無可解因變產二百金以竣正殿之工而前後左右樓臺廊廡之制猶隘而庳未壯也一日敬請大中丞公台銜以光盛典公遂正襟以諭小子曰成民而致力于神古之制也亦余之責也况子感而遂通靡遠弗屆能捍大

災能禦大患如神之著靈於今昔者乎爰解俸錢千餘緡以落其成而樓臺廊廡之制莫不改觀美哉盛矣若夫神之祚皖皖之戴神者青陽先生已載筆于數百年之前而大中丞公之肅恭明神以福我烝黎者視昔有加焉美而益彰盛而益傳皖之人不且億萬斯年受神之祐者哉小子監偶微賤其何敢賡颺盛事但痛念余親一誠未格遽赴九原鮮民何心忍不一敘其始事之虔忱以附見于大工落成之後云

皖江方都秦百二甫著

韓峙三先生八十壽序　代果敷五先生

禮有敬老近父之文而古人于交遊之道爰重世講過潁川而識元季必模楷太丘而一從入龍遊者即莫不拜朗陵于堂下至後世以江山修阻不克千里命駕而贈縞投紵恒託之詩歌序記引年上壽之文以分人子一日萊綵之樂此風猶靡朴近古而不俟于時爺韓先生之壽因竊比其義以自託于古風云

先生為高淳華冑世叩貂蟬及遷皖而大父邀高先生以名孝廉任江夏巖邑治聲循卓崇祀名宦三公子明經甲第皆當代聞人長以虎觀奪席季以豸繡埋輪而仲氏雲庵先生棄繻論彀成萬曆庚戌武進士第五人先生其冢嗣也先生承累葉忠孝之貽齒未及終童而濡首青緗早已破萬卷書矣乃三十年文壇老宿而棘闈則屢躓于有司秉道立節日以孝友媚茲砥厲躬行雖家貧中落而拮据奉養備菽之懽年四十無少倦迨革除以後先生年五十矣其明

年例應貢舉仰天太息曰嗟呼使余得金闈玉堂之
榮猶傲帝耳顧何得營營苟苟以爭一日蝸角之名
昔陶桓公勲在晉室後值典午中微其裔孫元亮在
官僅六十餘日即解組彭澤則余父祖伯叔以文武
爲憲者積屢朝而余不能彌柴桑栗里之志是元亮
可無歉于經公而余不且深愧于父祖伯叔耶于是
窈窕尋壑崎嶇經丘搆數椽于湖光縹緲之際而顏
其居曰醉陶選二姬于蔣徑拜九老于香山一惟放
懷詩酒傲君家忠獻醉白之旨而其意則深遠矣憶

順治戊子余典試南闈得先生館甥阮子溺于高等
間與盱衡當世嘗通其磊嶽峻峭之狀歎爲碩德醇
儒余之稔悉于先生者蓋此日也又數年令子在商
挾筴來京師與余抵掌而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觀其
意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益眞得先生醉陶
之意以善繼善述者乎戊申歲在商再遊京邸適余
之館其數晨夕乃忽念先生春秋高卽日趣裝還里
不欲以三公易一日適觀察任于崧翰來京師告余
以孟秋之廿有七日先生榮登八袠亦以門下館甥

之誼丏余言以賡颺盛美不後于先生既稱世講則
頌先生者以質不以文而一切岡陵松栢之諛詞又
未可爲素心古道人致清風之頌也則仍以醉陶之
義美先生福澤之隆爲遠過古人耳昔陶公少而窮
困每以家敝東西遊走環堵蕭然不蔽風日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而招之下潠之田有時不
足饘粥而叩門乞米口拙言辭則何如先生于婦希
養視聽于無形聲洗腆極懽疊耻不形而駐顏頤性
用葆天和耶陶公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懋

兒子但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攷翟夫人
雖賢亦尋常巾幗婦耳則何如先生半世刑于孺人
劉太君以名家壼範奇孝烈節著名靑史而懿茲彤
息尤以氷蘗之身輝映彤管　聖代之棹楔褒揚承
河山之德于勿替哉且陶公詩文爲晉代之冠蕭統
謂觀其文者貪夫可廉懦夫可立奈何弓冶無閒貧
裘庥托庇庇五男不好紙筆斯亦千載遺恨矣則何
如先生詩禮過庭義方型範兩丈夫子各以才名道
業竪立當時眞謝石之家庭劉山之昆季哉詩曰君

予有穀貽孫子天之報施善人又豈終沒沒與吾憶是日也諸君子洗爵奠斝以致永錫難老之祝而先生葛巾鶴杖舉觴樂飲以此自醉即以此醉陶其浩然之氣暢然之志直與靖節先生徃還千古其覩先世晝錦之榮有不啻先生醉陶之樂者亦足以見其陶情養性繁祉老壽之徵也已

黃鶴岡先生七十壽序 代家慶冈

不佞先世婺産也其時與左田黃氏同著族姓于天都黃之後數傳而兄弟分徙于池秋浦忠烈菊江詩禮又復卓然名家不愧天下無雙之裔焉至昌啓閒則公季榮先生以理學醇儒獲傳熹廟而遂赴修文大業未竟先生紹焉英年奮筆早以宏詞博學祭酒文壇稱江南名士及振鐸吾懷而文章道業蔚然儒宗終紗黃緗與余兄梅谿磨切較深曾記壬辰秋先生年五十矣余兄以引年上壽之文命拙筆于京邸

而余以蕭山魏文靖公爲先生祝焉蓋其起家學博而宦至冢宰壽至九十八齡謂可儗人于其倫也又踰年而梅谿愛似君開一之李使得升延明之座而寒家之仰附喬木姻婭綢繆者蓋自此日始矣及再受一廛于縣而陟屺情深念太夫人春秋高矣竟觧組以去先生膂力方剛大中丞特疏其才而 先皇帝即授以江夏之命顧此東南巖邑延袤數百里戶口財賦之殷繁叢劇非才不治也先生移孝作忠九[illegible]載之坂吃馭以行一以經術潤飾吏事不三年而報

最矣西山賊起始一狐噭鴟聚耳而毫毛不札至尋斧柯王師震疊歲糜粟百萬且水陸衝煩四方徵發責輸蹄舟糈于職事者目無寧晷而羽檄星馳全楚轉餉運芻之艱惟公是任是時牛馬星霜波濤舴艋先生勤苦至矣而偉伐殊勲特著勞臣之績可不謂忠與懷曩者值余弟卧雲于潞河訪先生治狀爰抵掌備述謂先生年雖六十指揮方略颯爽淋漓絕不似馬伏波之仰覩飛鳶也余聞而壯之殆于今十年矣令嗣既請即勇辭榮祿懸車以後賸香張李之尊

籬秀陶潜之菊而膝下才方二陸階前美勝諸荀人謂先生樂矣而先生謂北堂有母年近期頤且健啖善步望若神仙使我以及耄之年追隨膳飲猶得如弱子嬰兒此則余之獨樂而不能强同于千百者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顧念余之女與先生之女孫爲婭婣而先生文孫又與余兒蛟嶂之子登嶂稱連襟之婭婣綎綢疊就若余與先生者乎乃以將母白門河山迢隔不能躬晉一巵謹拜手颺言惟侑觴是任而洗爵進酒則仍賦在梅谿亦曰先生五十之辰既如此矣余敢辭其僭哉思古人有大晏享則歌詩以達誠敬余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則爲太夫人進爵毋筭再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則爲先生進爵毋筭再歌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而不佞某有私望爲余毋恭人年七十有四矣先生其樂以太夫人駐顏養性之方而教不佞以願親養志之樂惠揚仁風偕登壽域不既多乎先生其錫我哉先生其錫我哉

崔邑侯壽序 代汪竹巖

昔讀天保之章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載誦行葦曰壽考維祺介爾景福此蓋臣下祝君公子弟燕父兄之詞本於至敬篤愛而未肯為他人頌也迺後世之官其地者能體君之仁推父之慈以教養斯民而民亦遂尊之如君親之若父焉然必其沐浴膏澤之深如漢法久任諸循吏皆多歷年所而後歌頌繁興豔稱史冊未有撫宇才及半期而士大夫領袖元元祝無疆介景福以歌舞其嶽誕之晨且徵頌於數千里

之外如我邑侯某翁老父母之今日者也我侯天挺人豪篤生喆族太翁計部公以鴻才偉略　章皇帝簡入華省方倚以民度金倉之重而大業未竟侯是時僅三歲耳駒齒未落太夫人和熊畫荻以養成龍鳳之姿迨乎鱗甲輝煌羽毛豐美識者早卜為公輔之器不獨裕經營四方之略也計　天子已識其名字于屏風而吾懷以大江巖邑之衝疲值軍興用武之日遂亟俞大中丞公之請而畀吾民以召杜焉侯至則慈以治賦廉以飭躬禮以愛士智以興利勇以除害秉朝氣以佈功達仁心以徧德而四民之得依慈母者蓋在乙卯之冬十月也丙辰夏五逾天中節之二日為我侯懸弧之旦先是諸縉紳縫掖及同官宇下者不以某之不文而謬屬以吉甫之頌顧自甲午筮仕淹留越晉閩迄今佐理京華凡二十三年蓋亦幾歷賢侯矣維桑及梓必恭敬止當吾世而得賢父母如古循廉其人縱不能賡颺盛美亦豈得自安塞默徒以不敏謝哉且諸縉紳縫掖及同官宇下諸君纘陳治績博採風謠亦競有詞矣其曰正供爾輸

勿羨爾餘遠或鞭之東門有蒲是其慈可祝也其曰我燠水清我甘蘗苦鹿潦之園魚遊之釜是其廉可祝也其曰我有緇衣衣彼仁者誰設我綺誰錯我餌是其禮可祝也其曰有繩犂如分罻學理有劍鏉如剸犀截兕是其智勇可祝也其曰天柱匪高海門匪深高深何極惟君子心是其功與德之無不可祝也而某又何言哉某之言曰蕣爾子弟我甿有光捍爾牧圉我馬斯臧願比喬松庇物永康此寅協和衷之義也某之言載曰既秩其儀罔高其趾溫其如玉見

胡不喜難老承錫以佐　天子此父老感激之誠也某之言藏曰肅肅在公雍雍在泮溫厚和平靜言承念介眉有酒爲文翁獻此壽考作人之徵也而侯歌既醉矣昔漢淵德公韓稜令下邳有惠政其民毋于降誕之日稱觴獻壽後拜司空邳人猶祀祠之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洚誕邳人或奠爵爾後遣中使微訪果實今吾懷人之德侯不滅邳人之德稜他日徵拜登朝我侯位列中台酡顏侍上當一倣漢廷故事則請從今日始也

姚郡伯太毋七十壽序代龔芝先生

皆攷國家昇平之日不獨三階六符休祥屢告即其時之南極婺女咸若于次以開八荒壽域如唐之貞觀初王岐公之妣杜太夫人年逾耄耋賜肩輿上殿與至尊均嫂叔宋太平興國中張文定之母魯國夫人屢召入宮太宗撫之曰婆婆老福休哉壽母隆遇皆盛世之風也今年秋長山李太夫人年躋百齡青撫詡爲人瑞上其事而　天顏有喜諭我春官褒崇錫賚視常典有加焉余是時攷緯占星見輝輝婺女

并耀青揚之域適皖上年友輩致書謂太毋凌太夫人于小春晉七袠同邑諸士大夫躋堂介壽而乞余言以頌之余維疇昔佐平邦國職典五兵時公以循牧妙選容臺　天子知公通經術嫻掌故一切郊廟晏饗諸大事克勤典禮且胸羅宿海每占驗無不奇中有星官之所不逮者至丙午參勘闈牘丁未提調貢舉整齊愼密簡要清通宗伯表爲華省之最遷擢樞曹而余適辭五兵職茲五禮即未共參九法而公則奏決若流廷無稽牒儼君家文獻公之在夏官時

也余與公後先勷贊豈不稱寅協哉余素欽爲公輔器而史中在籍諸君子爲余詳述太夫人婦德母儀爲景命之所自余心識其燉將以備徵形史則今日應諸君之請又何可以不敏謝也贈公先生博物篤行鞠躬君子也早孤待鞠伯氏以孝友著聲鄉國而文采奕奕又爲秀才儁勝太夫人以大邦之子歸事蕭幃不特蘋蘩滫瀡薦廟娛姑而無形之視無聲之聽總以體贈公養志之懷必得堂上懽而後已伯氏貲背構肯獲益恢先世素封之蹟乃不以已所拮据

而私之而太夫人則固辭以分贍伯氏之二咸舉包之義于巾幗中見之爲尤烈矣贈公舉丈夫子三人皆雕龍繡虎出爲名臣處爲名士雖夙稟義方而得之和熊之教者爲多公元方也早以総童之年祭酒文壇名滿天下及領闔游巖邑太夫人之官就養適值天吳吹浪震驚逖邇賊下賊艘絡繹游譟偵伺公惴惴惟太夫人是憂而太夫人則毅然戒曰道德立身忠勤許國我之訓汝非今日矣汝愼旃哉指麾報主毋以母老爲念公用是擐甲登陴兼晝閱夜者百

餘日以固我金湯而　聖天子即簡入儀省矣八年于外歎掌京華太夫人含飴家食擁絳紗說禮只諭二季及諸文孫紡千里緘書縷縷致誠者仍道德立身忠勤許國之旨今公以熊軾朱幡出典名郡甫下車而龔黃之頌遠播京師謂公以一身備六計之廉恩篤窮簷法袪骫骳其愛士如子焉愛民又如士焉以爲慈母教以爲神君臚陳治績者娓娓不倦也余金斗接壤皖桐治聲喧被從家人郵寄中亦得公治狀甚悉因驩然喜曰誠身順親余信之久矣而爲公

尤喜者則在藷溪雙槳江水一帆不十日而奉太夫人慈顏爨訓日晉皮閣二膳以展倚其孺慕之懷豈非忠孝具全天倫極樂者哉小陽風日晴和江梅欲放麟子鳳雛環階繞膝士大夫採芝莖桃凉酌兕觥旅登堂羅拜比于孫曾階下上觀其王大母眉壽無害之義而公以純孝格遵母訓必能如岐公文定之上踐台斗太夫人行與上殿老福入宮一倣唐宋故事而寶婺凝祥百齡曆脊卽長山李太夫人且不得前美于　本朝矣猗歟盛哉

劉母七十壽序（代孫魯山先生）

皖大龍之山蜿蜒蜷藂江上望若芙蓉嶜賢謂青冥中有人未可時代計耳劉之先發祥其下清水白林兩先生皆特鍾于此伯奇才掇巍科以廷尉著績而仲更以篤行大儒知名江左惟嶽降神青冥中人其在斯乎余生也晚不獲交清水先生而猶幸交白林翁炙其古風以自淑也翁性孝友爲人好學深思而數奇抱璞一惟埽軌杜門讀書樂道志泊如也晚因兵燹後仍卜築龍山而淑配張孺人挽鹿車共載已

美爲龐家翁媪矣翁時與白鹿先生及安石兄弟輩載酒探奇尋雲聽瀑不減洛下耆英余亦愛此勝地良朋恖欲追翁杖履于二龍烟水間及買山月珠而翁不余待已是時令子超宗才弱冠耳門高族盛柳玭所云子弟之可畏而不可恃者兄在藐孤煢煢之日乎乃白鹿先生輩亟慰余曰此不足爲故人憂也則以孺人之爲賢母而必超宗之能爲令嗣也今年春王正月之廿有一日孺人晉七袠矣一時姻戚賓友咸躋堂介壽而屬余言以侑南山之觴余聞孺人勤示婦順以相厥夫子者歷數十年如一日是可必頌乎而不盡此也蓋以孺人之爲婦易爲母難爲獨子之母難爲才子之母更難子獨者易驕子才者尤易驕超宗固獨子而才者也翁晚而得之又遽合以去夫汗血之駒骨未堅性未馴之日不善養之雖黄耳方瞳究與駑駘等劣耳孺人戒超宗而泫然曰凡庸生子頑鈍雖厥考早背不過使之愼疾病守田宅而已母之責易塞也天祚善人而生汝以穎異之姿余不能使汝破萬卷書嶄然見頭角將愧負墨莊何

以報而翁地下哉母于是時茹荼集蓼一秉義方詩禮之訓殆以其身爲父焉爲師焉爲家督焉爲禦侮臣焉不獨爲慈母也而後得爲慈母也已超宗固純孝卓然秉道立身卽能以德行文章輝映前哲兒輩奉盤敦以執友事之者非一日猶憶疇昔之夜余過訪深莊超宗不欲損皮開之奉以待余而母慇慇斟薦不啻也以故僻處山敝而門外多長者車轍至其詩凌鮑謝字擅鍾王丹青邈顧李吳楚閩越間遊節所歷莫不推爲詞壇祭酒行且聲燥海內不獨爲東

南之竹箭也生子當如孫仲謀非孺人之賢有以善教之白林翁何以得此令嗣哉且重慶堂中文孫繞膝年皆未及終童而文采奕奕各具一千霄凌雲之概人曰超宗應有鳳雛不知巖爾女士從以孫子實千孺人有感召之理不可誣也于是桌鶴而祝曰天錫純嘏岡陵松栢之大年非甚盛德不足當此矣則宜爲孺人賦天保吾黨學道之吉先及素位存于潔白而吾養就有如超宗今日者乎則宜爲超宗奏陔華古人食祿而發南遊之嘆毛義之所以捧檄也努

力槐黄冠軍南國以上報　天子崇文復古之盛則又宜爲超宗賦鹿鳴洗爵奠斝登堂羅拜古道追攀之誼也則宜爲諸君子謌伐木是日也大龍青冥中寒梅未老紫杏將姸孺人袨服坐花源上玉笋盈階瓊枝滿砌嫻戚宜友競頌不錫難老之句孺人應融色喜命諸孫行酒紛宜繼飲觥籌交錯極歡達旦而後退乎

任太宜人七十壽序代馮易齋先生

今上御極之七年仲秋五日爲鳩城任母方太宜人七十袠懸帨之辰一時都門僚友洎諸門下士皆以年家子誼奉青蓮紫芝遥晉太宜人南山之觴而廉其行略屬不佞一言以壽余惟大任崧翰受業余友爾成張子之門而仲任克家又爲余禮闈所得士業與兩君子定文章氣誼之交是安得以不敏謝且其王大父養弘先生與余伯祖北瀕公以萬曆丁丑同隽南宫先生爲理學名臣伯祖奉盤敦以執友事先生

不第請訂金蘭已也其王父淥木先生又以參政青齊吾鄉世食其德吾家亦世衔其誼至今磊磊泐碑不讓峴首矣追維夙昔古道綢繆是余文章氣誼未交二子之先而應與贈公發伯先生稱世講兄弟者蓋數十年也是又安可以不敏謝哉闔之太宜人名家子也尊翁起伯先生江左大儒篤生女士明四教四術之義以養成令德甚已知景命之有僕矣擇歸華胄祇事尊章奉講鞠脂之儀蘋蘩籩豆之節無不動遵禮法至與贈君先生琴瑟静好深相敬勉者惟

期佐道業之成以纘述前烈乃霜蹄屢蹶抱璞未剖將以肆志琴書而太宜人即申引古義謂夫子之善繼善述者務友廉讓之風足輝映前喆耳高閈樹槐古人豈必以及身爲業哉是時長君方弱冠已舉于鄉矣迨贈公修文早世太宜人瞻仰白頭慈齡及耄膝下五麟子雖荀龍謝鳳然鱗羽未盡成也太宜人岌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於是承歡養志一如贈公時義方詩禮一如贈公時故能于　興朝偃革爲軒之日而中興其金張之世業於不衰十餘年間兩君子

後先登第繼巍科成名進士太宜人因莞爾曰是稍可報而翁矣德已長君賢勞底績屢奉　天子璽書以足國用所在輒以廉幹著聲聞太宜人千里緘書屢以忠勤清白爲惓惓雖曰德自性成而劬勞盡瘁以及慨然僶俛夫非一遵慈訓哉今以省覲暫還子舍得日夕侯佈其孺慕之懷而次君猶未服官絳帳之訓正夙夜祗承則茲初度之晨兩君子皆得以經營四方之身舞衣膝下三仲魁奇特達尤能伯仲伊呂太宜人冰雪聰明精神龍馬俯視堂下數輩盈階

匝砌秩序而連升者環座繞膝携提而羅拜者無一非國瑞家駒珠林玉筍也猶與盛哉某雖家處東海莫式景行乃得援百年世講之誼爲太宜人首晉一爵既而思之凡世家老族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不佞今日之知太宜人者又以兩君子也則緣兩君子文章氣誼之懽爲太宜人再晉一爵既又思之士大夫四海殷逢乃寅協和衷比肩事主而誼莫篤于始進則同譜之好爲至隆也爰代述諸君子登堂拜毋之懷爲太宜人再晉一爵而未已也是日也少女風微

明霞爛綺晝錦堂中親戚賓友必有雜引螽斯麟趾九如三壽諸章以其慶太宜人承錫難老晉爵無算者已猶與盛哉

劉母八十壽序代張麥敦

吾鄉先輩劉公日林先生與先君子同井同譜而泮遊于書升之始則又同日於是文章氣誼無不同也兩人風雨雞壇迭主齊盟時譽有劉向張華之目而數奇淪落其淚青衫令子超宗兄才十倍余而余亦得奉盤敦以侍牛耳殆稱奕世通家云及余昆子教又緣世講之誼締爲婚姻益慕鍾郝禮法名家而因以知婦德母儀于太君老伯母者益詳思老伯先生背超宗于舞象之年駒齒才落骨性未堅太君撫超

宗而哭于廟曰天不禍劉氏得存汝食息則吾猶可以生然不承先志不讀父書雖吾生庸益哉超宗泖泣長跽受教帷則母之庭則父之教詩說禮則師之跡太君生平嚴慈并訓誠得仇夫人三遷之義而正用之者也超宗弱冠即有聲庠序而天懷穎異閎覽博物欲事事摹倣古人始則學鍾王之筆繼則精顧李之圖一日太君見之曰善能此亦足名家然韋仲將閻立本各精一法後深憾之不以傳子若孫汝不聞之乎超宗拜受教退而遷所學于詩古體則宗陶謝近體則慕少陵未幾而詩學大成一日太君見之曰善是足以陶詠性情矣然詩能窮人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古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顧汝書倉內十三經廿一史何以裝潢之未破乎盍寢食焉苟善是是經濟堪資世川而道德足爲人師也超宗拜受教退而遷所學于史又遷所學于經顧卞足屢刖不售日栖息于大龍青宾中以奉母讀書爲樂而不汲汲于榮利乃道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四方問字之屨不絕于公超之市矣數年以來未嘗

延譽于大夫而郡伯奉敦于三長不求聞達于諸侯而中丞幣聘于千里癸丑之春書岑姚公以纘修郡志揖馬班而登之史席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豈漫然者哉猶記姚小山來京師告予以江督董公之尊禮吾超宗也諸公子咸北面受經而春秋伏臘主人必西嚮拜奉几奉杖忠且敬焉超宗倜然坐臯比不以貴人故少損吾道而主人之忠益篤而敬益加虔以視昔袁虎郗超輩仰貴人鼻息以誇書記翩翩者何啻霄壤即嚴武之愛少陵亦云至矣而冠鈎千篆

其親猶存之新史豈非嚴杜之交以詩文而劉董之交以道德哉跡二者觀之經濟之棋資世用而道德之足爲人師也大哉毋言兩驗之矣予興氏之不素餐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超宗有焉而益信太君嚴慈并訓深得仉夫人三遷之義者也　聖天子崇文好古日以宏詞博學之士下詔羣工大司寇姚公將以超宗對先囑友人書訊卜其出處而超宗寢不報乃知南闈屢躓雖上籍成均猶遲遲北征者則以明歲春王正月之廿有一

日爲太君八袠設帨之晨超宗彩衣祓服挈令子文孫一堂四代晉春酒以上萬年之觴是誠天倫足樂而不以人爵爲榮者也雖然林宗通隱薄遊太學叔度高蹈一至京師聞太君精神龍馬期頤稔卜超宗其來乎脫芰荷以應吾君吾相之求而太君象服是宜用顯河山之德益足徵婆婆老福矣某于禁籞深嚴之內不敢作祝嘏繁詞臨風南望遙祝于三千里之外者如此

君姑九十壽序代任克家

嘗讀劉中壘列傳及後代史册所傳以賢媛而號稱壽毋者指不多屈其能氷霜矢操白首靡它以賢媛而號稱貞婦者亦不少概見且二者不相值也壽毋有其福澤貞婦有其功名福與名皆天之所靳也優于福者靳其名優于名者靳其福而福與名兼惟我詹老孺人郝太君稱獨備焉太君吾友斯立之毋也其尊君燕詒先生抱璞不剖年初逾二十卽應詔修文斯立雖墮地虎子然而未週也孺人投繯絶粒屢

瀕于危後以家人藥之而甦起抱斯立而哭于廟曰高曾鑒之卓從夫子是兒志也如此塊肉何臣不爲日請爲嬰可乎王父晉也翁泫然泣下摩斯立頂曰吾兒善人有後恃此婦矣嗟乎茲事亦大難乎聰明風雨歲月悠長寒螿啼蟀敗杼殘鐙之下禀神明而矢霜雪者夫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孺人則毅然若操以肅閨門而教日益以嚴惕然若才以光家政而業日益以大藹然若德以奉姑章和娌姒而賢孝日益以播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言盛德之不可掩

也誰訓婦人無出壺之聲哉及斯立長而服教毋嘗
日立身行巳得爲鄉里善人他日之門必大汝無汲
汲于一時之榮利也斯立日奉毋訓束修砥行絕遠
塵囂盤胸泉石好交遊通氣類歷身二龍間尺五吾
廬月與余舅梅谿草亭韓子梧郵劉子深莊及余兄
弟輩壽雲聽瀑登高望遠供酒交懽十餘年間殆無
虛日是時毋年六十余之覩芳規而聆德音者益不
自今日也且郡爲吾郡右族昔郡夫人之法著美晉
代矣孺人豈其苗裔耶迨斯立厭塵早世得五丈夫

子長公彬彬庠序餘皆玉立不羣其仰承翁志以養
太毋者孫何減于子耶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年詔
京省晉呈通志郡邑姚段兩公之大書列女者咸採
孺人之名以傳貞節是巳有不朽之大年矣今歲小
陽之八日孺人晉九袠里門姻戚朋酒羔羊共躋神
仙窟宅而以引年祝嘏之詞命之三千里外之勞人
回憶三十年來毋值茲晨籬菊猶黃霜楓未老斯立
彩衣獻壽余輩亦登堂拜毋指龍嶺長松石湖烟水
用當九如之頌而顧敢以雲山迢遞塞黙于九十之
晨哉諸君子揚觶而言者皆將舍貞婦而稱壽毋以
爲歸貞於孺人將必有惘焉懼傷其意故不可也余
曰不然壽者福也貞者名也余固首言之矣二者皆
天之所靳而于孺人有獨畀焉貞以凝壽壽以酬貞
天之愛孺人者不旣多乎是貞者壽之源也又何避
而不揚不以之訓方型俗教天下後世乎哉吾大龍
壽域也比于井菊之里男子之躋上壽者巳得數人
而婦人則自毋始致康熙庚戌長山李太夫人百歲
朝廷遵養老之典盛加優恤吾固知彈指十年而太

毋名載春官矣請歷晉旨酒三爵以爲難老之券

祭盧爾琛文代郡伯姚公

憶余承之皖封即以民務驅車屬邑首問周大夫始封地仰覩南嶽摩雲矗漢余益信降申生甫代有偉人而私念音嶽之嗣追蹤往喆者殆余同年盧公爾琛先生其人乎是時先生佐郡滇南雲山萬里余雖恐焉有懷亦惟吊首風霄望眞人于天際耳迺 聖天子念隴越之衝控帶山海非其人不治爰畀先生五馬而托以五城之命先生携清風載明月順流而過里門艤舟江岸顧余于放衙人静之候抵掌言懽

獲寫我心者蓋在壬子之仲春也爾時湘藻羹魚奉先生巵酒爲壽偕余季經三劇談屢日乃知剖符北勝遥領郡治諸司奉命莫不風行草偃雖瘴雨蠻烟山川險硎而尺壁之陰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一分讀書一分爲碁酒殆山谷所云公私皆辦者乎即四野猓犵頑比豚魚而聞風率化比于中原不知其爲摟頭欺地也余憶先生以龔黄之畧爲政于異域窮鄉尚爾而移守東甌出其仁心惠政繼右軍康樂之風以嘉惠吾鄉者方引領俟之而哲人云亡百身莫贖嗚乎雁蕩龍湫僅沐蹟車之雨而南郭放舟西堂咏草不能竟王謝之風流耶且海口維舟霏霏玉屑者曾幾日事乃人天路隔使我歎典型之淪喪耶嗚乎慟已雖然士固有三不朽之言苟得其一即大年也歷數生平治績方其筮仕嶺南民歌召杜矣迨乎飛舄濮陽花繁白馬佐治天雄碑鐫五鹿而南詔有卅棠之茂東嘉聞巷哭之聲先生之不朽者大矣況乎世德發祥令子已膺半刺他日出家傳治譜循廉著績發皇而光大之先生之不朽者不更多乎

祭黄孺人文代親友

惟毋幫滔柔德秀秉坤貞胎教夙受姆訓幼承儀則內則規佩女箴紉蘭樹蕙惟德之馨相我天翁遠㢑家教秋浦奇忠江夏純孝黽勉同心古先是傚力學䟦貧不因人寵毋于是時爲孟德羅毋事太君賢聲卓犖孝出性生匪關于學井滑日脩溫凊時恪錫類推慈姻婣咸托森森禮法閨門繩約毋于是時爲鍾爲郝逮翁强仕僤皖之濵蘇湖遺範式我典型學舍蕭條樣棟欲崩翁承修建毋習勞勤米鹽㸑雜必躬

必親新我廟貌壯我堂楹佐翁絳帳說禮談經毋于是時爲宜文君二難瑩秀如玉初剖風雨名山準之師友趨而過庭慈訓乞吐寒灰覩荻辛熊棘口毋于是時爲歐爲柳翁宰嵓疆毋實內輔楚風慓悍而華心許但循乎反眉案權衆毋于是時庚几雋毋西山有㓂王師是征芻粟舟車惟翁獨承雨馳星走極備艱辛經營指畫佐國金城毋于是時爲韓夫人小腆旣靖翁辭歸養楚氏孳帳志弗能暢毋念北堂神魂東向一抔石尤驚風駭浪承權未幾倏爾仙遊兮終

內艱腸痛白頭兒孫含殮鳳泣鸞啾懸崖撒手毋彼何尤況乎兩婦大邦之子賢媛著聲各秉詩禮有婦如姑太君色喜百歲期頤樂彼井臼益以元季繡虎雕龍家珍國瑞爲世所宗孫枝劍拔玉樹臨風紫誥疊㢑贈何異封某等江分衣帶誼切葭孚門增舊好姻戚新愉椒醑致酹滌與辭俱

祭任大宜人文（代劉夢錫孫子谷 汪式文方兒舒）

嗚乎考之中壘列傳暨近代彤史所載有以令德膺奇禍踰太宜人者乎一旦以既耄之年而考終以逝也其婚姻之家中懷摧惻而不能已已者有踰于某等之今日者乎今日某之哭太宜人也則以贈君老伯先生文章氣誼卿士齊盟首唱非華社與先大夫風雨對牀筆硯磨切爾時某方在襁褓中太宜人與先恭人情同娌姒時撫頂着膝上視猶子焉既長則致崧翰兄弟與某遊復命崧翰與某締姻盟焉至今

文遊兒孫惟翁是籍太宜人愛同子姓時勉豚兒力學曰汝無墮汝王父王大父之家聲斯不愧東牀矣某之感激涕零者不自今日也某之哭太宜人也緣外舅大參公不以某之不肖而許金門楷大參公晚得以妻尚甚幼太宜人女視之教以鍾禮繩以郝法亡妻奉爲寶訓歷無罪悔者皆太宜人之賜也逮寒荆不禄太宜人尋滌無從而以某繼室之于受濯公氷清之娛焉蘿附爪綿世世子孫歌思祖德矣某之哭太宜人也則更有詞矣某之失父也以一歲吾舅與岳母韓太君以兄弟之好會有婚姻之約當時僅片言耳名未達于廟也太宜人晉外舅僉憲公而言曰延陵一劒不負徐君汝敢忘古義哉汪之孤汝之倩也宜善視之外舅潸然受命教之誨之不啻顧我復我今日童子鷄之眉案惟陳而仰荷泰山之庇者真天高地厚矣某之哭太宜人也則更有詞矣孤年九歲先大夫死王事于濟寧雖氷蘗之操宦槖蕭然而十年積俸之存猶可資孤孀饘粥乃遺家不造內難頻仍臨睍鵲巢一枝靡託因僦寓郡城太宜人進

藐孤而憐之而愛之命外舅雄萬公曰是兒非長貧者盍以子字之某煢煢在疚敢望鳳凰之占而三匝無棲者忽得萬間之庇也噫乎婚姻之家中懷摧惻而不能已已者有踰于某等之今日者乎因各卿哀致詞酹酒長慟而不能爲亂

祭張太夫人文 代任嵩翰

嗚乎、古之母德垂彤史而養成令子以著人業于天壤者頗多慈幃壼範仰佐義方已耳孰如我太夫人之嚴慈並擅者乎卽有愉懷儀特于机絲荻畫中能使道德勳名燦然史册者得一人焉足矣孰如我太夫人之麟鳳甡生者乎伏憶歲在辛丑、我大中丞公、操節鉞來皖控制上游以抒 先皇帝東顧之憂是時江南諸郡值天燹吹沴之後瘡痍初起公則加意循撫凡可甦疾苦以全民命者無幽不達而十年來吏肅民安江澄海靖矣七郡三州之衆咸舉手額曰此大中丞公之福我東南也抑知蒲輪迎養以來國計民生公日以告天者告母而太夫人輙泫然曰汝愼旃哉忠于而國惠于而民庶幾而翁爲不死矣此則太夫人之詒謀沛澤以福我東南者也而要不自此日始也罹公之失怙纔八齡耳太夫人不以其幼而驕之至齊鞶珥以資膏火而劬勞況瘁備極艱辛是公輔之器早育于嬰孺之年矣此又太夫人之養成令德以福我東南者也而不寧惟是督 憲公之秉

鉞豫章侍御公之理輪三楚太夫人或之官而命或千里緘書亦如訓我公者以訓之而造福東南者又何有紀極乎乃天旣以屢錫之純嘏酬曠代之令德而一旦竇婺光沉孝思永慟東南數千里之地沐浴膏澤者莫不比于堂下孫曾上篤其王大母惻怛之誼而況某兄弟之夙荷生成感深骨肉者哉蓋某嚴君早世侍櫛慈母竊附太夫人芳矩彝訓而先慈每私淑之以誠孑小子謂太夫人之貴而不驕其教忠也如此大中丞公之賢而能順其篤孝也如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矣嗟乎曾幾何時而先慈見背太夫人亦遽爾仙遊耶嗚乎慟已太夫人百祿是遒五福具美況我公功在社稷指日中台碩輔而諸文孫炳炳麟麟莫非元愷譽望 聖天子褒崇母德錫賚無疆仰其盛者莫不羨太夫人之嚴慈并擅而麟鳳甡生以創貂蟬世業于靡盡也則誠千百年彤史中一人而已又何事薤露悲哀恩靈爽之清聽哉

跋

今春省余外舅方公百二先生於百子時梅簃藁潤几杖雲生先生日夕坐草堂校讐梅簃文集小子加額以賀曰南面百城孰有踰翁此樂者乎且新之受教于翁歷三十年所矣翁壯歲之文矜氣魄今日之文貴神理渾先秦兩漢龍門扶風以暨唐宋八家而歸之于一體非昌黎考亭復作其能正誼明道以光明俊偉之意浹人心而端風教如此其醇且大哉先生固遜不敢當且呼小子而易之曰昌黎廟堂之作

藉李漢而存考亭性命之言賴直卿以著余何文哉余從泥滓中昂首風霄望兩夫子如天上而李黃之篤學則于汝有厚望焉余聞之汗涔涔下不覺頫首至地而嘆先生之處已也則謙光卑牧其教人也則篤摯周詳因僭述一時晤對之言誌之卷末以見翁𦙍師友敎學相長之誼地雖離逖年雖遲暮而猶然松間霞上風雨函丈之時也豈非人倫樂事哉門下受業愚𦙍菊江黃甲新百拜敬跋

〔清〕許濬撰

許子詩存一卷文存一卷

清康熙刻本

序

天地之奇在山水山水之奇必得風雅之人挺生其間與之晨夕吟詠以發其風雲月露之精英草木鳥獸之動變巖壑洞澗之幽詭而天地之奇始傳之終古而不壞然天地之生若人又必因其山水之相孚與其人之性情相近發而爲詩非漫無所主持而遽以付之也余半生好遊舟車所届靡不相闗曾入永嘉喜山水綿密秀麗以康樂之詩似之入巴蜀喜山水沉鬱險怪極高深不測之致以少陵之詩似之寓金陵最久縱觀乎棲霞雨花牛首燕磯之清秀婉媚無屈曲煩瑣之習以太白之詩似之永州山水幽峭似子厚道州山水蒼深似次山天即以此畀之使之鼓盪其胸襟縱放其才情兩相需而其奇始見近買棹吳門上靈巖訪林屋登縹緲峯巔望太湖萬頃波濤足搖目駭歎包山七十二峯中蔥蒨幽鬱必有風雅之人爲之主盟徘徊者久之適施子佩宜以致遠許子詩見示且

曰此莫釐山人與不官吳子梅友葉子月馴蓴子薇令宸卿二伯仲所稱六逸者也余讀之其宏偉巨麗川廻而島峙也其幽深秀蒨岩升而谷降也亟與把臂定交恨相見晚然余旅人也行將持許子是卷以當卧遊不覺拊掌大快曰魏生眞善觀山水者哉是爲序而傳之

福清魏憲　撰

序

余授經太湖東山者半載而未嘗懷一刺訪一友意其中必有蹈道立德與夫博學好古善文之士而其名未之彰者余獨不得見也又自以埋跡於此不使人知我名氏識我面目爲幸則寧寡聞見受固陋之譏而堅不一出已而有客借介來見道其姓字曰許子致遠其容欿然若不安於席其言吶吶然若不出於口余逆而許之曰是蓋有諸內者旋出其詩文請評復自道不足於學甚懃懇及既退而余讀其詩則蕭森沉鬱得陶杜之遺風其文有軌度彷彿柳州欒城好爲外篇小品然悉歸於雅正大要不務雕績一以寫其憂時憫世感舊懷人寃憝不得伸之情余不禁擊節賞之曰是余所謂其人歟是余所謂其人歟夫天下之至大者道而已矣道之爲體天地且不克盡而况人之所能凡夫事業文章皆不足與道度廣而絜長也故知道則雖所挾者大而不爭不知道則雖所挾者小而輒妄今人稍能馳騁筆墨即自盈溢謂可蓋世而有如致遠之學博於物洽於聞其所著作類能驅駕古人宜何如傲物肆志然而逡巡却避不讓循牆傴僂之恭余是以歎其必有得於學也惟其學而有得故思之爲用不外乎倫紀民物而又以遭時不偶寧滅沒於湖山之壤魚鳥之儔而不以其才爲世用致遠之言曰詩文之作必本之識而達乎氣識不精則其言浮氣不克則其言薄是語也非學道之君子其孰知之

余聞山之中有鄭薇令先生者今殁矣道甚篤致遠之兄也致遠育於許故不復鄭氏家學之承傳余固可拒而取焉而今之修道好德不虛詩文之雕尚者抑必更有其人余雖不及觀止冀熟聞之嘗往來於意中則循之與晤言致遠其無惜一一爲我告之也

崑山朱用純　題

莫釐山人小傳

許濬字致遠吳縣人家于莫釐峯[illegible]質而蚤寡撫致遠爲嗣致遠請書[illegible]性沉靜少言不妄交與暇則扃扉危坐或借兄圃薇令鼓琴讀易俛仰晏如也遇異書古籍無力搆買輙請借鈔錄卷帙精整于澈指豕未嘗厭倦所評辨有四代律存去取不苟予每價歎以爲必傳蓋其詩取法于韋劉而得其瀞遠爲文取法于孫樹而得其雋潔雖身世浮沉家國多故不無憂生感憤之懷要歸于性靈以寫其自得之致久之神色愈覺湛然舉世聯繪瀟眼者常逮也晚年侘傺益借詩以自遣嘗憶其暑月訪友解衣掛臂倜有得句順塗哦詠入門欲掛衣已忘矣莆田余曼翁向予稱之曰致遠古之學人非今之詩人也恂恂粥粥有儒者氣象非學有原本乎若槩以山人而託于詩文以自見者殆負圃先生所云予皮相之士已

同學弟進嶼葉芳標謹述

許子詩存

莫釐山人許濬致遠著

福清魏憲惟度　檇李吳肯德不官

莆田余懷澹心　寒山葉　松梅友　參閱

五言古

震澤

巨浸何汪洋神禹底南國非彼大聖人曷覩此功力其中宅蛟龍變幻詎能測羣峯互沉浮高下如定職偨離未盡淳徑徑見遺眞冠裳拙新製俎豆崇古式予家莫釐東縹緲實西適七十二峯中兩山斯立極冊崖間翠壑錯落圖畫色涵毓山水靈人雅好文墨古稱神仙地兵燹未曾識

胥母

莫釐東洞庭仍以胥母名相傳伍相國迎母留芳聲蒼茫雲樹間隱現闔閭城洪波四十里浪息始可行吳江邈烟水層塔秋毫明厥土燥而赤厥石勁以貞游賞諸名公歷歷各有評水以漁爲業山以樵爲生盤桓松柏林静得太古情

虎山

莫釐東南望有物如蝸縮洪濤三面環竅若拖樸廣厥巖水湄竹木悅心目夕照下漁舟炊烟上巖屋

鍊墩

一坏宛孫鶩泛泛浮湖濱樹既鮮葱蒨石亦無嶙峋舟
成仙乃去遺蹟俾世人漁船聚還散月下來垂綸

懷薇令兄

積雨晦孤村蕭疎滴清響淚館綠苔紋幽幽咽寒蟄冥
坐一兒聞悠然起遐想美人隔秋水眉湖森浩瀁雲卧
丘壑間徘徊尊素養緬昔侍几函筆墨蒙誘奬居則示
規箴出則隨屨杖嗟予溷塵土世事徒鞅掌如彼行邁
人中路迷所往咄咄雙跳丸髮短齒加長憂思從中來
剌剌難自廣松竹有高標清芬空俛仰

感懷

季子昔不遇羸滕歸故鄉入門起長喟骨肉徃淡涼及

乎相六國觔劊滿道旁金多氣自熖伍重威勢張淳源
日漓散古道多周章父毋妻嫂間已是勢利場賢臣行
負薪淮陰出袴襠神龍方泥蟄未若蟦與蟥從來陰譎
人惡立崖士堂乃知目睫智未足定否臧毫末不相合
千古成參商

秋日前岡獨步

曠然天宇新登高暢雙目湖光浩無涯雲影動相逐微
風送空響松柏轉森穆遠樹上炊烟孤樵出溪谷叢桂
前林開拂拂生清馥放懷起遐想冥心會幽獨

夜歸

孤舟隨明月沿洄溯流光銀漢何清澄浩露沾衣裳翻

颼動高樹野鳥棲復翔瀦田通隱約巒岫分微茫遙辨
雞犬音始覺遵近鄉愴然萬感寂乃悟人生忙

凌霄花

孤藤倚高樹綠葉垂黃花溥溥浥朝露灼灼明鮮霞置
身百尺上意氣殊騰拏雖非歲寒姿耳目暫得誇俯視
籬下卉鬱鬱無光華體質固菲弱所託乃可嘉蘭莛不
得地反遜蓬與麻鴻鵠困樊籠未若雀與鴉對花且命
酒好景勿令賒

七夕

披襟茅宇下微露生夜涼螢飛自相照熠燿穿離房誰
家吹洞簫彷彿諧鸞凰今夕復何夕河漢多輝光釆雲

西南來飈若文錦裳兒童設瓜果列拜羅酒漿願言乞
餘巧益此智慧腸嗟予實愚陋員鑿柄乃方甘獨守其
拙意外非所望明月下虛牖良會方未央蟲聲四隅出
抑揚成宮商坐久神轉寂荷芰送遠香

遊穹窿山上真觀

上山不識路屭屓觸莽行巒壑互凹凸嶮峭多少平砥
石顛蹲獸遠見心暗驚憊足數踟跌游衍安計程空濤
奔虬松噴瀑晴雷轟老杉對森峙躍跳嬉飊飈峻峋越
山脊宮殿眩雙睛土木壯金碧璀璨仍嶸峥璇房接銀
宇神鬼形具呈士女雜拜跽燭影搖高甍羽衣數十人
伐鼓吹竽笙感此衆崇信予亦思長生願言工服食冊

竈烹玄英飄颻馭白鹿驕踏騎蒼鯨低佪整歸策暝色昏柴荊和衣臥石牀念積寬亦誠惝怳來仙官絳幘垂朱瓔玄裳跨文豹玉簡兩手擎南面呼我立嗟子具慧根至道匪外求抱一恆守貞谷神久不死大寶嗇汝精呼吸得其理筋骨漸可輕捨此總歧域無事徒營營子能澹于慾神氣常清明壺嶠在人境何必登蓬瀛稽顙忽焉覺怳釋千日酲四壁靜無籟明月團西楹

石湖舟中望上方山

附郭多名山茲山特靈秀冊霞映蒼崖竹柏互苞茂亘巒迤而東澄湖縈其右巉崎山根石遥見類蹲獸孤塔入晴霄疑與青雲湊巍峩壯宮闕未曉何代搆祝史紛

八方昏旦接金奏正宜神是與豈在繁酒肉五嶽夙所慊矧斯邇堪就攀蘿恨未遑倚棹徒引脰何當蠟雙屐宜造羣峯首

游石公龍渚

石公一塊石夙擅奇偉名突兀浩渺中摩蕩日月精洞壑藏窅窕昏曉雲氣生水石互吞嚙恆作鉦鼓鳴今春久枯涸秘匿咸露呈蟠龍與石梁猶帶鱗甲腥環廻餘里許天巧非貌形與者入闔闢敞者開軒庭時或升孤頂吟嘯舒我情時或憩幽麓冥默寄我真宛若逢故舊晤對意轉親道旁所老衲見客頗逢迎相邀坐佛宇碧椀堆朱櫻探賞所未及一一細指陳解維戒舟師緩櫂亟征沿洄循空曲紆委領其情龍渚去石公遥望十里程揚帆頃刻到眼耳又一新恨不偕米顛覩彼拜跽顛二美相伯仲未易齒頰評大抵石公石卓傑多嶸峥混沌遺斧鑿雷雨飛六丁龍渚則靈秀鑱劃神鬼驚安得千健兒畚鍤留隨身驅波割鴻溝堰土如連城驚濤空怒號奇跡永不湮徧堰樹夭桃桃開無世塵鼓櫂從漁父時時來問津

社集葉蒼舒齋頭同賦窺梧讀書堂

清溪何窅窕中有高人宅垂梧遶門斜晴光幕空碧惝怳聞書聲烟蘿幽徑隔

五子詩

葉梅友

葉子非今人古貌亦古心雖隔一嶺雲披衣每相尋其詩實可師其行良足欽朱絲與玉瑟泠泠有餘音

吳不官

吳子本曠懷精鑒多抉闡徘徊李杜堂吐辭厚而典予非知味人時得嘗一臠出處亦何心閒雲自舒卷

施佩宜

施子具潁秉潔修捐俗好不惠亦不夷持躬豈無道高吟見性真惜墨加惜寳所恨踪跡疎未得日傾倒

徐令兄

髯兄久杜門種蔬稱老圃蕭蕭環堵中素琴閒自撫著

述亦偶然抗懷追千古宇宙何曠如逍遥仰而俯

宸卿弟

宸卿吾家雋逸情寓詩酒苦吟常人㦦聵飲不辭斗恬憺遺世緣語默未或苟在昔嵇阮徒無乃此其偶

田行有作

黃雲三百頃靄靄停西皋場圃行已堅農事敢憚勞所欣禾黍豐娛子辭啼號前村賽田祖醴酒喧鳴鼛我無耒耜功粒食誠貪饕木葉走疎林風聲亦蕭騷散步廣衢間泬寥天宇高予本澹懷人久厭塵土囂男兒各有志胡乃隨所遭采采東籬花長吟思和陶

戊申歲六月紀事

建未甲申夜街鼓方二更牀几恍牽拽娛子驚呼鳴起行視墻宇屼嵲乎欲傾初覺實駭異徐審心始平地震昔曾有非水旱則兵傳聞江以北其勢尤砰鍧人畜並摧陷幾處頹堅城羣陰相簸蕩川嶽難清寧遍土皆白毛彔勢如㲪纓姑撫府墻內㬎㬎烟自生又聞雲間郡鬼嘯晝有聲巨星當午出與日爭光明變象互呈示大抵非祥禎衆人憂目前哲士覩未萌天道豈茫昧素履期自貞

寄懷呂秋谷

玄冬一揮手飛雪灑孤蓬丈夫有壯志豈肯悲途窮入門對妻子吐氣如長虹商歌出金石俯仰天地空一壇

猶未寒轉覺吾道崇閉吟見性真筆老格自雄辱君投贈章什襲珍笥籠相思毋披誦惝怳聆清風君家梅塘里俗朴民質麗山澳水泉冽多有聞道翁安能從子遊庶得相遭逢具區何蕩漾虞山復巃嵸子留我不往山水成思聾春堤柳條綠極目烟濛濛

食荳謠

蠶浴荳始生蠶繭荳亦老箔上蠶正眠田中荳方好多謝隣家翁筠籠饋清曉香鮮君玉勻軟潤春酥小年來饑饉仍道路多餓殍肉食匪所安茹菽豈枯槁惭予藜莧腸相對欣一飽楊惲南山歌憤懣寄懷抱燃萁詠陳思情迫喻固巧予非二子儔口腹事潦倒安得半頃田頻年無旱澇離離翠莢垂攜鉏自耘艸

田子春

田疇字子春無終人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聞疇奇士署為從事道路阻絕遂尋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祭虞墓陳發表章哭泣而去遂入徐無山中曰君讐不報我不可以立於世

炎精昔淪歇海宇揚飛塵豺虎守四隅皇路日以榛貞哉幽州牧帝胄稱純臣孤忠耿難達奉使艱其人無終有奇士田姓字子春慨然起銜命為國匪為身間關見

天子冊憫得吐申辭榮返鄉邑期以報舊君舊君報無
所涕雪如流津辭踊廬墓間發表跽自陳君命雖不辱
君面不復親堪彼讐人胸綿力無由因披髮入荒巖賓
志敢遂湮頹風激高節千載色尚新嗚呼當世士朝楚
暮已秦

姚氏姨

魏太和中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
從母楊氏爲姚氏婦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
榮不若妹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
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曰我家
無食不能飼也承祖遣車騎迎之不肯起及承祖敗
有司執其二姨其一姨伏法姚氏姨貧敝魏主見而
特赦之

青蠅集餘瀝玄蟻慕微羶利祿奔走人有若挽與牽姚
母何卓哉未涉棠蚤褰權璫熾方𤆵門市爭摩肩仇讐
欲改面况乃姻戚焉鮮衣不肯衣推食不肯咽軒輿闐
外家蕭然扃扉眠一姨鈇已潤一姨[illegible]廉貞固成
性亦由達機先囊橐丸蜣蜋寧識飲露蟬

渾沌譜

華山陳眞人隱于睡馮翊士冠朝一常事眞人得睡
之崖略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
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齁鼾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
曰冠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
配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即此是
也

兩儀既分象擾擾日以滋晨動夕未息日入膏繼之豈
知黑甜境別有羲皇時當其冥運中天地皆可遺齁鼾
一何美賡唱如塤篪舉世競惺惺孰肯窺其陲旨哉希
夷生微意良足師覺者伊何人睡矣勿復疑

羅供奉

供奉官羅承嗣往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覘之
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
方食其枕中荳贈之米麫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
南聚贍窮親四十口

貪吏不可爲泆綺而肥甘廉吏若可爲腹餒身褸襤供
奉稱廉仕祿利良易干隔墻聲格格詎意戰齒寒我寧
飢有塵恐于虛盤餐我寧褐不完恐于露兩髖窮親四
十口一一禁膈肝卻氈咀枕荳夫婦眞二難

田氏昆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晝出繼伯
父後盥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
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爲友諸
田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
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文宗秀才與諸

田親戚自言項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
花方盛開留連十日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田家五兄弟盡乃推白眉文章兼氣節一門萃其奇自
得山水趣好爵焉足縻衡門翠竹中去郭十里奇卉木
羅四周高臺遶清池斯文侔張輩曳策時追隨觴詠延
日夕談諧毋忘疲人生百齡內親莫手足眦嬉嬉一堂
上齠齔而期頤中間役名利乃或生睽攜睽攜戾天倫
樂聚良可怡况乎雙跳丸擲我不少遲請觀塤篪章載
賡鶺原詩

施孝子詩并序

孝子本丘氏號敬山濟寧人幼孤值歲祲毋子不能

相活吳客施姓者攜歸洞庭因蒙其姓及長習木工
自食居恆忽忽孺慕枕席時見涕泣處每傭作於人
視其直稍有所贏必謹畜焉竊自計使我有三月糧
者當不終爲無毋人矣天啓中間行求訪流寇梗道
而返爲革之後褁糧再往井廬非舊物色無從康熙
丙午復禱神籲祖誓此行不能見毋無以視息中塗
江水驟發幾葬魚腹曲詢窮諏面黧骨出一日偕稚
兒同憩道左偶與共語言及其莊有媼耄而且康常
念一子流離異方未審存殁輙欷歔數行下孝子心
動問道所由亟往啓戶儼如而毋子不相識也恐而
自陳猶憶孩時毋方炊餅兒倉皇取食湯火成瘢伸

掌宛然相持號慟夢耶眞耶恍疑再世孝子于是遍
謝其鄉挽輿導毋來歸洞庭愉愉色養不知有疇昔
之顛連瑣尾焉者於戲媼今年已八袠而敬山亦且
周甲使爲子者孝衰於妻子而不克全其孺慕則媼
也終身有子而無子使爲毋者春秋不永則敬山縱
竭心嘔血將長懷風木之痛終身有毋而無毋今一
旦高堂皓首含飴弄孫豈偶然哉欽歎高風樂宣筆
墨

皇天昔降喪災禍亂中原昨猶嬉膝下今忽隨輪轅哀
哉生別離涕泗徒潺湲
南北各異縣綿邈隔山川毋如層霄月兒如地底泉清

輝縱長好安能照重淵
兒今復有兒毋兒豈空桑牽纏戲我側百結廻我腸驅
車曷皇旦星言獨嚴裝
關河殊跋涉敢畏道路長行行越寒暑漸已近故鄉故
鄉雖云近井邑多滄桑
舉目無一親諏諮多苦辛惝怳道旁子告語良有因至
誠即冥感誰謂匪鬼神
歡極反成悲灑淚前相持毋鬢皓如雪兒亦霜染髭桑
梓久零落願毋無淹遲
遨遊歷原隰毋騎兒步隨揚帆順江流舟檝仍猶夷生
平闈閣中無乃倦趨馳

入門集家慶列序羅子孫再拜問安否仰覩慈顏温雖云寂水薄聊以娛朝昏欣歡動四隣相謂咸嗟咨壽昌昔辭祿千載令譽垂賢哉施氏兒繩武非爾誰

秋日社集家紫眉齋中携酌雨花臺拈得一屋韻

雨過天宇澄秋容轉森穆悠然啓南軒好鳥鳴高木素心有前期歡言展衷曲逸興遂忘疲扶笻躋崇麓野芳不知名巒翠襍荷服僧室頗幽閒小憩淨心目桂樹紛已華微風散逸馥竹柏交淸陰飛觥激瓊瀑長嘯林谷開俯仰洞遐矚脫巾挂青松翹首逖雲鵠丈夫天地間奚事常踖踖美酒日可飲異書日可讀賡詠接良朋今

德恩共勗

顧列女詩 并序

列女名季蘩湖州府學生顧潢第四女也生而端慧女紅之暇兼精筆墨字烏程縣學生張庭芝之子九彰彰齡苦志羸疾而卒女聞訃驚慟死以自矢有所親媼強慰之曰幸未至張門女哭且叱曰我生平用一器一席尚不欲妄更況此身乎適顧有太毋之喪張翁訂期設奠女是日飭裝若有所待翁至即好語詒女伴出覩翁方捧爵靈几女以絕繯高閣矣檢其遺篋得絕命三詞如無情隣院笛喚起落花聲如憔悴絲窓人事改寂寥簾外竹聲淸如爐烟夜半香

冤斷月魄沉餘玉色輕字句悽惋讀者無不欷歔太息年僅十有八歲殮之日弔者與者幾千人兩翁遂謀合葬以成其志嗚呼從容就義鬚眉丈夫指不多屈況香閨一弱女子乎是豈一家一邑之榮實有關于名教者大矣賦詩以章其事庶輶軒之使得而採焉殉節之時在康熙九年上巳日也

爲魚願比目爲禽願雙飛一身許夫子皓首期相依名門生淑婉年色正芳菲女紅夙所嫺淸風動房闈夭桃未成詠瓊樹遽已萎松柏摧根株蔦蘿安用施微軀亦自惜微志焉可違夫柩不獲憑夫穴諒可隨中夜紉衣裳冤鬼同于歸素月照高堂驚飈捲空帷奩常貯筆墨

灑血留哀辭辭短意何長烈節含酸悲我覩史冊間彤管咸昭垂或爲篤恩誼或爲廹艱危乃今汀無死胡反如含飴死義非死情冰霜凜崔巍嗚呼顧季蘩巾幗生光輝

悼子

廻飆激孤幃暗雨灑虛楹風雨何蕭蕭低檠淡無明呦呦牀上啼啼我殤兒聲殤兒方九齡敏慧如成人嗜志不妄發言語必有因盤飧與果餌每讓妹與兄僖年始攻書名起爲學仁朝晨捧書出並不必遠巡繞或架嬉跳呵叱即謹遵去冬筆至斜字畫今頗淸當其疾起日誦讀猶諄諄先生憫其憊早放歸家庭抛書向牀倒痛

剔無少寧書塾隔里許雨驟常淋淋夏中久炎蒸往返
暑厲侵稟質既非厚一病遂已深僉云痢噤口得食乃
可生調治數日來糜粥稍已吞醫言病勢減詎意翻鬼
隣傷哉一蹉跌四體頓凝冰瞑目在須臾毋叫尚強譍
嗚呼學仁兒兒苦難備陳汝父素儉嗇孺孩無鮮新汝
毋不茹葷魚肉同遠珍敝衣與麤食汝恬不厭爭墻角
垂紅榴饞吻常津津時時向樹數顆顆皆在睛懸計當
熟時摘與兒妹均豈知榴已綻半粒難沾唇總邊兩秋
卉手自移河濱顏色今爛熳汝骨埋沙塵種種諸翫弄
觸目增酸辛嗚呼學仁兒兒去何杳冥汝今年雖弱強
鬼恐見凌外祖及外毋夙昔愛汝真見汝大歡喜宜亟

往依親錢帛備匱闕常當爲汝焚託生倘有期必再長
命身汝幼無罪過不致罰與刑昨宵睡夢中惝恍覩汝
形形容不改舊兩丱朱絲繩牽裾喚阿毋左臂搖銀鈴
忘汝登鬼簿摩撫如平生旁立誦史畧朗朗字句分姊
妹簇笑語竹響覓鼠驚醒來月影白映我雙淚痕嗚呼
學仁兒兒去焉可尋爲童既聰俊爲鬼必有靈父子雖
不久同一天性恩我今年四十牙豁髭有星望汝成立
丞爲我持家門汝匪不祿相我無天乎微倏焉奪汝去
毋怨將奚伸雖免喪明咎良切舐犢情揮淚寫哀詩詩
就不忍吟秋深氣憭慄川黯雲陰陰

偶作

霜雪鬚髮首見者呼以叟引鏡還照之眉目真老醜馬
齒行漸長屈指四十九人生當此時精力正強厚坎壈
數年來事事成掣肘憂爲戕生具壯顏安得守太上惟
立德功言同不朽三者無一焉食粟良愧忸鼎鼎奚爲
者萬物乃芻狗本乏廊廟姿寂寞甘畎畝欲寡志可明
庶以告無咎旨哉老氏言爲牝不爲牡

訪葉蒼舒

廻溪抱高樹中有幽人廬羣綠交清陰廬中聞讀書深
薜護衡門竟日無軒輿時鳥鳴前楹花藥羅四除長嘯
撫焦桐俯仰何曠如子如翔雲鵠我若食字魚雅音今
久衰何意聆黃初玆實山水鄉可以訴卜居微雨灑東

皐欲起仍徐徐

輓葉子楙友

嗚呼楙友公公竟棄我乎公之貌則癯公之神則腴骨
堅而精嗇欲澹而情愉斯皆壽者徵胡爲忽長徂典型
既凋謝吾道今轉孤奇文孰欣賞佳境孰與娛相知不
無人古道如公無幾冠而野服俗咸指爲迂沉冥屏外
緣斗室恒跏趺身心鮮羈紲泛泛波中鳧憶公仲冬初
扶筇叩我廬我亦喜公過濁醪佐園蔬談諧信宿中高
吟復歡呼送公出林麓分袂日已晡詎謂成永別瘞冥
遂殊塗福善而禍淫此理無乃誣我少公一紀齒落髮
已枯皮毛匪金石年命焉可拘況今事戎馬烽火連郊

門氏氣日已歷世路方崎嶇公先得安卧治亂徒區區
公詩朴而秀久爲識者譽濟也若姪公奚啻齊與邾金
陵大梁艸卓傑聲調殊行將付剞劂知公有賢雛六十
雖下壽觴壽自有餘哭公誠不違公必哂我愚陰雲黯
層谷悲風振庭梧析開懸故衣樹上陳遺書祭飯羅几
筵安能起雷霈霓兮倘可招我願從神巫鳴呼梅友公
公竟棄我乎

桂月廿一日集永福禪院淨公山房同用十四寒

禪宮肅秋色露白氣始寒遙峯濟蒼翠悠然出簷端巖
泉衆響寂蕭蕭聞征翰淨公修白社入室芬芝蘭空庭
桂雙立花葉何檀欒天香冷袍袖疎影涵杯盤酒酣發

高唱脱畧忘衣冠幽賞與轉劇孤桐聊復彈人生會有
役世網方未寬良辰幸多暇俯仰成清歡

秋日偶成

微雨何蕭蕭滋我園中蔬嘉樹四五株扶疎蔭衡廬境
僻遠塵雜交寡無軒車幽娛結泉石雅志綜琴書中懷
既淡泊俛仰恆曠如人皆梓與楠我則櫟與樗人皆鸞
與鳳我則雀與鶩才力實淺薄何以謝居諸當身不滿
意死後名盡虛商風吹短牖蟋蟀鳴前除節序云已邁
顧景勿躑躅

雨後由于山嶺之碧螺峯

兩月未出戶不識宇宙寬攝衣躋崇岡苦逕斬已乾天

清氣尤澄春風厲餘寒層湖渺無際遥盼生微瀾輕雲
逐征帆隱現疑飛翰素李襍仙姿夭桃亦流丹對此烟
景媚老態嗟蹣跚

馭卿施子茹蔬面壁蕭然懷出世想贈之以詩

我觀諸漏人多爲欲所縛口欲好滋味耳欲好音樂意
欲美聲名身欲大官爵馨香鼻所歡穠華眼所託二障
苦相纏六根轉入惡善念縱偶開猶如隔日瘧漏盡鐘
忽鳴投釁入湯鑊羨君能猛省回首無留著一切憎愛
緣斷之以慧鋒一切是非境付之以長噱如魘悸焉寤
如囚脱枷索視褐同紈綺視肉等藜藿譬彼大明鏡埃
垢漸掃却譬彼澄水潭風濤不迴礴物我共真空俯仰

覺寥廓佛性人盡具豈忍自輕薄嗟予逮倍人覩子中
愧怍安能管半榼偕爾棲冥漠

責子

汝今年已七頑惰鮮儕匹紅日每照衾天黑未歸室惟
思恣嬉戲無志親紙筆髮亂不肯梳骸垢褌有蝨樓楚
尚茂如豈復畏呵叱汝弟雖四齡頗亦具知識爲兄乃
如此弟者奚取式少成若天性慣習難遽革今汝漸長
成宜痛自勉力我稟既匪羸汝毋又多疾門戶恐伶仃
冀汝早成立昔有黃子琰對詔能言日又有李昌武恥
受父官職此輩實天生尋常豈能得但使稍可人庶慰
長歎息

輓陶震陽師

先生予童子師也質行古學八十有五鬚眉皓然而杖屨加捷去歲之首登堂拜謁兼獻果餌談笑盡歡而退茲復造候扃戶閒如詢諸其隣墳土乾矣撫今追往悵焉有述

嗚呼老成人世俗所矜式如金有範型如木有繩墨一語一默中聽視為法則閭閻陶夫子實惟古遺直謙恭德不形誘進無倦色傾蓋見真誠襟懷無隱匿可畏復可親碩人重邦國憶予髫齔年摳衣日侍側逡巡二十春陵谷多遷革道路亂荊榛江湖藏鬼蜮先生慕肥遯閉戶修服食謝彼區內緣精神常實嗇旻天不憖遺少

微星已黑搔首向空山鳥雀皆啾唧

社集施佩宜齋賦得秋聲

萬物皆有怨刺骨獨在聲萬物皆有聲感心獨在秋商飈改炎節觸耳增飀颸木葉辭故枝哀鴻投遠洲候蟲亦乘氣鼓翼爭啾啾忽如漸離筑又若秦青謳予亦傖傑人慷慨不自由繁思從中來交迫如攢矛燕地多俠客楚庭有羈囚莫使斯人聽浩市不可收施子顧予曰能賦秋聲不當年聞宋玉復記歐陽脩二公妙文章千載孰敢侔才戔學實疎聊用寫我憂

七言古

桐軒鼓琴歌

孤桐十丈無孫枝焦尾七尺永為孫高軒夜敞寂寂時冷雲逗月凝階墀月光桐影兩離離石邊拂軫鳴幽思初絃棖棖調正宮心胸夷懌神冲融轉作清商頓淒促瀟瀟風雨來長空楚客迸竄不待招潛蛟起立湖波中當年中散已游仙指法於今久不傳知君妙得古人意流水高山在目前

和黃陶庵野人五首

野人清淚如珠亂痛哭田禾死過半官稅私逋何日償彷徨無計思逃竄豪家酒肉委山丘野人糠粃充饑喉

欲往鋤田無氣力仰天長叫誰聽得

二

野人傷悼差役勞官驅吏遣如蝟毛修城造艦工作急千夫萬匠聲嗷嗷監司董督利財貨予奪寬嚴隨賄賂縣中昨日方封樹今日來拘縛夫去

三

野人扼腕兵丁惡吮得蒼生脂血涸白晝憑陵都市間中宵大盜公然作滿州城自今秋有妻齊二門遭毒手女哭男號道路邊占却房廬猶索錢

四

野人太息操舟人兵馬賊盜如魚鱗賊來但劫舟中物

兵過擎船更索銀大旱今年未下秧欲夫爲農田又慌
渡頭終日無行李那博些微活妻子

五

野人悲歎征輸苦悍吏來鄉如餓虎質衣拔珥索未休
稍緩横拖到官府民生無賴方搖搖折漕練餉過焚燒
哭向公衙望寛恤公衙簫鼓方邀客

圍城行

潸兵三千戍吳城潸城圍向婁齊門長官承風出封屋
居民驅逐無留存紛紛忘晝夜擾擾徹晨昏飛甍連甲
第雕館盡名園昨日從容陳讌笑今朝悽對轉煩冤低
徊再四出門庭雙頰依依交淚痕此際猶能攜器用抛

擲無非幾祖重爾後倥偬鼓馬臨追廹倉皇眞可痛主
人免斥神意忙纓帽弓刀潸堂闐潸將珠玉竊隨身在
眼筐箱那容動或尋親友暫居停或尋旅邸權棲息詎
辭雨露滓泥淚豈顧陰霾天晦黑瑣尾流離不忍言生
何不造遭斯極設兵本欲衛斯民豈知兵反爲民賊曾
聞往昔有遺軌兵民體合原爲一有事荷戈向國門無
事田中操短鋌兵不妨民民即兵彼此相忘兩安逸奈
何後世日紛更兵民轉展相睽隔民愈貧窮兵愈驕吮
吸脂膏供此物况云今是潸州兵毆擲漢人同瓦礫憑
陵狠藉固當然恐有隱憂還未測吁天意如斯莫怨嗟
理亂茫茫誰可識把卷長吟聊自娛予家幸住溪山側

祈雨歎

十日不雨則無禾五日不雨則無麥况乃連月成枯赤
農夫歃血祭泥牛坊老鳩童呼蜥蜴黎庶徬徨巫覡窘
簫鼓旗幢潸阡陌但見鮮霞射水明歷歷星河空愈碧
昔聞湯有七年災一禱桑林雨盈尺精誠果至感即通
天人若遠原無隔靡靡習俗轉淫侈莫怪蒼蒼示懲責

簡張舜隣

故人捋袖臣廬邊臣廬渺渺多雲烟我登莫釐望臣廬
臣廬不見見遠天午餘正倦把書眠忽爾排扃到我前
推枕亟起相持牽宜視而笑意欲顛各吐生平迭慰勞
幾年積悃今傾倒君看弇嗟吝運不齊覩君氣色今番好

冨貴難憑影與漚愁心何用加春艸相逢且共開懷抱
况復離多合長少

望仙謠

雲光縹緲浮痟空蘭旌茝旆停雲中青鸞白鳳聲噰噰
去來倘怳聞香風俛視下土眞醯蠓瑤華一闋霜華赤
十二金盤曉天濕雙鳧飛飛不可即弱水浩浩絕舟楫
十洲烟霧凝遙碧

又

繁英開遍東風老蜀魄啼紅破空曉相思無路隔春烟
錦瑟銀箏爲誰好雙成本是瑤池客幾時誤向塵凡謫
赤欄橋畔凝霞碧白玉盤傾光瀉瀉人間天上無消息

青鸞枉有雙飛翼

藕花涇

小荷田田貼水出大荷團團如蓋立無數嫣紅水面開炫露迎霞光熠熠紫萍翠荇彼芳塘雙雙交頸卧鴛鴦涉江未擬同騷客蕩槳還應倩女郎越羅裁彩蒲織簟碧筩新製真堪羨一片清凉入酒來滿天煩暑須臾遣君不見千葉蓮太液池邊嬌可憐又不見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爭如此際香風裏露頂披襟作散仙

賦得秋水共長天一色

平湖萬頃鋪輕縠遙天望望開青玉天水相涵雲影寒一片秋光無斷續沙鳥風帆自往還征鴻叫破空烟綠

予本東吳侘傺人年來哀怨在湖濱每逢景物思何限擬采芙蓉弔逐臣

賦得雲無心以出岫同用六魚韻

乍巖嵬兮山徂忽縹緲兮清虛蔭晴光於帷幌兮幽潤乎琴書或童童兮成蓋亦鱗鱗而若魚何去留之無迹抑變幻乎須臾予侘傺兮世已疎爾徜徉兮卷復舒歲冉冉其方徂兮空日居而月諸逃四荒將安適兮羌乘化以自如念孤寒之寡族兮又奚藉夫吹噓亂曰孰從龍兮蜿蜒孰爲霖兮沾濡誠高潔兮可託聊逍遙兮容與

許子詩存

莫釐山人許濬致遠著

吳江顧有孝茂倫　嵩下葉閶林屋　參閱
鍾山黃周星九烟　弟　許汕宸卿

和陶詩

秋蘭 和蔡木二章

猗猗秋蘭清芬在茲如瞻高士爰且敬之維王者香嗟不逢時援琴寫操鬱乎中而

紫莖亭亭托榮於根芬華雖茂雅素終存悠然庭畔砯彼當門願言朝夕臭味斯敦

生女 和命子四章

四序推遷六轡莫及邁矣壯年無一自立男亦何裨兄女匪急黙黙我懷呱呱爾泣

伊予之生嗟不逢時今爾如何孔殷我思既云我女情則在茲顧謂室人善其撫而

飼乳解懷溫衾搆火汝毋之劬何有於我啞啞而笑乃覺其可廻作達觀同歸乎假

牽裾叫父三四始孩從此長成年亦易來既期爾淑不願爾才賦命自天夫何言哉

連雨 和停雲四章

環堵蕭然矧茲連雨有美一人泥途修阻靜言孔思援琴自撫室邇人遐勞余企佇

辰西隮矣午復濛濛蒿濱三徑濤擁虛江揮航邀影丘
勸山隗迷茫雲水洄溯奚從
延目平原廣橐榮榮艸木無知抑若有情安能稅駕昧
旦斯征願言覲止歌泣擴生
菀枯倏忽譬彼南柯良朋萃止汝唱予和來日苦少去
日苦多同聲實難不樂如何

附小屋詩并序

予性喜藝植而居處常隘每遇園亭輒留連不能去乙巳秋隣人以數椽請售土垣竹屋蔽風雨而已有庭如笏前覆梧桐其他卉木具體而微屋後隙地周可二百餘尺籬以槿棠笪篠之屬予乃鑿坏通焉鋤

地以蒔葵韭架竹以引瓜荳梧下安小石几几畔貯瓦爐磁缶暇則閱古今文史或陶杜詩一二卷興至輒吟小詩或成或不成隨意而止自秋徂冬率以爲常因自顧而笑曰富貴之家臺館池石窮極工巧而塵封鎖鑰一歲間足跡無幾過者今彈丸荒壤而乃朝延暮涉徘徊俯仰若不知平泉金谷爲何物界予之有適於斯屋耶抑斯屋之有遭於余也作小屋詩
詩四章章十句

樓之西偏小屋三楹雖無丹堊雅稱柴荊徑幽而曲牕
牖而明修桐孤竦流蔭如帡蕭然環堵几簟常清

二

孔隘予居尺土雖餘幸茲隙壤襟少得舒前延花藥後
治果蔬雖無廣庭以容以與蒼苔日厚敬謝軒輿

三

雲停低楊月吐遙岑睍睆黃鳥來惠好音偶然興到引
笄而吟野情易愜鄙願匪深徘徊瞻眄實獲我心

四

攤書泛覽選石閒眠敢曰高尚聊任我天境豈在大意
適爲先斯室迫予姓凡幾禪遞哉身後庶矣目前

附花朝後二日集葛世高齋中同用八齊韻

幽齋靜啟於澗之西谷風習習艸綠芳堤婀娜楊柳睍睆黃鸝良辰夙駕素手交攜或眺于山亦釣于溪賦詩

飲酒繼晷爕藜形骸既融乃見天倪乾坤茫昧人事難齊幸茲岩穴得　攸居槿根卧犬桑末鳴雞賤貧匪猒庶遠紛鷖人皆咸夙我實山鵝烟霞已痼泰綬難醫願言相勗厥好靡暌

和擬古七首

行行不忍去依依弄楊柳誰言會匪遥一刻亦永久除君無古歡轉念生平友徒御何匆匆且盡杯中酒行藏兩不同莫使忖心負寸心良耿耿天高而地厚邈哉管與鮑寧獨古人有

二

小人務厥初若子敬其終口齒若細節一語輿兵戎白黑久眯目誰識烏雌雄黃虞不可作曷覩淳古風如鬼復如蜮幻變未有窮子生嗟巳晚悵悵瘁其中

三

華堂正歡宴有士忽向隅三問未能答兩頷蹙不舒離

亂隔山川欲返無田廬異鄉雖云樂豈得久安居登高一長眺極目青蘼蕪親朋行且盡井邑復如何

四

百年良有極行樂誠非荒越女挾秦箏醴酒陳高堂嘉賓會方劇白日行奄黄今夕歌舞地無乃狐鼠塲松柏何森森陰風吹北邙中懷忽慷慨奮衣起低昂聞有不死人呼吸多奇方安期邈難遇殤子無悲傷

五

脂車飭長劍思作宛洛遊宛洛佳麗地昔爲帝王州芙蓉簇雙闕冠蓋如雲流絲管沸日月酒肉成山丘雖太狹邪巷第宅羅四周繁華互起歇巳矣今焉求

六

二八好顔色自念常若茲光華傾一代結束艷當時幽懷耿貞素湼者詎可淄蛾眉易成妬令德恒致疑欲前還躑躅曷以託微辭蹇修逝巳久寂寞榮子思少盛露復多常畏人我欺悵悵返空房日暮安所之物序迭遷化三復摽梅詩

七

條風吹艸木萬物感其和睍睆中林鳥載好如絃歌緬彼造化權爲德良巳多盛衰勿復道閲此三春華三春華色好霜霰當奈何

和雜詩七首

我有平生親遥遥越川嶺良晤未可期四序自成景豈無把臂歡誰當保炎冷孤舟猶昨日詎謂别離永中夜不能寐徘徊弔形影人壽復幾何日月云巳騁衣食蠱可周百動輸一静

二

容貌有零落志氣無衰老貞素良不渝貴賤詎常保畏影當息陰惡濕必居燥仰視頭上霜努力苦不早齷齪百歳中未得盈懷抱磻溪與首陽隱現各有道

三

當杯復停飲中懷忽不豫譽斯正翶翔鵬翮竟高翥小人雖貌殊得失豈相去人生適所好奚事苦煎慮聞古

稱哲人今我實不如天地一蘧廬過客難久住役役宴
前期當爲所止處四十乃無聞胡爾不知懼

四

朝三一何怒暮三一何喜推此喜怒端可盡生人事日
月有盈虧安得長滿意富貴匪巧求貧賤豈苟值一身
殊艸艸曷謝流華駛念此縈我懷惻惻不能置

五

憂來忽無端百慮頓攢迫撚髭復長咲愚智同阡陌汲
汲爾胡爲縣焉倏成白牀頭蓄新醪常恨飲量窄今宵
月正圓墻東過佳客一酌兩頹然乾坤爲我宅

六

載籍浩且漫一一誰可稽積欽穎上水瓢掛箕山崖至
今幾千載高風動人懷好爵良足念位極禍已彌形靜
神自合人用天乃離馬牛不穿鼻安事絡與羈昭氏不
鼓琴奚議成與虧

七

風從西北至枕席蚕已凉懷人不可見落月滿屋梁黃
花媚籬側玄鳥翔故鄉中庭有嘉樹葉上霑微霜悵悵
未云極晝短夜復長

雨中和歲暮和張常侍

晴久雨亦好添我澗底泉行行逝已迅四序夫何言兒
女日長大衣食漸復繁迴思前後事事事良自愆恐無
入世姿敢侮埋丘山一二素心人晨夕相往還俯仰既
曠如中懷亦綿纏壯顏那得再坐見悲華年苦樂無定
期理亂多推遷冥䑓起生色灼灼庭中然

春日步席氏園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今日天氣好有若慰我貧芳園雖遙邈敢惜步屐勤名
花得自看何必識主人行行久凝眄眼耳一爲新悠然
天宇間俯仰多所欣桃源路綿邈往者勞問津我無汲
汲志樂與木石隣江湖震聲鼓毋賤隴畝民

示允孝和癸卯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學無不可及棄教善乃絕譬彼望升堂而以門自閉音
有黽勉人夜螢續朝雪至今傳苦心千載名耿潔勿云

軌躅遐典型爲爾設亹亹果忘倦自見所可悅不殖業
將落爲哉視前烈大德務勤修尤宜慎小節本根誠不
虧千巧遜一拙凡聖若雲泥此性奚差別

送張舜隣和與殷晋安別

別久會方淺何以致殷勤子今又逐役去去誰與親迴
念總卯年棟宇相比隣攜手恣遊歡還往無閒晨栖栖
有身事自此中乖分出處成異途忽忽秋復春俯視地
上日仰看天外雲相思不相見良晤無由因子才誠儒
陋躬躋安賤貧如君壯懷者豈是蓬蒿人

秋日山樓和和郭主簿

輕飇擊高柯零露改炎節馮嘘百尺樓天氣澄以澈清

芬何處來隨風自續絕桂樹三兩株偃仰牕外列籬側
繞佳英無乃傲霜傑幽葬轉已淺塵趣行可訣須臾斷
山口冉冉升素月

和止酒

鄙人量淺窄過飲先欲止竊怪耽飲徒生死甕蘖裡醉
中歌八仙竹林稱七子禮法旣虛設曠放自相喜浮俗
爭慕之而目因而起吸叫不知非乃云有妙理先師戒
及亂撙節誠在已沈湎雖一身百事實縻矣縱情豈有
涯滿腹若無涘童羖垂抑篇取鑒信千祀

秋夜 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涼雨過疎林夜氣開靑冥蟲聲起四壁倡和若有情追

遙曳孤杖容與啟柴荊鄰里四五人談笑諧平生須臾
月東出望望浮空明遙見南畬苗綠玉如案平烏鵲何
啁啾遶樹鳴且征子玆幸偃適耒筆聊代耕旣鮮軒冕
慕利祿安足榮願言保貞素謝彼世上名

和貧士

昔有安貧者啟期與黔婁俯仰陋室中粗糲不少酬誦
讀必堯舜誇式惟孔周環堵無蕭條坦焉自忘憂玆賢
旣千古躅躅鮮其儔所得良不細此外復奚求

二

敝廬依僻境曷覯輿與軒軒輿世所貴鄙志甘田園星
豚破釜中突午無炊炯商謌出戶牖簡籍恆苦研通塞

實天運而我夫何言東隣盛酒肉鄕里謂其賢

三

虛庭盈艸萊低榻陳鳴琴取琴一爲彈誰者當知音叩
扉忽有客杖策言相尋新醅雖云薄坐對徐酌斟豈無
欵密語彼此神久欽酒盡勿遽起敢託區區心

四

持躬亦有道非分安可干常見金張宅出入多達官居
則重裀坐食則列盤餐一朝勢位盡面目生饑寒豈若
藜藿士日日好容顏鼓腹起長謠高臥不掩關

五

空山一老翁皓首如枯蓬兀然寡言笑默運疑化工我

聞千載上曾有龐與龔區區此何士心跡將無同耳目
不可測況乃云窮通顧影自懷愧去去安適從

六

交遊鮮冠蓋蹤跡絕方州晨動暮云息樵牧相與儔挂
笠眠長林濯足臨淸流妻孥告無餐揮手且勿憂比山
薇蕨腸腹良可周持此固窮節庶以希前修

有所見 和蜡日

皎皎東隣妹芳氣如蘭和見人顏自赬佯弄牕前花三
詢一不答安望笑語多蹇修今已矣寤寐發淸歌

游壼巖山 和游斜川

亥徑何嶙峋巔頁行且休玆山結寤寐今始愜所游雲

從石罅出泉向樹杪流俯首眺層湖點點浮輕鷗平疇
削青玉起伏間墳丘梵宇壯金碧璀璨無與儔松聲雜
唄響揚抑㪅唱酬清芬溢谿谷無乃老桂不美人久黃
土猶足忘我憂遺跡殊歷歷千載宛可求

冬日 和歸田園居

一牕當楊啟坐卧見南山南山澹人懷寂寞移歲年心
遠俗可遣慮冥神已淵先賢傳典籍負郭列畬田敝廬
三四楹琴樽貯其間知乏遠大謀聊爾娛目前微軀殊
金石斯世等雲烟晨看鏡緑綠暮見白盈顛鼎鐘詠赫
奕葵藿有餘閒今朝好晴景胸次亦油然

二

朔風利如鎌冬日駛如鞅塊然一室中甘作杜門想暮
景任飛騰撫事追既往古人有遺辭議道年已長何當
歷涉轍一今見聞廣耕者苟怠勤還須報鹵莽

三

負暄向前簷談笑聚隣曲農務日已暇生理粗自足相
與散襟顏奚事常局局須臾影欲淪遙光射如燭寒夜
苦無檄披衣待天旭

夏日雜詠 和讀山海經

日出光炎炎當午行者踈板橋臨清流高柳蔽茅廬廬
中有一士靜讀古人書書詩能自悅豈望來軒車鄰翁
頗好事携酒還持蔬悠然坐對之觴詠時時俱開牕眺

平原山水成佳圖動止云已適汲汲夫焉如

二

村居簡酬酢俛仰無厚顏爐香與甌茗長日如小年著
述聊自娛誰謂藏名山開謠考槃詩獨寐而寤言

三

奚必蓬萊巔而乃云丹丘奚必巢與由而始云我儔童
冠四五人濯足臨清流泉石何鄰鄰俯見羣魚游

四

乃公身如戟寧受世俗憐片言一不合長歠歸青山在
昔有先民隱居而放言朝菌與靈椿安計大小年

五

短亭胡蕭疏清流貫喬木凉風起輕裾樵歌響溪谷仰
看出岫雲卧觀群鷗沐娟娟修竹間晚螢散如燭

六

白雲停高岡澹蕩成輕陰雨颸忽然至虛籟開長林古
有鍾子期山水逢知音三歎撫冰絃百感交寸心

七

采薇卧西山射書蹈東海同秉七尺軀壯志各有在士
不羨瓦全玉碎寧足悔執熱豈余情清泠未可待

八

長夏增我懶反得逹生旨彭家多壽翁不湍千歲死浮
雲鮮濃陰春氷難試展金鐵有銷磨毛血安足恃

九

磽田無嘉禾濁世多髦士所以巢卵妝鳳凰不來止衆
人方云云予亦聊爾爾習俗喜雷同緬焉榜下字

詠古 和飲酒

夷齊叩馬諫左右欲兵之三代尚如此何況末世時所
以篡逆徒踵接亘至茲采薇上西山餓死不復疑凜凜
百千載綱常賴扶持

二

隆準雙戚姬國本搖私情四人非豎儒久已欽高名皤
焉侍其側乃公顧而驚不然漢太子幾同晉申生長歡
返商山社稷功已成

三

持節踐胡庭胡雪千里飛四顧皆異類鳴笳中夜悲黃
沙暗白日南鄕徒依依豈期皓首人生從玉門歸陵甘
作降虜李氏從此衰殷勤書中語無乃與心違

四

宋室多遺老洛陽會耆英經綸展無地聊適山水情數
公社稷臣羣小爭擠傾鵙鴂來咻啁威鳳緘其鳴投閒
豈自惜何以慰蒼生

春日不官梅友佃夫宸卿樓頭小集 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相見各無事俯仰弄琴書雨過天宇清雲木多曠如衝

門閟真趣何必翔雲衢同聲復同臭歡笑良不疏嘉言
每傾耳勿厭行笄紓豈枉膏與粱蒲筍味有餘度公誌
小園潘子賦閒居與爲呑舟鯨寧作食字魚丈夫貴適
意潛顯安可拘聊永今日樂外此皆蘧廬

和挽歌二首

彭祖命固長殤子壽豈促遲速旦晩閒姓名同鬼籙昨
日御華房今朝卧空木緊彼平生親嗷嗷隨我哭久枉
大夢中斯時乃真覺何者愚與賢何者寵與辱大墳列
高岡小墳列山足

又

形容難彷彿對與徒傾觴籩豆羅四筵安能起霑嘗蒼

狐上塚嗥玄蟻穴我旁泉臺自茲扃永謝日月光親友
殊哪明魍魎爲同鄕悲風響蕭條長夜方未央

促租水北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初晴泥尙滑蹊徑勉相踐衣食殊累人謀生豈容免千
載沮溺翁遙遙心可緬好爵非所縻一身聊獨善來往
山水間能令性情遠世事渺無涯逝途諒當返田父多
古衷壺漿具淸茂

許子詩存

莫釐山人許湝致遠著
江寧張惣僧持　具區施埕佩亘　參閱
吳江徐崧松之　弟　許泰紫眉

五言律

春日至拈華禪院

一徑入溪翠連峯帶夕曛久無人跡過時有磬聲聞谷暖花藏寺溪閒鹿卧雲山僧欣客到𢹂澗摘香芹

村居雜咏

年來慵出戶身計日支離肺病恆需茗時危欲廢詩花陰移藥臼樹色護書帷隣叟頻相約看山出每遲

繞砌花爭放悠然慰我貧閉門塵事遣開卷古人親性癖朋過少庭虛鳥下頻仰瞻天宇曠清絕是秋旻

至薇令兄園

同是山中住兄爲圃自淡亭幽花作幔巷曲竹聯陰一榻眠峯影雙扉扃鳥音到能生靜想莫恠屢過尋

返棹訪展上人

湖上傳清梵維舟訪遠公行行苔徑滑隱隱寺門紅老樹斜陽外寒山落葉中冥然相對處心境得雙空

雨頻

雨頻稀見日樹老慣屯風餓鳥窺廚立寒泉引瓮通菜芽肥破綠棠實小懸紅于是栖遲者爾年得固窮

翠峯寺

數里入空翠山風吹袂凉石泉落幽響松柏聞妙香一線豁波浪四顧圖青蒼古殿合荒蘚岩花能自芳

河邊見

千金輕一笑偶見亦生緣照水分雙艷憑闌得半肩語嬌巢燕小影薄髩蟬圓慢憶高唐詠行雲遠碧天

遊瞿園

久識林泉好同來興不違竹溪斜引逕花密别開扉沙鳥隨人熟池魚跳子肥遶墻青薜荔吾欲試裁衣

秋雨

細宜池上見清愛竹間聞濺榻移琴避題詩捧硯分瀉

荷珠歷亂綴網玉紛紜一雁雲中過哀鳴正失羣

同薇令兄訪歸元恭路吾徵於上津橋僧舍

旅居同郭外二子獨幽棲白日鯨音靜秋雲鹿苑低高吟多過陌小飲亦銜泥總是林泉裏尋山又欲西

湯家港

茅舍接桑麻沿溪四五家樹低常礙觸沙暖頗宜瓜墻腳閒眠豕簷前矮架車此中疑太古莫共說京華

送梅上人

杖錫仍飛去孤雲不可尋閒心隨野隺幽思託鳴琴堤畔艸方綠山中春已深黯然分手處溯水起層陰

至日

如此凝陰際微勝何處冋層氷堅大澤飛雪綴疎梅試日閒看繡禁寒屢覆杯緣知今夜永更漏莫頻催

嘗新

今秋蛙入竈去夏井飛塵廻念前胼胝難逢此薦新香黏磁碗潤光瑩浦珠匀一食仍三歎隣多枵腹民

西津晚泊

垂柳板橋頭孤帆落照收烟深山隔岸月静水明舟遠寺微聞磬寒風欲御裘蓬牕眠不寐仰見數星流

西園禪寺喜晤施子佩宜

邂逅招提裏相看一笑真是身皆有役此地幸無塵鐘磬神天近幡幢動定頻乗閒宜共坐日影過疎筠

連雨

市糴朝來長橋平路不通斷炊蛙入竈舞石燕行風沴積頑陰氣寒生暑月中誰磨千仭劍劃放碧虛空

太湖

一水控三州羣峯大小浮渾茫呑日月滴蕩出蛟虬蜩蚪蛩威宇烟波范蠡舟盈虛誰可測底定想神猷

晚行

窅然天水合明月逐舟行艸冷蟲啼切城嚴角語淸寂寥追往事漂泊感浮生暫喜江湖静篙師不戒程

送翁淸夫

傾盖即云别此中姝未然臨岐誰贈語携笠獨登船渡

援尊綵滑日高帆影圓前途風物好應有紀遊篇

張伯聖移居浦莊

相隔又數里無今賡唱虛茅軒藏竹石髹几雜琴書鳥語銜烟出蔬香帶雨鋤此中堪避地俛仰世緣疎

張僧持過訪即有西峯之行

君負山水癖芒鞵染蒼苔姓字詩中見烟霞杖底開唐風增選價秋竹想淸裁張先生有唐風懷行世秋竹詩十卷見投縹緲能舒目惆予未得陪

錄諸亡友詩寄魏惟度選刻于白下

數子今長逝誰傳不死神斯時和淚寫當日嘔心頻隻字嘗欣賞千秋見隱淪儘多吾輩感豈獨夜臺人

徵令兄五十

知非兄已蚤豈必待今年病久髯先白經窮守自玄種蔬鋤屢荷乞米帖稀傳時作忘言坐人疑是老禪

同伯聖湖濱晚眺

步步皆秋色疎林返照中白雲蕭寺迥靑靄暮山同波淺殘飢鷺沙明見落鴻數檣衰柳外譁笑聚漁翁

雨後同伯聖廟山散步乘興欲訪不宫未果

雨餘殘暑歇山徑晚凉新倚石聽流水尋僧坐碧筠基鴉喧入樹溪月静隨人欲更携琴去吳融在比隣

風波嶺口占

天盡水容寬蒹葭曉氣寒二山秋欲浦半嶺石尤攢松

老蒼成蓧疏溪翠剥棺藥苗枯已久疎雨下雲端

村居

村居無物累幽事頗相關酒暖花頻勸雲飛鳥亦還抱琴閒過友推牖卧看山散步垂楊外青荷水一灣

紫眉弟還山

廿載出山遊遊從盡勝流攜書歸橋社問渡下瓜洲林澗添幽事家庭足唱酬憐予多病者藥裏肯相謀

木瀆途中

村逕獨行僻秋旻灝氣清嵐光分野色竹影護書聲隣女浣紗出晚田流水平荷篠誰氏子役役愧浮生

嚴紫衢移寓釆蓮菴

悠然真静者居寺亦如僧疏食隨朝磬方書讀夜燈持躬心無下濟世道能弘醫學通禪學知君悟已曾

秋夜懷山中諸友

宗溪更漸永孤館一燈青風雨滿天地少蟲鳴户庭神昏書每忘愁劇夢無靈吾友家山近蒼葭白露汀

舟行即事

風正輕舠穩蓬窻得坦眠浦荒菱盡摘籬缺荳猶懸躍藻魚驚網垂芒蟹入田早禾行就穫連日喜晴天

同張伯聖貴蘆寺看桂

桂樹田家少禪宮得共尋香分鷲嶺遠金布給孤溪物外清秋貢山中招隱吟誰還叅鼻觀默坐會予心

攬鏡

事事不如意朝朝生白鬚世情難識破身計尚糊塗塞馬誰能定屠龍我亦迂生平躭寂寞休誚老顏癯

雞冠花

絳幘司晨節戎冠勇氣偏泰關鳴豈應淆子養知全露重還疑飲風高屢欲翾拾遺休見詠蟲蟻共安然

郡歸

陰雲連日厚凉雨灑孤蓬遠霧浮村白幽花貼水紅飄飄看野雀役役愧微躬十里家山近欣來到岸風

七夕

入秋餘暑在露坐晚風輕牛女相傳久雲霞亦有情默

衣螢熠燿匝樹鵲飛鳴機械今方勝無煩巧更生

張予伯聖移家武峯

正合溪山佳兵戈尚未寧馬卿遊已倦尚子累方輕小圃栽花遍磽田種秫成鳥啼幽夢醒高詠月華明

華子三過訪即以言別

正爾吟風竹簾開忽見君烟霞髯上色氷雪手中文清茗淹佳客玄言破淺聞兩年方一面悵悵又離羣

雨懷

夾岸溪榆柳凝烟碧四垂蜒蝸緣壁上飢鼠出梁窺閱世稀青眼躭吟到白髭乾坤知浩蕩開霽豈無時

齒落

髮枯牙更落老態漸看成役役終何事遑遑愧此生十
年書課讀八卩累非輕争似陶元亮壺觴遠世情

天衣禪院訪徐松之讀其近選因同訪止公

一榻松杉裏雲生山氣陰君留千古業予感百年心寄
食僧厨薄長吟佛火深隔林多靜侶相就聽泉音

同施馭卿泊吳江城

敢云娥李郭談笑共扁舟雲歛峯巒迥塘深芡芰稠疎
燈遥見塔凉露蚤更裘明月誰家笛凄清起戍樓

鄉居秋晚

蕭條環堵下竹戶枒雙垂動月殘荷影吟風老樹枝濤
鐵投別浦鬱冷咽前除漫作悲秋賦星星鬢已絲

庚申九日寓中郎事

送酒人稀至題糕句未工黄花休對鬢白髮蚤成翁隻
雁秋聲老斜陽禾黍空山川晴自好皂帽負西風

鄉居

鄉居渾不厭茅屋接平田滑筋長腰米登盤縮項鯿才
庸人共棄病久事多捐閱世同棊局當機毋讓先
鄉居常宴起旭影到匡牀釀熟篘聲細舂新粥味香楓
高連寺赤菊小帶籬黄自得貧中趣何煩致富方

湖濱晚眺

水遠渾無岸山青與樹齊帆輕争鳥疾雲起覺天低蟹
斷張依稻魚罾曬帶泥數行榆柳外日影又初西

蛩聲

正爾傷搖落秋吟起候蟲依人情轉切徹夜聽難窮斷
續迴風細凄清敗艸叢深閨休作意杼軸近來空

丁巳夏五社集高峯卧佛禪院

僻地不知暑空庭晝景長樹深巖欲雨窓靜竹聞香卧
佛何年醒啼禽鎮日忙老僧忘伏臘手種栢成梁

蠟梅

隆冬花事少一樹吐幽芳擬蠟知曰色稱梅別有香海
檀分素質金蓓綴新粧自得庭堅咏争傳官樣黄

題姜貞毅先生荷戈遺像

給諫先朝事孤忠四海聞批鱗徒自矢指鹿久成群論

豈闗明主辜甘作老軍千秋遺像在猶戀敬亭雲

同宸卿弟晚步沙嶺

携手穿松逕身高宇宙寬鐘聲烟裏寺帆影樹前灘落
葉疎林遠歸雲半壑寒湖山常在眼兄弟聚偏難

寒谷

疏鑿雖人力奇疑挾五丁烟凝嵐翠冷露浥蘚花青細
艸眠麋乳長松墮雀翎題崖無險句猶恐誚山靈

衰病

衰病餘生在艱危百事經反躬知有愧緘口豈無銘交
道今難測文章久不靈山中何處所一醉未須醒

吳江晚泊

晦夜亦生光踈星浸水京野曽微露火遠估雜歸航村
静家家杼㭼嚴柝柝霜出門猶昨日郊便夢還鄉

杜門聯月喜雲上子嵩過話寓齋

静久反思喧君來可與言彈碁松下石煮茗竹邊軒鳥
踏搖花影溪晴見水痕盤餐能恕我菜把仰鄰園

閭丘嶺訪張子伯聖

緣溪尋徑入轉覺白雲深村小遲烟火山空多鳥音澗
花藏石竇松翠滴荷襟到此希聞見知君高隱心

胥口謁伍相國祠

古廟松篁裏森森晝亦陰徒懸看越眼已竭報吳心風
雨悲常在波濤怒尚深古今同此恨遺碣不須尋

待舟偶憩毘羅石洞

山逕春苔滑青鬟印綠痕雲光疑化雨石勢獨凌波土
偶憑香火花幡動薜蘿微茫烟裏櫂啞啞岸邊過

黃蘆雨齋卽事

亂烟和細雨一碧鎖柴門荷葉跳珠顆蓬枝過土垣嬾
深詩失鍊眠久枕添痕最是堪娛老纏綿向外孫

五月一日社集小樓同用樓字

上客過三徑高風滿一樓不辭蔬筍薄轉覓笑言稠絲
筆驚青眼紅榴傲白頭微酣休便起踈雨可淹留

同張舜麟宿令兄伯聖樓頭時舜麟歸自江右

綠酒紅燈下情真話轉濃人經五載別書記隔年封大
夜高樓夜層冰澤國冬關河今更險畎畝好潛蹤

小雨

小雨朝光潤秋蔬綠更繁蛩聲藏逕外溪影動柴門羸
體需丸藥衰年減晚飧遣懷憑好友詩律細評論

張伯聖過話寓齋

遙遙五十里坦步未云勞剪燭聆清論題詩落綵毫百
年如意少一醉世緣逃階下蛩蠻語牢騷似我曹

七言律

白登

當年降準困重城十萬霜笳一夜鳴烽燧有烟應絕援
將軍無劍請橫行閼氏解妬蛾眉色鐵甲旋回氊帳兵
從此和戎傳妙策丈人天子可汗甥

昆陽

尋邑雄兵百萬來孤城加彈亦危哉星流似火當宵隕
雲黑連山壓寨頹陣勢震崩空虎象天心顯護出風雷
莫驚大敵方能勇漢業中興此戰開

厓山

山崩濤立四天昏片片帆檣下海門颶有機緣應共覆

地無乾淨可圖存龍亡猶繫祥興號魚葬難招節義寃
誰賦哀詞投水上至今清淚灑乾坤

張留侯

眼底何曾有祖龍鐵椎如電起沙中相韓五世讐終報
輔漢兩番功已隆圯上受書黃石去山中辟穀赤松同
淮陰夷族蕭何獄誰是冥冥天外鴻

西子

曾聞一笑可傾城心捧應知態愈生烏喙廿年嘗膽苦
鴟夷片舸泛波輕蘓臺鹿走荒烟合香徑鴉啼蔓艸平
吳沼莫將紅粉怨懸眸先見越來兵

王嬙

終童休更請長纓自有佳人婀漠行從此龍堆罷征戰
始知蛾黛勝刀兵畫中枉妬傾城貌馬上猶傳出塞聲
青艸無情偏有恨年年還向冢頭生

贈中興大師

修竹流泉一徑通花宮窈窕碧雲封龐眉鮐背看僧臘
珠絡龍幢禮佛容下士形骸仍五漏上人衣鉢繼三峯
經年不到維摩室恰喜相尋正午鐘

黃九烟先生過訪

蕭瑟高樓爽氣侵秋尋有客獨攜琴千林落葉峯巒迥
數里寒烟橘柚深傾蓋已知天下士誦詩仍見古人心
乾坤莫漫傷漂泊澤畔相逢且醉吟

張舜隣還山

翩然湖海乍歸人一片梅花萬里春滿眼風塵嗟老大
半生琴劍識艱辛當年白社欣重主從此青山好結隣
索笑尋君應不遠柴門相向楞條新

琴川寓中九日聞和碩親王兵過郎事呈叔茂

蕭蕭庭葉布袍涼咫尺家山是異鄉金鼓比來灤水遠
烽烟南去闘天荒茱萸漫說身軀健黃菊欣逢酒釀香
我枉客中君卧病滿城風雨又重陽

楊提督駐兵南潯因循小港迂道舟行郎事

斷葓蒼葭曲港通枯楊斜偃板橋東幾家門逵籬花白
一樹鴉翻夕照紅雞犬安閒疑隔世衣冠樸野見淳風

孤蹤漂泊干戈際慚爾攜鋤荷蕢翁

和徵今兄夏日園居

綠槿屏風黃土墻虛亭傍水自生凉輕烟浮竈泉初沸

靜露霑衣竹瞻香梧底石砰供展簟池邊月色待移觴

數聲啼鳥閒眠醒悟得逍遥第一方

至外父懷城公墓

松檜沉沉列兩岡離離宿草向人長風屯遠壑濤聲壯

水積空潭雲影凉文物衣冠坏土在牧童狐豕夕陽荒

悵然相對徘徊久欲下牛山淚幾行

寓樓聚熱登後臺晚眺

面面凉風水際開披襟宜上最高臺橋連蕭寺鐘聲遠

地接吳城角語哀燈火隔河明畵舫雲陰出岫送輕雷

憑闌莫厭多喧嚷予亦熙熙逐利來

秋懷

艸根無數亂蟲鳴霜髮朝來又幾莖連日雨多溪水白

一天月好竹風清雁歸燕別經年事暑退凉生隔夜情

砧杵家家聲正切朝廷何日議銷兵

途中即事

碧少如裀擁屐行野花堪愛不知名炊烟出樹山村午

小艇鳴榔遠浦晴幽洞少人眠白鹿樵兒逐伴劚黃精

到家廿里巒光換一路流泉啼鳥聲

春日即事

烟景今朝覺倍妍輕風淡日養花天珍禽坐樹歌疑拔

軟艸沿坡醉可眠俠徑香車遺鈿合隔墻鈴索送秋千

最憐月淌清宵好水面張燈蕩酒船

郡城遇葉林屋豈僧漸還即同買舟歸山

邂逅城濠愜素懷五湖烟水片帆開魚跳細浪霑書笈

水護輕雲出晚雷我自山中成野性君從江表振詩才

岑參兄弟由來好竟日清言得共陪

郭府君

豈是蘊章戴二天户碑今爲使君傳一袍大布猶煩浣

三月官厨未擊鮮畵戟晝閒香燕寢黃堂春暖麼蒲鞭

帝心簡在知非細紓顧東南倚大賢

避暑施馭卿竹林即事

閒拂苔莓坐石頭爐烟纔斷茗烟浮藤花落處跳松狗

蘆笛吹來過水牛積翠半天沉赤日輕颸百道借清秋

臨溪更不投芳餌愛看儵魚作隊遊

胥口道中

輕颸襲袂稻花香過雨高旻灝氣凉幾點斷雲連遠岫

一灣新漲遶斜陽少蟲鼓翅雙迎屐晚芰牽苗獨上塘

惆悵頻年于役慣壯懷頹盡鬢毛蒼

閒居雜咏八首

擬從潘岳賦閒居一榻松風午夢餘才拙近惟思省事

目昏猶自喜觀書東隣過雨朝分菊小圃銜烟晚灌蔬

綠竹秖緣常在耳飛泉曲曲繞茅廬
亭亭嘉樹立前除疎影遲遲碧蔭書作賦未曾悲二鳥
懷人時復寄雙魚寒輕小院飛花晚綠滿芳塘細雨餘
卧看引雛簾外燕喃喃學語翩初舒
垂垂弱柳曳輕烟芳艸蒙茸小徑連閒倚竹牕看哺鳥
旋敲石火煮新泉浮名身外蝸爭角微祿人間蟻慕羶
且喜柴門終日閉淡雲疎雨暮春天
兵戈滿地戰爭初幸有青山可結廬甕蓄虀鹽滋味足
身兼貧病世緣疎每尋深樹欣聽鳥久坐澄潭樂觀魚
俛仰數椽如廣廈幽花珍藥滿前除
健即看書倦即眠興來小詠又成篇卷舒得與閒雲共

寵辱渾如大夢還牕下濤生茶竈沸湖邊鼓響網魚鮮
比年農父爲鄰慣見說谿繁懶種田
曲徑頹垣覆莽蘼棲遲寧得歎蹉跎百年自合漁樵老
四海誰知戰伐多讒語昔曾成市虎康衢今忽變鯨波
軒前一榻當山設卧看閒雲出磵阿
髡頂枯鬚似老僧青鬟白帢暎烏藤行多躑躅憐痡馬
氣乏飛揚愧飽鷹逢好賓朋欣靜對得佳山水愛閒登
苦吟使酒當時事衰病而今已不能
山蕨湖蓴味有餘寧將馮鋏換田魚妻知貧樂能思儉
子爲饑驅任學疎放眼烟巒新得句依牕筆硯便鈔書
桑麻滿地連雞犬何處桃源更卜居

雨中漫興

讀書端不爲功名才拙原無入世情高長閒門終日閉
香焚小几一琴橫沽來綠酒青山晚用盡黃金白髮生
愁說雨深秧漸沒野人衣食在西成

習靜

天地何曾有息機此心消長亦危微百年未必能無過
五十於今已覺非凉雨連宵溪漲滿西風一夜葉爭飛
悠然習靜茅齋裏始信前賢戰勝肥

立秋日作

風前一葉蚤知秋殘暑依然酷未收落落壯心驚晚節
星星短鬢覆長頭頻年烽火音書隔何處烟霞水石幽

望遠懷人空徙倚笛聲隨月起高樓
矜嗟身計尚飄蓬靜裏觀來物我空言語毎爲時輩獻
心胸恆得古人同無多老友交能澹有幾新詩改未工
荳蔓夾墻青子綻晴香凉露泣秋蟲

秋吟

葭蒼蘋白動凉風寥壢樓東慶早鴻萬里兵戈音信杳
千門砧杵月明空貧居朋友情偏切少莽君臣義亦同
志氣未灰鬚髮老請纓當日愧終童
八闘三楚羽書交烽火連宵太白高鉞授驚聞旗鼓壯
籌持徒見輓輸勞催科比戶流亡衆入粟羣曹意氣豪
爭似漁翁湖上艇蘆花十里卧銀濤

夜坐有懷
露井氷盤剖玉爪暗香遥送芰荷花雙扉面水凉偏早
孤月中天炯欲華自昔朱顏難久恃從知白壁易成瑕
低徊獨立情無那穿竹流螢撲扇紗
病中懷友
高槐密竹晝沉沉茅屋臨溪暑不侵水澗羣魚遊掉尾
林深雛鳥静調音一身用舍常遺志千古詩書偶會心
髀上不堅筋力緩故人咫尺懶相尋
高漪明過訪寓齋
雨過荒村薜逕乾叩門欣共接清歡生平老友公還健
近日新詩我得看聱鼓乾坤秋漸晚關河霜露歲將寒

一笻又作遊山計野鶴閒雲到處安
哭吳子不官
九旬老母尚臨棺陌路聲聞也自酸辰巳歲交天夢夢
少微星墜夜漫漫名山有業心難朽吾黨無君道轉寒
扇上一詩留絕筆幾回欲讀不能看
登樓
十分春事七分過心緒無端可奈何處境敢嫌天地窄
出門偏畏世情多雨頻花色憐全損酒滿衰顏已半酡
不信凭高能豁悶試將雙眼一摩挲
連雨再同梅友暨令弟漢儀集周公常齋頭
風雨良朋聚會難仍煩剪韭續清歡夢回少色池塘綠

賦就梅花筆硯寒世事只今增感慨酒入於此足盤桓
空濛山意渾如昨醉聽飛泉捲石湍
贈范都閫
東南半壁已舒憂樽俎雍容有勝籌日落轅門喧鼓角
風清牙帳動旗斿三千組甲熊羆肅五采團袍獬豸留
說禮敦詩真不忝當年儒將是君侯
同佩宜紫眉遊華嚴寺訪日庵觀硯池遺跡
十里幽尋石徑長丹黄樹樹已酣霜鹿眠細屮圍松影
雲帶疏鐘出講堂千古神通龍缽幻只今徵妙呪泉香
得親禪悦歸來後煩惱無因境盡忘
賦得古梅壽静公七十同用十二侵

乱枝斑剝蘚痕侵獨立空巖萬古心疎影籬籬寒月淡
繁花寂寂暮雲深還携綠綺稱同調好倩離騷對苦吟
翠竹青松真老友共堅冰雪到於今
梅花詩八首
繁花樹樹照晴空十畝雲封處士宫幽思作傳枝上鳥
清芬先度嶺頭風携書坐久蒼苔上扶策行來明月中
意味此時誰得共開籠放隺有隣翁
春色横飛過大江月來忽見影當牕好將冷韻盟高士
欲倩幽蒐作玉缸驢背自憐詩思澁樓頭誰覩髩鬟雙
野人也有刪功課譜得新詞換舊腔
樓上休矜傅粉粧空濛迷月尚聞香名花如藥能醫病

秀色堪餐擬辟糧素帔今朝來虢國縞裳昨夜返瀟湘
箇中冷調誰同得短笠芒鞋獨自行
眼界從今覺倍明寒花與我未寒盟天連遠白難分色
霞襯輕紅似有情乍對也教孱氣盡坐深頓遣俗緣清
數枝倚石還臨澗飛瀑如琴瀧瀧鳴
巖頭老樹飽嵐烟樹樹繁花不見天疎影上衣明月動
幽香入袂好風傳誰思持贈關山客我欲攜來書畫船
盤礴那辭歸路晚經年迴首意茫然
纔見花開便慰貧冥然相對性情真參差帶雪渾難辨
突兀無花也可人已得何郎爲小友還宜林叟作東隣
一枝偃仰多奇思半立疎籬半水濱

看遍前坡與後村株株疑笑又疑言書生已分寒侵骨
春色翻憐蚤到門穠艷每嗟時態改典型猶幸老成存
低徊不忍輕睽隔細讀離騷伴玉魂
疑霧疑雲向碧巖自矜蹤跡遠塵凡疎枝尚冷蜂休過
嫩蕊初圓鳥欲啣積雪遍谿思著屐輕花點席又沾衫
美人天際遥相望擬折長條伴短函

落花詩十首

也自行行作隊飛遍排朱戸到柴扉點將嬌靨胭脂冷
吹過斜橋氣力微樹樹啼聲鵑漸老溪溪流水鱖初肥
人情何處無炎冷陌上今朝車馬稀
欲飛還墜倩人扶縈少粘泥力未蘇不忍埽除須共坐
莫能留挽且歌呼愁開今日新粧鏡艷撲當年舊酒罏
一片綠陰君可卧天涯望望暗蘼蕪
剪剪東風又向西樓開幾遍嬾登梯昨朝帶笑臨雕檻
今日隨流出小溪短鬢怕窺青鏡影遊韁空傍綠楊嘶
且休盡日成惆悵從古紅顔瘞碧泥
倩將宋玉作東隣未賦悲秋且送春小扇撲風翻玉蝶
游絲牽水罥紅鱗一宵剪綵難如舊幾處踏蹤巧作新
片片向風疑羽化豈知陌上滿芳塵
夜半蠻風樹樹殘錦泥十尺沒闌干蜂鬚黏去香還潤
燕嘴啣來露未乾白日晝閒羅幄閉青燈影暗紙窻寒
忍教便作經年別我欲攜琴枕石看

枝上朝來尚幾何淺紅深白間青莎因憐昔日親朋少
偏覺今春風雨多滿路蘼蕪連騎馬一籬荊棘暗銅駝
茅扉雙扃人稀叩墻外飛花獨見過
翠影交加可一亭何勞還綴護花鈴貼來羅袖痕疑淚
散去晴空爛作星醉眼看人都半白好山經雨十分青
雖然光景而今減啼鳥流泉尚可聽
可道芳肌玉不如緣何寂寞下階除漫隨柳絮同漂泊
也似雲衣任卷舒翔舞幾回欺艷雪軟温到處襯藍輿
浮沈點向池塘裏芳餌依稀誤鯈魚
閒愁如草那能芟幾遍題詩誤白函桃碧已教迷遠渡
杏黄也可製單衫村歌隱隱隨新犢細雨濛濛落短帆

春色半分留不住寄言小鳥莫重啣
樹猶如此我何堪從此聊趺只一龕身外陰晴休較量
夜來風月可朋談歌呼忽起非關酒吟咏常多亦近貪
不信三春一彈指朱櫻玉笋遍江南

捫心

捫心清夜轉多遮屈指從頭處處非見事每遲輸後著
知人靡哲失先幾百夫揚沸湯難冷一蟻穿隄隙甚微
盡買黃金須鑄錯仰天慙看塞鴻飛

登子游墓

拂蘚看碑墓道崇肅衣松下揖清風猶然俎豆春秋裏
無復絃歌教化中萬雉雲間廻落照平湖樹杪見歸蓬

只今烽火東南接躍馬爭知尚武功

初冬偶成

庭菊離離霜滿柯嚴風吹短徑邊孤一生簡朴論交少
半世衰羸受病多負郭就荒牛欲賣遠書難寄雁虛過
低頭捫蝨斜陽駛無計揮戈柰若何

初晴

白蘋紅蓼總依依凉雨連宵水滿磯山逕乍晴泥半濕
湖田將熟蟹初肥螢光入座沾衣翠樹影當窗見鳥飛
招隱擬尋秋色去攜琴有客叩柴扉

初夏閒居漫興

飛塵不到野人家靜掩柴門對落花紅壓薔薇經雨重
剪輕燕子受風斜簾開忽見疎篁動屋破時將碧蘚遮
橋外清溪灣一帶柳陰閒立看漁乂

社集三茅峯慧公禪院

馥馥岩阿桂尚開遠公置酒客能來登壇執耳推誰覇
擊鉢成詩愧我才簷蔔吐花分法供長松臘子響經臺
白雲疑與僧同戒常住青山未肯回

雁字

人間筆墨合捐除碧落鴻文自卷舒跡古想摹蝌蚪後
制奇應絕鳥官初霞箋鋪處供揮灑風陣廻時任疾徐
艸艸真真誰得辨玉樓有記待君書
體法非師王右軍銀鈎鐵畫不須分名題塔上應三月

字押天邊近五雲鏤管生花空入夢金聲擲地絕難聞
嗟予有怨憑誰寫一段牢騷擬倩君
衡陽音信杳難聞哀怨行行入暮雲蹴踏驚鴻從變態
家雞野鶩儘紛紜投來定遠曾無筆書向羊欣豈上帬
好與漢臣傳係帛莫教雪窖淚沾巾
天倫樂事敘難詳直寫橫書翰墨長誦去豈能加句讀
看來渾似露鋒芒風前急就無常勢雲裏編年有幾行
我鮮鳳毛慙禿管鴉塗空自說文章

同葉九一訪張伯聖于閶帶山居

疎籬亙澗遶雲根五載相期始到門滿徑蓬蒿張仲蔚
數家雞犬晉桃源紅藤共策看山杖綠竹閒開煮茗軒

身世不堪相問訊年來侘傺已難言

同張元秉伯聖遊虎洞

爲援探奇歷翠微果然奇境世塵稀泉聲落樹聽常斷
石勢穿雲看欲飛洞底風生疑虎出巖頭扉啟見僧歸
頓教爾我消塵慮會向從今願不違

辛酉夏月郡邸感懷

水壯拋荒二畝宮城西八口任飄蓬觀詩有感穿墉鼠
對簡應慚食字蟲世態似雲真共幻人心如面豈能同
幾回欲哭還成笑愚智區區大夢中

將金鑄錯字難成填海爲山豈易平魚目夜光從未混
秋蟲春鳥各能鳴帝閽可籲臣無路愁壘誰堅酒有兵

聞說蓬萊今不遠修翎安得一時生

毛雖猶在未全貧恨不鑴心怨不真盡說陳平曾盜嫂
須知曾子不傷人黃金誰見高於斗碧血從教化作燐
千古賈生堪我友應同痛哭向秋旻

送窮文字記昌黎擬問還吟杜老詩有限身當多患難
寡交人自少相知一生懦弱謀無斷半世趑趄數每奇
細把行藏來屈指從前作事儘成癡

訪吳覺庵先生

簪紱無心意自驕蒼苔修竹共蕭蕭百年杜甫頻搔首
五斗陶潛豈折腰籬下黃花秋氣老天邊鴻鴈暮雲遙
聞師尚有壽山約傾雀欣欣早見招

拈華禪院訪研雲和尚

回首塵途歎劫灰十年重上寶山來泉聲繞竹添新韻
柏勢參雲憶昔栽珠絡層層垂佛座青蓮品品現香臺
多師與我安心竟翠幛天花到處開

寄懷三峯佛日和尚

不見生公已十年遙知定力倍能堅名山淨業歸耆宿
祖地心燈繼嫡傳鳥下香臺分法食龍歸優鉢伴安禪
叩關我擬乘秋老萬樹丹黃九月天

訪顧茂倫

舟泊長橋問泮宮幽人家恰在墻東紫藤遶繞清溪曲
白板扉藏翠竹中念我才情慙仲舉誦君詩句識遒翁

五湖烟水雖瀰漫時有雙魚拍浪通

訪張雲韶暨令姪書巖

城居何異在山中綠竹紅蕉小圃通尚志喜尋高士躅
爲文耽學近時工恒疎車馬交遊慎自註文辭識力充
最是家庭饒樂事阮咸阮籍趣能同

癸亥午日翁子嵩寓中即事

去年貧病又今年寥落村居稱晏眠佳節思親添愴切
異鄉對友得歡然靈符巧扇微遺事艾葉榴花近酒筵
記取單方堪耐老呼兒相逐採車前

移居即次雲韶原韻

豈是躭幽隱薜蘿何妨經濟即岩阿交遊偶爲傷時少

著述常回感慨多幾處看山成獨嘯無端對酒發狂歌
狂思樹石高千尺鐫选窮文永不磨

夏日

竹床蘄簟睡偏饒氷井浮瓜事豈遙綠水紅蓮藏比翼
曲欄文石種芭蕉風輪微鼓凉塵滿雪藕纔含渴已消
最是龍團勲易策香泉分月瀉磁瓢

甲子歲朝

回頭一一數行藏慨憮無端自攪腸舊曆同予真可棄
新詩倚酒又生狂紅書墻角山椒媚綠點齋盤野薺香
溪掩柴門殘雪在遶除鼠雀網堪張

覩瓶梅有感

一枝攀折帶烟輕粉壁棱棱瘦影橫雖與幽齋添逸韻
已辭溪谷損真情踈踈香入琴樽冷的的光分卷軸明
自落自開根蔕別幾能仍望爾調羮

跨塘過祁子燦舊居不勝追悼情見乎辭

石橋西岸故人家垂梛藏門聚暝鴉寂寂冷棺圍土壁
煢煢孤子寄天涯毋思遺直稱三益曾擅長才羨八乂
况是禁烟多野哭撫今傷往不勝嗟

訪余漫翁於郡邸

文章識力老逾堅執耳騷壇已有年大隱方能在城市
幽情仍是寄林泉琴牀影動花臨月茶竈香分竹颺烟
我欲問奇方扣戶又誰載酒向亭前

華山禅院

列岫森森衛梵宮嶙峋鳥道白雲通一塵不到諸天上
萬慮都空法界中幡影偶隨風動靜泉聲時與石玲瓏
山僧見客無言語偏袒條衣自撞鐘

憂來

憂來不覺酒傾壺半百年如日就晡出處此身真孟浪
生平大事毋糊塗兒雖受室翻成孽女尚藏閨未了逋
幾得結茅青嶂底篙名安樂谷名愚

五言排律

人日詠雪

蓂莢初七莢獻歲儼三冬風勢聽逾猛雲光望總同藹藹零霰集冉冉素華濃密灑炊烟濕低漫鳥影空飄飄緣邃幕故故入雕櫳彩勝裁刀脆香篆熟額融細鋪砧搗練瑩琢玉成宮餓兕蹲虛穴哀鴻叫斷蓬星河移牖外瑤島立庭中孤嶼絲竿冷芳闈絮句工綴梅花滿密壓竹葉瓏璁高士窮廬卧山溪短棹通悲嘶憐伏櫪淚走詫頑童白誤牕雞警紅搖炭獸烘詞稱梁苑客詩憶灞橋翁莫辨浮屠頂微聞蘭若鐘鼎羹希劑和巒岫擬龍蹤黯澹乾坤色局藏日月蹤凝陰弭毒害盈尺兆年

豐觸暖消仍易迎高積漸崇燃灰寧復熱化粉未須春覆盎於涔盡該含猥瑣弘手龜摹字勞硯凍醮毫峯極目真堪畫搜腸毋愧慵吟成聊自遣難寄艸堂筒

上陳幼木先生

學業推宗主文章出鉅公英聲蜚闕下雅望重江東威鳳苞呈彩雲鵬翼振風道高心益小才滿志彌冲斗嶽瞻韓愈生徒識馬融羣材欣教養一德仰斡轆澄水環池碧高堂捲幄紅松筠朝氣爽苜蓿夜盤空引領宮墻峻摳衣階級崇尚如囊處穎孰信爨猶桐河飲真鼷鼠書藏類蠹蟲肝腸思浣雪意氣欲干虹久任嵇懷懶奚悲阮路窮參苓藥裹備桃李院庭叢曷以酬明德微躬

努力中

丙辰歲暮同施佩宜訪岑公于橘香庵因游蔣佐之園亭聯句

一徑斜陽外施雙筇叩竹門牕虛分岫影許榻小積雲痕砌畔蒼苔古施松根亂水奔馴禽窺鉢飯許野鼠竄蘿垣磬發諸緣寂施燈懸半偈存名山歸定力許初地絕塵喧有得心同契施無言道益尊素交思北海許餘興過南村卷畫園亭出施芳樽笑語溫風波連遠壑許此地已桃源施

同嚴紫衢碧螺峯登眺有感聯句

柴門新霽裏許徐步陟崔巍餘潤猶沾竹嚴清香乍破

梅亂松圍晚翠許危磴衣蒼苔一水兼天去嚴羣漁踏浪回鐘聲隣寺近許塔影遠烟開領勝心同賞嚴遣時志易摧湖山仍色澤許兵甲尚塵埃遺日憑肩唱嚴謀生信艸萊百年成老大許萬事入虺隤正欲吹長笛嚴橫空隻鶴來許

丁巳春仲同紫衢由金牛嶺之豐圻看梅問道訪家紫雯途中聯句

茲辰天氣好嚴蠟屐偶同行春服裁初就許荒原燒復萌澄湖開遠目嚴奇石託孤情花合千巖冷許雲香萬樹晴屈平騷欲擬嚴何遜句應成隱現流霞襯許啁啾翠羽鳴已忘人世近嚴頓覺此身輕素侶尋偏得許卮

言與愈清泉芳茶益味巖山靜磬餘聲總任風光裹許
何妨屢誤程巖

陽月望前一日諸同人集山樓拈得十二侵

晴日虛樓暖羣公杖屨臨青山歸隱几白雪動高吟楓葉方成錦籬花尚綴金雲光筒戶靜樹色覆帷深遯世非懷寶當場豈倖琴簷聲窺鵲喜杯影誤蛇侵筆有烟霞興胸無矛戟森形神超象表言笑見知音敢羨翔空隺仍同食宇蟬會惟寧儉久文豈識才任莫謂娛閒暇還期惜寸陰蒼松巖畔立遙指歲寒心

七言排律

唐宋時俗以九月十三日擬重陽家玉晨兄移具于碧螺峯先塋之側招同黃九烟先生吳不官葉梅友為補登高之集

高興不隨風雨去良朋豈肯負良辰攜樽未觀黃花面歇杖先憑翠栢身隔水諸峯皆向客穿林一隺亦如人題成此日真留勝節補今朝愈覺新應許惠連同遯世非徒仲晦借思親沙鴻落處啼將夕霜葉濃時艷若春帆亂渡前漁網集月明湖上棹歌頻白頭互對稱遺老好占青山話隱淪

長至前一日集家紫雯齋中分得一先

晴日幽齋晝景偏灰飛葭管律初旋庭梅偃仰微含雪砌竹蕭疎淡帶烟曲澗似琴鳴榻底層巒加黛壓簷前已忘浮世名榮辱且較當杯酒聖賢魚美定知增市價飯香新喜穫湖田高吟字字堪傳郢揮麈言言盡棄筌自愧有才同鼯鼠人嗤緘口類寒蟬軍書繹絡連邊徼身計蹉跎入暮年白髮漸能諳老態青山何幸得安眠應知良會還無數從此林泉有勝緣

五言絕句

法輪偈

嗟嗟爾衆生輪劫何時已欲把法輪轉只在巳心裏

續曲歌

嫁早勿喜歡嫁遲勿懊憹願得一心郎白頭以相從

石上

道人供茗後趺坐水中石峯崖横青空孤帆去無極

訪梅友不值

杖藜何處去竹戶對泉扃彷彿清光在梅花照石屏

訪孤松不值

森疎松栢裏泉石有清音一鉢投何處山空雲自淡

石泯同用五微

滾滾疑翻月層層恐濺衣莫乘青鯉逝應誤白鷗飛

七言絕句

襍句

流水桃花小洞春青山曾見避秦人即今世上誰容隱
欲約漁郎共問津

綠漲晴波没釣磯藤蘿高處掛蓑衣近來鷗鳥知人意
每見漁舟各自飛

雨後輕雲覆荔墻棗花鋪地晚風凉此時塵慮都消盡
只與希夷乞睡方

斷雲初散月當空簫鼓中流度晚風欲繼清歡何所有
芙蓉開向酒缸紅

春山遠樹見蕪城暮雨潮生瓜埠平惆悵離舟看漸杳

一帆烟水帶鐘聲

花時喧動隔林蜂茅屋春雲鎖幾重盡日閒居無客過
艸青苔碧近來濃

山居和吳不官韻

矮籬曲折到人家門讓溪流小帶斜清早上山尋藥去
一庭寒雀啄梅花

潭上水深堪下釣坡邊土㬋可栽瓜山翁飯罷攜孫坐
閒看遊蜂逐晚衙

和施佩宜且適齋詩

何妨子鶴與妻梅寄傲南隠自舉杯醉卧月明呼不醒
一簾花影上衣來

春眠不覺曙光遲夢醒披衣餉午時莫怪山家無箇事
山人原與懶相宜
白鷗放出自飛回巖戸雲深扃不開辛苦野童尋藥去
瀟衣薜荔帶烟來
屋外峯巒翠築垣甕頭釀熟酒腸寬雖然雙眼青能白
懶去將他世上看

口占

楓橋米價長三錢海上降兵到五千莫放小舠輕出港
長吳兩縣自封船

夜坐

雲捲天高望眼寬暮烟如水瀉銀盤坐深人靜流螢起

早稻花香白露寒

舟行口占

小麥垂青豆莢稀岸花開遍野薔薇輕橈曲曲隨溪轉
卧看晴雲出翠微

雨不止

日月愁無見面時茅齋抱膝獨栖遲惟來雷電穿窗過
恐有潛蛟起石池

燈詞

踏遍香塵過六街月陰多處整纖鞵更深正怯歸途遠
不覺鬟鬆溜玉釵
燈市喧闐最此宵也隨簫鼓走三橋路生不慣尋行隊
悔聽隣家姊妹邀

癸丑夏五哭薇令兄

琴樽遶榻見殘塵蕭瑟空亭響碧筠檢點殘編云太息
析疑從此更無人
筆墨真傳王右軍剡藤蜀繭亂烟雲篋中隻字堪珍賞
淚灑羊欣白練帬
曠懷今古臨乾坤棄却青衫等敝褌讀易灌園三十載
湖山知有典型存
酬應尋常懶作文浮名畏與外人聞著書未竟身先死
後世誰當識子雲
雖然慳飲興偏豪每脫頭巾漉濁醪一自少堂蛛網遍

看誰紅燭鬭分曹
老梅花下有高垌瘗隺當年手作銘昨夜亭前風月朗
忽疑孤唳出青冥
憶昔城居大被眠旅牕寂寂一燈懸中宵笑語渾如昨
風雨雞鳴幾黯然
夢裡分明共唱酬醒來惟有淚痕留他年我死誰能哭
黯黯殘燈月下樓

姚國師道場遺址

靖難歸來壯志消誅茅仍向此山腰扶持皇叔元多事
荒艸殘碑又一朝

和周夫人哭女詩

黯黯殘燈窗下停孤鸞真照命中星生前慧性能如許
冥漠緣知鬼亦靈
梅開曾憶鬪新詞今歲人悲花亦遲冷石荒苔遺跡遍
吮毫羞寫買愁詩
枉教白髮歎青春木槿靈椿是比隣記得莊生遺語在
從知鬼定樂于人
莫問黃粱速與遲此身俱是夢中期他生縱有相逢處
正恐相逢兩不知

晚渡

亂烟凝水白荒荒無數歸鴉過野塘寒氣逼天星月淡
隔林佛火露微光

春感

簷前好鳥語雙雙喚起閒愁不肯降一卷離騷看未了
半山風雨暗虛窗

自敘

余弱不好弄雅慕文墨雖不甚解竊嚮往之無如我生不辰十二而家嚴見背十三而痾疾綿纏復爲衣食所驅逮志學之齡即棄鉛槧之業乃性之所近怠情未能則時以其暇偷閱筆硯爇火雞窗手批口誦意有所觸或寓而成文或發而爲詠或終月數篇或經年闕管初非有意於文文亦不自訂其工拙也卷帙散亂塵緘敝篋辛酉之夏適丁家厄犬齧鼠竊室鮮孑遺而此塵緘得宴然無恙復巢餘卵悲喜繼之嗟嗟世之所衆棄者爲余之所獨惜乎取而較之文刪其十之六詩刪其十之七遂手錄而存焉因撫卷太息曰嘗觀今世之士出一藁鋟一集莫不期以頌當時傳後禩乃余也材鈍學疎既無其意又非其文茲之刪而錄錄而存者何居不過藉此以識歲月之去留身世之變遷已爾夫稚而壯壯而盛盛而衰此一生之候也至於成道德立功名垂言語往往期於壯盛此夫子所以有后生之畏古人所以懷老大之悲也余今年逾半百學鮮一成加以稟質脆薄厄羸善病在人當氣力之方盛而余且齒髮之已零乃交衆徒靡坐成搖落居諸逝於上顏色換於下撫茲集也諷一文吟一字庶得以從而遡之曰此某年某

月之所作也而彼時之情境爲何如彼時之輿會爲何若又得以從曰遡之曰此詩也文也偕某人而詠寓某意而發觸某事而成歷歷可想見焉或因而感於中或緣而警於外不猶賴有茲集之不棄也耶雖然假幼而嚴君無恙嘶疾不嬰鮮飢寒之累得從明師親益友擬聖賢之秘研心性之微充養所學然後發而見之於言必不至荒陋纖碎如茲集之有而不足錄錄而不足存存而秪足以識歲月驗變遷者若此也可慨夫

康熙歲在重光作噩之玄月慵菴許濬書於黃蘆鶴枝館

楊梅賦

莫瀦山人許濬致遠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伊名山之嘉實斯稟質於离精悅高岡之崇[illegible]之沮傾貽暘春乎青帝繁盛夏之朱明蔚翠[illegible]纍丹允而星瑩照前塢以爛熳映中鋈而熒晶爾乃厲冠彩濕鶴頂紅新盛來鈞籠薦始賓筵染鮮唇而莫辨訝照乘以同圓食絳雪以御疾飯丹砂而可仙攀一林之艷火生雙頰之瓊涎豈來禽之苦異與盧橘之酸偏

亂曰不華其葩而豐其實似慨夫今之人兮示後文而先質生炎時兮且古情飫君至味兮塵煩失

黃九煙曰余作楊梅詩數律每愧其不工讀此賦始覺言簡而思精

檹賦

閱包山之嘉樹斯碩果之堪纍野叟藏餘園官計賦懷金玉之姝質蘊甘芳之濃露非枳柚之可混豈桃李之能伍爾其韶華已謝炎景初瀰散香雪於緐柯㪇瑤英於古榦清芬遙襲翠胎成彈逮夫壽收綏御青女趣裝墜輕霜於西麓下木葉於東岡離披藍碧交錯丹黃雜楓林而暎彩亰璿極以凝光至若合歡呈於內苑竝蒂獻乎遐方實比江萍未逾茲美輝分照乘差可相當於斯時也乍缺金甌旋霑醴汁玉川頓潤枯腸司馬還消渴疾長動豐城之思徒勞幷食之勤懷歸羡乎陸子不取異乎虞君奚木奴之是鄙諒素封之久聞亂曰錫貢維揚書厥珍兮爗然朱槨外文彬兮渾焉抱璞內美純兮蕴君齒頰譽永新兮幽貞可保臭味眞兮

翁中伯曰典雅精核讀之惟恐其盡

周魯菴曰就題鋪敘華實並茂

虞美人花賦

伊楚郊之碧血歷千古而常新恍芳魂之猶昔仍命名曰美人細莖攢蛸密葉舒翠五彩呈妍奕倈萬婿裁錦難同剪綃差類覩其嫩蕚半吐垂葩歛房怯怯幽光宛如美人初歸項王嬌羞旖旎冶態丰穠又如美人擅寵重曈搖搖越越纖柯亂風恍隨喑啞戰漢軍中素瓣浥露輕紅暎月廻旋倚徙欲舞還歇羽帳承觴夜燕方接驟雨狂吹將墮忽裂悲歌垓下捧劍泣別悵柔腸之何限侶欲愬而仍咽噫花如解語兮我將與爾共談夫疇昔之俠烈

葉林屋曰史遷作項羽本紀蓋傷其英雄失志而不欲以成敗論之也獨惜不爲虞姬立傳此能借芳草之柔姿表美人之貞俠殆以賦心而補史記者耶爲之稱快

觀泉賦

丁卯春莫許子與客觀泉於莫釐之陽時徧雨初收輕雲欲散聚落花以跏趺憑蘚磴而舒翫爾其滑兮無音淙兮有聲截行雲而忽斷穿怪石以如驚吳綾絲耀素練光明或直下而界道亦屈來而遶原怯高空之勁翼飲柔條之接猿玉龍怒兮勢拏攫白虹吸兮氣蜒蜿鳴車鹿鹿伐鼓彭彭杳管絃之雜沓忽風雨之驟傾若觸而鬭亦駭而訇隨圓環璧遇折成珩俄頃萬態難以彖呈客曰快哉觀乎我聞之也正而出直而來不溷不溢是曰檻泉噴珠濺雪厓超谷越是曰濆泉溜石奔賣颷

至電没是曰氿泉湯兮欲沸醴兮若飴釀胡不醉乳可生肌辱愚子厚忍渴宣尼粲兮何廉廣兮何貪又有淫泉生於日南同河海之子姓乃川原之血脈將軍劍決昭誠夷貊長老錫卓永垂靈跡斯聊述其名而未悉其體也若夫粼粼泠泠滌胃開襟淡淡冽冽潔志清神洗高人之雙耳濯野人之素纓仁能澤物信以時出穿鑿有智淵寂自謐衝嚙若勇沉潛若沕苟觸類而相暨實至理之攸悉主人唯唯復爲歌以繼之曰對鳴泉兮淸且空懷澹澹兮意溶溶左白石兮右靑松高余枕兮碧流中

張云吉云搖筆散珠實惟泉德

鳴鴉賦

閒居多暇兮聊容與於前楹景物巨細兮咸欣欣而目迎忽有異鳥兮羽黑而形勍瞪睛聳翅兮顧余而長鳴旣囂囂而不止兮復厲疾其音聲童子告余爲鴉兮亦鬼雀其名維違吉而徵凶兮聞之不祥請挾彈而殪諸兮罄彼鼎鑊余謂童子曰不然兮是類夫古之直人嚴教忠告兮有咎必陳警乎未萌兮俾惕其身省愆遠禍兮與福爲鄰嗟令之人兮孰不惡正而樂諛茹鴆腐爲甘兮苦進乎參苓喜鷸冠之怪詭兮畏章甫之端森惟嬰嚶之悅耳兮誠足憎夫斯禽亂曰間關百舌巧如簧

而睍睆黃鳥亂宮商而能言鸜鵒侮鸞凰而毋置聰明聽或荒而

翁申伯曰識見超卓堪與王濟之雞夜鳴傳並傳

業蒼舒曰楊椒山先生毋喜鴉而惡鵲蓋鯁直之性由於天也

鼠賦

有物鄭嗾畫潛宵躍褐衣削喙穿囊啟鑰利口貪饕得食為樂馳趯叫號擾人裀幞公子不識求諸龜卜呈兆厥奇非禽非畜銳齒鉠牙家於壁簏善嚼多疑類非一族秉陰而動遇陽而伏㦸竊性成小人之屬公子曰嘻余知之矣卜者曰鼠雖一姓族實繁夥公子曷亦盡知之耶若夫貂尾之裘鼶毛之筆投火不灰西方之織入淵不濕北方之帛茲皆世所罕獲而爭寶也則有大秦辟穀會稽稻仙燁五彩於文豹偉碩體於純牷非希遇而難覯者乎至如驅騏驎以相捕據鵄雛而見嚇呼周

南而不鷹語終祚而動䰠斯又巧騙怪誕不足誇已彼鼯鼩龔犬鼶鼲飲河鼤鼨鼫鼱鼷鼮鼳鼴種種不一聲楮難臚今公子所見者則鼶鼠也夫是鼠也戕賊為業窟穴為廬智奸狡而意猶豫明懾縮而嬉遊娛荳睛槐耳蚓尾針鬚吱吱咯咯鳴其聲也憯憯趄趄賦其狀也攻箱嚙笥鋸鑿之利弗加也吹冠咀襀刀剪之剸弗如也超檐踰棟猿猱之勢弗過也當其豹髓藏輝丹曦匿轡蓮漏初沉鷄喉尚閉萬籟收音主人酣睡爾乃攜提挈擷蹻躍蹮聘投間乘隙入室升堂登巔掛凹發緘攻藏巡庖遊廩檢篋嬉牀靡齧珍俎奚惜縹緗肆擾物之多端惟充腹之是望誠有家者之巨殃衛人與剌於去女豈無故而為斯語公子曰善夫吾子徒知鼶鼠之害而不知人鼠之害更什佰於斯也今夫衣錦裳繡服奇衒鬬鼶鼠也讒唇諛舌巧言如綴鼷鼠也脅肩仰體足恭多禮拱鼠也谿壑難盈營營苟得鼠之冐險而貪食乎聖主當陽僉壬迹刨時逢晻昧羣小歡喙鼠之晝潛而宵躍乎肥身家飽囊橐汗穢勿辭也素餐弗怍也非鼠之處倉廁而自樂乎炎依詔附淩棲隙赴非鼠之託城社而盤踞乎然則鼶鼠嚙筐篚而人鼠嚙吾民之膏肉鼶鼠耗家而人鼠耗國與天下猶未足其欲何吾子

之末燭耶卜者曰戴盆之徒窺管之夫幸知其一莫反三隅今奉教言書為範模

鄭薇令曰經似文選中賦體

陳幼木曰緒引典切極諸形容畫出此輩小影張京兆磔鼠文不足毒也

周魯庵曰腹如武庫口似天河使飲河嚙鐵之類退避三舍

葉蒼舒曰託喻深至

雪山賦

亢陽爲毒潑齋如氈偶閱類雋鉢和國有大雪山者盛夏雪滿望如銀峰噫安得一廬其巔左甌右卷度此長日因作小賦時誦一過恍覺寒氣襲人淒清可挹也

伊維西域雪山如銀嵯岈合沓渾奧嶙峋柱碧空而矗立界赤地以橫陳月窺岩而無影雲入壑以常屯遠而眺焉湧飛濤於滄海近而瞻焉列瓊關於崑岡層巒迴映兮增冽複嶂嶺蔽兮無光金羊玉馬出其下飂鼠冰蠶食其傍真人神女飡玄飲紺時容與而棲藏爾其祝

融南陸洪爐方酷石爍川枯濁汗如浴躋其顛也毛脊氣縮竅颸結鼻嚴光劃脣恍晶壺之貯魄擬澄淵之濯神覺胖明而胸豁頓忘斯世之有紅塵於是爲積雪之歌曰鹽車麵市兮杳紛綸嶻嶭千里兮目無垠毛骨變兮肺腑新安得家此兮避三伏之火輪

黃九烟曰廻飆數四寒風颯然不必赤足踏層冰矣

和梅花詩序

若夫輕花疑霰紛披四照之林蒼骨猶龍天矯千歲之曲承陽苞吐望臘榮敷幽芬偕芳蕙齊流疎影與清松交映苑中積雪猶未全消樹底翠禽還聞微弄樓頭粉落羞凝少婦之妝帳裏枝寒清徹高人之夢蝶怯翅而辭條雀爭葩而墜地攡光迷曙靜氣通櫳泣淵客之珠惟餘悽惋獻荆山之璧恍遇連城覩此亭亭物表寧無皎皎遐思所以鮑泉羅幌江總金卮梁簡層城覽歲序而舒雅藻廣平授館因叢棘而感貞心至於驛邊停騎遙慰相思笛裏征夫愁聞苦調莫不託彼霜葩寄茲素

抱況逢今日尤異當年禾黍故宮蓁蕪古道世家喬木半萎泥沙邦伯甘棠靡歌翦茇謠興萇楚樂艸木之無知詠借苞桑嘆蒼天之曷所念芳華之曾幾悲搖落之無時撫枯樹以婆娑覩病梨而惆悵有由來矣猶幸家本丘園久絕紛華之慕躬依岩穴常瞻氷玉之姿暗香明月休辜此夜黃昏白石寒泉消受半生清福孤情自領羌潔白而誰緇淡味相忘抑寘心之可會聊鳴竅蚓難免續貂敢云詞瑩五出秀炫三花也哉

陳幼木曰古香澹艷披拂行間

刻鄭徵令先生詩序

先生不必以詩傳而詩不可以不先傳葢先生閉戶灌園讀書談道不妄交不妄謁生平著述殆可充棟惜病中俱付祖龍之刼僅存者如讀易緒言探頤索隱抉前賢所未發如病後語則於身心性命解會入微得河洛考亭之精義其它雜作簡潔高古惜墨如金濟一一手爲繕寫藏棄將次第謀壽棗梨無如先生屬纊之時四壁蕭然清風滿榻今日美言可市繪影未能此所以不得不先以詩問世將由其緒餘以漸歸於原本亦二三同人所樂觀其成者也世嘗謂講道學者纏綿理窟於風雅類非所長今誦先生之詩高貴雋永自出性情一唱三嘆深得風人之旨毫無板腐之習孰謂講道學者之於詩不相謀乎則先生烏可不先以詩傳

朱栢廬曰徵令先生人品學問山中卓然罕二余至也晚弗獲一瞻講席躬聆謦欬幸從許子所得讀其緒言病語諸作識力高遠造詣精醇不勝敬服至於吟咏偶一寄興而字字從性情流出無事斧鑿益足以窺其中之光霽矣

鄭進之詩鈔序

進之貌古行樸與余爲中表昆弟而年倍長於余峩冠大袖教授里中或寓居佛舍泊然無它嗜好惟米汁而外於詩爲尤癖齋中設木主題曰唐拾遺子美杜公之位或得醇醪佳茗必先以奠焉憶余弱冠時嘗教余作詩之法時余方攻制藝雖心識之未遑也逮後數年稍知詩學而進之則已死矣悲夫進之之詩大抵沖融典雅晚年益歸渾厚有風人怨而不怒之旨蓋得力於杜之故也生平賡唱相得者爲張子仁卿兩人詩氣味不甚遠然仁卿好遊進之喜隱所趨雖異而交合無間進之子不善讀父書仁卿子伯聖苦吟好學能繼其家聲嗟呼進之之遇可謂窮矣殆歐陽公所謂非詩能窮人必窮者而後工耶抑昌黎所云三子者之命則懸於天耶假使進之稍稍得志於當世出其涵蘊發爲雅頌以歌詠太平其詞必有可觀奈何老而益困徒爲無聊感嘆之言以自鳴其不幸天之厄進之何其毒耶進之詩凡千餘首手寫二帙爲族子士期取去士期貧而好學後得癇疾幷其稿並遭祖龍之刼此乃余篋所錄者閱之有感因序而藏之庶後之君子讀之猶知有行古貌樸食貧力學之一鄭進之而不與碌碌者同湮没於荒

煙野草則余之所望也

葉蒼舒曰跌宕頓挫極似歐陽公梅都官一序

二友詩鈔序

山中老友惟吳子不官葉子梅友施子佩宜與余最稱莫逆乃不官梅友既賚志長逝而其篇章亦多散逸佩宜過從之暇嘗與余言曰我之詩見序於騷壇名宿者不一矣然少有當意惟葉子蒼舒之作淋漓盡致且入情切理無一語膚設異日倘刻我詩必不能舍是而他求也余亟請讀之爲之擊節歎其言之不誣又不禁爲之掩卷欷歔也蓋不官梅友爲吾山詩人倡自震甫凝甫而下指不多屈且其立行眞摯古道炤人人與言俱足垂諸不朽而坐視其珠沉玉瘞有美弗彰雖子雲之

瓿未覆而摩詰之稿莫求撫今追昔能無存亾之感乎於是手錄不官詩百五十餘首梅友詩百首有奇合爲一帙題曰二友集藏之笥簏勉二友嗣君克承先志否則醵貲同人以謀剞劂猶憶二友當易簀之時戀戀以詩爲念目視未瞑此余今日所以不能已於言也佩宜如有同心當樂襄其事蒼舒既序佩宜之詩必不獨遺於死友顯微闡隱令二友含笑於九京則二友雖死而不死而後死如余者亦得以自逭其歉已

朱致一曰因讀生友詩序轉念亾友之詩沉晦流連慨惻古道照人足以千城蘭契

同聲草序

余與張子伯聖舜鄰昆仲雅有桑梓之好曾同竹馬之嬉無何陵谷變遷行藏互異舜鄰遊閩游粵遠隔三四年近踰一二載輒歸歸卽時相過從朝夕罔間别雖數毋得晤對姝忘其有離索之感也伯聖則游白下客棠邑繼居下堡又從黃蘆踪跡睽睽違殆十易寒暑至癸卯冬余寓居石舍復得與伯聖握手道舊破愁爲笑各出其所爲詩相覗交相可否黃蘆去石舍僅四里許阡陌相望每當身心閒曠風日和好非張子顧余則余過張子或信宿留連或興盡則返遇觴而觴遇茗卽茗率

以爲常其間分題倡和紙墨遂多雨窻無事偶檢敝簏因紬繹其次序持視張子張子曰無庸也地非名勝句乏驚人徒供覆瓿耳余曰唯唯否否昔皮陸唱和松陵劉白豪吟洛下豈獨擅風流於當代抑亦傳佳話於千秋今我與子雖名位遠遜古人至於一吟一詠之間時或快然心目而手舞足蹈者有之時或感發志意而悲憤牢騷者有之一展帙而離合往還之跡儼然如覿於以識歲月之流轉占情境之盛衰考興會之移易亦何不可伯聖因命令子茂充寫成卷帙余亦呼兒允孝清出一本藏之笥篋倘同調有如我兩人者則出而就正焉至於語言之工拙固可置弗論已所不能忘情者舜鄰翱翔江右近已三載時逢風雨之宵每切雞鳴之思猶記其囊歸示余之作有萬屏山障楚一帶水襟吳雄渾可誦異日者彭蠡烟波匡廬晴雨收拾奚囊歸而手授猶子錄次伯聖之後我兩人不益爲之賞心快意也耶遂命曰同聲草而弁其語於首

鄭薇令曰情辭極爲周致詳盡胸之所有筆能達之亦文章快事

朱致一曰悃悃欵欵可以益人情性

選錄翁子嵩遺詩序

當明末清初之際吾山之言人品學問者必推翁申伯先生子嵩爲先生季子資性敏悟齠齔嗜學誦習之外不知他好趨庭問辨得其家承翁氏故饒於財當申伯時家已中落子嵩尤刻苦自厲不肯少懈余別業在黃蘆子嵩徙居其中閉戶讀書間或與鄰翁田父談桑麻較晴雨布衣蔬食有終焉之志余亦時一渡湖相與談論留連旬月悠然無悶不自覺其身之窮困也戊辰冬一痾不起方不惑之年竟賫志長逝悲夫蓋子嵩爲人事親孝交友信律已廉介然自守與世寡合有類於古之狷者平居木訥對客若不能具寒溫語及論古今成敗經史同異輒斬斬抵掌鑿鑿不少假借余嘗曰子嵩雖婿實畏友也至於吟咏時一寓懷而已故其稿多散逸存者十無二三余爲搜集錄而存之以見吉光之片羽云

吳山英曰氷凊玉潤不減樂衛之風講學輔仁復有朱黃之益以翁婿而兼師友實難多見珠沉玉瘞能不爲之三太息哉

石筍里詩存序

石筍里者新塲之別名也相傳有石矗焉如筍高倍於人由以得名新塲者上洋之巨鎮也去大海三十里而近去九峯百里而遠故遊觀之輩每樂望洋易而苦登眺難其水通黃浦達三泖故商旅帆檣輻湊於境其地饒魚鹽其植宜棉花大豆故俗勤機杼而不務桑麻其間讀書仕宦及騷人隱仕志趣各異其園亭寺觀景物之可翫者不一而足余長男允孝寓此有年余故時一往焉至則酬酢迎送宴享之儀槩謝不敏日出奚囊所攜書卷筆牀硯匣獨坐小室與爐香茗椀相爲晨夕而已偶一興至偕二三知已尋花問竹對奕分題或眺洪濤於滇渤或叅老衲於精藍與夫懷人訪友歲月既深紙墨漸積存雖無取棄亦未能遂加揀擇繕寫成帙用以驗境會之變遷考齒髮之衰壯識道路之夷險撫今追昔恍然如在夫由具區以之石筍屈指舟塗不能四百里其間所涉澱泖春申驚濤潤浪或風雨晦冥或氷霜互結甚則行旅戒心魚龍駭目咫尺海濱幾同弱水吁余茲憊矣行且鷦寄一枝蝸藏蚓縮以息老於窮岩仄牖之下豈復馳心戶外哉因時以此帙陳諸几上倘知已過從得共覽觀以當少文之卧遊云爾

朱于宿曰許子爲人外樂易而內嚴恪居平自戢
弥談學而外恂恂粥粥無多言故余與之爲賓
主者有年久而益敬乃余也薄宦荆湘許子歸
隱洞庭天各一方時勞延佇茲得石笋里詩存
捧讀再四過恍若疇曩追隨杖屨雖雲水迢遥
奚復蒑蒼露白室邇人遐之嘆乎喜而識其後
如此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論

嘗謂國家當事勢之變非拘牽小儒所能定紛紜於俄頃奏功效於反掌者也蓋必有非常之才未事而預爲之籌當事而優爲之備然後可以維國事於萬全自非智濬勇沉審經達變未有不嗤爲迂圖指爲過計者迨一旦變起肘腋周章失措智者無所展其才勇者無所施其力束手受困貽笑一時墮國威而長寇志此文事武備不可偏廢聖人以禮樂佐君於玉帛之會而以談笑折衝收其功也夾谷之會齊之詭謀秘計已非一端當夫黎彌授指齊侯信邪萊兵奮其鬪虓侏儒肆其狎侮若非孔子歷階而升叱其熒惑俾醜夷褫魄而不敢動倡優橫分而不得前則爲魯定者必且刃加於胸怵威脇息於壇坫者有之強臣悍將挾主爭長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衣者有之伏兵闌陛要求割地者有之故孔子於定之行也蓋逆知齊人多詐焉保冠裳之會不秉甲胄豈可有贊襄之相而無左右司馬乎卒之干戈猝起一揮去之俾不得干盟兵不致逼奸兩君之情好不傷望國之體統不辱伊誰之力與如曰兩君相見正當雅歌投壺賦詩樂飲坦懷相示以修嘉禮安用豫爲不必然之備疑忌友邦失歡兄弟則孔子當日請具左

石司馬以爲迂圖過計而豈知詭謀一破侵田來歸使國家安於磐石者咸藉斯舉也哉雖然聖人之言非獨爲當日言也一事之微有聲詩澤禮之容不可無斬絲椎環之斷一人之身有鳴鸞佩玉之度不可無彎弓橫槊之風而況於天下國家之大乎嗚呼潤色王猷黼黻太平固貴乎文矣而武或不足不免有賦詩退賊之譏戡定禍亂彰國威靈固貴於武矣而文非所長亦未免有一丁不識之誚是知文武竝用猶陰陽相成水火之互濟豈可持所見輕爲軒輊也哉

王甫瞻曰議論鑿鑿俾聖人一段光明正大作用顯然如覩

宸卿弟曰腥人有經有權讀書長識吾於此論得之

直不疑論

世謂不疑償金爲詭異釣名之行漢人稱爲長者過也許儒菴曰否不然也無故而受人之疑自居於盜假令事終不白不幾隱忍於一時而貽玷於畢世乎然君子之所恃以表見者惟此心而已顧此心非可家喻而戶曉也幸而人之我信耶君子固不因人之信而惰其修不幸而人之我疑耶君子亦不因人之疑而急其辨何則大抵寃誣謗毀之來每在於道處其窮境處其逆之際其可辯而白者固樂與天下共白之其不可辯而白者亦惟俟之知我者而已聽之天下萬世而已矣昔第五倫三娶孤女有謗其撾婦翁者夫婦翁之不能飾無爲有則謗者之不根不煩言而自破此事之可辯而白者也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當時不惟成王疑之召公亦爲之不悅此何等事而公作詩貽王曾不聞自訟其寃此事之不可辯而白者也是故不疑嘗被盜嫂之謗則曰我無兄也蓋其事之誣與五倫撾翁婦類若夫盜金之疑則與此不類矣而必欲向不知我之人嘵嘵而自明曰我非盜金者誰則信之況我素無盜金之行而彼妟意乎我此其人鹵莽滅裂正孟子所謂妟人不足校者卽嘵嘵辨之彼方執其影似之見將愈辯而愈滋其

疑不若不辯之為高也故買金以償之此葢有淺意於其間且不疑安知同舍郎之必歸其金亾金郎之必白其事而身處穢行以博此不可知之名耶脫此金為他人所竊則亾者不復歸疑者終不釋而誣終不白矣又何名之可釣耶然則不疑之償金竟何意與曰天下事固有不白於一人而見白於人人不白於一時終白于後世不白於此事而轉白於他事者如屈平之忠不信於懷王而楚人皆哀之東海孝婦冤死三年竟白於後太守以是知天下終無不白之事亦終無不白之心茍內省不疚亦俟之知我者而已聽之天下萬世而已矣夫容人之過而不校自世之疑而不辭寧用其厚而不肯形人之薄寧代人蒙謗而不必自處其潔君子用心忠厚大槩如是此所以不愧稱長者而豈後世偏衷淺識之士可得而窺測也哉

鄭薇令曰層層翻駁立反釣名之誣

余澹心曰直不疑之心待今日而始白可謂論世有巨眼

葉蓮輿曰駁論斬斬如飛刀插屏用力過猛刀已入屏而靶猶震撼不已無此膽識豈足以讀書論古

朱致一曰惟水至清故能自受其汚而潔物之汚惟賢者無私故能自處於過而匿人之過篇中反覆疏辨自信不求白抑何善言君子浩落之胸襟也

駁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作桐葉封弟辯以為周公教王遂過又以為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儒菴曰不然也夫虞為王之介弟未有身為天子而弟為匹夫者其奚不當封之有又謂宜以時言於王公蓋有待於異日而不意王遽有剪桐之戲也夫人臣正君之德則莫亟於孺幼之年矣孺幼而習於欺慢則壯大而恣其非僻言可勝其易行可勝其正耶今吾務其後日不容已之封而加諸今日可封之弟固非捐土地以與他人之比使王瞿然知天子之不戲而一言一行不敢不以道為衡此正格君心之

玅用而何貶於公之聖焉假令王以桐葉戲婦寺是則所謂不中之戲公必自有正言誠之豈如王弟有可封之理而亦漫以成之耶且其入賀也必有拜颺之文須美之語王方喜蓋初言之失而聽從之不暇所謂以道從容優樂歸之大中者莫過於是又何至等於牛馬之束縛馳驟哉或曰然則如虞之小弱何曰象之傲且可封之於有庳唐叔之封豈不可遂建明德以為之輔然則公斯舉所謂補王之闕成王之德而非所謂遂王之過又豈小丈夫缺缺者可同日而語哉柳子之持論如是可謂敢於非聖者矣

董帷儒曰字字是摑血痕之筆不自起波只是捉他破綻便為絕玅文字善用兵者因糧於敵也

駁鼂錯論

漢景帝時患七國強大鼂錯建議削之七國舉兵反以誅錯爲名景帝入袁盎之謀誅錯以爲解天下悲錯以忠受禍而蘇子著論獨以爲自有以取之

懦菴曰悲哉錯之忠而受戮也當時既無人請誅讒之劍爲錯報讐僕射鄧公抗章訟其寃景帝雖悔恨而無及錯之目已不瞑於地下矣不察當局之苦心反加以自全之罪不亦過甚矣乎今有策於此上可以尊朝廷安社稷下可以博侯封取重賞然而不能全其身則雖貪昧之夫亦將箝口結舌而不敢發况號爲智囊者哉

七國自文帝時賈生已憂其難制驕至景帝驕橫已極夫人而知其當削也訖無敢倡議行之者諸侯之匕首可畏盈庭之腹劍堪虞也錯獨毅然發之爲更定其令身任七國之怨而不辭非置身利害之外者能若是乎覩其語父之言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以見錯之忠於謀國矣明知其不如此則身家全而奈何遺君父以憂也明知其如此則禍必及身而奈何無人爲國家謀也是故奮然決策非人皆愚而我獨智冐焉犯難非人皆智而我獨愚但知其必如此而天子始尊宗廟始安爾葢任事即不得辭難辭難即不得任事豈待再計而決曾智如錯而陰持兩端乎子瞻曰胡以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抑思七國兵半天下併力舉事其勢方張錯自往將則彼適得以清君側討離間爲名以令其衆而堅其氣勢必不敵惟震以天子之威靈則勝氣在我身不在軍則敵人之怒不潑居守則使知天子信任之專而邪說不得惑如是則七國之氣奪而破之也可必此正錯之忠於謀國爲天子計萬全而蘇子顧謂自處以逸委王以危欲自全而反以自禍不亦昧忠臣之志而長讒人之焰乎或曰後之破七國者亞夫也不聞帝自往錯何獨不可將曰亞夫重臣又世將知兵

故可以代天子然軍猶夜驚錯一內史耳身未嘗履行陣將士必慢易而不受其節制又發難自我則從征之士必怨其首禍而不吾與夫率離心之士抗憤怒之敵譬猶驅羊禦虎自潰之道也與其死於兵而張敵之勢終遺天子羞曷若天子親行撻伐而萬全無害也耶由是知錯之策亦人人見及之策錯之心則人人莫及之心令盎稍爲國計必不挾私怨以陷良謀令景少知大體必不斬忠臣以快反國吾故表而出之以作後世人臣任事之氣云

金大猷曰裴逸民理甚淵博贍於論難當時有五

兵縱橫之譽似此辯才無礙吾欲以武庫目之
矣
張云吉曰知人論世不具此識不足與讀書筆則
老泉之筆文則懦菴之文鼂家令當含笑九泉
矣
朱栢廬曰雄鋒快辨直欲奪龍川之席

駁范增論

蘇子之論范增也謂增非緣陳平之間乃羽自疑之耳義帝之立增爲謀主宋義爲帝愛將羽既殺之則弑帝之兆已萌羽既弑帝即疑增之本所謂木朽而蛀生也又以力能誅羽則誅之增不去羽不亾而命爲人傑焉

懦菴曰嗚呼增特一戰國之士耳其於去就之間與廢之幾皆所未曉何足以知幾責之始增之以兵屬項梁也史固曰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蓋見梁強盛以爲必成霸王之業遂欲依以立功名耳其勸梁立義帝豈眞有與楚之志如留侯之於亾韓者不過如後世赤眉之立劉盆子紅巾之立韓山童假漢宋之後以爲號召人心之計事成則封以一國崇以虛禮而禁錮之稍不可制則殺之而已矣必不終戴以爲君也使羽即能終任增義帝之存亾曾何繫於增之輕重胡與同禍福之有增果與帝同禍福則縱不去於殺宋義之時其後羽背入關之約而自王增亦應怨之恨之而去之矣乃增於沛公之入關必欲殺之於先於羽之自王不聞爭之於後讎視夫義帝屬意之沛公而傾心於義帝不與之項羽以是知事羽者增之本懷視義帝爲弁髦非一

目矣蘇子乃謂義帝之弑增必嘗力爭而不聽夫增誠力爭而不聽當時必有人聞其爭之之言傳其爭之之狀羽之殘賊剛愎亦必顯有與增抗拒猜疑之形迹大史公作史記於漢楚間纖微必記豈君臣大節所繫顧無一言及之耶或以爲江中之弑增與謀焉此其有無不可知要之增必不爲義帝而取忌於羽彰彰明也又謂羽殺宋義時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則益不得增之心矣增本爲羽用而不爲帝用君臣之分心自屬羽也且以羽之喑嗚叱咤豈易闘者而謂幕下一老謀士言且不見用而乃能誅之

乎至於不能則去之義當責之知與廢識去就之人增不知沛公之必興而固與之抗羽之必無成苦與之謀故以沛公之知人善任而不知就也羽之猜雄自專而不知去也必若責之以去無如在羽背約自王之時宋義自以不救趙而取殺殺之未必爲非何知其將弑義帝而去之無論不知雖知亦不去也故曰增特一戰國之士耳而蘇子以人傑與之嗚呼以曲逆之才智勳業爛然卒不得叅三傑而爲四昧昧如增雖百計何救於羽之亾傑云乎哉

朱致一曰議論全從孟子論百里奚來然嬰毋知

廢陵毋知與范增非但遠不及奚其智并出二毋下東坡雖稍寬假自有此論增恐俯首至地矣

周魯菴曰層層折折駁得心服正如老吏斷獄使人無躱閃處

葉蒼舒曰劉項並起如淮陰曲逆輩多徘徊兩主朝楚暮漢審成敗討去就此所謂智士也非忠臣也范增獨終始一項羽而死生與沛公爲敵故雖知沛公有天子氣而必欲擊之篇中翻駁最爲斬截

唐律總論

許㦝菴曰詩自三百篇以至漢魏未嘗有律也降而梁陳始有儷句之漸庾信徐陵諸人工爲對偶然亦無所謂律也初唐作者尚少惟遊幸侍讌寥寥應制數篇迨神龍天寶之際朝野翕然相習而近體盛行遂爲千古不刊之律矣余選四代律存而斷自唐始者葢以唐之前未嘗有律唐之後非律不行也或曰然則子之選也一唐足矣奚必四代之爲余曰唯唯否否夫遊溟渤者不必絕泛於幽澨登泰岱者豈遂絕踪於丘阜世有孔子而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之和固不害其爲聖譬猶三唐立的於前而宋元明鳴鏑於後逢蒙甘蠅之技將遂乏人也耶要而論之宋自有宋之律元自有元之律明自有明之律唐之律不以宋元明而失傳宋元明之律不以唐而可廢卽唐人音調亦有迥乎各別自成一家自爲一體者况人旣異代代復異時其間國運升沉賢才輩出而欲舉唐以槪宋元明將貽固哉高叟之誚矣且客亦知唐律之所由傳乎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初盛之雄也於時燕許曲江靑蓮浣花襄陽右丞諸公更唱迭和固已彬彬大盛逮其後錢劉韓孟張賈諸公繼起乎大曆貞元皮陸溫李劉許諸公接響於開成光啓正變互陳風雅不墜而初盛中晚遂成有唐一代之格律余之發端於唐者若此或始信宋元明之不可無選而世亦庶幾無異議已

宋律總論

今人之讀宋詩也訾之者曰宋人專墮理窟非腐則弱唐以後無詩是宜覆瓿詆之者曰取材廣而命意新皮毛脫落精髓獨存變化於唐而能出其所自得者莫如宋㦝菴曰其然豈其然乎詩者心聲也聲音之道本於性情關乎氣運氣運遞遷性情不一三唐旣不求合於漢魏宋又何必求合於三唐今取宋人詩而讀之歐陽公之純正蘇子瞻之浩瀚安石庭堅之堅老務觀與義之雄放潞魏兩公有德有言信國所南淋漓慷慨彬彬乎自寫諸人之情性自成一代之氣運又奚問某某之合於唐某某之不合於唐也耶雖然宋之祖宗以仁厚開基其子若孫以委靡不振故三百餘年之內剛健之氣常少柔懦之氣常多其聲音之習有由來矣余故於宋人詩嚴加去取削其近於弱近於腐存其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者庶以見兩宋之眞詩故自有在而未必不可爲繼於三唐也

金律附論

慨自建炎南渡李綱趙鼎岳武穆諸賢或貶竄其位或僇辱其身汪伯彥黃潛善秦檜諸奸或信任不回或尊崇罔貳甘爲小朝廷以偷安於一隅憑眺中州荿荿版籍盡淪左衽矣士大夫當斯時也同覆三光之下同居六合之中車不同軌矣書不同文矣衣冠不同度禮樂不同數矣於是而戕斲性情見乎篇什者遂別之曰金矣於戲以金十有七君百有二十年之天下考其疆域倍廣於宋也數其民人倍蕃於宋也宜乎名流輩出風雅繁興乃歷稽賡歌郊廟之上抗揚衡泌之下雖或有人究之作者寥寥求其鴻文大筆葢亦鮮焉豈俗漸女直之化人安完顏之習終遜於正朔相承雍容文物之邦也耶史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選金詩而附於宋後其斯意乎

元律總論

由沙漠而君諸夏宋以前無有也二星盪於日下潮汐五日不至後世徒以爲天心所屬豈定論哉儒菴曰予讀世祖本紀而知元之所以得天下也有由來矣首登大寶即禮文學之臣重翰苑之選姚樞許衡並擢中書趙復王恂咸崇教職雖其冠裳禮樂因革不同頒曆紀年僅垂百載而騷雅之士代不乏人良由創業之主有以開之也約而數之其間作者如楊奐范梈趙孟頫馬伯庸王繼學成廷珪之輩善鳴於前黃溍虞集薩天錫丁寉年楊廉夫之徒嗣響於後此皆彰彰炳著者也其它擅名藝苑扳幟騷壇指難枚屈亦足徵一代人才之所萃一時風雅之所鍾又豈得以氈裘潼酪之宇宙而遂少之也哉而或者猶獻疑曰元人惟擅長於詞曲詩非所尚烏足與唐宋齊驅共垂不朽余應之曰元沿南宋餘波其麤疎散緩之氣露於行墨之間時一有之至於詞曲旨分趣別何足害其爲詩夫登西山者拾芝茝而棄荊榛游淺淵者擷驪珠而捐魚目則馨芳成把照乘盈盤是在讀者之持擇耳奚可以元人異視於三代而不與唐宋明詩同選而共列之也哉

明律總論

儒菴曰跨元越宋而追配乎唐者惟明律爲然洋洋乎渢渢乎如月之望如日之午焉蔑以尚已余生於明明之詩可得而言之也明自劉文成宋文憲袁海叟而下高楊張徐亦稱四傑觀其措詞典雅較王楊盧駱之綺縟殆有勝焉繼而林鴻王偁藍仁孫蕡沈愚諸子或寤歌衡泌或賡唱金門繼而李西涯陳江門吳匏菴諸公含咀宮商於其上沈啟南史明古劉邦彥諸人抗揚風

雅於其下鴻章大手咀吟高唱豈不徵一代之休明也
與繼而何李崛興於北地七子樹幟於中州牢籠海內
振爍一時非初盛不摹非少陵不範登壇執耳亦既有
年無如刻舟求劍衣冠優孟之誚踵接於後公安袁氏
起而排之以為唐詩千載恒新今人脫手即舊皆緣流
自性情與出於剽擬所從來者異耳信心任筆眼前即
有眞詩奚事拾人飣餖斯語出而李王之雲霧雖云漸
掃孰知流風遞降與會遞微鍾譚別㭗幽深之路以孤
清靈逈為要歸以尖新簡淡為能事原其意在於湔洗
前人騰躍摹肖之習而一時捧心學步之徒轉入於僻

澀寒晦之鄉而明詩流弊極矣節而載之明之洪永唐
之貞觀神龍也然初唐以骨力取勝而明律之初則雅
秀沖融矣明之宣正成弘唐之開元大曆也然盛唐以
神氣取勝而盛明之律高華巨麗非不有焉沉鬱彝兀
非不有焉自我觀之氣雖集而未盡充神雖來而未盡
王㓗之於唐豈云無間乎明之嘉隆萬曆唐之元和長
慶也然中唐以格韻取勝而明律之中立言清贍役思
精通齊軌並駕難云軒輊矣明之啓禎唐之開成景福
也然晚唐以聲調取勝而明末聲啞調卑雖其間不乏
錚錚皎皎砥柱狂瀾之輩然一傅衆咻群鷄一鶚必也

力為持擇存其不悖於唐者庶可以成明詩之亂云爾
嘗試論之明有天下幾三百年其享國長久與唐畧同
其風氣變遷盛衰升降之會與唐畧同其名家輩出作
者迭興與唐畧同當其時也未常不步趨於唐況洄於
唐而究之明自為其明之詩而不得同於唐之詩也今
之學者取全明之律而熟讀焉求其故於變遷同異之
際斯可曉然於明之律并可曉然於唐之律也

黃九烟曰挈長較短非留心於四代之全律者不能道隻字

魏惟度曰登山者必踞其巔觀水者必觀其瀾於

四朝詩中非閱歷之深者何以能披毛得髓若此

張偕持曰不惟識力精確而其行文淸眞委婉亦可入唐宋諸名家

周魯文曰洋洋纚纚議論敘事兼而有之大家手筆也

董惟儒曰抑揚風雅貫穿古今如庖丁解牛造父司御得心應手之妙非三十年究心其中者難以語此

翁季霖曰採擇既已精嚴尚論復當肯綮可稱學

者聿梁遐家拱璧矣

起文兄曰文勢矯健議論確當如對體裁衣他人移換不得

紫眉弟曰五論中以唐宋明三論居第一或簡而有味或贍而不縟能於相同之中見不同之致非潛心律學者烏以語此

日向樓記

松陵周子教授莫釐之陽有樓數椽嘯歌其中而顏曰日向作詩以示予予詢之曰亭以雨而志喜臺以露而昭祥古人命名必有以也今子之樓湖光遠挹山翠近收月可翫雪可眺雲可眝而乃岧岧以日向顏之也豈無意而云然周子曰嘻予何意哉朝我望其出遙海以徐升薄虛牕而透彩警惰士之貪照幽人之夢晝我睎其樹影漸員墻陰欲半麗天宇以昭融映書帷而晃朗暮我見其廻光屋角倒影簾鉤挂連山而將隱射遠水兮猶明至若春之淡蕩向而怡我情秋之杲潔向而肅

我志夏可畏也向而躬惕冬可愛也向而神和斯向之不我遺而顏之所從起也予曰唯唯否否夫日也者出暘谷拂扶桑亘太空而炳四方雖幽隅窮島得被餘光日何嘗有殊其向向豈能獨私於日今且沾沾焉欲以向名樓也不亦隘乎周子曰交辭冠蓋巷僻輪蹄揚揚者莫我向矣釜有聚塵庫無餘帛營營者莫我向矣寵匪董石權謝金張炎炎者莫我向矣惟茲曦轡弗以貧而予遠也弗以賤而予棄也苟非陰霾風雨之交未嘗不昭昭而臨我牖焉苒苒而入我室焉遲遲而登我榻焉然則日無私照也而向不獨有私於我乎且我又從

而思之亘萬古而常新者日曆歲序而易壞者身以易壞之身當常新之日不顏而誌之何以知日之爲向者無涯而我之爲向者有涯也耶予曰善夫向之之說而猶未盡予所以向之之意也以予負暄墻側長吟斯邁之章戢耀山阿易動隙駒之感所以顧景而躊躇者此向所以賭明而慷慨者此向素懷捧日之衷而未酬挽日之願顏之之意毋乃近是乎周子莞然不答遂濡筆而爲之記

魏惟度曰不第樓記之工兼見賦日之妙宏才麗藻吾欲持珊瑚管贈之

葉蒼舒曰將向日二字或分寫或合寫或正寫或側寫章法如剝蕉心層夾而出句法如撾鼓聲點逗而動

雨花亭紀游

己巳春暮天朗氣和偕二三友人由師家山升麓徐行野芳挾屐莫識其名掌茸軟翠疑履氈上不自覺其趾之前身之高也里許徑乍夛足乍危忽有環珮聲隱隱耳畔諦聽之曲澗潺湲流出樹杪仰視崖谷屏立幔開丹碧拂拂欲染衣裾從石級曲折而上佛宇雖小頗精潔僧亦不俗出寺不數武翼然有亭亭無欄楯後因嵌岩爲壁旁植疎篁風來瑟瑟亦自瀟洒怪石槎枒與松柏相倚立山僧不解說法而石頗有點頭意自亭而眺峰廻巒繞恍身墮一翠甕中獨東南放出湖光一面風檣烟嶼隱現可數胸開襟滌欲去不忍因箕踞相對而歎曰洞庭古稱仙地四方之人遙慕七十二峰如在天上吾輩得生長其中著屐則躋蒼翠放艇而在烟波非若擔簦負笈而有褁糧之費非若臨淺涉險而有間關之隔非若廢時失事而須往返之期既若足以適清興杖履得以盡幽奇致足樂也彼家於山老於水而目中不覩有山水即目中有山水而胸中未嘗有山水者往往皆是豈非世網之嬰身名利之溺志也哉吁雲衣石火人壽幾何苟移其趨名利之勞而勞於山水則何名勝之不可歷移其營名利之工而工於山水則何靈秘

之不可抉移其徇名利之溺而溺於山水則何塵俗之不可捐古之高人達士豈不知名之吾榮利之吾樂然棄此而逃焉者其意艮有在巳友人曰淸福難受原爲造物所湪靳子將以此悼夫山中之人而私享乎將以此公諸後游之人而以自悼乎余聆茲言而有感也故爲之記

朱栢廬曰前半寫景物極幽窈後半寫胸襟極曠逸非具此曠逸之懷不能攬此幽窈之勝予嘗一登茲亭而苦無佳思記之讀此恍常置身亭下矣

張雲部曰山水靈奇毎與騷人襟抱相爲開發故能言之亹亹如數家珍洗耳高風將再見矣

葉蒼舒曰最似東坡超然臺記一種筆意

春游別記

吳城有僞周張士誠建都故址人呼爲王府基明興以來三百年矣余偶一過之見斷磚敗瓦蓬蒿滿目爲之躊躇大息因悵然咏曰廢鼓樓前蔓艸多夕陽騎馬下坡陀欲談天祐誰堪問自唱西風菜葉歌又曰十年烽火東南警御酒龍袍事可嗟江左書生空老大至今人說相公荷又曰烽煙在望尚論詩倉卒賓賢事可悲萬戶千門埋蔓艸空教遺笑米垂兒吟罷縱步頹垣間見桃花數株艷冶迎人意不荒凉中有此景象因復吟曰霸業煙飛一旦傾蘇臺麋鹿又縱橫桃花開在頹垣裏始信春風不世情再吟曰堪嗟灰劫草離離曾是前朝創霸基一樹桃花萬年恨東風叫破兩黃鸝且吟且步忽見少女分花而至佇立徘徊失聲長嘆曰風景不殊山湖已異城郭如故人民已非遂低吟曰事業三吳休淚誇離離禾黍已無家智窮豪傑猿遭檻運鈍山河兎走沙鐵馬巳隨血戰盡金戈難挽夕陽斜如今重到桃花下物是人非謾自嗟吟罷飄然欲返余乃迎揖而問曰誰氏女子來此神耶仙耶所咏詩何感慨之深耶女含顰而答曰妾非神非仙乃吳王之愛女玉貞也國興之日此桃花之所正妾梳粧之臺今花猶昔日之紅而人

非當日之靣俯仰興衰能無凝碧景陽之恨乎憶昔城圍危急父王顧妾而泣曰國亾不足惜吾之愛女誰託乎妾聞言大慟曰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獨男子乎哉女惟與父同游地下耳已而城陷舉族自焚妾亦赴烈焰以畢其志嗚呼技彈九攻計窮一炬遂使燕巢俱覆麋鹿重遊竭五湖之水難洗其羞伐南山之竹誰書其怨尤恨者弄筆書生以成敗論人令千古之下英雄壯士猶爲之於邑夫五湖三江之險非弱於長江之天塹也臨安吳郡之勝非遜於龍蟠虎踞之都也猛士謀臣非讓於昭徠鑾起之徒也蓋時之已去智者不能強留天

之所廢豪傑從來束手黃葉數子豈無一得之籌都下衆儒豈盡素餐之士適聞所詠妾雖弱質不覺爲之氣短耳余惝怳欲答而女已不知所之惟覩絳蕚依和風拂袂而已

朱致一曰興亾之故自由於天運人事然未有不相因者人事之失正其氣數之衰人事不盡失當夫氣數已去則得者可使之失而去者必不復回此古來忠臣志士所以失路而飲痛也張氏固無足道然作者之志不在張氏也彼且猶然而況宗社淪亾之變更有大於此者嗚呼傷已

安夜公傳

安夜公蒙貴者字烏員三苗之後族姓繁衍支裔徧天下故貴雖冒蒙氏而稱之者率從其祖姓云苗氏世禀異相目睛應十二時性儉質衣服有常無冬夏皆衣褐所襲惟黃白黑三色卽有緣飾補緝不越此終其身不易也而貴賦形特異雄聲偉幹頰多毳鬚目左右分金銀狀甚威重驍駿絕倫負其材地嘗忼慨自憤曰大丈夫當如虎頭都護飛而食肉安能齷齪依人宇下無功待哺使人詬寵下餐耶時天下方苦楮氏之亂或薦其才堪禦侮起家爲詰奸校尉楮氏者宋楮師之後宋本

子姓故楮氏世稱子屬宗族亦徧天下皆陰賊好亂所在爲人患苦貴側身微行日夜偵刺屏息竦聽至廢眠食由是楮氏望風匿遁中外得高枕貼席進封睡寧侯勑上方日給珍膳入侍側出陪輦時與上同臥起左右數以視養不謹致譴由是忌嫉者衆因讒之曰臣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近蒙貴恃恩驕恣所爲不法不思勤勞供職而但飽食終日酣臥花陰或逐蛺蝶而嬉遊草間或仰蜚鴻而馳神天際或窮日竟夜放蕩不歸間者饔人上食貴輒據席先嘗以脯羞狠籍給事內庭諸役橫被詈斥又嘗潛入上方藥局竊食薄苛致醉小遺殿

上至如宫幃之内滚嚴秘密貴乃潛引子孫直入臥内錦衾象簟靡不恣其偃仰甚至與後宫少艾狎戲弄其流蘇牽曳其襟帶或仰臥地上裸露醜穢非人臣謹身遠嫌之道也上徒錄其爪牙之微勳畧其隱昧之大惡豈聖主親嫌遠奸之意乎疏入上頗惑之然念前功得減死長流遠方貴自傷以讒見放悲戀號慕精誠所格洒淚悉成異寶如其目睛云楮氏聞之相慶乃糾黨入寇巨而倉廩庫藏細而衣食器用畢被殘毀國人謀遠徙以避之賦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上多方設械捕治終弗勝因稍用苗氏之疏族曰虎狸輩以禦之然狸

等實不任事率貪食嗜睡遇楮氏遊兵弱卒偶獲一二即嘵嘵鳴功及大隊猝至嘯呼馳逐之聲震動上下輒效亞夫堅臥鼾齁未覺也已而肉食過侈或疥癩羸瘠日以爬癢搔刖舐足頮面爲事於是楮氏益肆跳梁白晝抄劫如故上撫髀嘆曰使蒙貴若在豈令楮輩至此立遣中涓持節召貴貴頓首謝曰臣以不才獲譴自分膏身草野自今以往誓不以賊遺君父因踴躍而出上目送之曰是矍鑠猶昔必辨賊繼而日以捷聞每獲渠魁必效諸葛武侯七縱七禽之遺志以困辱之雖楮氏之號五技將軍者至是俱窮於是四隅安謐進爵安夜公加九錫錫典不依古禮蓋異數云曰牡丹臺曰文石砌曰碧紗櫥曰瑪瑙渠盤曰罽賓氍毹曰錦墩曰金鈴曰象牙梳曰紅蠅拂其冊文辭多不載

外史氏曰夫人具跅弛之才必多負俗之累自古而然巳故孔思不以二卵棄干城漢祖不以受金疑戶牖良以全才難得讒口易惑也嚮令上不信浮言推誠任貴何至事窮勢極始悔厥心雖能收之桑榆所傷不既多乎雖然擬諸壯薬其材睨思錄用而其人巳老與夫長城既壞後欲資其才武而不可復得者貴君臣蓋猶厚幸哉

張甜齋曰一篇意義深遠豈游戲筆墨者比

葉蒼舒曰全學太史公筆法所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贊論更佳

吟宵君傳

君姓蛬氏諱勇士吟宵其號也吳之宜興人始祖曰翼聲者在舜朝爲司空時帝既命稷教稼穡而民不飢然去古未遠衣毛之習未除帝乃復命翼聲董厥維事以輔文明之化聲既受職鞠躬盡瘁慵夫惰婦有稍怠若工者卽不厭諄諄昏旦而警策之絡緯之績告成於是庫有餘帛而民不寒帝偉其功拜爲在堂侯食邑於蛬歷夏商周皆得附庸故三百篇之中採風於唐焉數傳而爲晋所滅子孫散處四方者遂咸以蛬爲氏然能順時消息濬自韜晦雖徵辟時至而潛德者衆以是蛬氏

一姓久不大著逮吟宵而復振焉君爲人廣額巨項美儀容鬚眉修好齒牙伶俐倜儻多力識者見而異之曰此子有奇相乘時而動其干城之選乎君亦自負咸淳中元人敗盟南下君奮袂而出於盆城竹柵間累立戰勳雖素稱勍敵亦望風而遁論功封虎牙將軍君居平恂恂郎稚童弱女若藹然可狎及至臨大敵則毅焉莫犯故時人方之狄青王德云尤善聲律喉吻高朗音韻清婉每當風清月白之夕花陰欲轉河漢初澄拊手長歌聽者黯然豈直泣嫠婦嘆羇人而已哉賈平章似道聞其名而召之強置左右凡飲食供設必致精潔親愛備至恒引至半閒堂與博角相戲使寵姬葉夫人輩從旁觀勝負爲樂日見眤狎君益苦之不喜也然權勢所禁莫如之何後屢以語觸賈又所爲多拂賈意於是賈怒放歸田里君欣然就道遯迹榛莽哦咏自得宴如也親友有諷其復出以建功名者君笑而不答晚年隂學神仙羽化之術飄然蟬蛻莫知所終其族姓倍繁於昔云

鄭薇令曰再加工練便可與螽毋倉庚等傳並垂不朽勉旃勉旃

董帷儒曰雖原本毛穎而命指特有關係直足使

英雄短氣孤孽痛心非徒游戲筆墨馳騁才鋒而已

上青州麴從事書

恭惟足下裔從狄胄奇播康方氣溢九州澤濡六合既鍾靈於地志亦垂曜乎天星殷書以簡賢臣周雅以消諸父並青陽而有脚黜墨帝以無權遠近咸飲醇風衣裳悉陶和德加以千秋逸興百世豪懷屢盈文舉之樽恒滿鄭莊之座擅管絃之勝會宰花月之芳盟至於憤懣之夫周旋即掃愁城啼寒之士呼吸如披重纊故凡一被足下之引掖者無不飽德醉心揚眉舒氣也是以畢公忍縛以相親陳子營丘而待老阮生時眠鄰舍文君不恥當壚有由來矣僕恨稟獨醒之愚兼限河魚之

腹不勝蕉葉空趁梨花酬酢寡緣追陪莫逮知開罪於閣下非一日矣悔已往之莫追嘆昨非而今是惟足下弘汪洋之海度逭涓滴之微辜渥以沾濡之惠厠諸几席庶之傍僕雖才愧五升量同一芥豈若歐陽之寓意將共伯倫而矢心或露頂於王公之前或狂呼於河朔之際謔浪笑傲以永今朝鼓瑟鼓簧以娛今夕區區之願於斯足矣閣下其加酬酌而注念焉

答書

醴白僕中山一狂夫耳得足下置之齒頰耶不加吐棄反激愛慕益增顏赤請畧陳素行惟足下諒察醴幼也潔清自好妄邀鄉曲之譽壯而思之丈夫志在四方何乃栖栖甕牖必待價而沽哉於是盡去古人糟粕脫跡江潭周流市井偕高陽年少落魄無羈者又幾春秋矣近復得阮向諸君子相與放浪形骸留連情性曳長裾於王侯之門混聲色於豪華之侶與足山水賞窮花月逃周孔之軌越顏孟之域陶然不知老之將至誠人世之廢民也足下顢顢溺情於醴得毋謬甚乎且從僕遊而獲戾者不少矣足下未之聞歟子反招辟灌夫詔獄易簡血衄王全臍裂聊舉一二曷可更僕若夫書戒沉湎詩罰童羖蔑禮來尤耽細娛而忽大節足下方富於

日月非力耕洙泗之疇則勤握周朱之箸固未宜垂意於狂蕩之夫也至於親賢好客鄙性所根必有以過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鄭薇令曰我髯如戟亦未需從事之澤書尾幸爲我致之云有灌園子者素慕閣下之仁風願俱託門下

逐儒文

莫釐山人之持躬也退以自守僩以自居因以儒菴自號友人規之曰易爻維九剛德爲先範有六極弱居其一君子尚強子其勉旃且我聞之揚有逐貧韓有送窮儒何爲者而敢憑子之躬試袪以辭子意如何山人曰然有是哉權門赫奕肩摩轂擊溫柴厲猝承顏瞻色人趣恐後若膠余足豈非余之身儒飴飴壽壽如笙如簧是非轄轉煽暑零霜木木訥訥唇息舌藏豈非余之言儒白水青松吐肝握手酒食嬉遊見利則鬭介然孤立劉君尚友豈非余之交儒丙夜未寢昧旦斯興彼操牙籌此蠹緗芸彼欣朝市此絅泉林豈非余之志儒所干惟祿所掊惟貨掺臂躉足交馳競騖倘佯躑躅鮮滑蚓縮豈非余之行儒凡此五儒祟余已久俾謀曰左俾世曰疎子其速爲我逐諸復有暴虎馮河強於力者鑿山煮海強於財者狡狙莫測強於譎者鼠偷狐假強於勢者賜收陰竊強於名者樂紛囂動強於氣者子宜併爲我招焉俾相余躬庶補前尤友人不對而寓以歌曰儒知其非辱強知其可羞然則此奚庸逐而彼奚所求儒兮儒兮聊俯仰而優游

葉蓮嶼曰深得猶龍氏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之旨送窮逐儒轍可並驅

虎跡說

辛卯冬忽喧傳山中有虎其經踐之處趾跡宛然行者踽踽耕者惴惴然是虎也恒晝伏夜出人亦無從端倪之者或曰吾山夙推勝境神仙於焉棲託隱逸之所盤旋非有深林灌莽恣其蹲踞何久而弗覩其形且虎聲如震雷一吼而巖搖川激何久而弗聆其音或曰黠盜之所施也將爲胠篋啓縢之謀假此拒宵征撓援者耳或曰萬曆之季倭覬茲異而倭毒隨之豈其徵歟或曰德政所孚弘農致渡湖之感抑鄰邑之有仁宰歟將無封使君胡爲乎來哉余聞而嘆曰虎之多也有自來矣七日病而人虎三言至而市虎人其貌而虎其心者所在皆然彼虎其跡者曷足爲惟乎僞耶眞耶歌以驅之

虎兮虎兮適彼樂土民飢無肉兮山薄無塢陷穽孔深兮密設網罟人孰云爾兮旣威且武冕而紳者兮什伯而虎以翼以角兮狐百而輔虎兮虎兮毋來我岵

葉蒼舒曰只人其貌而虎其心一語可稱大快

鱠魚文

灌園子有池畜魚數十頭一旦涸而出之斃十之九而餘其一命庖丁從事中有一魚狀異厥衆揚鬐鼓㵼欲言未能若告以意曰予之生也沐子恩多飢噉綠藻飽戲清波碧荷擎蓋翠荇藏窩浮沉游泳其樂則那居雖池沼趣逸江河寒暑代謝豕無它如何今日忽及綱罟子腹欲飫子槖欲盈子慾奚厭予痛無聲鄭卿釋饋魯相卻人先哲所美子胡不聞戕生腴已非君子仁幸推及物憫余誠眞灌園子掀髯而笑曰魚吾所欲亞聖斯云庶鱉膾鯉詩人是陳天之生物所以養人飛走咸

爾豈獨波臣儀存私討產惠小恩茲是二者吾非其倫犬能警夜鷄可司晨有能自效不免鼎鑊朱之武穆漢之淮陰人猶如此況爾纖鱗無功望活辯說徒勤回顧樵青礬彼薑桂溉彼釜鬵我有旨酒以樂嘉賓

張伯聖曰寓意精微言外可思行文輕倩讀之解頤

書伊尹論後

今夫碔砆之亂玉魚目之混珠也始將信之中必疑之終則美惡難淆矣大忠之與大奸亦猶是也何則大忠惟以安社稷爲悅故任天下之難行而不辭冒天下之可疑而不顧雖不亟亟於自顯而天下萬世共見其心大奸惟身家自計飾言行以文其詐巧智術以濟其私恒遑遑以自蓋而有識者已早窺其隱此無他誠與僞介不容髮而卽有毫釐千里之分矣求之古人中所謂大忠者三代之上有伊尹三代之下有諸葛孔明至於霍光有其誠而無其學絜諸孔明已不侔矣況伊尹乎

嘗讀伊訓太甲諸篇觀其廸告嗣王俾思祖德王旣悔悟迎歸復辟臣不居其功君不嫌其逼穆乎皇古之風非三代之盛曷克臻此乃後世權奸之輩往往藉口伊霍以文其僭竊之謀蔽胼盜燭塞耳盜鐘彼方自以爲得計而不知陰謀險譎適足以遺臭於天下萬世豈獨爲伊霍之罪人哉於戲庸君孱主不惟碔砆魚目之不辯而且什襲燕客之石三則卞生之足無怪乎亂臣賊子之踵接於世也

葉蒼舒曰如歐陽公有美堂記使人層累觀之不盡

跋葉蓮嶼寄園記

今夫人自五官百骸推而至於萬彙萬族何一非寄而況區區苑囿爲哉雖然有形之寄其寄也可域無形之寄其寄也無涯有形之寄即泰岱以爲石溟渤以爲池鄧林以爲木騶虞鸑鷟以爲之飛走何足以恣我之耳目無形之寄即一席之地方丈之室而宇宙之奇觀勝覽莫不畢萃於前以適我之心志此葉子寄園之所由名也余今者方將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風策電以翱翔乎葉子之園葉子無乃聽然而笑曰茲園也余姑妄寄之而許子復欲妄游之耶許

子其凝神返視庶幾逍遙遊息乎其間

周曾菴曰寫得恍惚縹緲有馳情八極游目萬仞之槩

嚴紫衢曰莊生秋水之旨偶然拈出

跋葉蒼舒送張伯聖入赤松山序

余與伯聖齠齔交也伯聖長余二歲其尊人仁卿先生卓落不羈嗜酒善奕以詩鳴於時而伯聖少孤失業經營黽勉克自振立亦善手談苦吟力學能不墜其家聲素性恬退雖處紛紜之地毋懷泉石之思一旦脫然遠引木食草衣可謂高出於尋常倍蓰矣況赤松爲子房從師之所遺跡未泯則尋名山追祖志抑又遠矣嘗徵諸往籍高閑之詩不槩見得昌黎之序而傳無本之詩固自可傳得昌黎與游而名益大今伯聖不將與蒼舒之序相爲不朽耶顧伯聖從事於竺乾之學世間文字

將一切掃御尚沾沾有取於片言隻語乎然昔人有云詩可通禪今伯聖之詩固已同於無本而且多於高閑眞率自然又安知非即伯聖之禪也乎子房辟穀伯聖安禪蓋異轍而同軌也余與伯聖俱景入桑榆粗完婚嫁伯聖能自拔於淤泥之中逍遙塵壒之外而余且齒落髮焦牽染世網能不媿之伯聖往矣余亦將芟蘖竹杖尋子於萬山蒼翠之間已

朱致一曰蕭疎峭潔宛如松月來風山雲臥几

跋鄭士期詩集

士期少孤力學貧不能娶從下相奉母還山教授里中資修脯以供甘旨暇輒詣族叔薇令受學寒暑靡懈頗得其師承母喪哀毀逾節雖三旬九食無干謁之迹古所稱獨行之士道有其風然其爲人不通曉世務迂謬濶步所爲古文歌詩或爲世所訾毀已復高自矜許或爲人所稱道已反夷然不屑曰文章千古事豈隨俗爲高下耶於是衆目爲狂而擯棄之憤懣無聊拔劍斫地曼歌長嘯或蓬首屏戶楞臥不起鬱塞成疾已逾二載余慮其卷帙散失去秋一往偵之扣扉莫啟今春再往闃焉其居詢諸鄰人云已稍瘳薄遊苕霅矣未知近更何若嗟嗟士期使有負郭數畝不長爲飢寒所躓得盡肆力於著述則文章篇什必更有可觀以垂於後然恐其狂益甚益爲世俗所擯棄爾雖然士期不可遂謂終無知我者幽蘭閟芳於空谷和玉見刖於荊庭即爲世俗所擯棄也庸何傷乎

朱致一曰此所謂卓犖畸人者非耶寫得襟情可挹

葉蒼舒曰士期雖狂我想其胸中必有一段悲憤不可說處故激而爲此世之憐才者當共爲護惜

跋葉蒼舒序毛聲山批評琵琶記

嘗見今之鶩名而詫於世者曰某人才子某書奇書也乃有耳無目之輩遂同聲而附之不知才由情生奇從庸出猶是書也苟風教不關興感不作雖才與奇奚益哉今夫犀玉珠貝天下至寶之物也布帛菽粟天下至庸之物也當其飢寒之極見和璧夜光而不顧望匹布斗粟而色動者雖知其至寶也無補於死亡即知其至庸也可救乎身命吾謂才與奇之道亦若是焉爾昔金子聖歎取西廂記而閱之評之曰此才子之書也而天下盡以爲才子之書矣今毛子聲山復取琵琶記而閱之評之曰此才子之書也而天下亦盡以爲才子之書已雖然均爲才子之書也而果無所優劣與抑知西廂琵琶俱言情之書也西廂近於蕩蕩則情流於邪矣琵琶近於貞貞則情歸於正矣嗚呼情貞而正則風教攸關不才可奇況復能才情蕩而邪乃以誨淫雖才無取烏足云奇此吾所爲心服乎毛子之有具眼也西廂之蕩固無足論往往見士女觀演琵琶至賣髮等齣欷歔不禁至入贅等齣反唇戟手形於聲色者豈非情之貞而感之至乎夫書而至於使人可涕可詈豈非奇也乎奇豈不可傳乎奇而至於可傳豈不足爲才子乎今聲

山許之蒼舒序之二子之才豈不更奇也乎試問天下之喜傳奇者能知琵琶之爲布帛菽粟方許取聲山所許蒼舒所序之才子書而讀之

吳山爽曰以貞淫二字爲琵琶西廂定評深得夫子以思無邪一言而蔽三百篇之旨

書淮陰侯傳後

史稱漢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余以爲帝之猜忌實深不過善於籠絡英雄耳天下初定誅布醢越復欲斬噲曾不少惜酇侯刀筆之吏且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留侯帷幄書生知幾遠引故僅免狗烹之嘆淮陰握強兵而王堅城其取忌於隆準非一朝夕矣何必就刑鍾室而後知其不免耶嗟乎信豈眞反者哉矜功念怨有以取之耳雖然三族之夷漢亦太殘忍負義下覩捐腹結婚雲臺圖像之君豈不有靦厥孫也與

跋五人之墓哀詞

非懸爵賞而有所慕於前非設鼎鑊而有所畏於後也當夫明運將終閹焰方熾五人者視死如歸甘赴一朝之義捐軀若屣遂留千載之芳倘易地同心擊賊之笏尤烈即扣閽無路斬佞之劍長銛昔弘演出腹內肝衛祀出之不墜金藏剖胸見肺唐嗣因以獲存以古方今殊途一轍雖無救於周子之危巳是褫彼魏璫之鬼寃血應知化碧俠氣尚爾干虹葉子此詞筆[illegible]凄節壯將使地下聞而含笑寰中頓以增慼[illegible]荒昈貫有關乎名教矣

附錄丰牛山房自草

介菴周大熙百惟許

兩峯積雪

天際脩眉（一作髻有致）孰畫成，經冬幾見淡粧呈。送青髻聳時排闥，搆白光凝亦望衢。姑射肌膚原綽約，羅浮離合更分明。三山宮闕長疑夢，試遶雙庭踏凍行。

南陌採桑

提籠曉出趁情和，浥露泥沾履屧多。岙碍低枝雲髻亞，怯攀高幹玉顏酡。繭絲滿願醫瘡痏，裙布何緣綺羅。